

●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宋史

(下册)

宋 史（下）

（第 三 册）

宋史（下）目录

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第八十六

王安石	1498
子雱	1506
唐垆	1507
王安礼	1508
王安国	1511

卷三百二十八 列传第八十七

李清臣	1513
安燾	1516
张璪	1519
蒲宗孟	1521
黄履	1522
蔡挺	1524
兄抗	1526
王韶	1528
子厚 㒰	1531
薛向	1533
子嗣昌	1535
章粦	1536

卷三百二十九 列传第八十八

常秩	1539
----------	------

邓綰	1541
子洵武	1543
李定	1545
舒亶	1546
蹇周辅	1547
子序辰	1548
徐铎	1549
王广渊	1550
弟临	1551
王陶	1552
王子韶	1553
何正臣	1554
陈绎	1555
卷三百三十 列传第八十九	
任颢	1556
李参	1557
郭申锡	1558
傅求	1559
张景宪	1560
奚卞	1561
张瓌	1562
孙瑜	1563
许遵	1564
卢士宗	1565
钱象先	1566

韩琦	1567
杜纯	1567
弟紘	1569
杜常	1570
谢麟	1570
王宗望	1571
王吉甫	1572
卷三百三十一 列传第九十	
孙长卿	1573
周沆	1574
李中师	1575
罗拯	1576
马仲甫	1577
王居卿	1578
孙构	1578
张洸	1579
苏杲	1580
马从先	1580
沈遘	1581
弟辽	1581
从弟括	1582
李大临	1585
吕夏卿	1586
祖无择	1587
程师孟	1588

张问	1589
陈舜俞	1590
乐京	1591
刘蒙	1592
苗时中	1592
韩贄	1593
楚建中	1593
张颢	1594
卢革	1595
子秉	1595
卷三百三十二 列传第九十一	
滕元发	1597
李师中	1600
陆诜	1603
子师闵	1605
赵离	1606
孙路	1609
游师雄	1610
穆衍	1612
卷三百三十三 列传第九十二	
杨佐	1614
李兑	1615
从弟先	1616
沈立	1616
张揆	1617

张焘	1618
俞充	1619
刘瑾	1620
阎询	1620
葛宫	1621
弟密	1621
张田	1622
荣湮	1623
李载	1624
姚涣	1625
朱景	1625
子光庭	1625
李琮	1627
朱寿隆	1628
卢士宏	1628
单煦	1629
杨仲元	1629
余良肱	1630
潘夙	1632
卷三百三十四 列传第九十三	
徐禧	1633
李稷	1636
高永能	1637
沈起	1638
刘彝	1639

熊本	1640
萧注	1642
陶弼	1644
林广	1646
卷三百三十五 列传第九十四	
种世衡	1648
子古 谔 谊	1651
孙朴 师道 师中	1655
卷三百三十六 列传第九十五	
司马光	1660
子康	1671
吕公著	1673
子希哲 希纯	1678
卷三百三十七 列传第九十六	
范镇	1681
从子百禄	1687
从孙祖禹	1690
卷三百三十八 列传第九十七	
苏轼	1696
子过	1711
卷三百三十九 列传第九十八	
苏辙	1712
族孙元老	1725
卷三百四十 列传第九十九	
吕大防	1726

兄大忠	1730
弟大钧 大临	1733
刘摯	1734
苏颂	1743
卷三百四十一 列传第一百	
王存	1751
孙固	1754
赵瞻	1756
傅尧俞	1760
卷三百四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	
梁燾	1764
王岩叟	1768
郑雍	1773
孙永	1775
卷三百四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	
元绛	1778
许将	1780
邓润甫	1783
林希	1785
弟旦	1786
蒋之奇	1787
陆佃	1789
吴居厚	1792
温益	1793
卷三百四十四 列传第一百三	

孙觉	1794
弟览	1797
李常	1798
孔文仲	1799
弟武仲 平仲	1801
李周	1802
鲜于侁	1803
顾临	1806
李之纯	1807
从弟之仪	1808
王觐	1808
子俊义	1811
马默	1812
卷三百四十五 列传第一百四	
刘安世	1815
邹浩	1818
田昼	1822
王回	1822
曾诞	1823
陈瓘	1823
任伯雨	1826
卷三百四十六 列传第一百五	
陈次升	1829
陈师锡	1831
彭汝砺	1833

弟汝霖 汝方	1835
吕陶	1836
张庭坚	1838
龚夬	1840
孙谔	1841
陈轩	1842
江公望	1843
陈祐	1844
常安民	1844
卷三百四十七 列传第一百六	
孙磬	1848
吴时	1849
李昭玘	1850
吴师礼	1851
王汉之	1852
弟涣之	1853
黄廉	1854
朱服	1855
张舜民	1856
盛陶	1857
章衡	1858
颜复	1859
孙升	1860
韩川	1861
龚鼎臣	1862

郑穆	1864
席旦	1865
乔执中	1866
卷三百四十八 列传第一百七	
傅楫	1868
沈畸	1869
萧服	1870
徐勣	1870
张汝明	1872
黄葆光	1873
石公弼	1875
张克公	1878
毛注	1878
洪彦升	1879
钟傅	1881
陶节夫	1882
毛渐	1883
王祖道	1884
张庄	1885
赵遹	1886
卷三百四十九 列传第一百八	
郝质	1889
贾逵	1890
窦舜卿	1892
刘昌祚	1892

卢政	1894
燕达	1895
姚兕	1896
弟麟	1897
子雄 古	1898
杨燧	1899
刘舜卿	1900
宋守约	1901
子球	1901
卷三百五十 列传第一百九	
苗授	1902
子履	1903
王君万	1904
子贍	1905
张守约	1906
王文郁	1908
周永清	1909
刘绍能	1910
王光祖	1910
李浩	1911
和斌	1912
子诜	1913
刘仲武	1914
曲珍	1915
刘闾	1916

郭成	1917
贾崑	1917
张整	1918
张蕴	1918
王恩	1919
杨应询	1920
赵隆	1921
卷三百五十一 列传第一百一十	
赵挺之	1922
张商英	1923
兄唐英	1926
刘正夫	1927
何执中	1928
郑居中	1930
张康国	1933
朱谔	1934
刘逵	1935
林摅	1936
管师仁	1937
侯蒙	1938
卷三百五十二 列传一百一十一	
唐恪	1940
李邦彦	1942
余深	1943
薛昂	1944

吴敏	1945
王安中	1946
王襄	1947
赵野	1948
曹辅	1949
耿南仲	1950
王禹	1952
卷三百五十三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何臬	1953
孙傅	1954
陈过庭	1956
张叔夜	1957
聂昌	1959
张阁	1960
张近	1961
郑仅	1962
宇文昌龄	1963
子常	1964
许几	1964
程之邵	1965
龚原	1966
崔公度	1967
蒲卣	1967
卷三百五十四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沈铎	1969

弟锡	1969
路昌衡	1970
谢文瓘	1970
陆蕴	1971
黄寔	1972
姚祐	1973
楼异	1973
沈积中	1974
李伯宗	1974
汪漈	1975
何常	1975
叶祖洽	1976
时彦	1977
霍端友	1978
俞橐	1978
蔡薏	1979

卷三百五十五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贾易	1981
董敦逸	1983
上官均	1985
来之邵	1988
叶涛	1989
杨畏	1989
崔台符	1992
杨汲	1992

吕嘉问	1993
李南公	1995
子 谔	1996
董 必	1996
虞 策	1997
弟 奕	1998
郭知章	1999
卷三百五十六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刘拯	2002
钱 遒	2003
石 豫	2005
左 肤	2005
许敦仁	2005
吴执中	2006
吴 材	2007
刘 曷	2007
宋乔年	2008
子 昇	2009
强渊明	2009
蔡居厚	2010
刘嗣明	2011
蒋 静	2011
贾伟节	2011
崔 鹗	2012
张 根	2016

弟朴	2018
任谅	2018
周常	2020
卷三百五十七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何灌	2021
李熙靖	2023
王云	2024
谭世勳	2026
梅执礼	2027
程振	2029
刘延庆	2030
卷三百五十八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李纲上	2032
卷三百五十九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李纲下	2049
卷三百六十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宗泽	2060
赵鼎	2069
卷三百六十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	
张浚	2078
子杓	2091
卷三百六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朱胜非	2093
吕颐浩	2096
范宗尹	2101

范致虚	2103
吕好问	2105
卷三百六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李光	2108
子孟传	2114
许翰	2114
许景衡	2116
张慙	2118
张所	2118
陈禾	2120
蒋猷	2121
卷三百六十四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韩世忠	2122
子彦直	2133
卷三百六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岳飞	2136
子云	2154
卷三百六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刘锜	2155
吴玠	2163
吴玠	2168
子挺	2174
卷三百六十七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李显忠	2177
杨存中	2182

郭浩	2188
杨政	2190

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第八十六

王安石子雱 唐垌附 王安礼 王安国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

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维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

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禹、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斫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

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余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资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但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祇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余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海，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

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诤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颢、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戢、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摯，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有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感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东明民或遮宰相马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辩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阅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

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谟，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雱风御史中丞邓綰，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鞫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

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闻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雱以属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綰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綰罪，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綰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綰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雱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

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颐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辩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卢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泽。为人慁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安石力主其议，盖兆于此。举进士，调旌德尉。

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时安石执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板鬻于市，遂传达于上。邓綰、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注《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

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雱大言曰：“梟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唐垆者，以父任得官。熙宁初，上书云：“秦二世制于赵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强。”神宗悦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安石尤喜之，荐使对，赐进士出身，为崇文校书。上薄其人，除知钱塘县。安石欲留之，乃令邓綰荐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数月，将用为谏官，安石疑其轻脱，将背己立名，不除职，以本官同知谏院，非故事也。

垆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论时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请对，上令谕以他日，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至御坐前，进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请对陛下一一陈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听札子。”安石迟迟，垆诃曰：“陛下前犹敢如此，在外可知！”

安石悚然而进。垆大声宣读，凡六十条，大略以“安石专作威福，曾布等表里擅权，天下但知惮安石威权，不复知有陛下。文彦博、冯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无异厮仆。”且读且目珪，珪惭惧俯首。“元绛、薛向、陈绎，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张璪、李定为安石爪牙，台官张商英乃安石鹰犬。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至诋为李林甫、卢杞。上屡止之，垆慷慨自若，略不退慑。读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卫士，相顾失色，安石为之请去。阁门纠其渎乱朝仪，贬潮州别驾。邓綰申救之，且自劾缪举。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责。”改监广州军资库，后徙吉州酒税，卒官。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礼，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从河东唐介辟。熙宁中，鄜延路城啰兀，河东发民四万负饷，宣抚使韩绛檄使佐役，后帅吕公弼将从之。安礼争曰：“民兵不习武事，今驱之深入，此不为寇所乘，则冻饿而死尔，宜亟罢遣。”公弼用其言，民得归，而他路遇敌者，全军皆覆。公弼执安礼手

言曰：“四万之众，岂偶然哉。果有阴德，相与共之。”

初，绛专爵赏，既上最，多失实，公弼以状闻。诏即河东议功，公弼将受之。安礼曰：“宣抚使以宰相节制诸道，且许便宜，封授一有不韪，人犹得非之。公藩臣，乃欲谗进功状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辞。遂荐安礼于朝，神宗召对，欲骤用之。安石当国，辞，以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他日得见，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无赐坐者，特命之。迁直集贤院，出知润州、湖州，召为开封府判官。尝偕尹奏事，既退，独留访以天下事，帝甚乡纳。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

苏轼下御史狱，势危甚，无敢救者。安礼从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轼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录录如此，其心不能无缺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贳之。卿第去，勿漏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者缘以害卿也。”李定、张璪皆撻使勿救，安礼不答，轼以故得轻比。

进知制诰。彗星见，诏求直言。安礼上疏曰：“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泽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谓忠者为不忠，不贤者为贤，乘权射利者，用力殫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愿察亲近之行，杜邪枉之门。至于祈禳小数，贬损旧章，恐非所以应天者。”帝览数嘉叹，谕之曰：“王珪欲使卿条具，朕尝谓不应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虽泰、华在前弗之见，近习蔽其君，何以异此，卿当益自信。”

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事至立断。前滞讼不得其情，及且按而未论者几万人，安礼剖决，未三月，三狱院及畿、赤

十九邑，囚系皆空。书揭于府前，辽使过而见之，叹息夸异。帝闻之，喜曰：“昔秦内史廖从容俎豆，以夺由余之谋，今安礼能勤吏事，骇动殊邻，于古无愧矣。”特升一阶。

帝数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国嗣，诏悉改卜，无虏数十万计，众汹惧。安礼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

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所涉百余家。帝付安礼曰：“亟治之。”安礼验所指，皆略同，最后一书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礼喜曰：“吾得之矣。”呼问薛曰：“若岂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笔来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见衔。即命捕讯，果其所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师谓为神明。

宗室令骐以数十万钱买妾，久而斥归之，诉府督元直。安礼视妾，既火败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以姿首也，今炙败之，则不复可鬻，此与炮烙之刑何异。请勿理其直而加厚谴，以为戒。”诏从之，仍夺令骐俸。

后宫造油箔，约三年损者反其价，才一年有损者，中官持诣府，请如约，词气甚厉。安礼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为风雨燥湿所坏耶。苟如是，民将无复得直，约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贵人皆惮之。

元丰四年，初分三省，置执政，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王师问罪夏国，泾原承受梁同奏：“转运使叶康直饷米，恶不可食。”帝大怒曰：“贵余远饷，反不可用。徒弊民力于道路，康直可斩也。”安礼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实，当按之。”乃遣判官张大宁与同参核，且械系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

是时，伐夏不得志，李宪又欲再举。帝以访辅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矣。”安礼曰：“钞不可啖，必变而为钱，钱又变为刍粟。今距出征之期才两月，安能集事。”帝曰：“李宪以为已有备，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独无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谋议与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阉寺，朕甚耻之。”安礼曰：“淮西，三州尔，有裴度之谋，李光颜、李愬之将，然犹引天下之兵力，历岁而后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宪材非度匹，诸将非有光颜、愬辈，臣惧无以副圣意也。”帝悟而止。后欲除宪节度使，安礼又以为不可。

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诋执政，且言：“尚书不置录目，有旨按吏罪。”安礼请取台录以为式，乃与省中同，遂并列亶他事，亶坐废。徐禧计议边事，安礼曰：“禧志大才疏，必误国。”及永乐败书闻，帝曰：“安礼每劝朕勿用兵，少置狱，盖为是也。”

久之，御史张汝贤论其过，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汝贤亦罢。元祐中，加资政殿学士，历扬、青、蔡三州。又为御史官，失学士，移舒州。绍圣初，还职，知永兴军。二年，知太原府。苦风痹，卧帐中决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赠右银青光禄大夫。

安礼伟风仪，论议明辨，常以经纶自任，而阔略细谨，以故数诒口语云。

王安国，字平甫，安礼之弟也。幼敏异，未尝从学，而文词天成。年十二，出所为诗、铭、论、赋数十篇示人，语皆警拔，遂以文章闻于世，士大夫交口誉之。于书无所不通，

数举进士，又举茂材异等，有司考其所献序言为第一，以母丧不试，庐于墓三年。

熙宁初，韩绛荐其材行，召试，赐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官满，至京师，上以安石故，赐对。帝曰：“卿学问通古今，以汉文帝为何如主？”对曰：“三代以后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对曰：“文帝自代来，入未央宫，定变故俄顷呼吸间，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坚以峻刑法杀人，致秦祚不传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误陛下者。愿颡以尧、舜、三代为法，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又问：“卿兄秉政，外论谓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帝默然不悦，由是别无恩命，止授崇文院校书，后改秘阁校理。屡以新法力谏安石，又质责曾布误其兄，深恶吕惠卿之奸。

先是，安国教授西京，颇溺于声色，安石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亦愿兄远佞人。”惠卿衔之。及安石罢相，惠卿遂因郑侠事陷安国，坐夺官，放归田里。诏以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下。既而复其官，命下而安国卒，年四十七。

论曰：安石恶苏轼而安礼救之，昵惠卿而安国折之，议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当而已矣。安礼为政，有足称者。安国早卒，故不见于用云。

卷三百二十八

列卷第八十七

李清臣 安燾 张璪 蒲宗孟 黄履
蔡挺兄抗 王韶子厚 宋 薛向子嗣昌 章粲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岁知读书，日数千言，暂经目辄诵，稍能戏为文章。客有从京师来者，与其兄谈佛寺火，清臣从傍应曰：“此所谓灾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图灾解》。兄惊曰：“是必大吾门。”韩琦闻其名，以兄之子妻之。

举进士，调邢州司户参军、和川令。岁满，荐者逾十数，应得京官。适举将薛向有公事未竟，阍铨格，判铨张揆擿使自陈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己而已舍之，薄矣。须待之。”琚离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应材识兼茂科，欧阳修壮其文，以比苏轼。治平二年，试秘阁，考官韩维曰：“荀卿氏笔力也。”试文至中书，修迎语曰：“不置李清臣于第一，则谬矣。”启视如言。

时大雨霖，灾异数见，论者归咎濮议。及廷对，或谓曰：“宜以《五行传》‘简宗庙，水不润下’为证，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汉儒附会之说也，吾不之信。民间岂无疾痛可上者乎？”即条对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则五官为之不宁。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异者，不止其异，止民之

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秘书郎签书平江军判官，名声籍甚。英宗知之，语王广渊曰：“韩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审。如李清臣者，公议皆谓可用，顾以亲抑之可乎？”既而诏举馆阁，欧阳修荐之，得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

从韩絳使陕西。庆卒乱，家属九指挥应诛，清臣请于絳，配隶为奴婢。絳坐贬，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还故官，出提点京东刑狱。齐、鲁盗贼为天下剧，设耳目方略，名捕且尽。作《韩琦行状》，神宗读之曰：“良史才也。”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撰《河渠》、《律历》、《选举》诸志，文直事详，人以为不减《史》、《汉》。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翰林学士。元丰新官制，拜吏部尚书。清臣官右正言，当易承议阶，帝曰：“安有尚书而犹承议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书右丞。哲宗即位，转左丞。

时熙、丰法度，一切厘正，清臣固争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阳，徙河南、永兴。召为吏部尚书，给事中姚勔驳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于故帅，使其妻诣使者，告前后馈饷过制，囚系数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狱，而窜宗正。帝亲政，拜中书侍郎，勔复驳之，不听。

绍圣元年，廷试进士，清臣发策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继元祐之政，策言悟其指，于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

范纯仁去位，清臣独颀中书，亟复青苗、免役法，除诸

路提举官。凯为相，顾苏辙轧己，乃撻辙尝以汉武比先帝激上怒，辙罢。时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凯之。已而惇入相，复与为异。惇既逐诸臣，并籍文彦博、吕公著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为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帝曰：“是岂无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余人不问。”廊延路金明砦主将张舆战没，惇怒，议尽戮全军四千人。清臣曰：“将死亦多端，或先登争利，或轻身入敌。今悉诛吏士，异时亡将必举军降虏矣。”于是但诛牙兵十六辈。

上幸楚王第，有狂妇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谋反，属吏捕治，本澶州娼而为清臣姑子田氏外妇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学士知河南，寻落职知真定府。

初，蔡确子渭上书诉父冤，造奇譖以陷刘摯罪，清臣心知其诬，弗之省，坐夺学士。徽宗立，入为门下侍郎。仆射韩忠彦与之有连，惟其言是听，出范纯礼、张舜民，不使吕希纯、刘安世入朝，皆其谋也。寻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赠金紫光禄大夫。

清臣蚤以词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筑都城，皆命作记，简重宏放，文体各成一家。为人宽洪，不忤害。尝为舒亶所劾，及在尚书，亶以赃抵罪，独申救之，曰：“亶信亡状，然谓之赃则不可。”再为姚勔所驳，当绍圣议贬，或激使甘心，清臣为之言曰：“勔以议事，所见或不同，岂应以臣故而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穷约，以俭自持，至富贵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挠以私。然志在利禄，不公于谋国，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谬，竟不如愿以死。后朝议以复孟后罪，追贬武安

军节度副使，再贬雷州司户参军。

安焘，字厚卿，开封人。幼警悟。年十一，从学里中，羞与群儿伍，闻有老先生聚徒，往师之。先生曰：“汝方为诵数之学，未可从吾游，当群试省题一诗，中选乃置汝。”焘无难色。诗成，出诸生上，由是知名。

登第，调蔡州观察推官，至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机宜文字。用欧阳修荐，为秘阁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兼常平、农田水利、差役事。时方兴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进。司农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宽剩，造簿供手实，青苗责保任，追胥苛切，其类旁午。焘平心奉法，列其泰甚于朝。移使京东路，过阙入见，神宗伟其仪观，留检正中书孔目房、修起居注。

元丰初，高丽新通使，假焘左谏议大夫往报之。高丽迎劳，馆饷加契丹礼数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诚心，非若奉契丹苟免边患而已。”焘笑答曰：“尊中华，事大国，礼一也，特以罕至有加尔。朝廷与辽国通好久，岂复于此较厚薄哉！”使还，帝以为知礼，即授所假官，兼直学士院。

知审刑院，决剖滞讼五百余案。因言：“每蔽狱上省，轻重有疑，则必致驳，势既不敌，故法官顾避稽停。请自今以疑狱谏者，皆得轻论。”从之。求知陈州，还，为龙图阁直学士、判军器监。

命馆辽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庑下，力争之，使无以夺。至肆仪将见，又不使缀行分班，使者入，余皆坐门外，焘请令门见而出，众始愧悔。逮辞日，悉如仪。或谓

细故无足较，焘曰：“契丹喜尝试人，其渐不可长也。”俄权三司使，改户部尚书。六年。同知枢密院。

夏人款塞，乞还侵疆。焘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无厌，当使知吾宥过而息兵，不应示以厌兵之意。”哲宗立，复仍前议，二府遂欲并弃熙河。焘固争之，曰：“自灵武而东，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于是但以葭芦等四砦归之。

蔡确辈更用事，焘循循其间，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进知院事。时复洮、河，擒鬼章青宜结，二边少清，而并塞犹苦寇掠。焘言：“为国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则疲民，畏则遗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举国入寇毋得应之，则固畏用兵矣。虽仅保障戍，实堕其计中，愿复讲攻扰之策。且乾顺幼竖，梁氏擅权，族党酋渠多反侧顾望。若有以离间之，未必不回戈而复怨，此一奇也。”其后夏人自相携贰，使来修贡，悉如焘策。

宣仁太后患国用不足，颇裁冗费，宗室奉亦在议中。焘谏曰：“陛下虽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举不可不深思而熟计。”太后悟，遂止。

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议，必欲回之东注。焘以河流入冻淀，久必淤浅，恐河朔无以御敌，遂上言曰：“自小吴未决之前，河虽屡徙，而尽在中国，故京师得以为北限。今决而西，则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将南岸遂属敌界。彼若建桥梁，守以州郡，窥兵河外，可为寒心。今水官之议，不过论地形，较功费；而献纳之臣，不考利害轻重，徒便于治河，而以设险为缓，非至计也。”帝虽然之，而回河之议纷起，东北萧然

烦费，功亦不就。

三年，同列皆序迁，且新用执政，焘独如初。诏增其两秩，焘恳辞曰：“是虽有故事，窃意以一时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安其心尔。今日愿自臣革之，使朝廷不为姑息，而大臣稍敦廉耻之风，庶或有补。”竟不受。以母忧去，卒丧，拜观文殿学士、知郑州，徙颍昌及河南府，入为门下侍郎。

宣仁之丧，宗室既为三年服，才越岁，章惇拜相，欲革为期。焘争之曰：“土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尽，兹用明道故实耳。遽改之，播诸天下，非佳声也。”乃止。焘与惇布衣交，觐其助己，焘不肯少下之。阳翟民盖渐有财讼，而与谏官来之邵交通，开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焘不可；复欲并劾开封，焘又不可，遂与惇隙。明堂斋祠，为仪仗使，后官有绝驰道穿仗而过者，焘方举劾，谏官常安民又言，教坊不当于相国寺作乐。帝怒，欲逐安民，焘为救释。惇遂譖其相表里，出知郑州，徙大名。

父日华，本三班院吏，以焘恩封光禄大夫，至是卒，年九十余。焘免丧，徽宗立，复知枢密院。旧制，内侍出使，以所得旨言于院，审实乃得行。后多辄去，焘请按治之。都知阎守懃领他职，祈罢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诣焘谢。郝随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救为阶，亦争之。

以老避位，帝将宠以观文殿大学士，有间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以学士知河南。将行，上疏曰：“自绍圣、元符以来，用事之臣，持绍述之名，诳惑君父，上则固宠位而快恩仇，下则希进用而肆朋附。彼自为谋则善矣，未尝有毫发为公家计者也。夫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臣不敢高谈

远引，独以神考之事切于今者为证。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绍圣以还，倾竭以供边费，使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于此时，而反谓绍述，岂不为厚诬哉！愿陛下监之，勿使饰偏辞而为身谋者复得行其说。”又言：“东京党祸已萌，愿戒履霜之渐。”语尤激切。

初，建青唐邈川为湟州，戍守困于供亿。焘在枢府，因议者以为可弃，奏还之。崇宁元年议其罪，降端明殿学士，再贬宁国军节度副使，汉阳军安置。湟州复，又降祁州团练副使。鄯州之复，又移建昌军，然弃鄯州时，焘居忧不预也，终不敢自明。阅再岁，始复通议大夫，还洛卒，年七十五。后五岁，悉还其官职。

子扶，靖康时为给事中。金人入京师，责取金帛，扶与梅执礼、陈知质、程振皆见杀。

张璪，初名琥，字遂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孙也。早孤，鞠于兄环，欲任以官，辞不就。未冠登第，历凤翔法曹、缙云令。

王安石与环善，既得政，将用之，而环已老，乃引璪同编修中书条例，授集贤校理、知谏院、直舍人院。杨绘、刘摯论助役，安石使璪为文诂之，辞，曾布请为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璪知制诰，安石荐用布，以璪同修起居注。自县令至是，才岁余。坐奏事不实，解三职，已而复之。

时建议武学，璪言：“古之太学，舞干习射，受成献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闻偏习其一者也。请无

问文武之士，一养于太学。”朝廷既复河、陇，欲因势戡定夔、蜀、荆、广诸夷，璪言：“先王务治中国而已。今生财未尽有道，用财未尽有礼，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听。以集贤殿修撰知蔡州，复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

卢秉行盐法于东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数家为黥徙，且破产以偿告捕，二年中犯者万人。璪条列其状。又言：“行役法以来，最下户亦每岁纳钱，乞度宽羨数均损之，以惠贫弱。”后皆施行。

郑侠事起，璪媚吕惠卿，劾冯京与侠交通有迹，深其辞，致京等于罪。判司农寺，出知河阳。元丰初，入权度支副使，遂知制诰、知谏院。判国子监，荐蔡卞可为直讲。建增博士弟子员，月书、季考，岁校，以行艺次升，略仿《周官》乡比之法，立斋舍八十二。学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议多自璪发之。

苏轼下台狱，璪与李定杂治，谋傅致轼于死，卒不克。详定郊庙奉祀礼文，议者多以国朝未尝躬行方泽之礼为非正，诏议更制。璪请于夏至之日，备礼容乐舞，以冢宰摄事。帝曰：“在今所宜，无以易此。”卒行其说。为翰林学士，详定官制，以寄禄二十四阶易前日省、寺虚名，而职事名始正。

四年，拜参知政事，改中书侍郎。哲宗立，谏官、御史合攻之，谓：“璪奸邪便佞，善窥主意，随势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机陷人。深交舒亶，数起大狱，天下共知其为大奸。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贼也。”疏入，皆不报。最后，刘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随王珪，党章惇，谄蔡确，数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今过恶既

章，不可不速去。”如是逾岁，乃以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进大学士，知扬州以卒。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简翼。

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新井人。第进士，调夔州观察推官。治平中，水灾地震，宗孟上书，斥大臣及宫禁、宦寺，熙宁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见其名，曰：“是尝言水灾地震者邪！”召试学士院，以为馆阁校勘、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进集贤校理。

时三司新置提举帐司官，禄丰地要，人人欲得之。执政上其员，帝命与宗孟。命察访荆湖两路，奏罢辰、沅役钱及湖南丁赋，远人赖之。吕惠卿制手实法，然犹许灾伤五分以上不预。宗孟言：“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灾伤五分不预焉。臣以为使民自供，初无所扰，何待丰岁？愿诏有司，勿以丰凶弛张其法。”从之，民于是益病矣。

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诰，帝又称其有史才，命同修两朝国史，为翰林学士兼侍读。旧制，学士唯服金带，宗孟入谢，帝曰：“学士职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仪未宠。”乃加佩鱼，遂著为令。枢密都承旨张诚一预书局事，颇肆横，挟中旨以胁同列。宗孟持其语质帝前，皆非是，因叩头白其奸。帝察其不阿，欲大用，拜尚书左丞。

帝尝语辅臣，有无人才之叹，宗孟率尔对曰：“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帝不语，直视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邪！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唯见

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惧，至无以为容。仅一岁，御史论其荒于酒色及缮治府舍过制，罢知汝州。逾年，加资政殿学士，徙毫、杭、郢三州。

郢介梁山冻，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足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惨酷劾，夺职知虢州。明年，复知河中，还其职。帅永兴，移大名。宗孟厌苦易地，颇默默不乐，复求河中。卒，年六十六。

宗孟趣尚严整而性侈汰，藏帑丰，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烛三百入郡舍。或请损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饥邪？”常日盥洁，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他奉养率称是。尝以书抵苏轼云：“晚年学道有所得。”轼答之曰：“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二曰俭也。”盖针其失云。

黄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学，举进士，调南京法曹，又为高密、广平王二宫教授、馆阁校勘，同知礼院。擢监察御史里行，辞御史，改崇政殿说书兼知谏院。

神宗尝询天地合祭是非，对曰：“国朝之制，冬至祭天圆丘，夏至祭地方泽，每岁行之，皆合于古。犹以有司摄事未足以尽，于是三岁一郊而亲行之，所谓因时制宜者也，虽施之方今，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当正。然今日礼文之失，非独此也，愿敕有司正群祀，为一代损益之制。”诏置局详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议遂定。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同修国史。遭母忧去，服除，以礼部尚书召对阙中。

闽省盐法苦，言者众，神宗谓履自闽来，恃以为决。履乃陈法甚便，遂不复革，乡论鄙之。迁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细故罚金，遂言：“贾谊有云：‘遇之以礼，则群臣自喜。’群臣且然，况大臣乎？使罪在可议，黜之可也；可恕，释之可也，岂可罚以示辱哉！”时又制侍郎以下不许独对，履言：“陛下博访万务，虽远外微官，犹令独对，顾于侍从乃弗得愿也。”遂刊其制。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诘所自来。履谏曰：“御史以言为职，非有所闻，则无以言。今乃究其自来，则人将惩之，台谏不复有闻矣，恐失开言路之意。”事乃寝。

哲宗即位，徙为翰林学士。履素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即排击之。至是，更自谓有定策功。刘安世发其罪，以龙图阁直学士知越州，坐举御史不当，降天章阁待制。历舒、洪、苏、鄂、青州、江宁、应天、颍昌府。绍圣初，复龙图阁直学士，为御史中丞。极论吕大防、刘摯、梁燾垂帘时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马光变更先朝已行之法为罪。

先是，北郊之论虽定，犹不果行，履又建言：“阳复阴消，各因其时。上圆下方，各顺其体。是以圣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汉，其仪不易。及王莽谄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历世袭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尝有意于兹矣。今承先志，当在陛下及二三执政。”哲宗询诸朝，章惇以为北郊止可谓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盖郊者交于神明之义，所以天地皆称郊。故《诗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岂有祭大祗亦谓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议。拜尚书右丞。

会正言邹浩以言事贬新州，履曰：“浩以亲被拔擢之故，敢犯颜纳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将视以为戒，谁复敢为陛下论得失乎？乞徙善地。”坐罢知亳州。徽宗立，召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复拜右丞。未逾年，求去，加大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卒。

论曰：哲宗亲政之初，见虑未定，范、吕诸贤在廷，左右弼谟，俾日迓忠说，疏绝回谗，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业，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进，阴觊柄用，首发绍述之说，以隙国是，群奸洞之，冲决莫障，重为荐绅之祸焉。至于兴大狱以倾冯京、苏轼者，璪也；助成手实之法，以坏人材、谏司马光者，宗孟也；讐垂帘之事，击吕大防、刘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亚乎。熹论议识趣，有可称述，虽立朝无附，而依违蔡确、章惇间，无所匡建，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进士，调虔州推官。秩满，以父希言当官蜀，乞代行，遂授陵州团练推官。王尧臣安抚陕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辽，奏挺从，至雄州，誓书有所更易，遣挺还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对便殿，挺时有父丧，听以衫帽入。

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奏挺通判泾州，徙鄜州。河北多盗，精择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饬属县严保伍，得居停奸盗者数人，弛其宿负，补为吏，使之察警，盗每发辄得。均博平、聊城二县税，岁衍钜万。三司下其法于四方，然大抵

增赋也。

为开封府推官、提点府界公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议，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复决，兵夫芟楫漂溺不可计。降知滁州，言者以为轻，乃贬秩停官。

越数岁，稍起知南安军，提点江西刑狱，提举虔州盐。自大庾岭下南至广，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庇。挺兄抗时为广东转运使，乃相与谋，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江闽盐贼率千百为州县害，挺谕所部与期，使首纳器甲，原其罪，得兵械万计。官盐恶而价贵，盗盐善而价且下，故私贩日滋。挺简僚吏至淮转新盐，明殿赏，以官数之余畀之，于是贼党破散，宿弊遂绝，岁增卖盐四十万。

改陕西转运副使，进直龙图阁、知庆州，因上书论攻守大计。夏人大入，挺尽敛边户入保，戒诸砦无出战。谅祚亲帅军数万攻大顺，挺料城坚不可破，而柔远城恶，亟遣总管张玉将锐师守之。先布铁蒺藜大顺城旁水中，骑渡水多蹶，惊言有神。过三日不克，谅祚督帐下决战，挺伏强弩壕外，飞矢贯其铠，遂引却。移寇柔远，玉夜斫营，夏人惊扰溃去。环州熟羌思顺举族投谅祚，倚为乡导。挺宣言思顺且复来，命葺其旧舍，出兵西为迎候之举。谅祚果疑思顺，毒之死。挺筑城马练平为荔原堡，分属羌三千人守之。

神宗即位，加天章阁待制、知渭州。举籍禁兵悉还府，不使有隐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训之，偏伍钲鼓之法甚备。储劲卒于行间，遇用奇，则别为一队。甲兵整习，常若寇至。又分义勇为伍番，番三千人，参正兵防秋与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罢，岁省粟帛、钱缗十三万有奇。括并边生

地冒耕田千八百顷，募人佃种，以益边储。取边民阑市蕃部田八千顷，以给弓箭手。又筑城定戎军为熙宁砦，开地二千顷，募卒三千人耕守之。

谍告夏人候胡卢河，挺出奇兵迎击之。夏人溃，分诸将蹙而讨之，荡其七族。进右谏议大夫，赐金帛三千。夏人复犯诸砦，环庆兵不能御，挺遣张玉以万人往解其围。庆州军变，挺讨平之，进龙图阁直学士。广锐卒徙营，众惮迁，欲为乱，城中震扰，挺推斩首恶十九人，讫徙营。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挺为贷官钱，岁息什一，后遂推为蕃汉青苗、助役法。又自以意制渡河大索及兵械镰枪，皆获其用。

熙宁五年，拜枢密副使。帝问挺泾原训兵之法，召部将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为诸郡法。河州景思立战死，帝开天章阁访执政，挺请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烦卿。河朔有警，卿当行矣。”契丹议云中地，挺请罢沿边戍人，示以无事，因乞置三十七将，皆行其策。

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亲临赐药，罢为资政殿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元丰二年，薨，年六十六。赠工部尚书，谥曰敏肃。

挺譎而多知，人莫能窥其城府。初，为富弼、范仲淹客，颇泄其几事于吕夷简以自售。在渭久，郁郁不自聊，寓意词曲，有“玉关人老”之叹。中使至，则使优伶歌之，以达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枢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进士，调太平州推官。闻父疾，委官去。稍迁睦亲宅讲书。英宗在宫邸，器重之，请于安懿王，愿得与

游。每见，必衣冠尽礼，义兼师友。再迁太常博士、通判秦州，为秘阁校理，乞知苏州。州并江湖，民田苦风潮害，抗筑长堤，自城属昆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竭，大以为利。

徙广东转运使。岑水铜冶废，官给虚券为市，久不偿。人无所取资，聚而私铸，抗尽给之，人得直以止。番禺岁运盐英、韶，道远，多侵窃杂恶。抗命十舸为一运，择摄官主之，岁终会其殿最，增十五万缗。

英宗立，召为三司判官。广部去京师远，不即至，帝见南来者必问之。及入对，谕曰：“卿乃吾故人，朕望于卿者厚，勿以常礼自疏也。”以史馆修撰同知谏院。方议安懿王典礼，抗引礼为人后之谊，指陈切至，涕泪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请见，帝迎问之，抗推原变异，守前说以对。大臣畏其谏，列白为知制诰，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

郡兵番戍，室家留营多不谨，夫归辄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为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改枢密直学士、知秦州。过阙，帝见之，悲恻不自胜，曰：“先帝疾大渐，犹不忘卿。”遂赴镇。

秦有质院，质诸羌百余人，自少至老，扃系之，非死不出，抗皆纵释，约毋得擅相仇杀。已而有犯者，斩以徇，莫取奸令。居数日，梦英宗召语，眷如平生，欲退复留。觉为家人言，感念歔歔。及灵驾发引之旦，东望号恸，见僚佐于便室，骤得疾卒，年六十。特赠礼部侍郎。又欲赐谥，吴奎曰：“抗以旧恩，自杂学士赠官，已逾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第进士，调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

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孙，唯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又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神宗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诸将议先致讨。韶因按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其成败，遂留宿。明旦，两种皆遣其豪随以东。久之，龙珂率属十二万口内附，所谓包顺者也。

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帝从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举。经略使李师中言：“韶乃欲指占极边弓箭手地耳，又将移市易司于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补所亡。”

王安石主韶议，为罢师中，以龚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实。若愚至，问田所在，韶不能对。舜卿检索，仅得地一顷，既地主有讼，又归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为罢舜卿而命韩缜。缜遂附会实其事，师中、舜卿皆坐谪，而韶为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后帅郭逵上韶盗贷市易钱，安石以为不足校，徙逵泾原。

帝志复河、陇，筑古渭为通远军，以韶知军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罗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险，诸将谋置阵平地，韶曰：“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徒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乃径趣抹邦山，压敌军而阵，令曰：“敢言退者斩！”贼乘高下斗，师小却。韶躬披甲胄，麾帐下兵逆击之，羌大溃，焚其庐帐而还，洮西大震。会瞎征度洮为之援，余党复集。韶命别将由竹牛岭路张军声，而潜师越武胜，遇瞎征首领瞎夔等，与战破之，遂城武胜，建为镇洮军。进右正言、集贤殿修撰。反击走瞎征，降其部落二万。更名镇洮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远为一路，韶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

六年三月，取河州，迁枢密直学士。降羌叛，韶回军击之。瞎征以其间据河州，韶进破诃诺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狭隘，释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党守河州，自将尾官军，韶力战破走之，河州复平。连拔宕、岷二州，叠、洮羌酋皆以城附。军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进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七年，入朝，又加资政殿学士，赐第崇仁坊。

还至兴平，闻景思立败于踏白城，贼围河州，日夜驰至

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议所向，诸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结河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瞎征知援绝，拔栅去。

初，思立之覆师也，羌势复炽，朝廷议弃熙河，帝为之盱眙，数下诏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还熙州，以兵循西山绕出踏白后，焚八千帐，瞎征穷蹙丐降，俘以献。拜韶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资政、观文学士，非尝执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两子，前后赐绢八千匹。未几，召为枢密副使。

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军食皆仰给他道。转运判官马城摺官吏细故，韶欲罢城，王安石右城，韶始沮，于是与安石异。数以母老乞归，帝语安石勉留之。

安南之役，韶言：“决里、广源之建，臣以为贪虚名而忘实祸，执政乃疑臣为刺讥。方举事之初，臣力争极论，欲宽民力而省财用，但同列莫肯听，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费朝廷而可以至伊吾卢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与众异论，偿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凿空开边，骤跻政地，乃以勤兵费财归曲朝廷，帝由是不悦，以故罢职知洪州，义坐谢表怨慢，落职知鄂州。元丰二年，还其职，复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襄敏。

韶起孤生，用兵有机略。临出师，召诸将授以指，不复

更问，每战必捷。尝夜卧帐中，前部遇敌，矢石已交，呼声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乐，客张绩醉挽一姬不前，将拥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娱客，而令失欢如此。”命酌大杯罚之，谈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亲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属诸将，或杀降羌老弱予以首为功级。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子十人，厚、寀最显。

厚字处道。少从父兵间，畅习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不听。绍圣中，用荐者换礼宾副使、干当熙河公事。

会羌酋瞎征、陇拶争国，河州守将王瞻与厚同献议复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师出塞。七月，下邈川，降瞎征。九月，次青唐，陇拶出迎。遂定湟、鄯。诏赐陇拶姓名曰赵怀德，进厚东上阁门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种叛，合兵来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畀怀德，而贬厚右内府率，再贬贺州别驾。

崇宁初，蔡京复开边，还厚前秩，于是羌人多罗巴奉怀德之弟溪赊罗撒谋复国。怀德畏偪，奔河南，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朝廷患众羌扇结，命厚安抚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贯偕往。多罗巴知王师且至，集众以拒。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羌备益弛，乃与偏将高永年异道出。多罗巴三子以数万人分据险，厚进击破杀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罗巴，与俱遁。遂拔湟州。以功进威州团练使、熙河经略安抚。

三年四月，厚帅大军次于湟，命永年将左军循宗水而北，别将张诚将右军出宗谷而南，自将中军趋绥远，期会宗哥川，

羌置陈临宗水，倚北山，溪谿罗撒张黄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军旗鼓争赴之。厚麾游骑登山攻其背，亲帅强弩迎射，羌退走，右军济水击之，大风从东南来，扬沙翳羌目，不得视，遂大败，斩首四千三百余级，俘三千余人。罗撒以一骑驰去，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开鄯州降。厚计罗撒必且走青唐，将夜追之，童贯以为不能及，遂止。师下青唐，知罗撒留一宿去，贯始悔之。厚将大军趣廓州，酋落施军令结以众降，遂入廓州。超拜厚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

明年，罗撒复入寇，永年战死，羌焚大通河桥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御使。已而赵怀德约降未决，厚以书谕之，怀德即纳款。还厚旧官。入朝，提举醴泉观，卒。赠宁远军节度使，谥曰庄敏。

案字辅道。好学，工词章。登第，至校书郎。忽若有所睹，遂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谈丹砂、神仙事。得郑州书生，托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则声容与人接。因习行其术，才能什七八，须两人共为乃验。外间喧传，浸淫彻禁庭。

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灵素自度技不如，愿与之游，拒弗许。户部尚书刘昺，案外兄也，久以争进绝还往，神降案家，使因昺以达，案言其故，神曰：“第往与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后堂谈某事，有之否？”昺惊骇汗浹，不能对，盖所言皆阴中伤人者。乃言之帝，即召。案风仪既高，又善谈论，应对合上指。帝大喜，约某日即内殿致天神。灵素求与共事，又弗许。或谓灵素，但勿令郑书生偕，案当立败。即白帝曰：“案父兄昔在西边，密与夏人谋反国。迟至尊候神，且图不轨。”帝疑焉。及是日，案与书生至东华门，灵素戒阍卒独听案入。

帝斋洁敬待，越三夕无所闻，乃下案大理，狱成，弃市，梟甯琼州。

薛向，字师正。以祖颜任太庙斋郎，为永寿主簿，权京兆户曹。有商胡赍银二筐，出枢密使王德用书，云以与其弟。向适监税，疑之曰：“乌有大臣寄家问而诿胡人者？”鞠之，果妄。

为邠州司法参军。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陈洎行边，向诣洎陈三敝，言：“今板筑暴兴，吏持斧四出伐木，无问井闾丘陇，民不敢诉。必不得已，宜且葺边城。函关，秦东塞，今西乡设守，是为弃关内乎？三司贷龙门富人钱，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称贷于民，非义也。”洎上其说，悉从之。邠守贪沓，欲因事为邪，并治于城，立表于市以撤屋，冀得赂免，向力争罢之。

监在京榷货务，连岁羨缗钱，当迁秩，移与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议改河北便余，行钞法。向曰：“如此，则都内之钱不继，茶、盐、香、象将益不售矣。”有司主沔议，既而边余滞不行，沔坐黜。

以向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庐，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诣主将求归视。弗得，皆亡奔。至，则家人无存者，聚谋为盗，民大恐。向遣吏晓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听若辈归，此武将不知变之过也。亟往收溺尸，赏汝擅还之罪。”众人庭下泣谢，一境乃安。

又论河北余法之弊，以为：“度支岁费钱缗五百万，所得半直，其赢皆入贾贩家。今当有以权之，遇谷贵，则官余于

澶、魏，载以给边；新陈未交，则散余价以救民乏；军食有余，则坐仓收之。此策一行，谷将不可胜食矣。”朝廷是向计，始置便余司于大名，以向为提点刑狱兼其事。武强有盗杀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冤，脱六囚于死。

入为开封度支判官，权陕西转运副使、制置解盐。盐足支十年，而岁调畦夫数千，向奏损其数。兼提举买马，监牧沙苑养马，岁得驹三百，而费钱四千万，占田千顷。向请斥闲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场于原、渭，以羨盐之直市马，于是马一岁至万匹。昭陵复土，计用钱粮五十万贯石，三司不能供亿，将移陕西缘边入盐中于永安县。向陈五不可，以为失信商旅，遂举所阙之数以献。尝夜至灵宝县，先驱入驿，与客崔令孙争舍。令孙正病卧，惊而死，罢知汝州。甫数月，复以为陕西转运副使，进为使。厚陵役费，其助如永昭时，凡将漕八年，所入盐、马、刍、粟数累万，民不益赋，其课为最。

夏将嵬名山以绥州来归，青涧城主种諤将往迎，诏向与议。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议劾諤擅兴，将致法。向言：“諤今者之举，盖忘身以徇国，有如不称，臣请坐之。”諤既贬，向亦罢知绛州，再贬信州，移潞州。张靖使陕西还，陈向制置盐、马之失。诏向诣阙与辩，靖辞穷，即罪之。

神宗知向材，以为江、浙、荆、淮发运使。纲舟历岁久，篙工利于盗货，尝假风水沉溺以灭迹。向募客舟分载，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数，多为主者冒占，悉夺畀属州，诸运皆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恶，利有重轻，为立等式，用所漕物为

诛赏。迁天章阁待制。环庆有疆事，帝以向习知地形，召诣中书。旧制，发运使上计毋得出入，唯止都门达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宁四年，权三司使。明堂礼成，有司误迁向右谏议大夫，诏罚吏而向官不夺。河、洮用兵，县官费不可计，向未尝乏供给。及解严，上疏乞戒将帅裁溢员，汰冗卒、省浮费、节横赋，手敕褒纳。进龙图阁直学士。

辽人求代北地，北边择牧，加枢密直学士、给事中、知定州。高阳关募兵，敌阴遣人应选。向谍知之，主者觉，纵使亡去，向遣逻捕取之，械送瀛州，戮于市。北使久留都亭，数出不逊语，而云、应点兵，涿、易治道，金谓必谕盟。向曰：“彼欲疆议速成，故多张虚势以撼我。使者惧不如其请，故肆嫚言以侥幸取成。兵来不除道，其亦无能为也已。”后皆如向言。迁工部侍郎。向控辞，赐诏弗允。故事，前两府辞官乃降诏，两省得诏自向始。元丰元年，召同知枢密院。

向干局绝人，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无病民，所上课间失实。时方尚功利，王安石从中主之，御史数有言，不听也。向以是益得展奋其材业，至于论兵帝所，通畅明决，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质以西北事，则养威持重，未尝启其端，非常所以属望意。会诏民畜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议欲改为。于是舒亶论向反覆无大臣体，斥知颍州。又改随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录其言，谥曰恭敏。子绍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奋。崇宁中，历熙河转运判官，梓州、陕西转运副使，直龙图阁、集贤殿修撰，入为左司郎中，擢徽猷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知渭州，改庆州。监公使库皇置

坐狱，嗣昌奏请之。遂以监临自盗责安化军节度副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复待制、知太原府。论筑泾原三仓劳，加显谟阁直学士；又以抚纳西羌功，进延康、宣和殿学士，拜礼部、刑部尚书。坐启拟反覆罢，提举崇福宫。久之，迁延康殿学士、知延安府，赐第京师。当迁官，丐回授其子昶京秩。

嗣昌前后因事六七贬，多以欺罔获罪。至是，言者并论之，降为待制，卒。

先是，徽宗有意图北方，遣谭稹衔命访诸帅，韩粹彦、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润饰谍词，以开边隙。及论事帝前，语至兴师，或感激流涕。造乱之咎，人皆归责焉。

章粲，字质夫，建州浦城人。祖频，为侍御史，忤章献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粲以叔得象荫，为孟州司户参军。应举入京，闻父对狱于魏，弃不就试，驰往直其冤。还，试礼部第一，擢知陈留县，历提举陕西常平、京东转运判官、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入为考功、吏部、右司员外郎。

元祐初，以直龙图阁知庆州。时朝廷戢兵，戒边吏勿妄动，且捐葭芦、安疆等四砦予夏，使归其永乐之人。夏得砦益骄。粲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惩艾，边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后诸路出兵，据其要害，不一再举，势将自蹙矣。”遂乘便出讨，以致其师，夏果入围环州。粲先用间知之，遣骁将折可适伏兵洪德城。夏师过之，伏兵识其母梁氏旗帜，鼓噪而出，斩获甚众。又预毒

于牛圈渚水，夏人马饮者多死。召权户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绍圣初，知应天府，加集贤殿修撰、知广州，徙江、淮发运使。

哲宗访以边事，对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芦河川，据形胜以逼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凤、环庆四路之师，阳缮理他堡壁数十所，自示其怯。或以窳怯，请曰：“此夏必争之地，夏方营石门峡，去我三十里，能夺而有之乎？”桢又阳谢之，阴具板筑守战之备，帅四路师出胡芦河川，筑二城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二旬有二日成，赐名平夏城、灵平砦。方兴役时，夏以其众来乘，桢迎击败之。既而环庆、鄜延、河东、熙河皆相继筑城，进拓其境，夏人愕视不敢动。夏主遂奉其母合将数十万兵围平夏，疾攻十余日，建高车临城，填堑而进，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统军嵬名阿埋、西寿监军妹勒都逋皆强悍善战，桢谍其弛备，遣折可适、郭成轻骑夜袭，直入其帐执之，尽俘其家，虏馘三千余、牛羊十万，夏主震骇。哲宗为御紫宸殿受贺，累擢桢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端明殿学士，进阶大中大夫。

桢在泾原四年，凡创州一、城砦九，荐拔偏裨，不间厮役，至于夏降人折可适、李忠杰、朱智用，咸受其驭。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哲宗亦为之寝兵。桢立边功，为西方最。

时章惇用事，桢与惇同宗，其得兴事，颇为世所疑。徽宗立，请老，徙知河南。入见，留拜同知枢密院事，俾其子绶为开封推官以便养。逾年，力谢事罢，授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未几，卒。徽宗悼之。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曰

庄简，赙恤甚厚。

縻七子：縻、縻、縻、縻、縻、縻、縻。縻、縻最知名。縻繇推官为户部员外郎、提点淮南东路刑狱、权知扬州兼提举香盐事。时方铸崇宁大钱，令下，市区昼闭，人持钱买物，至日阡，皇皇无肯售。縻饰市易务致百货，以小钱收之；且檄仓吏糴米，以大钱予之，尽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几，新钞法行，旧钞尽废，一时商贾束手，或自杀。縻得诉者所持旧钞，为钱以千计者三十万，上疏言钞法误民，请如约以示大信。上怒，罢縻，降两官。

縻第进士，历陕西转运判官，入为户部员外郎。中书侍郎刘逵之妻，縻姊也。逵渐复元祐之政，縻多赞之。蔡京欲挤逵，且甚縻不附己，使其党攻之，出縻湖州。论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宫。

縻历通判常州，縻知丹徒县，縻签判西安州，縻签判苏州，縻孙菱承奉郎，菱监苏州税，俱列仕显。

及京复相，遂兴制狱，倾章氏。縻居苏州，或得私铸钱数巨罍，京风言者诬縻与州人郁宝所铸。诏遣李孝寿、张茂直、沈畸、萧服更往鞫之，连系数百人，累月卒无实，狱多死者。京大怒，别遣孙杰鞫之，傅致如章，縻刺面配沙门岛，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窜縻台州，縻秀州，縻温州，縻睦州，縻永州，菱处州，菱均州，官司降罢除名者十余人，时论冤之。

孙杰擢龙图阁直学士、知苏州，张商英入相，始辨前狱，移縻常州，縻复朝奉郎、通判秀州。顷之，縻改授内殿崇班，縻秘书省校书郎，迁户部员外郎，出提点两浙刑狱，以龙图

阁直学士知越州。谭稹宣抚燕山，请琮为参谋，加右文殿修撰。金人破蔚州，背归山后议，稹以错置乖方罢。琮落职送吏部，会赦恩，上书告老，复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卒。

论曰：神宗奋英特之资，乘财力之富，锐然欲复河、湟，平灵、夏，而蔡挺、王韶、章楶辈起诸生，委褒衣，树勋戎马间。世非无材，顾上所趣尚磨厉奚如耳。观挺之治兵，韶之策敌，楶之制胜，亦一时良将。薛向虽无三子劳，而董漕边饷，不乏仰给，持重枢府，不启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陇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继韶。而嗣昌造衅北伐，乃悖于向，可胜诛邪？虽然，佳兵好还，道家所戒，卒之案以左道杀，缢以铸钱陷，此非其验也与。

卷三百二十九

列传第八十八

常秩 邓綰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辅子序辰 徐铎 王广渊弟临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陈绎

常秩，字夷甫，颍州汝阴人。举进士不中，屏居里巷，以经术著称。嘉祐中，赐束帛，为颍州教授，除国子直讲，又以为大理评事；治平中，授忠武军节度推官、知长葛县，皆不受。

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辞。熙宁三年，诏郡“以礼敦遣，

毋听秩辞”。明年，始诣阙，帝曰：“先朝累命，何为不起？”对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闾巷。今陛下严诏趣迫，是以不敢不来，非有所决择去就也。”帝悦，徐问之：“今何道免民于冻馁？”对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适用，愿得辞归。”帝曰：“既来，安得不少留？异日不能用卿，乃当去耳。”即拜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干国子监，俄兼直舍人院，迁天章阁侍讲、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谏职，复乞归，改判太常寺。

七年，进宝文阁待制兼侍读，命其子立校书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举中太一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还颖。十年，卒，年五十九，赠右谏议大夫。

秩平居为学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见秩与语，辄歆然自以为不及。欧阳修、胡宿、吕公著、王陶、沈邁、王安石皆称荐之。翕然名重一时。

初，秩隐居，既不肯仕，世以为必退者也。后安石为相更法，天下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令，独以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谏争，为侍从，低首抑气，无所建明，闻望日损，为时讥笑。秩长于《春秋》，至斥孙复所学为不近人情。著讲解数十篇，自谓“圣人之道，皆在于是”。及安石废《春秋》，遂尽讳其学。

立，始命为天平军推官，秩死，使门人赵冲状其行，云：“自秩与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阴变其法，民受涂炭，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秩知其必败。”绍圣中，蔡卞荐立为秘书省正字、诸王府说书侍讲，请用为崇政殿说书，得召对，又请以为谏官。卞方与章惇比，曾布欲倾之，乘间为哲宗言立

附两人，因暴其行状事，以为诋毁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视，言其不逊，以责惇、卞，惇、卞惧，请贬立，乃黜监永州酒税。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举进士，为礼部第一。稍迁职方员外郎。熙宁三年冬，通判宁州。时王安石得君专政，条上时政数十事，以为宋兴百年，习安玩治，当事更化。又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其辞盖媚王安石。又贻以书颂，极其佞谀。

安石荐于神宗，驿召对。方庆州有夏寇，绾敷陈甚悉。帝问安石及吕惠卿，以不识对。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贤人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陈升之、冯京以绾练边事，属安石致斋，复使知宁州。绾闻之不乐，诵言：“急召我来，乃使还邪？”或问：“君今当作何官？”曰：“不失为馆职。”“得无为谏官乎？”曰：“正自当尔。”明日，果除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绾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寻同知谏院。献所著《洪范建极锡福论》，帝曰：“《洪范》，天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举而措诸天下，矫革众敝。卿当壅淫朋比德之人，规以助朕。”绾顿首曰：“敢不力行所学，以奉圣训。”明年，迁侍御史知杂事、判司农寺。

时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农，故安石藉绾以威众。绾请先行免役于府界，次及诸道。利州路岁用钱九万六千缗，而转运使李瑜率三十万，绾言：“均役本以裕民，

今乃务聚敛，积宽余，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钱，绾请付吏究治。畿县民诉助役，诏询其便否两行之，绾与曾布辄上还堂帖。中丞杨绘言未闻司农得缴奏者，不报。凡吕公著、谢景温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罢去之，而引蔡确、唐炯为御史。

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国朝故事，未有台杂为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龙图阁待制。建言：“顷时御史罢免，犹除省府职司，盖厥初选用既审，则议论虽不合，人材亦不可遗，愿籍前后谏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录，使于进退间与凡僚稍异，则思竭尽矣。”

辽人来理边地，屯兵境上，声言将用师，于是两河戒严，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绾曰：“非徒无益，且大扰费。”帝从其言而止。又言：“辽妄为地讼，意在窥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罢，其情伪可见。今当御之以坚强，则不渝二国之平，平则彼不我疑，而我得以远虑。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将力争，则大为中国之耻。”帝览疏嘉之。

安石去位，绾颇附吕惠卿。及安石复相，绾欲弥前迹，乃发惠卿置田华亭事，出知陈州。又论三司使章惇协济其奸，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创手实法，绾曰：“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无所措手足矣。商贾通殖货财，交易有无，不过服食、器用、米粟、丝麻、布帛之类，或春有之而夏以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鬻讼者趋赏报怨以相告讦，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诏罢其法。迁翰林学士，仍为中丞。

绶虑安石去失势，乃上言宜录安石子及婿，仍赐第京师。帝以语安石，安石曰：“绶为国司直，而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又荐彭汝砺为御史，安石不悦，遽自劾失举。帝谓绶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逾岁，为集贤院学士、知河阳，元丰中，以待制知荆南、陈、陕，徙永兴军，改青州。奏言岁大稔，斗粟五七钱。帝知其佞，令提举官酌市价以闻。进龙图阁直学士、知邓州。

元祐初，徙扬州。言者论其奸，改滁州，未去邓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观中为尚书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进士，为汝阳簿。绍圣中，哲宗召对，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官，撰《神宗史》，议论专右蔡卞。诋诬宣仁后尤切，史祸之作，其力居多。迁起居舍人。

徽宗初，改秘书少监，既而用蔡京荐，复史职，御史陈次升、陈师锡言：“洵武父绶在熙宁时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数其邪僻奸回，今置洵武太史，岂能公心直笔，发扬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恶乎？且其人材凡近，学问荒缪，不足以污此选。”不听。迁起居郎。

时韩忠彦、曾布为相，洵武因对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为不能也。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镇，帝未有意复用也，洵武为帝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乃作《爱莫助之图》以献。其图如《史记》年表，列旁行七重，别为左右，左曰元丰，右曰元祐，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

官、馆阁、学校各为一重。左序助绍述者，执政中唯温益一人，余不过三四，若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遒之属而已。右序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咸在，以百数。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请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谓非相此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与臣所见异，臣安敢豫议？”明日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请籍异论者，于是决意相京。进洵武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修撰《哲宗实录》，迁吏部侍郎。

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台、寺、监之职，而以寄禄阶易空名矣。今在选七阶，自两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带知安州云梦县而为河东干当公事者，有河中司录参军而监楚州盐场者，有瀛州军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县充濮州教授者，骹乱纷错，莫甚于此。谓宜造为新名，因而制录。”诏悉更之。迁刑部尚书，又请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试，俾知为吏之方。崇宁三年，拜尚书右丞，转左丞、中书侍郎。

妖人张怀素狱兴，其党有与洵武连昏者，坐出知随州。提举明道宫，复端明殿学士，知亳州、河南府，召为中太一宫使，连进观文殿学士，为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佑神观使兼侍读留修国史，改保大军节度使。未几，知枢密院。

五谿 蛮扰边，即仿陕西弓箭手制，募边民习知溪洞险易者，置所司教以战阵，劝以耕牧，得胜兵几万人以镇抚之。迁特进，拜少保，封莘国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赠太傅，谥曰文简。

邓氏自绾以来，世济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败

乱天下，祸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神宗问青苗事，其对如曩言，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封还制书，皆罢去。

御史陈荐疏：“定顷为泾县主簿，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尝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辩言，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待养解官。曾公亮谓定当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并论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罢两人，定亦不自安，蕲解职，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元丰初，召拜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进知制诰，为御史中丞。劾苏轼《湖州谢上表》，撻其语以为侮慢。因论轼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逮赴台狱穷治，当会赦，论不已，窜之黄州。方定自鞫轼狱，势不可回。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乃奇才也。”俱不敢对。

请复六案纠察之职，并诸路监司皆得钩考，从之。彗出东方，求直言，太史谓有兵变，帝命宦者视卫士饮食。定言一饭不足市恩，适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议废明堂祀，帝以访定。定曰：“三岁一郊或明堂，祖宗以来，未之有改。谁为此言，愿治其妄。”帝曰：“听卿言足矣。”迁翰林学士。坐论府界养马事失实，罢知河阳，留守南京，召为户部侍郎。哲宗立，以龙图阁学士知青州，移江宁府。言者争暴其前过，又谪居滁州。元祐二年，卒。

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试礼部第一，调临海尉。民使酒詈逐后母，至亶前，命执之，不服，即自起斩之，投劾去。王安石当国，闻而异之，御史张商英亦称其材，用为审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绩，迁奉礼郎。郑侠既贬，复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诸陈。搜侠篋，得所录名臣谏草，有言新法事及亲朋书尺，悉按姓名治之，窜侠岭南，冯京、王安石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举两浙常平。

元丰初，权监察御史里行。太学官受赂，事闻，亶奉诏验治，凡辞语微及者，辄株连考竟，以多为功。加集贤校理。同李定劾苏轼作为歌诗议讪时事。亶又言：“王诜辈公为朋比，如盛侨、周邠固不足论，若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摯，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而所怀如此，可置而不诛乎？”帝觉其言为过，但贬轼、诜，而光等罚金。

未几，同修起居注，改知谏院。张商英为中书检正，遗亶手帖，示以子婿所为文。亶具以白，云商英为宰属而干请言路，坐责监江陵税。始，亶以商英荐得用；及是，反陷之。进知杂御史、判司农寺，超拜给事中、权直学士院。逾月，为御史中丞。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独惮王安礼。

亶在翰林，受厨钱越法，三省以闻，事下大理。初，亶言尚书省凡奏钞法当置籍，录其事目。今违法不录，既案奏，乃谩以发放历为录目之籍，亶以为大臣欺罔。而尚书省取台中受事籍验之，亦无录目，亶遽杂他文书送省，于是执政复发其欺。大理鞫厨钱事，谓亶为误。法官吴处厚驳之，御史杨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无不承之理。帝曰：“亶自盗为赃，情轻而法重；诈为录目，情重而法轻。身为执法，而诈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亶比岁起狱，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十余年，始复通直郎。

崇宁初，知南康军。辰溪蛮叛，蔡京使知荆南，以开边功，由直龙图阁进待制，明年，卒，赠直学士。

蹇周辅，字礪翁，成都双流人。少与范镇、何郯为布衣交。年未冠，试大廷，不第。镇、郯既贵达，周辅始特奏名，再举进士，知宜宾、石门二县，通判安肃军，为御史台推直官。善于讯鞫，钩索微隐，皆用智得情。尝有诏狱，事连掖庭掌宝侍史，它司累月不能决，乃命周辅。度不可追逮，奏请以要辞示主者诘服之，时以为知体。及治李逢狱竟，台臣杂治无异辞，神宗称其能，擢开封府推官，出为淮南转运副使。盗廖恩聚党闽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护诸将以讨之，

恩遂降。

元丰初，循唐制，归百司狱于大理寺，选为少卿，迁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盐，周辅始请运广盐数百万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盐增配潭、衡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领于度支。以集贤殿修撰为河北都转运使，进宝文阁待制，召为户部侍郎、知开封府，事多不决。授中书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盐法，掊克欺诞，负公扰民，罢知和州。徙庐州。卒，年六十六。

周辅强学，善属文，神宗尝命作《答高丽书》，屡称善。为吏深文刻核，故老而获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后数年，以泗州推官主管广西常平。周辅方使闽，上言父子并祇命远方，家无所托，蕲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举江西常平，继父行盐法。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右司谏。哲家立，改司封员外郎。周辅得罪，以序辰成其恶，降签书庐州判官。起知楚州，提点江东刑狱。

绍圣中，迁左司员外郎，进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謫宗庙，睥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盖已不可究质。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汇缉而藏之，岁久必致沦弃。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入为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后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缙绅之祸，无一得脱者。迁礼部尚书，与安惇看详诉理事。以奉使辽国无状，黜知黄州。阅四月，除龙图阁待制、知扬州。

徽宗立，中书言序辰类元祐章牋，傅致语言，指为谤讟。诏与惇并除名勒停，放归田里。蔡京为相，复拜刑部、礼部侍郎，为翰林学士，进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以音乐自娱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苏州。坐纵部民盗铸钱，谪单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又坐守苏时以天宁节同其父忌日，辄于前一日设宴，及节日不张乐，移永州。会赦，复官中奉大夫，遂卒。序辰亦有文，善傅会，深文刻核，似其父云。

徐铎字振文，兴化莆田人。熙宁进士第一，签书镇东军判官，绍圣末，以给事中直学士院。蹇序辰建议编类元祐诸臣章牋事状，诏铎同主之。凡一时施行文书，捃拾附著，纤悉不遗。迁礼部侍郎。铎虽云封驳，而是时凡给事中不肯书读者，辄命代行之。贡院获举人挟书，开封尹蒋之奇将以徒定罪，铎争不可，之奇为从轻比。既上省，章惇怒，罚府吏，举人竟坐刑，铎不复敢有言，众传以为笑。后议除御史中丞，或摭此事以为无所执持，乃止。

徽宗立，以龙图阁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丰稷论铎编类事状，率视章惇好恶为轻重，存殁名臣，横罹窜斥，序辰既放归田里，铎之罪不在其下。诏落职知湖州。崇宁中，拜礼部尚书。方议庙制，铎请增为九室。议者疑已祧之主不可复祔，铎言：“唐之献祖、中宗、代宗与本朝之僖祖，皆尝祧而复，今宜存宣祖于当祧，复翼祖于已祧，礼无不称。”从之。进吏部尚书，卒。

论曰：士学不为己，而俯仰随时，如挈皋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挠，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时，三辞羔雁之聘，

若能隐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即至，容容历年，曾无一嘉谏，而窃显位。至定之党附，亶之凶德，宜为世所指名。绾及周辅二家，父子并同恶相济，而序辰与铎编类事状，流毒元祐名臣，忠义之士，为之一空，驯致靖康之祸，可胜叹哉。

王广渊，字才叔，大名成安人。庆历中，上曾祖《明家集》，诏官其后，广渊推与弟广廉，而以进士为大理法直官、编排中书文字。裁定祖宗御书十卷，仁宗喜之，以知舒州，留不行。

英宗居藩邸，广渊因见昵，献所为文，及即位，除直集贤院。谏官司马光言：“汉卫绾不从太子饮，故景帝待之厚。周张美私以公钱给世宗，故世宗薄之。广渊交结奔竞，世无与比，当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今当治其罪，而更赏之，何以厉人臣之节？”帝不听，用为群牧、三司户部判官，从容谓曰：“朕于《洪范》得高明沉潜之义，刚内以自强，柔外以应物，人君之体，无出于是。卿为朕书之于钦明殿屏，以备观省，非特开元《无逸图》也。”加直龙图阁。帝有疾，中外忧疑，不能寝食，帝自为诏谕之曰：“朕疾少间矣。”广渊宣言于众。

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语，出知齐州，改京东转运使，得于内省传达章奏。曾公亮、王安右持不可，乃止。广渊以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钱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至京师。御史中丞吕公

著撫其旧恶，还故官。程颢、李常又论其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会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散青苗钱奏适至，安石曰：“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庠故坏新法而不问，举事如此，安得人无向背？”故颢与常言不行。徙使河东，擢宝文阁待制、知庆州。

宣抚使兴师入夏境，檄庆会兵。方授甲，卒长吴逵以众乱，广渊亟召五营兵御之。逵率二千人斩关出，广渊遣部将姚兕、林广追击，降其众。柔远三都戍卒欲应贼，不果，广渊阳劳之，使还戍，潜遣兵间道邀袭，尽戮之。犹以盗发所部，削两秩。二年，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渭州。

广渊小有才而善附会，所辟置类非其人。帝谓执政曰：“广渊奏辟将佐，非贵游子弟，即胥史辈，至于濮宫书吏亦预选，盖其人与时君卿善。一路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辈，岂不误朝廷事？已下诏切责，卿等宜贻书申戒之。”卒，年六十，赠右谏议大夫。元丰初，诏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临自皇城使擢为兵部郎中、直昭文馆，子得君赐进士出身。

临字大观，亦起进士，签书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论疑所应，临言：“契丹方饥困，何能为？然《春秋》许与之义，不可以不谨。彼尝求驯象，可拒而不拒；尝求乐章，可与而不与，两失之矣。今横使之来，或谓其求圣像，圣像果可与哉？”朝廷善其议。治平中，诏求武略，用近臣荐，自屯田员外郎换崇仪使、知顺安军，改河北沿边安抚都监。上备御数十策，大略皆自治而已。

契丹刺两输人为义军，来归者数万。或请遣还，临曰：“彼归我而遣之，必为乱，不如因而抚之。”诏从其请，自是

来者益多，契丹悔失计。进安抚副使，历知泾、鄜州、广信、安肃军。

召对，还文阶，知齐州、沧州、荆南，入为户部副使，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乐道，京兆万年人。第进士，至太常丞而丁父忧。陶以登朝在郊祀后，恩不及亲，乞还所迁官，丐追赠。诏特听之，仍俟服阕，除太子中允。

嘉祐初，为监察御史里行。卫卒入延福宫为盗，有司引疏决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严，不应用外间会降为比。”于是流诸海岛，主者皆论罚。中贵人导炼丹者入禁廷，陶言：“汉、唐方士，名为化黄金、益年寿以惑人主者，后皆就戮。请出之。”陈升之为枢密副使，论其不当，升之去，陶亦知卫州，改蔡州。明年，复以右正言召。陶言：“臣与四人同补郡，今独两人召，请并还唐介、吕诲等。”

英宗知宗正寺，逾年不就职。陶上疏曰：“自至和中圣躬违豫之后，天下颯颯，无所寄命，交章抗疏，请早择宗室亲贤，以建储嗣，危言切语，动天感人。夫为是议者，岂皆怀不忠孝、为奸利附托之人哉？发于至诚，念宗庙社稷无穷大计而已。陛下顺民欲而安人心，故亲发德音，锐为此举，中外摇摇之心，一旦定矣。厥后浸润稽缓，岂免忧疑？流言或云事由嫔御、宦侍姑息之语，圣意因而惑焉。妇人近幸，讵识远图？臣恐海内民庶，谓陛下始者顺天意民心命之，今者听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使远近奸邪得以窥间伺隙，可不惜哉！”因请对，仁宗曰：“今当别与一名目。”既而韩琦决策，

遂立为皇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馆、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读、淮阳颖王府谕善、知制诰，进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召为太子詹事。

神宗立，迁枢密直学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签书枢密宣抚陕西，诏令还都。陶言：“韩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师劫制人主，琦必有奸言惑乱圣德。愿罢逵为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无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陶始受知于琦，骤加奖拔。帝初临御，颇不悦执政之专，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规重位，故视琦如仇，力攻之，琦闭门待罪。帝徙陶为翰林学士，旋出知陈州，入权三司使。吕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读学士知蔡州，历河南府、许、汝、陈三州，以东宫旧臣加观文殿学士。帝终薄其为人，不复用。元丰三年，卒，年六十一，赠吏部尚书，谥曰文恪。

陶微时苦贫，寓京师教小学。其友姜愚气豪乐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馁，荷一锸划雪，行二十里访之。陶母子冻坐，日高无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锦裘，质钱买酒肉、薪炭，与附火饮食，又捐数百千为之娶。陶既贵，尹洛，愚老而丧明，自卫州新乡往谒之，意陶必念旧哀己。陶对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归而病死。闻者益薄陶之为人。

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中进士第，以年未冠守选，复游太学，久之乃得调。王安石引入条例司，擢监察御史里行，出按明州苗振狱。安石恶祖无择，子韶迎其意，发无择在杭州时事，自京师逮对，而以振狱付张载，无择遂废。中丞吕

公著等论新法，一台尽罢。子韶出知上元县，迁湖南转运判官。御史张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贬知高邮县。由司农丞提举两浙常平。入对，神宗与论字学，留为资善堂修定《说文》官。官制行，为礼部员外郎，以入省后期，改库部。

元祐中，历吏部郎中、卫尉少卿，迁太常谏官。刘安世言：“熙宁初，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子韶为‘衙内钻’，指其交结要人子弟，如刀钻之利。又陷祖无择于深文，搢绅所共鄙薄，岂宜污礼乐之地！”改卫尉卿。安世复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弹击而获超迁，是启侥幸也。”乃出知沧州。入为秘书少监，迎伴辽使，御下苛刻，军吏因被酒刃伤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济州，建言乞追复先烈以贻后法，复以太常少卿召，进秘书监，拜集贤殿修撰、知明州，卒。崇宁二年，子相录元祐中所上疏稿闻于朝，诏赠显谟阁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临江新淦人。九岁举童子，赐出身，复中进士第。元丰中，用蔡确荐，为御史里行。遂与李定、舒亶论苏轼，得五品服，领三班院。会正御史专六察，正臣言：“幸得备言路，以激浊扬清为职，不宜兼治它曹。”神宗善之，为悉罢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集贤院，擢侍御史知杂事。

韩存宝讨泸夷无功，命治其狱，被以逗挠罪诛之。还，除宝文阁待制、知审官东院，尚书省建为吏部侍郎。逾年，嫚于奉职，铨拟多牴牾。事闻，以制法未善为解。王安礼曰：“法未善，有司所当请，岂得归罪于法？”乃出知潭州。时诏州县听民以家货易盐，吏或推行失指。正臣条上其害，谓无

益于民，亦不足以佐国用，遂寝之，民以为便。后历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陈绎，字和叔，开封人。中进士第，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刊定《前汉书》，居母丧，诏即家雉校。英宗临政渊嘿，绎献五箴，曰主断、明微、广度、省变、稽古。同判刑部，狱讼有情法相忤者，谏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当有所轻重。绎曰：“持法者贵审允，心知失刑，恶得坐视？”由是多所平反。帝称其文学，以为实录检讨官。

神宗立，为陕西转运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诰，拜翰林学士，以侍讲学士知邓州。绎不能肃闺门，子与妇一夕俱殁于卒伍之手，傲然无惭色。召知通进、银台司，帝语辅臣曰：“绎论事不避权贵。”命权开封府。时狱有小疑，辄从中覆；至绎，特听便宜处决。久之。还翰林，仍领府。治司农吏盗库钱狱未竟，中书检正张谔判寺事，惧失察，以帖诘稽留，绎遣吏示以成牒。言者论其徇宰属、纵有罪，出知滁州。郊祀恩，复知制诰，言者再论之，得秘书监、集贤院学士。

元丰初，知广州。库有檀香佛像，绎以木易之。事觉，有司当为官物有剩利。帝曰：“是以事佛丽重典矣。”时绎已加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乃贬建昌军，夺其职。后复太中大夫以卒，年六十八。

绎为政务摧豪党，而行与貌违，暮年缪为敦朴之状，好事者目为“热熟颜回”。

论曰：王广渊在仁宗时，因近昵献文于英宗潜邸，固已有窃取功名之心，盖为臣之不忠者，虽列侍从，乌足道哉！王陶始为韩琦所知，在御史时，颇能讥切时政。及为中丞，则承望风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布衣之义，又不足责矣。王子韶之陷祖无择，何正臣之论苏轼，皆小人之盗名。陈绎希合用事，固无足道，然于狱事多所平反，惜乎闺门不肃，廉耻并丧，虽明晓吏事，亦何取焉。

卷三百三十

列传第八十九

任颢 李参 郭申锡 傅求 张景宪
窦卞 张瓌 孙瑜 许遵 卢士宗
钱象先 韩琦 杜纯弟紘 杜常 谢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颢，字诚之，青州寿光人。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至卫尉丞。上其文，乃赐第，擢盐铁判官。陕西铸康定大铜钱，颢曰：“坏五为一，以一当十，恐犯者众。”卒如其言。

夏人纳款，遣使要请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称男。颢押伴，一切晓以义，辞折而去。又再遣使来欲自买卖，且通青盐，增岁赐。诏许置榷场，其议多颢所发。出为京西转运使，奏计京师。元昊为下所杀，遣杨守素来告哀。守素，乃始为元昊谋不称臣、纳赐节者也，仁宗记尝屈其使者，复使押伴。颢

问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对，讫去，不敢肆。改知凤翔府。帝语辅臣，颙宜备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恁由司。为谅祚册礼使，采摭西夏风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

进直史馆，迁河东转运使。帝尝以禁帑金帛赐河北，亦欲与河东。颙辞曰：“受委制财用，而先有求，不敢。”颙为使者，每行部，必择僚佐之贤者一人与俱，凡事必与议，未尝以胥吏自随，人安其政。入为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

依贼犯岭外，以知潭州。宣抚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补军校，颙察其色动，曰：“必有异志。”执按之，具服为贼内应。搜其家，得所记潭事甚悉，梟首以徇，诏书褒激，赐白金五百两，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贱市死商珠，降为待制。时四路以边警闻，渭独无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颙力言无他虞，帝使覘之，信。乃还学士，徙徐州，以太子宾客致仕。积官户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参，字清臣，郓州须城人。以荫知盐山县。岁饥，谕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余者，给以糟粃，所活数万。

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贪滥不法，转运使使参按之，得其事，守恩谪死。知荆门军，荆门岁以夏伐竹，并税簿输荆南造舟，积日久多蠹恶不可用，牙校破产不偿责。参请冬伐竹，度其费以给，余募商人与为市，遂除其害。

历知兴元府，淮南、京西、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审订其阙，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廩有羨粮。熙宁青苗法，

盖萌于此矣。

朝廷患边费益广，参建议犂钱边郡，以平估余，权罢入中法。比其去，省榷货钱千万计。召为盐铁副使，以右谏议大夫为河北都转运使。与安抚使郭申锡相视决河，议不协；又与真定吕溱相恶，二人皆得罪，参移使河东，知荆南。

嘉祐七年，召为三司使，参知政事孙抃曰：“参为主计，外台将承风刻剥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群牧使。诏王安石、王陶置局经度国计，参言：“官各有职，臣若不任事，当从废黜。不然，乞罢此局。”从之。

治平初，加集贤院学士、知瀛州，赐黄金百两，帅臣有赐自参始。再迁枢密直学士、知秦州。蕃酋药家族作乱，讨平之，得良田五百顷，以募弓箭手。居镇阅岁，未尝以边事闻。英宗遣使问故，对曰：“将在边，期于无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贻主忧。”以疾解边任，判西京御史台，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书姓名于殿柱。以知永兴军，不行，卒，年七十四。

参无学术，然刚果严深，喜发擿奸伏，不假贷，事至即决，虽簿书纤悉不遗，时称能吏。

郭申锡，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后。第进士，为晋陵尉。民诉弟为人所杀，申锡察其色惧而哭不哀，曰：“吾得贼矣，非汝乎？”执而讯之，果然。久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胁众为乱者，申锡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临事如此，岂易得？”即为御史台推直官。数上疏论事，大臣不便。鞫狱庆州。京东盗执濮州通判井渊，

迁知州事，未阅月，悉擒凶党，斩以徇。

召为侍御史，遂知杂事。张贵妃追册、起园陵，张尧佐为使相，陈执中嬖妾杀婢，余靖引胡恢有丑行，高若讷引范祥启边衅，申锡皆奏劾之，屡诋权幸无所避，帝谓之曰：“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卿勿为也。”

谍称契丹遣泛使，命体量安抚河北，还为盐铁副使。相视决河，坐讼李参失实，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称其欺诬，以儆在位。旋加直史馆、知江宁府，再副盐铁，进天章阁待制、知邓州河中。

种谔取绥州，申锡曰：“边患将自此始。”及谅祚死，请捐前故，听其子袭爵，且言曰：“二虏赖岁币甚厚，渝平岂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将守边，不要功生事，则善矣。”著《边鄙守御策》。以给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进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毁城。朝廷遣中使护筑，绝淮取土，道远，度用兵六十万。求相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载以回舟，省工费殆半。

徙大名府，府守吕夷简委以事。夷简入相，荐其才，擢知宿州，提点江西、益州刑狱，为梓州路转运使。夷獠寇合江，钤辖司会兵掩击，求驰往按所以状，乃县吏冒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即黥吏置岭南，夷人闻之，散去。益州文彦博上其状，进秩，徙陕西。

关中行当十铁钱，盗铸不可计，求请变法。时州县已散二百八十万缗，亟下令更为当三。民出不意，荡产失业，多

自经死，然盗铸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税输边，民力大困，求令输本州，而转钱以供边余，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为户部副使。

陇右蕃酋兰毡献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纳之，请缮城屯兵，又括熟户田，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又移文来索。后帅张昇以祥贪利生事，请弃之。诏求往视，求以为城已讫役，且已得而弃，非所以强国威。乃诏谕羌众，反其田，报夏人以渭非其有，不应索，正其封疆而还，兵遂解。进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

环之定边砦蕃官苏恩，以小过疑惧而遁，将佐议致讨。泾原既出师境上，求谓恩非素携二者，乘以兵，必起边患。但遣裨将从十数卒扣其帐，开以祸福，恩感泣，还砦如初。入判太常寺，权发遣开封府，迁枢密直学士、知定州，复以龙图阁学士权开封。

求本有吏能干局，至是，春秋浸高，且病聩。三司大将钱吉密杀妹，为邻所告，求不能决，反坐告者；又断狱数差失。御史言其不胜任，出知兖州。卒，年七十一。

张景宪，字正国，河南人。以父师德任淮南转运副使。山阳令郑昉赃累巨万，亲戚多要人，景宪首案治，流之岭外，贪吏望风引去。徙京西、东转运使。王逵居郢，专持吏短长，求请贿谢如所欲，景宪上其恶，编置宿州。熙宁初，为户部副使。

韩绛筑抚宁、啰兀两城，帝命景宪往视。始受诏，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后知也。未几，抚宁陷。至延安，又

言：“啰兀邈然孤城，凿井无水，将何以守，臣在道，所见师劳民困之状非一，愿罢徒劳之役，废无用之城，严饬边将为守计。令边郡召生羌，与之金帛、官爵，恐黠羌多诈，缓急或为内应，宜亟止之。”陕西转运司议，欲限半岁令民悉纳钱于官，而易以交子。景宪言：“此法可行于蜀耳，若施之陕西，民将无以为命。”其后卒不行。

加集贤殿修撰，为河东都转运使。议者欲分河东为两路，景宪言：“本道地肥饶相杂，州县贫富亦异，正宜有无相通，分之不便。”议遂寝，改知瀛州，上言：“比岁多不登，民债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并偿，道路流言，其祸乃甚于凶岁。愿以宽假。”帝从之，仍下其事。

元丰初年，知河阳。时方讨西南蛮，景宪入辞，因言：“小丑跳梁，殆边吏扰之耳。且其巢穴险阻，若动兵远征，万一馈饷不继，则我师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

景宪在仁宗朝为部使者，时吏治尚宽，独多举刺；及熙宁以来，吏治峻急，景宪反济以宽。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强御，非公事不及执政之门。自负所守，于人少许可，母卒，一夕须发尽白，世以此称之。

窦卞，字彦法，曹州冤句人，进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葬汝，宗室来汝者众，役兵三千。郡守林潍以汝与其乡近，因使辇薪刍、铁石致其家。众怨愤，谋杀潍，会日暮门闭，不果，遂挟大校叛。卞启关招谕之，曰：“汝曹特醉酒狂呼尔，毋恐。”众少定，乃密推首恶羁之，请于朝，诏潍致仕，

悉配徙乱者。

加集贤校理、知太常院，知绛州，开封府推官。方禁销金为衣，皇城卒捕得之，属卞治，以中禁为言。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今不正以法，无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谓是也。”从其请。

出知深州。熙宁初，河决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来，踵相接，卞发常平粟食之。吏白擅发且获罪，卞曰：“俟请而得报，民死矣。吾宁以一身活数万人。”寻以请，诏许之。外间讹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斩。一日，复报大水且至，吏请闭门，卞不可，既而果妄。时发六州卒筑武强，陈卒惰，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厢兵犯将校，法不至重，然兴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斩之以闻，有诏嘉奖。还为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进天章阁待制，判昭文馆、将作监。

始，卞官汝时，与殿直王永年者相接颇厚，及在京师，永年求监金曜门库，卞为祷提举扬绘，绘荐为之。永年置酒于家，延绘、卞至，出其妻侑饮，且时致薄饷。永年以事系狱死，御史发其私，卞坐夺职，提举灵仙观。卒，年四十五。

张瓌，字唐公，洎之孙也。举进士，以妇父王饮若嫌，召试学士院，赐第，除秘阁校理、同知太常礼院。谥钱惟演曰文墨，其子挝登闻鼓上诉，仁宗使问状，瓌条奏甚切，朝廷不能夺，乃赐谥曰思。温成庙祠享如神御，请杀其礼。

判吏部南曹，为开封府推官、知洪州。营校督役苛急，其

徒三百人将以夜杀之。求不获，持锺噪于门，请易校。瓌召问谕遣，明日，推治黜十人，不为易校。积阙当迁，十年不会课，文彦博为言，特迁之。徙两浙转运使，加直史馆、知颍州、扬州，即拜淮南转运使。

三司下诸道责羨财，淮南独上金九钱，三司使怒，移文谯切，瓌以赋数民贫对。入修起居注、知制诰。草故相刘沆赠官制，颇言其附会取显位。沆子瑾帅子弟妇女衰经诣阙，哭诉瓌挟私怨，且丑诋其人。执政以褒赠乃恩典，瓌不当为贬词，出知黄州，然瑾亦竟不敢请父谥。还判流内铨。英宗时，论第在先朝乞蚤定储副者，进左谏议大夫、翰林侍读学士。刘瑾又讼其判铨日调其子不应法，复出濠州。历应天府、河南、河阳，请为太平州。

瓌平生荐士，后虽不如所举，未尝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阶。当官遇事辄言，触忤势要，至屡黜，终不悔。卒，年七十。

孙瑜，字叔礼，博平人。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贾昌朝荐为崇文检讨、同知礼院、开封府判官。

使契丹，适西讨捷书至，馆伴要入贺，啖以厚饷，瑜辞以奉使有指，不肯贺。加秘阁校理、两浙转运使。入辞，仁宗访其家世，谓曰：“卿孙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辅朕。”因面赐金紫。

先是，郡县仓庾以斗斛大小为奸，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状者，民大喜。有言其变新器非便，下迁知曹州。寻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诚便者，乃还其元资，徙知蔡州，毁吴元济

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缘城隙入，瑜使囊沙数千捍其冲，城得弗坏。更相、兖、潍、单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

始，奭之亡，朝廷录其子孙，时瑜之子为诸孙长，瑜曰：“吾忍因父丧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资整敏，齐家以严称。善与人交，一受知终身不易。所荐士有过，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复挤之。吾不为也。”

论曰：宋至神宗，承平百余年，风行政成，士皆守官称职，虽上之化，亦下之气习使然也。当时仕于朝廷，出守方岳，持节一道，专对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迹且多可纪，自颀至瑜是已。颀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参击贪除害，乃心边事；申锡除凶党，诋权幸；求黥黠吏，禁盗铸；卞以身活人；瑰不贡羨财；景宪因母死而发白；孙瑜不忍以父丧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欤。

许遵，字仲途，泗州人，第进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详断官、知长兴县。水灾，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济，竟以无患。益兴水利，溉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纪之。

为审刑院详议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狱，强敏明恕。及为登州，执政许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会妇人阿云狱起。初，云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遵按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谏于朝。有司当为谋杀已伤，遵驳言：“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审刑、大理当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

为妄，诏以赎论。未几，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义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颢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然。安石既执政，悉罪异己者，遂从遵议。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按问。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右，则按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天下益厌其说。

熙宁间，出知寿州，再判大理寺，请知润州，又请提举崇福宫。寻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卢士宗，字公彦，潍州昌乐人。举《五经》，历审刑院详议、编敕删定官，提点江西刑狱。侍讲杨安国以经术荐之，仁宗御延和殿，诏讲官悉升殿听其讲《易》。明日，复命讲《泰卦》，又召经筵官及仆射贾昌朝听之。授天章阁侍讲，赐三品服，加直龙图阁、天章阁待制、判流内铨。

李参、郭申锡有决河讼，诏士宗劾之。士宗言两人皆为时用，有罪当验问，不宜逮鞠。于是但黜申锡为州。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审刑院、通进银台司。

仁宗神主祔庙，礼院请以太祖、太宗为一世，而增一室以备天子事七世之礼。诏两制与礼官考议，孙抃等欲如之。士宗以为：“在礼，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亲尽即毁，示有终也。自汉以来，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属虽尊于太祖，亲尽则迁。故汉元帝之世，瘞太上庙主于国，魏明帝迁处士主于国

邑，晋武、惠祔庙，迁征西、豫章府君。大抵过六世则迁其主，盖太祖已正东向之位，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高宗祔庙又迁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庙祀八世，于事为不经。今大行祔庙，僖祖亲尽当迁，于典礼为合，不当添展一室。”诏抃等再议，卒从八室之说，议者咎之。

出知青州，入辞，英宗曰：“学士忠纯之操，朕所素知，岂当久处外。”命再对，及见，论知人安民之要，劝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

熙宁初，以礼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长刑名之学，而主于仁恕，故在刑部审刑，前后十数年。

钱象先，字资元，苏州人。进士高第，吕夷简荐为国子监直讲，历权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东转运使，召兼天章阁侍讲。详定一路敕成，当进勋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独赐紫章服。进待制、知审刑院，加龙图阁直学士，出知蔡州。

象先长于经术，侍迓英十余年，有所顾问，必依经以对，反复讽谕，遂及当世之务，帝礼遇甚渥。故事，讲读官分日迭进，象先已得蔡，帝犹谕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讲彻一遍。”于是同列罢进者浹日。徙知河南府、陈州，复兼侍讲、知审刑院。

象先旁通法家说，故屡为刑官，条令多所裁定。尝以为犯敕者重，犯令者轻，请移敕文入令者甚众。又议告捕法，以为罪有可去，有可捕，苟皆许捕，则奸人将倚法以害善良，因

削去许捕百余事。其持心平恕类此。复知许、颍、陈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韩琦，字君玉，卫州汲人。登进士第，知定州安喜县。为政强力，能使吏不贿，守韩琦称其才。为开封司录。嘉祐宽恤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师诸夏本，顾独不蒙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诏司马光、陈洙详定条式，遂革大姓渔并之弊。提点利州路、河北刑狱，以开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问：“南朝不闻打围，何也？”琦曰：“我后仁及昆虫，非时不为耳。”

熙宁初，为梓州路转运使。朝廷命诸道议更役法，琦首建并纲减役之制，纲以数计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计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请裁定诸州衙簿，于是王安石言：“琦所言皆久为公私病，监司背公养誉，莫之或恤，而独能体上意，宜加赏。”乃下褒诏，且赐帛二百。

琦吏事绝人，阅按牍，终身不忘，澶州民怀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为，民必曰：“此已经韩太中矣。”以故辄止。

杜纯，字孝锡，濮州鄆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没官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还。纯白父请往，如期而丧至。

以荫为泉州司法参军。泉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时官于州者私与为市，价十不偿一，惟知州关咏与纯无私买，人亦莫知。后事败，狱治多相牵系，独两人无与。咏犹以不察免，且檄参对。纯愤懣，陈书使者为讼冤，咏得不坐。

熙宁初，以河西令上书言政，王安石异之，引置条例司，

数与论事，荐于朝，充审刑详议官。或议复肉刑，先以刖代死刑之轻者，纯言：“今盗抵死，岁不减五十，以死惧民，民常不畏，而况于刖乎？人知不死，犯者益众，是为名轻而实重也。”事遂寝。

秦帅郭逵与其属王韶成讼，纯受诏推鞠，得韶罪。安石主韶，变其狱，免纯官。韩絳为相，以检详三司会计。安石再来，乃请监池州酒。久之，为大理正。上言：“朝廷非不恶告讐，而有覘事者以撻挾隐微，盖京师聚万姓，易以宿奸，于计当然，非扰人也。比来或徒隶觖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赏，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状，官不识所逮之囚，囚不省见逮之故。若许有司先计其实，而坐为欺者以诬告，当无不竟矣。”

隰州商尹奇贸温泉矾有羨数，云官润之，寺欲械讯河东。纯曰：“奇情止尔，若傅致其罪，恐自是民无复敢货矾，则数百万之储，皆为土石。请姑没其羨而释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车载货入京，征商者以为匿税，寺议黥坦，纯复争之，卿杨汲奏为立异，又废于家。

元祐元年，范纯仁、韩维、王存、孙永交荐之，除河北转运判官。初更役书，司马光称其论议详尽，予之书曰：“足下在彼，朝廷无河北忧。”纯因建言：“河防旧隶转运，今乃领属都水外丞，计其决溢之变，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财之司，则常忧费而缓不急；用财之官，则宁过计而無不及，不如使之归一。”后如其言。

召为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诋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寻知相州，徙徐州，陕西转运使。还，拜

鸿胪、光禄卿，权兵部侍郎，谢病，以集贤院学士提举崇福宫，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纘。

纘字君章，起进士，为永年令。岁荒，民将他往，召谕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无行，若留，能使汝无饥。”皆喜听命。乃官给印券，使称货于大家，约岁丰为督偿，于是咸得食，无徙者。明年稔，偿不愆素。神宗闻其材，用为大理详断官、检详枢密刑房，修《武经要略》。以职事对，帝翌日语宰相，嘉其论奏明白，未果用。

纘每议狱，必传经谊。民间有女幼许嫁，未行而养于婿氏，婿氏杀以诬人，吏当如昏法。纘曰：“礼，妇三月而庙见，未庙见而死，则归葬于家，示未成妇也。律，定昏而夫犯，论同凡人。养妇虽非礼律，然未成妇则一也。”议乃定。又论：“天下囚应死，吏懦不行法，辄以疑谳。夫杀人而以疑谳，是纵民为杀之道也。请治妄谳者。”不从。

擢刑部郎中。元祐初，为夏国母祭奠使。时夏人方修贡，入其国，礼犹倨，迓者至衣毛裘，设下人坐，蒙以黼，且不跪受诏。纘责之曰：“天王吊礼甚厚，今不可以加礼。”夏人畏惧加敬。他日，夏使至，请归复侵疆。纘逆之至馆，使欲入见有所陈，纘止之，答语颇不逊。纘曰：“国主设有请，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语为可否乎？”随语连拄之，乃不敢言。

迁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阁知齐、邓二州，复为大理卿，权刑部侍郎，加集贤殿修撰，为江淮发运使、知郢州。狱系囚三百人，纘至之旬日，处决立尽。又以刑部召，未至，还之郢。

尝有揭帜城隅，著妖言其上，期为变，州民皆震。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请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计正在是，冀因吾胶扰而发，奈何堕其术中？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乃奸民为妖如所揣，遂按诛之。徙知应天府，卒，年六十二。

紘事兄纯礼甚备。在郢州闻讣，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临，死不瞑矣。”适诣阙，迎其柩于都门，哀动行路。悉以奉钱给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孙一人。宦京师时，里人马随调选，病卧逆旅，紘载与归，医视之。随竟死，为治丧第中。或以为嫌，不自恤，其风义盖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卫州人，昭宪皇后族孙也。折节学问，无戚里气习。尝跨驴读书，驴嗜草失道，不之觉，触桑木而堕，额为之伤。中进士第，调河阳司法参军事，富弼礼重之。积迁河东转运判官，提点河北刑狱，历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仆太府卿、户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郢、徐州、成德军。

崇宁中，至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知河阳军。苦旱，及境而雨，大河决，直州西上埽，势危甚。常亲护役，徙处埽上，埽溃水溢，及常坐而止。于是役人尽力，河流遂退，郡赖以安。卒，年七十九。

谢麟，字应之，建州瓯宁人。登第，调会昌令。民被酒夜与仇斗，既归而所亲杀之，因诬仇。麟知死者无子，所亲利其财，一讯得实。再调石首令，县苦江水为患，堤不可御，

麟叠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号“谢公堤”。

通判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荐麟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阁门副使。徭贼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宁。诏使经制宜州獠，降其种落四千八百人，纳思广洞民千四百室，得铠甲二万，褒赐甚渥。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涇、邠二州。

元祐初，复以朝议大夫、直秘阁知潭州，加直龙图阁，历徙江宁、凤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将吏议致讨，麟以计平之。戍兵从北来，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极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赖以全者甚众。卒于官。

王宗望，字礪叟，光州固始人。以荫累擢夔州路转运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赏军，万州弥旬不给。庖卒朱明因众怒，白昼入府宅，伤守臣，左右惊散，他兵籍籍谋兆乱。宗望闻变，自夔疾驱至，先命给赏，然后斩明以徇，且甯视守伤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历仓部郎中、司农少卿、江淮发运使。

楚州沿淮至涟州，风涛险，舟多溺。议者谓开支氏渠引水入运河，岁久不决，宗望始成之，为公私利。代吴安持为都水使者。自大河有东、北流之异，纷争十年，水官无所适从。宗望谓回河有创立金堤七十里，索缗钱百万，诏从之。右正言张商英论其诞谩，而宗望奏已有成绩，遂增秩三等，加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贤殿修撰知郢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导河东流事，以为附会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宪，同州人。举明经，练习法律，试断刑入等，为大理评事，累迁丞、正、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

舒亶以官烛引至第，执政欲坐以自盗。吉甫谓不可，执政怒，移狱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饮食论罪，不以烛也。南郊起幔城，役卒急于毕事，董役者责之曰：“此殆类白露屋耳。”卒诉之。吏当非所宜言论死。吉甫谓非咒诅不应死，遂求对。神宗怒曰：“得非为白露屋事来邪？”吉甫从容敷陈，不少慑，帝为霁怒，其人得释。苏轼南迁，所过，郡守有延馆之者，走马使上闻，诏鞠之。吉甫议当笞，宰相章惇不悦。吉甫曰：“法如是，难以增加成罪。”卒从笞。太仓火，议诛守者十余人，亦争之，皆得不死。其持论宽平，大抵类此。

请知齐州、梓州。梓在东川为壮藩，户口最盛。转运使欲增折配以取羨余。吉甫谓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后，不可复减，吾宁贻使者怒，忍为国敛怨、为民基祸哉。”竟却之。历提点梓州路京畿刑狱、开封少尹、知同、邢、汉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

吉甫老于为吏，廉介不回，但一于用法，士恨其少缘饰云。

论曰：宋取士兼习律令，故儒者以经术润饰吏事，举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缓登州妇狱，君子谓之失刑。士宗、象先皆执经劝讲，其为刑官，论法平恕，宜哉，琇吏事绝人，民怀其德。纯以微官能著清节，紘议狱必傅经谊，风义蔼然。常坐护危埽，麟定徭、獠，宗望弭万州之变，皆靖至难之事于谈笑间。吉甫一于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称云。

卷三百三十一

列传第九十

孙长卿 周沆 李中师 罗拯 马仲甫
王居卿 孙构 张洸 苏棻 马从先
沈邁弟辽 从弟括 李大临 吕夏卿
祖无择 程师孟 张问陈舜俞 乐京 刘蒙附
苗时中 韩贄 楚建中 张颢 卢革子秉

孙长卿，字次公，扬州人。以外祖朱巽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随所取浮图像入见。仁宗方权听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对，欲留侍东宫，辞以母疾。诏迁官知楚州粮料院。郡仓积米五十万，陈腐不可食，主吏皆惧法，毋敢轻去，长卿为酌新旧均渫之，吏罪得免。

通判河南府。秋，大雨，军营坏，或言某众将叛，洛中哗然。长卿驰谕之曰：“天雨败屋庐，未能葺，汝辈岂有欲叛意，得无有乘此动吾军者邪？”推首恶一人诛之，留宿其所，众遂定。诏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群噪府下，长卿矫制使还，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为止。知和州，民诉人杀弟，长卿察所言无理，问其资，曰：“上等也。”“家几人？”曰：“惟此弟尔。”曰：“然则汝杀弟也。”鞠之，服，郡人神明之。

提点益州路刑狱，历开封盐铁判官、江东淮南河北转运使、江浙荆淮发运使。岁漕米至八百万，或疑其多，长卿曰：

“吾非欲事羸，以备饥岁尔。”议者谓楚水多风波，请开盱眙河，自淮趣高邮，长卿言：“地阻山回绕，役大难就。”事下都水。调工数百万，卒以不可成，罢之。时又将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长卿议，长卿曰：“本祖宗榷茶，盖将备二边之余，且不出都内钱，公私以为便。今之所行，不足助边余什一，国用耗矣。”乃条所不便十五事，不从。

改陕西都转运使。逾年，知庆州。州据险高，患无水，盖尝疏引涧谷汲城中，未几复绝。长卿凿百井，皆及泉。泥阳有罗川、马岭，上构危栈，下临不测之渊，过者惴恐。长卿访得唐故道，辟为通涂。加集贤院学士、河东都转运使，拜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

熙宁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仓庾皆隳，长卿尽力缮补。神宗知其能，转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

长卿无文学，而长于政事，为能臣。性洁廉，不以一毫取诸人。定州当得园利八十万，悉归之公。既没，诏中使护其丧归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进士，知渤海县。岁满，县人请留，既报可，而以亲老求监州税。通判凤翔，初置转运判官。沆使江西，求葬亲，改知沂州。历开封府推官。

湖南蛮唐、盘二族寇暴，杀居民，官军数不利，以沆为转运使。沆言：“蛮骤胜方骄，未易斗力，宜须秋冬进兵。且其地险气毒，人骁悍，善用铍盾，北军不能确。请选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习知山川技艺者，径捣其巢，布余兵络山足，出则猎取之。俟其势穷力屈，乃可顺抚。”朝廷用其策，二族

皆降。加直史馆、知潭州。他道兵来戍者，率两期乃代，多死瘴疠，沆清以期为断，戍人便之。

徙河东转运使。民盗铸铁钱，法不能禁，沆高估钱价，铸者以无利，自息。入为度支副使。

侂智高乱定，仁宗命安抚广西，谕之曰：“岭外地恶，非贼所至处，毋庸行。”对曰：“君命，仁也；然远民罹涂炭，当布宣天子德泽。”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弃业，吏用常法，满半岁则听人革佃。沆曰：“是岂与凶年诡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改河北。

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议，以为费省而功倍。诏沆行视，沆言：“近计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万工，用薪刍千六百万；今才用功一万，薪刍三百万。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盖仲昌先为小计，以来兴役尔。况所规新渠，视河广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泛滥，齐、博、滨、棣之民其鱼矣。”既而从初议，河塞复决，如沆言。

又徙河东转运使，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召知通进银台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贺乾元节使至，沆馆客，欲取书枢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贵国有丧，吾使至柳河即反，今听于几筵达命。恩礼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书。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间杂他语以问，得其实，使者悔之曰：“今复应兄事南朝矣。”

进枢密直学士、知成德军。俗方弃亲事佛。沆阅按，斥数千人还其家。以户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师，字君锡，开封人。举进士，陈执中荐为集贤校

理、提点开封府界。境多盗，中师立赏格，督吏分捕，尽得之。进秩，辞不受，乃擢度支判官，为淮南转运使。两浙饥，移淮粟振赡，僚属议勿与，中师曰：“朝廷视民，淮、浙等尔。”卒与之。徙河东，入为度支副使，拜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权三司使、龙图阁直学士，复为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习弛缓，中师一以严整齐之。号为治办。然用法刻深，烦碎无大体，唯厚结中人。

初，神宗尝对宰相称其治状，富弼曰：“陛下何从知之？”帝默然。中师衔弼沮己，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钱与富民等。又希司农指，多取余，视他处为重，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师率先推行，召为群牧使。乞废河南、北监牧，省国费，而养马于民，不报。后竟行其说，民不堪命。权发遣开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陈执中子世儒，坐夫事诛死。

罗拯，字道济，祥符人。第进士，历官知荣州。州介两江间，每江涨，辄犯城郭，拯作东西二堤除其患。选知秀州，为江西转运判官、提点福建刑狱。泉州兴化军水坏庐舍，拯请勿征海运竹木，经一年，民居皆复其旧。

迁转运使。邵武之光泽不榷酒，以课赋民，号“黄麴钱”，拯均之他三邑，人以为便。改江、淮发运副使。江、淮故无积仓，漕船系岸下，俟余入乃得行，盖官吏以淮南不受陈粟为逃谴计。拯始请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军；又贮浙西米于润仓以时运，自是漕增而费省。转为使。

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自天

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俱来。至是，拯以闻，神宗许之，遂遣金梯入贡。高丽复通中国自兹始。加天章阁待制。居职七年，徙知永兴军、青、颍、秦三州，卒，年六十五。

拯性和柔，不与人校曲直。为发运使时，与副皮公弼不协。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贷官钱，拯力为辨理。钱公辅为谏官，尝论拯短，而公辅姻党多在拯部内，往往荐进之。或讥以德报怨，拯曰：“同僚不协，所见异也；谏官所言，职也。又何怨乎？”时论服其长者。

马仲甫，字子山，庐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举进士，知登封县。轘辕道险厄，遂佣民凿平为坦涂，人便其行，为刻石颂美。通判赵州，知台州，为度支判官。

内侍杨永德言漕舟淮、汴间，惟水递铺为便。诏仲甫偕往订可否，还言其害十余条，议遂格。出为夔路转运使。岁饥，盗粟者当论死，仲甫请罪减一等，诏须奏裁。复言：“饥羸拘囚，比得报，死矣，请决而后奏。”

徙使淮南。真、扬诸州地狭，出米少，官余之多，价常踊登，滨江米狼戾，而农无所售。仲甫请移余以纾其患，两益于民，从之。遂繇户部判官为发运使。自淮阴径泗上，浮长淮，风波覆舟，岁罹其患。仲甫建议凿洪泽渠六十里，漕者便之。

拜天章阁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径，小警则路绝。仲甫得竿栗城故址，自鸡川砦筑堡，北抵南谷，环数百里为内地，诏赐名甘谷堡。故时羌人入城贸易，皆僦邸，仲甫设馆处之，阳示礼厚，实闲之

也。

熙宁初，守亳、许、扬三州，纠察在京刑狱，知通进、银台司，复为扬州，提举崇禧观，卒。

王居卿，字寿明，登州蓬莱人，以进士至知齐州，提举夔路京东刑狱、盐铁判官。建言商贾转百货币塞上者，听以家货抵于官，为给长券，至卖所，并输征税直，公私便之。

出知扬州，改京东转运使。青州河贯城中，苦泛滥为病，居卿即城立飞梁，上设楼橹，下建门，以时闭启，人诵其智。徙河北路。河决曹村，居卿立软横二埽以遏怒流，而不与水争。朝廷赏其功，建以为都水法。召拜户部副使、提举市易，擢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从官。

孙构字绍先，博平人。中进士第，为广济军判官，岁入圭田粟六百石，构止受百石，余以畀学官。久之，知黎州，夷年墨数扰边，用间杀之。蜀帅吕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凶岁得盗，令名指党伍，悉置诸法，境内为清。

迁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充导生獠入寇，转运判官张洄请诛之。选构为使，倍道之官，至则遣渝州豪杜安行募千人往袭，自督官军及黔中兵击其后，斩承秀，入讨二族，火其居。余众保黑崖岭，黔兵从间道夜噪而进，光吉坠崖死，充自缚降。以其地建南平军。录功加直昭文馆。

徙湖北转运使。章惇兴南、北江蛮事，构谕降懿、洽二州，纳归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毁而溺，得援者仅免，神

宗悯之。赐帛三百。北江酋彭师晏常持向背，构知向水酋彭儒武与有隙，檄使攻之。师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进集贤殿修撰，赐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谏议大夫、知桂州，声言将犄角捣其巢穴，寇闻引去。以疾提举崇福宫，换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

构喜功名，勇于建立，西南边事自此始云。

张洸，字枢言，建州浦城人。第进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洸科别人户，籍其当役者，以差人钱为雇人充，皆以为便。知襄邑县，擢夔路转运判官。录辟土之功，加直集贤院，改陕西转运副使。召对，帝曰：“朕未识卿，每阅章奏，独卿与蔡挺有所论请，使人了然。寻当以帅事相属。”及入辞，赐服金紫。

明年，直龙图阁、知秦州。前此将吏贪功，多从羌地猎射，因起边患。洸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斩诸境上，群羌感悦，迁天章阁待制、知熙州。董毡遣鬼章逼岷州，洸往讨，董毡迎战，破之于错凿城，斩首万级。

元丰初，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将行，复命权经略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时仓卒治戎，有司计产调夫，户至累首，民多流亡。洸中涂诉其状，乞敕剑外招携之，不报。会灵武师罢，乃赴杭，道过京师，帝访以西事，对曰：“彼势虽弱，而我师未锐，边备未饬，愿以岁月图功。”累官正议大夫，卒，年七十二。

洸性孝友，廉于财，平生不殖田业。既建拓泸夷地被进用后，虽有善言可纪，终不遑清议云。

苏案字公佐，磁州滏阳人。擢第，调兖州观察推官，受知于守杜衍。为大理详断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辄盗其柩归柩，法当死。案曰：“子取母柩父，岂与发冢取财等？”请而生之。

迁审刑院详议、御史台推真官，知单州，提点梓州益州路刑狱、利路转运使。文州岁市羌马，羌转买蜀货，猾狙上下物价，肆为奸渔。案议置折博务，平货直以易马，宿弊顿绝。

入判大理寺，为湖北、淮南、成都路转运使，擢侍御史知杂事，判刑部。使契丹，还及半道，闻英宗晏驾，契丹置宴仍用乐，案谓送者曰：“两朝兄弟国家，君臣之义，吾与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为之彻乐。

进度支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知凤翔。还，纠察在京刑狱，又出知潭州、广州，累转给事中，知河南府，无留讼。入知审刑院，卒。案长于刑名，故屡为法官，数以谏议受诏奖焉。

马从先，字子野，祥符人。少尽力于学。父当任子，推以与其弟。由进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间，素难治，从先以囊博者、重坐者厚赏以求盗。禁屠牛、铸钱，严甚。大水，发廩振流亡，全活数十万。代还，知寿州，以老辞，英宗谕遣之曰：“闻卿治行籍甚，寿尤重于宿，姑为朕往。”既至，治如曩时。由太子宾客转工部侍郎致仕。从先性整严，虽盛夏不袒跣。晚学佛，预言其终时，年七十六而卒。

论曰：长卿性务廉洁，以能臣称，中师用法刻深，以治辨称，虽均为材吏，而优劣自见。拯及仲甫俱能为国兴利除

害。构始开西南边，诿遂拓泸夷被进用，虽有他善。而不能逭清议。至于沆决河议，绥远民，折邻使，历有可称述者，其最优欵。

沈邁，字文通，钱塘人，以荫为郊社斋郎。举进士，廷唱第一，大臣谓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邁为第二。通判江宁府，归，奏《本治论》。仁宗曰：“近献文者率以诗赋，岂若此十篇之书为可用也。”除集贤校理。顷之，修起居注，遂知制诰。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

为人疏隽博达，明于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贫不能葬，给以公钱，嫁孤女数百人，倡优养良家子者，夺归其父母。善遇僚案，皆甘乐倾尽为之耳目，刺闾巷长短，纤悉必知，事来立断。禁捕西湖鱼蟹，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篱间，适有客会宿，相与食之，旦诣府，邁迎语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谢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问法轻重，辄刺为兵，奸猾屏息。提点刑狱鞠真卿将按其状，邁为稍弛，而刺者复为民。

嘉祐遗诏至，为次于外，不饮酒食肉者二十七日。召知开封府，迁龙图阁直学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视事，逮午而毕，出与亲旧还往，从容燕笑，沛然有余暇，士大夫交称其能。拜翰林学士、判流内铨。丁母忧，英宗闵其去，赉黄金百两，仍命扶丧归苏州。既葬，庐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辽，从弟括。

辽字睿达，幼挺拔不群，长而好学尚友，傲睨一世。读左氏、班固书，小摹仿之。辄近似，乃锄植纵舍，自成一家。

趣操高爽，飘飘然有物外意，绝不喜进取。用兄任监寿州酒税。吴充使三司，荐监内藏库。熙宁初，分审官建西院，以为主簿，时方重此官，出则奉使持节。辽故受知于王安石，安石尝与诗，有“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之称。至是当国，更张法令，辽与之议论，寢拂意，日益见疏，于是坐与其长不相能，罢去。

久之，以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转运使使摄华亭县。他使者适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县民忿争相牵告，辞语连及，遂文致其罪。下狱引服，夺官流永州，遭父忧不得释。更赦，始徙池州。留连江湖间累年，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华、秋浦间，玩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择，不过尔耳。”既筑室于齐山之上，名曰云巢，好事者多往游。

辽追悔平生不自贵重，悉谢弃少习，杜门隐几，虽笔砚亦埃尘竟日。间作为文章，雄奇峭丽，尤长于歌诗，曾巩、苏轼、黄庭坚皆与唱酬相往来，然竟不复起，元丰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为沭阳主簿。县依沭水，乃职方氏所书“浸曰沂、沭”者，故迹漫为污泽，括新其二坊，疏水为百渠九堰，以播节原委，得上田七千顷。

擢进士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故事，三岁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

万计，神宗称善。

迁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日官皆市井庸贩，法象图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浑仪、景表、五壶浮漏，招卫朴造新历，募天下上太史占书，杂用士人，分方技科为五，后皆施用。加史馆检讨。

淮南饥，遣括察访，发常平钱粟，疏沟渎，治废田，以救水患。迁集贤校理，察访两浙农田水利，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时大籍民车，人未谕县官意，相挺为忧；又市易司患蜀盐之不禁，欲尽实私井而犂解池盐给之。言者论二事如织，皆不省，括侍帝侧，帝顾曰：“卿知籍车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对曰：“敢问欲何用？”帝曰：“北边以马取胜，非车不足以当之。”括曰：“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輜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帝喜曰：“人言无至此者，朕当思之。”遂问蜀盐事，对曰：“一切实私井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诚善。然患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绝也，势须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偿费。”帝颔之。明日，二事俱寝。擢知制诰，兼通进、银台司，自中允至是才三月。

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先是，银冶，转运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宝则国贫，其势必然；人众则囊橐奸伪何以检颐？朝廷岁遗契丹银数千万，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银城县、银坊城皆没于彼，使其知凿山之利，则中国之币益轻，何赖岁饷，邻衅将自兹始矣。”

时赋近畿户出马备边，民以为病，括言：“北地多马而人

习骑战，犹中国之工强弩也。今舍我之长技，强所不能，何以取胜。”又边人习兵，唯以挽强定最，而未必能贯革，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诏皆可之。

辽萧禧来理河东黄嵬地，留馆不肯辞，曰：“必得请而后反。”帝遣括往聘。括诣枢密院阅故牒，得顷岁所议疆地书，指古长城为境，今所争盖三十里远，表论之。帝以休日开天章阁召对，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命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赐括白金千两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杨益戒来就议，括得地讼之籍数十，预使吏士诵之，益戒有所问，则顾吏举以答。他日复问，亦如之。益戒无以应，谩曰：“数里之地不忍，而轻绝好乎？”括曰：“师直为壮，曲为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契丹知不可夺，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括乃还，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抄》上之。拜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尝白事丞相府，吴充问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诋訾者今未衰也，是果于民何如？”括曰：“以为不便者，特士大夫与邑居之人习于复除者尔，无足恤也。独微户本无力役，而亦使出钱，则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无所预，则善矣。”充然其说，表行之。

蔡确论括首鼠乖刺，阴害司农法，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明年，复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镇，悉以别赐钱为酒，命廛市良家子驰射角胜，有轶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劳之，边人欢激，执弓傅矢，唯恐不得进。越岁，得彻札超乘者千余，皆补中军义从，威声雄他

府。以副总管种谔西讨援银、宥功，加龙图阁学士。朝廷出宿卫之师来戍，赏赉至再而不及镇兵。括以为卫兵虽重，而无岁不战者，镇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乱。乃藏敕书，而矫制赐缗钱数万，以驿闻。诏报之曰：“此右府颁行之失，非卿察事机，必扰军政。”自是，事不暇请者，皆得专之。蕃汉将士自皇城使以降，许承制补授。

谔师次五原，值大雪，粮饷不继，殿直刘归仁率众南奔，士卒二万人皆溃入塞，居民怖骇。括出东郊饯河东归师，得奔者数千，问曰：“副都总管遣汝归取粮，主者为何人？”曰：“在后。”即谕令各归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溃卒尽还。括出按兵，归仁至，括曰：“汝归取粮，何以不持军符？”归仁不能对，斩以徇。经数日，帝使内侍刘惟简来诘叛者，具以对。

大将景思谊、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芦浮图城，括议筑石堡以临西夏，而给事中徐禧来，禧欲先城永乐。诏禧护诸将往筑，令括移府并塞，以济军用。已而禧败没，括以夏人袭绥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坐谪均州团练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继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润八年卒，年六十五。

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又纪平日与宾客言者为《笔谈》，多载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传于世。

李大临，字才元，成都华阳人。登进士第，为绛州推官。杜衍安抚河东，荐为国子监直讲、睦亲宅讲书。文彦博荐为秘阁校理。考试举人，误收失声韵者，责监滁州税。未几，还

故职。

仁宗尝遣使赐馆阁官御书，至大临家，大临贫无皂隶，方自秣马，使者还奏，帝曰：“真廉士也。”以亲老，请知广安军，徙邛州。还，为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

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言青苗法有害无益，王安石怒。会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苏颂相继封还词命，次至大临，大临亦还之。帝批：“去岁诏书，台官不拘官职奏举，后未审更制也。”颂、大临合言：“故事，台官必以员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谓选人亦许之也。定以初等职官超朝籍，躐宪台，国朝未有。幸门一开，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满其意哉。”复诏谕数四，颂、大临故争不已，乃以累格诏命，皆归班，大临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

辰溪贡丹砂，道叶县，其二篋化为双雉，斗山谷间。耕者获之，人疑为盗，械送于府。大临识其异，讯得实，释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贤殿修撰，复天章阁待制。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

大临清整有守，论议识大体，因争李定后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苏颂称为“熙宁三舍人”云。

吕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举进士，为江宁尉。编修《唐书》成，直秘阁、同知礼院。仁宗选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陈时务五事，且言：“天下之势，不能常安，当于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图之，恐无及已。”朝廷颇采其策。

英宗世，历史馆检讨、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帝尝访以政，对曰：“两朝不惜金帛以和二边，脱民锋镝之祸，古未有

也。愿勿失前好。”出知颍州，得奇疾，身体日缩，卒时才如小儿，年五十三。

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

祖无择，字择之，上蔡人。进士高第。历知南康军、海州，提点淮南广东刑狱、广南转运使，入直集贤院。时封孔子后为文宣公，无择言：“前代所封曰宗圣，曰奉圣，曰崇圣，曰恭圣，曰褒圣；唐开元中，尊孔子为文宣王，遂以祖谥而加后嗣，非礼也。”于是下近臣议，改为衍圣公。

出知袁州。自庆历诏天下立学，十年间其敝徒文具，天命教之实。无择首建学官，置生徒，郡国弦诵之风，由此始盛。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加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进学士，知郑、杭二州。

神宗立，知通进、银台司。初，词臣作诰命，许受润笔物。王安石与无择同知制诰，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义不欲取，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而恶之。熙宁初，安石得政，乃讽监司求无择罪。知明州苗振以贪闻，御史王子韶使两浙，廉其状，事连无择。子韶，小人也，请遣内侍自京师逮赴秀州狱。苏颂言无择列侍从，不当与故吏对曲直，御史张戡亦救之，皆不听。及狱成，无贪状，但得其贷官钱、接部民坐及乘船过制而已。遂谪忠正军节度副使。安石犹为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无择罪，及知朝廷于事但不为，未有为之而无效者。”寻复光禄卿、秘书监、集贤院学士，主管西京御史台，移知信阳军，卒。

无择为人好义，笃于师友，少从孙明复学经术，又从穆修为文章。两人死，力求其遗文汇次之，传于世。以言语政事为时名卿，用小累锻炼放弃，讫不复振，士论惜之。

论曰：沈遘以文学致身，而长于治才。沈括博物洽闻，贯乎幽深，措诸政事，又极开敏。吕夏卿号称史才，尤精谱谍之学。宋之缙绅，士各精其能，学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临官居缴驳，克举其职；祖无择治郡所至，能修校官，是皆班班可纪者。然大临以论李定绌，无择以忤安石废弃终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贤矣。

程师孟，字公辟，吴人。进士甲科。累知南康军、楚州，提点夔路刑狱。泸戎数犯渝州，边使者治所在万州，相去远，有警率浹日乃至，师孟奏徙于渝。夔部无常平粟，建请置仓，适凶岁，振民不足，即矫发他储，不俟报。吏惧，白不可。师孟曰：“必俟报，饿者尽死矣。”竟发之。

徙河东路。晋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浊如黄河，俗谓之“天河”，可溉灌。师孟出钱开渠筑堰，淤良田万八千顷，裒其事为《水利图经》，颁之州县。为度支判官，知洪州，积石为江堤，浚章沟，揭北闸以节水升降，后无水患。

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萧惟辅曰：“白沟之地当两属，今南朝植柳数里，而以北人渔界河为罪，岂理也哉？”师孟曰：“两朝当守誓约，涿郡有案牒可覆视，君舍文书，滕口说，遽欲生事耶？”惟辅愧谢。

出为江西转运使。盗发袁州，州吏为耳目，久不获。师孟械吏数辈送狱，盗即成擒。加直昭文馆、知福州。筑子城，建学舍，治行最东南。徙广州，州城为侂寇所毁，他日有警，民骇窜，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恶不可筑。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闻广守备固，不敢东。时师孟已召还，朝廷念前功，以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

贺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争至暮，从者失色，师孟辞气益厉，叱俟者易之，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明日，涿人饯于郊，疾驰过不顾；涿人移雄州，以为言，坐罢归班。复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

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罪非死者不以属吏。发隐擿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至剿绝乃已，所部肃然。洪、福、广、越为生立祠。

张问，字昌言，襄阳人也。进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岁久冒入于民，有司按旧籍括之，地数易主，券不明，吏苟趣办，持诏书夺人田，至毁室庐、发丘墓。问至，则曰：“是岂朝廷意耶？”其上以闻。仁宗谕大臣曰：“吏用心悉如问，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罢之。

擢提点河北刑狱。大河决，议筑小吴，问言：“曹村、小吴南北相直，而曹村当水冲，赖小吴堤薄，水溢北出，故南堤无患。若筑小吴，则左强而右伤，南岸且决，水并京畿为害，独可于孙、陈两埭间起堤以备之耳。”诏付水官议，久不

决，小吴卒溃。

徙江东、淮南转运使，加直集贤院、户部判官，复为河北转运使。所部地震，河再决，议者欲调京东民三十万，自澶筑堤抵乾宁。问言：“堤未能为益，灾伤之余，力役劳民，非计也。”神宗从之。问十年不奏考课，诏特迁其官，入为度支副使，拜集贤殿修撰、河东转运使。坐误军须，贬知光化军，未几，复使河北。诸葛公权之乱，郡县株蔓，连逮至数百千人，问上疏申理，止诛首恶。

熙宁末，知沧州。自新法行，问独不阿时好。岁饥，为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为幸，语切直惊人。元丰定官制，王安礼荐问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异论，不用。历知河阳、潞州。元祐初，为秘书监、给事中，累官正议大夫，卒，年七十五。

问处己廉洁、尝仕鄜延幕府，与种世衡善，父丧，世衡遗汝州田十顷，辞弗受。使归，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纳田，芜秽者三十年。后汝守请以给学，朝廷命反诸种氏。

熙宁时，有陈舜俞、乐京、刘蒙，亦以役法废黜。

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博学强记。举进士，又举制科第一。熙宁三年，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诏俟代还试馆职。舜俞辞曰：“爵禄名器，砥砺多士，宜示以至神，乌可要期如付剂契？”缴中书帖上之。

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倍，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藁、粳

锄、釜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民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卖田宅、质妻孥。有识耆老，戒其乡党子弟，未尝不以赏贷为苦。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旧法，异矣。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并，然使十户为甲，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俵，则乏绝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终行，愈为兼并地尔。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计口受饷，但权谷价贵贱之柄，使积贮者不得深藏以邀利尔。今散为青苗，唯恐不尽，万一饥馑荐至，必有乘时贵粟者，未知将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钱取息，富室藏镪，坐待邻里逋欠之时，田宅妻孥随欲而得，是岂不为兼并利哉。虽分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不过展转计息，以给为纳，使吾民终身以及世世，每岁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徧海内，非王道之举也。”奏上，责监南康军盐酒税，五年而卒。

舜俞始尝弃官归，居秀之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已而复出，遂贬死。苏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辅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复，士大夫识与不识，皆深悲之”云。

京，荆南人。为布衣时，乡里称其行义，事母至孝。妻张氏家绝，挟女弟自随，京未尝见其面。妻死，京寝食于外，为嫁之。嘉祐初，诏访遗逸，以荐闻，得校书郎，为湖阳、赤水二县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为请。知长葛县。助役法行，京曰：“提举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条析，又不报，且

不肯治县事，自列丐去。提举官劾之，诏夺著作佐郎。经十年，乃复官，监黄州酒税，以承议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阙，不至，终于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耻为词赋，不肯举进士；习茂才异等，又不欲自售。都转运使刘庠举遗逸，召试第一，知湖阳县。常平使者召会诸县令议免役法，蒙为不便，不肯与议，退而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教授，养亲讲学，从游甚众。元丰二年，卒，才年四十。门人朋友谏其行，号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赐其家帛五十匹。

苗时中，字子居，其先自壶关徙宿州。以荫主宁陵簿。邑有古河久堙，请开导以溉田，为利甚博，人谓之苗公河。

调潞州司法参军。郡守欲入一囚于死，执不可。守怒，责甚峻，时中曰：“宁归田里，法不可夺。”守悟而听之。熙宁中，以司农丞使梓州路，密荐能吏十人，后皆进用，人卒莫之知。

交人犯边，擢广西转运副使。师讨交人罪，次富良江，欠不进。时中曰：“师无进讨意，贼必从间道来，乘我不备，冀万一之胜，势穷然后降耳。”密备之，既而果从上流来，战败，始纳款。

徙梓州转运副使。韩存宝讨蛮乞弟，逗遛不行。时中曰：“师老矣，将士暴露，非计之善者。”存宝不听，卒坐诛。林广代存宝。乞弟既降，复逸去，将士相视失色。及暮，刁斗不鸣，时中问广，广曰：“既失贼，故纵兵追之，不暇恤尔。”时中曰：“天子以十万众相付，岂以一死为勇耶。今入异境，

变且不测。”广悟，亟止追者，整军以进。会得诏班师，军行，时中以粮道远，创为攒运法，食以不乏。迁两阶，为发运副使、河东转运使，加直龙图阁、知桂州，进宝文阁待制，至户部侍郎，卒。

韩贄，字献臣，齐州长山人。登进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累，黜监江州税。道除知睦州，复为侍御史。荆湖灾，出持节安抚。湘中自马氏擅国，计丁输米，身死产竭不得免，贄奏除之。改知谏院，进天章阁待制。宰相梁适以私容奸，狄青起卒伍、位枢密，内侍王守忠迁官不次，皆举劾无所讳。

出知沧、瀛二州，迁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河决商胡而北，议者欲复之。役将兴，贄言：“北流既安定，骤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开魏金堤使分注故道，支为两河，或可纾水患。”诏遣使相视，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几月而毕。入判都水监，权开封府，政简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费省而不扰，神宗称之。还知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

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约，推所得禄赐买田贍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阳人。第进士，知荣河县。民苦盐税不平，建中约田多寡以为轻重。主管鄜延经略机宜文字。夏人来正土疆，往莅其事。众暴至，两骑傅矢引满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惮死。”骑即去，众服其量。元昊归款，

建中白府请筑安定、黑水八堡以控东道，夏人果来，闻有备，不敢入。累迁提点京东刑狱、盐铁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调度，省数十万计。历夔路、淮南、京西转运使，进度支副使。

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尝为边臣所荐，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沧州。久之，为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知庆州、江宁、成德军，以正议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彦博荐为户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张颢，字仲举，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进士，调江陵推官。岁旱饥，朝廷遣使安抚，颢条献十事，活数万人。知益阳县，县接梅山溪峒，多蛮獠出没，颢按禁地约束，召徭人耕垦，上其事，不报。累迁开封府判官、提点江西刑狱、广东转运使。

熙宁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与杨光僭为敌。颢居忧于鼎，移书朝贵，言南江杀戮过甚，无事者十八九，浮尸蔽江，民不食鱼者数月。惇疾其说，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颢昔令益阳，首建梅山之议，今日成功，权舆于颢。”诏赐绢三百匹。寻擢江、淮制置发运副使，改知荆南，复徙广西转运使。时建广源为顺州，将城之，颢谓无益，朝廷从其议。坐捽骂参军沈竦罢归。

未几，以直集贤院知齐、沧二州，进直龙图阁、知桂州。入觐，帝首言：“卿乡者论顺州不可守，信然。”时有献言者谓：“海南黎人陈被盖五洞酋领，异时盛强，且为中国患。今请出兵自效，宜有以抚纳之。”命颢处其事。颢使一介往呼之。出，补以牙校，喜而去。诏问何赏之薄，对曰：“荒徼蛮蜒无

他凯，得是足矣。”寻罢兵，海外讫无事。

久之，转运使马默劾其经理宜州蛮事失宜，罢职知均州。哲宗立，还故职，知凤翔、广州，召为户部侍郎。

颉所历以严致理，而深文狡狴。右司谏苏辙论其九罪，执政以颉虽无德而才可用，不报。逾年，以宝文阁待制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徙知瀛州。湖北溪徭畔，朝廷托颉素望，复徙知荆南，至都门，暴卒。

卢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举童子，知杭州马亮见所为诗，嗟异之。秋，贡士，密戒主司勿遗革。革闻，语人曰：“以私得荐，吾耻之。”去弗就。后二年，遂首选；至登第，年才十六。

庆历中，知龚州。蛮入寇，桂管骚动，革经画军须，先事而集。移书安抚使杜杞，请治诸郡城，及易长吏之不才者。又言：“岭外小郡，合四五不当中州一大县，无城池甲兵之备，将为贼困，宜度远近并省之。”后侂智高来，九郡相继不守，皆如革虑。

知婺、泉二州，提点广东刑狱、福建湖南转运使。复请外，神宗谓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与嘉郡。”遂为宣州。以光禄卿致仕。用子秉恩转通议大夫，退居于吴十五年。秉为发运使，得请岁一归觐。后帅渭，乞解官终养。帝数赐诏慰勉，时以为荣。卒，年八十二。

秉字仲甫，未冠，有隽誉。尝谒蒋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适，恨林木未就尔。”秉曰：“亭沼如爵位，时来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节也。”堂赏味其

言，曰：“吾子必为佳器。”

中进士甲科，调吉州推官、青州掌书记、知开封府仓曹参军，浮湛州县二十年，人无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间诗，识其静退，方置条例司，预选中。奉使淮、浙治盐法，与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钱业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还奏，遂为定制。

检正吏房公事，提点两浙、淮东刑狱，颍提举盐事，持法苛严，追胥连保，罪及妻孥，一岁中犯者以千万数。进制置发运副使。东南饥，诏损上供米价以余。秉言：“价虽贱，贫者终艰得钱，请但偿余本，而以其余振贍。”是岁上计，神宗问曰：“闻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诸？”对曰：“有之，民饥甚，殍死相枕籍。”帝恻然曰：“前此独赵抃为朕言之耳。”先是，发运使多献余羨以希恩宠，秉言：“职在董督六路财赋，以时上之，安得羨。今称羨者，率正数也。请自是罢献，独以七十万缗偿三司逋。”

加集贤殿修撰、知谓州。五路大出西讨，唯泾原有功，进宝文阁待制。夏境葫芦川距塞二百里，恃险远不设备，秉遣将姚麟、彭孙袭击之。俘斩万计。迁龙图阁直学士。夏酋仁多嵬丁举国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两将驻静边砦，指夏人来路曰：“吾迟明坐待捷报矣。”及明果至，见宋师，惊曰：“天降也。”纵击之，皆奔溃。或言嵬丁已死，有识其衣服者，诸将请以闻。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实，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诏褒赐服马、金币，且使上所获器甲。

秉守边久，表父革年老，乞归。移知湖州，行三驿，复

诏还渭，慰藉优渥。革闻，亦以义止其议。已而革疾亟。乃得归。元祐中，知荆南。刘安世论其行盐法虐民，降待制、提举洞霄宫，卒。

论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满朝耆寿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谊，尽力争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数年之后，宪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间守远郡，尚能恳恳为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区区一县令，力抗部使者，视弃其官如弊屣，类非畏威怀禄者能之。师孟活饥羸，兴水利，撙奸诛恶，所历可称；逮使契丹，正坐席礼，毅然不少屈。时中止林广纵兵追蛮，深达兵家之变。贇居谏省，举劾无所避，允有直臣之风。建中雅量却敌，辞严气正，尤为奇伟。颉虽有才，而深文狡狴，岂其天性然。革始终廉退，秉不免于阿徇时好，行盐法以虐民，父子之相远哉。

卷三百三十二

列传第九十一

滕元发 李师中 陆诜子师闵
赵昞 孙路 游师雄 穆衍

滕元发，初名甫，字元发。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而字达道，东阳人。将生之夕，母梦虎行月中，堕其室。性豪隽慷慨，不拘小节。九岁能赋诗，范仲淹见而奇之。举进士，

廷试第三，用声韵不中程，罢，再举，复第三。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孙沔守杭，见而异之，曰：“奇才也，后当为贤将。”授以治剧守边之略。

召试，为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盐铁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书其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即位，召问治乱之道，对曰：“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曰：“君子无党，辟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神宗以为名言，太息久之。进知制诰、知谏院。御史中丞王陶论宰相不押班为跋扈，神宗以问元发，元发曰：“宰相固有罪，然以为跋扈，则臣以为欺天陷人矣。”

拜御史中丞。种谔擅筑绥州，且与薛向发诸路兵，环、庆、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诱杀将官杨定。元发上疏极言谅祚已纳款，不当失信，边隙一开，兵连民疲，必为内忧。又中书、枢密制边事多不合，中书赏战功而枢密降约束，枢密诘修堡而中书降褒诏。元发言：“战守，大事也，而异同如是，愿敕二府必同而后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谏官谓不可。神宗曰：“鼓院传达而已，何与于事。”元发曰：“人有诉宰相，使其子达之，可乎？”神宗悟，为罢之。

京师郡国地震，元发上疏指陈致灾之由，大臣不悦，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馆伴契丹使杨兴公，开怀与之语，兴公感动，将去，泣之而别。河北地大震，命元发为安抚使。时城舍多圯，吏民惧压，皆幄寝茆舍，元发独处屋下，曰：“屋摧民死，吾当以身同之。”瘞死

食饥，除田租，修堤障，察贪残，督盗贼，北道遂安。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民王颖有金为邻妇所隐，阅数尹不获直。颖愤而致伛，扶杖诉于庭。元发一问得实，反其金，颖投杖仰谢，失伛所在。

夏国主秉常被篡，元发言：“继迁死时，李氏几不立矣。当时大臣不能分建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为患。今秉常失位，诸将争权，天以此遗陛下，若再失此时，悔将无及。请择立一贤将，假以重权，使经营分裂之，可不劳而定，百年之计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元发在神宗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鬲。神宗知其诚荅，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皆问之。元发随事解答，不少嫌隐。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汹汹，恐元发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郢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为郡，乃亲见之。”岁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三年以来所行有不便者，悉罢之，则民心悦而天意解矣。”皆不听。

历青州、应天府、齐、邓二州。会妇党李逢为逆，或因以挤之，黜为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岁，犹以前过贬居筠州。或以为复有后命，元发谈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忧哉。”遂上章自讼，有曰：“乐羊无功，谤书满筐；即墨何罪，毁言日闻。”神宗览之惻然，即以为湖州。

哲宗登位，徙苏、扬二州，除龙图阁直学士，复知郢州。学生食不给，民有争公田二十年不决者，元发曰：“学无食而以良田饱顽民乎？”乃请以为学田，遂绝其讼。时淮南、京东

饥，元发虑流民且至，将蒸为疠疫。先度城外废营地，召谕富室，使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井灶器用皆具。民至如归，所全活五万。徙真定，又徙太原。

元发治边凜然，威行西北，号称名帅。河东十二将，其八以备西边，分半番休。元发至之八月，边遽来告，请八将皆防秋。元发曰：“夏若并兵犯我，虽八将不敌；若其不来，四将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将惧，扣阁争之。元发指其颈曰：“吾已舍此矣，头可斩，兵不可出。”是岁，塞上无风尘警，诏以四砦赐夏人，葭芦在河东，元发请先画境而后弃，且曰：“取城易，弃城难。”命部将訾虎领兵护边，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绥德城为说，画境出二十里外。元发曰：“是一举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争之。

以老力求淮南，乃为龙图阁学士，复知扬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章敏。

李师中，字诚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时政。父纬为泾原都监，夏人十余万犯镇戎，纬帅兵出战，而帅司所遣别将郭志高逗遛不进，诸将以众寡不敌，不敢复出，纬坐责降。师中诣宰相辩父无罪，时吕夷简为相，诘问不屈，夷简怒，以为非布衣所宜言。对曰：“师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

举进士，鄜延庞籍辟知洛川县。民有罪，妨其农时者必遣归，令农隙自诣吏。令当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谕之。租税皆先期而集。民负官茶直十万缗，追系甚众，师中为脱桎梏，语之曰：“公钱无不偿之理，宽与汝期，可乎？”皆感泣。

听命。乃令乡置一匱，籍其名，许日输所负，一钱以上辄投之。书簿而去。比终岁，逋者尽足。官移诸郡粟于边，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劳且费，至贱售予兼并家。师中令过县愿输者听，躬坐庾门，执契以须，数日，得万斛。使下其法于他县。尝出乡亭，见戎人杂耕，皆兵兴时入中国，人藉其力，往往结为婚姻，久而不归。师中言若辈不可杂处，言之经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诸绝塞。

庞籍为枢密副使，荐其才。召对，转太子中允、知敷政县，权主管经略司文字。夏人以岁赐缓，移边曰：“愿勿逾岁暮。”诏吏报许，师中更牒曰：“如故事。”枢密院劾为擅改制书，师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过。

提点广西刑狱。桂州灵渠故通漕，岁久石室舟滞，师中即焚石，凿而通之。邕管有马军五百，马不能夏，多死。师中谓地皆险阻，无所事骑，奏罢之。土人补摄官，铨授无法，权在吏。悉记其名，使待除于家。

初，邕州萧注、宜州张师正谋启边衅，注欲以所管蛮峒酋豪往讨交趾，云不用朝廷兵食。诏下经略使萧固、转运使宋咸，二人为注所饵，合词称便，而师中至，诏以注奏付之。师中邀注来，难之曰：“君以酋豪伐交趾，能保必胜乎？”曰：“不能。”师中曰：“既不能保必胜，脱有败衄，奈何？”注知不可，遂罢议。会蛮徭申绍泰入追亡者，害巡检宋士尧，注又张皇为骇奏，仁宗为之盱食。师中言无足忧，因劾注邀功生事，掊敛失众心，卒致将率败覆，按法当斩。于是注责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贬。师中摄帅事。交趾耀兵于边，声言将入寇。师中方宴客，饮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

其情得，不敢动，即日贡方物。绍泰惧，委巢穴遁去。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众无所属，前将规讨以幸赏，遂固守。师中檄谕祸福，立率其族以地降。边人化其德，多画象立祠以事，称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

还，知济、兖二州。济水堙塞久，师中访故道，自兖城西南启凿之，功未半而去。迁直史馆、知凤翔府。种谔取绥州，师中言：“西夏方入贡，叛状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启其衅端也。”鄜延路觐知西夏驻兵绥、银州，檄诸路当牵制，师中疏论牵制之害。时诸将皆请行，师中曰：“不出兵，罪独在帅，非诸将忧也。”既而此举卒罢。

熙宁初，拜天章阁待制、河东都转运使。西人入寇，以师中知秦州。诏赐以《班超传》，师中亦以持重总大体自处。前此多屯重兵于境，寇至则战，婴其锐锋，而内无以遏其入。师中简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战者中居，令诸城曰：“即寇至，坚壁固守；须其去，出战士尾袭之。”约束既熟，常以取胜。

王韶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以胁武胜军，抚纳洮、河诸部。下师中议，遂言：“今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至令蕃部纳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胜军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抚青唐、武胜及洮、河诸族，则西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发兵筑城堡，以示断绝夏人钞略之患，部人必归心。唐于西域，每得地则建为州，其后皆陷失，以清水为界。大抵根本之计未实，腹心之患未除，而勤远略、食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诏师中罢帅事。韶又请置市易，募人耕缘边旷土，师中奏阻其谋。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报反覆罪，削职知舒州。徙洪、登、齐，复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马

光、苏轼等置左右。师中言时政得失，又自称荐曰：“天生微臣，盖为圣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吕惠卿歎其语，以为罔上，遂贬和州团练副使安置。还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

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后二十年，言乃信。

其志尚甚高，每进见，多陈天人之际、君臣大节，请以进贤退不肖为宰相考课法。在官不贵威罚，务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拥道遮泣，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荐其有王佐才。然好为大言，以故不容于时而屡黜，气未尝少衰。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签书北京判官。贝州乱，给事不乏兴；贼平，又条治其狱，无滥者。加集贤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诜主馈饷，具言：“非中国所恃，而劳师屯戍，且生事。”既而诸羌果怒争，塞下大扰，经二岁乃定。

判太常礼院、吏部南曹，提點开封县镇。咸平龙骑军皆故群盗，牢廩不时得，殴莅给官，还营不自安，大校柴元煽使乱。诏诜往视，许元以不死，命取始祸者自赎，众皆帖然。

提点陕西刑狱。时铸钱法坏，议者欲变大钱当一，诜言：“民间素重小铜钱而贱大铁钱，他日以一当三犹轻之，今减令均直，大钱必废。请以一当二，则公私所损亡几，而商贾可以通行；兼盗铸者计其直无赢，将必自止。”从之。

徙湖南、北转运使，直集英院，进集贤殿修撰、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驿，异时经略使未尝行饬武备，臣愿得一往，使群蛮知省大将号令，因以声震南交。”诏可。自依徭定后，交人浸骄，守帅常姑息。诜至部，其使者黎顺宗来，偃蹇如故态。诜绌其礼，召问折谕，导以所当为，慑伏而去。诜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诣麾下，阅简工丁五万，补置将吏，更铸印给之，军声益张。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贡。召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命张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诜法。

道除知延州，趣入觐，帝劳之曰：“卿在岭外，施設无不当者。鄜延最当敌要，今将何先？”对曰：“边事难以喻度，未审陛下欲安静邪，将威之也？”帝曰：“大抵边陲当安静。昨王素为朕言，惟朝廷与帅臣意如此；至如诸将，无不贪功生事者。卿谓何如？”诜曰：“素言是也。”谅祚寇庆州，以败还，声言益发人骑，且出嫚辞，复攻围大顺城。诜谓由积习致然，不稍加折诘，则国威不立。乃留止请时服使者及岁赐，而移宥州问故。帝喜曰：“固知诜能办此。”谅祚闻之大沮，盘旋不敢入，乃报言：“边吏擅兴兵，今诛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诏书谕告，诜以为未可。明年，又乞留赐冬服及大行遗留二使，而自以帅牒告之故。谅祚始因诜谢罪，共贡职。

银州监军嵬名山与其国隙，扣青涧城主种諤求内附，諤以状闻，遂欲因取河南地。诜曰：“数万之众纳土容可受，若但以众来，情伪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动。諤持之力，诏诜召諤问状，与转运使薛向议抚纳。诜、向言：“名山诚能据横山以捍敌，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为守，故为中国之利。今无益我而轻启西釁，非计也。”乃共画三策，令幕府

张穆之入奏，而穆之阴受向指，诡言必可成。神宗意诿不协力，徙知秦凤。谔遂发兵取绥州，诿欲理谔不禀节制之状，未及而徙。诿驰见帝，请弃绥州而上谔罪，帝愈不怪，罢知晋州。既谔抵罪，向、穆之皆坐贬，以诿知真定，改龙图阁学士、知成都。

青苗法出，诿言：“蜀峡刀耕火种，民常不足。今省税科折已重，其民轻侈不为储积，脱岁俭不能偿逋，适陷之死地，愿罢四路使者。”诏独置成都府一路。熙宁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师闵。

师闵以父任为官。熙宁末，李稷提举成都路茶场，辟干当公事；不三年，提举本路常平，遂居稷职。在蜀茶额三十万，稷既增而五之，师闵又衍为百万。稷死，师闵讼其前功，乞赐之土田。诏赐稷十顷，进师闵都大提举成都、永兴路榷茶，位视转运使。又兼买马、监牧，事权震川，建请无不遂志，所行职事，他司莫预闻。茶祸既被于秦、蜀，又欲延荆、楚、两河，神宗不许。元祐初，用御史中丞刘摯言，遣黄廉入蜀访察。右司谏苏辙论其六害，谓：“李稷引师闵共事，增额置场，以金银货拘民间物折博，贱取而贵出之，其害过于市易。自法始行，至今四变，利益深，民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于此者。”廉奏至，如辙所陈。乃贬师闵主管东岳庙。

久之，起知蕲州。会复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书，即以师闵使河北。寻加直秘阁，复领秦、蜀茶事，于是一切如初。又使掾属诣阙奏券马事，安寿、韩忠彦议颇异，独曾布以为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较纲马，利害即可见矣。”师闵遂详令蕃汉商人愿持马受券者，于熙、秦两路印验价给之，而

请直于太仆，若此券盛行，则买马场可罢。既用其策，明年，太仆会纲马之籍，死者至什二，而券马所损才百分一。诏奖之，赐以金帛。改陕西转运使，加集贤殿修撰、知秦州。

诸道方进筑被爵赏，师闵在秦无所事，快快不释。曾布议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师闵承命踊跃，集兵四万以待。而章惇阴讽熙帅钟传先出塞，敕师闵听传节制，筑浅井，又筑虬啰，皆不成而还。传更檄会兵于巛耳关，未至复却。秦凤之师再出再返，劳且弊，言者乞加责，不听。

旋进宝文阁待制，召为户部侍郎。未及拜，坐秦州诈增首虏事，落职知鄞。未几，还之。历河南、永兴军、延安府，卒。

赵离，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进士，为汾州司法参军。郭逵宣抚陕西，辟掌机宜文字。种谔擅纳绥州降人数万，朝廷以其生事，议诛谔，反故地归降人，以解仇释兵。

上疏曰：“谔无名兴举，死有余责。若将改而还之，彼能听顺而亡绝约之心乎？不若谕以彼众饿莩，投死中国，边臣虽擅纳，实无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苏立、景询辈尔。可遣询等来，与降人交归，各遵纪律，而疆场宁矣。如其蔽而不遣，则我留横山之众，未为失也。

又徙逵帅鄜延，为逵移书执政，请存绥州以张兵势，先规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画稼穡之地三十里，以处降者。若弃绥不守，则无以安新附之众。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敌屯青涧城故事。朝廷从之，活降人数万，为东路捍蔽。熙宁初，夏人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既而以李崇贵、韩道喜来献，且请

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镌岁赐以为俸给，因使纳塞门、安远二砦而还绥州。离言：“绥实形势之地，宜增广边障，乃无穷之利。若存绥以观其变，计之得也。”神宗召问状，对曰：“绥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万人入吾肝脾，亶隙已深，不可亡备。”神宗然之。除集贤校理。

夏人犯环庆，后复来贺正。离请边吏离其心腹，因以招横山之众，此不战而屈人兵也。迁提点陕西刑狱。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兵西讨，离为绛言：“大兵过山界，皆砂碛，乏善水草，又亡险隘可以控扼，今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诱山界人户，处之生地，当先经画山界控扼之地，然后招降；不尔，劳师远攻，未见其利。”绛欲取横山，纳种谔之策，遂城啰兀，以离权宣抚判官。谔趣河东兵会银川，规以后期斩将。离白绛，令谔自往中路迎东兵。谔惧违节制，乃不敢逞。加直龙图阁、知延州。

夏人屡欲款塞，每以虚声摇边。诏问方略，离审计形势，为破敌之策以献。遣裨将曲珍、吕真以兵千人分巡东西路。夏人方以四万众自间道欲取绥，道遇珍，皇骇亟战，真继至，夏众败走。夏自失绥，意未能已。离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请和，必欲画绥界，愿听本路经略司分画；岁赐，则俟通和之日复焉。”明年，遂用离策，以绥为绥德城。

初，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赋，倚为藩蔽。宝元用兵后，凋耗殆尽，其旷土为诸酋所有。离因招问曰：“往时汝族户若干，今皆安在？”对：“大兵之后，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离曰：“其地存乎？”酋无以对。离曰：“听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尔，田则吾不问也。”

诸酋皆感服归募，悉补亡籍。又检括境内公私闲田，得七千五百余顷，募骑兵万七千。离以异时蕃兵提空簿，漫不可考，因议涅其手。属岁饥，令蕃兵愿刺手者，贷常平谷一斛，于是人人愿刺，因训练以时，精锐过于正兵。神宗闻而嘉之，擢天章阁待制。

交趾叛，诏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总九将军讨之，以中官李宪为贰。离与议不合，请罢宪。神宗问可代者，离以郭逵老边事，愿为裨赞，于是以逵为宣抚使，离副之。逵至，辄与离异：离欲乘兵形未动，先抚辑两江峒丁，择壮勇啖以利，使招徕携贰，隳其腹心，然后以大兵继之，逵不听；离又欲使人赍敕榜入贼中招纳，又不听。遂令燕达先被广源，复还永平。离以为广源间道距交州十二驿，趣利掩击，出其不意，川途并进，三路致讨，势必分溃，固争不能得。贼乘缓遂据江列战舰数百艘，官军不能济。离分遣将吏伐木治攻具，机石如雨，其舰被击皆废。徐以罢卒致贼，设伏击之，斩首数千级，馘其渠酋，遂皆降。逵忤于玩寇，乃移疾先还。逵既坐贬，离亦以不即平贼，降为直龙图阁、知桂州。后复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

时西师大举，五路并进，以离为河东转运使，领降卒赴鄜延饷种谔军。谔抵罪，离又坐馈挽不给，黜知相州。既而镌职知淮阳军，居数月，尽复故职。

知庆州。羌唃名昌诡称送币，将入寇，离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适以罪系狱。破械出之，告以其故，约期日使往，果缚取以归。明年，夏人欲袭取新垒，大治攻械。离具上挠夏计。及夏侵兰州，离遣曲珍将兵直抵盐韦，俘馘千，驱孳畜

五千。其酋拽厮崑名宿兵于贺兰原，时出攻边，离遣将李照甫、蕃官归仁各将兵三千左右分击，耿端彦兵四千趋贺兰原，戒端彦曰：“贺兰险要，过岭，则砂磧也。使敌入平夏，无繇破之。”又选三蕃官各轻兵五百，取间道出敌砦后，邀其归路。端彦与战贺罗平，敌败，果趋平夏。千兵伏发，敌骇溃，斩馘甚众，生擒崑名，斩首领六，获战马七百，牛羊、者幼三万余。迁龙图阁直学士，复帅延安。

元祐初，梁乙埋数扰边，离知夏将入侵，檄西路将刘安、李仪曰：“夏即犯塞门，汝径以轻兵捣其腹心。”后果来犯，安等袭洪州，俘斩甚众，夏遂入贡。既而以重兵压境，诸将亟请益戍兵为备，离徐谕之曰：“第谨斥堠、整戈甲，无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诒夏，夏兵遂去。迁枢密直学士。

乙埋终不悛。使间以善意问乙埋：“何苦与汉为仇。必欲寇，第数来，恐汝所得不能偿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遗之战袍、锦彩，自是乙埋不复窥塞。离乃纵间，国中疑而杀之。

五年，拜端明殿学士，迁太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为请，朝廷许还葭芦、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离领分画之议。夏既得四砦，犹未有恭顺意，未几复犯泾原。会离卒，年六十五，赠右光禄大夫。绍圣四年，以离与元祐弃地议，系其名于党籍。

孙路字正甫，开封人。进士及第。元丰中，为司农丞。邓润甫荐为御史，召对，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语辅臣以为不可用，下迁主簿。路鞅鞅不释，求通判河州，徙兰州。夏人入

寇，论捍御功，进五阶，除陕西转运判官。

元祐初，为吏部、礼部员外郎，侍讲徐王府。司马光将弃河、湟，邢恕谓光曰：“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孙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问也。”光亟召问，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议遂止。

迁右司郎中，以直龙图阁知庆州。章惇柄国，复议取弃地。时诸道相视未进，路声言修旧垒，载器甲楼鹵，顿大顺城下，夜半趋安疆，迟明据之，六日而城完。加宝文阁待制，遂筑兴平、横山。进龙图阁直学士，徙知熙州。

泾原城西安，诏出师牵制其势。路即将众临会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将王慤、王赡捣邈川，赡先至，下之。慤与争功，路右慤，颛属以兵；赡有请，辄弗应。赡诉诸朝，召拜路兵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职，知兴国军。徽宗立，历太原、河南、永兴军、河中府，卒。

游师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学于张载，第进士。为仪州司户参军，迁德顺军判官。鄜延将刘瑄与主帅议战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师雄以地薄贼境，惧有伏，请由他道。既而谍者言夏伏精骑于黑水傍，瑄谢曰：“微君言，吾不返矣。”

赵离帅延安，辟为属。时夏人扰边，戍兵在别堡，龙安以北诸城兵力咸弱，离患之。师雄请发义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备，不敢入，但袭荒堆、三泉而还。岁

饥，行诸垒振贷，计口赋粮，人无殍亡。运石莹甲，深沟缮城，边备益固。

元祐初，为宗正寺主簿。执政将弃四砦，访于师雄。师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弃之，不惟示中国之怯，将起敌人无厌之求。傥泸、戎、荆、奥视以为请，亦将与之乎？万一燕人遣一乘之使，来求关南十县，为之奈何？”不听。因著《分疆录》。迁军器监丞。

吐蕃寇边，其酋鬼章青宜结乘间胁属羌构夏人为乱，谋分据熙河。朝廷择可使者与边臣措置，诏师雄行，听便宜从事。既至，谍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锋屯通远境。吐蕃将攻河州，师雄欲先发以制之，请于帅刘舜卿。舜卿曰：“彼众我寡，奈何？”师雄曰：“在谋不在众。脱事不济，甘受首戮。”议三日乃定，遂分兵为二，姚兕将而左，种谊将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斩首千五百级，攻讲朱城，断黄河飞梁，青唐十万众不得度。谊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领九人，斩首千七百级。捷书闻，百僚表贺，遣使告永裕陵。将厚赏师雄，言者犹以为邀功生事，止迁一官，为陕西转运判官、提点秦凤路刑狱。

夏人侵泾原，复入熙河，师雄言：“兰州距贼一舍，通远不百里，非有重山复岭之阻。宜于定西、通渭之间建安遮、纳迷、结珠三栅，及护耕七堡，以固藩篱，此无穷之利也。”诏付范育，皆如初议。

入拜祠部员外郎，加集贤校理，为陕西转运使。内地移粟于边，民以辇输为病。师雄言：“往者边土不耕，仰给于内，今积粟已多，军食自足，宜令内地量转输致之直，以免大费。”

报可。召诣阙，哲宗劳之曰：“洮州之役，可谓隼功，但恨赏太薄耳。”对曰：“皆上稟庙算，臣何力之有焉。唯当时将士勋劳未录，此为欠也。”因陈其本末。拜卫尉少卿。哲宗数访边防利病，师雄具庆历以来边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谋议之得失，及方今御敌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绍圣安边策》，上之。

出知邠州，改河中府，进直龙图阁、知秦州，未至，诏摄熙州。以夏人扰边，诏使者与熙帅、秦帅共谋之。使者锐于讨击，师雄谓：“进筑城垒以自蔽，席卷之师未应深入也。”上章争之，不报。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难，卒用师雄策。

自复洮州之后，于阗、大食、物林、邈黎诸国皆惧，悉遣使入贡。朝廷令熙河限其三岁一进。师雄曰：“如此，非所以来远人也。”未几还秦，徙知陕州。卒，年六十。师雄慷慨豪迈，有志事功，议者以用不尽其材为恨。

穆衍，字昌叔，河内人，徙河中。第进士，调华池令。民牛为仇家断舌而不知何人，讼于县，衍命杀之。明日，仇以私杀告，衍曰：“断牛舌者乃汝耶？”讯之具服。

后知淳化，耀之属县。衍从韩绛宣抚陕西，遇庆卒溃乱，衍念母在耀，亟谒归，信宿走七驿。比至，庆卒尝戍华池，知衍名，不敢近。时诸郡捕贼兵粮糒无以给，遂擅发常平仓，且惧得罪。衍曰：“饥之不恤，则吾丘将为庆卒矣。”衍考课为一路最。元丰中，种谔西征，参其军事。谔第赏，以死事为下。衍曰：“此非所以劝忠也。”力争之。谔还入塞，诏往灵武援渭、庆两军。将行，衍曰：“吾兵惰，归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测于千里外哉？”谔乃止。同幕畏罪，阳谢衍曰：“师不

再举，君之力也。”衍识其意，曰：“全万众之命，以一身塞责，衍无憾焉。”

元祐初，大臣议弃熙、兰，衍与孙路论疆事，以为“兰弃则熙危，熙弃则关中震。唐自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复。若一旦委之，恐后患益前，悔将无及矣”。议遂止。改陕西转运判官，金部、户部员外郎。熙河分画未决，诏衍视之。还言：“质孤、胜如据两川美田，实彼我必争之地，自西关失利，遂废不守。请界二垒之间，城李诺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泾原。”明年，遂城李诺，名曰定远。三迁左司郎中。

绍圣初，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加直龙图阁、知庆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后追录不弃兰州议，官其一子。

论曰：自熙宁至于绍圣，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夺，庙堂之上，论靡有定，相为短长，元发、师中辈七人，一时谋谟，盖可考也。元发论君子小人，言简而尽，足动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师中豫识安石于鄞令，以为目肖王敦，将乱天下，盖又先于吕诲矣。诜能镇抚西夏，又能靖交趾之难，诚有御边之才；其子师闵为时宠利，无足取者。赵虓扭于西陲之胜，取败南裔，后获嵬名，庶足自赎。朝臣议弃河、湟，孙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马光自悔几于误国；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验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瞻，非大将之器也。游师雄之禽鬼章，复洮州，以致诸国入贡，校之诸将，其功独为隗伟。衍为政得民心，既去

而乱兵不忍惊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如是夫。

卷三百三十三

列传第九十二

杨佐 李兑从弟先 沈立 张掞 张焘
俞充 刘瑾 阎询 葛宫 张田 荣湮
李载 姚涣 朱景子光庭 李琮 朱寿隆
卢士宏 单煦 杨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杨佐，字公仪，本唐靖恭诸杨后，至佐，家于宣。及进士第，为陵州推官。州有盐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垂绁而下，方能及水。岁久干摧败，欲易之，而阴气腾上，入者辄死；惟天有雨，则气随以下，稍能施工，晴则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盘贮水，穴窍洒之，如雨滴然，谓之“雨盘”。如是累月，井干一新，利复其旧。

累迁河阴发运判官，干当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杀溢不常，漕舟不能属。佐度地凿渎以通河流，于是置都水监，命佐以盐铁判官同判。京城地势南下，涉夏秋则苦霖潦，佐开永通河，疏沟浚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议治孟阳河，议者谓不便。佐言：“国初岁转京东粟数十万，今所致亡几，傥不浚复旧迹，后将废矣。”乃从其策。

出为江、淮发运使。孟阳之役，调民七、八千，夷丘墓百数，怨声盈塞。诏开封鞫治，官吏独舍佐不问。纠察刑狱刘敞请加贬黜，不听。召为盐铁副使，拜天章阁待制，复判

都水，知审官院，权发遣开封府。

尝使契丹，虏馈以方物，书独称名。英宗升遐，奉遗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诏护丧归，赙以黄金，恤其家。

李兑，字子西，许州临颖人。登进士第，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按齐州叛卒，狱成，有欲夜篡囚者，兑以便宜斩之，人服其略。

张尧佐判河阳，兑言尧佐素无行能，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谏院。狄青宣抚广西，入内都知任守忠为副，兑言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非计。仁宗为罢守忠。太常新乐成，王拱辰以为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律，与古异，胡瑗及阮逸亦言声不能谐。诏近臣集议，久而不决。兑言：“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讵容轻议。愿参新旧，但取谐和近雅者，合而用之。”进侍御史知杂事，擢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转运使制禄与郡守殊，时有用弹劾夺节及老疾请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兑言非所以劝沮，乃诏悉依所居官格。兑在言职十年，凡所论谏，不自表襮，故鲜传世。

出知杭州，帝书“安民”二字以宠。徙越州，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南人谓自刘氏纳土后，独兑著清节。还知河阳，帝又宠以诗。徙邓州。富人榜仆死，系颈投井中而以缢为解。兑曰：“既赴井，复自缢，有是理乎？必吏受赇教之尔。”讯之果然。

兑历守名郡，为政简严，老益精明。自邓归，泊然无仕宦意。对便殿，力丐退，英宗命无拜，以为集贤院学士、判

西京御史台。积官尚书右丞，转工部尚书致仕。卒，年七十六，谥曰庄。从弟先。

先字渊宗，起进士，为虔州观察推官，摄吉州永新令。两州俗尚讼，先为辨枉直，皆得其平。

知信州、南安军，抚楚州，历利、梓、江东、淮南转运使。寿春民陈氏施僧田，其后贫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园中笋，遂执以为盗。先诘其由，夺田之半以还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语：在信为“错安头”，谓其无貌而有材也；在楚为“照天烛”，称其明也。楚有民迫于输赋，杀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愍焉，但令与杖。通判孙龙舒以为徒刑，毁其桡。明日龙舒来先引囚曰：“汝罪应杖，以通判贷汝矣。”遣之出。

积官至秘书监致仕。兄兑尚无恙，事之弥笃。以子叙封，得太中大夫，闲居一纪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弃官归养。人贤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历阳人。举进士，签书益州判官，提举商胡埤。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病，为书曰《河防通议》，治河者悉守为法。迁两浙转运使。苏、湖水，民艰食，县戒强豪民发粟以振，立亟命还之，而劝使自称贷，须岁稔，官为责偿。茶禁害民，山场、榷场多在部内，岁抵罪者辄数万，而官仅得钱四万。立著《茶法要览》，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张方平上其议。后罢榷法，如所请；立召为户部判官。

奉使契丹，适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不则见于门。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讲见仪，未尝令北使易冠服，况门见邪？”

契丹愧而止。

迁京西北转运使。都水方兴六塔河，召与议，立请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杀水势以省役，从之。加集贤修撰、知沧州，进右谏议大夫、判都水监，出为江、淮发运使。居职办治，加赐金，数诏嘉之。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

初，立在蜀，悉以公粟售书，积卷数万。神宗问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记》三百卷。徙宣州，提举崇禧观。卒，年七十二。

张揆，字文裕，齐州历城人。父蕴，咸平初，监淄州兵。契丹入寇，游骑至淄、青间，州人将弃城，蕴拔刀遮止于门，力治守备，游骑为之引去。郡守愧，始谋掠为己功，反陷以罪，蕴受而不校。

揆幼笃孝，蕴病，剖股肉以疗。举进士，知益都县。当督赋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时入。石介献《息民论》，请以益都为天下法。丁内艰，时隆寒，徒跣举柩，叩首流血，与兄揆庐墓左。

明道中，京东饥，盗起，以御史中丞范讽荐，知莱州掖县。民诉旱于州，拒之，揆自荐奏闻，诏除登、莱税。通判永兴军，为集贤校理，四迁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宦者阎士良为钤辖，多挠帅权，用危法中军校，揆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极，朝廷使来告，士良辞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农寺，累官户部侍郎致仕。熙宁七年，卒，年八十。

揆忠笃诚悫，既老益康宁。少从刘潜、李冠游，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谘而行，为乡党矜式。

张焘，字景元，枢密直学士奎之子也。举进士，通判单州。州卒谋乱，期有日，焘得告者，徐诣营取首恶，置诸法。知沂、潍二州。沂产布，潍产绢，而有司科赋相反，焘始革之。潍多圭田，率计亩徵绢，而蠲河役，焘不肯踵例，废法还其役，入损于旧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己而已，无妨后人，汝勿著为式。”

提点河北刑狱，摄领澶州，七日而商胡决。焘拯溺救饥，所全活者十余万，犹坐免。数年，复提点河东、陕西、京西刑狱，为盐铁判官、淮南转运使、江淮发运副使。泗州水，城且坏，焘悉力营护，诏宠其劳。入为户部副使。京师赋曲于酒，人有常籍，毋问售不售，或蹶产以偿。焘请罢岁额，严禁令，随所用曲多寡以售，自是课增溢。官修睦亲宅，议取民居，焘言：“芳林园有余地，宗室足自处，无庸起民居。”从之。孝严殿成，请图乾兴以来文武大臣像于壁。

迁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蒲津浮桥坏，铁牛皆没水中，焘以策列巨木于岸以为衡，缒石其杪，挽出之，桥复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骑射，为边人所惮，故纵善马诱使取之，而强以汉法。焘按得其状，俱以隶军。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盗，焘严保伍，使不得隐，而申其捕限。南蛮寇黎、雅，讨走之，罢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

母丧服阕。故事，起执政以诏，近臣以堂帖；神宗特命

赐诏。判太常寺，知邓、许二州，复判太常，知通进、银台司，提举崇福宫，由给事中易通议大夫。卒，年七十。

焘才智敏给，常从范仲淹使河东。至汾州，民遮道数百趋诉，仲淹以付。焘方与客弈，局未终，处决已竟。英宗时，三司前奏事，帝诘铸钱本末，皆不能对，焘悉论无隐。帝是之，顺左右识其姓名，后欲以为观察使守边，曰：“卿家世事也。”焘对曰：“臣叔父亢有大才，臣愚不可继。”遂止。

俞充字公达，明州鄞人。登进士第。熙宁中为都水丞，提举沿汴淤泥溉田，为上腴者八万顷。检正中书户房，加集贤校理、淮南转运副使，迁成都路转运使。茂州羌寇边，充上十策御戎。神宗遣内侍王中正同经制，建三堡，复永康为军，因诈杀羌众以为中正功，与深相结，至出妻拜之。中正还阙，举充可任。召判都水监，进直史馆。中书都检正御史彭汝砺论其媚事中正，命遂寝。

河决曹村，充往救护，还，陈河防十余事，概论“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浸以成习。方曹村决时，兵之在役者仅十余人，有司自取败事，恐未可以罪岁也。”加集贤殿修撰、提举市易，岁登课百四十万。故事当赐钱，充曰：“奏课，职也，愿自今罢赐。”诏听之。

擢天章阁待制、知庆州。庆阳兵骄，小绳治辄肆悖，充严约束，斩妄言者五人于军门。闻有病苦则巡抚劳饷，死不能举者出私财以周其丧，以故莫不畏威而怀惠。环州田与夏境犬牙交错，每获必遭掠，多弃弗理，充檄所部复以时耕植。慕家族山夷叛，举户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将张守约耀兵塞

上，夏人亟反之。

充之帅边，实王珪荐，欲以遏司马光之入。充亦知帝有用兵意，屡倡请西征，后言：“夏酋秉常为母梁所戕，或云虽存而囚，不得与国政。其母宜淫凶恣，国人怨嗟，实为兴师问罪之秋也。秉常亡，将有桀黠者起，必为吾患。今师出有名，天亡其国，度如破竹之易。愿得乘传入觐，面陈攻讨之略。”诏令掾属入议，未及行，充暴卒，年四十九。

刘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进士，为馆阁校勘。沆亡，得褒赠。知制诰张瑰草词，语涉讥贬，瑾泣涕不能食，阖门衰经，邀宰相自言。朝廷为改书命，黜瑰为州，瑾亦坐衰服入公门罢职。没丧不就官，丐守坟墓。王素为请，以伸孝子之志。诏复职，迁集贤校理、通判睦州，为淮南转运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馆修撰、河北转运使，拜天章阁待制、知瀛州。坐与世居通问，徙明州。未行，改镇广州。与枢密院论戍兵不合，改虔州。战棹都监杨从先奉旨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纠诸县巡检兵集郡下，瑾怒责之，遽发悖谬语，懋诉瑾于朝，遂废于家。逾年，复待制、知江州，历福州、秦州、成德军，卒。

瑾素有操尚，所莅以能称，然御下苛严，少纵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阎询，字议道，凤翔天兴人。少时以学问著闻，擢进士第，又中书判拔萃科。累迁秘书丞，为监察御史里行。诏治王素狱，坐有姻嫌不以闻，降监河阳酒税，累迁为盐铁判官。

使契丹。询颇谙北方疆理，时契丹在靴淀，迓者王惠导询由松亭往，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径葱岭而迂枉若是，岂非夸大国地广以相欺邪？”惠惭不能对。加直龙图阁、知梓州。徙河东转运使，言：三路士兵疲老者，听其族以强壮者代。”从之。进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涨，坏浮桥，询易为长桥。拜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不即赴，罢职知商州。神宗转右谏议大夫，改邠、同二州，提举上清太平宫，卒，年七十九。

葛宫，字公雅，江阴人。举进士，授忠正军掌书记。善属文，上《太平雅颂》十篇，真宗嘉之，召试学士院，进两阶。又献《宝符阁颂》，为杨亿所称。知南充县，东川饥，民艰食，部使者檄守资、昌两州，以惠政闻。知南剑州。土豪彭孙聚党数百，凭依山泽为盗，出害吏民，不可捕，宫遣沙县尉许抗谕降之。并溪山多产铜、银，吏挟奸罔利，课岁不登，宫一变其法，岁羨余六百万。三司使闻于朝，论当赏。宫曰：“天地所产，吾顾盗之，又可为功乎？”卒不言。

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间，吏为关涇渎上，以征往来，间有昏葬，趋期者多不克，宫命悉毁之。积官秘书监、太子宾客。治平中，转工部侍郎。熙宁五年，卒，年八十一。宫性敦厚，恤录宗党，抚孤嫠，赖以存者甚众。

宫弟密。亦以进士为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杀人，嫁其罪于邑民葛华，且用华之子为证。狱具，密得其情，出之。法当赏，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党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

安得有余裕哉。”即退居，号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终。平生为诗慕李商隐，有西昆高致。

子书思，踵登第，调建德主簿。时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难之。书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亲侧，岂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归养十年余。近臣表其志行，以为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许以他日偕行，始乞监新市镇。居父丧，哀毁骨立，盛暑不释苴麻，终禫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历封丘主簿、涟水县丞。时兄书元为望江令，同隶淮南监司，有舍兄而荐己者，移书乞改荐兄，不许，则封檄还之。其笃行类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归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谥曰清孝。子胜仲，孙立方，皆以学业至侍从，世为儒家。胜仲自有传。

论曰：佐、立擅水衡之政，为时所称。兑居官论谏，无所表襮，先克承之。揆之孝，焘之智，瑾之苛严，询之辞令，皆著一时，自致显官。俞充制军禁暴，足为能臣，而希时相之意，倡请西征，使其不死，边陲之祸，其可既乎？葛氏自宫以下，簪纓相继，盛哉。

张田，字公载，澶渊人。登进士第，知应天府司录。欧阳修荐其才，通判广信军。夏竦、杨怀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诏通判集议，田曰：“此非御敌策也，坏良田，浸冢墓，民被其患，不为便。”因奏疏极论，谪监郢州税。

久之，通判冀州。内侍张宗礼使经郡，酣酒自恣，守贰无敢白者，田发其事，诏配西陵洒扫。摄度支判官。祿享太

庙，又请自执政下差减资费，唐介论其亏损上恩，出知蕲州。俄提点湖南刑狱，介与司马光又状其倾险，改知湖州，徙庐州，治有善迹。

移桂州。异时蛮使朝贡假道，与方伯抗礼，田独坐堂上，使引入拜于庭，而犒贿加腆。土豪刘纪、庐豹素为边患，讫田去，不敢肆。京师禁兵来戍，不习风土，往往病于瘴疠，田以兵法训峒丁而奏罢戍。或告交趾李日尊兵九万，谋袭特磨道，诸将请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满三万，必其国有故，张虚声以嚇我耳。”谍既得实，果其兄弟内相残，惧边将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负罪亡命西南龙蕃，从其使入贡，凡十反。至是龙以烈来，复从之。田因其入谒，诘责之，梟其首，欲并斩以烈，叩头流血请命。田曰：“汝罪当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从朝廷乞恩。”乃密请贷其死。

熙宁初，加直龙图阁、知广州。广旧无外郭，民悉野处，田始筑东城，环七里，赋功五十万，两旬而成。初，役人相惊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伪，召戒逻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间者，谨捕之。”如言而获。城既就，东南微陷，往视之，暴卒，年五十四。

田为人伉直自喜，好嫚骂，气陵其下，故死无哀者。然临政以清，女弟聘马军帅王凯，欲售珠犀于广，顾曰：“南海富诸物，但身为市舶使，不欲自污尔。”作钦贤堂，绘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师拜之。苏轼尝读其书，以侔古廉吏。

荣湮，字仲思，济州任城人。父宗范，知信州铅山县。诏罢县募民采铜，民散为盗，宗范请复如故。真宗嘉异，擢提

点江、浙诸路银铜坑冶，历官九年。

湮举进士，至盐铁判官。晋州产矾，京城大豪岁输铁五万缗，颀其利，湮请榷于官，自是数入四倍。为广东转运使。广有板步古河路绝险，林箐瘴毒。湮开真阳峡，至洸口古径，作栈道七十间抵清远，趋广州，遂为夷涂。

复入为开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号“白衣会”，县捕数十人送府。尹贾黯疑为妖，请杀其为首者而流其余，湮持不从，各具议上之。中书是湮议，但流其首而杖余人。加直史馆、知澶州。

改京东转运使。莱阳产银砂，民有私采者，事露，安抚使欲论以劫盗。湮曰：“山泽之利，人得有之，所盗者岂民财耶？”罕免甚众。又使成都府路，召为户部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秘书监，年六十五。

李载，字伯熙，黎阳人。少苦学，隆暑读书，置足于水，虽得疾，不舍去。登进士第，调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县，府守吕夷简入相，荐其材，知齐州。钐辖赵瑜使酒殴载，乃扃户避逸。瑜得罪，载坐不举劾，黜为信阳军。安抚使钱明逸等为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县，有巫以井泉饮人，云可愈疾，趋者旁午，载杖巫，堙其井。历知虢州、涟水军。

载性笃孝，侍母病不解带，至病亟不能食，载亦不食，母知之，为强食。六为州，一以宽厚称。以光禄卿提举仙源观，卒，年七十四。

姚涣字虚舟，世家长安。隋开皇中，有景彻者，以讨平泸夷，策功为普州刺史，卒，子孙遂家普州。涣第进士，监益州交子务，发奸隐万缗，主吏皆当死，涣曰：“戮人以干泽，非吾志也，义不蔽奸而已。”请于使者，愿不受赏，于是全活者众。知峡州。宜都民为盗所残，县执囚讯服，以狱上。涣移劾于他有司，居亡何，真盗获。大江涨溢，涣前戒民徙储积、迁高阜，及城没，无溺者。因相地形筑子城、埽台，为木岸七十丈，缭以长堤，槌以薪石，厥后江涨不为害，民德之。徙知涪州，宾化夷多犯境，涣施恩信拊纳，酋豪争罗拜廷下，讫涣去无警。终光禄卿，年六十七。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师人。举进士，调荥泽簿。西方用兵，诏侍从馆阁举县令，景预选，知陇州汧源县。累迁知汝州。叶驿道远，隶囚为送者所虐，多死，俗传为“叶家关”，景重禁以绝其患。擢知寿州，秩禄视提点刑狱。始至，亟发廩振给，以劝富者出积谷，所活数万。城西居民三千室，建请筑外郭环入之，公私称便。再迁光禄卿。

熙宁初，病革，自占遗表，呼其子光庭操笔书之。其略云：“切闻河北水灾、地震，陛下当减膳避殿，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咨访阙失，思所以弭咎。”凡数百言，无一语求恩。卒，年七十一。诏加赙赠，录其子以官。

光庭字公揆，十岁能属文。辞父荫擢第，调万年主簿。数摄邑，人以“明镜”称。历四县令。曾孝宽以才荐，神宗召见，问欲再举安南之师。光庭对曰“愿陛下勿以人类畜之。盖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于广土辟地也。”又问治

何经，对曰：“少从孙复学《春秋》。”又问：“今中外有所闻乎？”对曰：“陛下更张法度，臣下奉行或非圣意，故有便有不便。诚能去其不便，则天下受福矣。”帝以其言为疏阔，不用。签书河阳判官，从吕大防于长安幕府。五路出师讨西夏，雍为都会，事倚以办，调发期会甚急，光庭每执不从。使者怒，将加以乏兴罪，光庭求免去，大防为之解。

哲宗即位，司马光荐为左正言，首乞罢提举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论蔡确为山陵使，而乃先灵驾而行，为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言甚切。宣仁后嘉其守正，谕令尽言，毋有所畏避。迁左司谏，又论“苏轼试馆职发策云：‘今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厉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臣谓仁宗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而不当以‘媮’、‘刻’为议论，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几，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相继论列。宣仁后曰：“详览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讽祖宗也。”遂止。

河北饥，遣持节行视，即发廩振民；而议者以耗先帝积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论蔡确怨谤之罪，确贬新州。拜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乞补外，除集贤殿修撰、知亳州。数月召还，复为给事中。

坐封还刘摯免相制，复落职守亳。岁余，徙潞州，加集贤院学士。邻境旱饥，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为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犹自力视事。出祷雨，拜不能兴，再宿而卒，年五十八。绍圣中，追贬柳州别驾。元符初，又停錮其诸子。

光庭始学于胡瑗，瑗告以为学之本在于忠信，故终身行之。徽宗立，复其官。

李琮，字献甫，江宁人。登进士第，调宁国军推官。州庾积谷腐败，转运使移州散于民，俾至秋偿新者。守将行之，琮曰：“谷不可食，强与民责而偿之，将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谢而止。

吕公著尹开封，荐知阳武县。役法初行，琮处画尽理，旁近民相率挝登闻鼓，愿视以为则。徽宗召对，擢利州路、江东转运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诡称逃绝者九千户，他县皆然。言于朝，命以户部判官使江、浙，选强明吏立赏黜。吏幸赏，以多为功，琮亦因是希进，民患苦之，得缗钱百余万。进度支判官，颁职式于诸道。淮南赋入甲它部，以为转运副使，徙梓州路。

元祐初，言者论其括隐税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吕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琮复强民输税，且无得以奇数并合，人尤咨怨。于是凡以括田受赏者悉夺之。历相、洪、潞三州。潞有谋乱者，为书期日揭道上，部使者闻之，惧，檄索奸甚亟，琮置不问，以是日置酒高会，讫无他。入为太府卿，迁户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杭州、永兴军、河南、瀛州。卒，年七十五。

琮长于吏治，而所至主于掊克，为士论嗤鄙。子回，绍兴初参知政事。

朱寿隆，字仲山，密州诸城人。以荫知九陇县。吏告民

一家七人以火死，寿隆曰：“宁有尽室就焚无一脱者，殆必有奸。”逾月获盗，果杀其人而纵火也。知宿州，宿多剧盗，至白昼被甲剽攻，郡县不能制。寿隆设方略耳目，捕斩千余人。

擢提点广西刑狱。岭外新经侂寇，修营城障，贵州虐用其人，不能聊生。寿隆驰诣州，械守送狱，奏黜之。老雅妇女遭乱，流转不能自还者，檄所在资送其还。旧制，溪蛮侵暴羁縻州，虽杀人无得仇报，寿隆请听相偿，蛮始畏戢。

历盐铁度支判官、夔路转运使。巴峡地隘，民困于役，免其不应法者千五百人。复为盐铁判官、京东转运使，赐三品服。岁恶民移，寿隆谕大姓富室畜为田仆，举贷立息，官为置籍索之，贫富交利。以少府监知扬州，卒，年六十八。

寿隆为人和厚，接谈怡怡，必当于理，而不屈于权贵。狄青讨贼，欲杀裨将不用命者数人，寿隆极论罪不当死。孙沔在坐，曰：“侂贼害民万计，此何足惜。”寿隆曰：“王师之来以除民害，顾可效贼为暴邪？”青感其言而止。

卢士宏，字子高，新郑人。以父任屡更州县，所至著清名。知信阳军。官捕为妖术者，余党惧及，群聚山谷间，士宏请减其罪招之，即相帅归命。徙知汉州，校实民产，使力役不滥，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虚籍。士宏考校，令随实以输，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损七八。文彦博、包拯以廉能荐，由三司开拆司擢夔州路转运使，遂知广州。或传安南舟数百泊海中，将为寇，岭微惊摇。士宏灼其非，是日，从宾客宴游为乐，民赖以安。受代还，引疾丐便郡，知郑州。未几，以光禄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槨之制，皆有

遗命，戒诸子勿为铭志。

单煦，字孟阳，平原人。举进士，知洛阳县。民以妖幻传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余人，当得上赏，不肯言。转知昌州，时诏城蜀治，煦以蜀地负山带江，一旦毁篱垣而兴板筑，其费巨万，非民力所堪，请但筑子城。转运使即移诸郡如其议。

徙清平军使。有二盗杀人，捕治不承，煦纵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执而讯之，果杀人者。为御史台推直官，江南人诬转运使吕昌龄以贿，中丞张昇讯而论之。鞫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长，卒直昌龄。乞外迁，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汉间，夏秋患于淫潦，煦筑东堤以御之。赤水县盐井涸，奏蠲其赋。累官光禄卿，卒，年七十七。

煦友爱兄熙，兄尝殴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贫亲老，仰兄以养，义当代之死。”即趋诣斗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苏，惊问之，煦以情告。其人感叹，遂辍讼。

杨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进士，调宛丘主簿。民诉旱，守拒之，曰：“邑未尝旱，狡吏导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无青草，公日宴黄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见矣。狡吏非他，实仲元也。”竟免其税。知泽州沁水县，民持物来输者，视其价稍增之，余则下其估。官有所须，不强赋民，听以所有与官为入，度相当则止，率常先办。河外用兵，督饬转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径路，亟命去之。民以困乏为辞，不听，寇果夜出劫诸部，沁水独免。后二十年，

其子过县，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无今日矣。”

初，军期尚缓，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则刍粮有不集者皆可贱市，后期者物数倍其价，民始知其为利。州买羊，敛民差出钱帛滋蔓，病民为甚，仲元更其令，户才费钱百。又遣吏市羔于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钱。徙知鄆乡县，宰相张士逊先茔隶境内，将属之，召不往。至则按籍均役之，虽堂帖求免，不为减。

历知光、虔、虢三州，官光禄卿，改中散大夫。戒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尝以私怒加人，虽杖刑之微，苟有两比，不敢与轻法，以是为报国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宁人。第进士，调荆南司理参军。属县捕得杀人者，既自诬服，良肱视验尸与刃，疑之曰：“岂有刃盈尺伤不及寸乎？”白府请自捕逮，未几，果获真杀人者。民有失财物逾十万，逮平民数十人，方暑，榜掠号呼闻于外；或有附吏耳语，良肱阴知其为盗，亟捕诘之，赃尽得。

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阴县。县逋米数千石，岁责里胥代输，良肱论列之，遂蠲其籍。通判杭州，江潮善溢，漂官民庐舍，良肱累石堤二十里障之，潮不为害。时王陶为属官，常以气犯府帅，吏或诉陶，帅挟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帅遂已。后陶官于朝，果以直闻。知虔州，士大夫死岭外者，丧车自虔出，多弱子寡妇。良肱悉力振护，孤女无所依者，出俸钱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军。丁母忧，服除，为三司使判官。

方关、陕用兵，朝议贷在京民钱，良肱力争之，会大臣亦以为言，议遂格。内府出腐币售三司，三司吏将受之，良肱独曰：“若赋诸军，军且怨；不则货诸民，民且病。请付文思，以奉帷幄。”

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举汴河司。汴水淀污，流且缓，执政主挟河议。良肱谓：“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复行地中。”弗听。又议伐汴堤木以资挟河。良肱言：“自泗至京千余里，江、淮漕卒接踵，暑行多病渴，藉荫以休。又其根盘错，与堤为固，伐之不便。”屡争不能得，乃请不与其事。执政虽怒，竟不为屈。改太常少卿、知润州，迁光禄卿、知宣州，治为江东最。请老，提举洪州玉隆观，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洪范，爽字荀龙，皆以任子恩试校书郎。

卞博学多大略，累为唐州判官、湖北安抚司勾当机宜文字。讨叛蛮有功，知沅州。蛮杀沿边巡检，卞设方略复平之，加奉议郎。先是，良肱为鼎州推官，五溪蛮叛，良肱运粮境上，周知其利害，上书言：“此弹丸地，不足烦朝廷费，不如弃与而就抚之。”当时是其议，未果弃也。及蛮叛，断渠阳道，扼官军不得进，卞适使湖北，帅唐义问即授卞节制诸将。阴选死士三千人，夜衔枚绕出贼背，伐山开道，漏未尽数刻，入渠阳。黎明整众出，贼大骇，尽锐来战，奋击大破之。鼓行度险，贼七遇七败，斩首数千级，蛮遂降。寻有诏废渠阳军为砦，尽拔居人护出之。绍圣初，治弃渠阳罪，免归。徽宗即位，复奉议郎，管勾玉隆观。未几，复渠阳为靖州，又论前事免，终于家。

爽尚气自信，不少贬以合世。应元丰诏，上便宜十五事，言过剴切。元祐末，爽复极言请太皇太后还政事，章惇憾爽不附己，乃撻其言为谤讪，以瀛州防御推官除名，窜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罢，监东岳庙。崇宁中，与卞俱入党籍。

潘夙，字伯恭，郑王美从孙也。天圣中，上书论时政，授仁寿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转运判官，提点广西、湖北刑狱。邵州蛮叛，湖南骚动，迁转运使，专制蛮事，亲督兵破其团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转运使，知桂州。坐在湖北时匿名书诬判官韩绛，谪监随州酒税。起知光化军。大臣以将帅才举之，易端州刺史，再迁徙鄜州。召对，访交、广事称旨，还司封郎中、直昭文馆，复知桂州。

交人败于占城，伪表称贺以为大捷，神宗诏之曰：“智高之难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谓山僻蛮獠，无可虑之理。殊不思祸生于所忽，唐六诏为中国患，此前事之师也。卿本将家子，寄要蕃，宜体朕意，悉心经度。”夙遂上书陈交趾可取状，且将发兵。未报，而徙河北转运使，历度支、盐铁副使，知河中府。章惇察访荆湖，讨南、北江蛮徭，陈夙忧边状，以知潭州。再迁光禄卿，知荆南、鄂州，卒，年七十。

论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称，致生民咸被其泽于无穷者，故州郡之寄为尤重，张田免禁兵毒于瘴厉，士宏考圭田出于实输，朱景父子、湮、载、煦、涣、士宏、寿隆辈，皆

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于折狱，夙以将家子而能留心边务，用当其材，举能其官。若琮也虽长于吏治，而所至掊克，君子奚取焉。

卷三百三十四

列传第九十三

徐禧 李稷附 高永能 沈起
刘彝 熊本 萧注 陶弼 林广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宁人。少有志度，博览周游，以求知古今事变、风俗利疚，不事科举。熙宁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献。时吕惠卿领修撰经义局，遂以布衣充检讨。神宗见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经术变士，十已八九，然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试于有用之地。”即授镇安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岁余召对，顾问久之，曰：“朕多阅人，未见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

与中丞邓綰、知谏院范百禄杂治赵世居狱。李士宁者，挟术出入贵人间，尝见世居母康，以仁宗御制诗赠之。又许世居以宝刀，且曰：“非公不可当此。”世居与其党皆神之，曰：“士宁，二三百岁人也。”解释其诗，以为至宝之祥。及鞫世居得之，逮捕士宁，而宰相王安石故与士宁善，百禄劾士宁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轨。禧奏：“士宁遗康诗实仁宗制，今狱

官以为反，臣不敢同。”百禄言：“士宁有可死之状，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杂知、枢密承旨参治，而百禄坐报上不实贬，进禧集贤校理、检正礼房。

安石与惠卿交恶，邓綰言惠卿昔居父丧，尝贷华亭富人钱五百万买田事，诏禧参鞠。禧阴右惠卿，綰劾之，会綰贬官，狱亦解。禧出为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元丰初，召知谏院。惠卿在郾延，欲更蓄汉兵战守条约，诸老将不谓然，帝颇采听，将推其法于他路，遣禧往经画。禧是惠卿议，渭帅蔡延庆亦以为不然，帝召延庆还，加禧直龙图阁，使往代，以母忧不行。服除，召试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罢知制诰，专为中丞。邓綰守长安，禧疏其过，帝知其以惠卿故，虽改綰青州，亦左迁禧给事中。

种谔西讨，得银、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帅沈括欲尽城横山，瞰平夏，城永乐，诏禧与内侍李舜举往相其事，令括总兵以从，李稷主馈饷。禧言：“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阨。窃惟银、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兴复，于边将事功，实为俊伟，军锋士气，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烦费不貲。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旧来疆塞，乃在腹心。已与沈括议筑砦堡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万。”遂城永乐，十四日而成。禧、括、舜举还米脂。明日，夏兵数千骑趋新城，禧亟往视之。或说禧曰：“初被诏相城，御寇，非职也。”禧不听，与舜举、稷俱行，括独守米脂。先是，种谔还自京师，极言城永乐非计，禧怒变色，谓

谓曰：“君独不畏死乎？敢误成事。”谓曰：“城之必败，败则死，拒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谓跋扈异议，诏谓守延州。夏兵二十万屯泾原北，闻城永乐，即来争边。人驰告者十数，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将高永享曰：“城小人寡，又无水，不可守。”禧以为沮众，欲斩之，既而械送延狱。比至，夏兵倾国而至，永享兄永能请及其未陈击之。禧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禧执刀自率士卒拒战。夏人益众，分阵迭攻抵城下。曲珍兵陈于水际，官军不利，将士皆有惧色。珍白禧曰：“今众心已摇，不可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禧曰：“君为大将，奈何遇敌不战，先自退邪？”俄夏骑卒度水犯陈。廊延选锋军最为骁锐，皆一当百，银枪锦袄，光彩耀日，先接战而败，奔入城，蹂后陈。夏人乘之，师大溃，死及弃甲南奔者几半。珍与残兵入城，崖峻径窄，骑卒缘崖而上，丧马八千匹，遂受围。水砦为夏人所据，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夏人蚁附登城，尚扶创拒斗。珍度不可敌，又白禧，请突围而南；永能亦劝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以出，皆不听。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将走免，禧、舜举、稷死之，永能没于陈。

初，括奏夏兵来逼城，见官兵整，故还。帝曰：“括料敌疏矣，彼来未出战，岂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后。”已而果然。帝闻禧等死，涕泣悲愤，为之不食。赠禧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谥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稷工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

禧疏旷有胆略，好谈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帅怯

尔。吕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灵武之败，秦、晋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谔陈进取之策。禧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猝与强虏遇，至于覆没。自是之后，帝始知边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无意于西伐矣。子俯自有传。

李稷，字长卿，邛州人。父绚，龙图阁直学士。稷用荫历管库，权河北西路转运判官，修拓深、赵、邢三州城，役无愆素，然峭刻严忍。察访使者以为言，都水丞程昉亦诉其越职。诏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论稷父死二十年不葬，仅徙东路，俄提举蜀部茶场。甫两岁，羨课七十六万缗，擢盐铁判官。诏推扬其功以劝在位，遂为陕西转运使、制置解盐。秦民作舍道傍者，创使纳“侵街钱”，一路扰怨，与李察皆以苛暴著称。时人语曰：“宁逢黑杀，莫逢稷、察。”

种谔起兴、灵议，稷闻之亦上言：“可令边面诸将各出兵挠之，使不得耕种，则其国必困，国困众离，取可决也。”及出境，稷督饷，民苦折运，多散逸，稷令骑士执之，断其足筋，宛转山谷间，凡数十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斩郡守以下，于是上下相临以峻法，虽小吏护丁夫，亦颡黻不请。军食竟不继。谔谋斩稷，客吕大钧引义责之，复使还取粮。既集，谔犹宣言稷乏军兴，致大功不就，坐削两秩，贬为判官。

永乐既城，稷悉犂金、银、钞、帛充牣其中，欲夸示徐禧，以为城甫就而中已实。积金既多，故受围愈急，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于难。李舜举别有传。

高永能，字君举，世为绥州人。初，伯祖文岷举州来归，即拜团练使，已而弃之北迁，其祖文玉独留居延州，至永能始家青涧。少有勇力，善骑射，由行伍补殿侍，稍迁供奉官。种谔取绥州，发永能兵六千先驱入罗兀，五战皆捷，转供备库副使。治绥德城，辟地四千顷，增户千三百，即知城事。

元丰初，为鄜延都监。秋，大稔，夏人屯二千骑于大会平，将取稼。永能简精骑突过其营，骑卒惊溃，获钐辖二人。转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赏金等其身。”经略使吕惠卿行边，永能伏骑谷中，以备侵軼。边骑果至，驰出击走之。夏兵二万犯当川堡，永能以千骑与相遇，度不能支，依险设疑兵，且斗且却，而令后骑扬尘，若援兵至者，奋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钐辖。

四年，西讨，永能为前锋，围米脂城。边人十万来援，永能谓弟永亨曰：“彼恃众集易吾军，营当大川，宜严陈待其至，张左右翼击之，可破也。”诘旦，鏖战于无定河，斩首数千级，得马三千、橐驼牛羊万计。城犹未下，密遣谍说降其东壁守将，衣以文锦，导以鼓吹，耀诸城下，酋令介讹遇乃出降。进东上阁门使、宁州刺史，以年请老，不许，又进四方馆使、荣州团练使。

永乐之役，献谋皆不用。城既陷，其孙昌裔欲援之从间道出，永能叹曰：“吾结发从事西羌，战未尝挫，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吾死所也。”顾易一卒敝衣，战而死。其子世亮与昌裔求得尸以归。诏赠房州观察使，录世亮为忠州刺史，诸孙皆侍禁殿直。

永能家世州将，所领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敌则身

先之。下有伤者，载以己副马，故能得士死力。远近喜言其事，称之曰“老高”。及死，边人无不痛惜。尝过其远祖唐绥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庙，得画像及神道碑上之，诏即所在赐田三十顷，以奉祭祀。

永能之亡，延州将皇城使寇伟亦力战而没，赠均州防御使。

沈起，字兴宗，明州鄞人。进士高第，调滁州判官，与监真州转般仓。闻父病，委官归侍，以丧免，有司劾其擅去。终丧，荐书应格当迁用，帝谓辅臣曰：“观过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风教而劝天下之为人子者。”乃特迁之，知海门县。

县负海地卑，间岁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弃其业。起为筑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辟，民相率以归，至立祠以报。御史中丞包拯举为监察御史。吏部格，选吏以赃私结法，无轻重终身不迁。起论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为令。立县令考课法，设河渠司领诸道水政，乞采汉故事，择卿大夫子弟入宿卫，选贤良文学高第给事宫省，勿专任宦官，宗室袒免亲令补外官，复府兵，汰冗卒，书数十上。以论兴国铁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蕲、楚二州。

京东岁饥盗起，除提点刑狱。至，则开首赎法携其伍，盗内自睽疑，转相束缚唯恐后。改开封府判官，为湖南转运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于民无制，吏挟为奸。起会其当用，自与商人贸易，所省什六七。召为三司盐铁副使，直舍人院。

熙宁三年，韩绛使陕西，加起集贤殿修撰、陕西都转运使。庆州军变，将寇长安，起率兵讨平之。会韩绛城绥州不利，起亦罢知江宁府。入知吏部流内铨。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与夏使等，起曰：“彼陪臣尔，不当与王人齿。”辞不就列，遂升东朝使者，自是为定制。六年，拜天章阁待制、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王韶以熙河进，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奋。是时，议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萧注守桂经略之。注盖造谋者也，至是，复以为难。起言：“南交小丑，无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讨。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陈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饬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悉禁止之。于是交趾益贰，大集兵丁谋入寇。

苏缄知邕州，以书抵起，请止保甲，罢水运，通互市。起不听，劾缄沮议，起坐边议罢。命刘彝代之以守广，日遏绝其表疏，于是交人疑惧，率众犯境，边陷廉、白、钦、邕四州，死者数十万人。事闻，贬起团练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

起生平喜谈兵，尝以兵法谒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孙武书以自见，卒用此败。

刘彝，字执中，福州人。幼介特，居乡以行义称。从胡瑗学，瑗称其善治水，凡所立纲纪规式，彝力居多。第进士，为邵武尉，调高邮簿，移朐山令。治簿书，恤孤寡，作陂池，教种艺，平赋役，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无不至。邑人纪其

事，目曰“治范”。

熙宁初，为制置三司条例官属，以言新法非便罢。神宗择水官，以彝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涨，议开长城口，彝请但启杨桥斗门，水即退。为两浙转运判官。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医药。彝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俗遂变。加直史馆，知桂州。禁与交人互市，交趾陷钦、廉、邕三州，坐贬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又除名为民，编隶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复以都水丞召还，病卒于道，年七十。著《七经中义》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阳集》三十卷。

论曰：兵，凶器也，虽圣人犹曰未学。轻敌寡谋，鲜有不自焚者。永乐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万，罹祸甚惨，良由数人者不自量度，以开边衅。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执议益坚，妄意轻举，虽贬官莫赎其责。彝不能行所学，而规规然蹈前车之辙，以济其过，焉得无罪？

熊本，字伯通，番阳人。儿时知学，郡守范仲淹异其文。进士上第，为抚州军事判官，稍迁秘书丞、知建德县。县令顷包鱼池为圭田，本弛以与民。

熙宁初，上书言：“陛下师用贤杰，改修法度，得稷、离、皋、夔之佐。”由是提举淮南常平、检正中书礼房事。

六年，泸州罗、晏夷叛，诏察访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尝通判戎州，习其俗，谓：“彼能扰边者，介十二村豪为乡导尔。”以计致百余人，梟之泸川，其徒股栗，愿矢死自

赎。本请于朝，宠以刺史、巡检之秩，明示劝赏，皆踊跃顺命，独柯阴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众，发黔南义军强弩，遣大将王宣、贾昌言率以进讨。贼悉力旅拒，败之黄葛下，追奔深入。柯阴窘，乞降，尽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宝善马，归之公上，受贡职。于是乌蛮罗氏鬼主诸夷皆从风而靡，愿世为汉官奴。迁刑部员外郎、集贤殿修撰、同判司农寺。神宗劳之曰：“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详明，近时鲜俪焉。”赐三品服。西南用兵蛮中始此。

蔡京时为秀州推官，本言其学行纯茂，练习新法，荐为于当公事。河、湟初复，本为秦凤路都转运使。熙河法禁阔略，蓄积不支岁月，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员，岁减浮费数十万。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诏本安抚。本进营铜佛坝，抗其尤，焚积聚，以破其党。木斗气索，举漆州地五百里来归，为四砦九堡，建铜佛坝为南平军。初，熟獠王仁贵以木斗亲系狱，本释其缚置麾下，至是推锋先登。大臣议加本天章阁待制，帝曰：“本之文，朕所自知，当典书命。”遂知制诰。帝数称其文有体，命院吏别录以进。

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趣时适治而已。议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说，文苟简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习故为俗，奋言纳忠者，悠悠之徒相与蹙额盱衡而诋骂之。陛下出大号，发大政，可谓极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习故之群圉视四起，交喧而合噪，或诤于廷，或谤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胜数。陛下烛见至理，独立不夺，今虽少定，彼将伺隙而逞。愿陛下深念之，勿使噪喧之众有以窥其间，而终万世难就之业，天下幸甚。”本之意，专以媚王安石

也。

范子渊创浚河之役，文彦博争之，命本行视，议如彦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广州，召为工部侍郎。宜州蛮扰边，道除龙图阁待制、知桂州。至则谕溪洞酋长，戒边吏勿生事，请选将练兵代戍，益市马以足骑兵，宜州遂无事。民蔡宝玲扇龙蕃与峒户相仇杀，欲引兵致讨以为功。本质之，色动，缚而投之海。蛮夷以为神。

谍告交人明年将入寇，使者实其言，诏访，本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谋，何自先知之？”已而果妄。是时，既以顺州赐李乾德，疆画未正，交人缘是辄暴勿阳地而逐侬智会。智会来乞师，本檄问状，乾德敛兵谢本，因请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赐之，南荒遂安。

转运判官许彦先议通湖南盐于西广，计口授民，度可得息三十万。本言：“桂管民贫地瘠，恐不堪命。”议遂格。入为吏部侍郎。逾年，力请外，仍待制、知洪州。言者谓本弃八洞为失谋，夺一官，徙杭州、江宁府，再知洪州。召还，卒于道。有文集、奏议共八十卷。

萧注，字岩夫，临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常言：“四方有事，吾将兵数万，鼓行其间，战必胜，攻必取，岂不快哉！”

举进士，摄广州番禺令。侬智高围州数月，方舟数百攻城南，势危甚。注自围中出，募海滨壮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飓风起，纵火焚贼舟，破其众。即日发县门纳援兵，民持牛酒、刍粮相继入，城中人始有生意。自是每战

以胜归。蒋偕上其功，擢礼宾副使、广南驻泊都监。贼还据邕管，余靖患其啸诱诸洞，以属注。注挺身入蛮中，施结恩信。狄青师次宾州，召会诸将，疑注倚贼声势为奸利，欲诛之。注觉，托为游辞，不肯往。贼破，青始闻注前功，以知邕州。

智高走大理国，母与二弟寓特磨道。注帅师往讨，获一裨将。引致卧内，与之语，具得贼情，悉擒送阙下。拜西上阁门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则已为其国所杀，函首归献。转为使。

居邕数年，阴以利啖广源群蛮，密缮兵甲，乃上疏曰：“交阯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往天圣中，郑天益为转运使，尝责其擅赋云河洞。今云河乃落蛮数百里，盖年侵岁吞，驯致于是。臣已尽得其要领，周知其要害。今不取，异日必为中国忧。愿驰至京师，面陈方略。”未报，而甲洞申绍泰犯西平，五将被害。谏官论注不法致寇，罢为荆南钤辖、提点刑狱。李师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略智高阉民为奴，发洞丁采黄金无帐籍可考。中使按验颇有实，贬泰州团练副使。淮南转运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为兵，教之骑射，请徙大州以縻之。”诏改镇南军节度副使。

近臣有讼注广州功者，起为右监门将军、邠州都监。熙宁初，以礼宾使知宁州。环庆李信之败，列城皆坚壁，注独启关夜宴如平时。复阁门使，管干麟府军马。辞云：“身本书生，差长拊纳，不闲战斗，惧无以集事。”时有言“交人挫于占城，众不满万，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

入觐，神宗问攻取之策，对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时溪

洞之兵，一可当十；器甲坚利，亲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两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训十五年矣，谓之‘兵不满万’，妄也。”既至桂，种酋皆来谒。注延访山川曲折，者幼安否，均得其欢心，故李乾德动息必知之。然有献征南策者，辄不听。会沈起以平蛮自任，帝使代注而罢，注归，卒于道，年六十一。诏优录其子，赙绢三百。

注有胆气，嗜杀，而能相人。自陕西还，帝问注：“韩绛为安抚使，施設何如？”对曰：“庙算深远，臣不能窥。然知绛当位极将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绛必成功。”问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顾，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然不如绛得和气为多，惟气和能养万物尔。”王韶为建昌参军，注曰：“君他日类孙沔，但寿不及。”后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倜傥，放宕吴中。行山间，有双鲤戏溪水上，竚观之。傍一老父顾曰：“此龙也，行且斗，君宜亟去。”去百步许，雷大震而雨，岸圯木拔。又出大云，仓卒遇风暴怒，二十七艘同时溺，独弼舟得济，人以是异之。一见丁谓，谓妻以宗女，因从学兵法，能持论纵横。庆历中，杨畋讨湖南徭，弼上谒，畋授之兵使往袭，大破之。以功得阳朔主簿。

侬智高犯南海，畋为安抚使，辟参军谋。使下英江会诸将议击，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从其徒数十人，间关步出赴畋。次临贺，大将蒋偕适战死，余众畏亡将被诛，多降贼。弼数与之遇，亟矫畋命揭榜道上，谕使归，许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府罢，调阳朔令。课民植木官道旁，夹数百里，

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它郡县悉效之。摄兴安令。移书说桂守萧固浚灵渠以通漕，不听；至李师中，卒浚之。师征安南，馈饷于是乎出，大为民利。

知宾、容、钦三州，换崇仪副使，迁为使，知邕州。邕经依寇，井隧荡然，人不乐其生。弼绥辑惠养，至忘其勤。诸峒献土物求内附，弼降意抚答，谢其贽，皆感悦无犯边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弥月，弼登城以望，三边皆漫为陂泽，亟窒垠江三门，谕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畝，召僚吏赋役，为土囊千余置道上，水果从窾入，随塞之。城虽不坏，而人皆乏食，则为发廩以振于内，方舟以馐于外，水不及女墙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无所失亡。自横、浔以东数州皆没。弼久于邕，请便郡，徙鼎州。章惇经理五溪蛮事，荐为辰州，迁皇城使。降北江彭师宴，授忠州刺史。

郭逵南征，转弼康州团练使，复知邕州。民再罹祸乱，散匿山谷，弼率百骑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携幼以归。逵帅官军临富良江，使弼殿。交人纳款，逵欲班师，恐为所袭。乃以计夜起，军不整，骑步相蹈藉乱行。贼隔江阴伺覘，知弼殿，弗敢追。弼申令帐下毋动，迟明，结队徐行，逵赖以善还。建所得广源峒为顺州，桄榔为县。进弼西上阁门使，留知顺州。

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雾，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蚤莫劳军，视其良苦，意气激扬，士莫不感泣，强奋起为用。交人袭取桄榔，扬声欲图州，独难弼。弼素得人心，贼动息皆先知。获间谍不杀，谕以逆顺，纵之去，恩威两施，

以是终粥在不敢犯。加东上阁门使，未拜而卒。诏录其家五人。

粥能为诗，好士乐施，所得俸禄，悉以与人，家至贫不恤也。既死，妻在乡里，僦屋以居。

林广，莱州人。以捧日军卒为行门，授内殿崇班，从环庆蔡挺麾下。李谅祚寇大顺城，广射中之。李信败于荔原，广引兵西入，破十二盘，攻白豹、金汤，皆先登。夜过洛河，夏人来袭，广扬声选强弩列岸侧，实卷甲疾趋，夏人疑不敢渡。尝护中使临边，将及乌鸡川，遽率众循山行。道遇熟羌以险告，广不答，夏人果伏兵于川，计不行而去。告者乃谍也。

夏人围柔远城，广止守，戒士卒即有变毋得轻动。火夜起积薪中，众屯守自若。明日，敌至马平川，大持攻具来。广被甲启他门鼓而出，若将夺其马，敌舍城救马，广复入，益修守备，夜募死士斫其营。夏人数失利，始引退。累迁礼宾使。韩绛奏为本道将。

庆兵据北城叛，广在南城，望其众进退不一，曰：“是不举军乱也。”挺身缒城出其后，谕以逆顺，皆投兵听命。出者财三百人，广语余众曰：“乱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听命，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余人。激厉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皆尽，遂平北城。出追乱者，至石门山与之遇，谕之不肯降；纵兵尾击，敌知不得免，始请命。广曰：“不从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也。”悉斩之。迁本路都监。诏入对，神宗奖金汤、石门之功，慰赐甚厚，将使开熙河。辞以不习洮、陇事，乃迁钤辖使，还徙鄜延。攻踏白城，功最，迁皇城使。进

讨洮羌，加帝御器械、环庆副都总管。安南用师，诣阙请行。帝曰：“南方卑湿。知卿病足，西边方开拓，宜复归。”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英州刺史。边臣或言：“往者刘平因救邻道战没，今宜罢援兵。”广曰：“此乃制贼长计也。使贼悉力寇一路，而他道不救，虽古名将亦无能为已。平之所以败，非出援罪。”乃止。

再转步军都虞候。韩存宝讨泸蛮乞弟，逗挠不进，诏广代之。广至，阅兵合将，搜人材勇怯，三分之，日夕肄习，间椎牛享犒，士心皆奋。遣使开晓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归卒七人，奏书降而身不至。乃决策深入，陈师泸水，率将吏东乡再拜。誓之曰：“朝廷以存宝用兵亡状，使我代之，要以必禽渠魁。今孤军远略，久驻贼境，退则为戮，冒死一战，胜负未可知。纵死，犹有赏，愈于退而死也。与汝等戮力而进，可乎？”众皆踊跃。广挟所得渠帅及质子在军，而令以次酋护饷，以是入箐道而无钞略之患。师行有二途，从纳溪抵江门近而险，从宁远抵乐共坝远而平。蛮意官军必出江门，盛兵阻隘；而师趋乐共，蛮不能支，皆遁去。广分兵绕帽溪，掩江门后，破其险，水际皆通行，益前进，每战必捷。次落婆远，乞弟遣叔父阿汝约降求退舍，又约不解甲。广策其有异，除阜为坛，距中军五十步，且设伏。明日，乞弟拥千人出降，匿弩士毡裘，犹豫不前谢恩。广发伏击之，蛮奔溃。斩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马授弟阿字，大将王光祖追斩之，军中争其尸，乞弟得从江桥下脱走。得其种落三万，进次归徠州，穷探巢穴，发故酋甫望个怨塚。天寒，士多堕指，而乞弟竟不可得。监军先受密诏，听引兵还，遂班师。

拜卫州防御使、马军都虞候。西兵未解，上疏求面陈方略。及入见，言：“韩存宝虽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廷待诸将，存宝不至死。”广还部，至阆乡，疽发断颈卒，年四十八。

广为人有风义，轻财好施，学通《左氏春秋》。临事持重，长于料敌，以智损益《八陈图》，又撰约束百余条列上，边地颇推行之。其名闻于西夏。秉常母梁氏将内侮，论中国将帅，独畏广，闻其南征，乃举兵。然在泸以敕书招蛮，既降而杀之，此其短也。遄被恶疾死，或以为杀降之报云。

论曰：宋太宗既厌兵，一意安边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泽，涵煦生民，然仁文有余，义武不足，盖是时中国之人，不见兵革之日久矣。于是契丹、西夏起为边患，乃不吝缗帛以成和好。神宗抚承平之运，锐焉有为，积财练兵，志在刷耻，故一时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长，以兴立事功，若熊本、萧注、陶弼、林广实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诗好士，广学通《左氏春秋》。昔孙权劝吕蒙学，文武岂二致哉！本上书以媚时相，广之征蛮，发塚杀降，君子疵之。

卷三百三十五

列传第九十四

种世衡子古 谔 谊 孙朴 师道 师中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气节，昆弟有欲析其赀者，悉推与之，惟取图书而已。以放荫补将作监主簿，累

迁太子中舍。

尝知泾阳县，里胥王知谦以奸利事败，法当徙，遁去。比郊赦辄出，世衡曰“送府则会赦”，杖其脊而请罪于府，知府李谿奏释之。后通判凤州。州将王蒙正，章献后姻家也，所为不法。尝干世衡以私，不听，蒙正怒，乃诱知谦讼冤而阴助之，世衡坐流襄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赎，为孟州司马。久之，龙图阁直学士李紘为辨其诬，宋绶、狄棐继言之，除卫尉寺丞，历监随州酒，签书同州、鄜州判官事。

西边用兵，守备不足。世衡建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其废垒而兴之，以当寇冲，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朝廷从之，命董其役。夏人屡出争，世衡且战且城之。然处险无泉，议不可守。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辞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钱，卒得泉。城成，赐名青涧城。迁内殿崇班、知城事。开营田二千顷，募商贾，贷以本钱，使通货赢其利，城遂富实。间出行部族，慰劳酋长，或解与所服带。尝会客饮，有得敌情来告者，即以饮器予之，繇是属羌皆乐为用。再迁洛苑副使、知环州。

蕃部有牛家族奴讹者，素屈强，未尝出谒郡守，闻世衡至，遽郊迎。世衡与约，明日当至其帐，往劳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险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结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缘险而进。奴讹方卧帐中，谓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讹大惊曰：“前此未尝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罗拜听命。

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以佐酒。既

而世衡起入内，潜于壁隙中窥之。慕恩窃与侍姬戏，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贰者，使讨之无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诛之。其后百余帐皆自归，莫敢贰。因令诸族置烽火，有急则举燧，介马以待。

葛怀敏败，率羌兵数千人以援泾原，无敢后者。尝课吏民射，有过失，射中则释其罪；有辞某事、请某事，辄因中否而与夺之。人人自厉，皆精于射，繇是数年敌不敢近环境。

迁东染院使、环庆路兵马钤辖。范仲淹檄令与蒋偕筑细腰城，世衡时卧病，即起，将所部甲士昼夜兴筑，城成而卒。

初，世衡在青涧城，元昊未臣，其贵人野利刚浪唃、遇乞兄弟有材谋，皆号大王。亲信用事，边臣欲以谋间之。庆历二年，鄜延经略使庞籍，两为保安军守刘拯书，赂蕃部破丑以达野利兄弟，而泾原路王沿、葛怀敏亦遣人持书及金宝以遣遇乞。会刚浪唃令浪埋、赏乞、媚娘等三人诣世衡请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留使监商税，出入骑从甚宠。有僧王光信者，矫勇善骑射，习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为乡导，数荡族帐，奏以为三班借职，改名嵩。世衡为蜡书，遣嵩遗刚浪唃，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奉钱月万缗，旌节已至，趣其归附，以枣缀画龟，喻其早归之意。刚浪唃得书大惧，自所治执嵩归元昊。元昊疑刚浪唃贰己，不得还所治，且锢嵩弃中。使其臣李文贵以刚浪唃旨报世衡，且言不达所遗书意，或许通和，愿赐一言。世衡以白籍。时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贵至，谕以国家宽大开纳意，纵使还报。元昊得报，出嵩，

礼之甚厚，使与文贵偕来。自是继遣使者请降，遂称臣如旧。世衡闻野利兄弟已诛，为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劳，具言元昊未通时，世衡画策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遂成猜贰，因此与中国通，请优进嵩官。迁三班奉职。后嵩因对自陈，又进侍禁、阁门祗候。

世衡死，籍为枢密使。世衡子古上书讼父功，为籍所抑。古复上书，遂赠世衡成州团练使，诏流内铨授古大县簿尉，押还本贯。籍既罢，古复辩理，下御史考验，以籍前奏王嵩疏为定。诏以其事付史官，听古从官便郡。

世衡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馈。善抚养士卒，病者遣一子专视其食饮汤剂，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临者数日，青涧及环人皆画像祠之。子古、谔、诊，皆有将材。关中号曰“三种”。谊，其幼子也。孙朴、师道、师中。

古字大质，少慕从祖放为人，不事科举。当任官，辞以与弟，时称“小隐君”。世衡卒，录古为天兴尉，累转西京左藏库副使、泾原路都监、知原州。

羌人犯塞，古御之。斩级数百。筑城镇戎之北，以据要害。神宗召对，迁通事舍人，官其三弟。与弟诊破环州折姜会，斩首二千级，迁西上阁门副使。民有损直鬻田于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状，得良田三千顷，丁四千，悉刺为民兵。历环庆、永兴军路钤辖。

坐讼范纯仁不当，夺一官，知宁州，徙镇戎军。熙河师十万道境上，须刍粮，僚佐以他路为言。古曰：“均王师也。”命给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七十。

古明达孝义。弟谔坐擅兴系狱，乞纳官赎其罪。世衡遗张问田千亩，问返之，而世衡死，古终不复受。然世衡受知于范仲淹，因立青涧功，而古以私憾讼纯仁，士论少之。

谔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库副使，延帅陆诜荐知青涧城。

夏酋令陵内附，诜恐生事，欲弗纳，谔请纳之。夏人来索，诜问所以报，谔曰：“必欲令陵，当以景询来易。”乃止。询者，中国亡命至彼者也。

夏将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其弟夷山先降，谔使人因夷山以诱之，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谔即以闻，诏转运使薛向及陆诜委谔招纳。谔不待报，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兵万人。将筑城，诜以无诏出师，召谔还。军次怀远，晨起方栢，敌四万众坌集，傅城而陈。谔开门以待，使名山帅新附百余人挑战，谔兵继之，鼓行而出。至晋祠据险，使偏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身为中军，乃闭垒，悉老弱乘城鼓噪以疑贼。已而合战，追击二十里，俘馘甚众，遂城绥州。诜劾谔擅兴，且不禀节制，欲捕治，未果而诜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贬秩四等，安置随州。会侯可以言水利入见，神宗问其事，对曰：“种谔奉密旨取绥而获罪，后何以使人？”帝亦悔，复其官。

韩绛宣抚陕西，用为鄜延钤辖。绛城啰兀，规横山，令谔将兵二万出无定川，命诸将皆受节度，起河东兵会银州。城

成而庆卒叛，诏罢师，弃啰兀，责授汝州团练副使。再贬贺州别驾，移单州，又移华州。绛再相，讼其前功，复礼宾副使、知岷州。董毡将鬼章聚兵于洮、岷，新羌多叛，谔讨袭诛之。从李宪出塞，收洮州，下通宗、讲珠、东宜诸城，掩击至大河，斩首七千级。

迁东上阁门使、文州刺史、知泾州，徙鄜延副总管。上言：“夏主秉常为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捣其巢穴。”遂入对，大言曰：“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耳。”帝壮之，决意西讨，以为经略安抚副使，诸将悉听节制。谔即次境上，帝以谔先期轻出，使听令于王中正。敌屯兵夏州，谔率本路并畿内七将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万来援，谔御之无定川，伏兵发，断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将令介讹遇。捷书闻，帝大喜，群臣称贺，遣中使谕奖，而罢中正。谔留千人守米脂，进次银、石、夏州，不见敌。始，被诏当会灵武，谔迁枉不进，士卒饥惫，欲以粮运不继归罪转运使李稷。驻军麻家平，大校刘归仁以众溃，诏令班师。犹迁凤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谔谋据横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问状，擢为阁门祗候。将进城横山，命徐禧、李舜举使鄜延计议。谔言：“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而禧与沈括定义移银州，城永乐，与谔始谋异，乃奏留谔守延。

既而永乐受围，谔观望不救，帝冀其后效，置不问，且虞贼至，就命知延州。疽发背卒，年五十七。

谔善驭士卒，临敌出奇，战必胜，然诈诞残忍，左右有犯立斩，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谔饮食自若。敌亦畏其敢战，故数有功。李稷之馈军也，旦入谔营，军吏鸣鼓声喏。谔呼问吏曰：“军有几帅？要当借汝头以代运使。”即叱斩之。稷惶怖遽出。尝渡河，猝遇敌，给门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马，从旗鼓千骑，亟趋大军。”客信之，敌以为谔，追之，几不免。自熙宁首开绥州，后再举西征，皆其兆谋，卒致永乐之祸。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

谊字寿翁。熙宁中，古入对，神宗问其家世，命谊以官。从高遵裕复洮、岷，又平山后羌，至熙河副将。

使青唐，董毡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为回枉，以夸险远。谊固习其地里，诘之曰：“尔跳梁坎井间，谓我不知远近邪？”命趋便道。鬼章怒，胁以兵，谊声气不动，卒改涂。外为路都监。自兰州渡河讨贼，斩首六百，累转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诱杀景思立，后益自矜，大有窥故土之心，使其子诣宗哥请益兵入寇，且结属羌为内应。谊刺得其情，上疏请除之。诏遣游师雄就商利害，遂与姚兕合兵出讨。羌迎战，击走之，追奔至洮州。谊亟进攻，晨雾蔽野，跬步不可辨。谊曰：“吾军远来，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亲鼓之。有顷，雾霁，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执。谊戏问之曰：“别后安否？”不能对，徐谓人曰：“我生恶种使，今日果为所擒。天不使我复有故土，命也。”遂俘以归。拜西上阁门使、康州刺史，徙知鄜州。

夏人犯延安，赵离使谊统诸将。敌闻谊至，皆溃去。延人谓：“得谊，胜精兵二十万。”进熙河钤辖、知兰州。兰与通远皆绝塞，中间保障不相接，腴田多弃不耕，谊请城李诺平以扼冲要。会迁东上阁门使、保州团练使，卒，年五十五。

谊倜傥有气节，喜读书。莅军整严，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敌，度不胜不出，故每战未尝负败。岷羌酋包顺、包诚恃功骄恣，前守务姑息，谊至，厚待之。适有小过，叱下吏，将置法，顺、诚叩头伏罪，愿效命以赎，乃使输金出之，群羌畏惕。及洮州之役，二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积劳，迁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兰会钤辖兼知河州，安抚洮西沿边公事。

河南蕃部叛，属羌阿章率他族拒官军，熙帅胡宗回使朴出讨。时朴至州才二日，以贼锋方锐，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驰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来，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应，朴殊死战，为贼所杀，以马负其尸去。羌乘胜追北。师还遇隘，壅连不得行。偏将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挂臂，独立败军后。羌来可万骑，有七人介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军必尽。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间插花。”引弓三发，陨三人，皆中面；余四人反走，矢贯其背。万骑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众。须臾，羌复来。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余发，无虚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逾隘。将士气夺，无敢复言战。当是时，微舜臣则师歼矣。事闻，赠朴雄州防御使，官其后十人。

师道字彝叔。少从张载学，以荫补三班奉职，试法，易文阶，为熙州推官、权同谷县。县吏有田讼，弥二年不决。师

道繙阅案牍，穷日力不竟，然所讼止母及兄而已。引吏诘之曰：“母、兄，法可讼乎。汝再期扰乡里足未？”吏叩头服罪。

通判原州，提举秦凤常平。议役法忤蔡京旨，换庄宅使、知德顺军。又谓其诋毁先烈，罢入党籍，屏废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夏国画境，其人焦彦坚必欲得故地，师道曰：“如言故地，当以汉、唐为正，则君家疆土益蹙矣。”彦坚无以对。

童贯握兵柄而西，翕张威福，见者皆旅拜，师道长揖而已。召诣阙，徽宗访以边事，对曰：“先为不可胜，来则应之。妄动生事，非计也。”贯议徙内郡弓箭手实边，而指为新边所募。帝复访之，对曰：“臣恐勤远之功未立，而近扰先及矣。”帝善其言，赐袭衣、金带，以为提举秦凤弓箭手。时五路并置官，帝谓曰：“卿，吾所亲擢也。”贯滋不悦，师道不敢拜，以请，得提举崇福宫。久之，知西安州。

夏人侵定边，筑佛口城，率师往夷之。始至渴甚，师道指山之西麓曰：“是当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满谷。累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洺州防御使、知渭州。督诸道兵城席苇，土赋工，敌至，坚壁葫芦河。师道陈于河浒，若将决战者。阴遣偏将曲克径出横岭，扬言援兵至，敌方骇顾，杨可世潜军军其后，姚平仲以精甲衷击之，敌大溃，斩首五十级，获橐驼、马牛万计，其酋仅以身免。卒城而还。

又诏帅陕西、河东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敌守备甚固。官军小怠，列校有据胡床自休者，立斩之，尸于军门。令曰：“今日城不下，视此。”众股栗，噪而登城，城即溃，时兵至才八日。帝得捷书喜，进侍卫亲军

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

从童贯为都统制，拜保静军节度使。贯谋伐燕，使师道尽护诸将。师道谏曰：“今日之举，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无乃不可乎？”贯不听。既次白沟，辽人噪而前，士卒多伤。师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赖以不大败。辽使来请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恶也。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救灾恤邻，古今通义，惟大国图之。”贯不能对，师道复谏宜许之，又不听，密劾其助贼。王黼怒，责为右卫将军致仕，而用刘延庆代之。延庆败绩于卢沟，帝思其言，起为宪州刺史、知环州，俄还保静军节度使，复致仕。

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听便宜檄兵食。师道方居南山豹林谷，闻命即东。过姚平仲，有步骑七千，与之俱北。至洛阳，闻鞬离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贼势方锐，愿少驻汜水，以谋万全。”师道曰：“吾兵少，若迟回不进，形见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测我虚实？都人知吾来，士气自振，何忧贼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遂抵城西，趋汴水南，径逼敌营。金人惧，徙砦稍北，敛游骑，但守牟驼冈，增垒自卫。

时师道春秋高，天下称为“老种”。钦宗闻其至，喜甚，开安上门，命尚书右丞李纲迎劳。时已议和，入见，帝问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对曰：“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入境而能善其归乎？”帝曰：“业已讲好矣。”对曰“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拜检校少傅、同知枢密院、京

畿两河宣抚使，诸道兵悉隶焉。以平仲为都统制。师道时被病，命毋拜，许肩舆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颉颃，望见师道，拜跪稍如礼。帝顾笑曰：“彼为卿故也。”京城自受围，诸门尽闭，市无薪菜。师道请启西、南壁，听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过偏将马忠军者，忠斩其六人。金人来诉，师道付以界旗，使自为制，后无有敢越俟者。又请缓给金币，使彼情归，扼而歼诸河，执政不可。

种氏、姚氏皆为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虑功名独归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达于上。李纲主其议，令城下兵缓急听平仲节度。帝日遣使趣师道战，师道欲俟其弟秦凤经略使师中至，奏言过春分乃可击。时相距才八日，帝以为缓，竟用平仲斫营，以及于败。既败，李邦彦议割三镇，师道争之不得。李纲罢，太学诸生、都人伏阙愿见种、李，诏趣使弹压。师道乘车而来，众褻廉视之，曰：“果我公也。”相率声喏而散。

金师退，乃罢为中太一宫使。御史中丞许翰见帝，以为不宜解师道兵柄。上曰：“师道老矣，难用，当使卿见之。”令相见於殿门外。师道不语，翰曰：“国家有急，诏许访所疑，公勿以书生之故不肯谈。”师道始言：“我众彼寡，但分兵结营，控守要地，使彼粮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叹味其言，复上奏谓师道智虑未衰，尚可用。于是加检校少师，进太尉，换节镇洮军，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屯滑州，实无兵自随。

师道请合关、河卒屯沧、卫、孟、滑，备金兵再至。朝论以大敌甫退，不宜劳师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师中战死，姚

古败，朝廷震悚，召师道还。太原陷，又使巡边。次河阳，遇王汭，揣敌必大举，亟上疏请幸长安以避其锋。大臣以为怯，复召还。既至，病不能见。十月，卒，年七十六。帝临奠，哭之恸，赠开府仪同三司。

京师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师道申前议，劝帝乘半济击之，不从，曰：“异日必为国患。”故追痛其语。建炎中，加赠少保，谥曰忠宪。

师中字端孺。历知环、滨、邠州、庆阳府、秦州，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

金人内侵，诏提秦凤兵入援，未至而敌退，乃以二万人守滑。遣副姚古为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师中援中山、河间。或谓师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则势不能自还，此段凝师于河上比也。时大臣立议矛盾，枢密主破敌，而三省令护出之。师中渡河，即上言：“粘罕已至泽州，臣欲由邢、相间捷出上党，捣其不意，当可以逞。”朝廷疑不用。乾离不还，师中逐出境。粘罕至太原，悉破诸县，为锁城法困之，内外不相通。姚古虽复隆德、威胜，扼南北关，而不能解围。于是诏师中由井陘道出师，与古犄角，进次平定军，乘胜复寿阳、榆次，留屯真定。时粘罕避暑云中，留兵分就畜牧，觐者以为将遁，告诸朝。知枢密院许翰信之，数遣使督师中出战，且责以逗挠。师中叹曰：“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即日办严，约古及张灏俱进，輜重赏犒之物，皆不暇从行。五月，抵寿阳之石坑，为金人所袭。五战三胜，回趋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灏失期不至，兵饥甚。敌知之，悉众攻，右军溃而前军亦奔。师中独

以麾下死战，自卯至巳，士卒发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赏赍不及，皆愤怨散去，所留者才百人。师中身被四创，力疾斗死。

师中老成持重，为时名将，诸军自是气夺。刘昫言：“师中闻命即行，奋不顾身，虽古忠臣，不过也。”请加优赠，以劝死国者。诏赠少师，谥曰庄愍。

论曰：宋愆五季藩镇之弊，稍用逢掖治边陲、领介冑。然兵势国之大事，非素明习，而欲应变决策于急遽危难之际，岂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涧，抚循士卒，威动羌、夏，诸子俱有将材，至师道、师中已三世，号山西名将。徽宗任宦竖起边衅，师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祸。金以孤军深入，师道请迟西师之至而击之，长驱上党；师中欲出其背以掩之，可谓至计矣。李纲、许翰顾以为怯缓逗挠，动失机会，遂至大衄，而国随以败，惜哉！

卷三百三十六

列传第九十五

司马光子康 吕公著子希哲 希纯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

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中官麦允言死，给卤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文庄。加集贤校理。

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余贱，亦可渐纾河东贵余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光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为瑞，愿还其献。”又奏赋以风。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秦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

同知谏院。苏辙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将黜之，光言：“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诏置末级。

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

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兖国公主嫁李玮，不相能，诏出玮卫州，母杨归其兄璋，主人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独无雨露之感乎？玮既黜，主安得无罪？”帝悟，降主沂国，待李氏恩不衰。进知制诰，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时朝政颇姑息，胥史喧哗则逐中执法，鞆官悖慢则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光言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后与

妃俱赠三代，光论：“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

英宗立，遇疾，慈圣光献后同听政。光上疏曰：“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亲用外戚小人，负谤海内。今摄政之际，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遍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夏人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强悍治边，光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将代之。光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遣

舅氏，义不藏于家。后还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当覆奏乃供。光云：“当移所属使立供已，乃具数白后，以防矫伪。”

曹佺无功除使相，两府皆迁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凯望。”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责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天下快之。

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韩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民未敢以为然，虽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因公见兵，用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嘿然，而讫不为止。不十年，皆如光虑。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光论其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重卫绾，周世家薄张美。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以厉天下。”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

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御药院内臣，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暗理官资，非祖宗本意。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帝为出居简，尽罢寄资者。既而复留二人，光又力争之。张方平参知政事，光论其不叶物望，帝不从。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诏录颖邸直省官四人为阁门祗候，光曰：“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御极之初，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光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未

年有献议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彼有尊号我独无，于是复以非时奉册。昔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诏奖光，使善为答辞，以示中外。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袞辞堂饌，时以为袞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袞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迺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

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悬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余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余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坐仓余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余米百万斛，则省东南之漕，以其钱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不余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

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廊上之名，内怀附之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帟，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帟也。”

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

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选诸军骁勇士，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调民造于糒，悉修城池楼橹，关辅骚然。光极言：“公私困敝，不可举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缮治非急。宣抚之令，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当任其责。”于是一路独得免。徙知许州，趣入覲，不赴；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又移书责宰相吴充，事见《充传》。

蔡天申为察访，妄作威福，河南尹、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府独为设一班，示不敢与抗。光

顾谓台吏曰：“引蔡寺丞归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

元丰五年，忽得语涩疾，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即有缓急，当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又将以为东宫师傅。蔡确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乃具论其情，改诏行之，于是上封者以千数。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遂罢保甲团教，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

谓光曰：“熙、丰旧臣，多俭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元祐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提点刑狱。边计以和戎为便。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立十科荐士法。皆从之。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且曰：“毋拜。”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糴籴法。两宫虚己以听。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

康字公休，幼端谨，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学过人，博通群书，以明经上第。光修《资治通鉴》，奏检阅文字。丁母忧，勺饮不入口三日，毁几灭性。光居洛，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涂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其为司马氏子也。以韩絳荐，为秘书，由正字迁校书郎。光薨，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得遗恩，悉以与族人。服除，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

上疏言：“比年以来，旱暵为虐，民多艰食。若复一不稔，

则公私困竭，盗贼可乘。自古圣贤之君，非无水旱，惟有以待之，则不为甚害。愿及今秋熟，令州县广籴，民食所余，悉归于官。今冬来春，令流民就食，候乡里丰穰，乃还本土。凡为国者，一丝一毫皆当爱惜，惟于济民则不宜吝。诚能捐数十万金帛，以为天下大本，则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亲嫌未就职。

为哲宗言前世治少乱多，祖宗创业之艰难，积累之勤劳，劝帝及时向学，守天下大器，且劝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训迪，其言切至。迺英进讲，又言：“《孟子》于书最醇正，陈王道尤明白，所宜观览。”帝曰：“方读其书”。寻诏讲官节以进。

康自居父丧，居庐疏食，寝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谒。赐优告。疾且殆，犹具疏所当言者以待，曰：“得一见天子极言而死无恨。”使召医李积于充。积老矣，乡民闻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马公恩深，今其子病，愿速往也。”来者日夜不绝，积遂行；至，则不可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吊于家，市井之人，无不哀之。诏赠右谏议大夫。

康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赐白金二千两，康以费皆官给，辞不受。不听。遣家吏如京师纳之，乃止。

论曰：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说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

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

一旦起而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开言路，进贤才。凡新法之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张之，不数月之间，划革略尽。海内之民，如寒极而春，旱极而雨，如解倒悬，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与咨嗟叹息，欢欣鼓舞，甚若更生，一变而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称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光于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愁遗一老，则奸邪之势未遽张，绍述之说未遽行，元祐之臣固无恙也。人众能胜天，靖康之变，或者其可少缓乎？借曰有之，当不至如是其酷也。《诗》曰：“哲人云亡，邦国殄瘁。”呜呼悲夫！

康济美象贤，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将不免于绍圣之祸矣。

吕公著，字晦叔，幼嗜学，至忘寝食。父夷简器异之，曰：“他日必为公辅。”恩补奉礼郎，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通判颖州，郡守欧阳修与为讲学之友。后修使契丹，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首以公著对。判吏部南曹，仁宗奖其恬退，赐五品服。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寿星观营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无丰昵之义。”进知制诰，三辞不拜。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

英宗亲政，加龙图阁直学士。方议追崇濮王，或欲称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称太祖，岂可施于王。”及下诏称亲，且班讳，又言：“称亲则有二父之嫌，王讳但可避于上前，不应与七庙同讳。”吕诲等坐论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屡绌言者，何以风示天下？”不

听。遂乞补外，帝曰：“学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请不已，出知蔡州。

神宗立，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司马光以论事罢中丞，还经幄。公著封还其命曰：“光以举职赐罢，是为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也。”诏以告直付阁门。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门下，则封驳之职，因臣而废。愿理臣之罪，以正纪纲。”帝谕之曰：“所以徙光者，赖其劝学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知开封府。时夏秋淫雨，京师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灾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惟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正人惟恐不合于义，则其势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礼官用唐故事，请以五月御大庆殿受朝，因上尊号。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汉、唐，追复三代，何必于阴长之日，为非礼之会，受无益之名？”从之。

二年，为御史中丞。时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极言曰：“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祇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举吕惠卿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旁以语安石，安石益怒，诬以恶语，出知颍州。

八年，彗星见，诏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临朝愿治，为日已久，而左右前后，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此任事之臣负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贤不肖，既素定矣。今则不然，前日所举，以为天下之至贤；而后日逐之，以为天下至不肖。其于人材既反覆不常，则于政事亦乖戾不审矣。古之为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若子产治郑，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舆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起知河阳，召还，提举中太一宫，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帝从容与论治道，遂及释、老，公著问曰：“尧、舜知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如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权智御臣下。对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帝善其言。

未几，同知枢密院事。有欲复肉刑者，议取死囚试劓、刖，公著曰：“试之不死，则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将大举讨之。公著曰：“问罪之师，当先择帅，苟未得人，不如勿举。”及兵兴，秦、晋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数白其害。

元丰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俄永乐城陷，帝临朝叹曰：“边民疲弊如此，独吕公著为朕言之耳。”徙扬州，加大学士。将立太子，帝谓辅臣，当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哲宗即位，以侍读还朝。太皇太后遣使迎，问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者以变法侵民为

务，与己异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诚得中正之士，讲求天下利病，协力而为之，宜不难矣。”至则上言曰：“人君初即位，当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学。学有缉熙于光明，则日新以底至治者，学之力也。谨昧死陈十事，曰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乞备置谏员，以开言路。拜尚书左丞、门下侍郎。

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三省并建，中书独为取旨之地。乃请事于三省者，与执政同进呈，取旨而各行之。又执政官率数日一聚政事堂，事多决于其长，同列莫得预。至是，始命日集，遂为定制。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与革而未定者，一一举行之。民欢呼鼓舞，咸以为便。光薨，独当国，除吏皆一时之选。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转上第，故科举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复贤良方正科。

右司谏贾易以言事忤直诋大臣，将峻责，公著以为言，止罢知怀州。退谓同列曰：“谏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春秋方盛，虑异时有进谏说惑乱者，正赖左右争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众莫不叹服。

吐蕃首领鬼章青宜结久为洮、河患，闻朝廷弭兵省戍，阴与夏人合谋复取熙、岷。公著白遣军器丞游师雄以便宜谕诸将，不逾月，生致于阙下。

帝宴近臣于资善堂，出所书唐人诗分赐。公著乃集所讲书要语明白、切于治道者，凡百篇进之，以备游意翰墨，为圣学之助。

三年四月，恳辞位，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与父居其二，士艳其荣。诏建第于东府之南，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间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时，盖异礼也。

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见辅臣泣曰：“邦国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空复逝。”痛闵久之。帝亦悲感，即诣其家临奠，赐金帛万。赠太师、申国公，谥曰正献，御笔碑首曰“纯诚厚德”。

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无疾言遽色，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暑不挥扇，寒不亲火，简重清静，盖天稟然。其识虑深敏，量阔而学粹，遇事善决，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交，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大夫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参互考实，以达于上。每议政事，博取众善以为善，至所当守，则毅然不回夺。神宗尝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权衡之称物。尤能避远声迹，不以知人自处。

始与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辩聘辞，人莫敢与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曰：“疵吝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所谓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见之。”又谓人曰：“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后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数用公议，列其过失，以故交情不终。于讲说尤

精，语约而理尽。司马光曰：“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其为名流所敬如此。

绍圣元年，章惇为相，以翟思、张商英、周秩居言路，论公著更熙、丰法度，削赠谥，毁所赐碑，再贬建武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司户参军。徽宗立，追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左光禄大夫，入党籍，寻复银青光禄大夫。绍兴初，悉还赠谥。子希哲、希纯。

希哲字原明，少从焦千之、孙复、石介、胡瑗学，复从程颢、程颐、张载游，闻见由是益广。以荫入官，父友王安石劝其勿事科举，以侥幸利禄，遂绝意进取。安石为政，将置其子雱于讲官，以希哲有贤名，欲先用之。希哲辞曰：“辱公相知久，万一从仕，将不免异同，则畴昔相与之意尽矣。”安石乃止。

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独滞管库，久乃判登闻鼓院，力辞。公著叹曰：“当世善士，吾收拾略尽，尔独以吾故置不试，命也夫！”希哲母贤明有法度，闻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终公著丧，始为兵部员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于哲宗曰：“希哲经术操行，宜备劝讲，其父常称为不欺暗室。臣以妇兄之故，不敢称荐，今方将引去，窃谓无嫌。”诏以为崇政殿说书。其劝导人主以修身为本，修身以正心诚意为主。其言曰：“心正意诚，则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虽左右之人且不能谕，况天下乎？”

擢右司谏，辞，未听，私语祖禹曰：“若不得请，当以杨畏、来之邵为首。”既而不拜。会绍圣党论起，御史刘拯论其

进不由科第，以秘阁校理知怀州。中书舍人林希又言：“吕大防由公著援引，故进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辈欺君卖国，皆公著为之倡；而公著之恶，则希哲导成之，岂宜污华职。”于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

徽宗初，召为秘书少监，或以为太峻，改光禄少卿。希哲力请外，以直秘阁知曹州。旋遭崇宁党祸，夺职知相州，徙邢州。罢为宫祠。羁寓淮、泗间，十余年卒。

希哲乐易简俭，有至行，晚年名益重，远近皆师尊之。子好问，有传。

希纯字子进，登第，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将用皇祐故事，并飨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纯言：“皇祐之礼，事不经见，嘉祐既已厘正。至元丰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罢从祀群神，得严父之义，请循其式。”从之。

历宗正、太常、秘书丞。哲宗议纳后，希纯请考三代昏礼，参祖宗之制，博访令族，参求德配。凡世俗所谓勘婚之书，浅陋不经，且一切屏绝，以防附会。迁著作郎，以父讳不拜。擢起居舍人，权太常少卿。

宣仁太后崩，希纯虑奸人乘间进说摇主听，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听断，所用之人皆宿有时望，所行之事皆人所愿行。唯是过恶得罪之徒，日伺变故，捭阖规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为说。臣以为先帝之功烈，万世莫掩。间有数事，为小人所误，势虽颇有损益，在于圣德，固无所亏。且英宗、神宗何尝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亦岂尽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误先帝，复欲误陛下，不可不察。”未几，拜中书舍人、同修国史。

内侍梁从政、刘惟简除内省押班，希纯以亲政之始，首录二人，无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阉寺侧目，或于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缴还二押班词头者也。”

章惇既相，出为宝文阁待制、知亳州。谏官张商英憾希纯，攻之力。又以外亲嫌，连徙睦州、归州。自京东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峡，名为易地，实困之也。公著追贬，希纯亦以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责舒州团练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国元年，还为待制、知瀛州。徽宗闻其名，数称之。曾布忌希纯，因其请觐，未及见，亟以边，遽趣遣之。俄改颍州，入崇宁党籍。卒，年六十。

论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军国事，虽汉之韦、平，唐之苏、李，荣盛孰加焉。夷简多智数，公著则一切持正，以应天下之务，呜呼贤哉。其论人才，如权衡之称物，故一时贤士，收拾略尽。司马光疾甚，谆谆焉以国事为托，当时廷臣，莫公著若也审矣。追考其平生事业，盖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贤而不能荐，殆犹未免于避嫌，而有愧于从祖云。希哲、希纯世济其美，然皆隐于崇宁党祸，何君子之不幸欤！

卷三百三十七

列传第九十六

范镇从子百禄 从孙祖禹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薛奎守蜀，一见爱之，馆于府舍，俾与子弟讲学。镇益自谦退，每步行趋府门，逾年，人不知其为帅客也。及还朝，载以俱。有问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世。”宋庠兄弟见其文，自谓弗及，与为布衣交。

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首礼部选者，必越次抗声自陈，率得置上列。吴育、欧阳修号称耿介，亦从众。镇独不然，同列屡趣之，不为动。至第七十九人，乃从呼出应，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异之。自是旧风遂革。

调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绶延置国子监，荐为东监直讲。召试学士院，当得馆阁校理，主司妄以为失韵，补校勘。人为忿郁，而镇处之晏如。经四年，当迁，宰相庞籍言：“镇有异材，不汲汲于进取。”超授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谏院。上疏论：“民力困敝，请约祖宗以来官吏兵数，酌取其中为定制，以今赋入之数什七为经费，储其三以备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判盐铁、度支。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财已匮，枢密益兵无穷；民已困，三司取财不已。请使二府

通知兵民大计，与三司同制国用。”

契丹使至，虚声示强，大臣益募兵以塞责，岁费百千万。镇言：“备契丹莫若宽三晋之民，备灵夏莫若宽秦民，备西南莫若宽越、蜀之民，备天下莫若宽天下之民。夫兵所以卫民而反残民，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

商人输粟河北，取偿京师，而榷货不即予钞，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议出内帑钱，稍增价与市，岁可得羨息五十万。镇谓：“外府内帑，均为有司。今使外府滞商人，而内帑乘急以牟利，至伤国体。”仁宗遽止之。葬温成后，太常议礼，前谓之园，后谓之陵，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镇曰：“尝闻法吏舞法矣，未闻礼官舞礼也。请诘前后议礼异同状。”集贤校理刁约论圻中物侈丽，吴充、鞠真卿争论礼，并补外，皆上章留之。石全斌护葬，转观察使，他吏悉优迁两官。镇言：“章献、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无此比。乞追还全斌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邓保吉同日除官，内臣无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时有敕，凡内降非准律令者，并许执奏。曾未一月，大臣辄废不行。镇乞正中书、枢密之罪，以示天下。

帝天性宽仁，言事者竞为激讦，至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镇独务引大体，非关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则阔略不言。陈执中为相，镇论其无学术，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杀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镇言：“今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炽，狱犴充斥，执中当任其咎。御史舍大责细，暴扬燕私，若用此为进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级，辨堂陛。”识者韪之。

文彦博、富弼入相，诏百官郊迎。镇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陛下用两人为相，举朝皆谓得人。然近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是不推之以诚也。愿罢郊迎，除谒禁，则于御臣之术为两得矣。”议减任子及每岁取士，皆自镇发之。又乞令宗室疏属补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顾恐天下谓朕不能睦族耳。”镇曰：“陛下甄别其贤者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虽不行，至熙宁初，卒如其言。

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无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镇独奋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是爱死嗜利之人，臣不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为，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是为宗庙之虑，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养宗子于宫中，天下之大虑也。愿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属之尤贤者，优其礼秩，置之左右，与图天下事，以系亿兆人心。”疏奏，文彦博使客问何所言，以实告，客曰：“如是，何不与执政谋？”镇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谋于执政，或以为不可，岂得中辍乎？”章累上，不报。执政谕之曰：“奈何效希名干进之人。”镇贻以书曰：“比天象见变，当有急兵，镇义当死职，不可死乱兵之下。此乃镇择死之时，尚何顾希名干进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书，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大臣皆设辞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也。臣窃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变耳。中变之

祸，不过一死。国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变，死且有罪，其为计亦已疏矣。愿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闻者股栗。

除兼侍御史知杂事，镇以言不从，固辞。执政谕镇曰：“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镇复书执政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诸公谓今日难于前日，安知异日不难于今日乎？”凡见上面陈者三，言益恳切。镇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朝廷知不能夺，乃罢知谏院，改集贤殿修撰，纠察在京刑狱，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镇虽解言职，无岁不申前议。见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动帝意。至是，因入谢，首言：“陛下许臣，今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又因裕享，献赋以讽。其后韩琦遂定策立英宗。

迁翰林学士。中书议追尊濮王，两制、台谏与之异，诏礼官检详典礼。镇判太常寺，率其属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其父容可称皇考，议者犹非之，谓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以仁宗为考，又加于濮王，则其失非特汉二帝比。凡称帝若考，若寝庙，皆非是。”执政怒，召镇责曰：“方令检详，何遽列上！”镇曰：“有司得诏，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会草制，误迁宰相官，改侍读学士。

明年，还翰林，出知陈州。陈方饥，视事三日，擅发钱粟以贷。监司绳之急，即自劾，诏原之。是岁大熟，所贷悉还。神宗即位，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故事，门下封驳制旨，省审章奏，纠擿违滞，皆著所授敕，后乃刊

去。镇始请复之，使知所守。

王安石改常平为青苗，镇言：“常平之法，起于汉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便农末，最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倾，则人皆知恶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吕惠卿在迓英言：“今预买绌绢，亦青苗之比。”镇曰：“预买，亦敝法也。若府库有余，当并去之，岂应援以为比。”韩琦极论新法之害，送条例司疏驳，李常乞罢青苗钱，诏命分析，镇皆封还。诏五下，镇执如初。司马光辞枢密副使，诏许之，镇再封还。帝以诏直付光，不由门下。镇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

举苏轼谏官，御史谢景温奏罢之；举孔文仲制科，文仲对策，论新法不便，罢归故官。镇皆力争之，不报。即上疏曰：“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谢事。臣言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御史台为之罢陈荐，舍人院为之罢宋敏求、吕大临、苏颂，谏院为之罢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李师中。及御史一言苏轼，则下七路掎摭其过；孔文仲则遣之归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圣鉴乎？言青苗有见效者，不过岁得什百万缗钱，缗钱什百万，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议者之家，盖一出于民耳。民犹鱼也，财犹水也，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

疏五上，其后指安石用喜怒为赏罚，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臣知言入触大臣之怒，罪且不测。然臣职献替而无一言，则负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自草制极诋之。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与。镇表谢，略曰：“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安石虽诋之深切，人更以为荣。既退，苏轼往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镇愀然曰：“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或劝使称疾杜门，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为令。轼得罪，下台狱，索与镇往来书文甚急，犹上书论救。久之，徙居许。

哲宗立，韩维言：“镇在仁宗时，首启建储之议，未尝以语人，人亦莫为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学士，起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且欲以为门下侍郎。镇雅不欲起，从孙祖禹亦劝止之，遂固辞，改提举崇福宫。祖禹谒告归省，诏赐以龙茶，存劳甚渥。复告老，以银青光禄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

镇于乐尤注意，自谓得古法，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司马光谓不然，往复论难，凡数万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下王朴乐三律。皇祐中，又诏胡瑗等考正。神宗时诏镇与刘几定之。镇曰：“定乐当先正律。”神宗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酺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刘几即

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赐赉有加。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是，乃请太府铜为之，逾年而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赐诏嘉奖。下之太常，诏三省、侍从、台阁之臣，皆往观焉。镇时已属疾，乐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忠文。

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且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光生为《镇传》，服其勇决；镇复铭光墓云：“熙宁奸朋淫纵，险诋俭狷，赖神宗洞察于中。”其辞峭峻。光子康属苏轼书之，轼曰：“轼不辞书，惧非三家福。”乃易他铭。

镇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诚，恭俭慎默，口不言人过。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笃于行义，奏补先族人而后子孙，乡人有不克婚葬者，辄为主之。兄鎡，卒于陇城，无子，闻其有遗腹子在外，镇时未仕，徒步求之两蜀间，二年乃得之，曰：“吾兄异于人，体有四乳，则儿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学于乡先生庞直温，直温子昉卒于京师，镇娶其女为孙妇，养其妻子终身。

其学本《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契丹、高丽皆传诵其文。少时赋《长啸》，却胡骑，晚使辽，人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兄子百禄亦使辽，辽人首问镇安否。

百禄字子功，镇兄锴之子也。第进士，又举才识兼茂科。时治平水灾，大臣方议濮礼，百禄对策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昔汉哀尊共皇，河南、颍川大水；孝安尊德皇，

京师、郡国二十九大水。盖太宗隆，小宗杀；宗庙重，私祀轻。今宜杀而隆，宜轻而重，是悖先王之礼。礼一悖，则人心失而天意睽，变异所由起也。”对入三等。

熙宁中，邓綰举为御史，辞不就。提点江东、利、梓路刑狱，加直集贤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贿赂，百禄请复至道故事，用文吏领兵，以辖边界，从之。熊本治泸蛮事，有夷酋力屈请降，裨将贾昌言欲杀以为功，百禄谕之不听，往谓本曰：“杀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孙。奈何容骄将横境内乎？”本矍然，即檄止之。

七年，召知谏院。属岁旱，请讲求急务，收还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将死之民。论手实法曰：“造薄手实，许令告匿。户令虽有手实之文，而未尝行。盖谓使人自占，必不以实告，而明许告讦，人将为仇。然则礼、义、廉、耻之风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将，专督所部兵，至许辟置布衣参军谋。百禄察其中，或以恩泽市，或以瘵败收，或未历边方，或起于群盗，疏列其亡状者十四人，请仍旧制，将佐颛教阅，余付之州县，事多施行。

与徐禧治李士宁狱，奏士宁荧惑童妇，致不轨生心，罪死不赦。禧右士宁，以为无罪。执政主禧，贬百禄监宿州酒。元丰末，入为司门吏部郎中、起居郎。

哲宗立，迁中书舍人。司马光复差役法，患吏受赇，欲加流配。百禄固争曰：“民今日执事，受谢于人，明日罢役，则以财赂人。苟绳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将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

元祐元年，为刑部侍郎。诸郡以故斗杀情可矜者请谕，法

官曰：“宜贷。”光曰：“杀人不死，法废矣。”百禄曰：“谓之杀人，则可；若制刑以为无足疑，原情以为无足悯，则不可。今概之死，则二杀之科，自是遂无足疑悯者矣。”时又诏天下狱不当讞而辄讞者抵罪。有司重于请，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禄曰：“熙宁之法，非可疑可悯而讞者免驳勘，元丰则刊之，近则有奏劾之诏，故官吏畏避，不憚论杀。”因条五年死贷之数以闻。门下省犹驳正当贷者，又例在有司者还中书，百禄又争之，后悉从其请。

改吏部侍郎。议者欲汰胥吏，吕大防趣废其半，百禄曰：“不可。废半则失职者众，不若以渐消之，自今阙吏勿补，不数岁，减斯过半矣。”不听。

都水王孝先议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禄行视。百禄以东流高仰，而河势顺下，不可回，即驰奏所以然之状，且取神宗诏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大防犹谓：“大河东流，中国之险限。今塘泺既坏，界河淤浅，河且北注矣。”百禄言：“塘泺有限寇之名，无御寇之实。借使河徙而北，敌始有下流之忧，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诏具在，奈何妄动摇之。”乃止。

俄兼侍读，进翰林学士。为帝言分别邪正之目，凡导人主以某事者为公正，某事者为奸邪，以类相反，凡二十余条。愿概斯事以观其情，则邪正分矣。

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勤于民事，狱无系囚。僚吏欲以囿空闻，百禄曰：“千里之畿，无一人之狱，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许。经数月，复为翰林学士，拜中书侍郎。是岁郊祀，议合祭天地，礼官以“昊天有成命”为言。百禄曰：“此三代之礼，奈何复欲合祭乎？‘成命之颂，祀天祭地，均

歌此诗，亦如春夏祈谷而歌《噫嘻》，亦岂为一祭哉？”争久不决，质于帝前。宰相曰：“百禄之言，礼经也；今日之用，权制也。陛下始郊见，宜以并事天地为恭。”于是合祭。

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温溪心八族皆思内附，可以计纳。”百禄曰：“中国以信抚四夷，阿里骨未有过，溪心虚实未可知，无衅而动，非策也。”又请进筑纳迷等三城，百禄曰：“是皆良田，为必争之地，我既城之，若贼骑时出，我何以耕？后虽欲弃之，为费已甚，亦不能矣。”帝皆从之。右仆射苏颂坐稽留除书免，百禄以同省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徙河阳、河南。薨，年六十五，赠银青光禄大夫。

子祖述，监颖州酒税，摄狱掾，阅具狱，活两死囚，州人以为神。知巩县，凿南山导水入洛，县无水患，文彦博称其能。以父堕党籍，监中岳庙。久之，通判泾州。知台州，奏罢黄甘、葛蕈之贡。主管西京御史台。靖康多难，避地至汝州。汝守赵子栎邀与共守，于是旁郡尽陷，汝独全。累官朝议大夫，卒。从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其生也，母梦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既寤，犹见之，遂以为名。幼孤，叔祖镇抚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岁时亲宾庆集，惨怛若无所容，闭门读书，未尝预人事。既至京师，所与交游，皆一时闻人。镇器之曰：“此儿，天下士也。”

进士甲科。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时王安石当国，尤爱重之。王安国与祖禹友善，尝谕安石意，竟不往谒。富弼致仕居洛，素严毅，杜门罕与人接，待祖禹独厚；疾笃，召授以

密疏，大抵论安石误国及新法之害，言极愤切。粥薨，人皆以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

神宗崩，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先王制礼，君服同于父，皆斩衰三年，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汉以来，不惟人臣无服，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宫中实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犹依汉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此礼之无据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后禫，此礼之不经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庙后即吉，才八月而遽纯吉，无所不佩，此又礼之无渐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殡宫，是以吉服临丧；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

哲宗立，擢右正言。吕公著执政，祖禹以婿嫌辞，改祠部员外郎，又辞。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迁著作郎兼侍讲。

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俭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荡心悦目者，不宜有加于旧。皇帝圣性未定，睹俭则俭，睹奢则奢，所以训导成德者，动宜有法。今闻奉宸库取珠，户部用金，其数至多，恐增加无已，愿止于未然。崇俭敦朴，辅养圣性，使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淫哇之声，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学问日益，圣德日隆，此宗社无疆之福。”故事，服除当开乐置宴，祖禹以为因除服而开乐设宴，则似除服而庆贺，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

夏暑权罢讲，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迁起居郎，又召试中书舍人，皆不拜。吕公著薨，召拜右谏议大夫。首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劳、万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开导上心，晓然存之于中，使异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

蔡确既得罪，祖禹言：“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流传四方，无不震耸。确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党，间有偏见异论者，若一切以为党确去之，惧刑罚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蔡京镇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还，当使执政，不宜崇长。”时大臣欲于新旧法中有所创立。祖禹以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为非，但当复祖宗之旧，若出于新旧之间，两用而兼存之，纪纲坏矣。”迁给事中。

吴中大水，诏出米百万斛、缗钱二十万振救。谏官谓诉灾者为妄，乞加验考。祖禹封还其章，云：“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灾虽小过实，正当略而不问。若稍施惩谴，恐后无复敢言者矣。”

兼国史院修撰，为礼部侍郎。论择监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为十八路，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归于州，州之权归于监司，监司之权归于

朝廷。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建置之道，最为合宜。监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县，皆与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择乎？祖宗尝有考课之法，专察诸路监司，置簿于中书，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书，取当为州者，条别功状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则以次表用之。至官，则令监司考其课绩，终岁之后，可以校优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则得人必多，监司、郡守得人，县令不才，非所患也。”

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又乞宣仁后保护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祖禹复上疏曰：“臣言皇帝进德爱身，宜常以为戒。太皇太后保护上躬，亦愿因而勿忘。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臣侍经左右，有闻于道路，实怀私忧，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拜翰林学士，以叔百禄在中书，改侍讲学士。百禄去，复为之。范氏自镇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论荣慕。

宣仁太后崩，中外议论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祖禹虑小人乘间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此国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灵，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为不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退，亦顺众言而逐之。是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

间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贴然无事矣。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初，苏轼约俱上章论列，谏草已具，见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经世之文也。”竟不复出其稿。

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遗烈，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一言一动，如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专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国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立太平之基。愿守之以静，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则群臣邪正，万事是非，皆了然于圣心矣。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于公；专为邪，故不便于正；专好动，故不便于静。惟陛下痛心疾首，以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报。

忽有旨召内臣十余人，祖禹言：“陛下亲政以来，四海倾耳，未闻访一贤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谓陛下私于近习，望即赐追改。”因请对，曰：“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悼悔，以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

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县。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复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又论：“汉、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于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摧陷；用臣兴土木之工，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愿陛下念之。”

时绍述之论已兴，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见从，遂请外。上且欲大用，而内外梗之者甚众，乃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言者论祖禹修《实录》诋诬，又摭其谏禁中雇乳媪事，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又徙宾、化而卒，年五十八

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至遇事，则别白是非，不少借隐。在迓英守经据正，献纳尤多。尝讲《尚书》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语，拱手再诵，却立云：“愿陛下留听。”帝首肯再三，乃退。每当讲前夕，必正衣冠，俨如在上侧，命子弟侍，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苏轼称为讲官第一。

祖禹尝进《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宗政典》六

卷。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建炎二年，追复龙图阁学士。子冲，绍兴中仕至翰林侍读学士，《儒林》有传。

论曰：熙宁、元丰之际，天下贤士大夫望以为相者，镇与司马光二人，至称之曰君实、景仁，不敢有所轩轻。光思济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镇巍然如山，确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易地则皆然，未易以功名优劣论也。百禄受学于镇，故其议论操修，粹然一出于正。祖禹长于劝讲，平生论谏，不啻数十万言。其开陈治道，区别邪正，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虽贾谊、陆贽不是过云。

卷三百三十八

列传第九十七

苏 軾子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

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

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

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至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

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藪，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廩，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撻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

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匱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强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

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哱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

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孽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

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谗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

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辄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乱之渐。”

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糴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

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湊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

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

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颖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顺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合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

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戎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廩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

谓老将，耻之，称病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僇人运甕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谏论，挺挺

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过字叔党。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郾城县，皆以法令罢。晚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为“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七子：籥、籍、节、笈、箎、笛、箏。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犖，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

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卷三百三十九

列传第九十八

苏辙族孙元老

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仁宗春秋高，辙虑或倦于勤，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曰：

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

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

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谏，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策入，辙自谓必见黜。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范镇难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时父洵被命修《礼书》，兄轼签书凤翔判官。辙乞养亲京师。三年，轼还，辙为大名推官。逾年，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

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

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余，有贵必祟，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访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方平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轼以诗得罪，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移知绩溪县。

哲宗立，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始谄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势钧力敌，则倾陷安石，甚于仇讎，世尤恶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复差役，不知其害相半于雇役。辙言：“自罢差役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芽盘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

剩，大约足支数年，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设《诗》、《书新义》考试天下士，欲改科举，别为新格。辙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诗赋虽小技，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乞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光皆不能从。

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乃于熙河增兰州，于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贺登位，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请兰州、五砦地意，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人别致猖狂。”于是朝廷许还五砦，夏人遂服。迁起居郎、中书舍人。

朝廷议回河故道，辙为公著言：“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

为责也重，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进户部侍郎。辙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蓄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寻又言：

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宜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聪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每因一事不举，辄入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

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

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戢，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

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

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制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

哲宗从之，惟都水仍旧。

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比旧额数倍，命辙量事裁减。吏有白中孚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贿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旧为少，则不忍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与省吏数人典之，遂背辙议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局次。永寿复以赃刺配，大防略依辙议行之。代轼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

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使还，为御史中丞。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刘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

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垆牧，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

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非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

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

疏入，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辙又奏曰：

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覆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觐，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者也。

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去年之秋，又复差法。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苦不充役，亦

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且如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条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

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覆，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攸同，岂不休哉！

大臣耻过，终莫肯改。

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约，地界已定，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忍之不问，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辞，不复入谢，再犯泾原。四年，来贺坤成节，且议地界。朝廷先以岁赐予之，地界又未决。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将

佐范育、种谊等，遂背约侵筑买孤、胜如二堡，夏人即平荡之。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余，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乞罢育、谊，别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以为然，大臣竟主育、谊，不从。辙又面奏：“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君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能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所谓，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

六年，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挑掘所争崖巉，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下大臣会议。辙曰：“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决不当用。朝廷须与夏人议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此理最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两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见从。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砦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刘摯曰：“不用兵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辙奏曰：“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辄敢生事，不

守诚信，臣欲诘责帅臣耳。”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从辙议。

时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且言姚勔亦言之。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奏：“前除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党类互进，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议遂止。

绍圣初，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哲宗意。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辙谏曰：

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匱竭，于是修盐

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讷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

哲宗览奏，以为引汉武方先朝，不悦。落职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臣皆会于朝，再责知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中，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栞城文集》并行于世。三子：迟、适、逊。族孙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学，长于《春秋》，善属文。轼谪居海上，数以书往来。轼喜其为学有功，辙亦爱奖之。黄庭坚见而奇之，曰：“此苏氏之秀也。”举进士，调广都簿，历汉州教授、西京国子博士、通判彭州。

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致茂州蛮叛，帅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叹曰：“威不足以服，则恩不足以怀。”乃移书成都帅周焘曰：“此蛮跳梁山谷间，伺间窃发。彼之所长，我之所短，惟施、黔两州兵可与为敌。若檄数千人，使倍道往赴，贤于官军十万也。其次以为夔、陕兵大集，先以夔兵诱其前，陕兵从其后，不十日，贼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则威怀之道得。今不讨贼，既招而还，必复叛，不免重用兵矣。”焘得书，即召与计事。元老又策：“茂有两道，正道自湿山趋长平，绝岭而上，其路险以高；间道自青崖关趋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径。当使正兵阵湿山，而阴出奇兵捣刁溪，与石泉并力合攻，贼腹背受敌，擒之必矣。”焘皆不能用，竟得罪。后帅至，如元老策，蛮势蹙，乃降。

除国子博士，历秘书正字、将作少监、比部考功员外郎，寻除成都路转运副使，为军器监，司农、卫尉、太常少卿。

元老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梁师成方用事，自言为轼外子，因缘欲见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且为元祐邪说，其学术议论，颇仿轼、辙，不宜在中朝。罢为提点明道宫。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未几卒，年四十七。有诗文行于时。

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梃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摯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卷三百四十

列传第九十九

吕大防兄大忠 弟大钧 大临 刘摯 苏颂

吕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贲，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蓝田，遂家焉。大防进士及第，调冯翊主簿、永寿令。县无井，远汲于涧，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导而入县，地势高下，众疑无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准之，不旬日，果疏为渠，民赖之，号曰“吕公泉”。

迁著作佐郎、知青城县。故时，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获利三倍，民虽病不敢诉。大防始均出纳以平其直，事转闻，诏立法禁，命一路悉输租于官概给之。青城外控汶川，与敌相接。大防据要置逻，密为之防，禁山之樵采，以严障

蔽。韩绛镇蜀，称其有王佐才。入权盐铁判官。

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阙，内出大防与范纯仁姓名，命为监察御史里行。首言：“纪纲赏罚，未厌四方之望者有五：进用大臣而权不归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时退；外国骄蹇而不择将帅；议论之臣裨益阙失，而大臣沮之；疆场左右之臣，有败事而被赏、举职而获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请解机务，章十余上而不纳；张昇年几八十，聪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从；吴奎有三年之丧，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辞老不能守边，恐死塞上，免以尸枢还家为请，亦不许。陛下欲尽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丧者得终，老者得尽其余年，则进退尽礼，亦何必过为虚饰，使四人之诚，不得自达邪？”

是岁，京师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宫城庐舍，杀人害物，此阴阳之沴也。”即陈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辽、夏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会执政议濮王称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为皇子，馆于宫中，凭几之命，绪言在耳，皇天后土，实知所托。设使先帝万寿，陛下犹为皇子，则安懿之称伯，于理不疑。岂可生以为子，没而背之哉？夫人君临御之始，宜有至公大义厌服天下，以结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号，使陛下顾私恩而违公义，非所以结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数上，出知休宁县。

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宁元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召直舍人院。韩绛宣抚陕西，命为判官，又兼河东宣抚判官，除知制诰。四年，知廷州。大防、昉欲城河外荒堆砦，

众谓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从者斩以徇。会环庆兵乱，绛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诰，以太常博士知临江军。

数月，徙知华州。华岳摧，自山属渭河，被害者众。大防奏疏，援经质史，以验时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先王所以兴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后王所以坏也。《书》云：‘惟先格王，正厥事。’愿仰承天威，俯酌时变，为社稷至计。”除龙图阁待制、知秦州。元丰初，徙永兴。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陈三说九宜：曰治本，曰缓末，曰纳言。养民、教士、重谷，治本之宜三也；治边、治兵，缓末之宜二也；广受言之路，宽侵官之罚，恕诽谤之罪，容异同之论，此纳言之宜四也。累数千言。时用兵西夏，调度百出，有不便者辄上闻，务在宽民。及兵罢，民力比他路为饶，供亿军须亦无乏绝。进直学士。居数年，知成都府。

哲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有僧诳民取财，因讼至廷下。验治得情，命抱具狱，即其所杖之，他挟奸者皆遁去。馆伴契丹使，其使黠，语颇及朝廷，大防密撻其隐事，诘之曰：“北朝试进士《至心独运赋》，不知此题于书何出？”使错愕不能对，自是不敢复出嫚词。

迁吏部尚书。夏使来，诏访以待遇之计，且曰：“向者所得边地，虽建立城堡，终虑孤绝难保。弃之则弱国，守之又有后悔，为当奈何？”大防言：“夏本无能为，然屡遣使而不布诚款者，盖料我急于议和耳。今使者到阙，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贺登极，以观厥意，足以测情伪矣。新收疆土，议者多言可弃，此虑之不熟也。至于守御之策，惟择将帅为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诲守环、庆，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

力，御敌而有余；今以九州之大，奉边而不足。由是言之，在于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为中国怯，使大将鬼章青宜结犯边。大防命洮州诸将乘间致讨，生擒之。

三年，吕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师。手札密访至于四五，超拜大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提举修《神宗实录》。大防见哲宗年益壮，日以进学为急，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迎英御书解释上之，置于坐右。又摭乾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以为劝戒者，分上下篇，标曰《仁祖圣学》，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

哲宗御迎英阁，召宰执、讲读官读《宝训》，至“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大防因推广祖宗家法以进，曰：“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阁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

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礼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哲宗甚然之。

大防朴厚恣直，不植党朋，与范纯仁并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凡八年，始终如一。

恳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须岁月，吾亦就东朝矣。”未果而后崩。为山陵使，复命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颖昌府。寻改永兴军，使便其乡社。入辞，哲宗劳慰甚渥，曰：“卿暂归故乡，行即召矣。”未几，左正言上官均论其隳坏役法，右正言张商英、御史周秩、刘拯相继攻之，夺学士，知随州，贬秘书监，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实录》直书其事为诬诋，徙安州。

兄大忠自渭入对，哲宗询大防安否，且曰：“执政欲迁诸岭南，朕独令处安陆，为朕寄声问之。大防朴直，为人所卖，三二年可复相见也。”大忠泄其语于章惇，惇惧，绳之愈力。绍圣四年，遂贬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丰而病，语其子景山曰：“吾不复南矣！吾死汝归，吕氏尚有遗种。”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请归葬，许之。

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发，声音如钟。自少持重，无嗜好，过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对宾客。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冠昏

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徽宗即位，复其官。高宗绍兴初，又复大学士，赠太师、宣国公，谥曰正愍。

大忠字进伯。登第，为华阴尉、晋城令。韩絳宣抚陕西，以大忠提举永兴路义勇。改秘书丞，检详枢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条义勇利害。大忠言：“养兵猥众，国用日屈，汉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于屯田，义勇近于府兵，择用一焉，兵屯可省矣。”为签书定国军判官。

熙宁中，王安石议遣使诸道，立缘边封沟，大忠与范育被命，俱辞行。大忠陈五不可，以为怀抚外国，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罢不遣。令与刘忱使契丹，议代北地，会遭父丧。起复，知代州。契丹使萧素、梁颖至代，设次，据主席，大忠与之争，乃移次于长城北。换西上阁门使、知石州。大忠数与素、颖会，凡议，屡以理折之，素、颖稍屈。已而复使萧禧来求代北地，神宗召执政与大忠、忱议，将从其请。大忠曰：“彼遣一使来，即与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来求关南，则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对曰：“陛下既以臣言为不然，恐不可启其渐。”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计，愿陛下熟思之。”执政知不可夺，议卒不决，罢忱还三司，大忠亦终丧制。其后竟以分水岭为界焉。

元丰中，为河北转运判官，言：“古者理财，视天下犹一家。朝廷者家，外计者兄弟，居虽异而财无不同。今有司惟

知出纳之名，有余不足，未尝以实告上。故有余则取之，不足莫之与，甚大患也。”乃上生财、养民十二事。徙提点淮西刑狱。时河决，飞蝗为灾，大忠入对，极论之，诏归故官。

元祐初，历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知陕州，以直龙图阁知秦州，进宝文阁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环庆后，遂绝岁赐，欲遣使谢罪，神宗将许之。大忠言：“夏人强则纵，困则服，今阳为恭顺，实惧讨伐。宜且命边臣诘其所以来之辞，若惟请是从，彼将有以窥我矣。”

时郡余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纵之柄。大忠选僚案自旦入仓，虽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阂。民喜，争运粟于仓，负钱而去，得百余万斛。

马涓以进士举首入幕府，自称状元。大忠谓曰：“状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称也，既为判官则不可。今科举之习既无用，修身为己之学，不可不勉。”又教以临政治民之要，涓自以为得师焉。谢良佐教授州学，大忠每过之，听讲《论语》，必正襟敛容曰：“圣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

尝献曰：“夏人戍守之外，战士不过十万，吾三路之众，足以当之矣。彼屡犯王略，一不与校，臣窃羞之。”绍圣二年，加宝文阁直学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关、陕民力未裕，士气沮丧，非假之岁月，未易枝梧。”因请以职事对。大抵欲以计徐取横山，自汝遮残并迤邐进筑，不求近功。

既而钟傅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议不合；又乞以所进职为大防量移，惇、布陈其所言与元祐时异，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诏复学士官，佐其葬。

大钧字和叔。父蕢，六子，其五登科，大钧第三子也。中乙科，调秦州右司理参军，监延州折博务。改光禄寺丞、知三原县。请代蕢入蜀，移巴西县。蕢致仕，大钧亦移疾不行。

韩绛宣抚陕西、河东，辟书写机密文字。府罢，移知候官县，故相曾公亮镇京兆，荐知泾阳县，皆不赴。丁外艰，家居讲道。数年，起为诸王宫教授。求监凤翔船务，制改宣义郎。

会伐西夏，鄜延转运司檄为从事。既出塞，转运使李稷馈饷不继，欲还安定取粮，使大钧请于种谔。谔曰：“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大钧性刚直，即曰：“朝廷出师，去塞未远，遂斩转运使，无君父乎？”谔意折，强谓大钧曰：“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大钧怒曰：“公将以此言见恐邪？吾委身事主，死无所辞，正恐公过耳。”谔见其直，乃好谓曰：“子乃尔邪？今听汝矣！”始许稷还。是时，微大钧盛气诘谔，稷且不免。未几，道得疾，卒，年五十二。

大钧从张载学，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居父丧，衰麻葬祭，一本于礼。后乃行于冠昏、膳饮、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尤喜讲明井田兵制，谓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为图籍，可见于用。虽皆本于载，而能自信力行，载每叹其勇为不可及。

大临字与叔。学于程颐，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

其论选举曰：“古之长育人才者。以士众多为乐；今之主

选举者，以多为患。古以礼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竞进。古今岂有异哉，盖未之思尔。夫为国之要，不过得人以治其事，如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于多？如治事皆任其责，惟恐士之不至，不忧其竞进也。今取人而用，不问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问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胜其多，然为官择士则常患乏才；待次之吏历岁不调，然考其职事则常患不治。是所谓名实不称，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规以养德厉行，更学制以量才进艺，定试法以区别能否，修辟法以兴能备用，严举法以核实得人，制考法以责任考功，庶几可以渐复古矣。”

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爵位进退、体力盛衰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在公之力，宜无难矣。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谢之。

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范祖禹荐其好学修身如古人，可备劝学，未及用而卒。

刘摯，字莘老，永静东光人。儿时，父居正课以书，朝夕不少间。或谓：“君止一子，独不可少宽邪？”居正曰：“正

以一子，不可纵也。”十岁而孤，鞠于外氏，就学东平，因家焉。

嘉祐中，擢甲科，历冀州南宫令。县比不得人，俗化凋敝，其赋甚重，输绢匹折税钱五百，绵两折钱三十，民多破产。摯援例旁郡，条请裁以中价。转运使怒，将劾之。摯固请曰：“独一州六邑被此苦，决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于朝。三司使包拯奏从其议，自是绢为钱千三百，绵七十有六。民欢呼至泣下，曰：“刘长官活我！”是时，摯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皆以治行闻，人称为“河朔三令”。

徙江陵观察推官，用韩琦荐，得馆阁校勘。王安石一见器异之，擢检正中书礼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余，为监察御史里行，欣然就职，归语家人曰：“趣装，毋为安居计。”未及陛对，即奏论：“亳州狱起不止，小人意在倾富弼以市进，今弼已得罪，愿少宽之。”又言：“程昉开漳河，调发猝迫，人不堪命。赵子几擅升畿县等，使纳役钱，县民日数千人遮诉宰相，京师喧然，何以示四方？张靓、王廷老擅增两浙役钱，督赋严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余希赏，愿行显贵，明朝廷本无聚敛之意。”

及入见，神宗面赐褒谕。因问：“卿从学王安石邪？安石极称卿器识。”对曰：“臣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识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义。故希赏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后。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聚敛。其有爱君之心，忧国之言者，皆无以容于其间。今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

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此风浸成，汉、唐党祸必起矣。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臣愿陛下虚心平听，审察好恶，前日意以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为短者，今更用其长。稍抑虚哗轻伪、志近忘远、幸于苟合之人，渐察忠厚慎重、难进易退、可与有为之士。收过与不及之俗，使会于大中之道，则施設变化，惟陛下号令之而已。”

又论率钱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县户役，虚实重轻不同。今等以为率，则非一法所能齐；随其所宜，各自立法，则纷扰散殊，何以统率？一也。新法谓版籍不实，故令别立等第。且旧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无失？不独搔扰生事患，将使富输少，贫输多，二也。天下上户少，中户多。上户役数而重，故以助钱为幸。中户役简而轻，下户役所不及。今概使输钱，则为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钱，而患上户之寡，故不用旧籍，临时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不可阙。非若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五也。谷、麦、布、帛，岁有所出，而助法必输见钱，六也。二税科买，色目已多，又概率钱以竭其所有，斯民无有悦而愿为农者，户口当日耗失，七也。侥幸者又将缘法生奸，如近日两浙倍科钱数，自以为功，八也。差法近者十余年，远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习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则民不堪，轻则人不愿，不免以力殴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乡户，家有常产，则必知自爱；性既愚实，则罕有盗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轻猾浮伪之人，巧诈相资，何所不至？十也。”

会御史中丞杨绘亦言其非，安石使张琥作十难以诘之，琥辞不为，司农曾布请为之。既作十难，且劾摯、绘欺诞怀向背。诏问状，绘惧谢罪。摯奋曰：“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实！”即条对所难，以伸其说。且曰：“臣待罪言责，采士民之说以闻于上，职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较是非，争胜负，交口相直，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谓向背，则臣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愿以臣章并司农奏宣示百官，考定当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窜逐。”不报。

摯明日复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动，躬蹈德礼，夙夜厉精，以亲庶政。天下未至于安且治者，谁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动摇，举天下无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助役之事兴。至于求水利，行淤田，并州县，兴事起新，难以遍举。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则下至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轻用名器，淆混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狭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害民者，谓之通变。凡政府谋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掾属决之，然后落笔。同列预闻，反在其后。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门如市。今西夏之款来入，反侧之兵未安，三边疮痍，流溃未定。河北大旱，诸路大水，民劳财乏，县官减耗。圣上忧勤念治之时，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误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窜之岭外，神宗不

听，但谪监衡州盐仓。绘出知郑州，琥亦落职。摯乞诣郢迁葬，然后奔赴贬所，许之。

先是，仓吏与纲兵奸利相市，盐中杂以伪恶，远人未尝食善盐。摯悉意核视，且储其羡以为赏，弊减什七。父老目为“学士盐”。久之，签书南京判官。会司农新令，尽斥卖天下祠庙，依坊场河度法收净利。南京阙伯庙岁钱四十六贯，微子庙十三贯。摯叹曰：“一至于此！”往见留守张方平曰：“独不能为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为奏曰：“阙伯迁商丘，主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乘，历世尊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开国此地，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者，唐张巡、许远孤城死贼，能捍大患。今若令承买小人规利，冗褻渎慢，何所不为，岁收微细，实损大体。欲望留此三庙，以慰邦人崇奉之意。”从之。又见《方平传》。

入同知太常礼院。元丰初，改集贤校理、知大宗正寺丞，为开封府推官。神宗开天章阁，议新官制，除至礼部郎中，曰：“此南宫舍人，非他曹比，无出刘摯者。”即命之。俄迁右司郎中。

初，宰掾每于执政分厅时，请问白事，多持两端伺意指。摯始请以公礼聚见，共决可否。或不便摯所请，坐以开封不置历事罢归。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听政，召为吏部郎中，改秘书少监，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践祚，师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维、晏殊为侍读，孙奭、冯元为侍讲，听断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资养。愿选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劝讲进读之任，便殿燕坐，时赐延对，执经诵

说，以广睿智，仰副善继求治之志。”

他日讲筵进读，至仁宗不避庚戌临奠张士逊，侍读曰：“国朝故事，多避国音。国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问：“果当避否？”摯进曰：“阴阳拘忌，圣人不取，如正月祈谷必用上辛，此岂可改也？汉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张公谨，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

摯又言：“谏官御史员缺未补，监察虽满六员，专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预言责。臣请增补台谏，并许言事。”时蔡确、章惇在政地，与司马光不相能。摯因久旱上言：“《洪范》：‘庶征肃，时雨若。’《五行传》：‘政缓则冬旱。’今庙堂大臣，情志乖睽，议政之际，依违排狠，语播于外，可谓不肃。政令二三，舒缓不振。比日日青无光，风霾昏暝，上天警告，皆非小变。愿进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

蔡确为山陵使，神宗灵驾发引前夕不入宿，摯劾之，不报。及使回，既朝即视事，摯又奏确不引咎自劾。无何，确上表自陈，尝请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摯谓：“使确诚有是请，不言于先朝，为不忠之罪；言于今日，为取容之计。诚无是请，则欺君莫大于此。”又疏确过恶大略有十，论章惇凶悍轻佻，无大臣体，皆罢去。

初，神宗更新学制，养士以千数，有司立为约束，过于烦密。摯上疏曰：“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虽群居众聚，帅而齐之，不可无法，亦有礼义存焉。先帝体道制法，超汉轶唐，养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以

太学屡起狱讼，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月巡所隶之斋而已。斋舍既不一，随经分隶，则又《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备礼请问，相与揖诺，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学校如此，岂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长者之道，则下必有君子、长者之行而应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将以小人、犬彘自为，而况以此行于学校之间乎？愿罢其制。”又请杂用经义、诗赋取士，复贤良方正科，罢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岩叟为言官。执宪数月，正色弹劾，多所贬黜，百僚敬惮，时人以比包拯、吕晦。

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总核，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务在宽大，下必有苟简之事。习俗怀利，迎意趋和，所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观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监司已有迎合争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为之骚动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观之，大约类此。向来黜责数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进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达，矫枉过正，顾可不为之禁哉？请立监司考绩之制。”

拜尚书右丞，连进左丞、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谏议大夫王觐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将加深谴。摯开救甚力，帘中厉声曰：“若有人以门下侍郎为奸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审察毁誉每如此，天下幸甚！然愿顾大体，宗愈进用，自有公议，必致贬谏官而后进，恐宗愈亦所未安。”

宣仁后意解，辄得补郡守。

摯与同列奏事论人才，摯曰：“人才难得，能否不一。性忠实而才识有余，上也；才识不逮而忠实有余，次也；有才而难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怀邪观望，随时势改变，此小人也，终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国家何忧！”六年，拜尚书右仆射。

摯性峭直，有气节，通达明锐，触机辄发，不为利怵威诱。自初辅政至为相，修严宪法，辨白邪正，专以人物处心，孤立一意，不受谒请。子弟亲戚入官，皆令赴铨部以格调选，未尝以干朝廷。与吕大防同位，国家大事，多决于大防，惟进退士大夫，实执其柄。然持心少恕，勇于去恶，竟为朋谗奇中。先是，邢恕谪官永州，以书抵摯。摯故与恕善，答其书，有“永州佳处，第往以俟休复”之语。排岸官茹东济，倾险人也，有求于摯，不得，见其书，阴录以示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二人方交章击摯，遂笺释其语上之，曰：“‘休复’者，语出《周易》，‘以俟休复’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也。”又章惇诸子故与摯之子游，摯亦间与之接。雍、畏谓延见接纳，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福。宣仁后于是面喻摯曰：“言者谓卿交通匪人，为异日地，卿当一心王室。若章惇者，虽以宰相处之，未必乐也。”摯皇惧退，上章自辨，执政亦为之言。宣仁后曰：“垂帘之初，摯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也。”以观文殿学士罢知郢州。给事中朱光庭驳云：“摯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光庭亦罢。七年，徙大名，又为雍等所遏，徙知青州。

绍圣初，来之邵、周秩论摯变法、弃地罪，夺职知黄州，再贬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将行，语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顾国事，不迁怒百姓，但责吾曹，死无所恨。正虑意在报复，法令益峻，奈天下何！”忧形于色，无一言及迁谪意。四年，陷邢恕之谤，贬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从。家人涕泣愿侍，皆不听。至数月，以疾卒，年六十八。

初，摯与吕大防为相，文及甫居丧，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计未可必。当涂猜怨于鹰扬者益深，其徒实繁。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指吕大防独当国久；‘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韩嘉彦尚主，以兄忠彦为‘粉昆’也。恕以书示蔡硕、蔡渭，渭上书讼摯及大防等十余人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及甫书为证。时章惇、蔡卞诬造元祐诸人事不已，因是欲杀摯及梁燾、王岩叟等。以为摯有废立之意，遂起同文馆狱，用蔡京、安惇杂治，逮问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权侍郎，又忠彦虽罢，哲宗眷之未衰，乃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摯，“粉”谓王岩叟面白如粉，“昆”谓梁燾字况之，“况”犹“兄”也。又问实状，但云：“疑其事势如此。”会摯卒，京奏不及考验，遂免其子官，与家属徙英州，凡三年，死于瘴者十人。

徽宗立，诏反其家属，用子跂请，得归葬。跂又伏阙诉及甫之诬，遂贬及甫并渭于湖外，复摯中大夫。蔡京为相，降朝散大夫。后又复观文殿大学士、太中大夫。绍兴初，赠少

师，谥曰忠肃。

挚嗜书，自幼至老，未尝释卷。家藏书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录，孜孜无倦。少好《礼》学，其究《三礼》，视诸经尤粹。晚好《春秋》，考诸儒异同，辨其得失，通圣人经意为多。其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跂能为文章，遭党事，为官拓落，家居避祸，以寿终。

苏颂，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绅，葬润州丹阳，因徙居之。第进士，历宿州观察推官、知江宁县。时建业承李氏后，税赋图籍，一皆无艺，每发敛，高下出吏手。颂因治讯他事，互问民邻里丁产，识其详。及定户籍，民或自占不悉，颂警之曰：“汝有某丁某产，何不言？”民骇惧，皆不敢隐，遂划剔夙蠹，成赋一邑，简而易行，诸令视以为法，至领某民拜庭下以谢。凡民有忿争，颂喻以乡党宜相亲善，若以小忿而失欢心，一旦缓急，将何赖焉。民往往谢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时监司王鼎、王绰、杨紘于部吏少许可，及观颂施設，则曰：“非吾所及也。”

调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欧阳修委以政，曰：“子容处事精审，一经阅览，则修不复省矣。”时杜衍老居睢阳，见颂，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谓不可得而亲疏者。”衍又自谓平生人罕见其用心处，遂自小官以至为侍从、宰相所以施設出处，悉以语颂，曰：“以子相知，且知子异日必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颂后历政，略似衍云。

皇祐五年，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至和中，文

彦博为相，请建家庙，事下太常。颂议以为：“礼，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是有土者乃为庙祭也。有田则有爵，无土无爵，则子孙无以继承宗祀，是有庙者止于其躬，子孙无爵，祭乃废也。若参合古今之制，依约封爵之令，为之等差，锡以土田，然后庙制可议。若犹未也，即请考案唐贤寝堂祠飨仪，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嘉祐中，诏礼院议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灵宫，颂谓：“敕书云：‘向因忿郁，偶失谦恭’，此则无可废之事。又云：‘朕念其自历长秋，仅周一纪，逮事先后，祇奉寝园’，此则有不当废之悔。又云：‘可追复皇后，其祔庙谥册并停。’此则有合祔庙及谥册之义。请祔郭皇后于后庙，以成追复之道。”众论未定，宰相曾公亮问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庙，则事体重矣。”颂曰：“国朝三圣，贺、尹、潘皆元妃，事体正相类。今止祔后庙，则岂得有同异之言。”公亮曰：“议者以谓阴逼母后，是恐万岁后配祔之意。”颂曰：“若加一‘怀’、‘哀’、‘愍’之谥，则不为逼矣。”公亮叹重。

迁集贤校理，编定书籍。颂在馆下九年，奉祖母及母，养姑姊妹与外族数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时。妻子衣食常不及，而处之晏如。富弼尝称颂为古君子，及与韩琦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颍州。通判赵至忠本边徼降者，所至与守竞，颂待之以礼，具尽诚意。至忠感泣曰：“身虽夷人，然见义则服，平生诚服者，唯公与韩魏公耳。”

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时难得之物厉诸郡。颂曰：“遗诏务从俭约，岂有土不产而可强赋乎？量其有无，事亦随集。”英宗即位，召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颂言：“周制

六军出于六乡，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设十二卫，亦散布畿内郡县，又以关内诸府分隶之，皆所以临制四方，为国藩卫。国朝禁兵，多屯京师及畿内东南诸县，虽馈运为便，而西边武备殊阙。今中牟、长垣都门要冲，二鄙驿置皆由此，而旧不屯兵，阒无防守，请置营益兵，以备非常。”明年，饥民果乘虚犯长垣，戕官吏，如颂虑。颂又请以获盗多寡为县令殿最法，以谓：“巡检、县尉，但能捕盗，而不能使人不为盗；能使其不为盗者，县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长官不任其责，可乎？”

迁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驿舍火，左右请出避，颂不动。州兵欲入救，闭门不纳，徐使防卒扑灭之。初火时，郡人汹汹，唱使者有变，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赖颂安静而止。遂闻京师，神宗疑焉。颂使还，入奏，称善久之。命为淮南转运使。召修起居注，擢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知审刑院。

时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辅例，杖脊黥配海岛。颂奏曰：“希辅、仲宣均为枉法，情有轻重。希辅知台，受赇数百千，额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发檄巡检体究，其利甚微，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属仲宣，不差官比校，止系违令，可比恐喝条，视希辅有间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颂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贷死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虽其人无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为定法。

又言：“提举青苗官不能体朝廷之意，邀功争利，务为烦扰。且与诸司不相临统，文移同异，州县莫知适从。乞与常平、众役一切付之监司，改提举为之属，则事有统一，而于

更张之政无所损也。”不从。

大臣荐秀州判官李定，召见，擢太子中允，除监察御史里行。宋敏求知制诰，封还词头。复下，颂当制，颂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远而登显要者。真宗以来，虽有幽人异行，亦不至超越资品。今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损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临，亦封还。神宗曰：“去年诏，台官有阙，委御史台奏举，不拘官职高下。”颂与大临对曰：“从前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后为难得资叙相当，故朝廷特开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员郎，非谓选人亦许奏举。若不拘官职高下，并选人在其间，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为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优恩，更处之宪台，先朝以来，未有此比。幸门一启，则士涂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满其意哉！”执奏不已，于是并落知制诰，归工部郎中班，天下谓颂及敏求、大临为“三舍人”。

岁余，知婺州。方溯桐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几溺矣，颂哀号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为纯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妇罪当杖而病，每旬检之，未愈，谯簿邓元孚谓颂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称，岂可为一妇所给。但谕医如法检，自不诬矣。”颂曰：“万事付公议，何容心焉。若言语轻重，则人有观望，或致有悔。”既而妇死，元孚惭曰：“我辈狭小，岂可测公之用心也。”加集贤院学士、知应天府。吕惠卿尝语人曰：“子容，吾乡里先进，苟一诣我，执政可得也。”颂闻之，笑而不应。凡更三赦，大临还侍从，

颂才授秘书监、知通进银台司。吴越饥，选知杭州。一日，出遇百余人，哀诉曰：“某以转运司责逋市易缗钱，夜囚昼系，虽死无以偿。”颂曰：“吾释汝，使汝营生，奉衣食之余，悉以偿官，期以岁月而足，可乎？”皆谢不敢负，果如期而足。

颂宴客有美堂，或告将兵欲乱，颂密使捕渠领十辈，荷校付狱中，迨夕会散，坐客不知也。及修两朝正史，转右谏议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国历后宋历一日。北人问孰为是，颂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节气交，犹是今夕；若逾数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其历可也。”北人以为然。使还以奏，神宗嘉曰：“朕尝思之，此最难处，卿所对殊善。”因问其山川、人情向背，对曰：“彼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义，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贰之意。昔汉武帝自谓：‘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虽久勤征讨，而匈奴终不服。’至宣帝，呼韩单于稽首称藩。唐自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每读《贞观政要》，慨然有收复意。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归于有司。由此观之，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神宗然之。

元丰初，权知开封府，颇严鞭朴。谓京师浩穰，须弹压，当以柱后惠文治之，非亳、颖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连祥符令李纯，颂置不治。御史舒亶纠其故纵，贬秘书监、知濠州。

初，颂在开封，国子博士陈世儒妻李恶世儒庶母，欲其死，语群婢曰：“博士一日持丧，当厚饷汝辈。”既而母为婢所杀，开封治狱，法吏谓李不明言使杀姑，法不至死。或谮颂欲宽世儒夫妇，帝召颂曰：“此人伦大恶，当穷竟。”对曰：

“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狱久不决。至是，移之大理。意颂前次请求，移御史台逮颂对。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颂曰：“诬人死，不可为已，若自诬以获罪，何伤乎？”即手书数百言伏其咎。帝览奏牍，以为疑，反覆究实，乃大理丞贾种民增减其文傅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犹以尝因人语及世儒帷薄事，颂应曰：“然。”以是为泄狱情，罢郡。

未几，知河阳，改知沧州。入辞，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辄为事夺，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颂顿首谢。召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神宗谓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议者不知所处。颂言：“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分品秩而掌选事。今欲文武一归吏部，则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选更以品秩分治。”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

因陛对，神宗谓颂曰：“欲修一书，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余年，盟誓、聘使、礼币、仪式，皆无所考据，但患修书者迁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书何时可就？”颂曰：“须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书成，帝读《序引》，喜曰：“正类《序卦》之文。”赐名《鲁卫信录》。

帝尝问宗子主祭、承重之义，颂对曰：“古者贵贱不同礼，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义，则丧服从而异制，匹士庶人亦何预焉。近代不世爵，宗庙因而不立，尊卑亦无所统，其长子孙与众子孙无以异也。今《五服敕》，嫡孙为祖、父为长子犹斩衰三年，生而情礼则一，死而丧服独异，恐非先王制礼之本意。世俗之论，乃以三年之丧为承重，不知为承大宗之重也。臣闻庆历中，朝廷议百僚

应任子者，长子与长孙差优与官，余皆降杀，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诏礼官、博士参议礼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礼，立为宗子继祖者，以异于众子孙之法。士庶人不当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违礼教也。”除吏部侍郎，迁光禄大夫。遭母丧，帝遣中贵人唁劳，赐白金千两。

元祐初，拜刑部尚书，迁吏部兼侍读。奏：“国朝典章，沿袭唐旧，乞诏史官采《新》、《旧唐书》中君臣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颂每进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必述己意，反复言之。又谓：“人主聪明，不可有所向，有则偏，偏则为患大矣。今守成之际，应之以无心，则无不治。”每进读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动人主之意。

既又请别制浑仪，因命颂提举。颂既邃于律历，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星辰缠度所次，占候则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

颂前后掌四选五年，每选人改官，吏求垢瑕，故为稽滞。颂敕吏曰：某官缘某事当会某处，仍引合用条格，具委无漏落状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诉者至，必取按牒使自省阅，诉者服，乃退；其不服，颂必往复诘难，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则为奏请，或建白都堂。故选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迁翰林学士承旨。五年，擢尚书左丞。尝行枢密事。边帅遣种朴入奏；“得谍言，阿里骨已死，国人未知所立。契丹

官赵纯忠者，谨信可任，愿乘其未定，以劲兵数千，拥纯忠入其国立之。”众议如其请。颂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纳，得无损威重乎？徐观其变，俟其定而抚辑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无恙。

七年，拜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颂为相，务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职。量能授任，杜绝侥幸之原，深戒疆场之臣邀功生事。论议有未安者，毅然力争之。贾易除知苏州，颂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为监司矣，今因敕令，反下迁为州，不可。”争论未决。谏官杨畏、来之邵谓稽留诏命，颂遂上章辞位，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继出知扬州。徙河南，辞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宫使居京口。绍圣四年，拜太子少师致仕。

方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诸臣太纷纭，常曰：“君长，谁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贬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徽宗立，进太子太保，爵累赵郡公。建中靖国元年夏至，自草遗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诏辍视朝二日，赠司空。

颂器局阔远，不与人校短长，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尤明典故，喜为人言，亹亹不绝。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

尝议学校，欲博士分经；课试诸生，以行艺为升俊之路。议贡举，欲先行实而后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使有司参

考其素，行之自州县始，庶几复乡贡里选之遗范。论者韪之。

论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颇有德量。三人者，皆相于母后垂帘听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岂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为万世矜式。摯正邪之辨甚严，终以直道愠于群小，遂与大防并死于贬，士论冤之。颂独岿然高年，未尝为奸邪所污，世称其明哲保身。然观其论知州张仲宣受金事，犯颜辨其情罪重轻，又陈刑不上大夫之义，卒免仲宜于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岂非所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欤？

卷三百四十一

列传第一百

王存 孙固 赵瞻 傅尧俞

王存，字正仲，润州丹阳人。幼善读书，年十二，辞亲从师于江西，五年始归。时学者方尚雕篆，独为古文数十篇，乡老先生见之，自以为不及。

庆历六年，登进士第，调嘉兴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杀人，久莫敢问，存至，按以州吏受赇，豪赂他官变其狱，存反为罢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洁自重，为欧阳修、吕公著、赵概所知。治平中，入为国子监直讲，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存故与王安石厚，安石执政，数引与论事，不合，即谢不往。存

在三馆历年，不少贬以干进。尝召见便殿，累上书陈时政、因及大臣，无所附丽，皆时人难言者。

元丰元年，神宗察其忠实无党，以为国史编修官、修起居注。时起居注虽日侍，而奏事必禀中书俟旨。存乞复唐贞观左右史执笔随宰相入殿故事，神宗从其言，听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判太常寺。论圜丘合祭天地为非古，当亲祠北郊如《周礼》。官制行，神宗切于用人，存请自熙宁以来群臣缘论事得罪，或诖误被斥而情实纳忠非大过者，随材召擢，以备官使。语合神宗意。收拔者甚众。又言：“敕令出上恩，而比岁议法治狱者，多乞不以赦降原减。官司谒禁，本防请托，而吊死问疾，一切杜绝，皆非便也。”执政不悦。

五年，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谋出自中人，既有诏矣。存曰：“此吾职也。”入言之。即曰驰其役，都人欢呼相庆。进枢密直学士，改兵部尚书，转户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财费，不逾时告备，宰相乘间复徙之兵部。太仆寺请内外马事得专达，毋隶驾部。存言：“如此，官制坏矣。先帝正省、台、寺、监之职，使相临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还户部，固辞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书右丞。三年，迁左丞。

有建议罢教畿内保甲者，存言：“今京师兵籍益削，又废保甲不教，非国家根本久长之计。且先帝不惮艰难而为之，既已就绪，无故而废之，不可。”门下侍郎韩维罢，存言：“去

一正人，天下失望，忠党沮气，谗邪之人争进矣。”又论杜纯不当罢侍御史，王觐不当罢谏官。

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请贷，都省屡以无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杀之，可乎？”又言：“比废进士专经一科，参以诗赋，失先帝黜词律、崇经术之意。”河决而北几十年，水官议还故道，存争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趋下，徒费财力，恐无成功。”卒辍其役。蔡确以诗怨讪，存与范纯仁欲薄其罪，确再贬新州，存亦罢，以端明殿学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确力也。至是，为确罢，士大夫善其能损怨。岁余，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扬、润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岁时过家上冢，出赐钱给邻里、又具酒食召会父老，亲与酬酢，乡党传为美谈。

召为吏部尚书。时，在廷朋党之论寔炽，存为哲宗言：“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或不察，则滥及善人。庆历中，或指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为党，赖仁宗圣明，不为所惑。今日果有进此说者，愿陛下察之。”由是复与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

绍圣初，请老，提举崇禧观，迁右正议大夫致仕。旧制，当得东宫保傅，议者指存尝议还西夏侵地，故杀其恩典，既而降通议大夫。存尝悼近世学士贵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归老筑居，首营家庙。建中靖国元年，卒，年七十九。赠左银青光禄大夫。

存性宽厚，平居恂恂，不为诡激之行，至其所守，确不可夺。司马光尝曰：“并驰万马中能驻足者，其王存乎！”

孙固，字和父，郑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岁读《论语》，曰：“吾能行此。”徂徕石介一见，以公辅期之。擢进士第，调磁州司户参军。从平贝州，为文彦博言胁从罔治之义，与彦博意协，故但诛首恶，余无所及。转霍邑令，迁秘书丞，为审刑详议官。宰相韩琦知其贤，谕使来见，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为编修中书诸房文字。

治平中，神宗为颖王，以固侍讲；及为皇太子，又为侍读。至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通进银台司。种谔取绥州，固知神宗志欲经略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远人宜示之信，今无名举兵，非计之得。愿以汉韩安国、魏相、唐魏征论兵之略，参校同异，则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动不可妄，妄动将有悔。”大臣恶其说，出知澶州。

还知审刑院，复领银台、封驳兼侍读，判少府监。神宗问：“王安石可相否？”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凡四问，皆以此对。及安石当国，更法度，固数议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极陈其不便。及韩琦疏至，神宗感动，谓固曰：“朕熟计之，诚不便。”固出语执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图之，以福天下。”既而竟从安石。固复领银台司。

孔文仲对制策忤时政，报罢。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实应，今反过之，何哉？今谓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为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苏颂、陈荐以论李定罢，固皆引谊争之。

时议尊僖祖为始祖，固议曰：“汉高以得天下与商、周异，

故太上皇不得为始封；光武中兴，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传之万世，太祖功也，不当替其祀；请以为始祖，而为僖祖别立庙。禘祫之日，奉其祧主东向以伸其尊，合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之意。”韩琦见而叹曰：“孙公此议，足以不朽矣。”

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真定府。辽人盗耕解子平地，岁且久，吏争弗能还。固微得其要领，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宁末，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元丰初，同知枢密院事。时征安南，建顺州，其地瘴疠不堪守，固请弃之，内徙者二万户。

谍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讨，固数言举兵易，解祸难。神宗曰：“夏有衅不取，则为辽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请声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长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酈生之说尔。”时执政有言便当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则孰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属李宪。”固曰：“伐国，大事也，岂可使宦官为之！今陛下任李宪，则士大夫孰肯为用乎？”神宗不悦。他日，固又曰：“今五路进师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神宗曰：“大帅诚难其人。”吕公著曰：“既无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议五路入讨，会于灵州，李宪由熙河入，辄不赴灵州，乃自开兰、会，欲以弭责。固曰：“兵法期而后至者斩。今诸路皆进，而宪独不行，虽得兰、会，罪不可赦。”神宗不听，其后师果无功。神宗曰：“朕始以孙固言为迂，今悔无及矣。”

改太中大夫、枢密副使，进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观文

殿学士、知河阳，寻提举嵩山崇福宫。哲宗即位，以正议大夫知河南府，徙郑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读、提举中太一宫，遂拜门下侍郎。哲宗与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会豫节拜仪，听休于幄次。固数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东宫时旧臣。今帝新听政，勉留辅导；或体中未安，取文书于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强起视事，复知枢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声泣。时文彦博致仕归洛，将宴饯崇政殿，以固在殯，罢之。辍视朝二日，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温靖。

固宅心诚粹，不喜矫亢，与人居久而益信，故更历夷险，而不为人所疾害。尝曰：“人当以圣贤为师，一节之士，不足学也。”又曰：“以爱亲之心爱其君，则无不尽矣。”司马光退处，固每劝神宗召归；及光为陈州，过郑，固与论天下大事至数十，曰：“公行且相，宜视先后缓急审处之。”傅尧俞铭其墓曰：“司马公之清节，孙公之淳德，盖所谓不言而信者也。”世以为确论。绍圣时夺遗泽，元符二年，夺所赠官，列元祐党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尝为神宗宫僚，特出籍，悉还所夺。

赵瞻，字大观，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刚，太子宾客，徙凤翔之整屋。瞻举进士第，调孟州司户参军，移万泉令。捐圭田修学宫，士自远而至。改知夏县，作八监堂，书古贤令长治迹以自监。又以秘书丞知永昌县，筑六堰灌田，岁省科敛数十万，水讼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杂群獠，险而难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汶川，条著其详，为《西山别录》。后熙宁中，朝廷经理西南，就瞻取

其书考焉。

迁尚书屯田员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员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断独化，人主至权也。审至权者，当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论，如是而后权可一也。若夫积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赏施設之失，可革则革；号令言动之过，可止则止。辅相赖其用，宜责其效；台谏知其才，宜信其说。兵柄宜削诸宦官，边议宜付诸宿将。盖权不可矫而为也，以从天下之望耳。”英宗称善。

久之，诏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为陕西诸路钤辖，招抚诸部。瞻以唐用宦者为观军容、宣慰等使，后世以为至戒，宜追还内侍，责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会文彦博、孙沔经略西夏，别遣冯京安抚诸路，瞻又请罢京使，专委宿将。夏人入侵王官，庆帅孙长卿不能御，加长卿集贤院学士，瞻言长卿当黜不宜赏，赏罚倒置。京东盗贼数起，瞻请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报。乃求退，力言追还昭明等，英宗改容，纳其言。

二年秋，京师大水，诏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请“悉出章疏，付两省详择以闻”，从之。时议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汉师丹、董宏事，谓其属薛温其曰：“事将类此，吾必以死争，固吾所也。”中书请安懿王称亲，瞻争曰：“仁宗既下明诏子陛下，议者顾惑礼律所生所养之名，妄相訾难，彼明知礼无两父贰斩之义，敢裂一字之词，以乱厥真。且文有去妇出母者，去已非妇，出不为母，辞穷直书，岂足援以断大议哉？臣请与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书尊王为皇，瞻叹曰：“向者太后切责大臣，议乃得罢。今邪臣与中官交缔，归过至

尊而自为之地，吾与首议之臣，不并生矣！”因复力陈。会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贺正使，入对，英宗问前事，对曰：“陛下为仁宗子，而濮王又称皇考，则是二父，二父非礼。”英宗曰：“御史尝见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议，陛下未尝自言。”英宗曰：“是中书过耳，朕自数岁时，先帝养为子，岂敢称濮考？”瞻曰：“臣请退谕中书，作诏以晓天下。”时连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为褒尊。朕意已决，无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还，闻吕诲等谏濮议皆罢去，乞与同贬，不报。趣入对，英宗曰：“卿欲就龙逢、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傅说哉？”瞻皇惧，言：“臣不敢奉诏，使朝廷有同罪异罚之讥。”遂通判汾州。

神宗即位，迁司封员外郎、知商州，又除提点陕西刑狱。熙宁三年，为开封府判官。神宗问：“卿知青苗法便乎？”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培民财诚便。今欲为长久计，爱养百姓，诚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己，使其党餌以知杂御史。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出为陕西转运副使，改永兴军转运使。以亲老，请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钱重，议以交子权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钱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议不合，移京西转运使；又以亲老不行，徙陕州，请还乡里，除提举凤翔太平宫。丁外艰，服除，易朝请大夫、知沧州。

哲宗立，转朝议大夫，召为太常少卿，迁户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进对言：“机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选武臣难遽

尽知，请诏诸路安抚、转运使举使臣，科别其才，第为三等，籍之以备选注。”

初，元丰中，河决小吴，北注界河，东入于海。神宗诏，东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复塞。乃开大吴以护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图请还河故道，下执政议。瞻曰：“自河决已八年，未有定论。今遽兴大役，役夫三十万，用木二千万，臣窃忧焉。朝廷方遣使相视，若以东流未便，宜亟从之；若以为可回，宜为数岁之计，以缓民力”。议者又谓河入界河而北，则失中国之险，昔澶渊之役，非河为限，则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险。昔尧、舜都蒲、冀，周、汉都咸、镐，皆历年数百，不闻以河障外国。澶渊之役，盖庙社之灵，章圣之德，将相之智勇，故敌帅授首，岂独河之力哉？”后使者以东流非便，水官复请塞北流，瞻固争之，卒诏罢役，如瞻所议。

洮、河诸族以青唐首领寢弱可制，欲倚中国兵威以废之，边臣亟请兴师。瞻曰：“不可。御外国以大信为本，且既爵命之，彼虽失众心，无犯王略之罪，何辞而伐之？若其不克，则兵端自此复起矣。”乃止。瞻又奏废渠阳军，以纾荆湖之力；乞诏谕西夏使归永乐遗民，夏人听命。

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语辅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车驾亲临，辍视朝二日。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懿简。绍圣中，言者以傅会元祐诸臣，追夺所赠官，列于党籍。

瞻著《春秋论》二十卷，《史记牴牾论》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议》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别录》一卷。四子：孝谋，瀛州录事参军；献诚，唐城令；某，蚤卒；

彦治，太康主簿。

傅尧俞，字钦之，本郢州须城人，徙孟州济源。十岁能为文，及登第，犹未冠。石介每过之，尧俞未尝不在，介曰：“君少年决科，不以游戏为娱，何也？”尧俞曰：“性不喜嚣杂，非有他尔。”介叹息奇之。尝监西京税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谓曰：“子有清识雅度，文约而理尽，卿相才也。”

知新息县，累迁太常博士。嘉祐末，为监察御史。兗国公主下嫁李玮，为家监梁怀吉、张承照所间，与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于外，未几，复还主家，出玮知卫州。尧俞言：“主恃爱薄其夫，陛下为逐玮而还隶臣，甚悖礼，为四方笑，后何以诲诸女乎？”

皇城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鞠治无状，有司须清辨，内侍主者不遣。尧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复闻外事矣。臣以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赏罚焉，则事之上闻者皆实，乃所以广视听也。纵而不问，则谗者肆行，民无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内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赵继宠越次管当天章阁，蔡世宁掌内藏，而以珠私示内人。尧俞以为嬖宠恩幸过失，当防之于渐，悉劾之。

时乏国用，言利者争献富国计。尧俞奏曰：“今度支岁用不足，诚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俭刻，身先天下，无夺农时，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纷更，为之无益，聚敛者用，则天下殆矣。”

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尧俞请建宗室之贤，以慰天下望。及英宗为皇子，有司阙供馈，仁宗未知。尧俞言：“陛下

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礼，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诚。今礼遇有阙，非所以隆亲亲、重国本也。”于是诏有司供具甚厚。

英宗即位，转殿中侍御史，迁起居舍人。皇太后与英宗同听政，英宗有疾，既平，尧俞上书皇太后，请还政。久之，闻内侍任守忠有谗间语，尧俞谏皇太后曰：“外间物论纷惑，两宫之情未通。臣谓天下之可信者，无大于以天下与人，亦无大于受天下以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资，贯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诛窜谗人，则慈孝之声并隆矣。”于是皇太后还政，逐守忠。尧俞言于英宗曰：“皇太后给事左右之人，宜颇录其勤劳，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侧。且守忠已去，其余不问可也。”

迁右司谏、同知谏院。英宗眷遇尧俞，尝雪中赐对，尧俞自东庑升，英宗倾身东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尝问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尧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系上所化。”英宗纳其言。

时英宗初躬庶政，犹谦让任大臣，尧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为然而行之可也；审其非矣，从而徇之，则人主之柄安在？愿君臣之际，是是非非，毋相面从。总览众议，无所适莫，则威柄归陛下矣。”尝因论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对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台谏言，以公议出之。”对曰：“若付之公议，臣但见襄办山陵事有功，不见其罪。臣身为谏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陕西言，近边熟户颇逃失。诏以内侍李若愚等为陕西四

路钤辖，专使招纳，岁一入奏事。尧俞言：“此安抚、经略使职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则如不用；言必见从，则边帅之权，移于四人矣。”寻罢之。

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称皇考，尧俞曰：“此于人情礼文，皆大谬戾。”与侍御史吕诲同上十余疏，其言极切。主议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称“亲”。尧俞又言：“‘亲’，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义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为子，当是时，设濮王尚无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灾言：“简宗庙，则水不润下。今以濮王为皇考，于仁宗之庙，简孰甚焉。”

俄命尧俞与赵瞻使契丹，比还，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皆以谏濮议罢，复除尧俞侍御史知杂事。尧俞拜疏必求罢去，英宗面留之。尧俞言：“诲等已逐，臣义不当止。”因再拜辞，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杨洙乘间问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为未尝言及御史时事？”尧俞曰：“前日言职也，岂得已哉？今日为郡守，当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阙政，与诽谤何异？”

神宗即位，徙知庐州。熙宁三年，至京师。王安石素与之善，方行新法，谓之曰：“举朝纷纷，俟君来久矣，将以待制、谏院处君。”尧俞曰：“新法世以为不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平生未尝好欺，敢以为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使，俄出为河北转运使，改知江宁府。陛辞，言：“仁庙一室，与艺祖、太宗并为百代不迁之主。”

徙许州、河阳、徐州，再岁六移官，困于道路，知不为时所容，请提举崇福宫。先是，徐人告有谈天文休咎者，尧

俞以事未白，不受辞。谈者后伏诛，尧俞坐不即捕，削官职。稍起，监黎阳县仓草场，郡掾行县，尧俞从众出迎尽礼。守为遣他吏代主出纳，尧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旷其职。”虽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

哲宗立，自知明州召为秘书少监兼侍讲，擢给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补阙拾遗以辅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举直措枉以正大臣，臣虽不才，敢不尽力。若使窥人阴私，挟人细故，则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张舜民以言事罢，诏尧俞更举御史，尧俞封还诏书，请留舜民。不听，即以尧俞为吏部侍郎，尧俞不可，遂以龙图阁待制知陈州。未几，复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前宰相蔡确坐诗诽谤，贬新州，宰执、侍从以下，罢者七八人，御史府为之一空。尧俞曰：“确之党，其尤者固宜逐，其余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于此不能平？愿听之如蚊虻之过耳，无使有纤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气。事至，以无心应之，圣人所以养至诚而御遐福也。”

水官李伟议大河可从孙村导之还故道。尧俞言：“河事虽不可逾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伟又缪悠不肯任责，岂可以遽兴大役。”朝廷遂置伟议。进吏部尚书兼侍读。元祐四年，拜中书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哲宗与太皇太后哭临之，太皇太后语辅臣曰：“傅侍郎清直一节，终始不变，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献简。绍圣中，以元祐党人，夺赠谥，著名党籍。后党锢解，下诏褒赠，录其子。

尧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设城府，人自不忍欺。论事君前，略无回隐，退与人言，不复有矜异色。初，自谏官补郡，众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从，尧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谏官有言责也，为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钱，尧俞至，为偿之，未足而去。后守移文尧俞使偿入之，考实非尧俞所用，卒不辩。司马光尝谓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难兼，吾于钦之见焉。”雍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为难尔。”从孙察，见《忠义传》。

论曰：存、固、瞻、尧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尝受所诱饵，与论新法，终不谄随。及元祐区别正邪，其论蔡确诗谤之罪恐为已甚，将启朋党之祸，岂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张，随事谏止，不少循默。然无矫枉过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进退有道，在元祐诸臣中，身名俱全，亦难矣哉。

卷三百四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

梁燾 王岩叟 郑雍 孙永

梁燾，字况之，郢州须城人。父蒨，兵部员外郎、直史馆。燾以蒨任，为太庙斋郎。举进士中第，编校秘阁书籍，迁集贤校理、通判明州，检详枢密五房文字。

元丰时久旱，上书论时政曰：

陛下日者闵雨，靖惟政事之阙，惕然自责。丁卯发

诏，癸酉而雨，是上天顾听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当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于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师尤甚，阡陌细民，罔不失职，智愚相视，日有大变之忧。陛下既惠以诏旨，又施之行事，讲除刻文，蠲损缗钱等，一日之间，欢声四起。距诞节三日而膏泽降，是天以雨寿陛下之万年，感圣心于大寤，有以还其仁政也。

然法令乖戾，为毒于民者，所变才能万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释，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为戒，而夙夜虑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为害，岂特此耶？曰青苗钱也，助役钱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数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钱未一及偿，而责以免役；免役之钱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复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扰百姓，使不得少休于圣泽。其为害之实，虽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报以无是，则从而信之，恬不复问，而反坐言者。虽间遣使循行，而苟且宠禄，巧为妄诞，成就其事，至请遍行其法，上下相隐，习以成风。

臣谓天下之患，不患祸乱之不可去，患朋党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闻所当闻，故政日以敝，而祸乱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

疏入，不报。

内侍王中正将兵出疆，干赏不以法。熹争之不得，请外，出知宣州。入辞，神宗曰：“枢臣云卿不肯安职，何也？”对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职，恐不胜任使，故去耳。”神

宗曰：“王中正功赏文书，何为独不可？”曰：“中正罔冒僥覬，臣不敢屈法以负陛下。”未几，提点京西刑狱，哲宗立，召为工部郎中，迁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有请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册者，焘率同列谏，引薛奎谏章献明肃皇后不当以王服见太庙事，宣仁后欣纳。又论市易已废，乞蠲中下户逋负；又乞欠青苗下户，不得令保人备偿。

文彦博议遣刘奉世使夏国，御史张舜民论其不当遣，降通判虢州。焘言：“御史持纪纲之官，得以犯颜正论，况臣下过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议；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议，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时同论者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王觐、孙升、韩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敕谕以“事当权其轻重，故不惜一新进御史，以慰老臣。”焘又言：“若论年龄爵禄，则老臣为重；若论法度纲纪，则老臣为轻。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愿还舜民，以正国体。”章十上，不听。

焘又面责给事中张问不能驳还舜民制命，以为失职。坐诟同列，出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辞不拜，曰：“臣本论张舜民不当罢，如以为非，即应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职，守剧郡，如此则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恶示天下矣。”不报。至潞，值岁饥，不待命发常平粟振民。流人闻之，来者不绝，焘处之有条，人不告病。

明年，以左谏议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辕不得行，逾太行，抵河内乃已。既对，上书言：“帝富于春秋，未专宸断；太皇保佑圣主，制政帘帷，奸人易为欺蔽。愿正纲纪，明法

度，采用忠言，讲求仁术。”两宫嘉纳焉。

前宰相蔡确作诗怨谤，熹与刘安世交攻之。熹又言：“方今忠于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根株牵连，贼化害政，为患滋大。”确卒窜新州。熹进御史中丞。邓润甫除吏部尚书，熹论润甫柔佞不立，巧为进取。不听。改权户部尚书，不拜，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郑州。旬日，入权礼部尚书，为翰林学士。

元祐七年，拜尚书右丞，转左丞。蔡京帅蜀，熹曰：“元丰侍从，可用者多；惟京轻险贪愎，不可用。”又与同列议夏国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遣近臣问所以去意，且令密访人才。熹曰：“信任不笃，言不见听，而询问人才，非臣所敢当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须识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恶，图任旧人中坚正纯厚有人望者，不牵左右好恶之言以移圣意，天下幸甚。”

以疾，罢为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宠之。力辞，改知颖昌府。既出京师，哲宗遣中贵谕以复用之旨。绍圣元年，知郢州。朋党论起，哲宗曰：“梁熹每起中正之论，其开陈排击，尽出公议，朕皆记之。”以故最后责，竟以司马光党黜知鄂州。三年，再贬少府监。分司南京。明年，三贬雷州别驾，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徙其子于昭州。徽宗立，始得归。

熹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为意。在鄂作《荐士录》，具载姓名。客或见其书，曰：“公所植桃李，乘时而发，但不向人开耳。”熹笑曰：“熹出入侍从，至位执政，八年之间所荐，用之不尽，负愧多矣。”其好贤乐善如此。

王岩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幼时，语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词赋致经术不明，初置明经科，岩叟年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调栳城簿、泾州推官，甫两月，闻弟丧，弃官归养。

熙宁中，韩琦留守北京，以为贤，辟管勾国子监，又辟管勾安抚司机宜文字，监晋州折博、炼盐务。韩绛代琦，复欲留用。岩叟谢曰：“岩叟，魏公之客，不愿出他门也。”士君子称之。后知定州安喜县，有法吏罢居乡里，导人为讼，岩叟捕撻于市，众皆竦然。定守吕公著叹曰：“此古良吏也。”有诏近臣举御史，举者意属岩叟而未及识，或谓可一往见。岩叟笑曰：“是所谓呈身御史也。”卒不见。

哲宗即位，用刘摯荐，为监察御史。时六察尚未言事，岩叟入台之明日，即上书论社稷安危之计，在从谏用贤，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钱敛法太重，民力不胜，愿复差法如嘉祐时。又言河北榷盐法尚行，民受其弊，贫者不复食。录大名刻石《仁宗诏书》以进，又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来，推此为惠。愿复其旧。

江西盐害民，诏遣使者往视。岩叟曰：“一方病矣，必待使还而后改为，恐有不及被德泽而死者。愿亟罢之。”又极陈时事，以为“不绝害本，百姓无由乐生；不屏群邪，太平终是难致。”时下诏求民疾苦，四方争以其情赴诉，所司惮于省录，颇成壅滞。岩叟言：“不问则已，言则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谓陛下以空言说之，后有诏令，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岩叟论其不孝，定遂分司。

宰相蔡确为裕陵复土使，还朝，以定策自居。岩叟曰：

“陛下之立，以子继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于中，而确敢贪天自伐。章惇谗贼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盖与确等。近帘前争役法，词气不逊，无事上之礼。今圣政不出房闼，岂宜容此大奸犹在廊庙！”于是二人相继退斥。

迁左司谏兼权给事中。时并命执政，其间有不协时望者，岩叟即缴录黄，上疏谏。既而命不由门下省以出，岩叟请对，言之益切。退就阁上疏曰：“臣为谏官既当言，承乏给事又当驳，非臣好为高论，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损纪纲。”疏凡八上，命竟寝。又言：“三省胥吏，月俸厚奉，岁累优秩。而朝廷每举一事，辄计功论赏，不知平日禄赐，将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极。望飭励大臣，事为之制。”即诏裁抑侥幸，定为十七条。

迁侍御史。两省正言久阙，岩叟上疏曰：“国朝仿近古之制，谏臣才至六员，方之先王，已为至少。今复虚而不除，臣所未谕。岂以为治道已清，而无事于言邪？人材难称，不若虚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于今日也。愿趣补其阙，多进正人以壮本朝；正人进，则小人自消矣。”

诸路水灾，朝廷行振贷，户部限以灾伤过七分、民户降四等始许之。岩叟言：“中户以上，盖亦艰食。乞毋问分数、等级，皆得贷，庶几王泽无间，以召至和矣。”坐张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贤院知齐州。请河北所言盐法，行之京东。明年，复以起居舍人召。尝侍迓英讲，进读《宝训》，至节费，岩叟曰：“凡言节用，非偶节一事便能有济。当每事以节俭为意，则积久累日，国用自饶。”读仁宗知人事，岩叟曰：“人主常欲虚心平意，无所偏系，观事以理，则事之

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见。”

司马康讲《洪范》，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为更有德。”盖哲宗自临御，渊默不言，岩叟喜闻之，因欲风谏，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不可须臾去者也。臣请别而言之。夫明是非于朝廷之上，判忠邪于多士之间，不以顺己而忘其恶，不以逆己而遗其善，私求不徇于所爱，公议不迁于所憎。竭诚尽节者，任之当勿二；罔上盗宠者，弃之当勿疑。惜纪纲，谨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远声色之好，绝盘游之乐，勇于救天下之弊，果于断天下之疑，邪说不能移，非道不能说，此人主之刚德也。居万乘之尊而不骄，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聪明有余而处之若不足，俊杰并用而求之如不及，虚心以访道，屈己以从谏，惧若临渊，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尽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岩叟因侍讲，奏曰：“陛下退朝无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对曰：“陛下以读书为乐，天下幸甚。圣贤之学，非造次可成，须在积累。积累之要，在专与勤。屏绝它好，始可谓之专；久而不倦，始可谓之勤。愿陛下特留圣意。”哲宗然之。

岩叟馆伴辽贺正旦使耶律宽，宽求观《元会仪》，岩叟曰：“此非外国所宜知。”止录《笏记》与之，宽不敢求。进权吏部侍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湖北诸蛮互出扰边，无有宁岁，岩叟请专以疆事委荆南唐义问。遂自草檄文，喻义问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为侥幸功赏之意，后遂安辑。

初，夏人遣使入贡，及为境上之议，故为此去彼来，牵致劳苦，每违期日。岩叟请预戒边臣，夏违期，一不至则勿

复应，自后不复敢违。质孤、胜如二堡，汉赵充国留屯之所，自元祐讲和，在兰州界内，夏以为形胜膏腴之地，力争之。二堡若失，则兰州、熙河遂危。延帅欲以二堡与夏，苏辙主其议。及熙河、延安二捷同报，辙奏曰：“近边奏稍频，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犹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议。”意在与之也。岩叟曰：“形势之地，岂可轻弃，不知既与，还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议遂止。

夏人数万侵定西之东、通远之北，坏七厓巉堡，掠居人，转侵泾原及河外鄜、府州，众遂至十万。熙帅范育侦伺夏右厢种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请乘此进堡砦，筑禽谷、胜如、相照、定西而东径陇诸城。朝议未一，或欲以七巉经毁之地，皆以与夏。岩叟力言不可与，彼计得行，后患未已。因请遣官谕熙帅，即以户部员外郎穆衍行视，筑定远以据要害。其调兵赏费，一从便宜，不必中覆。定远遂城，皆岩叟之力。

拜中书舍人。滕甫帅太原，为走马承受所撼，徙颖昌。岩叟封还词头，言：“进退帅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后人畏惮不自保，此风漫长，非委任安边之福。”乃止。

复为枢密都承旨、权知开封府。旧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厅，共治一事，多为异同，或累日不竟，吏疲于咨禀。岩叟创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为令。都城群偷所聚，谓之“大房”，每区容数十百人，渊薮诡僻，不可胜究。岩叟令掩捕撤毁，随轻重决之，根株一空。供备库使曹续以产贸万缗，市佞逾年负其半，续尽力不可取。一日启户，则所负皆在焉。惊扣其故，佞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隶韩绚与同隶讼，事连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圣后之族也。岩叟

言：“部曲相讼，不当论其主。今不惟长告讐之风，且伤孝治。慈圣仙游未远，一旦因厮役之过，使其子孙对吏，殆圣情有所不忍。”诏辍絢而绝其狱。岩叟常谓：“天下积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费扰，乞随等第多寡为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

元祐六年，拜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入谢，太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岩叟又再拜谢，进曰：“太后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务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愿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复少进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圣学，当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则朝廷安，邪人一进，便有不安之象。非谓一夫能然，盖其类应之者众，上下蔽蒙，不觉养成祸胎尔。”又进曰：“或闻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说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误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圣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则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则否。’小人既进，君子必引类而去。若君子与小人竞进，则危亡之基也。此际不可不察。”两宫深然之。

上清储祥宫成，太皇太后谓辅臣曰：“此与皇帝皆出阁中物营之，以成先帝之志。”岩叟曰：“陛下不烦公，不劳民，真盛德事。然愿自今以土木为戒。”又以宫成将肆赦，岩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尝赦。古人有垂死谏君无赦者，此可见赦无益於圣治也。”

哲宗方选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谿女，年命以便，然为是庶出过房，事须评议。”岩叟进曰：“按《礼经·问名篇》，女家答曰：‘臣女，夫妇所生。’及外氏官讳，不识今者狄氏将何辞以进？”议遂寝。哲宗选后既定，太皇太后曰：

“帝得贤后，有内助功，不是小事。”岩叟对曰：“内助虽后事，其正家须在皇帝。圣人言：‘正家而得天下’。当慎之于始。”太皇太后以是语哲宗者再。岩叟退取历代后事可为法者，类为《中宫懿范》上之。

宰相刘摯、右丞苏辙以人言求避位，岩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奸邪，缉熙圣治，摯与辙之功居多。原深察谗毁之意，重惜腹心之人，无轻其去就。”两宫然之。后摯竟为御史郑雍所击，岩叟连上疏论救。摯去位，御史遂指为党，罢为端明殿学士、知郑州。言者犹未厌，太皇太后曰：“岩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获已耳。”

明年，徙河阳，数月卒，年五十一。赠左正议大夫。绍圣初，追贬雷州别驾。司马光以其进谏无隐，称之曰：“吾寒心栗齿，忧在不测，公处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数章，必行其言而后已。”为文语省理该，深得制诰体。有《易》、《诗》、《春秋传》行于世。

郑雍，字公肃，襄邑人。进士甲科，调兗州推官。韩琦上其文，召试秘阁校理、知太常礼院。英宗之丧，论宗室不当嫁娶，与时相忤，通判峡州，知池州，复还太常礼院，历开封府判官。

熙宁、元丰间，更制变令，士大夫多违己以求合，雍独静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记室参军。神宗末年，二王既长，犹居禁中，雍献四箴规戒，且讽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转运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贤，及临政，擢为起居郎，进中书舍人。

邓润甫除翰林承旨，雍当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换为侍读学士。雍言：二职皆天下精选，以润甫之过薄，不当革前命；以为奸邪，不当在经幄。今中外咸谓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则邪正何由可辨，善恶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言，是赏罚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润甫仍为承旨。周穉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雍言：“安石持国政，不能上副属任，非先帝神明，远而弗用，则其所败坏，可胜言哉！今穉以小臣辄肆横议，愿正其罪。”从之。

使契丹还，徙右谏议大夫，言：“朝廷重内轻外，选用牧伯，罕辍从班，以阔阔轻浅者充员，不复为来日虑。愿自今稍积资望，以渐试之。”吴中大饥，方议振恤，以民习欺诞，敕本部料检，家至户到。雍言：“此令一布，吏专料民而不救灾，民皆死于饥。今富有四海，奈何谨圭撮之滥，而轻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

侍御史贾易沾沾自喜，中丞赵彦若懦不自立，雍并论之，遂罢易，左转彦若，以雍为中丞。雍辞曰：“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风俗也。”不许。时二府禁谒加严，雍叹曰：“旁招俊义，列于庶位，宅百揆职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门者，犹当物色致之，奈何设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体貌之者，乃复防闲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贾谊廉耻节行之说以谏，诏弛其禁。

刑部讞囚，宰执论杀之，有司以为可生，不奉诏，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於广好生之德耳，若遽以为罪，臣恐邻於嗜杀。今使有司欲杀而朝廷生之，犹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况反是者哉！”哲宗嘉纳，囚遂得生。

初，邢恕以书抵宰相刘摯，摯答之，有‘自爱以俟休复’之语，排岸司茹东济录书示雍与殿中侍御史杨畏，雍、畏释其语曰：“‘俟休复’者，俟他日太后复辟也。”遂并以此事论摯威福自恣，乞罢之以收主柄。又论王岩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为摯党，以闭其援。及摯出知郢州，光庭方为给事中，缴还摯麻词，岩叟、燾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纳。雍之攻摯，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又有请暴摯阴事者，雍曰：“吾为国击宰相，非仇摯也。彼之阴事，何有於国哉？”置不以闻。

拜尚书右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称其事上有礼。绍圣初，治元祐众臣，雍顿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谕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谓雍初为侍从时，因徐王私於权臣以进。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闻之，岂能自安？”黜秩知广德军，敕银台毋受雍辞去奏章，东府吏毋听雍妻子辄出，且令学士钱勰善为留诏。二年，始以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徙北京留守。

初，章惇以白帖贬谪元祐臣僚，安燾争论不已，哲宗疑之。雍欲为自安计，谓惇曰：“熙宁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牒怀之，以白哲宗，遂其奸。雍虽以此结惇，然卒罢政，坐元祐党，夺职知郑州。数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举崇福宫，归，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复资政殿学士。

孙永，字曼叔，世为赵人，徙长社。年十岁孤，祖给事中冲，列为子行，荫将作监主簿，肄业西学，群试常第一。冲

戒之曰：“洛阳英隽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复试。冲卒，丧除，复列为孙，换试衔，擢进士第，调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贾黯荐为御史，以母老不就。韩琦读其诗，叹誉之，引为诸王府侍读。神宗为颖王，出新录《韩非子》畀官僚讎定，永曰：“非险薄刻核，其书背《六经》之旨，愿毋留意。”王曰：“广藏书之数耳，非所好也。”及为皇太子，进舍人；即位，擢天章阁待制，安抚陕西。民景询外叛，诏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极，旷泽流行，恶逆者犹得亏除。今缘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

历河北、陕西都转运使。时边用不足，以解盐、市马别为一司，外台不得与。永奏曰：“盐、马，国之大计，使主者专其柄，既无以统隶，苟为非法，孰从而制之？”

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边陲方安静，无故骚动，恐变生不测。”会新筑刘家堡失利，众请戮偏裨以塞责。永曰：“居敌必争之地，军孤援绝，兵法所谓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阁待制、知和州，以详定编敕知审官东院召还，神宗问：“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对曰：“法诚善，然强民出息输钱代徭，不能无重敛之患。若用以资经费，非臣所知也。”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问：“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议复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肤，深害仁政，汉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决，待卿始定耳。”不果行。

复学士，知瀛州。河决，于贝、瀛、冀尤甚，民租以灾免者，州县惧常平法，征催如故。永连章论止，神宗从之，仍命发廩粟以振。白沟巡检赵用以辽人渔界河，擅引兵北度，荡其族帐，辽持此兆衅，数暴边上，神宗遣使问故，永请正用罪以谢，未报，辽屯兵连营亘四十里，永好谕之曰：“疆吏冒禁，已置之狱矣，今何为者？”敌意解，但求醪糒犒师而旋。

进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吕嘉问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输钱以免直。下府询究，曹掾以为便。永占书纸尾，不暇省。既乃行市易抵当法，贷民钱而为之期，有不能偿而死者。神宗颇知之，嘉问妄变其名以罔听。神宗虑立法未尽，诏永及韩维究实。永奏言：“市算下逮锥刀，为人患苦。”御史张琥劾永弃同即异，罢为提举中太一宫。

元丰中，判军器监。有司病皮革不给，严隐匿之科，亡赖辈肆情为讦，至妇人冠饰亦不免。永请听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货其余，讦讼既息，国用亦济。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访以时务，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间谓将有事於征讨。兵非轻用之物，原軫不戢自焚之戒。”神宗曰：“此备豫不虞，若四方安平，岂有轻动之理？卿言是也。”忻、代产盐，苦恶不堪食，转运使必欲理之，以盗贩阑越之罪罪兵吏。永言：“盐，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备也，不可阙。顾以恶盐累防兵，非计也。”诏弛其禁。

入判将作，进端明殿学士。病不能朝，神宗遣上医调视，六命近侍问安否，至虚枢密位以待。辞去益力，提举崇福宫。逾年，起知陈州，徙颖昌。永裕起陵，许、汝当运粟数十万斛於陵下，调民牛数万，永请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书。太

皇太后下诏求言，永陈保马、保甲、免役三事最敝，愿一切罢去，复修监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纳之。元祐元年，迁吏部，又属疾，改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赠银青光禄大夫，赙金帛二千，谥曰康简。

永外和内劲，论议常持平，不求诡异。事或悖于理，虽逼以势，亦不为屈。未尝以矫亢形于色辞，与人交，终身无怨仇。范纯仁、苏颂皆称之为国器。

论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岩叟尽忠事上，凡有过举，知无不言，虽或从或违，而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矣。第以新州之举，於是为过。故他日绍圣复以藉口，使元祐众贤皆罹其祸，由是再变而为宣、政之奸臣，国日危矣。郑雍易其所守，肆击刘摯，波及者三十人，欲结章惇以取容，然而终亦不免。小人反覆，专务自全，竟何益哉？孙永之为，人庶得其中焉。

卷三百四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

元绛 许将 邓润甫 林希弟旦
蒋之奇 陆佃 吴居厚 温益

元绛，字厚之，其先临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众保

乡里，进据信州，为杨氏所败，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吴越至丞相，遂为钱塘人。绛生而敏悟，五岁能作诗，九岁谒荆南太守，试以三题，上诸朝，贫不能行。长，举进士，以廷试误赋韵，得学究出身。再举登第，调江宁推官，摄上元令。

民有号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略男女为仆妾，有欲告者，则杀以灭口。绛捕置于法。甲与乙被酒相殴击，甲归卧，夜为盗断足。妻称乙，告里长，执乙诣县，而甲已死。绛敕其妻曰：“归治而夫丧，乙已伏矣。”阴使信谨吏迹其后，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语。绛命取僧絮庑下，诘妻奸状，即吐实。人问其故，绛曰：“吾见妻哭不哀，且与伤者共席而襦无血污，是以知之。”

安抚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县。豪子龙聿诱少年周整饮博，以技胜之，计其赀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讼于县，县索券为证，则母手印存，弗受。又讼于州，于使者，击登闻鼓，皆不得直。绛至，母又来诉，绛视券，呼谓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牒尾印，而撰伪券续之耳。”聿骇谢，即日归整田。

知通州海门县。淮民多盗贩盐，制置使建言，满二十斤者皆坐徒。绛曰“海滨之人，恃盐以为命，非群贩比也。”笞而纵之。擢江西转运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庐荡析。绛出库钱，即其处作室数千区，命人自占，与期三岁偿费，流移者皆复业。又甃其城，因门为闸，以御湍涨，后人守其法。入为度支判官。

依智高叛岭南，宿军邕州而岁漕不足。绛以直集贤院为

广东转运使，建濒江水砦数十，以待逋寇；缮治十五城，楼堞械器皆备，军食有余。以功迁工部郎中，历两浙、河北转运使，召拜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知福州，进龙图阁直学士，徙广、越、荆南，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拜三司使、参知政事。数请老，神宗命其子耆宁校书崇文院，慰留之。

会太学虞蕃讼博士受贿，事连耆宁，当下狱。绛请上还职禄，而容耆宁即讯于外，从之。於是御史至第薄责绛，绛一不自辨，罢知亳州。入辞，帝谓曰：“朕知卿，一岁即召矣。卿意欲陈诉乎？”绛谢罪，愿得颖，即以为颖州。明年，加资政殿学士、知青州，过都，留提举中太一宫，力疾入谒，曰：“臣疾惫子弱，倘一旦不幸死，则遗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恻然曰：“朕为卿办襄，虽百子何以加。”诏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从。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

绛所至有威名，而无特操，少仪矩。仕已显，犹谓迟晚。在翰林，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然工於文辞，为流辈推许。景灵宫作神御十一殿，夜传诏草《上梁文》，迟明，上之。虽在中书，而蕃夷书诏，犹多出其手。既得谢，帝眷眷命之曰：“卿可营居京师，朕当资币金，且便耆宁仕进。”绛曰：“臣有田庐在吴，乞归鬻之，即筑室都城，得望属车之尘，幸矣。敢冀赐邪。”既行，追赉白金千两，敕以蚤还。绛至吴逾岁，以老病奏，恐不能奉诏。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赠太子少师，谥曰章简。

许将字冲元，福州闽人。举进士第一。欧阳修读其赋，谓曰：“君辞气似沂公，未可量也。”签书昭庆军判官，代还，当

试馆职，辞曰：“起家为官，本代耕尔，愿以守选余日，读所未见书。”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对，除集贤校理、同知礼院，编修中书条例。自太常丞当转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内铨；皆神宗特命，举朝荣之。初，选人调拟，先南曹，次考功。综核无法，吏得缘文为奸，选者又不得诉长吏。将奏罢南曹，辟公舍以待来诉者，士无留难。进知制诰，特敕不试而命之。

契丹以兵二十万压代州境，遣使请代地，岁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将。将入对曰：“臣备位侍从，朝廷大议不容不知。万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则伤国体。”遂命将诣枢密院阅文书。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栋聚观，曰：“看南朝状元。”及肄射，将先破的。契丹使萧禧馆客，禧果以代州为问，将随问随答。禧又曰：“界渠未定，顾和好体重，吾且往大国分画矣。”将曰：“此事，申飭边臣岂不可，何以使为？”禧惭不能对。归报，神宗善之，以将知审官西院、直学士院、判尚书兵部。

时河北保甲、陕西河东弓箭社、闽楚枪仗手虽有名籍，其多少与年月不均，以致阅按无法，将一切整摄之。进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为同进所忌。会治太学虞蕃讼，释诸生无罪者，蔡确、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逾月得解，黜知蕲州。

明年，以龙图阁待制起知秦州，改扬州，又改郢州。上元张灯，吏籍为盗者系狱，将曰：“是绝其自新之路也。”悉纵遣之，自是民无一人犯法，三圉皆空。父老叹曰：“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始再见狱空耳。”郢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

将虽弗禁，其俗自息。

召为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于形势之内，最彰而易知；隐于权用之表，最微而难能。此天下之至机也。是以治兵有制，名虽不同，从而横之，方而圆之，使万众犹一人；车马有数，用虽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敛之，取四方犹跬步；制器有度，工虽不同，左而右之，近而远之，运众算犹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此？”又条奏八事，以为“兵之事有三：曰禁呆，曰厢兵，曰民兵。马之事有三：曰养马，曰市马，曰牧马。兵器之事有二：曰缮作，曰给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问兵马之数，将立具上之；明日，访枢臣，不能对也。

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为翰林学士。四年，拜尚书右丞。将自以在先朝为侍从，每讨熙、丰旧章以闻。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领军，执政复议用张利一、张守约。将始与执政同议，复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论其窥伺主意，炫直卖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移扬州，又移大名府。

会黄河东、北二议未决，将曰：“度今之利，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水大至，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口可以止；两不能相夺，则各因其自流以待之”

绍圣初，入为吏部尚书，上疏乞依元丰诏，定北郊夏至亲祀。拜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章惇为相，与蔡卞同肆罗织，贬谪元祐诸臣，奏发司马光墓。哲宗以问将，对曰：“发人之墓，非盛德事。”方党祸作，或举汉、唐诛戮故事，帝复问将，对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来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远过

汉、唐者，以未尝辄戮大臣也。”哲宗皆纳之。

将尝议正夏人罪，以泾原近夏而地广，谋帅尤难，乞用章粲，粲果有功。崇宁元年，进门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抚定鄯、廓州。边臣欲举师渡河，朝议难之。将独谓：“外国不可以爽信，而兵机有不可失，既已戒期，愿遂从之。”未几，捷书至，将以复河、湟功转特进，凡居政地十年。

御史中丞朱谔取将旧谢章表，析文句以为谤，且谓：“将左顾右视，见利则回，幡然改图，初无定论。元祐间尝为丞辖，则尽更元丰之所守。绍圣初复秉钧轴，则阴匿元祐之所为。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则绍圣之所为已皆非矣。强颜今日，亦复偷安，则建中之所为亦随改焉。”遂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资政殿学士、知颖昌府，移大名，加观文殿学士、奉国军节度使。在大名六年，数告老，召为佑神观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文定。

子份，龙图阁学士。

邓润甫，字温伯，建昌人。尝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别字圣求，后皆复之。第进士，为上饶尉、武昌令。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熙宁中，王安石以润甫为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中书户房事。神宗览其文，除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谏院、知制诰。同邓綰、张琥治郑侠狱，深致其文，入冯京、王安国、丁諠、王尧臣罪。

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隗贤，更易百度，士徇于见闻，蔽于俗学，竞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异论，以

图治功。然言责之路，反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论恤民力，则疑其违道干誉；论补法度，则疑其同乎流俗；论斥人物，则疑其讦以为直。故敢言之气日以折，而天下事变，有不得尽闻。曩变法之初，势自当尔。今法度已就绪，宜有以来天下论议。至于淫辞诡行，有挟而发，自当屏弃。如此，则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

李宪措置熙河边事，润甫率其属周尹、蔡承禧、彭汝砺上书切谏，其略云：“自唐开元以来，用杨思勖、鱼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为将。有功，则负势骄恣，陵轹公卿；无功，则挫损国威，为四国笑。今陛下使宪将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预料。然以往事监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圣神武，驾御豪杰，虽宪百辈，顾何能为，独不长念却虑，为万世之计乎？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后世沿袭故迹，视以为常，进用其徒握兵柄，则天下之患，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不听。

又言：“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剪伐无遗。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愿绌创议之人，而一切如令。”从之。

迁翰林学士。因论奏相州狱，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移杭州，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召复翰林学士兼掌皇子阁笺记，一时制作，独倚润甫焉。哲宗立，惟润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进承旨，修撰《神宗实录》。以母丧去，终制，为吏部尚书。梁焘论其草蔡确制，妄称有定策功，乃以龙图阁学士知亳州。阅岁，复以承旨召。数月，除端明殿学

士、礼部尚书。请郡，得知蔡州，移永兴军。

元祐末，以兵部尚书召。绍圣初，哲宗亲政，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遂拜尚书左丞。章惇议重谪吕大防、刘摯，润甫不以为然，曰：“俟见上，当力争。”无何，暴卒，年六十八。辍视朝二日。以尝掌均邸笺奏，优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举进士，调泾县主簿，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礼院。皇后父丧，太常议服浅素，希奏：“礼，后为父降服期。今服浅素，不经。”及遣使高丽，希闻命，惧形于色，辞行。神宗怒，责监杭州楼店务。岁余，通判秀州，复知太常礼院，迁著作佐郎、礼部郎中。元丰六年，诏修《两朝宝训》，上之。元祐初，历秘书少监、起居舍人、起居郎，进中书舍人。言者疏其行谊浮伪，士论羞薄，不足以玷从列。以集贤殿修撰知苏州，更宣、湖、润、杭、亳五州，加天章阁待制。

绍圣初，进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道阙下，会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尝曰：“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书命，逞毒于元祐诸臣，且许以为执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将甘心焉，遂留行。复为中书舍人，修《神宗实录》兼侍读。

哲宗问：“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对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为显承。时方推明绍述，尽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议。自司马光、吕公著、大防、刘摯、苏轼、辙

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

迁礼部吏部尚书、翰林学士，擢同知枢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枢府间己，使希为贰，以相伺察。希日为布所诱，且怨惇不引为执政，遂叛惇。会邢恕论希罪，惇因并去之，罢知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原府。

徽宗立，徙大名。上河东边计三策，朝廷以其词命丑正之罪，夺职知扬州，徙舒州。未几卒，年六十七。追赠资政殿学士，谥曰文节。弟旦。

旦，第进士，熙宁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居台五月，以论李定事罢守故官。久之，于当奏院；陈绎领门下封驳，又摭其前论罢之。累年，乃签书淮南判官。入为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员外郎。

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职，即上疏曰：“广言路然后知得失，达民情然后知利病。窃见去岁五月，诏求谏言，士民争欲自献。及详观诏语，名虽求谏，实欲拒言，约束丁宁，使不得观望迎合，犯令干誉，终之，必行黜罚以恐惧之。于是人人知戒，言将出而复止；至于冉申谏告，方达天聪。闻初诏乃蔡确、章惇造端，其词尽出于惇。今二人既去，其余党常怀丑正恶直之心，愿深留宸虑，以折邪谋。”遂论吕惠卿、邓綰：“虽罢扬州，犹莅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谢天下。”又言：“近弹王中正、石得一等，虽已薄责，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勅之徒，亦宜编削。”诏并降支郡营校。又论崔台符、贾种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为淮南转运

副使，历右司郎中、秘书少监、太仆卿，终河东转运使。

子肤，坐元符上书，陷于党籍。

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以伯父枢密直学士堂荫得官。擢进士第，中《春秋三传》科，至太常博士；又举贤良方正，试六论中选，及对策，失书问目，报罢。英宗览而善之，擢监察御史。

神宗立，转殿中侍御史，上谨始五事：一曰进忠贤，二曰退奸邪，三曰纳谏诤，四曰远近习，五曰闭女谒。神宗顾之曰：“斜封、墨敕必无有，至于近习之戒，孟子所谓‘观远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对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忧不治。”

初，之奇为欧阳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诣修盛言濮议之善，以得御史。复惧不为众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诬修及妇吴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书，问状无实，贬监道州酒税，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谢，神宗怜其有母，改监宣州税。

新法行，为福建转运判官。时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约僦庸费，随算钱高下均取之，民以为便。迁淮东转运副使。岁恶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扬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

历江西、河北、陕西副使。之奇在陕西，经赋入以给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库缗八十余万，边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发运副使。元丰六年，漕粟至京，比

常岁溢六百二十万石，锡服三品。请凿龟山左肘至洪泽为新河，以避淮险，自是无覆溺之患。诏增二秩，加直龙图阁，升发运使。凡六年，其所经度，皆为一司故事。

元祐初，进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御史韩川、孙升、谏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当斯选。改集贤殿修撰、知广州。妖人岑探善幻，聚党二千人，谋取新兴，略番禺，包据岭表，群不逞借之为虐，其势张甚。之奇遣钤辖杨从先致讨，生擒之。加宝文阁待制。南海饶宝货，为吏者多贪声，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节者吴隐之、宋璟、卢奂、李勉等，绘其象，建十贤堂以祀，冀变其习。

徙河北都转运使、知瀛州。辽使耶律迪道死，所过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何为之屈膝邪！”莫而不拜。入为户部侍郎。未几，复出知熙州。夏人论和，请画封境。之奇揣其非诚心，务守备，谨斥候，常若敌至。终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

绍圣中，召为中书舍人，改知开封府，进龙图阁直学士，拜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符末，邹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简别之，责守汝州。阅月，徙庆州。

徽宗立，复为翰林学士，拜同知枢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蛮扰边，之奇请遣将讨之，以其地为徽、靖二州。崇宁元年，除观文殿学士、知杭州。以弃河、湟事夺职，由正议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归，提举灵仙观。三年，卒，年七十四。后录其尝陈绍述之言，尽复官职。

之奇为部使者十二任，六曲会府，以治办称。且孜孜以人物为己任，在闽荐处士陈烈，在淮南荐孝子徐积，每行部

至，必造之。特以畔欧阳修之故，为清议所薄。

子璿至侍从，曾孙芾别有传。

陆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蹑屣从师，不远千里。过金陵，受经于王安石。熙宁三年，应举入京。适安石当国，首问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安石惊曰：“何为乃尔？吾与吕惠卿议之，又访外议。”佃曰：“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笑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谓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既而承之还，诡言于民无不便，佃说不行。

礼部奏名为举首。方廷试赋，遽发策题，士皆愕然；佃从容条对，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学，选为郢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安石以佃不附己，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进者垒集其门，至崇以师礼，佃待之如常。

同王子韶修定《说文》。入见，神宗问大裘裘衮，佃考礼以对。神宗悦，用为祥定郊庙礼文官。时同列皆侍从，佃独以光禄丞居其间。每有所议，神宗辄曰：“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者。”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进讲《周官》，神宗称善，始命先一夕进稿。同修起居注。元丰定官制，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立，太常请复太庙牙盘食。博士吕希纯、少卿赵令铄皆以为当复。佃言：“太庙，用先王之礼，于

用俎豆为称；景灵宫、原庙，用时王之礼，于用牙盘为称，不可易也。”卒从佃议。

是时，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士多讳变所从。安石卒，佃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迁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

进权礼部尚书。郑雍论其穿凿附会，改龙图阁待制、知颖州。佃以欧阳修守颖有遗爱，为建祠宇。《实录》成，加直学士，又为韩川、朱光庭所议，诏止增秩，徙知邓州。未几，知江宁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盗嫂害其兄，别诬三人同谋。既皆讯服，一囚父以冤诉，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狱已成，不可变。”佃为阅实，三人皆得生。绍圣初，治《实录》罪，坐落职，知秦州，改海州。朝论灼其情，复集贤殿修撰，移知蔡。

徽宗即位，召为礼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践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于朝廷。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实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际，悉肆纷更。绍圣以来，又皆称颂。夫善续前人者，不必因所为，否者赓之，善者扬焉。元祐纷更，是知赓之而不知扬之之罪也；绍圣称颂，是知扬之而不知赓之之过也。愿咨谋人贤，询考政事，惟其当之为贵，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实录》。

迁吏部尚书，报聘于辽，归，半道闻辽主洪基丧，送伴

者赴临而返，诮佃曰：“国哀如是，汉使殊无吊唁之仪，何也？”佃徐应曰：“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见，即行吊礼；今偃然如常时，尚何所吊？”伴者不能答。

拜尚书右丞。将祀南郊，有司欲饰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请易以银。徽宗曰：“匣必用饰邪？”对曰：“大裘尚质，后世加饰焉，非礼也。”徽宗曰：“然则罢之可乎？数日来，丰稷屡言之矣。”佃因赞曰：“陛下及此，盛德之举也。”徽宗欲亲祀北郊，大臣以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确。朝退，皆曰：“上不以为劳，当遂行之。”李清臣不以为然。佃曰：“元丰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议也。今反以为不可，何耶？”清臣乃止。

御史中丞赵挺之以论事不当，罚金。佃曰：“中丞不可罚，罚则不可为中丞。”谏官陈瓘上书，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压宗庙。佃曰：“瓘上书虽无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执政与曾布比，而持论多近恕。每欲参用元祐人才，尤恶奔竞，尝曰：“天下多事，须不次用人；苟安宁时，人之才无大相远，当以资历序进。少缓之，则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势，如人大病向愈，当以药饵辅养之，须其安平；苟为轻事改作，是使之骑射也。”

转左丞。御史论吕希纯、刘安世复职太骤，请加镌抑，且欲更惩元祐余党。佃为徽宗言不宜穷治，乃下诏申谕，揭之朝堂。谗者用是诋佃，曰：“佃名在党籍，不欲穷治，正恐自及耳。”遂罢为中大夫、知亳州，数月卒，年六十一。追复资政殿学士。

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

吴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进士，熙宁初，为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尽力核闲田，以均给梅山徭，计劳，得大理丞，转补司农属。元丰间，提举河北常平，增损役法五十一条，赐银绯，为京东转运判官，升副使。

天子方兴盐、铁，居厚精心计，笼络钩稽，收羨息钱数百万。即莱芜、利国二冶官自铸钱，岁得十万缗。诏褒揭其能。擢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职蒙谴，居厚与河北蹇周辅、李南公会境上，议盐法，搜剔无遗。居厚起州县凡流，无阙阅勋庸，徒以言利得幸，不数岁，至侍从，嗜进之士从风羨美。又请以盐息买绢，资河东直；发大铁钱二十万贯，佐陕西军兴；且募民养保马。当时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为掎克。

剧盗王冲因民不忍，聚众数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诸冶。居厚闻知，间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责成州团练副使，安置黄州。章惇用事，起为江、淮发运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间赖其利。召拜户部侍郎、尚书，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为永泰陵桥道顿递使。坐积雨留滞，罢知和州。

崇宁初，复尹开封，拜尚书右丞，进中书门下侍郎。以老避位，为资政殿学士、东太一宫使，恩许仍服方团金球文带。自是，前执政在京师者视此。出为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门，留使祐神观，复还政府，迁知枢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康军节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赠开府仪同三司。

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谨自媚，无赫显恶，唯一时聚敛，推为称首。

温益，字禹弼，泉州人。第进士，历太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转运判官、工部员外郎。绍圣中，由诸王府记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邹浩南迁过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风绝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内，若范纯仁、刘奉世、韩川、吕希纯、吕陶，率为所侵困，用事者悦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为太常少卿，迁给事中兼侍读。陈瓘指言其过，谓不宜列侍从、处经帐，不报。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犹兼侍读。时执政倡言，帝当为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迓英读《史记·舜纪》，因言：“昔尧、舜同出黄帝，世数已远，然舜为尧丧三年者，以尝臣尧故也。”益意附执政，进曰：“《史记》世次不足信，尧、舜非同出。”迁吏部尚书。

建中靖国元年，拜尚书右丞。邓洵武献《爱莫助之图》，帝初付曾布，布辞。改付益，益得藉手以为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为异论，时人恶之。布与京争事帝前，辞颇厉，益叱曰：“曾布安得无礼！”帝不乐，布由是得罪，而京遂为相。进益中书侍郎。

益仕宦从微至著，无片善可纪，至其狡谄傅合，盖天稟然。及是，乃时有立异。京一日除监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谓然。京知中书舍人郑居中与益厚，使居中自从其所问之，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见所论事，舍人得举职，侍郎顾不许耶？今丞相所拟钱和而下十人，皆其姻党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闻而颇惮焉。逾年，卒，年六十六。

子万石至尚书。

论曰：王安石为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皆然；元绛所莅，咸有异政，亦谄事之，陋矣。许将尝力止发司马光墓，此为可称；而言者谓其仕于元祐、绍圣以至建中，左右视利，幡然改图，初无定论。邓润甫初掌笺记，盛有文名，而首赞绍述之谋，又表章蔡确定策之功，虽有他长，无足观矣。林希草制，务丑诋正人，自知隳坏名节，掷笔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为，纠劾巨奸，善恶岂相掩哉！蒋之奇始怱愚濮议，晚摭飞语，击举主以自文，小人之魁杰者也。吴居厚奉行新法，剥下媚上，温益阿附二蔡，物议不容。陆佃虽受经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党人之罪，请一施薄罚而已，犹差贤于众人焉。

卷三百四十四

列传第一百三

孙觉弟览 李常 孔文仲弟武仲 平仲 李周
 鲜于侁 顾临 李之纯从弟之仪 王觐
 子俊义 马默

孙觉，字莘老，高邮人。甫冠，从胡瑗受学。瑗之弟子千数，别其老成者为经社，觉年最少，俨然居其间，众皆推服。登进士第，调合肥主簿。岁旱，州课民捕蝗输之官，觉言：“民方艰食，难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尽力，是为除害而享利也。”守悦，推其说下之他县。嘉祐中，择名士编校昭

文书籍，觉首预选，进馆阁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贤院，为昌王记室，王问终身之戒，为陈诸侯之孝，作《富贵二箴》。擢右正言。

神宗将大革积弊，觉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当，其悔乃亡。”神宗称其知理。尝从容语及知人之难，觉曰：“尧以知人为难，终享其易。盖知人之要，在于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贤使能而已。贤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异。至于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处外而不可以处内，可以责之事而不可责之言。陛下欲兴太平之治，而所擢数十人者，多有口才，而无实行。臣恐日浸月长，汇征墙进，充满朝廷之上，则贤人日远，其为患祸，尚可以一二言之哉。愿观《诗》、《书》之所任使，无速于小利近功，则王道可成矣。”

邵亢在枢府，无所建明，神宗语觉，欲出之，用陈升之以代。觉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为希旨，夺官两级。执政曰：“谏官有出外，无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觉连章丐去云：“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闻罚金贬秩，而犹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复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宁二年，诏知谏院，同修起居注，知审官院。

王安石早与觉善，骤引用之，将援以为助。时吕惠卿用事，神宗询于觉，对曰：“惠卿即辩而有才，过于人数等，特以为利之故，屈身于安石，安石不悟，臣窃以为忧。”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后王、吕果交恶。

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奏条其妄，曰：“成周

赙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于莽时。况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有买有予，并赙贷之法而举之。倘专取具于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邪？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正而不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臣诚恐奸邪之人，结党连伍，乘众情之汹汹，动摇朝廷，钓直干誉，非国家之福也。”安石览之，怒，觉适以事诣中书，安石以语动之曰：“不意学士亦如此！”始有逐觉意。会曾公亮言畿县散常平钱，有追呼抑配之扰，安石因请遣觉行视虚实。觉既受命，复奏疏辞行，且言：“如陈留一县，前后晓示，情愿请钱，卒无一人至者，故陈留不散一钱。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所有体量，望赐寝罢。”遂以觉为反覆，出知广德军，徙湖州。

松江堤没，水为民患。觉易以石，高丈余，长百里，堤下化为良田。徙庐州，改右司谏。以祖母丧求解官，下太常议，不可。诏知润州，觉已持丧矣。服除，知苏州，徙福州。闽俗厚于婚丧，其费无艺。觉裁为中法，使资装无得过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数，葬埋之费亦率减什伍。连徙毫、扬、徐州。徐多盗，捕得杀人者五，其一仅胜衣，疑而讯之，曰：“我耕于野，与甲遇，强以挺与我，半夜挟我东，使候诸门，不知其他也。”问吏：“法何如？”曰：“死。”觉止诛其首，后遂为例。

知应天府，入为太常少卿，易秘书少监。哲宗即位，兼侍讲，迁右谏议大夫。时谏官、御史论事有限，毋得越职。觉请申《唐六典》及天禧诏书，凡发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陈。论宰相蔡确、韩缜进不以德，确自讼有功无罪，觉随所言折之，确竟去。缜白迁觉给事中，辞曰：“间者，执政畏人议己，则迁官以饵之，愿与缜俱罢。”逾月，缜去。

进吏部侍郎，领右选，在选万五千员，阙才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调者。觉请自军功、保甲进者补指使，宗室袒免从员外置，一日得阙数千。改主左选，请磨勘岁以百人为限。擢御史中丞，数月，以疾请罢，除龙图阁学士兼侍讲，提举醴泉观，求舒州灵仙观以归。哲宗遣使存劳，赐白金五百两。卒，年六十三。

觉有德量，为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钟山，觉枉驾道旧，为从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诔，谈者称之。绍圣中，以觉为元祐党，夺职追两官。徽宗即位，复官职。有《文集》、《奏议》六十卷，《春秋传》十五卷。弟览。

览字傅师。擢第，知尉氏县。有屯将遇下虐，士卒谋因大阅杀之以叛。览闻之，驰往，士犹群语不顾，览呼谕之曰：“将诚无状，然天子何负汝辈，乃欲致族灭邪？”皆感谢去就列。屯将徐至，览命吏趣具奏，众意遂安。神宗壮其村，以为司农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谏院，欲引览自助，览拒不答。亶怒，用帐籍违事劾之。出提举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转运判官，入为右司员外郎。荆湖开疆，命往相其便。览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从本郡随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为民困。自诚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广盐，以省北道饷馈。”悉从之。

使还，为河东、河北转运副使，加直龙图阁，历知河中应天府、江淮发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由桂徙广，又改渭州。夏人入边，檄大将苗履御之，履称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窜诸房陵，辕门肃然。召知开封府，至则拜户部侍郎。与蔡京论役法不合，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夏人据横山，并河为寨，秦、晋之路皆塞。览谋复取葭芦戍，阻险不得前。夏人数万屯境上，览下令吾兵少，须满五万。及西夏人闻而济师，览不为动，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粮，严兵械，曰：“敌至矣！”居数日，果大入，览奋击败之，遂城葭芦而还。策勋，加枢密直学士。

览虽立边功，议论多触执政，屡遭绌削，历知河南、永兴，徙成都。辞不行，降为宝文阁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人。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调江州判官、宣州观察推官。发运使杨佐将荐改秩，常推其友刘琦，佐曰：“世无此风久矣。”并荐之。

熙宁初，为秘阁校理。王安石与之善，以为三司条例检详官，改右正言、知谏院。安石立新法，常预议，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条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议。至于均输、青苗，敛散取息，傅会经义，人且大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见之，遣所亲密谕意，常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诘安石，安石请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谏官体，落校理，通判滑州。岁余复职，知鄂州，徙湖、齐二州。齐多盗，论报

无虚日。常得黠盗，刺为兵，使在麾下，尽知囊括处，悉发屋破柱，拔其根株，半岁间，诛七百人，奸无所匿。徙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元丰六年，召为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

哲宗立，改吏部，进户部尚书。或疑其少干局，虑不胜任，质于司马光。光曰：“用常主邦计，则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敛少息矣。”常转对，上七事，曰崇廉耻，存乡举，别守宰，废贪赃，审疑狱，择儒师，修役法。时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谓：“法无新陈，便民者良；论无彼己，可久者确。今使民俱出赀则贫者难办，俱出力则富者难堪，各从其愿，则可久尔。”乃折衷条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负不满二百缗者，常请息过其数亦勿取。

拜御史中丞，兼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论取士，请分诗赋、经义为两科，以尽所长。初，河决小吴，议者欲自孙村口导还故处，及是，役兴，常言：“京东、河北饥困，不宜导河。”诏罢之。谏官刘安世以吴处厚缴蔡确诗为谤讪，因力攻确。常上疏论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安世并劾常，徙兵部尚书，辞不拜，出知邓州。徙成都，行次陕，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议六十卷，《诗传》十卷，《元祐会计录》三十卷。

常长孙觉一岁，始与觉齐名，俱受知于吕公著。其论议趣舍，大略多同；所终官职又同；其死，先后一夕云。

孔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问学，号博洽。举进士，南省考官吕夏卿，称其词赋赡丽，策论深博，文势似荀卿、杨雄，白主司，擢第一。调余杭尉。

恬介自守，不事请谒。转运使在杭，召与议事，事已，驰归，不诣府。人问之，曰：“吾于府无事也。”再转台州推官。

熙宁初，翰林学士范镇以制举荐，对策九千余言，力论王安石所建理财、训兵之法为非是，宋敏求第为异等。安石怒，启神宗，御批罢归故官。齐恢、孙固封还御批，韩维、陈荐、孙永皆力言文仲不当黜，五上章，不听。范镇又言：“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亦不听。苏颂叹曰：“方朝廷求贤如饥渴，有如此人而不见录，岂其论太高而难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

吴充为相，欲置之馆阁，又有忌之者，仅得国子直讲。学者方用王氏经义进取，文仲不习其书，换为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军。时征西夏，众数十万皆道境上，久不解，边人厌苦。文仲陈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预集；河东顾夫，劳民而损费；诸路出兵，首尾不相应。虞、夏、商、周之盛，未尝无外侮，然怀柔制御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

元祐初，哲宗召为秘书省校书郎，进礼部员外郎。有言：“皇族唯杨、荆二王得称皇叔，余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称诸王孙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广敦睦之义，不应疏间骨肉。”议遂寝。迁起居舍人，擢左谏议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条五事，曰邪说乱正道，小人乘君子，远服侮中国，斜封夺公论，人臣轻国命，宜察此以消灭兆祥。论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马、茶盐之法，为遣整留蠹。改中书舍人。

三年，同知贡举。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昼夜不废职。同院以其形瘵，劝之先出，或居别寝。谢曰：“居官则任其责，敢以疾自便乎！”于是疾益甚，还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

哭之皆失声。苏轼拊其柩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诏厚恤其家，命弟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视其葬。

初，文仲与弟武仲、平仲皆以文声起江西，时号“三孔”。后追贬梅州别驾。元符末，复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学，举进士，中甲科。调谷城主簿，选教授齐州，为国子直讲。丧二亲，毁瘠特甚，右肱为不举。元祐初，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集贤校理，著作郎，国子司业。尝论科举之弊，诋王氏学，请复诗赋取士。又欲罢大义，而益以诸经策，御试仍用三题。进起居郎兼侍讲迓英殿，除起居舍人，数月，拜中书舍人，直学士院。

初，罢侍从转对，专责以论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则言与不言，将各从其意。愿轮二人次对。”时议祠北郊，久不决。武仲建用纯阴之月亲祠，如神州地祇。擢给事中，迁礼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洪州。请：“从臣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属，俟狱成，听大理约法，庶几刑不逮贵近，又全朝廷体貌之意。”遂著为令。

徙宣州，坐元祐党夺职，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复之。所著《诗书论语说》、《金华讲义》、《内外制》、《杂文》共百余卷。

平仲字义甫。登进士第，又应制科。用吕公著荐，为秘书丞、集贤校理。文仲卒，归葬南康。诏以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护葬事，提点江浙铸钱、京西刑狱。绍圣中，言者诋其元祐时附会当路，讥毁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举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万，置狱潭州。平仲疏

言：“米贮仓五年半，陈不堪食，若非乘民阙食，随宣泄之，将成弃物矣。倘以为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书之故，责惠州别驾，安置英州。徽宗立，复朝散大夫，召为户部、金部郎中，出提举永兴路刑狱，帅鄜延、环庆。党论再起，罢，主管兖州景灵官，卒。平仲长史学，工文词，著《续世说》、《绎解稗》、《诗戏》诸书传于世。

李周，字纯之，冯翊人。登进士第，调长安尉。岁饥，官为粥以食饿者，民坌集不可禁，县以属周，周设槥栌，间老少男女，无一乱者。都巡检赵瑜诘盗南山，诸尉皆属焉，瑜悍急，多行无礼，独于周不敢肆。

转洪洞令。民有世绝而官录其产者，其族晚得遗券，周取以还之。郡吏咎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国也。”县之南有涧，支流溢入，岁赋菑楫，调徒遏之。周始筑新堤，民不告病。改知云安县，蠲盐井之征且百万。通判施州。州介群獠，不习服牛之利，为辟田数千亩，选谪戍知田者，市牛使耕，军食赖以足。

司马光将荐为御史，欲使来见，周曰：“司马公之贤，吾固愿见，但闻荐而往，所谓‘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诏近臣举士，孙固以周闻。神宗召对，谓曰：“知卿不游权门，识今执政乎？”对曰：“不识也。”“识司马光乎？”曰：“不识也。”访御边之术，曰：“四边，手足尔。若疲中国以勤远略，致百姓穷困，聚为盗贼，惧成腹心之忧。”神宗颌之，翼日，语固曰：“李周，朴忠之士也。朕且以为御史。”执政意其异己，请试以事。除提点京西刑狱。

时方兴水利，或请酹湍河为六渠，以益钳庐陂水，度用工八十万。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堤，犹患决溢，若又导之，必致为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费已不赀。盍姑凿其一而试之，倘可以足用，行之。”渠卒无功。明年，河溢，邓城几没，始思其议。竟以直道罢，判西京国子监。慈圣后复土，庀职陵下，中贵人至者旁午，次舍帘幕，竟为华靡。周曰：“臣子执丧，不能寝苫枕块，奈何又从而侈乎？”讫役，山陵使第功载，人人自言，周独否。

哲宗立，召为职方郎中。朝廷议和西夏，畀以侵地，至欲弃兰州。周曰：“陇右故为唃氏所有，常为吾藩篱。今唃氏破灭，若弃之，必归夏人。彼以区区河南，百年为勍敌，苟益以河湟，是尽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弃。迁太常少卿、秘书少监，以直龙图阁为陕西转运使，复入为太常少卿，进权工部侍郎，旋以集贤院学士知邠州，恩礼如待制。徙凤翔府、河中府、陕州，提举崇福宫，改集贤殿修撰。卒年八十。绍圣中，追贬贺州别驾，后复旧职。

周自为小官，沉晦自匿，未尝私谒执政，有公事，公诣中书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为属，及相见，卒不敢言，退而叹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于世。

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唐剑南节度使叔明裔孙也。性庄重，力学。举进士，为江陵右司理参军。庆历中，天下旱，诏求言。侁推灾变所由兴，又条当世之失有四，其语剴切。唐介与同乡里，称其名于上官，交章论荐。侁盛言左参军李景阳、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与之，介益以为贤。调黟令，摄

治婺源。奸民汪氏富而狠，横里中，因事抵法，群吏罗拜曰：“汪族败前令不少，今不舍，后当诒患。”侂怒，立杖之，恶类屏迹。

通判绵州。绵处蜀左，吏徇贪成风，至课卒伍供薪炭、刍豆，鬻果蔬多取赢直。侂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赵抃使蜀，荐于朝，未及用。从何郯辟，签书永兴军判官。万年令不任职，系囚累百，府使往治，数日，空其狱。神宗诏求直言，侂为蔡河拨发，应诏陈十六事，神宗爱其文。诏近臣举所知，范镇以侂应选，除利州路转运判官。

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为相。侂恶其沽激要君，语人曰：“是人苦用，必坏乱天下。”至是，乃上书论时政，曰：“可为忧患者一，可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体而召民怨者，不可概举。”其意专指安石。安石怒，毁短之。神宗曰：“侂有文学，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诏诸路各定所役缗钱。利州转运使李瑜定四十万，侂争之曰：“利州民贫地瘠，半此可矣。”瑜不从，各以其事闻。时诸路役书皆未就，神宗是侂议，谕司农曾布使颁以为式。因黜瑜，而升侂副使，仍兼提举常平。部民不请青苗钱，安石遣吏廉按，且诘侂不散之故。侂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哉！”

左藏库使周永懿守利州，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凶，莫敢问。侂捕械于狱，流之衡湘，因请更以文臣为守，并易班行领县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阊中近，姻戚旁午，待之无所私，各得其欢心。苏轼称侂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

民，以为“三难”。二税输绢绵，侁奏听民以畸零纳直。其后有李元辅者，辄变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运使之法，何可改？”盖侁之侄师中亦居是职，故称“老”以别之。

徙京东西路。河决澶渊，议欲勿塞，侁言：“东州汇泽惟两冻，夏秋雨淫，犹溢而害，若纵大河注其中，民为鱼矣。”作《议河书》上之，神宗嘉纳。后两路合为一，以侁为转运使。

时王安石、吕惠卿当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荐举之权，而所列非贤，耻也。”故凡所荐如刘摯、李常、苏轼、苏辙、刘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时之士。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神宗曰：“广陵重镇，久不得人，今朕自选卿往，宜善治之。”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侁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书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侁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为举吏所累，罢主管西京御史台。

哲宗立，念东国困于役，吴居厚掊敛虐害，窜之，复以侁使京东。司马光言于朝曰：“以侁之贤，不宜使居外。顾齐鲁之区，凋敝已甚，须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辈，布列天下乎？”士民闻其重临，如见慈父母。召为太常少卿。侍从议神宗庙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吴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贤，谁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谏议大夫。

侁见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长之理甚备。又言：“制举，诚取士之要，国朝尤为得人。王安石用事，诋訾新政，遂废其科。今方搜罗俊贤，廓通言路，宜复六科之旧。”又乞罢大理狱，许两省、谏官相往来，减特奏名举人，严出

官之法，京东盐得通商，复三路义勇以宽保甲，罢戎、泸保甲以宽民力，事多施行。在职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贤殿修撰、知陈州。诏满岁进待制。居无何，卒，年六十九。

仇刻意经术，著《诗传》、《易断》，为范镇、孙甫推许。孙复与论《春秋》，谓今学者不能如之。作诗平澹渊粹，尤长于《楚辞》，苏轼读《九诵》，谓近屈原、宋玉，自以为不可及也。

顾临，字子敦，会稽人。通经学，长于训诂。皇祐中，举说书科，为国子监直讲，迁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熙宁初，神宗以临喜论兵，诏编《武经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举，神宗谓临馆职，改提举曰馆干。且召临问兵，对曰：“兵以仁义为本，动静之机，安危所系，不可轻也。”因条十事以献。出权湖南转运判官，提举常平。议事戾执政意，罢归。改同判武学，进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请知颍州。入为吏部郎中、秘书少监，以直龙图阁为河东转运使。

元祐二年，擢给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临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于是，翰林学士苏轼与李常、王古、邓温伯、孙觉、胡宗愈言：“临资性方正，学有根本，慷慨中立，无所回挠。自处东省，封驳论议，凜然有古人之风。侥幸之流，侧目畏惮。忽去朝廷，众所嗟惜，宜留置左右，以补阙遗，别选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谏议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职，在外岂无其人，在朝求如临者，恐不易得。”皆不报。临至部，请因河势回使东流。复以给事中召还。历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读，为翰林学士。

绍圣初，以龙图阁学士知定州，徙应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简坐尝事宣仁太后得罪，过洛，转运使郭茂恂伺时宰意，劾临与之宴集，夺职知歙州，又以附会党人，斥饶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复之。

李之纯，字端伯，沧州无棣人。登进士第。熙宁中，为度支判官、江西转运副使。御史周尹劾广西提点刑狱许彦先受邕吏金，命之纯往究其端，乃起于出婢之口。之纯以为茆俚之言，不治，彦先得免。

徙成都路转运使。成都岁发官米六千石，损直与民，言者谓惠民损上，诏下其议。之纯曰：“蜀郡人恃此为生百年，奈何一旦夺之。”事遂已。秩满复留，凡数岁，始还朝。神宗劳之曰：“遐方不欲数易大吏，使剑外安靖，年谷屡丰，以彰朝廷绥远之意，汝知之乎？”以为右司郎中，转太仆卿。

元祐初，加直龙图阁、知沧州，召为户部侍郎。未至，改集贤殿修撰、河北都转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学士知成都府，还为户部，三迁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随省吏视其前后批，以制缓急之序，是为胥吏颺处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长贰随其所承，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必禀而后决，毋拘于文，则吏不得舞权，而下情达矣。”又言：“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燮理阴阳，辅相之职。间者，国论稍亏雍睦，语言播传，动系观望，不可以不谨。”

董敦逸、黄庆基论苏轼托词命以毁先帝，苏辙以名器私所亲，皆以监司罢，之纯疏其诬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

部尚书。绍圣中，刘拯劾其阿附辙，出知单州。卒，年七十五。从弟之仪。

之仪字端叔。登第几三十年，乃从苏轼于定州幕府。历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言其尝从苏轼辟，不可以任京官，诏勒停。徽宗初，提举河东常平。坐为范纯仁遗表，作行状，编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终朝请大夫。

之仪能为文，尤工尺牍，轼谓入刀笔三昧。

王觐，字明叟，泰州如皋人。第进士。熙宁中，为编修三司令式删定官。不乐久居职，求润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视苗伤，承监司风旨，不敢多除税。觐受檄覆按，叹曰：“旱势如是，民食已绝，倒廩贍之，犹惧不克济，尚可责以赋邪？”行数日，尽除之。监司怒，摺摭百出。会朝廷遣使振贷，觐请见，为言民间利病。使者喜，归荐之，除司农寺主簿，转为丞。司农时为要官，进用者多由此选。觐拜命一日，即求外，韩絳高其节，留检详三司会计。絳出颖昌，辟签书判官。坐在润公阙免，屏居累年，起为太仆丞，徙太常。

哲宗立，吕公著、范纯仁荐其可大任，擢右正言，进司谏。上疏言：“国家安危治乱，系于大臣。今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朋邪害正。章数十上，相继斥去。又劾宰吕惠卿。朝论以大奸既黜，虑人情不安，将下诏慰释之，且戒止言者。觐言：“诚出于此，恐海内有识之士，得以轻议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治。当是之时，不闻人情

不安，亦不闻出命令以悦其党也。盖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为善者劝，黜一恶而天下之为恶者惧。岂以为恶者惧而朝廷亦为之惧哉？诚为陛下惜之。”觐言虽切，然不能止也。

夏主新立，有轻中国心。觐曰：“小羌窥我厌兵，故桀骜若是。然所当忧者，不在今秋而在异日，所当谨者，不在边备而在庙谟。翕张取予之权，必持重而后可。”洮东擒鬼章，槛至阙下，觐曰：“老羌虽就擒，其子统众如故，疆土种落未减于前，安可遽戮以贾怨。宜处之洮、岷、秦、雍间，以示含容好生之德，离其石交而坏其死党。”又言：“今民力凋瘵，边费亡极，不可不深为之计。”于是疏将帅非其人者请易之，茶盐之害民者请革之，至逋债、振瞻、赋敛、科须，皆指陈其故。

差役法复行，觐以为：“朝廷意在便民，而议者遂谓免役法无一事可用。夫法无新旧，惟善之从。”因采掇数十事于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论青苗之害，乞尽罢新令，而复常平旧法，曰：“聚敛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顾后害。以国家之尊，而与民争锥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罚世轻世重。熙宁大臣，谓刑罚不重，则人无所惮。今法令已行，可以适轻之时，愿择质厚通练之士，载加芟正。”于是置局编汇，俾觐预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是也。

神宗复唐制，谏官分列两省。至是，大臣议徙之外门，而以其直舍为制敕院，名防漏泄，实不欲使与给舍相通。觐争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夺谏省以广吏舍，信胥吏而疑谏臣，何示不广也。”乃不果徙。

覲在言路，欲深破朋党之说。朱光庭诮苏轼试馆职策问，吕陶辩其不然，遂起洛、蜀二党之说。覲言：“轼之辞，不过失轻重之体尔。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岐遂分，党论滋炽。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问。

寻改右司员外郎，未几，拜侍御史、右谏议大夫。坐论尚书右丞胡宗愈，出知润州，加直龙图阁、知苏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将意以挠权，前守用是得讥议。覲穷其奸状，置于法，一郡肃然。民歌咏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镜心”之语。徙江、淮发运使，入拜刑、户二部侍郎，与丰稷偕使辽，为辽人礼重。绍圣初，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覲索侵耕官地，表为墓田。江水贯城中为渠，岁久湮塞，积苦霖潦而多水灾，覲疏治复故，民德之，号“王公渠”。徙河阳，贬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又贬鼎州团练副使。

徽宗即位，还故职，知永兴军。过阙，留为工部侍郎，迁御史中丞。改元诏下，覲言：“‘建中’之名，虽取皇极。然重袭前代纪号，非是，宣以德宗为戒。”时任事者多乖异不同，覲言：“尧、舜、禹相授一道，尧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尧不举元凯而舜举之，事未必尽同；文王作邑于丰而武王治镐，文王关市不征，泽梁无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为善继、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孙当守于后。至于时异事殊，须损益者损益之，于理固未为有失也。”当国者忿其言，遂改为翰林学士。

日食四月朔，帝下诏责躬，覲当制，有“惟德弗类，未

足以当天心”之语，宰相去之，乃力请外。以龙图阁学士知润州，徙海州，罢主管太平观，遂安置临江军。

觐清修简澹，人莫见其喜愠。持正论始终，再罹谴逐，不少变。无病而卒，年六十八。绍兴初，追复龙图阁学士。从子俊义。

俊义字尧明。游学京师，资用乏，或荐之童贯，欲厚聘之，拒不答。林灵素设讲席宝篆宫，诏两学选士问道。车驾将临视推恩，司成以俊义及曹伟应诏，俊义辞焉。人曰：“此显仕捷途也，不可失。”俊义曰：“使辞不获命，至彼亦不拜。倘见困辱，则以死继之。”逮至讲所，去御幄跬步，内侍呼姓名至再，俊义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伟，伟回首，俊义目之，亦不出。既罢，皆为之惧，俊义处之恬然。

以太学上舍选，奏名列其下，徽宗亲程其文，擢为第一。及赐第，望见容貌甚伟，大说，顾侍臣曰：“此朕所亲擢也，真所谓‘俊义’矣。自古未有人主自为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来见，曰：“一见我，左右史可立得。”俊义不往，仅拜国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学博士。

郅王谒先圣，有司议诸生门迎。俊义曰：“此岂可施于人臣哉？礼如见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犹辞不敢当。进吏部员外郎。尝入对，帝问：“卿知前所以亲擢乎？盖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卫肤敏、吴安国今安在？”具以对，即召为馆职，而迁俊义右司员外郎。为王黼所恶，以直秘阁知岳州。卒，年四十七。

俊义与李祁友善，首建正论于宣和间。当是时，诸公卿稍知分别善恶邪正，两人力也。祁字肃远，亦知名士，官不

显。

马默，字处厚，单州成武人。家贫，徒步诣徂徕从石介学。诸生时以百数，一旦出其上。既而将归，介语诸生曰：“马君他日必为名臣，宜送之山下。”

登进士第，调临濮尉，知须城县。县为郛治所，郛吏犯法不可捕，默趋府，取而杖之客次，阖府皆惊。曹佺守郛，心不善也，默亦不为屈。后守张方平素贵，掾属来前，多闭目不与语。见默白事，忽开目熟视久之，尽行其言，自是诤以事。治平中，方平还翰林，荐为监察御史裹行，遇事辄言无顾。方平间遣所亲傲之曰：“言太直，得无累举者乎？”默谢曰：“辱知之深，不敢为身谋，所以报也。”

时议尊崇濮安懿王，台谏吕诲等力争以为不可，悉出补外。默请还之，不报。遂上言：“濮王生育圣躬，人谁不知。若称之为亲，义无可据，名之不正，失莫大焉。愿蔽自宸心，明诏寝罢，以感召和气，安七庙之神灵，是一举而众善随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贤为本。仁宗以官人之权，尽委辅相，数十年间，贤而公者无几。官之进也，不由实绩，不自实声，但趋权门，必得显仕。今待制以上，数倍祖宗之时，至谋一帅臣，则协于公议者十无三四。庶僚之众，不知几人，一有难事，则曰无人可使。岂非不才者在上，而贤不肖混淆乎？愿陛下明目达聪，务既其实，历试而超升之，以幸天下。”

刑部郎中张师颜提举诸司库务，绳治不法，众吏惧摇，飞语谗去之。默力陈其故，以为：“恶直丑正，实繁有徒。今将去积年之弊，以兴太平，必先官举其职。宜崇奖师颜，厉以

忠勤，则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劝矣。”

西京会圣宫将创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师古，前典所戒。汉以诸帝所幸郡国立庙，知礼者非之。况先帝未尝幸洛，而创建庙祀，实乖典则。愿以礼为之节，义为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静奉先之意。”会地震河东、陕西郡，默以为阴盛，虑为边患，宜备之。后数月，西夏果来侵。

神宗即位，以论欧阳修事，通判怀州。上疏陈十事：一曰揽威权，二曰察奸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费，六曰备凶年，七曰崇俭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择守宰，十曰御边患。揽威权，则天子势重，而大臣安矣；察奸佞，则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进矣；近正人，则谏诤日闻，而圣性开明矣；明功罪，则朝廷无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费，则公私富，而军旅有积矣；备凶年，则大恩常施，而祸乱不起矣；崇俭素，则自上化下，而民朴素矣；久任使，则官不虚授，而职事举矣；择守宰，则庶绩有成，而民受赐矣；御边患，则四远畏服，而中国强矣。

除知登州。沙门岛囚众，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每益数，则投诸海。砦主李庆以二年杀七百人，默责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贷其生，又从而杀之，不若即时死乡里也。汝胡不以乏粮告，而颺杀之如此？”欲按其罪，庆惧，自缢死。默为奏请，更定《配岛法》凡二十条，溢数而年深无路曰：“公为政爱民，得如马使君乎？”

徙知曹州，召为三司盐铁判官。以默与富弼善，且论新法不便，出知济、兖二州。还，提举三司帐司。为神宗言用兵形势，及指画河北山川道里，应对如流。神宗喜，将用之，

大臣滋不悦，以提点京东刑狱。

默性刚严疾恶，部吏有望风投檄去者。金乡令以贿著，其父方执政，诒书曰：“马公素刚，汝有过，将不免。”令惧，悉取不义之物焚撤之。改广西转运使，会安化等蛮岁饥内寇，默上平蛮方略，以为“胜负不在兵而在将。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苏缄老谬；归仁铺覆军，陈曙先走；昆仑关丧师，张守节不战，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欧希范之诛灭，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验矣。”

以疾求归，知徐州。属城利国监苦吴居厚之虐，默皆革之。召为司农少卿。司马光为相，欲尽修祖宗法，问默以复乡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汉为良法，岂宜尽废？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后役人立为一州一县法，常平提举官省归提刑司，颇自默发之。除河东转运使。时议弃葭芦、吴堡二砦，默奏控扼险阻，敌不可攻，弃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弃。移兖州，请褒录石介后，诏官其孙。东州荐饥，流民大集，所振活数万计。入拜卫尉卿，权工部侍郎，转户部。告老，以宝文阁待制复知徐州，改河北都转运使。

初，元丰间，河决小吴，因不复塞，纵之北流。元祐议臣以为东流便，水官遂与之合。默与同时监司上议，以北流为便。御史郭知章复请从东流，于是作东西马头，约水复故道，为长堤壅河之北流者，劳费甚大。明年，复决而北，竟不能使之东。

久之，告老，提举鸿庆宫。绍圣时，坐附司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复之。卒，年八十。绍兴中，以其子纯请，赠开府仪同三司，加赠太保。

论曰：《诗》云：“时靡有争，王心载宁。”王安石之为相，可谓致天下之争，而君心不宁矣。孙觉、李常力争新法，宁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无悔，贤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官慷慨论事，言虽不听，而名彻上聪。安石既斥其人，又废其科，何迁怒之甚耶！鲜于侁早识安石败事，与吕诲同见几先。马默用张方平荐为御史，至于尽言而不讳，方平止之而不听，斯为不负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顾临之用兵，李之纯、王觐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见一时之多贤焉。

卷三百四十五

列传第一百四

刘安世 邹浩田昼 王回 曾诞附
陈瓘 任伯雨

刘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进士，历知虞城、犀浦县。虞城多奸猾，喜寇盗；犀浦民弱而驯。航为政，宽猛急缓不同，两县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请，执礼不逊，且欲服球文金带入见，航皆折正之。以群牧判官为河南监牧使。持节册夏主秉常，凡例所遗宝带、名马，却弗受。还，上《御戎书》，大略云：“辨士好为可喜之说，武夫徼冀不费之宠，或为所误，不可不戒。”为河北西路转运使。熙宁大旱求言，航论新政不便者五，又上书言：“人主不可轻失天下心，宜乘时有所改为，则人心悦而天意得矣。”不报。

乃请提举崇福宫，起知泾、相二州。王师西征，徙知陕府。时仓卒军兴，馈饷切急，县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弃田庐，或至自尽。航独期会如平日，事更以办。终太仆卿。

安世少时持论已有识。航使监牧时，文彦博在枢府，有所闻，每呼安世告之。安世从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议谓公且代其任。”彦博曰：“安石坏天下至此，后之人何可为？”安世拱手曰：“安世虽晚进，窃以为未然。今日新政，果顺人所欲而为人利乎？若不然，公当去所害，兴所利，反掌间耳。彦博默不应，他日见航，叹奖其坚正。

登进士第，不就选。从学于司马光，咨尽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诚，且令自不妄语始。调洺州司法参军，司户以贪闻，转运使吴守礼将按之，问于安世，安世云：“无之。”守礼为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户实贪而吾不以诚对，吾其违司马公教乎！”后读扬雄《法言》“君子避碍则通诸理”，意乃释。

光入相，荐为秘书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问可为台谏于吕公著，公著以安世对。擢右正言。时执政颇与亲戚官，安世言：“祖宗以来，大臣子弟不敢受内外华要之职。自王安石秉政，务快私意，累圣之制，扫地不存。今庙堂之上，犹习故态。”因历疏文彦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旧，不少假借。

章惇以强市昆山民田罚金，安世言：“惇与蔡确、黄履、邢恕素相交结，自谓社稷之臣，贪天之功，侥幸异日，天下之人指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别籍异财，绝灭义理，止从薄罚，何以示惩？”会吴处厚解释确《安州诗》以进，安世谓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与梁燾等极论之，窜之新州。宰

相范纯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缘是去。

迁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左谏议大夫。有旨暂罢讲筵，民间欢传宫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谏曰：“陛下富于春秋，未纳后而亲女色。愿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为宗庙社稷大计，清闲之燕，频御经帷，仍引近臣与论前古治乱之要，以益圣学，无溺于所爱而忘其可戒。”哲宗俯首不语。后曰：“无此事，卿误听尔。”明日，后留吕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给事中范祖禹使达旨。祖禹固尝以谏，于是两人合辞申言之甚切。

邓温伯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吕党中，始终反覆。今之进用，实系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乞行免黜。”不报。遂请外，改中书舍人，辞不就。以集贤殿修撰提举崇福宫，才六月，召为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

范纯仁复相，吕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职，自无所嫌。”又语韩忠彦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吕惠卿复光禄卿，分司，安世争以为不可，不听。出知成德军。章惇用事，尤忌恶之。初黜知南安军，再贬少府少监，三贬新州别驾，安置英州。

同文馆狱起，蔡京乞诛灭安世等家，谗虽不行，犹徙梅州。惇与蔡卞将必置之死，因使者入海岛诛陈衍，讽使者过安世，胁使自裁。又擢一土豪为转运判官，使杀之。判官疾驰将至梅，梅守遣客来劝安世自为计。安世色不动，对客饮酒谈笑，徐书数纸付其仆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顾客曰：“死不难矣。”客密从仆所视，皆经纪同贬当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呕血而毙，危得免。

昭怀后正位中宫，惇、卞发前谏乳婢事，以为为后设。时

邹浩既贬，诏应天少尹孙礪以檻车收二人赴京师。行数驿而徽宗即位赦至，礪乃还。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载远恶地无不历之。移衡及鼎，然后以集贤殿修撰知郢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连七谪至峡州羁管。稍复承议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复待制，中书舍人沈思封还之。明年卒，年七十八。

安世仪状魁硕，音吐如钟。初除谏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脱有触忤，祸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辞，当可免。”母曰：“不然，吾闻谏官为天子诤臣，汝父平生欲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当捐身以报国恩。正得罪流放，无问远近，吾当从汝所之。”于是受命。在职累岁，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争，或帝盛怒，则执简却立，伺怒稍解，复前抗辞。旁侍者远观，蓄缩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时无不敬慑。

家居未尝有惰容，久坐身不倾倚，作字不草书，不好声色货利。其忠孝正直，皆则象司马光。年既老，群贤凋丧略尽，岿然独存，而名望益重。梁师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贤，求得小吏吴默尝趋走前后者，使持书来，啖以即大用，默因劝为子孙计，安世笑谢曰：“吾若为子孙计，不至是矣。吾欲为元祐全人，见司马光于地下。”还其书不答。死葬祥符县。后二年，金人发其冢，貌如生，相惊语曰：“异人也！”为之兼棺乃去。

邹浩，字志完，常州晋陵人。第进士，调扬州、颍昌府

教授。吕公著、范纯仁为守，皆礼遇之。纯仁属撰乐语，浩辞。纯仁曰：“翰林学士亦为之。”浩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纯仁敬谢。

元祐中，上疏论事，其略曰：“人材不振，无以成天下之务。陛下视今日人材，果有余邪，果不足邪？以为不足，则中外之百执事未尝不备。以为有余，则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几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风旨者几人？持刺举之权以肃清所部者几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几人？民贫所当富也，则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当澄也，则曰民情不可扰；人物所当求也，则曰从古不乏材；风俗所当厚也，则曰不切于时变，是皆不明义理之过也。”

苏颂用为太常博士，来之邵论罢之。后累岁，哲宗亲擢为右正言。有请以王安石《三经义》发题试举人者，浩论其不可而止。陕西奏边功，中外皆贺，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惟其时而已。苟为不然，将弃前功而招后患。愿申敕将帅，毋徇屡胜，图惟厥终。”

京东大水，浩言：“频年水异继作，虽盈虚之数所不可逃，而消复之方尤宜致谨。《书》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为数之当然，此消复之实也。”

蹇序辰看详元祐章奏，公肆诋欺，轻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两等，谓语及先帝并语言过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难分之迹，而典刑轻重随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于近臣。愿加省察，以为来事之监。”

章惇独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触惇忌，仍上章露

劾，数其不忠侵上之罪，未报。而贤妃刘氏立，浩言：

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审。今为天下择母，而所立乃贤妃，一时公议，莫不疑惑，诚以国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尔。盖郭后与尚美人争宠，仁祖既废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则不选于妃嫔而卜于贵族，所以远嫌，所以为天下万世法也。陛下之废孟氏，与郭后无以异。果与贤妃争宠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废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及读诏书，有“别选贤族”之语；又闻陛下临朝慨叹，以为国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妾，怒而罪之，于是天下始释然不疑。今竟立之，岂不上累圣德？

臣观白麻所言，不过称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为证。臣请论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为后，则永平贵人未尝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后宫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尝有子，所以立者，以钟英甲族故也。又况贵人实马援之女，德妃无废后之嫌，迥与今日事体不同。顷年冬，妃从享景灵宫，是日雷变甚异。今宣制之后，霖雨飞雹，自奏告天地宗庙以来，阴淫不止。上天之意，岂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时改命为难，而以万世公议为可畏，追停册礼，如初诏行之。

帝谓：“此亦祖宗故事，岂独朕邪？”对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后世之责人无已者纷纷也。”帝变色，犹不怒，持其章踌躇四顾，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诋其狂妄，乃削官，羁管新州。蔡卞、安

惇、左肤继请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语在他传。

徽宗立，亟召还，复为右正言，迁左司谏。上疏谓：“孟子曰：‘左右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于是知公议不可不恤，独断不可不谨。盖左右非不亲也，然不能无交结之私；诸大夫非不贵也，然不能无恩仇之异。至于国人皆曰贤，皆曰不可，则所谓公议也。公议之所在，概已察之，必待见贤然后用，见不可然后去，则所谓独断也。惟恤公议于独断未形之前，谨独断于公议已闻之后，则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见朝廷之事，颇异于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将如之何？愿陛下深思之。”

改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又言：“陛下善继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圣政盛德，愿稽考而继述之，以扬七庙之光，貽福万世。”迁兵、吏二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徙杭、越州。

初，浩还朝，帝首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矣。”退告陈瓘，瓘曰：“祸其在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箴，则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遂再责衡州别驾，语在《献愍太子传》。寻窜昭州，五年始得归。

初，浩除谏官，恐貽亲忧，欲固辞。母张氏曰：“儿能报国，无愧于公论，吾顾何忧？”及浩两谪岭表，母不易初意。稍复直龙图阁。瘴疾作，危甚。杨时过常，往省之。荣然仅存余息，犹眷眷以国事为问，语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

宗即位，诏曰：“浩在元符间，任谏争，危言说论，朝野推仰。”复其待制，又赠宝文阁直学士，赐谥忠。

浩所与游田昼、王回、曾诞，皆良士也。

昼字承君，阳翟人。枢密使况之从子，以任为校书郎。调磁州录事参军，知西河县，有善政，民甚德之。议论慨慷，有前辈风。

与邹浩以气节相激励。元符中，浩为谏官，昼监京城门，往见浩曰：“平生与君相许者何如，今君为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尝假以辞色，独于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胜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后发，贵有益也。”昼然之。既而以病归许，邸状报立后，昼谓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绝交矣。”浩得罪，昼迎诸涂。浩出涕，昼正色责曰：“使志完隐默官京师，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岂独岭海之外能死人哉？愿君毋以此举自满，士所当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叹谢曰：“君之赠我厚矣。”

建中靖国初，入为大宗正丞。曾布数罗致之，不为屈；欲与提举常平官，亦辞。请知淮阳军，岁大疫，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以为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游人。第进士，调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严，其风遂革。知鹿邑县，入为宗正寺簿。元符中，叶祖洽荐为睦亲宅讲书。与邹浩友善，皇后刘氏立，浩将论之，密告回，回曰：“事宁有大于此者乎？子虽有亲，然移孝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

浩南迁，人莫敢顾。回敛交游钱与治装，往来经理，且慰安其母。逦者以闻，逮诣诏狱，众为之惧，回居之晏然。御

史诒之，对曰：“实尝预议，不敢欺也。”因诵浩所上章，几二千言。狱上，除名停废。即徒步出都门，行数十里，其子追及，问以家事，不答。祖洽亦坐黜。

徽宗立，召还旧官，擢监察御史。数日卒，年五十三。岑象求、王觐、贾易上章，乞录其子，恤其家，以奖劝忠义。诏除子涣老郊社斋郎，蔡京为相，夺之，仍列名党籍。

诞，公亮从孙也。孟后之废，诞三与浩书，劝力请复后，浩不报。及浩以言南迁，诞著《玉山主人对客问》以讥之，其略曰：“客问：邹浩可以为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为知道。虽然，予于此时议浩，是天下无全人也。言之尚足为来世戒。《易》曰：‘知几其神乎？’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方孟后之废，人莫不知刘氏之将立，至四年之后而册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议之足畏也。使当其时，浩力言复后，能感悟天子，则无今日刘氏之事，貽朝廷于过举，再三言而不听，则义亦当矣。使是时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忧矣。呜呼！若浩者，虽不得为知几之士，然百世之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为圣人之清也。”其书既出，识者或以比韩愈《谏臣论》。诞仕亦不显。

陈瓘，字莹中，南剑州沙县人。少好读书，不喜为进取学。父母勉以门户事，乃应举，一出中甲科。调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贤，每事加礼，而瓘测知其心术，常欲远之，屡引疾求归，章不得上。檄摄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张怀素，谓非世间人，时且来越，卞留瓘小须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将

从风而靡。不识之，未为不幸也。”后二十年而怀素诛。明州职田之入厚，瓘不取，尽弃于官以归。

章惇入相，瓘从众道谒。惇闻其名，独邀与同载，询当世之务，瓘曰：“请以所乘舟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则可行矣。天子待公为政，敢问将何先？”惇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势无急于此。”瓘曰：“公误矣。此犹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将失天下之望。”惇厉色曰：“光不务绩述先烈，而大改成绪，误国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指为奸邪，又复改作，则误国益甚矣。为今之计，唯消朋党，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虽忤惇，然亦惊异，颇有兼收之语。至都，用为太学博士。会卞与惇合志，正论遂绌。卞党薛昂、林自官学省，议毁《资治通鉴》，瓘因策士题引神宗所制序文以问，昂、自意沮。

迁秘书省校书郎。绍述之说盛，瓘奏哲宗言：“尧、舜、禹皆以‘若稽古’为训。‘若’者，顺而行之；‘稽’者，考其当否，必使合于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与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复究问，意感悦，约瓘再入见。执政闻而憾之，出通判沧州，知卫州。徽宗即位，召为右正言，迁左司谏。瓘论议持平，务存大体，不以细故藉口，未尝及人暗昧之过。尝云：“人主托言者以耳目，诚不当以浅近见闻，惑其聪明。”惟极论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

御史龚夬击蔡京，朝廷将逐夬，瓘言：“绍圣以来，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孙谔、董敦逸、陈次升、邹浩五人者，皆与京异议而去。今又罢夬，将若公道何。”遂草疏论京，未及

上，时皇太后已归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与侍从希宠之士交通，使物议籍籍，谓皇太后今犹预政。由是罢监扬州粮料院。瓘出都门，缴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诬谤事。帝密遣使赐以黄金百两，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为行装，改知无为军。

明年，还为著作郎，迁右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将即真，瓘语子正汇曰：“吾与丞相议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饵也。若受其荐进，复有异同，则公议私恩，两有愧矣。吾有一书论其过，将投之以决去就，汝其书之。但郊祀不远，彼不相容，则泽不及汝矣，能不介于心乎？”正汇愿得书。旦持入省，布使数人邀相见，甫就席，遽出书，布大怒。争辩移时，至箕踞诟语，瓘色不为动，徐起白曰：“适所论者国事，是非有公议，公未可失待士礼。”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宁中，除名窜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复宣德郎。

正汇在杭，告蔡京有动摇东宫迹。杭守蔡薤执送京师，先飞书告京俾为计。事下开封府制狱，并逮瓘。尹李孝称逼使证其妄，瓘曰：“正汇闻京将不利社稷，传于道路，瓘岂得预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为妄，则情有所不忍；挟私情以符合其说，又义所不为。京之奸邪，必为国祸。瓘固尝论之于谏省，亦不待今日语言间也。”内侍黄经臣莅鞫，闻其辞，失声叹息，谓曰：“主上正欲得实，但如言以对可也。”狱具，正汇犹以所告失实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

瓘尝著《尊尧集》，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史》，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张商英为相，取其书，既上，而商英罢，瓘又徙台州。宰相

遍令所过州出兵甲护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凶人石忼知州事，执至庭，大陈狱具，将胁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岂被制旨邪！”忼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尧集》尔。”瓘曰：“然则何用许。使君知‘尊尧’所以立名乎？盖以神考为尧，主上为舜，助舜尊尧，何得为罪？时相学术浅短，为人所愚。君所得几何，乃亦不畏公议，干犯名分乎？”忼惭，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终不能害。宰相犹以忼为怯而罢之。

在台五年，乃得自便。才复承事郎，帝批进目，以为所拟未当，令再叙一官，仍与差遣，执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复有谮之者，至不许辄出城。旋令居南康，才至，又移楚。瓘平生论京、卞，皆披摛其处心，发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祸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

瓘谦和不与物竞，闲居矜庄自持，语不苟发。通于《易》，数言国家大事，后多验。靖康初，诏赠谏议大夫，召官正汇。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谓辅臣曰：“陈瓘昔为谏官，甚有谏议。近览所著《尊尧集》，明君臣之大分，合于《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号通经术，而其言乃谓‘道隆德骏者，天子当北面而问焉’，其背经悖理甚矣。瓘宜特赐谥以表之。”谥曰忠肃。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名与苏洵埒，仕至光禄寺丞。其弟伋，字师中，亦知名，尝通判黄州，后知泸州。当时称“大任”、“小任”。

伯雨自幼，已矫然不群，邃经术，文力雄健。中进士第，调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莅公库，笑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此职何为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县，御史如束湿，抚民如伤。县枕汴流，漕运不绝，旧苦多盗，然未尝有获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网舟无得宿境内，始犹不从，则命东下者斧断其缆，趣京师者护以出，自是外户不闭。

使者上其状，召为大宗正丞，甫至，擢左正言。时徽宗初政，纳用谏论，伯雨首击章惇，曰：“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搢绅，乘先帝变故仓卒，辄逞异意，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计得行，将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若贷而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矣。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国黜惇，放箸而起，称甚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遣？以此观之，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蛮貊之邦，莫不以为可杀也。”章八上，贬惇雷州。继论蔡卞六大罪，语在《卞传》。

建中靖国改元，当国者欲和调元祐、绍圣之人，故以“中”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

时议者欲西北典郡专用武臣，伯雨谓：“李林甫致禄山之乱者，此也。”又论钟傅、王贍生湟、鄯边事，失与国心，宜弃其地，以安边息民；张耒、黄庭坚、晁补之、欧阳棐、刘唐老等宜在朝廷。上书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恶，召还陈瓘，以全定策之勋。

时以正月朔旦有赤气之异，诣火星观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尝闻修德以弭灾，未有禳祈以消变。《洪范》以五事配五行，说者谓视之不明，则有赤眚、赤祥。乞揽权纲以信赏罚，专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断，则乖气异象，转为休祥矣。”又言：“比日内降寝多，或恐矫传制命。汉之鸿都卖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监也。”

王觐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谓：“史院宰相监修，今中丞为属，非所以重风宪，远嫌疑。”已而觐除翰林，伯雨复论曰：“学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觐为之，是谏官论事，非特朝廷不行，适足以为人迁官尔。”

伯雨居谏省半岁，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权给事中，密谕以少默即为真。伯雨不听，抗论愈力，且将劾曾布。布党之，徙为度支员外郎，寻知虢州。崇宁党事作，削籍编管通州。为蔡卞所陷，与陈瓘、龚夬、张庭坚等十三人皆南迁，独伯雨徙昌化。奸人犹未甘心，用匿名书复逮其仲子申先赴狱，妻适死于淮，报讐俱至。伯雨处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负于朝廷，亦当从此诀。如其不然，天岂杀无辜耶！”申先在狱，锻炼无所傅致，乃得释，居海上三年而归。宣和初，卒，年七十三。

长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词学兼茂举，有司启封，见为党人子，不奏名，调秦州户曹掾。闻父谪，弃官归养。王安中辟燕山宣抚幕，勉应之，道引疾还，终身不复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书舍人。

绍兴初，高宗诏赠伯雨直龙图阁，又加谏议大夫，采其谏章，追贬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著诬宣仁事以告天

下。淳熙中，赐谥忠敏。

论曰：刘安世复文彦博之言，时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马光之用心也。邹浩谏立刘后，反复曲折，极人所难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尽忠报国，无分毫顾虑后患意。呜呼，贤哉！陈瓘、任伯雨抗迹疏远，立朝寡援，而力发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奸之罪，无少畏忌，古所谓刚正不挠者欤！

卷三百四十六

列传第一百五

陈次升 陈师锡 彭汝砺弟汝霖 汝方
吕陶 张庭坚 龚夬 孙谔 陈轩
江公望 陈祐 常安民

陈次升，字当时，兴化仙游人。入太学，时学官始得王安石《字说》，招诸生训之，次升作而曰：“丞相岂秦学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为李斯解事，非秦学而何？”坐屏斥。既而第进士，知安丘县。转运使吴居厚以聚敛进，檄尉罔征税于远郊，得农家败絮，捕送县，次升纵遣之。居厚怒，将被以文法，会御史中丞黄履荐，为监察御史。

哲宗立，使察访江、湖。先是，蹇周辅父子经画江右盐法，为民害，次升举劾之。还言：“额外上供之数未除，异日必有非法之敛，愿从熙宁以来创行封樁名钱悉赐豁免。又役

法未定，人情荧惑，乞速定差雇及均数之等，先为之节而审行之。”提点淮南、河东刑狱。

绍圣中，复为御史，转殿中。论章惇、蔡卞植党为奸，乞收还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西方，次升请修德求言，以弭天变。掖庭鞠厌魅狱，次升言：“事关中宫，宜付外参治。今属于阉寺之手，万一有冤滥，貽后世讥。”济阳郡王宗景请以妾为妻，论其以宗藩废礼，为圣朝累。

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间外迁，意其不能无怨望，卞又与同乡里，故延置宪府，欲使出力为助，挤排众贤；而一无所附。时方编元祐章疏，毒流搢绅。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诏令，导人使谏；亲政以来，又揭敕榜，许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于谴累，则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后之敕榜适所以诳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论卞客周穉贪鄙，郑居中俭佞。由是惇、卞交恶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颜致己意，尝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为天子卿士，而为宰相传风旨邪？”惇、卞益不乐，乘间白为河北转运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当去。”更进左司谏。

宣仁有追废之议，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圣躬，始终无间，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帝曰：“卿安所闻？”对曰：“臣职许风闻，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吕升卿察访广南，次升言：“陛下无杀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资性惨刻，喜求人过，今使逞志释憾，则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

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尝谓曰：“章惇文字勿令绝。”次升退告王巩，巩曰：“君胡不云：谏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则耳目为之传达；既知之，何以耳目为？”居

数日，复入见，帝申前旨，乃以巩语对。帝曰：“然。顾未有代之者尔。”讫不克去。京师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儿于上而嵩呼者三。逻系狱。次升乞戒有司无得观望。帝问大臣何谓，蔡卞曰：“正谓观望陛下尔。”诬其毁先烈，拟谪监全州酒税，帝以为远，改南安军。

徽宗立，召为侍御史。极论惇、卞、曾布、蔡京之恶，窜惇于雷，居卞于池，出京于江宁。迁右谏议大夫。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俭、节用六事，言多规切。崇宁初，以宝文阁待制知颖昌府，降集贤殿修撰，继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编管循州，皆以论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复旧职。卒，年七十六。

次升三居言责，建议不苟合，刘安世称其有功于元祐人，谓能遏吕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觴、张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公议或不谓然。

陈师锡字伯修，建州建阳人。熙宁中，游太学，有俊声。神宗知其材，及廷试，奏名在甲乙间，帝偶阅其文，屡读屡叹赏，顾侍臣曰：“此必陈师锡也。”启封果然，擢为第三。调昭庆军掌书记，郡守苏轼器之，倚以为政。轼得罪，捕诣台狱，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师锡独出钱之，又安辑其家。

知临安县，为监察御史。上言：“宋兴，享国长久号称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过延直言，御群下，进善退邪而已。明道中，亲览万几，见政事之多辟，辅佐之失职，自吕夷简、张耒、夏竦、陈尧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罢去。宝元初，冬雷地震，用谏官韩琦之言，王随、陈尧佐、

韩亿、石中立同时见黜。其后，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成庆历、嘉祐之治。愿稽皇祖纳谏、御臣之意，以兴治功。”帝善其言。

时诏进士习律，师锡言：“陛下方大阐学校，用经术训迪士类，不应以刑名之学乱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犹趋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寝其制，使得悉意本业。”用事者谓倡为诋说，出知宿迁县。

元祐初，苏轼三上章，荐其学术渊源，行己洁素，议论刚正，器识靖深，德行追踪于古人，文章冠绝于当世，乃入为秘书省校书郎，迁工部员外郎，加秘阁校理，提点开封县镇。建言：“铨法，选人用举者迁升，而岁有定额。今请托者溢数，而寒峻有不足之患，请为之限约。”畿内将官苛惨失士心，方大阅，群卒哗噪，将吏莫知所为。师锡驰至军，推首恶者致诸法，按阅如初，而劾斥其将，县人叹服。枢密院犹以事不先白为罪，罢知解州。历考功员外郎，知宣州、苏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丰之末，中外汹汹矣。宣仁圣后再安天下，委国而治者，司马光、吕公著尔。章惇诬其包藏祸心，至于追贬。天相陛下，发潜继统，而惇犹据高位，光等赠谥未还，墓碑未复。愿早摅宸略，以慰中外之望。”

蔡京为翰林学士，师锡言：“京与弟卞同恶，迷国误朝。而京好大喜功，锐于改作，日夜交结内侍、戚里，以觊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乱自是而分，祖宗基业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恶，搢绅不齿，岂可滓秽史笔？向宗回、宗良亦阴为京助。是皆国之深患，为陛下忧，为

宗庙忧，为贤人君子忧。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于东朝有碍，卿为我处之。”对曰：“审尔，臣当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临朝，危乱天下，载在史册，可考而知。至于手书还政，未有如圣母，退抑谦逊，真可为万世法。而蔡京阴通二向，妄言宫禁预政，以诬圣德，不可不察也。”

诏索秘阁图画，师锡言：“《六经》载道，诸子言理，历代史籍，祖宗图画，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于此，以唐山水图代《无逸》为监。”

俄改考功郎中，师锡抗章言曰：“臣在职数月，所言皆当今急务。若以为非，陛下开纳褒奖；若以为是，则不应遽解言职。如蔡京典刑未正，愿受窜贬。”于是出知颖、庐、滑三州。坐党论，监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师锡始与陈瓘同论京、卞，时号“二陈”。绍兴中，赠直龙图阁。

彭汝砺，字器资，饶州鄱阳人。治平二年，举进士第一。历保信军推官、武安军掌书记、潭州军事推官。王安石见其《诗义》，补国子直讲，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恶之。

御史中丞邓綰将举为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复以失举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砺为监察御史里行。首陈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财，五养民，六振救，七兴事，八变法，九青苗，十盐事。指撻利害，多人所难言者。又论吕嘉问市易聚敛非法，当罢；俞充谄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当检正中书五房事。神宗为罢充，诘其语所从，汝砺曰：“如此，非所以广聪明也。”卒不奉诏。及中正与李宪主西师，汝砺言不当以兵付中人，因及汉、唐祸乱之事。神

宗不恚，语折之。汝砺拱立不动，伺间复言，神宗为改容，在廷者皆叹服，宗室以女卖婚民间，有司奏罢之。汝砺言：“此虽疏属，皆天家子孙，不可使閭閻之贱得以货取，愿更著婚法。”

元丰初，以馆阁校勘为江西转运判官，陛辞，复言：“今不患无将顺之臣，患无谏诤之臣；不患无敢为之臣，患无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荃。代还，提点京西刑狱。

元祐二年，召为起居舍人。时相问新旧之政，对曰：“政无彼此，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见其可。”逾年，迁中书舍人，赐金紫。词命雅正，有古人风。其论诗体四韵事尤力，大臣有持平者，颇相左右，一时进取者疾之，欲排去其类，未有以发。

会知汉阳军吴处厚得蔡确安州诗上之，傅会解释，以为怨谤。谏官交章请治之，又造为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置之法。汝砺谓此罗织之渐也，数以白执政，不能救，遂上疏论列，不听。方居家待罪，得确谪命除目草词，曰：“我不出，谁任其责者。”即入省，封还除目，辩论愈切。谏官指汝砺为朋党，宣仁后曰：“汝砺岂党确者，亦为朝廷论事尔。”及确贬新州，又须汝砺草词，遂落职知徐州。初，汝砺在台时，论吕嘉问事，与确异趣，徙外十年，确为有力。后治嘉问它狱，以不阿执政，坐夺二官。至是，又为确得罪，人以此益贤之。

加集贤殿修撰，入权兵、刑二部侍郎。有狱当贷，执政以特旨杀之，汝砺持不下。执政怒，罚其属。汝砺言：“制书有不便，许奏论。汝砺属又何罪？”遂自劾请去，章四上。诏免属罚，徙汝砺礼部，真拜吏部侍郎。

哲宗躬听断，修熙宁、元丰政事，人皆争献所闻，汝砺独无建白。或问之，答曰：“在前日则无敢言，于今则人人能言之矣。”进权吏部尚书。言者谓尝附会刘摯，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数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将行，哲宗问所欲言，对曰：“陛下今所复者，其政不能无是非，其人不能无贤否。政惟其是，则无不善；人惟其贤，则无不得矣。”

至郡数月而病去。其遗表略云：“土地已有余，愿抚以仁；财用非不饶，愿节以礼。佞人初若可悦，而其患在后；忠言初若可恶，而其利甚博。”至于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数百言。朝廷方以枢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赐其家。年五十四。

汝砺读书为文，志于大者，言动取舍，必合于义，与人交，必尽诚敬。兄无子，为立后，官之。少时师事桐庐倪天隐，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涣死，经理其后，不啻如子。所著《易义》、《诗义》、《诗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岩老。第进士，以曾布荐，为秘书丞，擢殿中侍御史，由是附布。时绍述之论复兴，都水丞李夷行乞复诗赋，汝霖劾之。韩忠彦议权合祭，汝霖言其非礼。迁侍御史。门下侍郎李清臣与布异，布先讽江公望使击之，将处以谏议大夫，公望弗听。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谏议。

鞫赵諲反狱，穷其党与。元祐祸再兴，吴材、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诸人罪状，已经绍圣出削，案籍具在，但可据以行，不必候指名弹击。”于是司马光以下复贬。布失位，汝霖罢知泰州，又谪濮州团练副使。后以显谟阁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砺荫为荥阳尉、临城主簿。汝砺卒，弃官归葬。丰稷留守南京，辟司录。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状，擢知州事。

方腊起睦之青溪，与衢接境。寇至，无兵可御，众望风奔溃。汝方独与其僚段约介守孤城，三日而陷，骂贼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叹之，超赠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曰忠毅，官其家七人。

吕陶，字元钧，成都人。蒋堂守蜀，延多士入学，亲程其文，尝得陶论，集诸生诵之，曰：“此贾谊之文也。”陶时年十三，一坐皆惊。由是礼诸宾筵。一日，同游僧舍，共读寺碑，酒阑，堂索笔书碑十纸，行断句阙，以示陶曰：“老夫不能尽忆，子为我足之。”陶书以献，不缪一字。

中进士第，调铜梁令。民庞氏姊妹三人冒隐幼弟田，弟壮，诉官不得直，贫至庸奴于人。及是又诉。陶一问，三人服罪，弟泣拜，愿以田半作佛事以报。陶晓之曰：“三姊皆汝同气，方汝幼时，适为汝主之尔；不然，亦为他人所欺。与其捐半供佛，曷若遗姊，复为兄弟，顾不美乎？”弟又拜听命。

知太原寿阳县。府帅唐介辟签书判官，暇日促膝晤语，告以立朝事君大节，曰：“君廊庙人也。”以介荐，应熙宁制科。时王安石从政，改新法，陶对策枚数其过，大略谓：“贤良之旨，贵犯不贵隐。臣愚，敢忘斯义？陛下初即位，愿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场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谓庶几尧、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论如彼，独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顾安石取卷读，读未半，神色颇沮。

神宗觉之，使冯京竟读，谓其言有理。司马光、范镇见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辈言不复效，不意君及此，平生闻望，在兹一举矣。”

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随罢，陶虽入等，才通判蜀州。张商英为御史，请废永康军，下旁郡议，陶以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潜具守备，城门启闭如平时，因以永康前议上于朝，军遂不废。

王中正为将，蜀道畏，事之甚谨，而其所施悉谬戾。陶奏召还之。李杞、蒲宗闵来榷茶，西州骚动。陶言：“川蜀产茶，视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皆通商，两川独蒙禁榷。茶园本是税地，均出赋租，自来敷卖以供衣食，盖与解盐、晋矾不同。今立法太严，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爱物之意也。”宗闵怒，劾其沮败新法，责监怀安商税。或往吊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虚名，救蜀民百万之实祸。幸而言行，所济多矣。敢有荣辱进退之念哉。”起知广安军，召为司门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待御史，首献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可成，杂处于朝，则政体不纯。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在先朝，则与小人表里，为贼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泽不能下流；在今日，则观望反覆，为异时子孙之计。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间，以伺势之所在而归之。昔者负先帝，今日负陛下。愿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数人相继罢去。

时议行差役，陶言：“郡县风俗异制，民之贫富不均，当此更法之际，若不预设防禁，则民间虽无纳钱之劳，反有偏

颇之害。莫若以新旧二法，裁量厥中。”会陶谒告归，诏于本道定议。陶考究精密，民以为便。还朝，遂正两路转运使李琮、蒲宗闵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

苏轼策馆职，为朱光庭所论，轼亦乞补郡，争辨不已。陶言：“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恐朋党之敝，自此起矣。”由是两置之。

陶与同列论张舜民事不合，傅尧俞、王岩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纳，迁陶左谏议，继出为梓州、淮西、成都路转运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是所言私也。”诏定为令。迁中书舍人。奉使契丹归，乞修边备。哲宗喜曰：“臣僚言边事，惟及陕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警，则十倍陕西矣！卿言甚善。”进给事中。

哲宗始亲政，陶言：“太皇保佑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报之，惟恐不尽。然臣犹以无可疑为疑，不必言而言，万一有奸邪不正之谋，上惑渊听，谓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贤院学士知陈州，徙河阳、潞州，例夺职，再贬库部员外郎，分司。徽宗立，复集贤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张庭坚，字才叔，广安军人。进士高第，调成都观察推官，为太学《春秋》博士。绍圣经废，通判汉州。入为枢密院编修文学，坐折简别邹浩免。徽宗召对，除著作佐郎，擢

右正言。帝方锐意图治，进延忠鯁，庭坚与邹浩、龚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谏列，一时翕然称得人。

庭坚在职逾月，数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论孝，必曰绍复神考，然后谓孝。夫前后异宜，法亦随变，而欲纤悉必复，然则将敝于一偏，久必有不便于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谓之孝，可乎？司马光因时变革，以便百姓，人心所归，不为无补于国家；陈瓘执义论诤，将以去小人，士论所推，不为无益于宫禁。乞尽复光赠典以悦人心，召还瓘言职以慰士论。又士大夫多以继志述事劝陛下者，臣恐必有营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谓复绍先烈非其徒不可，将假名继述，而实自肆焉。今远略之耗于内者，弃不以为守，则兵可息；特旨之重于法者，删不以为例，则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弃鄯守湟。既以鄯为可弃，则区区之湟，亦安足守？臣谓并弃湟州便。”庭坚言论深切，退辄焚稿。

是时，议者往往指元祐旧臣在廷者太多。庭坚为帝言司马光、吕公著之贤，且曰：“陛下践阼以来，合人心事甚众，惟夫邪正殊未差别。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未尝别其无罪也。”又荐苏轼、苏辙可用，颇忤旨。曾布因称其所论不常，帝命徙为郎，俄出为京东转运判官。任伯雨言庭坚立身有本末，不应罢言职。庭坚亦辞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复争之，乞以庭坚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为三省所胁。李清臣从而挤之，改通判陈州。

初，蔡京守蜀，庭坚在幕府与相好。及京还朝，欲引以为己用，先令乡人谕意，庭坚不肯往。京大恨，后遂列诸党籍。又坐尝谈瑶华非辜事，编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

之，复故官。卒，年五十七。绍兴初，诏赠直徽猷阁。

龚夬，字彦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进士第三，签书河阳判官。从曾布于瀛。绍圣初，擢监察御史，以亲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请辨忠邪，曰：“好恶未明，则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则众必疑。今圣政日新，远近忻悦，进退人材，皆出睿断，此甚盛之举也。然奸党既破，必将早夜熟计，广为身谋。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说以拒正论，或诡称祸福以动朝廷，或托言祖宗以胁人主。巧事贵戚，阴结左右，变乱是非，奸计百出，幸其既败复用，已去复留。君子直道而行，则必堕其术中。然则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决。若小不忍，则害大政。臣愿陛下明好恶以示之，使远近知进贤退奸之意，太平之治，不难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涤元祐愆负被坐之人，至于官职资荫，多未给还。愿申诏有司，亟为施行，以伸先帝宽仁之意。”

时章惇、蔡卞用事，夬首论其恶，大略以为：“昔日丁谓当国，号为恣睢，然不过陷一寇准而已。及至于惇，而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当是时，惇之威势震于海内，此陛下所亲见。盖其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惧，莫能自保，俾其朽骨衔冤于地下，子孙禁锢于炎荒，忠臣义士，愤闷而不敢言，海内之人，得以归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怀奸深理，凡

惇所为，皆卞发之，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论：“蔡京治文及甫狱，本以偿报私仇，始则上诬宣仁，终则归咎先帝，必将族灭无辜，以逞其欲。臣料当时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见其锻炼附会。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置门下，赖其倾险，以为腹心，立起狂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与天若为之也。愿考证其实，以正奸臣之罪。”于是三人者皆去。

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册位号，及元符后不当并立，书报闻。已而元祐后册再废，言者论夬首尾建言，诏削籍，编管房州。继徙象，又徙化。徒步适贬所，持扇乞钱以自给。逢赦令得归，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绍兴元年，赠直龙图阁。六年，再赠右谏议大夫，官其后二人。

弟大壮，少有重名，清介自立。从兄官河阳，曾布欲见之，不可得，乃往谒夬，邀之出，从容竟日，题诗壁间，有“得见两龚”之语。夬为御史，大壮劝使早去，夬以为畏友。不幸早卒。

孙谔，字元忠，睢阳人。父文用，以信厚称乡里，死谥慈静居士。谔少挺特不群，为张方平所器。登进士第，调哲信主簿，选为国子直讲。陷虞蕃狱，免。

元祐初，起为太常博士，迁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阴阳拘忌之说，谔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语，不足以定大计，愿断自圣虑。”出为利、梓路转运判官，召拜礼部员外郎、左正言。

绍圣治元祐党，谔言：“汉、唐朋党之祸，其监不远。”蹇

序辰编类章疏，谔又言：“朝廷当示信，以静安天下，请如前诏书，一切勿问。”尝侍对，论星文变咎，愿修省消复，罢幸西池及寝内降除授。帝每患台谏乏人，谔曰：“士岂乏于世，顾陛下不知尔。”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恶其拂己，出知广德军，徙唐州，提点湖南刑狱。

徽宗立，复为右司谏，首论大臣邪正、政事可废置因革者，帝称其鲠直。议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详定，谔言：“君不密则失臣，是将速忠臣之祸矣，不宜宣泄。”乃止。迁左司谏，俄以疾卒。

谔与彭汝砺以气节相尚，汝砺亡，谔语所知曰：“吾居言责，不愧器资于地下矣。”及再入谏省，不能旬月，时论惜之。

陈轩，字元舆，建州建阳人。进士第二，授平江军节度推官。元祐中，为礼部郎中、徐王翊善，再迁中书舍人。上疏言：“祖宗旧制，诸道帅守、使者辞见之日，并召对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观阅人才。今视朝数刻而退，惟执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经旬阅月，台谏官乃得觐，余皆无因而前，殆非所谓广览兼听之道。愿诏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检，招惰游恶少以隶土军，习暴横，为田野患，请使以厢卒代。”皆从之。高丽入贡，轩馆客，其使求市历代史、《策府元龟》，抄郑、卫曲谱，皆为上闻。礼部尚书苏轼劾其失体，以龙图阁待制知庐州，徙杭州、江宁颖昌府。

徽宗立，为兵部侍郎兼侍读。论监司、守臣数易之弊，如江、淮发运使，十五年间至更三十二人，愿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宽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营赢羨。散

青苗以抑兼并，拯难困，不当以散多予赏。”入侍经筵，每劝帝以治贵清静，愿法文、景之恭俭，帝颇听行之。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举进士。建中靖国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谏。时御史中丞赵挺之与户部尚书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释，挺之劾古倾天下之财以为私惠。公望以为天子登极大赦，将与天下更始，故一切与民，岂容古行私惠于其间，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时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无若谏官、御史之为可信。若饰情肆诬，快私忿以罔上听，不可不察也。臣闻挺之与古论事每不相合，屡见于辞气，怀不平之心，有待而发。俚语有之，‘私事官仇’，此小人之所不为，而挺之安为之，岂忠臣乎？”

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绍述之意，辅政非其人，以媚于己为同，忠于君为异。一语不合时学，必目为流俗；一谈不俟时事，必指为横议。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乱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动人主，使天下骚然，泰陵不得尽继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宁、元丰培养之余，遭绍圣窜逐之后，存者无几矣。神考与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钩斩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绍圣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陛下改元诏旨，亦称思建皇极，盖尝端好恶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

内苑稍蓄珍禽奇兽，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对，帝曰：“已纵遣之矣，唯一白鹇畜之久，终不肯去。”先是，帝

以柱杖逐鹧，鹧不去，乃刻公望姓名于杖头，以识其谏。蔡王似府史以语言疑似成狱，公望极言论救，出知淮阳军。未几，召为左司员外郎，以直龙图阁知寿州。蔡京为政，编管南安军。遇赦还家，卒。建炎中，与陈瓘同赠右谏议大夫。

陈祐，字纯益，仙井人。第进士。元符末，以吏部员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与任伯雨论韩忠彦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贾易、岑象求、丰稷、张来、黄庭坚、龚原、晁补之、刘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别党类，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复兴绍圣政事。今绍圣人才比肩于朝，一切不问；元祐之人数十，辄攻击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党也。”

迁右司谏。言：“林希绍圣初掌书命，草吕大防、刘摯、苏辙、梁燾等制，皆务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顷用臣言褫其职，自大名移扬州，而希谢表具言皆出于先朝。大抵奸人诋毁善类，事成则据己所愤，事败则归过于君。至如过失未形而训辞先具，安得为责人之实？历辨诋诬而上侵圣烈，安得为臣子之谊？不一二年，致位枢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谢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论章惇、蔡京、蔡卞、郝随、邓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贬伯雨等，祐在数中，编管澧州，徙归州。复承议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邳州人。年十四，入太学，有俊名。熙宁以经取士，学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独不为变。春试，考第一，主司启封，见其年少，欲下之。判监常秩不可，曰：“糊

名较艺，岂容辄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称其文，命学者视以为准，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见之，不肯往。登六年进士举，神宗爱其策，将使魁多士。执政谓其不熟经学，列之第十。

授应天府军巡判官，选成都府教授。与安惇为同僚，惇深刻奸诈，尝偕谒府帅，辄毁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谓惇曰：“若人不厚于君乎？何诋之深也。”惇曰：“吾心实恶之，姑以为面交尔。”安民曰：“君所谓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还君，富贵输我。”安民应之曰：“处厚贵，天下事可知，我当归山林，岂复与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阴德耳。”后惇贵，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诛死，如安民言。秩满寓京师。妻孙氏与蔡确之妻，兄弟也。确时为相，安民恶其人，绝不相闻。确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调知长洲县，以主信为治，人不忍欺。县故多盗，安民籍尝有犯者，书其衣，揭其门，约能得它盗乃除，盗为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输，先它邑以办。转运使许懋、孙昌龄入境，邑民颂其政，皆称为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孙觉、范百禄、苏轼、鲜于侁连章论荐，擢大理、鸿胪丞。

是时，元丰用事之臣，虽去朝廷，然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安民窃忧之，贻书吕公著曰：“善观天下之势，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宁无事之时，语人曰：‘其后必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微见几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于可忧，而忧之于无足忧者，至忧也。今日天下之势，可为大忧。虽登进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胜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为难，而胜小人为难。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想望

太平，然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张柬之五王中兴唐室，以谓庆流万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窜移沦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祸也。今用贤如倚孤栋，拔士如转巨石，虽有奇特瑰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叹也。猛虎负嵎，莫之敢撓，而卒为人所胜者，人众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则人胜，以一人而制十虎则虎胜，奈何以数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积，一发其害必大，可不谓大忧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验。

历太常博士，转为丞。与少卿朱光庭论不合，出为江西转运判官，不行，改宗正丞。苏辙荐为御史，宰相不乐，除开封府推官。绍圣初，召对，为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于士不知耻。愿陛下奖进廉洁有守之士，以厉风俗。元祐进言者，以熙、丰为非，今之进言者反是，皆为偏论。愿公听并观，择其中而归于当。”拜监察御史。论章惇颺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反复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于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邪？”惇益怒。

中官裴彦臣建慈云院，户部尚书蔡京深结之，强毁人居室。诉于朝，诏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轻者，中官豪横。与侍从官相交结，同为欺罔，此之奸状，恐非法之所能尽。愿重为降责，以肃百官。”狱具，惇主之甚力，止罚金。安民因论京：“奸足以惑众，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内结中官，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

朝之臣，京党过半，陛下不可不早觉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无及矣。”是时，京之奸始萌芽，人多未测，独安民首发之。

又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朋附之流，遂从而和之。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谀佞无耻，近乞毁司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为博士，亲定光谥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章疏前后至数十百上，度终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

大飨明堂，刘贤妃从侍斋宫。安民以为万众观瞻，亏损圣德，语颇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数憾章惇，意其附已，屡称之于朝。其后并论，曾布亦恨，于是与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贻吕公著书白于帝。它日，帝谓安民曰：“卿所上宰相书，比朕为汉灵帝，何也？”安民曰：“奸臣指撻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尔，虽辨之，何益？”

董敦逸再为御史，欲劾苏轼兄弟，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恐不当尔。至是，敦逸奏之，诏与知军，惇径拟监滁州酒税。至滁，日亲细务。郡守曾肇约为山林之游，曰：“谪官例不治事。”安民谢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满三岁，通判温州。

徽宗立，朝论欲起为谏官，曾布沮之，以提点永兴军路刑狱。蔡京用事，入党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赠右谏议大夫。子同，为御史中丞，自有传。

论曰：次升从容一言，止吕升卿之使岭南，大有功于元祐诸臣。师锡谓蔡京若用，天下治乱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

于当时，而徒有验于其后。汝砺辨救蔡确，以直报怨。陶言榷茶为西南害，毅然触蒲、李之锋。庭坚论绍复未足以尽孝道。谓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荐可用者二十有二人，号称鲠直，裨益尤多。轩力陈青苗贻害，愿以清净为治。祐击林希，且论惇、京、卞辈，斥死弗悔。公望谓神宗于元祐诸臣非有射钩斩祛之隙，而终不能移奸邪先入之言。夬击逐章惇、蔡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愤；然京、卞既仆即起，已去复来，至于阽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与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惧不足以胜小人。不幸而群奸相继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动因事而斥去之，驯致靖康之祸，其所由来远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卷三百四十七

列传第一百六

孙磬 吴时 李昭玘 吴师礼 王汉之
 弟涣之 黄廉 朱服 张舜民 盛陶 章衡
 颜复 孙升 韩川 龚鼎臣 郑穆
 席旦 乔执中

孙磬，字叔静，钱塘人。父直官，徙扬之江都。磬年十五，游太学，苏洵、滕甫称之。用父任，调武平尉，捕获名盗数十，谢赏不受。再调越州司法参军，守赵抃荐其材。知偃师县，蒲中优人诡僧服隐民间，以不语惑众，相传有异法，奔凑其门。磬收按奸状，立伏辜。韩缜镇长安，辟入府；缜

去，后来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签书西川判官。或荐于朝，召对，擢提举广东常平。徽宗初，徙两浙。由福建转运判官召为屯田员外。

磬微时与蔡京善，常曰：“蔡子，贵人也；然才不胜德，恐贻天下忧。”至是，京还朝，遇诸涂。既见，京逆谓曰：“我若用于天子，愿助我。”磬曰：“公诚能谨守祖宗之法，以正论辅人主，示节俭以先百吏，而绝口不言兵，天下幸甚。磬何为者。”京默然。既相，出提点江东刑狱。

未几，入为少府少监、户部郎中。县官用度无艺，磬与尚书曾孝广、侍郎许几谏曰：“日增一日，岁增一岁，天下之财岂能给哉？”共疏论之。当国者不乐，孝广、几由是罢，徙磬开封。迁太仆卿、殿中少监。

四辅建，以显谟阁待制知曹州。论经始规画之劳，转太中大夫，徙郢州。邑人子为“草祭”之谣，指切蔡京。磬以闻，京怒，使言者诬以它谤，提举鸿庆宫。起知单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通靖。

磬笃于行义，在广东时，苏轼谪居惠州，极意与周旋。二子娶晁补之、黄庭坚女，党事起，家人危惧，磬一无所顾。时人称之。

吴时，字伸道，邳州人。初举进士，得学究出身；再试，中甲科。知华州郑县，转运使檄州饷米五万输长安，郑独当三万。时贻书使者曰：“会三万斛之费，以车则千五百乘，以卒则五万夫，县民可役者才二百五十八户耳。古者用师则赢粮以养兵，无事则移兵以就食，诚能移兵于华，则前费可免。

华、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欲用，朝发而夕至矣。”使者从其言。

陆师闵干秦、蜀茶马，辟为属。章粲欲以御史荐，力辞之，徽宗求言，远臣上章，封识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却之，时建言，乃得达。为睦亲宅教授，提举永兴军路学事。华州诸生有触忌讳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间言语，皆臣子所不忍闻。”时即火其书，曰：“臣子不忍闻，而令君父闻乎？”

召为工部员外郎，改礼部，兼辟雍司业。大观兴算学，议以黄帝为先师。时言：“今祠祀圣祖，祝板书臣名，而释奠孔子，但列中祀。数学，六艺之一耳，当以何礼事之？”乃止。迁太仆少卿。

张商英罢相，言者指时为党，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举河东常平。岁饥，发公粟以振民。童贯经略北方，每访以边事，辄不答。还为大晟典乐，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内侍何欣谪监衡州酒，犹领节度使，时奏夺之。

又因进对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干，渝之必速乱。”蔡攸闻之，以告王黼，黼怒，斥为腐儒。时求去，以徽猷阁待制兼侍读，俄提举上请太平宫。西归，遇其里人赵雍，为言：“取燕必召祸。吾老，得不遭其变，幸矣。”累岁而卒，年七十八。

时敏于为文，未尝属稿，落笔已就，两学目之曰：“立地书厨。”

李昭玘，字成季，济南人。少与晁补之齐名，为苏轼所知。擢进士第，徐州教授。守孙觉深礼之，每从容讲学及古

人行己处世之要，相得欢甚。用李清臣荐，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加秘阁校理。

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画兆窆，具棺衾，作文风晓之，俗为一变。入为秘书丞、开封推官，俄提点永兴、京西、京东路刑狱，坐元府党夺官。

徽宗立，召为右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韩忠彦欲用为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为陈次升所论，出知沧州。崇宁初，诏以昭玘尝倾摇先烈，每改元丰敕条，倡从宽之邪说，罢主管鸿庆宫，遂入党籍中。居闲十五年，自号乐静先生。寓意法书、图画，贮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为之序，以为：“与今之人友，或趋附而陷于祸，吾宁与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初，昭玘校试高密，得侯蒙。蒙执政，思顾旧恩，使人致己意，昭玘唯求秘阁法帖而已。使陕西时，延安小将车吉者被诬为盗，昭玘察知无它。吉后立战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师，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愿以名马为献。”笑却之。

晚知歙州，辞不行。靖康初，复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绍兴初，追复直徽猷阁。

吴师礼，字安仲，杭州钱塘人。太学上舍赐第，调泾县主簿，知天长县。召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预饯邹浩，免。徽宗初，为开封府推官。蔡王似宫吏有不顺语，下之府，师礼主治。狱成，不使一词及王；吏虽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谏，改右司员外郎。

师礼工翰墨，帝尝访以字学，对曰：“陛下御极之初，当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对。”闻者奖其得体。以直秘阁知宿州，卒。

师礼游太学时，兄师仁为正，守《春秋》学。它学官有恶之者，条其疑问诸生，师礼悉以兄说对。学官怒，鸣鼓坐堂上，众质之，师礼引据《三传》，意气自如。江公望时在旁，心窃喜。后相遇于泌阳，公望谓曰：“子异日得志，当如何？”曰：“但为人作丰年耳。”遂定交。

师仁字坦求。笃学厉志，不事科举。丧亲，庐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饭一钵以充饥，不复置庖爨及蓄僮仆。郡守陈襄、邓润甫、蒲宗孟皆以遗逸荐于朝。元祐初，召为太学正，迁博士，十年无它除。后为颍川、吴王宫教授，卒。

王汉之，字彦昭，衢州常山人。父介，举制科，以直闻，至秘阁校理。汉之进士甲科，调秀州司户参军，知金华，浞池二县，为鸿胪丞，知真州。时诏诸道经画财用上诸朝，汉之言：“所在无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愿令郡县先置籍，总之诸道，则天下如指诸掌矣。”从之。入为开封府推官，历工、吏、礼三部员外郎，太常少卿。

蔡京置讲议司。汉之，其客也，引为参详官。擢礼部侍郎，转户部，以显谟阁待制知瀛州。言：“自何承矩规塘泺之地屯田，东达于海。其后又修保塞五州为堤道，备种所宜木至三百万本，此中国万世之利也。今寢失其道，愿讲行之。”雄州归信、容城灾，两输户请蠲税，吏不听。汉之言：“雄州规小利，失大体，万一契丹蠲之，为朝廷羞。”

徙江宁、河南府，不至，而为苏、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复以显谟阁直学士知成都，又不至，连徙五州，入为工部侍郎。奉使契丹，还，言其主不恤民政，而掊克荒淫，亡可跂而待也。徽宗悦，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宁。

方腊之乱，录奏报御捕功，加龙图阁直学士，又进延康殿学士。卒，年七十。弟涣之。

涣之字彦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铨格，特补武胜军节度推官。方新置学官，以为杭州教授，知颖上县。元祐中，为太学博士，校对黄本秘书。通判卫州，入编修《两朝鲁卫信录》。

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涣之用大臣交荐召对，因言：“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今国家每下求言之诏，而下之报上，乃或不然，以指陈阙失为讪上，以阿谀佞谄为尊君，以论议趋时为国是，以可否相济为邪说。志士仁人知言之无益也，不复有言，而小人肆为诡譎可骇之论，苟容偷合。愿陛下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今昔，唯当为贵；人无同异，唯正是用。则人心说，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纳，欲任以谏官、御史。辞曰：“臣由大臣荐，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员外郎，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擢中书舍人。趋省之日，词头三十三，下笔即就。

崇宁初，进给事中、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言者论涣之当元祐之末，与陈瓘、龚夬、张庭坚游，既弃于绍圣，而今复之，有害初政。解职知舒州，入党籍。寻知福州，未至，复徙广州。蕃客杀奴，市舶使据旧比，止送其长杖笞，涣之不可，论如法。

召诣阙，言者复拾故语以阻之，罢为洪州。改滁州，历潭、杭、扬三州。张商英相，为给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宝文阁直学士。朝廷议北伐，涣之以疾提举明道宫。又四年卒，年四十五。

涣之性淡泊，恬于仕进，每云：“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则无事矣。”其归趣如此。

黄廉，字夷仲，洪州分宁人。第进士，历州县。熙宁初，或荐之王安石。安石与之言，问免役事，廉据旧法以对，甚悉。安石曰：“是必能办新法。”白神宗，召访时务，对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则一，而四方推奉纷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尽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齐、晋旱，淮、浙飞蝗，江南疫疠，陛下不尽知也。”帝即命廉体量振济东道，除司农丞。还报合旨，擢利州路转运判官，复丞司农。

为监察御史里行，建言：“成天下之务，莫急于人才，愿令两制近臣及转运使各得举士。”诏各荐一人。继言：“寒远下僚，既得名闻于上，愿令中书审其能而表用，则急才之诏，不虚行于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贷倚阁之恩，今幸岁丰，有司悉当举催。久饥初稔，累给并偿，是使民遇丰年而思歉岁也，请令诸道以渐督取之。”

论俞充结王中正致宰属，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盖无类，顾驾御之何如耳。”对曰：“虽然，臣虑渐不可长也。”

河决曹村，坏田三十万顷、民庐舍三十八万家。受诏安抚京东，发廩振饥，远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给，择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过所毋征算，转行者赋粮，质私牛而与之钱，养男女弃于道者，丁壮则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万。

相州狱起，邓温伯、上官均论其冤，得谴去，诏廉诘之，竟不能正。未几狱成，始悔之。加集质校理，提点河东刑狱。

辽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画境，失中国险固，启豺狼心。”其后契丹果包取两不耕地，下临雁门，父老以为恨。王中正发西兵，用一而调二，转运使又附益之，廉曰：“民腴剥至骨，斟酌不乏兴，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师必无功，盍有以善其后？”既，大军溃归，中正嫁罪于转饷。廉指上党对理，坐贬秩。

元祐元年，召为户部郎中。陆师闵茶法为川、陕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则奏罢其太甚者。且言：“前所为诚病民，若悉以予之，则边计不集，蜀货不通，园圃将受其敝。请榷熙、秦茶勿罢，而许东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陕西，以利蜀货。定博马岁额为万八千匹。”朝廷可其议，使以直秘阁提举。

明年，进为左司郎中，迁起居郎、集贤殿修撰、枢密都承旨。上官均论其往附蔡确为狱，改陕西都转运使。拜给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乌程人。熙宁进士甲科，以淮南节度推官充修撰、经义局检讨，历国子直讲、秘阁校理。元丰中，擢监察御史里行。参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见服，道荐引意以市恩，服举劾之。惇补郡，免默、之道官。

受诏治朱明之狱。故事，制狱许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论其非是，罢之。俄知谏院，迁国子司业、起居舍人，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徙泉、婺、宁、庐、寿五州。庐人饥，守便宜振护，全活十余万口。明年大疫，又课医持善药分拯之，赖以安者甚众。

当元祐时，未尝一日在朝廷，不能无少望。值绍圣初政，因表贺，乃力诋变乱法度之故。召为中书舍人。使辽，未反而母死，诏以其家贫，赐帛二百。丧除，拜礼部侍郎。湖州守马城言其居丧疏几筵而独处它室，谪知莱州。

徽宗即位，加集贤殿修撰，再为庐州；越两月，徙广州。哲宗既祥，服赋诗有“孤臣正泣龙髯草”之语，为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与苏轼游，贬海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改兴国军，卒。

张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进士第，为襄乐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书言：“便民所以穷民，强内所以弱内，辟国所以蹙国。以堂堂之天下，而与小民争利，可耻也。”时人壮之。元丰中，朝廷讨西夏，陈留县五路出兵，环庆帅高遵裕辟掌机密文字。王师无功，舜民在灵武诗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军“斫受降城柳为薪”之句，坐谪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改监郴州酒税。

会赦北还，司马光荐其才气秀异，刚直敢言，以馆阁校勘为监察御史。上疏论西夏强臣争权，不宜加以爵命，当兴师问罪，因及文彦博，左迁监登闻鼓院。台谏交章乞还职，不听。通判虢州，提点秦凤刑狱。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辞，改

金部员外郎。进秘书少监，使辽，加直秘阁、陕西转运使，知陕、潭、青三州。元符中，罢职付东铨，以为坊州、凤翔，皆不赴。

徽宗立，擢右谏议大夫，居职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陈陕西之弊曰：“以庸将而御老师，役饥民而争旷土。”极论河朔之困，言多剗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龙图阁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党，谪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复集贤殿修撰，卒。

舜民慷慨喜论事，善为文，自号浮休居士。其使辽也，见其太孙禧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以为他日必有如唐张义潮挈十三州来归者，不四十年当见之。后如其言。绍兴中，追赠宝文阁直学士。

盛陶，字仲叔，郑州人。第进士。熙宁中，为监察御史。神宗问河北事，对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议废郡县，诚便。然沿边地相属，如北平至海不过五百里，其间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愿仍旧贯。”庆州李复圭轻敌败国，程昉开河无功，籍水政以扰州县，皆疏其过。二人实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签书随州判官。

久之，入为太常博士、考功员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陈官冗之敝，谓恩泽举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选人改官，宜准熙宁、元丰之法。谏官刘安世等攻蔡确为谤诗，陶曰：“确以弟硕有罪，但坐罢职，不应怀恨。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长告讐之风。”安世疏言：“陶居风宪地，目睹无礼于君亲之人，而附会观望，纪纲何赖。”出知汝州，徙

晋州，召为太常少卿。

议合祭天地，请从先帝北郊之旨；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复辨执也。进权礼部侍郎、中书舍人，以龙图阁待制知应天府、顺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夺职，卒，年六十七。

论曰：王氏、章、蔡之当国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进也，而孙礪正言蔡京，不肯为之助；吴时却童贯，忤王黼，乃幸于罢归；昭玘辞侯蒙之延致；朱服发章惇之荐引，舜民诋新法；而盛陶不屈于安石，其大节皆可取。独汉之为京客，黄廉附蔡确狱，有愧礪等多矣。《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故君子贵乎知几。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进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贤院，改盐铁判官，同修起居注。物有挂空籍者，奏请蠲之。又言：“三司经费，取领而无多寡，率不预知。急则敛于民，仓卒趣迫，故苦其难供。愿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数，即有所赋，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济。”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颍州。

熙宁初，还判太常寺。建言：“自唐开元纂修礼书，以‘国恤’一章为豫凶事，删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则据摭坠残，茫无所据。今宜为《厚陵集礼》，以贻万世。”从之。

出知郑州，奏罢原武监，驰牧地四千二百顷以予民。复判太常，知审官西院。使辽，燕射连发破的，辽以为文武兼备，待之异于他使。归复命，言辽境无备，因此时可复山后八州。不听。

衡患学者不知古今，纂历代帝系，名曰《编年通载》，神宗览而善之，谓可冠冕诸史；且念其尝先多士，进用独后，面赐三品服。判吏部流内铨，尝有员阙，既拟注，而三班院辄用之，反讼吏部。宰相主其说，衡连奏疏与之辨。或曰宰相之势，恐不可深校，衡不为止，至诉于御前。神宗命内侍偕至中书，宰相见之怒，衡曰：“衡为朝廷法耳。”以状上请而视之，相悟曰：“若尔，吏部是矣。”乃罪三班。

未几，知通进银台司、直舍人院，拜宝文阁待制、知澶州。神宗曰：“卿为仁宗朝魁甲，宝文藏御集之处，未始除人，今以之处卿。”衡拜谢。至郡，会官立法禁民贩盐，衡言：“民恃盐以生，生之所在，虽犯法不顾。空令行狱日繁，请如故便。”徙知成德军，坐事免。

元祐中，历秀、襄、河阳、曹、苏州，加集贤院学士，复以待制知扬、庐、宣、颍州，卒，年七十五。

颜复，字长道，鲁人，颜子四十八世孙也。父太初，以名儒为国子监直讲，出为临晋簿。嘉祐中，诏郡国敦访遗逸，京东以复言。凡试于中书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欧阳修奏复第一。赐进士，为校书郎，知永宁县。熙宁中，为国子直讲。王安石更学法，取士率以己意，使常秩等校诸直讲所出题及所考卷，定其优劣，复等五人皆罢。

元祐初，召为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礼制不立，下无矜式。请令礼官会萃古今典范为五礼书。又请考正祀典，凡干讎纬曲学、污条陋制、道流醺谢、术家厌胜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群祀尽合圣人之经，为后世法。”迁礼部员外郎。孔宗

翰请尊奉孔子祠，复因上五议，欲专其祠飨，优其田禄，蠲其庙干，司其法则，训其子孙。朝廷多从之。

兼崇政殿说书，进起居舍人兼侍讲，转起居郎。请择经行之儒，补诸县教官；凡学者考其志业，不由教官荐，不得与贡举、升太学。拜中书舍人兼国子监祭酒。言：“太学诸生，有诱进之法，独教官未尝旌别，似非严师劝士之道。”未逾年，以疾改天章阁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岩叟等言复学行超特，宜加优赙，诏赐钱五十万。子岐，建炎中为门下侍郎。

孙升，字君孚，高邮人。第进士，签书泰州判官。哲宗立，为监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奸邪，升多所建明。尝上疏曰：“自二圣临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谓忠信端良之士，豪杰俊伟之材，俱收并用，近世得贤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进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长而邪慝日消，在廷济济有成周之风，此首开言路之效也。愿于耳目之臣，论议之际，置党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间一开，则言者不安其职矣。言者不安其职，则循默之风炽，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迁殿中待御史。

梁燾责张问，升从而击之，执政指为附和，出知济州。逾年，提点京西刑狱，召为金部员外郎，复拜殿中侍御史，进侍御史。时翰林承旨邓温伯为台臣所攻，升与贾易论之尤力。谓草蔡确制，称其定策功比汉周勃，欺天负国，岂宜亲承密命？不报。由起居郎擢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以天章阁待制知应天府。董敦逸、黄廷基摭升过，改集贤院学士。

绍圣初，翟思、张商英又劾之，削职，知房州、归州；贬水部员外郎，分司；又贬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

升在元祐初，尝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学，为一代文宗。及进居大位，出其私智，以盖天下之聪明，遂为大害。今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为翰林学士，已极其任矣；若使辅佐经纶，愿以安石为戒。”世讥其失言。

韩川，字元伯，陕人。进士上第，历开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刘摯荐，为监察御史。极论市易之害，以为：“虽曰平均物直，而其实不免货交以取利，就使有获，尚不可为，况所获不如所亡，果何事也？愿量留官吏，与之期，使趣罢此法。”从之。

迁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于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则几于利权势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绩以赴用，要其终也，则莫不收虚名而废实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遇大州阙，则选诸所表；他虽考课上等，皆莫得预。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谓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师，诸驰骛请求者，得之为易；至于淹历郡县治状应法者，顾出其下，则是谨身修洁之人，不若营求一章之速化也。”于是诏吏部更立法。

张舜民论西夏事，乞停封册，朝廷以为开边隙，罢其御史。梁焘等为舜民争之。川与吕陶、上官均谓舜民之言，实不可行。焘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贤校理、知

颍州。还为侍御史、枢密都承旨，进中书舍人、吏、礼二部侍郎，以龙图阁待制复守颍，徙虢州。与孙升同受责，由坊州、郢州贬屯田员外郎，分司，岷州团练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龚鼎臣，字辅之，郓之须城人。父诱衷，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景祐元年第进士，为平阴主簿，疏泄潞水，得良田数百千顷。调孟州司法参军，以荐，为泰宁军节度掌书记。

徂徕石介死，谗者谓介北走辽，诏兗州劾状。郡守杜衍会问，掾属莫对，鼎臣独曰：“介宁有是，愿以阖门证其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如是，未可量也。”举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莱芜县。大臣荐试馆职，坐与石介善，不召。徙知濠阳县，转秘书丞。丁母忧，服除，知安丘县。以贤良方正召试秘阁，转太常博士，赐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无学者，鼎臣请于朝，建庙学，选邑子为生，日讲说，立课肄法，人大劝，始有登科者。郡人绘像事之。

召入编校史馆书籍，转都官，擢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岁冬旱，将锡春宴，鼎臣曰：“旱暵太甚，非君臣同乐之时，请罢宴以答天戒。”日当食，阴云不见，鼎臣曰：“阳精既亏，四方必见，为异益大，愿精思力行，进贤远佞，以应皇极。”又论内侍都知邓保信罪状，不应出入禁中；苏安静年未五十，不应超押班；妃嫔赠三代，僭后礼；董淑妃赐谥，非是；凡大礼赦，请准太平兴国诏书，前期下禁约，后有犯不原，以杜指赦为奸者，宜著为令；开封三司于法外断狱，朝廷多曲徇其请，愿先付中书审画。仁宗悉从之。

寻兼管勾国子监，判登闻检院，详定宽恤民力奏议。淮南灾，以鼎臣体量安抚，蠲逋振贷，全活甚众。为辽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辽犯淄、青，臣祖母、兄、姊皆见略，义不忍往。”许之，仍诏后子孙并免行焉。

俄拜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赐三品服。转吏、礼二部郎中。论宗室宜岁试补外官，请汰滥官冗兵，蓄财用，禁奢靡。连劾薛向奸暴，鬻盐、市马皆罔上。英宗登位，屡乞延访臣下，亲决国事。上疏劝皇太后早还政；及卷帘而御玺未复，又极论。谓昭陵宜俭葬，景灵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岁，阔略细故，至大事，无所顾忌。然其言优游和平，不为峻激，使人主易听，退亦未尝语人，故其事多施行。

改集贤殿修撰、知应天府，徙江宁。召还，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内铨、太常寺。选人得官，待班谢辞，率皆留滞。鼎臣奏易为门谢辞，甚便之。明堂议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严父莫大于配天，未闻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侍讲，欲赐坐。事下礼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悦。求补外，知兖州。

是时，诸道方田使者希功赏，概取税虚额及尝所蠲者，加旧籍以病民。鼎臣独按籍差次为十等，一无所增，充人德之。改吏部，提举西京崇福宫。复判太常寺，留守南京。陛辞，神宗顾语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乃尔，行且用卿矣。”

时河决曹村，流殍满野，鼎臣劳来振拊，归者不胜计。拜谏议大夫、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请老，提

举亳州太清宫。寻以正议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郑穆，字闾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谨好学，读书至忘栉沐，进退容止必以礼。门人千数，与陈襄、陈烈、周希孟友，号“四先生”。举进士，四冠乡书，遂登第，为寿安主簿。召为国子监直讲，除编校集贤院书籍。岁满，为馆阁校勘，积官太常博士。乞纳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从之。改集贤校理，求外补，通判汾州。

熙宁三年，召为岐王侍讲。嘉王出阁，改诸王侍讲。府僚阙员，御史陈襄请择人，神宗曰：“如郑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馆阁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纪，非公事不及执政之门。讲说有法，可为劝戒者，必反复摘诵，岐、喜二王咸敬礼焉。

元丰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鉴湖旱干，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税之。既而连年水溢，民逋官租积万缗，穆奏免之。未满告老，管勾杭州洞霄宫。

元祐初，召拜国子祭酒。每讲益，无问寒暑，虽童子必朝服迎接，以礼送迎。诸生皆尊其经术，服其教训。故人张景晟者死，遣白金五百两，托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于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长之。三年，扬王、荆王请为侍讲，罢祭酒，除直集贤院，复入王府。荆王薨，为扬王翊善。太学生乞为师，复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给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宝文阁待制，仍祭酒。

六年，请老，提举洞霄宫。敕过门下，给事中范祖禹言：“穆虽年出七十，精力尚强。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谢，

则赐之几杖。祭酒居师资之地，正宜处老成，愿毋轻听其去。”不报。太学之士数千人，以状诣司业，又诣宰相请留，亦不从。于是公卿大夫各为诗赠其行。空学出祖汴东门外，都人观者如堵，叹未尝见。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军事推官。

席旦，字晋仲，河南人。七岁能诗，尝登沉黎岭，得句警拔，观者惊异。元丰中，举进士，礼部不奏名。时方求边功，旦诣阙上书言：“战胜易，守胜难，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纳，令廷试赐第。历齐州司法参军、郑州河阳教授、敕令所删定官。

徽宗召对，擢右正言，迁右司谏。御史中丞钱遒率同列请废元祐皇后而册刘氏为太后，旦面质为不可。遒劾旦阴佐元祐之政，左转吏部员外郎。改太常少卿，迁中书舍人、给事中。新建殿中省，命为监，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讲。

内侍郝随骄横，旦劾罢之，都人诵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先帝”之语，嫌为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知宣州。召为户部侍郎，还吏部。郝随复入侍，乃以显谟阁直学士知成都府。

自赵谔以狂谋诛后，蜀数有妖言，议者遂言蜀土习乱。或导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徙郑州。入见，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称兵背叛，皆非其土俗，愿勿为虑。”遂言：“蜀用铁钱，以其难于转移，故权以楮券，而有司冀赢羨，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为卿损数百万虚券，而别给缗钱与本业，可乎？”对曰：“陛下幸加惠远民，不爱重费以救敝法，此古圣王用心也。”自是钱引稍仍故。

坐进对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复知成都。朝廷开西南夷，黎州守诣幕府白事，言云南大理国求入朝献，旦引唐南诏为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诱保、霸二州内附。旦上章劾才叔为奸利敛困诸蕃之状，宰相不悦，代以庞恭孙，而徙旦永兴。恭孙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学士，复知成都。时郅永寿、汤延俊纳土，枢密院用以诤旦，旦曰：“吾以为朝廷悔开疆之祸，今犹自若邪？”力辞之。卒于长安，年六十二，赠太中大夫。

旦立朝无所附徇，第为中丞时，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纠其私出府，请推治官吏，议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绍兴初，参知政事。

乔执中，字希圣，高邮人。入太学，补《五经》讲书，五年不谒告。王安石为群牧判官，见而器之，命子弟与之游。擢进士，调须城主簿。时河役大兴，部役者不得人。一夕，噪而溃，因致大狱。执中往代，终帖然。富民赂吏，将创桥所居以罔市利，执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执中曰：“官可去，桥不可创也。”卒不能夺。

王安石为政，引执中编修《熙宁条例》，选提举湖南常平。章惇讨五溪，檄执中取大田、离子二峒。峒路险绝，期迫，执中但走一校谕其酋，即相率归命。录功当迁秩，辞以及父母。

就徙转运判官，召为司农丞、提点开封县镇。诸县牧地，民耕岁久，议者将取之，当夷丘墓，伐桑柘，万家相聚而泣。执中请于朝，神宗诏复予民。改提点京西北路刑狱。时河决广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执中不顾，立其上，众随之如

蚁附，不日埽成。

元祐初，为吏部郎中，请选人由县令、录事参军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亲。兼徐王府侍讲、翊善，迁起居舍人、起居郎，权给事中。有司以天下谏狱失出入者同坐，执中驳之曰：“先王重入而轻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复肯与生比，非好生治民之意也。”进中书舍人。邢恕遇赦甄复，执中言：“恕深结蔡确，鼓唱扇摇，今复其官，惧疑中外。”迁给事中、刑部侍郎。

绍圣初，上官均摭执中为吕大防所用，以宝文阁待制知郢州。执中宽厚有仁心，屡典刑狱，雪活以百数。明年，梦神人畀以骑都尉，诘旦为客言之，少焉，谈笑而逝，年六十三。

论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养，至于中叶，盛矣。颜复、郑穆醇然儒者，宜居师表。龚鼎臣、乔执中始终不渝厥守，岂易得哉。章衡欲复山后八州，为国启衅；孙升以苏轼比王安石为人；韩川诋张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见疑，因而挤之。然瑕不掩瑜，它善盖亦有可称者。古称“才难不其然”者，其斯之谓欤？

卷三百四十八

列传第一百七

傅楫 沈畸 萧服 附 徐勣 张汝明 黄葆光
石公弼 张克公 附 毛注 洪彦升
钟傅 陶节夫 毛渐 王祖道 张庄 赵遹

傅楫，字元通，兴化军仙游人。少自刻厉，从孙觉、陈襄学。第进士，调扬州司户参军，摄天长令，发擿隐伏，奸猾屏迹。转福清丞，知龙泉县。孙觉为御史中丞，语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以乐居中者，免外台督责耳，今俯首权门，与外台奚择？且外官，己所当得也。”遂去不顾。

道除太学博士，居四年，未尝一迹大臣门。既满，径赴铨曹。楫丞福清时，受知郡守曾巩，巩弟布方执政，由是荐为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资善堂学，择师傅为说书，升楫记室参军，进侍讲、翊善，中人莅事于府者，多与宫僚狎，楫独漠然不可亲，一府严惮之。五年不迁。邹浩得罪贬，楫以赆行免官。

徽宗即位，召为司封员外郎，历监察御史、国子司业、起居郎，拜中书舍人。时曾布当国，自以于楫有汲引恩，冀为之用。楫略无所倾下，凡命令有不当，用人有未厌，悉极论之，虽屡却不为夺，布大失望。帝以旧学故，多所延访，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为言。他日，李清臣劝帝清心省

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尝道此。”

楫在朝岁余，见时事寔异，窃叹曰：“祸其始此乎！”闻者甚之，楫笑曰：“后当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龙图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蕃邸旧臣，赐绢三百匹。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进士，历官州、县。崇宁中，为尚书议礼编修官，召对，擢监察御史。畸至台，欲有所论建，而六察无言事法，乃诣匭上十事，言花石扰民，土木弊国，冗费多，恩泽滥，议论异同，下情睽隔。其论当十、夹锡钱最为剗当，略曰：“小钱之便于民，久矣。古者军兴用之，或以一当百，至于当千，此权时之术，非可行于无事之世。今当十之议，固足纾目前，然使游手鼓铸，无故有倍称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加断斩，势不可止。恐未能期岁，东南小钱轻，钱轻则物重，物重则民愈困，此盗贼所由起也。陕西旧无铜钱，故以夹锡为贵，一切改铸，则犹前日铁钱耳。今东南方私铸，又将使西北效之，是导民犯法也。”

进殿中侍御史。尝经国子监门，有小内侍从数骑绝道突过，驺卒追问不为止，台檄诸司捕之不获。畸曰：“风宪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内省迹治，竟抵罪。

蔡京兴苏州钱狱，欲陷章缜兄弟，遣开封尹李孝寿、御史张茂直鞠之。株逮至千百，强抑使承盗铸罪，死者甚众，京犹以为缓。帝独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萧服往代。京将啖以显仕，白为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苏，即日决释无左证者七百人，叹曰：“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会权要，杀人以苟富贵乎？”遂阅实平反以闻。京大怒，削畸三秩，贬监信州酒

税，未几，卒。既而狱事竟，复羁管明州。使者持敕至家，将发棺验实，畸子浚泣诉，乃止。建炎初，赠龙图阁直学士。浚官至右正言。

萧服，字昭甫，庐陵人。第进士，调望江令，治以教化为本。访古迹，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笋台，皆为筑亭。又刻唐县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向。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颂传之，以为治化所致。知高安县，尉获凶盗，狱具矣，服审其辞，疑之，且视其刀室不与刃合，顷之而杀人者得，囚盖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亲贤宅教授。提举淮西常平，召为将作少监。

以使事得入对，论人主听言之要，以谓唐、虞盛世，犹畏巧言而暨谗说。绵绵数百言，徽宗谓有争臣风，擢监察御史。奉诏作《崇宁备官记》，帝称善，诏辅臣曰：“服文辞劲丽，宜居翰苑。朕爱其鯁谔，顾台谏中何可阙此人？”俄偕沈畸使鞫狱，坐羁管处州，逾岁得归。张商英当国，引为吏部员外郎。送辽使，得疾于道，遂致仕。既愈，还旧职，以父老，得请知蕲州。卒，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举进士，调吴江尉，选桂州教授。王师讨交趾，转运使檄勣从军。饷路瘴险，民当役者多避匿，捕得千余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饥羸病乏，不足胜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争不变，使者不能夺。郭逵宿留不进，勣谓副使赵离曰：“师出淹时，而主帅无讨贼意，何由成功？”因

具蛮人情状疏于朝，谓断者人主之利器，今诸将首鼠不进，惟断自上意而已。既而逵、离果皆以无功贬。

舒亶闻其名，将以御史荐，劾恶亶为人，辞不答。求知建平县，入为诸王宫教授，通判通州。濒海有捍堤，废不治，岁苦漂溺。劾躬督防卒护筑之，堤成，民赖其利。复教授广陵、申王院，改诸王府记室参军。哲宗见其文，谕奖之，欲俟满岁以为左右史，未及用。

徽宗立，擢宝文阁待制兼侍讲，迁中书舍人，修《神宗史》。时绍圣党与尚在朝，人怀异意，以沮新政。帝谓劾曰：“朕每听臣僚进对，非诈则谀；惟卿鲠直，朕所倚赖。”因论择相之难，云已召范纯仁、韩忠彦。劾顿首贺曰：“得人矣！”诏与蔡京同校《五朝宝训》。劾不肯与京联职，固辞，奏京之恶，引卢杞为喻。迁给事中、翰林学士。上疏陈六事：曰时要，曰任贤，曰求谏，曰选用，曰破朋党，曰明功罪。

国史久不成，劾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矣，未能成书。盖由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讨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劾草诏戒史官，俾尽心去取，毋使失实。

帝之初政，锐欲损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为然，已乃密陈绍述之说。帝不能决，以问劾，劾曰：“圣意得非欲两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实，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又因论弃湟州，请“自今勿妄兴边事，无边事则朝廷之福，有边事则臣下之利。自古失于轻举以贻后悔，皆

此类也。”

勣与何执中偕事帝于王邸，蔡京以宫僚之旧，每曲意事二人，勣不少降节。谒归视亲病，或言翰林学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勣谒告归尔，非去朝廷也，奈何轻欲夺之！”俄而遭忧。京入辅，执中亦预政，撻勣行章惇词，以为诋先烈。服阕，以主管灵仙观，入党籍中。起知江宁府，言者复论为元祐奸朋，必不能推行学政，罢归。

大观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觐，极论茶盐法为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对曰：“生财有道，理财有义，用财有法。今国用不足，在陛下明诏有司，推讲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见卿久，今日乃闻嘉言。”加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京。

蔡京自钱塘召还，过宋见勣，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岂以利禄易之哉？”京惭不能对，勣亦终不复用。以疾，除显谟阁学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赠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勣挺挺持正，尤为帝所礼重，而不至大用，时议惜之。

张汝明，字舜文，世为庐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贤，元丰中以论尚书左丞王安礼，与之俱罢。未几，卒。汝明少嗜学，刻意属文，下笔辄千百言。入太学，有声一时。国子司业黄隐将以子妻之，汝明约无饰华侈，协力承亲欢，然后受室。

登进士第，历卫真、江阴、宜黄、华阴四县主簿，杭州司理参军，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数医不效，汝明刺血调

药，傅之而愈。江阴尉贫且病，市物不时予直，部使者欲绳以法，汝明为鬻橐中装，代偿之。华阴修岳庙，费钜财窘，令以属汝明。汝明严与为期，民德其不扰，相与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庙非典祀、妖巫凭以惑众者，则毁而惩其人。滞州县二十年，未尝出一语干进，故无荐者。

大观中，或言其名，召置学制局，预考贡士，去取皆有题品。值不悦者诬以背王氏学，诏究其事，得所谓《去取录》，徽宗览之曰：“考校尽心，宁复有此？”特改宣教郎。

擢监察御史。尝摄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权，以蔡京为首。帝奖其介直。京颇惮之，徙司门员外郎，犹虞其复用，力排之，出通判宁化军。地界辽，文移数往来，汝明名触其讳，辽以檄暴于朝。安抚使问故，众欲委罪于吏，汝明曰：“诡辞欺君，吾不为也。”坐责监寿州麻步场。遇赦，签书汉阳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内。时主者多不亲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临以阅实，虽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贿谢，而税均于一路最。晚知岳州，属邑得古编钟，求上献。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惧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职以幸赏乎？”卒于官，年五十四。

汝明事亲孝，执丧，水浆不入口三日，日饭脱粟，饮水，无醯盐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辄踣。梦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验，人以为孝感。汝明学精微，研象数，贯穿经史百家，所著书不蹈袭前人语，有《易索书》、《张子卮言》、《大究经》传于世。

黄葆光，字元晖，徽州黟人。应举不第，以从使高丽得

官，试吏部铨第一，赐进士出身。由徐州司理参军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校书郎，擢监察御史、左司谏。始莅职，即言：“三省吏猥多，如迁补、升转、奉入、赏劳之类，非元丰旧制者，其大弊有十，愿一切革去。”徽宗即命厘正之，一时士论翕然。而蔡京怒其异己，密白帝，请降御笔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徙葆光符宝郎。省吏醵钱入宝篆宫，作十道斋报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复拜侍御史。

辽人李良嗣来归，上《平夷书》规进用，擢秘书丞。葆光论其五不可，大概言“良嗣凶黠忿鸷，犯不赦之罪于邻国，逃命遁死，妄作《平夷》等书，万一露泄，为患不细。中秘书之府，岂宜以罪人为之？宜厚其禄赐，置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刚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顺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则是伤仁，非所以驭下也；苟矫亢以求伸，则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读其奏于殿中。

自崇宁后，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阳请一切废罢，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礼制局详议官至七员、检讨官至十六员，制造局至三十余员，岂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时皆壮之。

政和末，岁旱，帝以为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动天，恩足以感人，检身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气，臣所以不能无疑也。盖人君有屈己逮下之心，而人臣无归美报上之意者，能致阴阳之变；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无将顺奉承之意者，能致阴阳之变。陛下恭俭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师蔡京侈大过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绍述为心，而

京所行乃背元丰之法，强悍自专，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郑居中、少宰余深依违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责。此天气下而地不应，大臣不能尚德以应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报。且欲再上章，京权势震赫，举朝结舌，葆光独出力攻之。京惧，中以它事，贬知昭州立山县。又使言官论其附会交结，泄漏密语，诏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为职方员外郎，改知处州。州当方腊残乱之后，尽心收养，民列上其状。加直秘阁，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

葆光善论事，会文切理，不为横议所移，时颇推重。本出郑居中门，故极论蔡京无所顾，然其他不能不迎时好，方作神霄万寿宫，温州郭敦实、泗州叶点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军陈并、秀州蔡密、岳州傅惟肖、祁门令葛长卿不即奉行制书，存留僧寺形胜、佛像，及决罚道流，乞第行窜黜，遂悉坐停废，议者尤之。

石公弼，字国佐，越州新昌人。登进士第，调卫州司法参军。淇水监牧马逸，食人稻，为田主所伤。圉者讼至密，郡守韩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谓此人无罪，宗哲曰：“人伤官马，奈何无罪？”公弼曰：“禽兽食人食，主者安得不御，御之岂能无伤？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可无杀乎？今但当惩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属吏。既而使者来虑囚，如公弼议。获嘉民甲与乙斗，伤指；病小愈，复与丙斗，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狱，两人以他物伤人，当死。公弼以为疑，驳而鞠之，乃甲摔丙发，指脱痕中风死，非由击伤也。两人皆得免。

章惇求太学官，或荐公弼，使往见。谢曰：“丞相素侮人，

见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调涟水丞。供奉高公备纲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数日无风，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载，钱失百万。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备与寓客妻通，杀其夫，畏事觉，所至窃官钱赂其下，故诡为此说。即收捕穷治，皆服辜。

知广德县，召为宗正寺主簿。入见，言：“朝廷比日所为，直词罕闻，颂声交至，未有为陛下廷争可否者。愿崇忠正以销谀佞，通谏争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计等第，颇事告讦。公弼言：“设学校者，将以仁义渐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顾使之相告讦，非所以建学本意也。”又言：“删定敕令官、寺监丞簿等，皆以执政近臣子弟为之，未有资考，不习政事。请一切汰遣，以开寒峻之路。”从之。

由右正言改左司谏。论东南军政之敝，以为“有兵之籍，无兵之技。以太半之赋，养无用之兵，异日惧有未然之患。”其后睦盗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冒奉得罪，而内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矫称诏旨，安得勿论？请自今中旨虽不当覆者，亦令有司审奏。”

迁侍御史。苏杭造作局工盛，公弼陈扰民之害，请革技巧之靡丽者，稍罢进奉，帝纳之。蔡京始与公弼有连，故因得进用，至是，意寢异，京恚焉。徙太常少卿，迁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记室。故事，初至宫，例得金缯之赐二百万，公弼辞不受。

大观二年，拜御史中丞。执政言：“国朝未有由左史为中执法者。”帝曰：“公弼尝为侍御史矣。”时斥卖元丰库缣帛，

贱估其直，许朝士分售，皆有定数，从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上还之。宰相有已取万匹者，即日反其故。

水官赵霆建开直河议，谓自此无水忧，已而决坏钜鹿，法当斩。霆善交结，但削一官，犹为太仆少卿。公弼论为失刑，霆坐贬。京西转运使张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邓三州税，公弼以为“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赋耳，而徽言倍克重敛，民何以堪？”诏罢之。遂劾蔡京罪恶，章数十上，京始罢。又言吏员猥冗，戾元丰旧制。于是堂选归吏部者数千员，罢宫庙者千员、都水知埽六十员，县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归之户部，诸道市舶归之转运司，仕涂为清。

京虽上相印，犹提举修《实录》。公弼复言：“京盘旋京师无去志，其余威震于群臣。愿持必断之决，以消后悔。”又因星变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刘逵主国柄，公弼复论其废绍述良法，启用元祐邪党学术，人以是知其非一意于正者。进兵部尚书兼侍读。上疏言：“崇宁以来，臣下专务生事，开边兴利，营缮徭役，蹙民根本，因之饥馑。汴西挽运花石，农桑废业，徒弊所有，以事无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

张商英入相，欲引为执政，何执中、吴居厚交沮之。以枢密直学士知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自号“亡命社”。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遂破散。江贼巢穴菰芦中，白昼出剽，吏畏不敢问。公弼严赏罚督捕，尽除之。改述古殿直学士、知襄州。蔡京再辅政，罗致其罪，责秀州团练副使，台州安置。逾年，遇赦归。卒，年五十五。后三岁，复其官。

公弼初名公辅，徽宗以与杨公辅同名，改为公弼云。

张克公，字介仲，颍昌阳翟人。起进士。大观中，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与中丞石公弼论其罪，京罢，克公徙起居舍人。逾月，进中书舍人，改右谏议大夫。京犹留京师，会星文变，克公复论之，中其隐慝，语在京传。京致仕，张商英为相，与郑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讼，归曲商英，且疏其罪十。商英罢，京复召，衔克公弗置。徽宗知之，为徙吏部尚书。京欲以铨综稽违中克公，既又挺其知贡举事，帝以为所取得人，不问也。居吏部六年，卒，赠资政殿学士。

毛注，字圣可，衢州西安人。举进士，知南陵、高苑、富阳三县，皆以治办称。大观中，御史中丞吴执中荐为御史，诏赐对，未及而执中罢，注辞焉。徽宗固命之，既见，谓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而卿独知义命，故特召卿。”即以为主客员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

蔡京免相留京师，注疏其擅持威福，动摇中外，以叶梦得为腹心、交植党与。帝为逐梦得，而迁注侍御史。遂极论京“受孟翊妖奸之书，与逆人张怀素游处，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亲宋乔年尹京。其门人播传，咸谓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复用。”于是论者相继，京遂致仕。

四年，彗再见，注又言：“臣累论蔡京罪积恶大，天人交谴，虽罢相致政，犹怙恩恃宠，偃居赐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实在于京。考京之罪，盖不可以缕数：陛下去《党碑》以开自新之路，京疾其异己而别为防禁；陛下颁明诏以来天下之言，京恶其议己而重致于法；以严刑峻罚胁持海内，

以美官重禄交结人心，钱钞屡更而商贾不行，边事数兴而国力大匮。声焰所震，中外愤疾，宜早令去国，消弭灾咎。”奏上，京始出居钱塘。

注复采当世之急务，曰省边事，足财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概谓：“近年以来，边民侥幸苟得：昔所入贡者，今必城为郡县；昔所羁縻者，今尽纳其土疆。以内地金帛，而事穷荒不可计之费。今黔南已有处分，如夔、渝新边，宜在裁省。运盐昔主于漕计，今移于它司；常平昔积于外州，今输于都下。经费安得不匮，财货何以转移？愿诏有司，悉讲复元丰旧制。汤之遭旱，以士失职为辞。今学校养士，盖有常额，额外之人，不复可预教养，岁贡之余，略无可进之地。愿留贡籍三分，暂存科举，以待学外之士，使无失职。东南造作奇玩、花石纲舟，与后苑工徒、京城营缮，并宜暂罢，以抑末敦本。凡此，皆圣政之所当先，人心悦则天意解矣。”注所论切于世务类此。

迁左谏议大夫。张商英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无大臣体，然讫以与之交通，罢提举洞霄宫，居家数岁，卒。建炎末，追复谏议大夫。

洪彦升，字仲达，饶州乐平人。登第，调常熟尉。奉母之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规荐，而中分奉入。彦升处僧舍，却奉不纳，如约，始交印。历郴州判官，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

彦升尝辟广西经略府，或称其才，擢提举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荐新提举广西学事幸义可御史，及陞辞，适与同日，

徽宗两留之，遂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彦升孤立，任言责阅五年，论：“蔡京再居元宰，假绍述之名，一切更张，败坏先朝法度，朋奸误国，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凭眷顾之恩，中怀跋扈之志。愿早赐英断，遣之出京。”“何执中缘潜邸之旧，德薄位尊，当轴处中，殊不事事，见利忘义，唯货殖是图。愿解其机政，以全晚节。”“吕惠卿与张怀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经》云‘我遇公为黄石之师。’且张良师黄石之策，为汉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辄以为比？”他如邓洵仁、蔡薏、刘拯、李孝称、许光凝、许几、盛章、李慤、任熙明之流，皆条摭其过，一不为回隐。

右仆射张商英与给事中刘嗣明争曲直，事下御史。彦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抨郭天信以谈命进用，交结宰斥；因请禁士大夫毋语命术，毋习释教。

先是，诏诸道监司具法令未备，若未便于民者，久而弗上。彦升言：“吏徇于势，随时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缘为奸者众。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宁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摇崇宁学校之政，省事原情，当有劝沮。宜遣官编汇，辨其邪正，以行赏罚。”皆从之。迁给事中。尝谒告一日，而张商英复官之旨经门下，言者以为顾避封驳，出知滁州。寻加右文殿修撰，进徽猷阁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赠太中大夫。

论曰：蔡京用事，炎焰炽然，其势莫敢遏。此数子者，乃力数其罪而连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郑居中，公弼、注朋张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楫先见、畸、服不阿，汝明不

欺，彦升孤立，其贤乎！唯勅宫邸旧学，人望攸属，而不使跻政地；至京则暂罢亟起，始终倚任焉。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此齐桓公所以嗟于郭亡也。

钟傅，字弱翁，饶州乐平人。本书生，用李宪荐，为兰州推官。坐对狱不实，羁管郴州。绍圣中，章惇兴边事，奏还其官。得入对，为哲宗言：“兵贵智而不贵力，夏众夥而勇，难以一举灭。但当择城险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毙。”帝然之，命干当熙河、泾原、秦凤三路公事。

夏人陷金明，渭帅毛渐出兵攻其没烟砦，傅合击破之，又与熙州王文郁进筑安西城，论功加秘阁校理。章榘帅渭，命傅所置将苗履统众会泾原之灵平，夏人悉力来拒，傅步骑二万，出不意造河梁以济师，遂作金城关，又献白草原捷，连进集贤殿修撰、知熙州。傅自始仕至此，仅再岁。遂擅帅熙、秦骑四万出塞，无功而还。惇方主其议，不加罪。

初，傅请合三路兵从青南讷心或颠耳关筑天都城，以包浅井、乧啰、和市。工既集，复言水源不壮，不可兴役。朝论以所奏乖异，将罢傅，曾布为言，但褫职。俄而白草原诈增首虏事觉，责监永州税，再贬连州别驾。崇宁中，复起知河中府，历郢、瀛、渭三州，擢显谟阁待制。建言：“河南要地，灵武为根本。其西十五州，六为王土。其东由清远距罗山走灵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监军统焉。若选将简师先击之，以趋韦州，可断其右臂。徐当拊纳离畔，渐规进取，讫城萧关，可断其左臂。”乃条上十四事，未报。

诏诸道进讨，傅遣将折可适领锐骑出萧关，至灵州川，有

功。进龙图阁直学士。会别将高永年没于西，而可适遇雨失道，为虏所乘，乃班师。傅以稽违逗挠，黜知汝州，夺学士。未几，复为杭州、真定、永兴、太原、延安府，以故职卒。赠端明殿学士。傅从布衣致通显，所行事大氏欺妄，故屡起屡债云。

陶节夫字子礼，饶州鄱阳人，晋大司马侃之裔也。第进士，起家为广州录事参军。杨元寇暴山谷间，捕系狱，屡越以逸，且不承为盗，既累年。节夫诘以数语，元即吐服，将适市，与诸囚诀曰：“陶公长者，虽死可无憾。”知新会县，广守章槩重其材。槩帅泾原，辟入府。

崇宁初，为讲议司检讨官，进虞部员外郎，迁陕西转运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贤殿修撰。筑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涧为隍，可趋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既为宋有，其酋惊曰：“汉家取我金窟！”亟发铁骑来争。节夫分部将士遮御之，斩获统军以下数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敛兵退。连擢显谟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

方议城银州，谍告夏人已东。节夫料必西趋泾原，官属不肯从，节夫曰：“吾计之熟矣。”乃遣裨将耿端彦疾驱至银州，五日城成，夏人果从泾原至，则城备已固，遂遁去。进枢密直学士。

节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张康国从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纳。放牧者执杀之，夏人怨怒，大入镇戎军，杀卤数万口。节夫寻领经制环庆、泾原、河东边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银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顾盼中。横

山之地，十有七八，兴州巢穴浅露，直可以计取。”遂陈取兴、灵之策。加龙图阁学士。会朝廷罢经制司，且弃所城地，节夫乃求内郡。徙洪州，改江宁府，历青、秦二州、太原府。

群盗李勉起辽州、北平之间，河东、河北骚动，两路帅臣、宪臣皆罪去，至出台郎督捕之。节夫请悉罢所遣兵，卒以计获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为待制、知永兴军，数月，卒。追复龙图阁学士。

毛渐，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进士，知宁乡县。熙宁经理五溪，渐条利害以上察访使，使者诿以区画，遂建新化、安化二县。渐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县，召为司农丞，提举京西南路常平。

元祐初，知高邮军，迁广东转运判官。渠阳蛮扰边，近臣言渐习知蛮事，徙荆湖北路转运判官。时朝廷议弃地，渐曰：“蛮徭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怀德。今一犯边即弃地，非计也。”不报。渠阳既弃，蛮复大入钞略，覆官军，荆土为大扰。

渐历提点江西刑狱、江东、两浙转运副使。浙部水溢，诏赐缗钱二百万以振之。渐言：“数州被害即捐二百万，傥仍岁如之，将何以继？”乃案钱氏有国时故事，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于海；开无锡莲蓉河，武进庙堂港，常熟疏泾、梅里入大江；又开昆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吴江，开大盈、顾汇、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为患。

加集贤校理，入为吏部右司郎中。以秘阁校理为陕西转运使。摄渭、秦、熙三州。未几，复摄帅泾原。日夜治兵，乘

夏人犯边，遣将捣其虚，遂破没烟砦。进直龙图阁、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优赠龙图阁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进士，又举制科，会罢，调韩城尉，知松阳、白马二县。为司农丞、监察御史。数言事，以论枢密承旨张诚一补吏挟私、延州吕惠卿遣禁卒馈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员外郎、知汀、泉、福三州。历使诸路，入为户部、吏部员外郎，左司谏。言陕西兵未可减，徽宗谓其论事无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秘书少监，再为福州。加直龙图阁、知桂州。

蔡京开边，祖道欲乘时徼富贵，诱王江酋杨晟免等使纳士，夸大其辞，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余万口，其旁通江洞之众，尚未论也。王江在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势，据诸峒要会，幅员二千里。宜开建城邑，控制百蛮，以武臣为守，置溪峒司主之。”诏以为怀远军，且颁诸司使至殿侍军将告命，使第补其首领。置二砦，为立学。

又言：“黎人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愿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为允州，中古州地为格州，增提举溪峒官三员。又言羁縻知地州罗文诚、文州罗更晏、兰州韦晏闹、那州罗更从皆内附，请于黎母山心立镇州，为下都督府，赐军额曰静海，知州领海南安抚都监，徙万安军于水口。南丹州莫公佞独拒命，发兵讨擒之，遂筑怀远军为平州，格州为从州，南丹为观州，并允、地、文、兰、那五州置黔南路。擢祖道显谟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

召为兵部尚书，未行，与融州张庄谋，使庄奏言海南一

千二十峒皆已团结，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则未得者才十之一耳。于是徭、黎渠帅不胜忿，蜂起侵剽，围新万安军及观州，杀官吏。初，祖道徙城时，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诏问，不能对。京莅之，犹除端明殿学士、知福州，复以刑部尚书召。大观二年，卒，赠宣奉大夫。

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诸夷，建城邑，调兵镇戍，辇输内地钱布、盐粟，无复齐限。地瘴疠，戍者岁亡什五六，实无尺地一民益于县官。蔡京既自以为功，至谓：“混中原风气之殊，当天下舆图之半。”祖道用是超取显美。张商英为相，治其诞罔，追贬昭信军节度副使。京再辅政，复还之。然其所创名州县，不旋踵皆罢。是后庞恭孙、张庄、赵遘、程邻皆以拓地受上赏，大抵皆规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骤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云。

张庄，应天府人也。元丰三年，擢进士第。历提举司、讲议司检讨官，出提举荆湖、夔州等路香盐事。改提举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点刑狱，进龙图阁直学士、广南西路转运副使。

王祖道既请立朱崖诸州县，徙万安军，诏庄按覆相度，实与祖道相表里。祖道召为兵部尚书，授庄集贤殿修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庄知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庄复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镇地土，及恩广监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等纳土，共五万一千一百余户，二十六万二千余人，幅员九千余里。”寻又奏：“宽乐州、安沙州、谱州、四州、七源等州纳土，计二万人，一十六州、三十三县、

五十余峒，幅员万里。”蔡京帅百官表贺，进庄兼黔南路经略安抚使、知靖州。

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从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请复元祐所弃渠阳军。渠阳既城，乃上言：“湖北至广西，繇湖南则迂若弓背，自渠阳而往，犹弓弦耳。”因以利啖诸蛮使纳土，立里峒。庄忌之，且欲蛮之多属广西为己功，因诱复水蛮石盛唐毁其烽表、桥梁。渠阳蛮酋杨惟聪请讨之，子武以闻。朝议谓其生事，罢子武。

未几，安化蛮纳土，庄遣黄忱往筑州城。忱，蛮将也，知蛮情伪，力言不可。庄怒，遣忱护筑溪州，别遣胡超、侂昌等筑安化城，果为蛮所掩，超等没者几千人。中书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庄擅兴师旅，启衅邀功，妄言诸蛮效顺，纳款得地。当时柄臣揽为绥抚四夷之功。奏贺行赏，张皇其事。自昔欺君，无大于此。”朝廷既追贬祖道，庄责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再贬连州，移和州。

起知荆南府，徙江宁。复进徽猷阁直学士，历知渭、毫、襄州、镇江东平府。宣和六年，坐缮治东平城不加功辄复摧圯，降两官，提举嵩山崇福宫。卒，赠宣奉大夫。

赵遹，开封人。大观初，以发运司勾当公事为梓州路转运司判官。泸、戎诸夷纳土，命遹相置，以建立纯州县、罢劳，加直秘阁。升转运副使，俄授龙图阁直学士，为正使。

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岭堡，知岷高公老遁。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器饮卜漏等酒，漏心艳之。会泸帅贾宗谅以斂竹木扰夷部，且诬致其酋斗个旁等罪，夷人

咸怨。漏遂相结，因上元张灯袭破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逵行部昌州，闻之。倍道趣泸州。贼分攻乐共城、长宁军、武宁县，宗谅皆遣将拒却之。已而乐共城监押潘虎诱杀罗始党族首领五十人，其族蛮愤怒，合漏等复攻乐共城。逵并劾之，诏斩虎，罢宗谅，代以康延鲁，而听逵节制。逵阴有专讨意，兵端益大矣。于是诏发陕西军、义军、土军、保甲三万人，以逵为泸南招讨使。逵与别将马觉、张思正分道出，期会于晏州。思峨州近而固，逵遣王育先破之，村圉诸落相继而克，因其积谷食士卒。

既抵晏州，觉、思正各以兵来会。漏据轮纒大囤，其山崛起数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溃者悉赴之，乃垒石为城，外树木栅，当道穿阨阱，仆巨栢，布渠答，夹以守障，俯瞰官军。矢石所中皆靡碎，逵军不能进。间从巡检种友直、田祐恭按视，其旁山崖壁特峭绝，贼恃之无守备。逵欲袭取，命友直、祐恭军其下，而身当贼冲，番军迭攻之。未旦，鼓而进，迨夕则止，贼并力拒战，不得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习山险，而山多生獠，逵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缘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獠数十头，束麻作炬，灌以膏蜡，缚于獠背。暮夜，复遣土丁负绳梯登崖颠，乃缒梯引下，人人衔枚，挈獠蚁附而上。比鸡鸣，友直、祐恭与其众悉登，拥刀斧穿箐入。及贼栅，出火然炬，獠热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獠窜其上，火辄发，贼号呼奔扑，獠益惊，火益炽。官军鼓噪破栅，逵望见火，麾军蹑云梯攻其前。两军相应，贼扰乱，不复能抗，赴火堕崖死者不可计，俘斩数千人。卜漏突围走，至轮多囤，追获之。晏州平，诸夷落皆降，拓地环二千里。逵

为建城砦，画疆亩，募人耕种，且习战守，号曰“胜兵”。诏置沿边安抚司，以转运副使孙羲叟为安抚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诏赠节义族姬。

加遼龙图阁直学士、熙河兰湟经略安抚使。遼以疾请祠，不许。既入对，赐上舍出身，拜兵部尚书。遼与童贯有隙，力请去，以提举醴泉观兼详定一司敕令。六年，出知成德军，拜延康殿学士，赐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秘书省校书郎。

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众为贼，攻败城邑，辽人不能制。中山帅府阴与才通，诱使来归，才寻为辽所破，遂上书请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贯大喜，将许之，遼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谋止遼，遼曰：“帅臣所部，封境虽异，事无异也。且论思献纳，侍从之职，遼今以侍从备帅臣，而真定、中山边接，隙苟一开，吾境得无事乎？”疏奏，上然之，乃斥还才书。才穷蹙，转入河东。诏以问遼，遼复具疏极论其害。洎遼徙熙州，黼等卒纳才，又虑遼过阙入见有所陈，趣使便道赴镇。诸蕃闻遼至，相贺曰：“吾父来，朝廷真欲无事矣！”争出锄耨，牛价为顿高。

时议更陕西大铁钱，价与铜钱轻重等。遼上言曰：“铜重铁轻，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谁信之？以人夺天，虽厉其禁，终不可行也。”居数月，以疾乞致仕，命提举嵩山崇福宫。起知中山、顺昌、应昌府。金人举兵，召遼赴阙，寻卒。

永裔历知眉州。言者论遼欺罔朝廷以军功，永裔遂放罢。

论曰：夏人时蹈窾，逐之使出则已。章惇、蔡京故挠之用兵，涂边人肝脑于地，以幸己功，不亦颠乎？诸蛮溪峒，茅

瘴非人域，鸬鹚与居，况无敢闯吾圉。京乃使祖道、张庄之徒凿空为功，举中国重赏，弃诸不毛，而文饰奸慝，铺张表贺，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谋作矣。《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内贪外，驯召祸败，迹所从来，此其本也。呜呼，可不戒哉！

卷三百四十九

列传第一百八

郝质 贾逵 窦舜卿 刘昌祚 卢政 燕达

姚兕弟麟 子雄 古杨燧 刘舜卿 宋守约子球

郝质，字景纯，汾州介休人。少从军，挽强为第一。充殿前行门，换供奉官，为府州驻泊都监，主管麟府军马，与田肱将兵护军须馈麟州，道遇西夏数千骑寇钞，质先驱力战，斩首、获马数百。又与肱行边，至柏谷，敌堑道以阻官军，质御之于寒岭下，转斗逐北，遂修复宁远诸栅，以扼贼冲。宣抚使杜衍、安抚使明镐连荐之，且条上前后功状，超迁内殿承制、并代路都监。大名贾昌朝又荐为路钤辖。

使讨贝州，文彦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壮，彦博虑为贼焚，遣小校蔺千守，而质使千往他营度战具，千辞，质曰：“亭焚，吾任其责。”千去而亭焚。彦博将斩千，质趋至帐下曰：“千之去，质实使之，罪乃在质，愿代千死。”彦博壮其义，两释之。质自此益知名。

贼平，迁六宅使，历高阳关、定州、并代钤辖，驻泊副都部署，龙神卫、捧日天武都指挥使，马军殿前都虞候，加领贺州刺史、英州团练、眉州防御使。奉诏城丰州，进平军副都指挥使、宿州观察使。召还宿卫，改马军。英宗立，迁武昌军节度观察留后，加安德军节度使，为殿前副指挥使。神宗立，易节安武军，为都指挥使。元丰元年，卒，帝亲临其丧，赠侍中，谥曰武庄。

质御军有纪律，犯者不贷，而享犒丰渥，公钱不足，出己奉助之。平居自奉简俭，食不重肉，笃于信义。田拙不振而死，为表揭前功，官其一孙。在并州，与朝士董熙善，约为婚姻。熙死，家贫无依，质已为节度使，竟以女归董氏。自为官，不上伐阅，从微至贵，皆以功次迁云。

贾逵，真定藁城人。隶拱圣为卒，至殿前班副都知，换西染院副使。从狄青征侬智高，战于归仁驿。既陈，青誓众曰：“不待令而举者斩！”时左将孙节战死，逵为右将军先锋将，私念所部兵数困易衄，兵法先据高者胜，苟复待命而贼乘胜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军趋山。既定，贼至，逵麾众驰下，仗剑大呼，断贼为二。贼首尾不相救，遂溃。逵诣青请罪，青拊其背劳谢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遗坠，固辞。是时，将校多以搜城故匿窃金宝，独逵无所犯。迁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凤路钤辖。

初，逵少孤，厚赂继父，得其母奉以归。至是，以母老辞，不许，而赐母冠帔。秦山多巨木，与夏人错壤，逵引轻兵往采伐。羌酋驰至，画地立表约决胜负。逵引弓连三中的，

酋下马拜伏，从逵取盈而归。徙并代路，专主管麟府军马。熟户散处边关，苦于寇略，逵差度远近，聚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画铁为的，激种豪使射，久皆成劲兵。一夕，烽火屡发，左右白当起，逵卧不应。旦而谓人曰：“此必妄也。脱有警，可夜出乎？”徐问之，果边人烛遗物也。复徙秦凤，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恩败。朝廷以逵为能，连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马步殿前都虞候，历泾原、高阳关，鄜延路副都总管，以利州观察使入为步军副都指挥使。

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门，都水监以急变闻。英宗遣逵督护，亟囊土塞门，水乃止。议者欲穴堤以泄其势，逵请观水所行，谕居民徙高避水，然后决之。军校营城外者，每常朝，即未晓启门钥，或辍朝失报，启钥如平时。逵言：“禁城当谨启闭，不宜凭报者。”乃冶铁铸“常朝”字，俾持以示信。

迁马军副都指挥使，复总鄜延兵。延州旧有夹河两城，始，元昊入寇据险，城几不能守。逵相伏龙山、九州台之间可容窥觐，请于其地筑保障，与城相望，延人以为便。转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逵言：“种谔处绥州降人于东偏，初云万三千户，今乃千一百户耳，逋逃之余，所存才八百。蕃汉两下杀伤，皆不啻万计。自延州运粟至怀宁，率以四百钱致一石。而缘边居人，壮者但日给一升，罔冒何至大半。谔徒欲妄兴边事以自为功，不可不察也。”元丰初，拜建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请不俟郊赦赐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亲之志，其特许之。”数月而卒，年六十九。赠侍中，谥曰武恪。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阳人。以荫为三班奉职，监平乡县酒税。有僧欲授以化汞为白金之术，谢曰：“吾禄足养亲，不愿学也。”辟府州兵马监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袭击，举烽求援于大将王凯，凯弗应。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战，胜之。明日，经略使问状，凯惧，要以同出为报。舜卿欢然相许，不自以为功。为青淄路都监。海盗行劫，执博昌镇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当传家法。”置酒请射，舜卿发辄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

湖北蛮徭彭仕羲叛，徙为钤辖，兼知辰州。建请筑州城，不扰而办。帅师取富州，蛮将万年州据石狗崖。舜卿选壮卒奋击，蛮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发强弩射，万年州毙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尽剿其众，舜卿不许，曰：“仕羲愿内附，特为此辈所胁，今死矣，何以多杀为？”引兵入北江，仕羲降。擢康州刺史，加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指挥使、马军殿前都虞候，三迁邕州观察使，历邠宁环庆路副都总管。熙宁中，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阶。改刑部侍郎，提举嵩山崇福宫。以光禄大夫致仕，再转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八十八。谥曰康敏。

刘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贺，战没于定川。录为右班殿直，主秦州威远砦。青唐聚兵盐井，经年不散。昌祚奉帅命往诘之，诸酋曰：“闻汉家欲取吾盐井。”昌祚曰：“国家富有四海，何至与汝争此邪？”与酋俱来，犒费之，欢然帅众

去。迁西路都巡检。使辽还，神宗临试驰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刘沟堡，昌祚领骑二千出援。虏伏万骑于黑山而伪遁，卒遇之，战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发殪之，余众悉遁。帅李师中上其功曰：“西事以来，以寡抗众，未有如昌祚者。”知阶州，讨平毋家等族，又平叠州。转作坊使，为熙河路都监。

从王中正入蜀，破笮箠羌。加皇城使、荣州刺史、秦凤路钤辖，又加西上阁门使、果州团练使，知河州。元丰四年，为泾原副都总管。王师西征，诏与总管姚麟率蕃汉兵五万，受环庆高遵裕节制。令两路合军以出，既入境，而庆兵不至。昌祚出胡卢川，次磨齐隘，夏众十万扼险不可前。昌祚挟两盾先登，夏人小却，师乘之，斩首千七百级。进次鸣沙川，取其窖粟，遂薄灵州。城未及阖，先锋夺门几入，遵裕驰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脱朝廷谓我争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是夕，庆兵始距城三十里而军，遇敌接战，昌祚遣数千骑赴之。迟明，贼已退，遂谒遵裕，遵裕讶应援之缓，有诛昌祚意。既见，问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后未敢。前日磨齐之战，夏众退保东关，若乘锐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内，曰：“吾夜以万人负土囊傅垒，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夺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营，凡所得马粮，悉为庆兵所取，泾师忿噪。遵裕围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级渠以灌遵裕师，军遂溃。即南还，复命泾师为殿。昌祚手剑水上，待众济然后行，为虏所及，战退之。至渭州，粮尽，士争入，无复行伍，坐贬永兴军钤辖。

明年，复徙泾原，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延州。时永乐方陷，士气不振，昌祚先修马政，令军中校技击，优者乃给焉。自义合至德靖砦，绵亘七百里，堡垒疏密不齐，烽燧不相应。昌祚度屯戍险易、地望远近、事力强弱，立为定式，上诸朝。夏人寇塞门、安远砦，拒破之，杀其统军叶悖麻、咩吡埋二人，盖始谋攻永乐者。图其形以献。帝喜，遣近侍劳军。

哲宗立，进步军都虞候、雄州团练使、知渭州，历马军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养，故时弓箭手人授田二顷，有马者复增给之，谓之“马口分地”。其后马死不补，而据地自若。昌祚按举其法，不二年，耗为复初。又括陇山间田得万顷，募士卒五千，别置将统之，劲悍出诸军右。朝廷归夏人四砦，昌祚以为不可。再迁殿前副都指挥使、冀州观察使、武康军节度使。卒，年六十八。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毅肃。

昌祚气貌雄伟，最善骑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为神，持归事之。所著《射法》行于世。

卢政，太原文水人。以神卫都头从刘平与夏人战延州。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数骑挑战，发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说平曰：“今处山间，又逼污泽，宜速退保后山，须明决斗；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御之？”平不听，遂败。政脱身归，黄德和诬平降贼，仁宗引政问状，政言：“平被执，非降也。”因自陈失主将当死。帝义其言，赦之，以为供奉官、德州兵马监押。预讨贝州，率勇敢数百人，飞缒缒堞而登，守者莫能亢，大军乘之以入。迁内殿承制。南征

依智高，亦有功。

历秦凤、高阳关都钤辖。治平、熙宁中，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三卫都虞候、副都指挥使，泾原、定州、并代、真定四路副都总管，累转祁州团练、昌州防御、黔州观察使。拜武泰军节度使，政时年七十三，气貌不衰，侍立殿下，虽久无情容，能上马踊跃，观者壮之。早朝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燕达，字逢辰，开封人。为儿时，与侪辈戏，辄为军陈行列状，长老异之。既长，容体魁梧，善骑射。以材武隶禁籍，授内殿崇班，为延州巡检，戍怀宁砦。夏人三万骑薄城，战竟日不决，达所部止五百人，跃马奋击，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监，数帅兵深入敌境，九战皆以胜归。唃兀之弃走，遣达援取戍卒輜重，为贼所邀，且战且南，失亡颇多。神宗以达孤军遇敌，所全亦不为少，累迁西上阁门使、领英州刺史，为秦凤副总管。讨破河州羌，遂降木征。迁东上阁门使、副都总管，真拜忠州刺史、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郭逵招讨安南，为行营马步军副都总管。入辞，神宗谕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亲矢石，第激勉将士可也。”达顿首谢曰：“臣得凭威灵灭贼，虽死何惮！”初度岭，闻前锋遇敌苦战，欲往援，偏校有言当先为家计然后进者，达曰：“彼战已危，讎忍为自全计。”下令敢言安营者斩。乃卷甲趋之，士皆自奋，传呼太尉来，蛮惊溃，即定广源。师次富良江，蛮舩斗船于南岸，欲战不得，达默计曰：“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吾示之以虚，彼必来战。”已而蛮果来，击之，大败，乃请降。

师还，拜荣州防御使。以主帅得罪而独蒙赏，乞同责，不听。

元丰中，迁金州观察使，加步军都虞候，改马军，超授副都指挥使。以训阅精整，除一子阁门祗候。数被诏奖，进殿前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使。哲宗立，迁为使，徙节武信。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毅敏。

达起行伍，喜读书，神宗以其忠实可任，每燕见，未尝不从容。尝问：“用兵当何先？”对曰：“莫如爱。”帝曰：“威克厥爱可乎？”达曰：“威非不用，要以爱为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宝，战死定川，兕补右班殿直，为环庆巡检。与夏人战，一矢毙其酋，众溃，因乘之，遂破兰浪。敌大举寇边，诸砦皆受围。兕时驻荔原堡，先羌未至，据险张疑兵，伺便辄出。有悍酋临阵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斩首还，一军欢呼。明日，来攻益急，兕手射数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壮骑驰掩其后，所向必克。敌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顺城。兕复往救，转斗三日，凡斩级数千，卒全二城。庆军叛，兕以亲兵守西关，盗众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马与语，皆感泣罗拜，誓无复为乱。

神宗闻其名，召入觐，试以骑射，屡中的，赐银枪、袍带。迁为路都监，徙鄜延、泾原。从攻河州，飞矢贯耳，战益力。河州既得，又为鬼章所围，兕曰：“解围之法，当攻其所必救。”乃往击陇宗，围遂解。累迁皇城使，进钤辖。从攻交趾有功，领雅州刺史。破乞弟，领忠州团练使，进副总管，迁东上阁门使，徙熙河。与种谊合兵讨鬼章于洮州，破六逋宗城，夜断浮桥，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团练使。

卒于鄜延总管，赠忠州防御使。

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图画器用，皆刻“仇雠未报”字。力学兵法，老不废书，尤喜颜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关中号“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时，俱在兵间。中矢透骨，镞留不去，以强弩出之，笑语自若。积功至皇城使，为秦凤副总管。从李宪讨生羌，擒冷鸡朴。再转东上阁门使、英州刺史。元丰西讨，以泾原副总管从刘昌祚出战，胜于磨嘴隘。转战向鸣沙，趋灵州，而高遵裕败还，降为皇城使、永兴军路钤辖，复为泾原副总管。夏人修贡，且乞兰会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师是征。今秉常不废，即为顺命，可因以息兵矣。独兰会不可与。愿戒将帅饬边备，示进讨之形，以绝其望。”从之。督诸将讨堪哥平，经略使卢秉上其功状，赐金帛六百。

元祐初，擢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历步军殿前都虞候、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绍圣三年，以建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出知渭州。安燾请留之，曾布曰：“臣尝访麟御边之策及熙河疆域，俱不能知。愿加敕倣，使之尽力。”韩忠彦曰：“奏对语言，非所以责此辈。”哲宗乃留麟不遣。寻拜武康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王瞻取青唐，麟以为朝廷讨伐方息肩，奈何复生此大患。已而瞻果败。徽宗立，进都指挥使，节度建雄、定武军，检校司徒。卒，帝诣其第临奠，赠开府仪同三司。

麟为将沈毅持重，不少纵舍。宿卫士尝犯法，诏释之，麟杖之于庭而后请拒诏之罪，故所至肃然。

雄字毅夫，少勇鸷有谋，年十八即佐父征伐。从讨金汤，以百骑先登夺隘，又成荔原之功。韩绛荐其材，阅试延和殿。安南、泸川之役，皆在军行。历泾原、秦凤将，驻甘谷城，知通远镇戎军、岷州，官累左骍骥使。绍圣中，渭帅章粲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倾国来，与之鏖斗，流矢注肩，战采厉，贼引却，追蹙大破之，斩首三千级，俘虏数万。先五日，折可适败于没烟，士气方沮，雄贾勇得隼，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东上阁门使、秦州刺史。

明年，虜攻平夏，势锐甚，城几不守。雄与弟古合兵却之。徙知会州，领熙河钤辖。王瞻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诏雄与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适至，羌望见尘起，惊而溃。围既解，遂趋鄯州，履后期乃至，瞻言兰溪宗有遗寇，宜悉荡平之。履即往，雄谏不听，戒所部严备以待。俄而履师退，贼追及，雄整众迎击，破之，献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诏劳问，徙河州。种朴战没，王瞻军陷敌中，雄自鄯至湟，四战皆捷，拔出之。遂筑安乡关，夹河立堡，以护浮梁，通湟水漕运，商旅负贩入湟者，始络绎于道。加复州防御使。

建中靖国初，议弃湟州，诏访雄利害。雄以为可弃，遂以赐赵怀德，徙雄知熙州，进华州观察使。蔡京用王厚复河湟，治弃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后论为责轻，复窜金州。明年，乃听归。高永年死，西宁诸戍阻绝，起雄权经略熙河、安辑复新边使。知沧州，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复为熙州，迁安德军节度观察留后、步军副都指挥使，拜武康军节度使。召诣阙，为中太一宫使。引疾纳节钺，改左金吾卫上将军，又以武康节知熙州。熙河十八年

间更十六帅，唯雄三至，凡六年。未几，以检校司空、奉宁军节度使致仕。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武宪。

古亦以边功，官累熙河经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与秦凤经略种师中及折彦质、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时朝命种师道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师道与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卫。钦宗拜师道同知枢密院、宣抚京畿、河北、河东，平仲为都统制。上方倚师道等却敌，而种氏、姚氏素为山西巨室，两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独归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欲夜劫斡离不营。谋泄，反为所败。

既而议和，金兵退，诏古与种师中、折彦质、范琼等领兵十余万护送之。粘罕陷隆德府，以古为河东制置，种师中副之。古总兵援太原，师中援中山、河间诸郡。粘罕围太原，内外不相通。古进兵复隆德府、威胜军，厄南北关，与金人战，互有胜负。太原围不解，诏古与师中犄角，师中进次平定军，乘胜复寿阳、榆次等县。朝廷数遣使趣战，师中约古及张灏两军齐进，而二人失期不至。师中回趋榆次，兵败而死。金人进兵迎古，遇于盘陀，古兵溃，退保隆德。诏以解潜代之。古之屯威胜军也，帐下统制官焦安节妄传寇至以动军情，既又劝古遁去，故两郡皆溃。李纲召安节，斩于琼林苑。中丞陈过庭奏古罪不可恕，诏安置广州。

杨燧，开封人。善骑射，应募隶军籍，从征贝州，穴城以入。贼平，功第一，补神卫指挥使。又从征侬智高，接战，手杀数十人，众乘之而捷。擢万胜都指挥使，迁荣州团练使、京城左厢巡检。救濮宫火，英宗识其面，及即位，以为邓州

防御使、步军都虞候。历环庆、泾原、鄜延三路副都总管，至马军副都指挥使，由容州观察使拜宁远军节度、殿前副都指挥使。卒，赠侍中，谥曰庄敏。

燧初穴贝州城时，为叛兵所伤，同行卒刘顺救之得免。及贵，顺已死，访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贫不能活者，一切收养之。人推其义。

刘舜卿，字希元，开封人。父钧，监镇戎兵马，庆历中，与子尧卿战死于好水。舜卿年十岁，录为供奉官，历昌州驻泊都监。谕降泸水蛮八百人，诛其桀骜者。知水洛城。

神宗经略西边，近臣荐其能，召问状，对曰：“自元昊称臣，秦中不复戒严。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训京东将兵。一年，入阅于内殿，帝叹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尔无忘世讎，勉思忠孝，期以尽敌。”舜卿泣谢，即日加通事舍人。

环庆有警，诏帅长安兵赴之，乃单骑驰往庆州，至则难已解。知原州，改秦凤钤辖。袭击西市城，先登有功，迁皇城副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辽遣谍盗西关锁，舜卿密易旧钥而大之。数日，虏以锁来归，舜卿曰：“吾未尝亡锁也。”引视，纳之不能受，遂惭去，诛谍者。

转西上阁门使、知雄州。始视事，或告契丹游骑大集，请甲以俟，舜卿不为动，乃妄也。契丹系州民，檄索之，不听。会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一以相当，必得释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

元祐初，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连西羌鬼章青宜结，先城洮州，将大举入寇，舜

卿欲乘其未集击之，会诸将议方略。使姚兕部洮西，领武胜兵合河州熟羌捣讲珠城，遣人间道焚河桥以绝西援；种谊部洮东，由哥龙谷宵济邦金川，黎明，至临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领九人，斩馘数千计。迁马军都虞候，再迁徐州观察使、步军副都指挥使、知渭州。召还宿卫，未上道，卒，赠奉国军节度使，谥曰毅敏。

舜卿知书，晓吏事，谨文法，善料敌，著名北州。

宋守约，开封酸枣人。以父任为左班殿直，至河北缘边安抚副使，选知恩州。仁宗谕以乱后抚御之意，对曰：“恩与他郡等耳，而为守者犹以反侧待之，故人心不自安。臣愿尽力。”徙益州路钤辖，累迁文州刺史、康州团练使、知雄州，历龙神卫、捧日天武都指挥使，马步殿前都虞候。

入宿卫，迁洋州观察使。卫兵以给粟陈哗噪，执政将付有司治，守约曰：“御军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语之曰：“天子太仓粟，不请何为？我不贷汝。”众惧而听命。进步军副都指挥使、威武军留后。神宗以禁旅骄惰，为简练之法，屯营可并者并之。守约率先推行，约束严峻，士始怨终服。或言其持军太急，帝密戒之，对曰：“臣为陛下明纪律，不忍使恩出于臣，而怨归陛下。”帝善之，欲擢置枢府，宰相难之，乃止。故事，当郊之岁，先期籍士卒之凶悍者，配下军以警众，当受粮而倩人代负者罚，久而浸弛，守约悉举行之。所居肃然无人声，至蝉噪于庭亦击去，人以为过。莅职十年卒，年七十一。赠安武军节度使，谥曰勤毅。

子球，以荫干当礼宾院。条秦、川券马四弊，群牧使用

其议，马商便之。再使高丽，密访山川形势、风俗好尚，使还，图纪上之，神宗称善，进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至，则使易吉服，球曰：“通和岁久，忧患是同，大国安则为之。”契丹不能夺。积迁西上阁门使、枢密副都承旨。为人谨密，朝日所闻上语，虽家人不以告。卒于官。

论曰：自郝质至宋守约，皆恂直忠笃，为一时名将。遭世承平，边疆少警，拥节旄，立殿陛，高爵重禄，以寿考终，宜也。姚氏世用武备，兕与弟麟并有威名，关中号“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战功至节度使，而古竟以败贬，其才否可见已。

卷三百五十

列传第一百九

苗授子履 王君万子贍 张守约 王文郁
周永清 刘绍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子诜
刘仲武 曲珍 刘阌 郭成 贾崱 张整
张蕴 王恩 杨应询 赵隆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庆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从胡翼之学，补国子生，以荫至供备库副使。

王韶取镇洮，授为先锋，破香子城，拔河府。羌虽败，气尚锐，辄围香子以迎归师。韶遣将田琼救之，琼死，乃简骑

五百属授，授奋击败之。休士二日，羌复要于架麻平，注矢如雨，众惧，授令曰：“第进毋恐！毡牌数百且至。”行前者传呼，羌惊乱。力战数十，斩首四千级。又破之于牛精谷，取珂诺城，尽得河湟地。

知德顺军，三迁西上阁门使。鬼章寇河州，诏授往，一战克撒宗，论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馆使、荣州刺史。从燕达取银川，降木征，献之京师，加引进使、果州团练使、泾原都钤辖。

召使契丹，神宗劳之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寡击众，几败吾事。”以为秦凤副总管，徙熙河，复知河州。副李宪讨生羌于露骨山，斩首万级，获其大酋冷鸡朴，羌族十万七千帐内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徙知雄州、熙州。

元丰西讨，授出古渭取定西，荡禹臧花麻诸族，降户五万。城兰州，遇贼数万于女遮谷，登山逆战，败退伏垒中，半夜遁去。授逾天都山，焚南牟，屯没烟，凡师行百日，转斗千里，始入塞。

授遇事持议不苟合。初在德顺，或议城箧南，授曰：“地阻大河，粮道不济，非万全计也。”役即止。师征灵武，诏令援高遵裕，即条上进退利害甚切。历进步军副都指挥使、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元祐三年，迁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逾岁，以保康节度知潞州，提举上清太平宫，复使殿前，薨，年六十七，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庄敏。子履。

履束发从戎。授之降木征也，履护送至京，得阁门祗候。历熙、延、渭、秦四路钤辖，知镇戎军。及其父时，已官四

方馆使、吉州防御使矣，以事窜房州，起为西上阁门副使、熙河都监。又责右清道率府率，监峡州酒税。元符初，悉还其官，以熙河兰会都钤辖知兰州。

诏同王赡取青唐，与姚雄合兵讨岷羌筏罗结。赡将李忠战败，罗结大集众，宣言欲围青唐。履、雄将至，羌列阵以待，势甚盛。履叱军士纳弓于鞬，拔刀而入。羌怙巢穴殊死斗，梟将陈迪、王亨辈皆反走，履独驻马不动。有酋青袍白马突而前，手剑击履，帐下王拱以弓格之，仅免。复绕出履背，欲断军为二，别将高永年率所部力战数十合，羌退，乘胜围兰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营，羌宵溃。明日，纵兵四掠，焚其族帐而还。

既而阿章叛，诏履与种朴过河讨荡，辞以兵少，朴遂陷。录履前功，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成州团练使，知庆州，徙渭州，进捧日、天武都指挥使。是后史失其传。子傅，在《叛臣传》。

王君万，秦州宁远人。以殿侍为秦凤指挥使。王韶开边，青唐大酋俞龙珂归国，独别羌新罗结不从。经略使韩缜期诸将一月取之。君万诈为猎者，逐禽至其居，稍相亲狎，与同猎，乘间挝之，坠马，斩首驰归以献。甫及一月，积功得阁门祗候。

王师定武胜，首领药厮逋邀劫于阆贡物，帅师讨焉。君万出南山，履险略地。羌潜伏山谷间，忽一骑跃出，横矛将及，君万亟侧身避之，回首奋击，斩以徇。其众惊号，相率听命，所斩乃药厮逋也。复破北关、南市，功最多，擢熙河

路钤辖，进领英州刺史、达州团练使，赐绢五百。

洮西羌叛，围河州，君万请于王韶，以为南撒宗城小而坚，强勇所聚，若并兵破之，围当自解。韶用其计，围果解。累官客省使，为副总管。坐贷结余钱数万缗，为转运使孙迥所纠，贬秩一等。讨西山、铁城有功，复故官职。君万怨孙迥，使番官木丹讼之，鞫于秦、陇，又贬为凤翔钤辖，籍家货偿逋，遂以愤卒。子贍。

贍始因李宪以进。立战功，积官至皇城使，领开州团练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帅钟傅以冒白草原赏，狱治于秦，诏转运使张询谕诸将得自首。贍具伏诈增首级，因说询云：“青唐人有叛瞎征意，可取也。”询信之，即具奏言已令贍结约起兵。哲宗与辅臣罪其狂妄专辄，亟罢询，而命孙迥究实。狱上，夺贍十一官，犹令领州。

贍欲以功赎过，乃密画取青唐之策，遣客诣章惇言状。惇下其事于孙路，路以为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狡狴难制，使总管王愍统军，而以贍副。贍为前锋度河，先下陇朱黑城。忌愍分其功，给之曰：“晨食毕乃发。”愍信之。夜半，贍忽传发。平明，入邈川，据府库，径上捷书，不以白军府。愍过午始至，以事诉于路，路亦怒，颀以兵柄付愍，而留贍屯邈川。

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贍遣裨将王咏率五千骑赴之。既入，而诸羌变，咏驰书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贍与愍交讼，又诉路指画相违。惇主贍而不直路，曰：“首谋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罢愍统制，以胡宗回为帅。

时瞎征已来降，青唐戍将惟心牟钦毡父子百余人。贍不即取，二羌遂迎溪巴温之子陇拶入守。始，孙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诸城，然后进师。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烦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机会。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谋攻邈川，当为守备，青唐未可取。宗回责其反覆，日夜督出师，遣使威以军法，且声言欲使王愍代将。贍惧，急进攻陇拶及心牟等，皆出降。贍入据其城。诏建为鄯州，进贍四方馆使、荣州防御使、知州事。黄履谓赏薄，乃拜维州团练使，为路钤辖。

贍纵所部剽馘，羌众携贰，心牟等结诸族帐谋复青唐，其在山南者先发。贍遣将李宾领二千骑掩袭心牟以下，自守西城与羌斗。宾逾南山入保敦谷讨荡，羌战败奔北，四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斩城中羌，积级如山。

初，贍讽诸酋籍胜兵者涅其臂，无应者。钱罗结请归帅本路为唱，贍听之去，遂啸集外叛，以数千人围邈川，夏众十万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来援，围始解。已而王吉、魏钊、种朴相继败没，将士夺气。书闻，帝震骇，于是转运使李谔、秦希甫劾贍盗取二城财物，因此致变；又杀心牟钦毡以灭口。曾布言贍创造事端以生边害，万死不塞责。诏贬右千牛将军，房州安置。言者论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诸族怨贍入骨髓，日图报复，枢密院乞斩贍以谢一方。诏配昌化军，行至穰县而缢。

崇宁初，蔡京入相，钱遹讼贍功；及王厚平鄯、廓，于是追赠保平军节度观察留后，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张守约，字希参，濮州人。以荫主原州戡原砦，招羌酋

水令逋等十七族万一千帐。为广南走马承受公事，当侂寇之后，二年四诣阙，陈南方利害，皆见纳用，欧阳修荐其有智略、知边事，擢知融州。峒将吴侂恃险为边患，捕诛之。修复荐守约可任将帅，为定州路驻泊都监，徙秦凤。居职六年，括生羌隐土千顷以募射手。筑硤石堡、甘谷城，第功最多。

夏人万骑来寇，守约适巡边，与之遇，不解鞍，简兵五百逆战，众寡不侔，势小却。夏人张两翼来，守约挺身立阵前，自节金鼓，发强弩殪其酋，敌遂退。

神宗开拓熙河，召问曰：“王韶能办事否？”对曰：“以天威临之，当无不济；但董毡忠勤效顺，恐不宜侵逼。”因请名古渭为军，以根本陇右。帝从之，建为通远军。加通事舍人、熙河钤辖，仍统秦凤羌兵驻通远。

河州羌率众三万屯于敦波，欲复旧地，守约度洮水击破之，取窖粟食军。羌老弱畜产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获万万。守约曰：“彼非敢迎战，逃死耳，辄出者斩！”鬼章围岷州，守约提敢死士鸣鼓张帜高山上，贼惊顾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领千七百人。迁西上阁门使、知镇戎军，徙环州。

慕家族颉很难制，摇动种落，勒兵讨擒之，余遁入夏国。守约驻师境上，檄取不置，居数日，械以来，斩于市。

从征灵武，至清远军，言于高遵裕曰：“此去灵州不三百里，用以前军先出，直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应五路之师，横山无人，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若裹十日粮，疾驰三日可至，军无事矣。”又劝高遵裕令士众护粮饷，以防抄掠，不听，果以败还。守约有捍海南咸平之功，亦不录。

进为环庆都钤辖、知邠州，徙泾原、鄜延、秦凤副总管，

领康州刺史。夏人十万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泾州，泾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堤堰，费不貲。适岁饥，罢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约曰：“歉岁劳民，甚于河患，吾且徐图之。”河神祠故在南塙，祷而迁诸北，以杀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为沙碛。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召还，道卒，年七十五。

守约典七州，皆有惠爱可纪。神宗尝谓武臣可任者，以燕达、刘昌祚、姚麟、王崇极、刘舜卿等对，其后皆为名将，时称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为府州巡检。韩琦荐其材，加阁门祗候、麟府驻泊都监。

熙宁讨夏国，文郁败之吐浑河。其将香崖夜遣使以剑为信，欲举众降，许之。旦而至，与偕行，众情忽变，噪以出。文郁击之，追奔二十里。据险大战，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谓吏士曰：“前追强敌，后背天险，韩信驱市人且破赵，况尔曹皆百战骁勇邪？”士感奋进击，夏人大溃，降其众二千。迁通事舍人。夏人逾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长城坂，尽夺所掠而还。

神宗召见，问曰：“向者招纳香崖，群议不一，其为朕言之。”对曰：“此乃致敌上策，恨未能多尔。并边生羌善驰突，识乡导，傥能抚柔之，所谓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于是决意招纳，多获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阅肄殿庭，文郁九发八中，诏官其二子。

知镇戎、德顺军，预定洮、河，迁左骐驎副使、知麟州。

夏众践稼，袭败之，部使者劾为生事，夺郡印。

未几，为熙河将。李宪讨灵武，文郁得羌户万余，迁路钤辖。夏人围兰州，已夺两关门，文郁募死士夜缒而下，持短兵突贼，即扫营去。擢东上阁门使、知兰州。谍知夏人将大入，清野以俟，果举国趋皋兰，文郁乘城御之，杀伤如积，围九日而解，收其尸为京观，加荣州团练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挥使为副都总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筑安西城、金城关，进秦州防御、冀州观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肃之。世家灵州，州陷，祖美归京师。永清以荫从仕，宰相庞籍言其忠勇，加阁门祗候。押时服赐夏国，至宥州，夏人受赐不跪，诘之，恐而跪。迁通事舍人、渭州钤辖。渭兵劲而陈伍不讲，永清训以李靖法。帅蔡挺嘉其整，图上之，诏推于诸道。

知德顺军，夏众入寇，击擒其酋吕效忠。又募勇士夜驰百里，捣贼巢穴，斩首三百级，俘数千人，获橐驼、甲马万计。城中无知者。并砦禁地三百里，盗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数千顷，置射士二千，声闻敌廷。降者引入帐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

徙秦凤钤辖、河北沿边安抚副使、知代州。契丹无名求地，朝廷命韩缜分画，永清贰焉，入对言：“疆境不可轻与人，臣职守土，不愿行。”固遣之，复上章陈利害，竟以母病辞。历高阳关、定州、泾原路钤辖，知泾州、保州，又为定州路副总管，终东上阁门使。

刘绍能字及之，保安军人。世为诸族巡检，父怀忠，官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币及王爵招之，怀忠毁印斩使，泊入寇，力战以死。录绍能右班殿直，赐以名，为军北巡检。击破夏右枢密院党移赏粮数万众于顺宁。夏人围大顺城，绍能为军锋，毁其栅，至奈王川，邀击于长城岭，熙宁中，又败夏人于破啰川，皆策功最。累迁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马都监。旧制，内属者不与汉官齿，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袭故职。

元丰西讨，召诣阙，神宗访以计，对曰：“师旅远征，储饷不继为大患。若俟西成后，因粮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为然，命统两军进讨。绍能世世边将，为敌所忌，每设疑以间之。帝独明其不然，手诏云：“绍能战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为间害之计耳。”绍能捧诏感泣。尝坐谗逮对，按验卒无实。守边圉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战，以皇城使、简州团练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开封人。父珪，为泾原勇将，号“王铁鞭”，战死好水川。录光祖为供奉官、阁门祗候。

熙宁中，同提点河北刑狱，改沿边安抚都监，进副使。界河巡检赵用扰北边，契丹以兵数万压境，造浮桥，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对其众尽彻户牖。或谓：“契丹方阵，而以单舟临之，如不测何？”光祖曰：“彼所顾者，信誓也；其来，欲得赵用耳。避之则势张，吾死不足塞责。”已而契丹欲相与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语唯在用，襄随机折塞之。其将萧禧遽挥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罗泥金笠以为信，即

上之。时已有诏罢光祖矣。吴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对垒，又使子冒白刃取从约，则事未可知。宜赏而黜，何以示惩戒？”乃除真定钤辖。

徙梓夔。渝獠叛，诏熊本安抚，而命内藏库使杨万、成都钤辖贾昌言、梓夔都监王宣与光祖同致讨，皆受本节度。本疑光祖不为用，分三道进师，使光祖将后军，出黄沙坎。比发，日已暮，士以杖索涂，相挽而前，夜半，抵绝顶。质明，獠望见，大骇，一鼓而溃。万等困于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门，斂其险，促黔兵先登袭贼，贼舍去。光祖夜泊松岭上，旦始遇万等，与俱还。本愧谢，上其功第一。

吐蕃围茂州，光祖领兵三千，会王中正破鸡宗关，贼据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诸将问计，光祖独请行。既抵石鼓，择锐兵分袭吐蕃背，出其不意，皆惊遁，遂会中正于茂。

泸夷乞弟杀王宣，诏从韩存宝讨之，军于梅岭。夷数万众出驻落个栈，欲老我师。霖雨不止，光祖劝存宝早决战。不听。林广至，复从征，荡其巢窟。积功至四方馆使、知泸州。置泸南安抚使，俾兼领，边事听颺决。迁客省使、嘉州刺史。历泾原、河东、定州路副总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绥州，徙西河。浩务学，通兵法，以父定荫，从军破侬智高。韩绛城啰兀，领兵战赏堡岭川，杀大首领讹革多移，斩首千三百余级。积官供备库副使、广西都监。

裒西北疆事著《安边策》，谒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对，改管干麟府兵马。未行，又从章惇于南江，引兵由三路

屯镇江，入遂州，讨舒光贵，破盈口栅，下天府，会于洽州，入懿州。蛮酋田元猛、元哲合狷狴拒官军，浩分兵击之，杀狷狴，降元猛、元哲，遂城懿州。进讨黔江蛮，复城黔江。惇上其功，谓不当与他将比，擢引进副使、熙河钤辖。

李宪讨山后羌，浩将右军至合龙岭会战，遣降羌乞噶轻骑突敌帐，俘其酋冷鸡朴、李密撒，馘三千。迁东上阁门使，为副总管、知河州、安抚洮西。五路大举，浩将前军，复兰州。迁引进使、陇州防御使、知兰州兼熙河、泾原安抚副使。坐西关失守及报上不实，再贬秩。旋以战吃啰、瓦井连立功，复之。

哲宗即位，拜忠州防御使、捧日天武都指挥使、马军都虞候，进黔州观察使，历鄜延、太原、永兴、环庆路副都总管，再知兰州。卒，赠安化军留后。

和斌，字胜之，濮州鄆城人。选隶散直，为德顺军指挥使，凡五年，数捍敌，被重创十余。知军事刘兼济以兄平败没，执送京师，并逮其家。斌慰安调护，为寓金帛他所，密告兼济勿以家为恤。平冤既伸，兼济获免，家赖以全。定川之役，将曹瑋丧所乘马，斌辍骑与之，且战且行，与俱免。

狄青南征，使部骑兵为前锋。青驻宾州十日以待寇，既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于险，利在速战，即日度关。麇贼归仁驿，孙节死，斌引骑血战，绕出贼后，遂败之。师还，张破贼陈形于殿廷，仁宗拊劳，擢文思副使、权广西钤辖。改秦凤，广西以蛮事乞留，秦州亦请之，诏留广西。

累岁，徙泾原。召对，议者谓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无

益，愿戒边臣无妄动。神宗叹曰：“卿质直如此，乃知两路争卿，为不诬矣。”进带御器械。渭部饥，帅王广渊命吏赈给，斌曰：“救之无术，是杀之耳。”广渊以委斌，斌择地营居，养视有法，所活以万数。

安南入寇，复徙广西。累迁皇城使、昭州刺史。抚水蛮罗世念犯宜州，守将战死。斌提步骑三千进讨，方暑，昼夜趣兵，至怀远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则生。”或曰：“奈何背龙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骄之，蛮果大至，斌选将迎敌，戒以遇之则走，诱至平坂，列八阵以待之。张疑兵左右山上，蛮登岭望见，始大惊。斌分骑翼其旁，自被甲步出，为众士先，殊死战。蛮大败，世念率酋党四千八百内附。遂以荣州团练使知宜州，迁西上阁门使、知邕州，以老请还，除高阳关副总管，历永兴军路。召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至步军都虞候，卒，年八十。赠宁州防御使。

斌老于为将，以恩信得边人心，岭南珍货，一无所蓄。边吏欲希功造事，皆惮不敢发；或巧为谍报启衅，亦必折其奸谋。故所至无事，士大夫称之。

子诜，以荫为河北副将，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胜强远弓式，能破坚于三百步外，边人号为“凤凰弓。”进相州观察使。在雄十年，颇能侦敌。童贯攻燕，召诜计事，悦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统制，从种师道军于白沟，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风，大雨雹，师不能视。契丹以背盟譙责，薄暮，始得还。于是贯以契丹尚盛未可图，劾诜觐候不实，贬濠州团练副使，筠州安置。

诜始兴取燕之谋，见事势浸异，则又以为不宜取，故平

燕肆赦，独不得还。后复官，卒。

刘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纪人。熙宁中，试射殿庭异等，补官。数从军，累转礼宾使，为泾原将。夏人谋犯天圣砦，渭帅檄诸将会兵，约曰：“过某日贼不至，即去。”仲武谍得的期，乞缓分屯。帅不乐，但留一将及仲武军，如期而敌至，力战却之。迁皇城使、熙河都监。复湟州，进东上阁门使、知河州。

吐蕃赵怀德、狼阿章众数万叛命，仲武相持数日，潜遣二将领千骑扣其营，戒曰：“彼出，勿与战，亟还，伏兵道左。”二将还，羌果追之，遇伏大败，斩首三千级，复西宁州。未几，怀德、阿章降。累进客省使、荣州防御使。

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垒，永年易贼轻战，遂大败。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岭南。命未下，与夏人战，伤足。朝廷闵之，贷其罚，以为西宁都护。

童贯招诱羌王子臧征仆哥，收积石军，邀仲武计事。仲武曰：“王师入，羌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桥功力大，非仓卒可成，缓急要预办耳。若禀命待报，虑失事机。”贯许以便宜。仆哥果约降，而索一子为质。仲武即遣子锡往，河桥亦成。仲武帅师渡河，挈与归。贯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钱至边，赐获王者。访得仲武，召对，帝劳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仆哥之降，河南绥定，卿力也。”问几子，曰：“九人。”悉命以官，锡阁门祗候。

仲武知西宁州，徙渭州，召为龙、神卫都指挥使，复出熙州、秦州，迁步军副都指挥使。熙帅刘法死，又以熙、渭

都统制摄之。历拜徐州观察使、保静军承宣使、泸川军节度使。以老，提举明道宫，再起为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赠检校少保，谥曰威肃。子锜，别有传。

曲珍，字君玉，陇干人，世为著姓。宝元、康定间，夏人数入寇，珍诸父纠集族党御之，敌不敢犯。于是曲氏以材武长雄边关。

珍好驰马试剑，尝与叔父出塞游猎，猝遇夏人，陷其围中。驰击大呼，众披靡，得出，顾叔不至，复持短兵还决斗，遂俱脱。秦凤都钤辖刘温润奇其材，一日，出宝剑令曰：“能射一钱于百步外者，与之。”诸少年百发不能中，珍后至，一矢破之。从温润城古渭，与羌战，先登陷陈。为绥德城监押，提孤军拒寇，斩其大酋，加阁门祗候。有功洮西，迁内殿崇班。

郭逵、赵离南征，为第一将。进自右江，抚接广源三州十二县，降伪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三万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诸将，迁西染院使。得疾，舆还京师，神宗遣使临问，少间，令入对。珍念二帅不和睦，上问必及之，言之必形曲直，将何以对，乃以余疾未平为解。帝复使奖劳，赐之弓剑、鞍勒，命有司蠲其乡徭赋，擢鄜延钤辖，进副总管。

从种谔攻金汤、永平川，斩二千级。累迁客省使，拜怀州防御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徐禧城永乐，珍以兵从。版筑方兴，羌数十骑济无定河觐役，珍将追杀之，禧不许。谍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请禧还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复来，珍曰：“敌兵众甚，公宜退处内栅，檄诸将促战。”禧笑

曰：“曲侯老将，何怯邪？”夏兵且济，珍欲乘其未集击之，又不许。及攻城急，又劝禧曰：“城中井深泉涸，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气未衰，溃围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摇矣。”珍曰：“非敢自爱，但敕使、谋臣同没于此，惧辱国耳。”数日城陷，珍縊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贬皇城使。帝察其无罪，谕使自安养，以图后效。

元祐初，为环庆副总管。夏人寇泾原，号四十万，珍捣虚驰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斩千八百人，解其围。进东上邠门使、忠州防御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抚士卒，得其死力。虽不知书，而忠朴好义，本于天性。

刘阆，字静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为军校，从延州军出塞遇敌，矢贯左耳，战不顾，众服其勇。从文彦博讨贝州，次城下，攀垒欲登，贼以曲戟钩其甲，阆裂之而坠。议者欲穿地道入，阆曰：“穴地积土，贼且知之。城濒河，若昼囊土而夜投诸河，宜无知者。”彦博以为然。穴成，阆持短兵先入，众始从，遂登陴，引绳而上，迟明，师毕入。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挥使。累迁宣武神卫都指挥使、昭州刺史、辰州团练使。

韩绛宣抚陕西，诏阆自河东为犄角。至铁冶沟，夏人大集。众惧，阆自殿后，率锐骁搏战，飞矢蔽体不为却，敌解去。

为冀州驻泊总管。河水涨，堤防垫急，阆请郡守开青杨道口以杀水怒，莫敢任其责。阆躬往浚决，水退，冀人赖之。

以左金吾大将军致仕。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顺中安堡人也。从军，得供奉官。王师趋灵武，成将泾原兵击破夏人于漫嘑隘。至城下，有羌乘白马驰突阵前，大将刘昌祚曰：“谁能取此者？”成跃马梟其首以献，进秩四等。

朝廷筑平夏城，置将戍之，又环以五砦。渭帅章粦问可守者于诸将，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患失地，空国入争，谋曰：“平夏视诸垒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没烟峡连营百里，飞石激火，昼夜不息。成与折可适议乘胜深入，以万骑异道并进，遂俘阿埋、都逋二大酋。捷闻，进雄州防御使、泾原钤辖。徽宗诏诸军并力筑绥戎、怀戎二堡，成独当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赙以金帛，官其子婿。

成轻财好施，名震西鄙。既没，廉访使者王孝谒白于朝，帝手书报曰：“郭成尽忠报国，有功于民，宜载祀典。”榜其庙曰“仁勇”云。子浩，绍兴中为西边大将，至节度使。

贾嵩，字民瞻，开封人。少时，善骑射，喟然叹曰：“大丈夫生世，要当自奋，扬名显亲可也。”遂起家从戎。神宗选材武，以为内殿承制、庆州荔原堡都监。

林广讨泸夷，辟将前锋。又为河东将，败西夏兵于明堂川。累功转庄宅副使。迁路监。绍圣中，夏兵数万围麟州神堂砦甚急，岩以数百骑往援，令其下曰：“国家无事时，不惜厚禄养汝辈，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虽不敌，吾誓以死报！”

众感厉，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据北拦坡岭上，一矢殪其酋，众骇溃。哲宗嘉叹，赐以袍带。知皇城使、威州刺史，迁路钤辖。

崑在兵间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乡辄胜。时以良将入对，留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步军都虞候、濠州团练使。卒，年五十二，赠雄州防御使。

张整，字成伯，亳州鄆阳人。初隶皇城司御龙籍，补供奉官，为利、文州都巡检使。边夷岁钞省地，吏习不与校，至反遗之物，留久乃去。整恶其贪暴无已，密募死士，时其来，掩击几尽。有司劾生事，神宗壮之，不问。

调荆湖将领，拓溪蛮地，筑九城，董兵镇守。又破蛮于大田，岁中三迁。狷狴万众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时守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于托口旁，戒曰：“须吾旦度金斗崖，举帜，则噪而前。”及旦，率其半，缚艨艟，建旗鼓，溯流急趋。贼望见大笑。帜举伏发，前后合击，人人殊死斗，蛮腾践投江中，杀获不可计。为广西钤辖，坐杀降徭，责监江州酒税。复为泾原、真定、京东、环庆钤辖。

整莅军严明，哲宗尝访于辅臣，召之对，擢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管干马军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张蕴，字积之，开封将家子也。从军为小校，隶刘昌祚。至灵州，遇敌中矢，拔镞复战，以功赐金带。从征安南，次富良江，诸将犹豫未进，蕴褰裳先济，众随之。蛮遁走，使巫被发登崖为厌胜，蕴射之，应弦而毙，一军欢噪。

历京西、泾原将，知绥德、怀宁、顺宁军等六城，储粟至三十万斛。将兵取宥州，破夏人于大吴神流堆。宥州监军引铁骑数千趋松林堡，蕴谍知之，顿兵长城岭以待，戒诸部曰：“贼远来气盛，少休必困，困而击之，必捷。”果以胜归。夏人寇顺宁，蕴置伏狭中，约闻呼则起，俘斩数百十人，获马、械甚众。累迁皇城使、荣州刺史、成州团练使、通州防御使，开德、河阳马步军副总管。

显肃皇后母自郑氏再适蕴，徽宗屡欲以恩进其官，辄力辞不敢受，人以为贤。卒，年七十三，赠感德军节度使，谥曰荣毅。

王恩，字泽之，开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阅卫士，挽强中的，且伟其貌，补供备库副使。为河州巡检，夏羌寇兰州，恩搏战城下，中两矢，拔去复斗，意气弥厉。迁泾原将。尝整军出万惠岭。士饥欲食，恩倍道兼行，众汹汹。已而遇敌数万，引兵先入壁，井灶皆具，诸将始服。羌扣壁愿见，恩单骑径出，遥与语，一夕，羌引去。

哲宗召见，语左右曰：“先帝时宿卫人，皆杰异如此。”留为龙、神卫都指挥使，迁马军都虞候。契丹使来，诏陪射，使者问：“闻泾原有王骑将，得无是乎？”应曰：“然。”射三发皆中，使以下相视皆叹息。

出为泾原副都总管，并护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筑临羌、天都十余垒。羌围平夏，诸校欲出战，恩曰：“贼倾国远寇，难以争锋，宜以全制其敝。彼野无所掠，必携，携而遇伏，必败。”乃先行万人设伏，羌既退师，果大获。

徽宗立，以卫州防御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士耕屯，为三十一部，以省馈饷。边臣献车战议，帝以访恩，恩曰：“古有之，偏箱、鹿角，今相去益远，人非所习，恐缓急难用。夫操不习之器，与敌周旋，先自败耳。”帝善其对。迁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使。

尝汰禁卒数十人，枢密请命都承旨覆视，恩言：“朝廷选三帅，付以军政，今去数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他无可为者。”帝立为罢之。眷顾甚宠，赐居宅，又赐城西地为园囿。属疾，以检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赠开府仪同三司。

杨应询，字仲谋，章惠皇后族孙也。历知信安保定军、霸州。塘泺之间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济。应询增堤防为长衢，浚其旁以泄流，民利赖之。为河北沿边安抚使。徽宗以归信、容城两县弓手为契丹所惮，欲增为千人，或恐生事，应询曰：“吾欲备他盗，彼安能禁我？”卒增之。

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娅为言，遣使乞还之，不得，拥兵并塞，中外恟疑。应询曰：“是特为虚声吓我耳。愿治兵积粟示有备，彼将闻风自戢。”明年，果还兵。复遣其相臣萧保先、牛温舒来请，诏应询逆于境。既至，帝遣问所以来，应询对：“愿固守前议。”寻兼高阳关路钤辖。

边人捕得北盗吕忞儿，契丹谓略执平民，有诏使纵释。应询言：“吾知执盗耳，因其求而遂与之，是示以怯也。”不与。遂质我民，固索之。应询以违诏贬秩，再迁洋州观察使。入提举万寿观。馆契丹使，当赐柑而贡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

不受，庆询以言折之，乃下拜。复为定州、真定、大名副都总管。卒，年六十三，赠昭化军节度使，谥曰康理。

赵隆，字子渐，秦州成纪人。以勇敢应募，从王韶取熙河。大将姚麟出战，被重创，谓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时已暮，有泉近贼营，隆独身潜往，渍衣泉中。贼觉，隆且斗且行，得归，持衣裂水以饮麟，麟乃苏。又从李宪破西市。师讨鬼章，外河诸羌皆以兵应之。隆率众先至，斧其桥，鬼章失援，乃成擒。

为泾原将，战平夏川，功最多。崇宁中，钤辖熙河兵，将前军出邈川，预复鄯、廓。夏人寇泾原，诏熙河深入分其兵，无令专乡东方。师至铁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战，夏人解去。召诣阙，徽宗慰劳之曰：“铁山之战，卿力也。”

童贯与论燕云事，隆极言不可。贯曰：“君能共此，当有殊拜。”隆曰：“隆武夫，岂敢干赏以败祖宗二百年之好？异时起衅，万死不足谢责。”贯知不可夺，白以知西宁州，充陇右都护。羌豪信服，十二种户三万六千，愿屯内地。

帅刘法西讨，隆以奇兵袭羌，羌溃，城震武。迁温州防御使，龙神卫、捧日天武都指挥使，仍为本道马步副都总管。卒，赠镇潼军节度使，命词臣制碑，帝篆额曰“旌忠。”

论曰：有国家者不可忘武备，故高祖以马上得天下，而犹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叹。然所贵为将领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为主，智以为本，勇以为用，及其成功，虽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钱南之不可城，履

不肯讨阿章，永清不以地与敌，文郁抚纳香崖，绍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义，光祖、应询明于料敌，守约及整御众严明，斌、浩之善战，岩、恩之善射，闾之出则先登，入则殿后，其材虽殊，其可以任奔走御侮之责于四境则一也。成以捍卫边陲，服勤致死，明诏褒饬，庙食一方，宜哉。君万挟诬报怨，贍狡譎喜功，国有常罚，父子谪死，亦宜也。洗首取燕，终变其说，既黜旋复，为失刑矣。至若仲武败则引咎责己，胜则不自言功，隆不敢启衅干赏，蕴甘分而辞荣，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难能也。

卷三百五十一

列传第一百一十

赵挺之 张商英兄唐英 刘正夫
何执中 郑居中 张康国 朱谔 刘逵
林摅 管师仁 侯蒙

赵挺之，字正夫，密州诸城人。进士上第。熙宁建学，选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赐士卒缗钱，郡守贪毫不时给，卒怒噪，持白挺突入府。守趋避，左右尽走。挺之坐堂上，呼问状，立发库钱，而治其为首者，众即定。魏境河屡决，议者欲徙宗城县。转运使檄挺之往视，挺之云：“县距高原千岁矣，水未尝犯。今所迁不如旧，必为民害。”使者卒徙之，财二年，河果坏新城，漂居民略尽。

召试馆职，为秘阁校理，迁监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

希意行市易法。黄庭坚监德安镇，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及召试，苏轼曰：“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至是，劾奏轼草麻有云“民亦劳止”，以为诽谤先帝。既而坐不论蔡确，通判徐州，俄知楚州。

入为国子司业，历太常少卿，权吏部侍郎，除中书舍人、给事中。使辽，辽主尝有疾，不亲宴，使近臣即馆享客。比岁享乃在客省，与诸国等，挺之始争正其礼。

徽宗立，为礼部侍郎。哲宗祔庙，议迁宣祖，挺之言：“上于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当迁。”从之。拜御史中丞，为钦圣后陵仪仗使。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谕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由吏部尚书拜右丞，进左丞、中书门下侍郎。时蔡京独相，帝谋置右辅，京力荐挺之，遂拜尚书右仆射。

既相，与京争雄，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留京师。乞归青州，将入辞，会彗星见，帝默思咎徵，尽除京诸蠹法，罢京，召见挺之曰：“京所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进，仍为右仆射。京在崇宁初，首兴边事，用兵连年不息。帝临朝，语大臣曰：“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隙一开，祸拿不解，兵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谓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将顺。”已而京复相，挺之仍以大学士使佑神观。未几卒，年六十八。赠司徒，谥曰清宪。

张商英，字天觉，蜀州新津人。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负气倨傲，豪视一世。调通川主簿。渝州蛮叛，说降其酋。辟

知南川县。章惇经制夔夷，狎侮郡县吏，无敢与共语。部使者念独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长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为上客。归，荐诸王安石，因召对，以检正中书礼房擢监察御史。

台狱失出劫盗，枢密检详官刘奉世驳之，诏纠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忿，愿收还主柄，使耳目之官无为近臣所胁。”神宗为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摭院吏徇私十二事，语侵枢臣，于是文彦博等上印求去。诏责商英监荆南税，更十年，乃得馆阁校勘、检正刑房。商英尝荐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谏院，商英以婿王洙之所业示之，亶缴奏，以为事涉干请，责监赤岸盐税。

哲宗初，为开封府推官，屡诣执政求进。朝廷稍更新法之不利于民者，商英上书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且移书苏轼求入台，其廋词有“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之语。吕公著闻之，不悦。出提点河东刑狱，连使河北、江西、淮南。

哲宗亲政，召为右正言、左司谏。商英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极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摯、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之所勘当，户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作命，无非指擿抉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青日明，诛赏未正，愿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牒，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论内侍陈衍以摇宣仁，至比之吕、

武；乞追夺光、公著赠谥，仆碑毁冢；言文彦博背负国恩，及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诸人，皆相继受谴。又言：“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燾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其观望捭阖，以险语激怒当世，概类此。

惇、燾交恶，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倾燾者。阳翟民盖氏养子渐，先为祖母所逐，以家资属其女，经元丰诉理不得直。商英论其冤，导渐使遮执政，及诣御史府讦燾姻家与盖女为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员外郎。既，与渐交关事皆露，责监江宁酒。起知洪州，为江、淮发运副使，入权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谢表历诋元祐诸贤，众益畏其口。徽宗出为河北都转运使，降知随州。

崇宁初，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蔡京拜相，商英雅与之善，适当制，过为褒美。寻拜尚书右丞，转左丞。复与京议政不合，数诋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御史以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颂》及《司马光祭文》，斥其反覆。罢知亳州，入元祐党籍。

京罢相，削籍知鄂州。京复相，以散官安置归、峡两州。大观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过阙赐对，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务以去大害、兴大利，今诚一一举行，则尽绍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变，但不失其意足矣。”留为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顷之，除中书侍郎，遂拜尚书右仆射。京久盗国柄，中外怨疾，见商英能立同异，更称为贤，徽宗因人望相之。时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见，明日，雨。徽宗喜，大书“商霖”二字赐之。

商英为政持平，谓京虽明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

士大夫尔。于是大革弊事，改当十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颇严惮之，尝葺升平楼，戒主者遇张丞相导骑至，必匿匠楼下，过则如初。杨戩除节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内侍无至团练使。有勋劳当陟，则别立昭宣、宣政诸使以宠之，未闻建旄钺也。”讫持不下，论者益称之。

然意广才疏，凡所当为，先于公坐诵言，故不便者得预为计。何执中、郑居中日夜酿织其短，先使言者论其门下客唐庚，窜之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隶太史，徽宗潜邸时，尝言当履天位，自是稍眷宠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与语言往来，事觉，鞫于开封府。御史中丞张克公疏击之，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旋贬崇信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复用。

未几，太学诸生诵商英之冤，京惧，乃乞令自便。继复还故官职。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赠少保。

商英作相，适承蔡京之后，小变其政，譬饥者易为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赠太保。绍兴中，又赐谥文忠，天下皆不谓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读书，至经岁不知肉味。及进士第，翰林学士孙抃得其《正议》五十篇，以为马周、魏元忠不足多。荐试贤良方正，不就。调谷城令。县圃岁畦姜，贷种与民，还其陈，复配卖取息，铨曹指为富县。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闻者咨美。

英宗继大统，唐英上《谨始书》云：“为人后者为子，惧他日必有引汉定陶故事以惑宸听者，愿杜其渐。”既而濮议果

起。帝不豫，皇太后垂帘，又上书请立颖王为皇太子。神宗即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对，帝问何尚衣绿，对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赐五品服。

帝方厉精图治，急于用人，唐英言：“知江宁府王安石经术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论宗室禄多费钜，宜以服为差杀；天下苦差役不均，盍思所以宽民力、代民劳者。其后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忧去，未几卒。

唐英有史材，尝著《仁宗政要》、《宋名臣传》、《蜀梼杌》，行于世。

刘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学，有声，与范致虚、吴材、江屿号“四俊”。元丰八年，南省奏名在优选，而犯高鲁王讳，凡五人皆当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讳颁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置末级。久之，为太学录、太常博士。母服阕，御史中丞石豫荐之，召赴阙，道除左司谏。

时方究蔡邴狱，正夫入对，徽宗语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谣以对。帝感动，解散其狱，待蔡王如初。他日，谓正夫曰：“兄弟之间，人所难言，卿独能及此，后必为公辅。”又言：“元祐、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中其说，传信万世。”遂诏刊定，而以起居舍人为编修官。不阅月，迁中书舍人，进给事中、礼部侍郎。

蔡京据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录绍述先志及施行政事，愿得陈力其间。”诏俾阅详焉。京罢，正夫又与郑居中阴援京。京憾刘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虽赖其助，亦恶之。因章缜铸钱狱辞及正夫，时使辽还，京讽有司追逮

之。帝知其情，第贬两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辞，留为翰林学士。京愈不能平，谋中以事。作春宴乐语，有“紫宸朝罢袞衣闲”之句，京党张康国密白帝曰：“袞衣岂可闲？”竟改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

召为工部尚书，拜右丞，进中书侍郎。太学诸生习乐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长育人材，规为时用，而使与伶官齿，策名以是，得无为士子羞乎？”东封仪物已具，正夫请间，力陈不可，帝皆为之止，益喜其不与京同。

政和六年，擢拜特进、少宰。才半岁，属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东归，诏肩輿至内殿，长子皂民掖入坐。从容及燕云事，曰：“臣起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然两朝信誓之久，四海生灵之众，愿深留圣思。”明日，徙节安静军，起充中太一宫使，封康国公。将行，赐之诗及砚笔、图画、药饵、香茶之属甚厚。正夫献诗谢，帝又属和以荣其归。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遗牋，自书“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赠太保，谥文宪，再赠太傅。

正夫由博士入都，驯致宰相，能迎时上下，持禄养权。性吝啬，惟恐不足于财。晚年，筑第杭州万松岭，以建阁奉御书为名，悉取其旁军营民舍，议者讥之。帝眷念不衰，以皂民为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猷阁待制。

何执中，字伯通，处州龙泉人。进士高第，调台、毫二州判官。毫数易守，政不治。曾巩至，颇欲振起之，顾诸僚无可仗信者，执中一见合意，事无纤钜，悉委以刳决。有妖

狱久不竟，株连寝多。执中讯诸囚，听其相与语，谓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闭不肯言，而相视色变。执中曰：“是必为师张角讳耳。”即扣头引伏。蒋之奇使淮甸，号强明，官吏望风震慑，见执中喜曰：“一州六邑，赖有君尔。”知海盐县，为政识后先，邑人纪其十异。

入为太学博士，以母忧去，寓苏州。比邻夜半火，执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枢号恸，誓与俱焚。观者悲其孝而危其难，有顷火却，枢得存。绍圣中，五王就傅，选为记室，转侍讲。端王即位，是为徽宗，超拜宝文阁待制，迁中书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书兼侍读。四选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贿。执中请置库架阁，命官莅之，是后六曹皆仿其法。

蔡京籍上书人为邪等，初无朝觐及入都之禁，执中申言之，且请任在京职秩者皆罢遣。辟雍成，执中请开学殿，使都人士女纵观，大为士论所贬。

崇宁四年，拜尚书右丞。大观初，进中书、门下侍郎，积官金紫光禄大夫。一意谨事京，三年，遂代为尚书左丞，加特进。制下，太学诸生陈朝老诣阙上书曰：“陛下知蔡京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执中，中外默然失望。执中虽不敢肆为非法若京之蠹国害民，然碌碌庸质，初无过人。天下败坏至此，如人一身，脏腑受疹已深，岂庸庸之医所能起乎？执中夤缘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经体赞元，是犹以蚊负山，多见其不胜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异。初，赐第信陵坊，以为浅隘，更徙金顺坊甲第。建嘉会成功阁，帝亲书钜额以示宠。

执中与蔡京并相，凡营立皆预议，略无所建明。及张商英任事，执中恶其出己上，与郑居中合挤之。陈瓘在台州，执中起迁人石戡知州事，使胁取《尊尧集》，谋必死瓘，瓘不死，执中怒罢戡。

政和二年，大长公主丧，罢上元端门观灯，执中言：“不宜以长主故阙众情，愿特为徙日，以昭与民同乐之意。”帝重逆其请，为申五日期。用提举修《哲宗史记》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楼，锡白玉带。会正宰相官名，转少傅，为太宰；又迁少师，封荣国公。

执中辅政一纪，年益高。五年，卧疾甚，赐宽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参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太傅就第，许朝朔望，仪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时。入见，帝曰：“自相位致为臣，数十年无此矣。”对曰：“昔张士逊亦以旧学际遇，用太傅致仕，与臣适同。”帝曰：“当时恩礼，恐未必尔。”执中顿首谢。其在政府，尝戒边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宽民力。虽居富贵，未尝忘贫贱时。斥缗钱万置义庄，以贍宗族。性复谨畏，至于迎顺主意，赞饰太平，则始终一致，不能自克。

卒，年七十四。帝即幸其家，以不及视其病为恨，辍视朝三日，赠太师，追封清源郡王，谥曰正献。

郑居中，字达夫，开封人。登进士第。崇宁中，为都官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至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初，居中自言为贵妃从兄弟，妃从蕃邸进，家世微，亦倚居中为重，由是连进擢。会妃父绅客祝安中者，上书涉谤讪，言者并及居

中，罢知和州，徙颍州。明年，归故官，迁给事中、翰林学士。大观元年，同知枢密院。时妃宠冠后宫，于居中无所赖，乃用宦官黄经臣策，以外戚秉政辞。改资政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

蔡京以星文变免，赵挺之相，与刘逵谋尽改京所为政。未几，徽宗颇悔更张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来绅所，知之，即入见言：“陛下建学校、兴礼乐，以藻饰太平；置居养、安济院，以周拯穷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谴乎？”帝大悟。居中退语礼部侍郎刘正夫，正夫继请对，语同。帝意乃复向京。京再得政，两人之助为多。

居中厚责报，京为言枢密本兵之地，与三省殊，无嫌于用亲。经臣方恃权，力抗前说，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与张康国比而间京。都水使者赵霖得龟两首于黄河，献以为瑞。京曰：“此齐小白所谓‘象罔’，见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岂宜有二？人皆骇异，而京独主之，殆不可测。”帝命弃龟金明池，谓“居中爱我”，遂申前命，进知院事。四年，京又罢。居中自许必得相，而帝觉之，不用。妃正位中宫，复以嫌，罢为观文殿学士。

政和中，再知枢密院，官累特进。时京总治三省，益变乱法度。居中每为帝言，帝亦恶京专，寻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纪纲，守格令，抑侥幸，振淹滞，士论翕然望治。丁母忧，旋诏起复。逾年，加少傅，得请终丧。服除，以威武军节度使使佑神观。还领枢密院，加少师。连封崇、宿、燕三国公。

朝廷遣使与金约夹攻契丹，复燕云，蔡京、童贯主之。居

中力陈不可，谓京曰：“公为大臣。国之元老，不能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妙算。”京曰：“上厌岁币五十万，故尔。”居中曰：“公独不思汉世和戎用兵之费乎？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为之。”由是议稍寝。其后金人数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贯复议举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灾而动，待其自毙可也。”不听。燕山平，进位太保，自陈无功，不拜。

入朝，暴遇疾归舍，数日卒，年六十五。赠太师、华原郡王，谥文正。帝亲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郑居中之墓。”

居中始仕，蔡京即荐其有廊庙器。既不合，遂因蔡渭理其父确功状，追治王珪。居中，珪婿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

子修年、亿年，皆至侍从。亿年遭靖康之难，没入于金。后遣事刘豫，晚得南归，秦桧以妇氏亲擢为资政殿大学士，位视执正。桧死，亦窜死抚州。

时又有安尧臣者，亦尝上书论燕云之事，其言曰：

宦寺专命，倡为大谋，燕云之役兴，则边衅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

昔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通西域，隋炀帝辽左之师，唐明皇幽蓟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汉文帝备北边，元帝纳贾捐之之议，光武斥臧宫、马武之谋，其得如此。艺祖拨乱反正，躬擐甲冑，当时将相大臣，皆所与取天下者，岂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盖以区区之地，契丹所必争，忍使吾民重困锋镝！章圣澶渊之役，与之战而胜，乃听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

今童贯深结蔡京，同纳赵良嗣以为谋主，故建平燕之议。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狼子蓄锐，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积累之艰难，鉴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边隙，务守旧好，无使外夷乘间窥中国，上以安宗庙，下以慰生灵。

徽宗然之，命尧臣以官；后竟为奸谋所夺。尧臣尝举进士不第，盖惇之族子也。

论曰：君子小人，犹冰炭不可一日而处者也。赵挺之为小官，薄有才具，熙宁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惇更化，宜为诸贤鄙弃。至于绍圣，首倡绍述之谋，觝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论蔡京，不过为攘夺权宠之计而已，所谓“楚固为失，齐亦未为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颀任，乃以张商英、郑居中辈敢与京为异者参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离合，视利所在，亦何有于公议哉？商英以倾诡之行，窃忠直之名，没齿犹见褒称，其欺世如此！何执中夤缘旧学，致位两府，无所建明，惟务媚嫉，至用石铖胁陈瓘取《尊尧集》，欲因以杀瓘，何为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刘正夫生平所为，睽睽出没正邪之间，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独荐王安石为可咎；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与之，又何责乎唐英！

张康国，字宾老，扬州人。第进士，知雍丘县。绍圣中，户部尚书蔡京整治役法，荐以参详利害，使提举两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风敛服。发仓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数万口。徙

福建转运判官。崇宁元年，入为吏部、左司员外郎，起居郎。二年，为中书舍人。徽宗知其能词章，不试而命。迁翰林学士。三年，进承旨，拜尚书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为学士。寻知枢密院事。康国自外官为郎，不三岁至此。

始因蔡京进，京定元祐党籍，看详讲议司，编汇章牍，皆预密议，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寢为崖异。帝恶京专横，阴令沮其奸，尝许以相。是时，西北边帅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国曰：“并塞当择人以纾忧顾，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随阙选用，定为格。

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康国，康国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执中今日入对，必为京论臣，臣愿辟位。”既而执中对，果陈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国因朝退，趋殿庐，暴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文简。康伯，仕终吏部尚书。

朱谔，字圣与，秀州华亭人，初名绂。进士第二，调忠正军推官。崇宁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给事中。以同党籍人姓名，故改名。进御史中丞，入谢，徽宗曰：“今朝廷肃清，上下无事，宜审重以称朕意。”对曰：“前此中执法类不知职守，言事多妄，至过天津桥，见汴堤一角垫陷，乞修葺。如许细故，何足论哉？”帝曰：“然。比石豫、许敦仁妄发，皆如是。”谔遂奏：“愿如神宗故事，听政之余，开内阁，延群臣，从容论道。”

又言：“陛下手诏屡下，惻怛愿治。然吏奉行多安于苟简，或怀二三，梃置不行，使德音善教，无由下达。愿分命

使者刺举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尽者，论如古留令、亏令之罪，则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纷更，凡得罪于熙宁、元丰者，不问是否，辄陈冤诉，自归无过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奸臣，规求进用。门下侍郎许将顷下御史狱，抗章云：‘丝毫自知其无事，父子相系而为囚，追属吏十有六人，系病者百有三日，终无可坐之罪，遂加不实之刑。’夫以追属吏如是之多，系病者如是之久，卒之于无可坐，则先帝所用之刑为何哉？将于哲庙表，泛为平词；至宣仁太后之前，则衔冤负痛。其辞如此，于陛下绍述成功，得无少损乎？”诏出将河南。

六察官弹治稽违，近岁察事多者辄推赏，有侥幸之敝。谔乞罢赏，使各安职分，从之。俄兼侍读，徙兵、礼、吏三部尚书。大观元年，拜右丞。居三月卒，年四十。赠光禄大夫，谥忠靖。

谔出蔡京门，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为志其墓。

刘逵，字公路，随州随县人。进士高第，调越州观察判官。入为太学、太常博士，礼部、考功员外郎，国子司业。崇宁中，连擢秘书少监、太常少卿、中书舍人、给事中、户部侍郎，使高丽，迁尚书。繇兵部同知枢密院，拜中书侍郎。

逵无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进。京以彗星见去相，而逵贰中书，首劝徽宗碎《元祐党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逵与赵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虑后患，每建白，务开其端，而使逵终其说。逵欲自以为功，

直情不顾。未岁，帝疑逵擅政，而郑居中、刘正夫之策售矣。

帝意既移，于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论逵专恣反覆，乘间抵讦，尽废绍述良法；愚视丞相，陵蔑同列；凡所启用，多取为邪党学术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妇兄章缜，使之盗铸。罢知亳州。

京复相，再责镇江节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变去，稍起知杭州，加资政殿学士。以醴泉观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赠光禄大夫。

林摅，字彦振，福州人，徙苏。父邵，显谟阁直学士。摅用荫至敕令检讨官。蔡京讲明熙宁、元丰故事，引以为属，迁屯田、右司员外郎。

时遣朝士察诸道，摅使河北。入辞，言大府宜择帅，边州宜择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艺者宜贡诸朝，骄兵宜使更戍，钱货、文书阑出疆外者宜遏绝。徽宗喜曰：“卿所陈，已尽河朔利害，毋庸行。”赐进士第，擢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俄直学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遂为翰林学士。

初，朝廷数取西夏地，夏求援于辽，辽为请命。摅报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启衅。入境，盛气以待迓者，小不如仪，辄辨诘。及见辽主，始跪授书，即抗言数夏人之罪，谓北朝不能加责而反为之请。礼出不意，辽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辞，辽使摅附奏，求还进筑夏人城栅。摅答语复不巽，辽人大怒，空客馆水浆，绝烟火，至舍外积潦亦污以矢溲，使饥渴无所得。如是三日，乃遣还，凡饗饩、祖犒皆废。归复命，议者以为

怒邻生事，犹除礼部尚书。既而辽人以失礼言，出知颍州。

寻召为开封尹。大狙负贾钱久不偿，一日，尽辇当十钱来，贾疑不纳，狙讼之。摠驰诣蔡京，问曰：“钱法变乎？”京色动曰：“方议之，未决也。”摠曰：“令未布而贾人先知，必有与为表里者。”退鞠之，得省吏主名，置于法。

张怀素妖事觉，摠与御史中丞余深及内侍杂治，得民士交关书疏数百，摠请悉焚荡，以安反侧，众称为长者，而京与怀素游最密，摠实为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鞠狱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尚书左丞、中书侍郎。自大观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繇朝散大夫九迁至右光禄大夫。

集英胪唱贡士，摠当传姓名。不识“甄盎”字，帝笑曰：“卿误邪？”摠不谢，而语诋同列。御史论其寡学，倨傲不恭，失人臣礼，黜知滁州。言者不厌，罢，提举洞霄宫。起为越州、永兴军，皆以亲年高辞。拜端明殿学士，久之，知扬州，政以察察闻，锄大侠，绳污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馆人以告，摠曰：“此当不远，或利其货杀之耳。”指踪物色，得尸沟中，果城民张所为也。

徙大名府。道过阙，为帝言：“顷使辽，见其国中携贰，若兼而有之，势无不可。”摠盖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后北伐，盖兆于此。加观文殿学士，拜庆远军节度使。言者复论罢之。还姑苏，疡生于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赠开府仪同三司，录子伟直秘阁，数月伟死，嗣遂绝。靖康元年，以京死党，追贬节度副使。

管师仁，字元善，处州龙泉人。中进士第，为广亲、睦

亲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军，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谏。论苏轼、苏辙深毁熙宁之政，其门下士吏部员外郎晁补之辈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滨、棣诸州岁被水患，民流未复，租赋故在，师仁请悉蠲减，以绥徠之，一方赖其赐。迁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工部侍郎。选曹吏多挠法为过，师仁暂摄领，发其奸，抵数人于罪，士论称之。改吏部，进刑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邓州，未行，改扬州，又徙定州。

时承平百余年，边备不整，而辽横使再至，为西人请侵疆。朝廷诏师仁设备，至则下令增陴浚湟，缮葺甲冑。僚吏惧，不知所裁。师仁预为计度，一日而举众十万，转盼迄成，外间无知者。于是日与宾客燕集，以示闲暇，使敌不疑。帝手书诏奖激。召为吏部尚书，俄同知枢密院。才两月，病。拜资政殿学士、佑神观使。卒，年六十五。赠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声，急义好施，或一日挥千金。进士及第，调宝鸡尉，知柏乡县。民讼皆决于庭，受罚者不怨。转运使黄湜闻其名，将推毂之，召诣行台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县，阅理文书，欲翻致其罪；既而无一疵可指，始以宾礼见，曰：“君真能吏也。”率诸使者合荐之。徙知襄邑县，擢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

崇宁星变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谏臣，明嫡庶，别贤否，绝幸冀，戒滥恩，宽疲民，节妄费，戚里毋预事，阉寺毋假权。徽宗听纳，有大用意。迁侍御史。

西将高永年死于羌，帝怒，亲书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给事中。至秦，仲武等

囚服听命，蒙晓之曰：“君辈皆侯伯，无庸以狱吏辱君，第以实对。”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缪公赦孟明；子玉缢而晋侯喜，孔明亡而蜀国轻。今羌杀吾一都护，而使十八将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体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释不问。

迁刑部尚书，改户部。比岁郊祭先期告办，尚书辄执政。至是，帝密谕之。对曰：“以财利要君而进，非臣所敢。”母丧，服除，归故官，遂同知枢密院。进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薲诋张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虽有罪，宰相也；蔡薲虽言官，从臣也。使之廷辨，岂不伤国体乎？”帝以为然。一日，帝从容问：“蔡京何如人？”对曰：“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帝颌首，且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

大钱法敝，朝廷议改十为三，主藏吏来告曰：“诸府悉辇大钱市物于肆，皆疑法当变。”蒙曰：“吾府之积若干？”曰：“八千缗。”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尝有几事蒙独受旨，京不知也；京侦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罢知亳州。旋加资政殿学士。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穆。

论曰：崇宁、宣和之间，政在蔡京，罢不旋踵辄起，奸党日蕃。一时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终不能去之，莫不趋

走其门。若张康国、朱谔、刘逵、林摠者，皆是也。康国、逵中虽异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敌，卒为京党所击。摠奉京奸谋，激怒邻国，渝约启衅，罪莫大焉。《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谓是欤！管师仁执政仅两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逮治五路将帅，力为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卷三百五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唐恪 李邦彦 余深 薛昂 吴敏 王安中
子襄 赵野 曹辅 耿南仲王禹附

唐恪，字钦叟，杭州钱塘人。四岁而孤，闻人言其父，辄悲泣。以荫登第，调郴尉。县民有被害而尸不获，吏执其邻人，抑使自诬，令以为信。恪争之，令曰：“否将为君累。”恪曰：“吾为尉而盗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访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获盗。知榆次，县豪子雄于乡，萃逋庇奸，不输公赋，前后莫敢诘。恪以理善晓之，悟而自悔，折节为长者。最闻，擢提举河东常平、江东转运判官。

大观中，牂牁内附，召为屯田员外郎，持节招纳夷人。夷始恫疑，衷甲以逆，恪尽去兵卫，从数十卒单行。夷望见欢呼，投兵听命。以奉使称职，迁右司员外郎、起居舍人。迎辽使还，言河北边备弛废，宜及今无事，以时治之。徽宗壮之，曰：“非卿谁宜为者。”命为都转运使，加集贤殿修撰。中

贵人称诏有所市，恪不答，愤而归，中以他事，降直龙图阁、知梓州。

历五年，徙沧州。河决，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龄移檄索船与兵，恪报水势方恶，船当以备缓急；沦为极边，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龄怒，劾之，恪不为动，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诏书嘉奖。乃上疏请暂免保甲、保马呈阅及复诸县租，等第振贷，以宽被水之民。未报，悉便宜罢行之，民大悦。

进龙图阁待制、知扬州，召拜户部侍郎。京师暴雨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请决南堤以纾宫城之患，恪曰：“水涨堤坏，此亡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导之，乃决金堤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对，帝劳之曰：“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阴类也，至犯京阙，天其或者以阴盛之沴儆告陛下乎？愿垂意时事，益谨天戒。”

宣和初，迁尚书，帝许以二府。为宰相王黼所陷，罢知滁州。言者论其治第历阳，扰民逾制，提举鸿庆宫。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为吏部尚书，徙户部。复请外，以延康殿学士知潭州，请往钱塘扫墓，然后之官，遂改杭州。

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彦荐之，拜同知枢密院事，至则为中书侍郎。时进见者多论宣和间事，恪言于钦宗曰：“革弊当以渐，宜择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顾大体，至毛举前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贯之徒既从窜斥，姑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白道君，请下一诏，与天下共弃之，谁曰不可。”帝曰：“卿论甚善，为

朕作诏书，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赐东宫旧书万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秘阁，力辞之。

八月，进拜少宰兼中书侍郎，帝注礼之甚渥。然恪为相，无济时大略。金骑再来，邀割三镇，恪集廷臣议，以为当与者十九，恪从之。使者既行，于是诸道勤王兵大集，辄谕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连据秦、雍，领天下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其议，而开封尹何栗入见，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擢栗门下侍郎，恪计不用。

从帝巡城，为都人遮击，策马得脱，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继劾其罪，谓“恪之智虑不能经画边事，但长于交结内侍，今国势日蹙，诚不可以备位。”乃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罢，栗代为相。

京城不守，车驾至金帅营，恪曰：“计失矣。一入，将不得还。”既而还宫，恪迎拜道左，请入觐，栗不可。二年正月，复幸，恪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张邦昌，令吴玠、莫俦入城取推戴状，恪既书名，仰药而死。

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父浦，银工也。邦彦喜从进士游，河东举人入京者，必道怀访邦彦。有所营置，浦亦罢工与为之，且复资给其行，由是邦彦声誉弈弈。入补太学生，大观二年，上舍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试符宝郎。

邦彦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

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辍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纵无检，罢符宝郎，复为校书郎。俄以吏部员外郎领议礼局，出知河阳，召为起居郎。邦彦善事中人，争荐誉之，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

宣和三年，拜尚书右丞；五年，转左丞。浦死，赠龙图阁直学士，谥曰宣简。邦彦起复，与王黼不协，乃阴结蔡攸、梁师成等，谗黼罢之。明年，拜少宰，无所建明，惟阿顺趋谄充位而已，都人目为“浪子宰相”。

徽宗内禅，命为龙德宫使，升太宰。知众议不与，外患日逼，抗疏丐宫祠。金人既薄都城，李纲、种师道罢，邦彦坚主割地之议。太学生陈东数百人伏宣德门上书，言邦彦及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乂之徒为社稷之贼，请斥之。邦彦退朝，群指而大诟，且欲殴之，邦彦疾驱得免。乃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充太一宫使。不旬日，吴敏为请，复起为太宰。人皆骇愕，言者交论之。出知邓州，遂请持余服，提举亳州明道宫。建炎初，以主和误国，责建武军节度副使，浔州安置。

方蔡京、王黼用事，附丽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于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丰五年，进士及第。崇宁元年，为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员外郎，拜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试辟雍司业。

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读。治张怀素狱，事连蔡京，与开封尹林摅曲为掩覆，狱辞有及京者辄焚之。京遂力引深与摅骤

至执政。大观二年，以吏部尚书拜尚书左丞。三年，转中书侍郎；四年，转门下侍郎。京既致仕，深不自安，累疏请罢，乃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

政和二年，京复赴都堂治事，于是深复入为门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为太宰，进拜少保，封丰国公。再封卫国，加少傅。时福建以取花果扰民，深为言之，徽宗不悦。遂请罢，出为镇江军节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故事，凡仆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节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

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京奸谋诡计得助多者，深为首，摅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惧，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临江军居住。寻以渡江赦恩，还乡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罢徽猷阁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丰八年进士第。崇宁初，历太学博士、校书郎、著作佐郎，为殿中侍御史，试起居郎，改中书舍人兼侍讲，升给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常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拜翰林学士，以不称职改刑部尚书，转兵部。大观三年，拜尚书左丞。明年，请补外，出知江宁，徙河南。久之，提举嵩山崇福宫。

政和三年，蔡京复用事，昂复自尚书右丞为左丞，迁门下侍郎。寻请罢，授彰化军节度使、佑神观使，改特进，充资政殿大学士、知应天府。昂与余深、林摅始终附会蔡京，至举家为京讳。或误及之，辄加笞责，昂尝误及，即自批其口。

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杭州军乱，昂不请命领州事，责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学，尝在安石坐，围棋赌诗，局败，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时人以为笑云。

吴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观二年，辟雍私试首选。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辞。因擢浙东学事司干官，为秘书省校书郎，京荐之充馆职。中书侍郎刘正夫以敏未尝过省，不可，京乃请御笔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笔自此始，违者以大不恭论，繇是权幸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升中书舍人、同修国史，改给事中。敏为蔡京所引，郑居中方秉政，敏数言其失，居中衔之。坐驳盗当死者，罢为右文殿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久之，复为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讲。

徽宗将内禅，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对。宰臣执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举兵犯顺，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奈何！”时东幸计已定，命户部尚书李昈先出守金陵。敏退，诣都堂言曰：“朝廷便为弃京师计，何理也？此命果行，须死不奉诏。”宰执以为言，昈遂罢行。皇太子除开封尹，上去意益决，敏因奏对得请，遂荐李纲。纲尝语敏以上宜传位，如唐天宝故事，故荐之，冀上或有所问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独留李邦彦，语敏所对。命除门下侍郎，辅太子。敏骇曰：“臣既画计，当从陛下巡幸。陛下且传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尔敢言。”于是命敏草传位诏。

钦宗既立，上皇出居龙德宫，敏与蔡攸同为龙德宫副使，迁知枢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议，与太宰徐处仁议不合，纷

争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与处仁俱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顷之，言者论其茈蔡京父子，出知扬州，再贬崇信军节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荐，起知潭州，敏辞免，丐宫祠，乃提举洞霄宫。绍兴元年，复观文殿大学士，为广西、湖南宣抚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进士及第，调瀛州司理参军、大名县主簿，历秘书省著作郎。政和间，天下争言瑞应，廷臣辄笺表贺，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他日，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后批：“可中书舍人。”未几，自秘书少监除中书舍人，擢御史中丞。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有徐禋者，以增广鼓铸之说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东南九路铜事，且令搜访宝货。禋图绘坑冶，增旧几十倍，且请开洪州严阳山坑，迫有司承岁额数十两。其所烹炼，实得铢两而已。禋术穷，乃妄请得希世珍异与古之宝器，乞归书艺局，京主其言。安中独论禋欺上扰下，宜令九路监司覆之，禋竟得罪。

时上方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视其所经由，仍申严臣庶往还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京。”京伺知之，大惧，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恳祈。上为

迁安中翰林学士，又迁承旨。

宣和元年，拜尚书右丞；三年，为左丞。金人来归燕，谋帅臣，安中请行。王黼赞于上，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师愈骄。俄加检校少保，改少师。时山后诸州俱陷，唯平州为张觉所据。金人入燕，以觉为临海军节度使。其后叛金，金人攻之，觉败奔燕。金人来索急，安中不得已，缢杀之，函其首送金。郭药师宣言曰：“金人欲觉即与，若求药师，亦将与之乎？”安中惧，奏其言，因力求罢。药师自是解体，金人终以是启衅。安中以上清宝箓宫使兼侍读召还，除检校太保、建雄军节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

靖康初，言者论其缔合王黼、童贯及不几察郭药师叛命，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又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寻放自便。绍兴初，复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几卒，年五十九。

安中为文丰润敏拔，尤工四六之制。徽宗尝宴睿谟殿，命安中赋诗百韵以纪其事。诗成，尝叹不已，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其见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传于世。

王襄，初名宁，邓州南阳人，擢进士第。崇宁二年，以军器监主簿言事称旨，擢库部员外郎，改光禄少卿，出察访陕西。还，为显谟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府事浩穰，讼者株

蔓千余人，縲系满狱。襄昼夜决遣，四旬俱尽；又阅月，狱再空。迁龙图阁直学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海州；又改应天府，徙郢州。召为礼部尚书，移兵部，出知颍州，改永兴军。蒲城妖贼王宁适同姓名，请更名宓。为左司谏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夺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

大观三年，以集贤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丽。还对称旨，诏赐名襄。历工部、吏部尚书，拜同知枢密院事。坐荐引近侍，以延康殿学士罢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职，提举嵩山崇福宫。久之，起知郢州，复学士秩，寻加资政殿学士，徙知淮宁府。以言事忤王黼，复提举崇福宫。

宣和六年，起为河南尹。金人再入，出为西道都总管，张杲副之。高宗开大元帅府，襄以所部兵会于虞城县。即位，命襄知河南府。襄初与赵野分总西北道诸军，金人围京师，征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赵野，开封人。登政和二年进士第。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试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俄迁中书舍人、给事中、大司成，拜刑部尚书、翰林学士。时蔡京、王黼更秉政，植党相挤，一进一退，莫有能两全者，野处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书右丞，升左丞。

靖康初，为门下侍郎。徽宗东幸，诏野为行宫奉迎使。以左司谏陈公辅言，罢野行，出为北道都总管，颜岐副之。已而落职，提举嵩山崇福宫。元帅府建，命与范讷为宣抚司，守东京，寻帅师屯宛亭，以待王师。王襄既责，野亦降安远军

节度副使，邵州安置。

建炎元年，复起知密州。时盗贼充斥山东，车驾如淮南，命令阻绝，野弃城去。军校杜彦等乘间作乱，追野以归。彦坐堂上数之曰：“汝知州而携家先遁，此州之人，谁其为主？”野不能应，遂见杀。家属悉为贼所分，唯子学老得免。

曹辅，字载德，南剑州人。第进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词学兼茂科，历秘书省正字。

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辅上疏略曰：

陛下厌居法宫，时乘小舆，出入廛陌之中、郊垌之外，极游乐而后反。道涂之言始犹有忌，今乃谈以为帝某日由某路适某所，某时而归；又云舆饰可辨而辟。臣不意陛下当宗庙社稷付托之重，玩安忽危，一至于此。夫君之与民，本以人合，合则为腹心，离则为楚、越，畔服之际在于斯须，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视民如子。惻然惟恐其或伤。一旦宫闱不禁，卫士辄逾禁城，几触宝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语有之，‘盗憎主人’，主人何负于盗哉？况今革冗员，斥滥奉，去浮屠，诛胥吏，蚩愚之民，岂能一一引咎安分？万一当乘舆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祸心，发蜂蛰之毒，奋兽穷之计，虽神灵垂护，然亦损威伤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

臣愿陛下深居高拱，渊默雷声，临之以穹昊至高之势，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择日，有司除道，三卫百官，以前以后。若曰省烦约费，以便公私，则临时降旨，存所不可阙，损所未尝用。虽非祖宗奋制，比诸微服晦迹，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奸望，不犹愈乎？

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审问。太宰余深曰：“辅小官，何敢论大事？”辅对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爱君之心，则一也。”少宰王黼阳顾左丞张邦昌、右丞李邦彦曰：“有是事乎？”皆应以不知。辅曰：“兹事虽里巷细民无不知，相公当国，独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从辅受辞。辅操笔曰：“区区之心，一无所求，爱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责辅，无以息浮言，遂编管郴州。辅将言，知必获罪，召子绅来，付以家事，乃闭户草疏。夕有恶鸟鸣屋极，声若纺轮，心知其不祥，弗恤也。处郴六年，黼当国不得移，辅亦怡然不介意。

靖康元年，召为监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未几，免签书。金人围汴都，要亲王、大臣出盟，辅与尚书左丞冯澲出使粘罕军。康王开元帅府于相州，金人请钦宗诏召之，乃遣辅往迓。至曹州，不见而复，遂从二帝留金军中。张邦昌请归辅，辅归，乞奉祠，邦昌不从。康王次南京，邦昌遣辅来见。康王即位，辅仍旧职。未几卒，诏厚恤其家。

耿南仲，开封府人。与余深同年登第，历提举两浙常平，

徙河北西路，改转运判官、提点广南东路及夔州路刑狱、荆湖江西两路转运副使，入为户部员外郎、辟雍司业，坐事罢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礼部员外郎为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读，俄试太子詹事、徽猷阁直学士，改宝文阁直学士。在东宫十年。

钦宗辞内禅，得疾，出卧福宁殿，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彦曰：“皇太子素亲耿南仲，可召之入。”南仲与吴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即位，拜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未几，免签书。帝以南仲东宫旧臣，礼重之，赐宅一区，升尚书左丞、门下侍郎。

金人再举乡京师，请割三镇以和，议者多主战守，唯南仲与吴玠坚欲割地。康王使军前，请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书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阳，不复言三镇，直请画河为界。于是议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辞，聂昌以亲辞。上大怒，即令南仲出河东、昌出河北，议割地。

初，南仲自谓事帝东宫，首当柄用，而吴敏、李纲越次进，位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异议，摈斥不附己者。纲等谓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惟主和议，故战守之备皆罢。康王在相州，南仲偕金使王訥往卫州。乡兵欲杀訥，訥脱去，南仲独趣卫，卫人不纳。走相州，以上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卫京师，因连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与文武官吏劝进。

高宗既即位，薄南仲为人，因其请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延禧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论其主和误国罪，诏镌学士秩，延禧亦落职与祠。寻责南

仲临江军居住。御史中丞张澂又言：“南仲趣李纲往救河东，以致师溃，盖不恤国事，用此报讎。”帝曰：“南仲误渊圣，天下共知，朕尝欲手剑击之。”命降授别驾，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复观文殿大学士。

王禹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简，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讲。禹历校书郎、著作佐郎、度支员外郎兼充编修官、国子司业，为起居舍人，改中书舍人兼蕃衍宅直讲。钦宗立，以给事中命兼迎英殿经筵侍讲，转吏部侍郎，升礼部尚书、翰林学士。

康王之使金也，以禹为尚书左丞副之。禹惮行，假梦兆丐免，易简亦上书以请。上震怒，追毁左丞命，降单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简宫祠黜之。建炎四年，贼马进破江州，易简等三百人俱被害。

论曰：三代之后，有天下而长久者，汉、唐、宋尔。汉、唐末世，朋党相确，小人在位，然犹有君子扶持迁延，浸微浸灭；未有纯用小人，至于主辱国播，如宋中叶之烈也。蔡京以绍述为罗，张端官、修士而尽之，上箝下锢，其术巧矣。徽宗亦颇悟，间用郑居中、王黼、李邦彦辈，褫京柄权。以不肖易不肖，犹去野葛而代乌喙也，庸愈哉！当是时，王、蔡二党，阶京者芘京，缔黼者右黼，援丽省台，迭相指噉，徼功挑患，汴、洛既震，则恒缩无策，苟生丐和。彼邦彦、安中、深、敏辈误国之罪，当正其僇，而钦、高二君徒从窜典，信失刑矣。恪既预推戴，署状乃死，无足赎者。辅以小臣黜上，面谏大臣，坐斥不变，独终始无朋与，其贤矣乎。

卷三百五十三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何 榘 孙 傅 陈过庭 张叔夜 聂 昌

张 阁 张 近 郑 仅 宇文昌龄子常

许 几 程之邵 龚 原 崔公度 蒲 亘

何榘，字文绩，仙井人。政和五年进士第一，擢秘书省校书郎。逾年，提举京畿学事，召为主客员外郎、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兼侍讲。

徽宗数从咨访，欲付以言责。或论榘与苏轼乡党，宗其曲学，出知遂宁府。已而留为御史中丞，论王黼奸邪专横十五罪，黼既抗章请去，而犹豫未决。榘继上七章，黼及其党胡松年、胡益等皆罢，榘亦以徽猷阁待制知泰州。

钦宗立，复以中丞召。阅月，为翰林学士，进尚书右丞、中书侍郎。会王云使金帅斡离不军还，言金人怒割三镇缓，却礼币弗纳曰，兼旬使不至，则再举兵。于是百官议从其请。榘曰：“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必信？割亦来，不割亦来。”宰相主割议，榘论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则并其民弃之，岂为父母意哉？”帝颇悟。榘请建四道总管，使统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领之。兵既响应，而唐恪、耿南仲、聂昌信和议，相与谋曰：“方继好息民而调发不已，使金人闻之，奈何？”亟檄止之。

桌解政事，俄以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尹。金兵长驱傅城下，帝罢恪相，而拜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始复三省旧制。时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桌建议请以为元帅，密草诏稿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京城失守，从幸金帅营，遂留不返。既而议立异姓，金人曰：“唯何桌、李若水毋得预议。”既陷朔庭，桌仰天大恸，不食而死，年三十九。

建炎初，诏以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玉局观使，禄其家。讷闻，赠开府仪同三司，议者指其误国，不行。秦桧自北还，具道其死时状，乃改赠大学士，官其家七人。

孙傅，字伯野，海州人。登进士第，中词学兼茂科，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时蔡修为尚书，傅为言天下事，劝其亟有所建，不然必败。修不能用。迁秘书少监，至中书舍人。

宣和末，高丽入贡，使者所过，调夫治舟，骚然烦费。傅言：“索民力以妨农功，而于中国无丝毫之益。”宰相谓其所论同苏轼，奏贬蕲州安置。给事中许翰以为傅论议虽偶与轼合，意亦亡他，以职论事而责之过矣，翰亦罢去。靖康元年，召为给事中，进兵部尚书。上章乞复祖宗法度，钦宗问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时谓名言。十一月，拜尚书右丞，俄改同知枢密院。

金人围都城，傅日夜亲当矢石。读丘浚《感事诗》，有“郭京杨适刘无忌”之语，于市人中访得无忌，龙卫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将而扫荡无余，其法用

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赐金帛数万，使自募兵，无问技艺能否，但择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为偏裨，京不许，曰：“君虽材勇，然明年正月当死，恐为吾累。”其诞妄类此。敌攻益急，京谈笑自如，云：“择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袭击至阴山乃止。”傅与何栗尤尊信，倾心待之。或上书见傅曰：“自古未闻以此成功者。正或听之，姑少信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进任。今委之太过，惧必为国家羞。”傅怒曰：“京殆为时而生，敌中琐微无不知者。幸君与傅言，若告他人，将坐沮师之罪。”揖使出。又有称“六丁力士”、“天关大将”、“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为，识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师不出。”栗数趣之，徙期再三，乃启宣化门出，戒守陴者悉下城，无得窃覩。京与张叔夜坐城楼上。金兵分四翼噪而前，京兵败退，堕于护龙河，填尸皆满，城门急闭。京遽白叔夜曰：“须自下作法。”因下城，引余众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

二年正月，钦宗诣金帅营，以傅辅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旬不返，傅屡贻书请之。及废立檄至，傅大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国尔，苟立异姓，吾当死之。”金人来索太上、帝后、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谋匿之民间，别求状类宦者二人杀之，并斩十数死囚，持首送之，给金人曰：“宦者欲窃太子出，都人争斗杀之，误伤太子。因帅兵讨定，斩其为乱者以献。苟不已，则以死继之。”越五日，无肯承其事者。傅曰：“吾为太子傅，当同生死。金人虽不吾索，吾当与之俱行，求见二酋面责之，庶或万一可济。”傅寓直皇城司，其子来省，叱之曰：“使汝勿来，而竟来邪！吾已分死国，虽

汝百辈来何益！”挥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殉国，儿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时雍而从太子出。至南薰门，范瑀力止之，金守门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预？”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当死从。”是夕，宿门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于朔廷。绍兴中，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定。

陈过庭，字宾王，越州山阴人。中进士第，为馆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县，除国子博士。何执中、侯蒙器其才，荐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员外郎。使契丹，过庭初名扬庭，辞曰，徽宗改赐今名。时人或传契丹主苦风痹，又箭损一目，过庭归证其妄，且劝帝以边备为念。适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进中书舍人；才七日，迁礼部侍郎；未尽一月，又迁御史中丞兼侍读。睦寇窃发，过庭言：“致寇者蔡京，养寇者王黼，窜二人，则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余小人，交结权近，窃取名器，罪恶盈积，宜昭正典刑，以谢天下。”由是大与权贵迁，翻陷以不举劾之罪，罢知蕲州。未半道，责海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三年，得自便。

钦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见，帝谕以国家多难，每事当悉意尽言。于是节度使范讷丐归环卫，过庭因言：“自崇宁以来，建旄钺者多不由勋绩，请除宗室及将帅立功者，余并如讷例。”又乞辨宣仁后诬谤。姚古拥兵不援太原，陈其可斩之罪七，窜诸岭表。进礼部尚书，擢右丞、中书侍郎。议遣大臣割两河与金，耿南仲以老、聂昌以亲辞，过庭曰：“主忧臣辱，愿效死。”帝

为挥涕叹息，固遣南仲、昌。及城陷，过庭亦行，金人拘之军中，因留不得还。建炎四年，卒于燕山，年六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肃。

张叔夜，字嵇仲，侍中耆孙也。少喜言兵，以荫为兰州录事参军。州本汉金城郡，地最极边，恃河为固，每岁河冰合，必严兵以备，士不释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计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敌迫河，则吾既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间，羌人入寇，必先至彼点集，然后议所向，每一至则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势，画攻取之策，讫得之，建为西安州，自是兰无羌患。

知襄城、陈留县，蒋之奇荐之，易礼宾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肃军，言者谓太优，还故官。献所为文，知舒、海、泰三州。大观中，为库部员外郎、开封少尹。复献文，召试制诰，赐进士出身，迁右司员外郎。

使辽，宴射，首中的。辽人叹诧，求观所引弓，以无故事，拒不与。还，图其山川、城郭、服器、仪范为五篇，上之。从弟克公弹蔡京，京迁怒叔夜，摭司存微过，贬监西安草场。久之，召为秘书少监，擢中书舍人、给事中。时吏情不虔，凡命令之出于门下者，预列衔，使书名而徐填其事，谓之：“空黄”。叔夜极陈革其弊。进礼部侍郎，又为京所忌，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覘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

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加直学士，徙济南府。山东群盗猝至，叔夜度力不敌，谓僚吏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无噍类，当以计缓之。使延三日，吾事济矣。”乃取旧赦贼文，俾邮卒传至郡，盗闻，果小懈。叔夜会饮谯门，示以闲暇，遣吏谕以恩旨。盗狐疑相持，至暮未决。叔夜发卒五千人，乘其惰击之，盗奔溃，追斩数千级。以功进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

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骑兵，与诸将并力断其归路，不报。徙邓州。四道置帅，叔夜领南道都总管。金兵再至，钦宗手札趣入卫。即自将中军，子伯奋将前军，仲熊将后军，合三万人，翌日上道。至尉氏，与金游兵遇，转战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门见之，军容甚整。入对，言贼锋方锐，愿如唐明皇之避禄山，暂诣襄阳以图幸雍。帝颔之。加延康殿学士。闰月，帝登城，叔夜陈兵玉津园，铠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进资政殿学士，令以兵入城，俄签书枢密院。连四日，与金人大战，斩其金环贵将二人。帝遣使赍蜡书，以褒宠叔夜之事檄告诸道，然迄无赴者。城陷，叔夜被创，犹父子力战。车驾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马而谏，帝曰：“朕为生灵之故，不得不亲往。”叔夜号恸再拜，众皆哭。帝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

金人议立异姓，叔夜谓孙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书二帅，请立太子以从民望。二帅怒，追赴军中，至则抗请如初，遂从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时饮汤。既次白沟，驭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卒，年六十三。讣闻，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文。

聂昌，字幸远，抚州临川人。始繇太学上舍释褐，为相州教授。用蔡攸荐，召除秘书郎，擢右司员外郎。时三省大吏阶官视卿监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极论之。诏自今至朝请大夫止。以直龙图阁为湖南转运使，还为太府卿、户部侍郎，改开封尹，复为户部。昌本厚王黼，既而从蔡京，为黼所中，罢知德安府。又以乡人讼，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衡州。

钦宗立，吴敏用事，以昌猛厉径行为可助己，自散地授显谟阁直学士、知开德府，道拜兵部侍郎，进户部尚书，领开封府。昌遇事奋然不顾，敢诛杀。敏度不为用，始惮之，引唐恪、徐处仁共政，独遗昌。

李纲之罢，太学生陈东及士庶十余万人，挝鼓伏阙下，经日不退，遇内侍辄杀之，府尹王时雍麾之不去。帝顾昌俾出谕旨，即相率听命。王时雍欲置东等狱，昌力言不可，乃止。

昌再尹京，恶少年怙乱，昼为盗，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辄自缚党中三两辈，声言擒盗，持仗部走委巷，乃释缚，分所掠而去。人不莫居。昌悉弹治正法，而纵博弈不之问，或谓令所禁，昌曰：“姑从所嗜，以懈其谋，是正所以禁其为非尔。”昌旧名山，至是，帝谓其有周昌抗节之义，乃命之曰“昌”。

京师复戒严，拜同知枢密院。入谢，即陈捍敌之策，曰：“三关四镇，国家藩篱也，闻欲以畀敌，一朝渝盟，何以制之？愿勿轻与，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坚城守以遏其冲，简禁旅以备出击，壅河流以断归路。前有坚城，后有大河，劲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堕吾网中矣。臣愿激合勇义之士，设伏开

关，出不意扫其营以报。”帝壮之，命提举守御，得以便宜行事。

会金人再议和，割两河，须大臣报聘。诏耿南仲及昌往，昌言：“两河之人忠议勇劲，万一不从，必为所执，死不瞑目矣。倘和议不遂，臣当分遣官属，促勤王之师入卫。”许之。行次永安，与金将黏罕遇，其从者称阁门舍人，止昌彻伞，令用榜子赞名引见，昌不可，争辨移时，卒以客礼见。昌往河东，至绛，绛人闭壁拒之。昌持诏抵城下，缒而登。州钤辖赵子清麾众害昌，抉其目而齑之，年四十九。

建炎四年，始赠观文殿大学士，谥曰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忧死。

昌为人疏隽，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报。王黼之死，昌实遣客刺之，弃尸道旁。遂附耿南仲取显位，左右其说以误国，卒至祸变，而身亦不免焉。

论曰：“何栗、孙傅、聂昌皆疏俊之士，而器质窳薄，使当重任于艰难之秋，宋事盖可知矣，钦宗之再诣金营，栗实误之，一死不足偿也。傅匿太子之谋甚疏，昌河东之行尤谬，效死弗当，徒伤勇尔。过庭因方腊之乱，乞诛蔡京、王黼、朱勔以谢天下，庶几有敢谏之风焉。

张阁，字台卿，河阳人。第进士。崇宁初，由卫尉主簿迁祠部员外郎；资浅，为掌制者所议，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迁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属疾不能朝，改显谟阁待制、提举崇福宫。疾愈，拜给事中、殿中监，为翰林学士。

河北诸帅以缮城讫役，降奖诏，有中贵人为之地，将继此策赏。阁言：“此牧伯常职，若奖之，恐开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尝夜盛寒草制稿进，帝犹坐，赏其警敏，赐诗以为宠。京免相，阁当制，历数其过，词语迻拔，人士多传诵之。

京复相，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浙部和买绢，杭独居十三，户有至数百匹者，阁请均之他郡。杭久阙守，阁经理有叙，去恶少年之为人害者，州以理闻。召拜兵部尚书兼侍读，复为学士，上日特赐敕诏，且有意大用，未几，卒，年四十六。阁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宠，辞日，乞自领花石纲事，应奉由是滋炽云。

张近，字几仲，开封人。第进士，累迁大理正、发运使。吕温卿以不法闻，近受诏鞠治，哲宗谕之曰：“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对曰：“法之所在，虽陛下不能使臣轻重，何惠卿也？”温卿谩不肯置对，近言：“温卿所坐明白，傥听其蔓词，惧为株连者累。”诏以众证定其罪。提举河北东路常平、西路刑狱，入为刑部员外部、大理少卿，以集贤殿修撰知瀛州。

辽使为夏人请命，而宿兵以临我，近请亦出秦甲戍北道，伐其谋。边人吕忞儿入瓦桥为盗，吏执之，辽人因略宋民为质。近言：“朝廷方继好息民，当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为轻重，释之便。”沧民渔于海，辽卒利其饶，而私举网取鱼。守兵与之斗，斩级三十二，州将请赏之。或言所杀乃平人，宜论如律，议弗决。近言：“边人贪利喜功，遂赏之，则

为国起怨；然彼挟兵涉吾地，谓之非盗可乎？如罪以擅兴，他日将谁使御敌？愿两置赏刑，略而不问。”从之。

出镇高阳八年，累加显谟阁待制、直学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举洞霄宫。先，承诏买马三千给牧户，近悉敛诸民而不予直，为御史所劾，失学士。二年而复之。卒，年六十五。

郑仅，字彦能，徐州彭城人。第进士，为大名府司户参军。留守文彦博以为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彦博曰：“如郑参军讵可令数出？”奏改司法，迁冠氏令。河决府西，檄夜下调夫急，仅方阅保甲，尽籍即行，先他邑至，决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争于朝曰：“微冠氏，城民鱼矣。”犹坐罚金。时河朔饥，盗起，独冠氏无之，且不入境。他邑获盗，诘治之，盗因言：“郑冠氏仁，故相戒不犯尔。”知福昌县，复值岁饥，悉意振贷，民不流亡。当第赏，不肯自列。

提举京东常平，入为户部员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龙图阁，为陕西都转运使。论馈饷河湟功，进集贤殿修撰、显谟阁待制。仅请籍闲田为官庄，是岁，镇戎、德顺收谷十余万。会西宁高永年战没熙河，帅臣归咎官庄夺属羌地，致其怨畔，诏罢之，议者以为惜。

改知庆州，诸军多杀老弱，持首要赏。仅下令非强壮而能生致者，赏半之。有内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杀，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军感动。时诸路争进讨奏捷，仅独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

徙秦州，复为都转运使，召拜户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

徐州。以显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卒，年六十七，赠光禄大夫，谥曰修敏。子望之，自有传。

宇文昌龄，字伯修，成都双流人。进士甲科，调荣州推官。熊本经制梓夔，辟干当公事。凡攻讨招袭，建南平诸城砦，皆出其画。迁大理丞。本归阙，言其功，擢提举秦凤路常平，改两浙。

神宗患司农图籍不肃，选官厘整，昌龄以使夔路入辞，留为寺主簿，遂拜监察御史。鄜延帅奏所部刘绍能与西羌通，将为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龄即鄜州鞠之，果妄也。昌龄因请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赏，以靖边人之心。使还，赐五品服。

尚书省建，以为比部员外郎。时官曹更新，统纪未立，昌龄悉力从事，虽抵暮亦程吏不止。具所立纲要，请于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弛，多不便，思有以中之。撻逻卒纠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大臣欲论以私役，帝以职事修饬，释不问。改吏部员外郎，出京而转运副使，召为左司员外郎。

送辽使至雄州，当宴，从者不待揖而坐，昌龄诮其使曰：“两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后坐，此礼渠可阙邪？”使者阳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礼去。

迁太常少卿，诏议郊祀合祭，论者不一。昌龄曰：“天地之数，以高卑则异位，以礼制则异宜，以乐舞则异数，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时，皆有辨而不乱。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自实以通于虚，必以类应类，以气合气，合然后可以得而亲，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圜丘，以气则非所合，以类则非所应，而求高厚之来享，不亦难乎。”后竟用其议。

改直秘阁、知梓州，历寿州、河中府、邓、郢、青三州。

徽宗立，召为刑部侍郎，徙户部侍郎。陕西馈刍粮于边，旧制令内郡转给，为民病。昌龄建言止输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费助边余，从之。岁省余价五百万，公私便之。以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复为户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诏为封傅护送归，官给其葬费。子常。

常字权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寢开，非中国之福也。”寻提举成都路茶马。自熙、丰以来，岁入马蕃多；至崇、观间，其法始坏。提举官岁以所入进羨余，吏缘为奸，市马裁十一二，且负其直，夷人皆怨。常尽革其弊，马遂溢额。加直秘阁，改知夔州，进秘阁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许几，字先之，信州贵溪人。少以诸生谒韩琦于魏，琦勉入太学。擢第，调高安、乐平主簿，知南陵县，还民之托僧尼为奸者数百人。

提举京西常平，为开封府推官，进至将作监。吏与匠比为奸欺，凡斫削、涂墍、丹雘之工当以次用，而始役即概给其禀，费亡艺而患不均。几逆为之程，费省工倍。再迁太仆卿、户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知郢州。

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

几有吏干，善理财，由是四入户部至尚书。尝以摇泉布

法罢，又以治染院事失实，知婺州。进枢密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徙知成德军、知太原府。张商英裁损吏禄，几预其议，贬永州团练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复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狱有阴德。之邵以父荫为新繁主簿。熙宁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概州县民力，以羨乏相补。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遗意，当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岂宜以此邑助他邑哉？”使者愧服，辟之邵为属，听其所为。熊本察访蜀道归，语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为最详，之邵力也。”诏召见，成都守赵抃奏留之。入为三司磨勘官，得隐匿数十万缗。从副使蹇周辅计度江、岭盐，还，除广东转运判官。元祐初，提举利、梓路常平，周辅得罪，亦罢知祥符县。俄知泗州，为夔路转运判官。夔守强狠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宁井盐为利博，前议者辄储其半供公上，余鬻于民，使先输钱，盐不足给，民以病告。之邵尽发所储与之，商贾既通，关征增数倍。除主管秦、蜀茶马公事，革黎州买马之弊，岁以仲秋为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战骑，得良马益多。

知凤翔府，民负债无以偿，自焚其居，而给曰遗火；有主藏吏杀四婢，人无知者。之邵发擿，岐人传诵。徙郑州。

元符中复主管茶马，市马至万匹，得茶课四百万缗。童贯用师熙、岷，不俟报，运茶往博余，发钱二十万亿佐用度。连加直龙图阁、集贤殿修撰，三进秩，为熙河都转运使。秦凤出师，命之经制，即言已备十万骑可食三百日矣。徽宗喜，擢显谟阁待制。敌犯熙河，之邵摄帅事，屯兵行边境，解去。

俄得疾卒。方录功转太中大夫，不及拜，赠龙图阁直学士，官护丧归。子唐，至宝文阁学士。

龚原，字深之，处州遂昌人。少与陆佃同师王安石。进士高第，元丰中为国子直讲，以虞蕃讼失官。哲宗即位，诣诉理所得直，为国子丞、太常博士。方议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既不为寒而废祠，其可为暑而辍行？此汉儒陋说尔，愿亟正之。”加秘阁校理，充徐王府记室，出为两浙转运判官。

绍圣初，召拜国子司业，入对，帝问曰：“卿历徐邸官，何为补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对曰：“臣出使乡部，获知民间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讲，迁秘书少监、起居舍人，权工部侍郎。为曾布所重，安惇论其直讲时事，以集贤殿修撰知润州。

徽宗初，入为秘书监，进给事中。时除郎官五人，皆执政姻戚，悉举驳之；又论郝随得罪，不得居京师，邓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论谓帝为哲宗服，当循开宝故事，为齐衰期。原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一也。”主议者斥其妄，黜知南康军，改寿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复修撰，知扬州。还朝，历兵、工部二侍郎，除宝文阁待制、知庐州。陈瓘击蔡京，原与瓘善，或谓原实使之，夺职居和州。起为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

初，王安石改学校法，引原自助，原亦为尽力。其后，司马光召与语，讥切王氏，原反覆辨救不少衰。光叹曰：“王氏习气尚尔邪！”为司业时，请以安石所撰《字说》、《洪范传》

及子雱《论语》、《孟子义》刊板传学者。故一时学校举子之文，靡然从之，其敝自原始。

崔公度，字伯易，高邮人。口吃不能剧谈，而内绝敏，书一阅即不忘。刘沆荐茂才异等，辞疾不应命。用父任，补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闭户读书。欧阳修得其所作《感山赋》，以示韩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馆。授和州防御推官，为国子直讲，以母老辞。

王安石当国，献《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安石解衣握手，延与语。召对延和殿，进光禄丞，知阳武县。京官谒尹，故事当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己，径诣安石诉之，安石使邓綰荐为御史。未几，为崇文校书，删定三司令式，于是诵言京官庭谒尹非宜，安石为下编敕所更其制。加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

公度起布衣，无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昼夜造请，虽踞厕见之，不屑也。尝从后执其带尾，安石反顾，公度笑曰：“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尔。”见者皆笑，亦恬不为耻。请知海州。元祐、绍圣之间，历兵礼部郎中、国子司业，除秘书少监、起居郎，皆辞不受。知颍、润、宣、通四州，以直龙图阁卒。

蒲卣，字君锡，阆州人。母任知书，里中号“任五经”，卣幼以开敏闻。中进士第，历利州司户参军、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县。通判文州，有献议者欲开文州径路达陕西，卣言：“洮、岷、积石至文为甚远，自文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

也。异时鬼章欲从此窥蜀，为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议遂塞。

为睦亲宅教授，提举湖北、京西常平。崇宁均田，转运使以用不足，将度费以定税，卞曰：“诏旨所以嘉惠元元尔，初不在增赋也。”宛、穰地广沃，国初募民垦田，得为世业，令人毋辄诉，盖百年矣，好讼者稍以易佃法摇之，卞一切禁止。有持献于权贵而降中旨给赐者，卞言：“地盈千顷，户且数百，传子至孙久，一旦改隶，众将不安。先朝明诏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议。

提点湖南刑狱，知鼎、辽、陇、宁四州，复提举潼川路刑狱。有议榷酤于泸、叙间，云岁可得钱二十万。卞言：“先朝念此地夷汉杂居，故弛其榷禁，以惠安边人。今之所行，未见其利。”乃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论曰：《传》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罫。”观二张之理郡，郑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边策、革马政，许几、程之邵之经制财运，蒲卞之议税榷，皆有可称道。若阁之固宠于花石，而龚原、崔公度主王氏学以谄事安石，则搢绅所不齿也。

卷三百五十四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沈铢弟锡 路昌衡 谢文瓘 陆蕴 黄寔
姚祐 楼异 沈积中 李伯宗 汪灏 何常
叶祖洽 时彦 霍端友 俞橐 蔡薳

沈铢，字子平，真州扬子人。父季长，王安石妹婿也。铢少从安石学，进士高第，至国子直讲。季长领监事，改审官主簿，坐虞蕃事免归。元祐置诉理所，被罪者争自列，铢独不言。

绍圣初，起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崇政殿说书，受旨同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以进讲为解，拜右司谏，辞，改起居郎、权中书舍人。吴居厚除户部尚书，铢论其使京东时聚敛，诏具实状，不能对，罚金。讲《诗·南山有台》，至“万寿无期”，以为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应，哲宗屡首肯之。真拜中书舍人兼侍讲，俄引疾，以龙图阁待制知宣州卒。弟锡。

锡字子昭，以王安礼任，为鄂州司户参军。崇宁初，为讲议司检讨。蔡京方铨次元符上书人，欲定罪，锡曰：“远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恶，若概罪之，恐非敦世厉俗之道。”京不从。除卫尉丞，迁祠部员外郎，提点江东刑狱、知婺州。入为左司员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讲，进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阁待制知应天府，徙江宁。

张怀素诛，朝廷疑其党有脱者，江、淮间往往以诬告兴狱。锡至郡，有告者，按之，则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系者皆得释。历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议大夫致仕。卒，赠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开封祥符人。起进士，至太常博士。参鞠陈世儒狱，逮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妇，皆不免。迁右司员外郎，历江淮发运、陕西转运副使，知广州，徙荆南，又徙潭州，加直龙图阁、知庆州。

绍圣中，召为卫尉、大理卿，迁工部侍郎，俄以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李清臣有狂妇人之诉，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兴军，进直学士、知成都。

徽宗立，应诏上书曰：“频年以来，西方用兵，致兴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阴之过盛。自陕以西，民力伤残，人不聊生。灾异之变，生于天地之不和，起于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见，大河横决，秋雨霖淫，诸路饥馑，殍死道路，妻子弃捐，破析赀储，以应星火之令。勤劳憔悴，多不生还，人心如此，而欲其无怨，难矣。”

俄坐清臣狱事，责司农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为滁州、定州，复直学士、知开封府。乞严告摘虚妄之法，以靖讦诉。徙南京留守，又坐前上书事落职，入党籍，卒。宣和五年，赠龙图阁学士。

谢文瑾，字圣藻，陈州人。进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丰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锢，民

受其虐，掎克聚敛，不胜多门。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罢减之。”大臣以为讪朝廷，议置之罪。神宗曰：“彼谓奉法者非其人尔，匪讪也。”

哲宗时，御史中丞黄履荐为主簿，三年不诣执政府。召对，除秘书省正字，考功、右司员外郎。绍圣末，都水使者议建广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数十步，以验其可否。黄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说愈力。文瓘条别利害，罢其役。

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给事中。诏修《神宗宝训》，文瓘请择当时大政事、大黜陟，节其要旨，而为之说以进。然所论率是王安石，谓神宗能察众多之谤，任之而不贰，于是朋党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辽主洪基殂，使往吊之，令从者变服而入，贬秩二等。

崇宁元年，出知濮州。寻治党事，坐元丰上疏及尝诤吕公著书，再谪邵武军，移处州。帝披党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乃以为集英殿修撰、知济州，卒。

子贲，宣和中，为驾部员外郎、知汝州。钦宗时，上封事十篇，论事切至。使于金，还，提点京西北路刑狱。金人犯汝州，贲自襄阳领兵往援之，战死。

陆蕴，字敦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进士第，为太学《春秋》博士。经废员省，改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

崇宁中，提举河北、两浙学事，召对，言：“元祐异意俗学，既不为我用，近诏不以使一路，而犹得为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礼部员外郎，转吏部，迁辟雍司业、太常少卿。

议原庙不合，黜知瑞金县。还为太常，进国子祭酒、中书舍人。请葺诸州天庆观，立学事司考课法。迁大司成，擢御史中丞。引门下侍郎余深亲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不能尽公尔，侍从吾所信任，岂得下同庶僚乎？”不许。

蕴颇论事，尝言：御笔一日数下，而前后相违，非所以重命令；辅相大臣，宦官戚里，赐第营筑，纵撤民居，县官市材于民，而不予直；贵游子弟以从官领闲局，奉朝请，为员猥多，无益于事；又赐予过制，中外用度多于赋入；数幸私室，乖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时病。

以龙图阁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时弟藻由列曹侍郎出为泉州，过蕴，合乐燕款，闽人以为盛事。加显谟阁直学士，引疾，提举鸿庆宫。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缮治守备，蕴闻命就道，使者劾为避事，夺职。稍复集英殿修撰，卒。

黄寔，字师是，陈州人。登进士第，历司农主簿，积官提举京西、淮东常平。元丰末，议罢提举官，命未布，寔舅章惇属蔡确徙寔提点开封县镇。迁提点梓州路、两浙刑狱，京东、河北转运副使。

哲宗以寔为监司久，议召用，曾布阴沮之。林希曰：“寔两女皆嫁苏轼子，所为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陕州，为江淮发运副使。贺辽主登位，及境，迓者移牒来，称为贺登宝位使。寔报以受命无“宝”字，拒不受。还除太仆卿，再擢宝文阁待制、知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缘扰困，寔怀檄不下，而画利害请之，事得寝。卒于官，赠龙图阁直学士。

寔孝友敦睦，世称其内行。苏辙在陈与寔游，因结昏，其后又与轼友善。绍圣党祸起，寔以章惇甥故获免，然亦不得久于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长兴人。元丰末，第进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转运判官。且行，会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圣武临射赋》。帝大悦，留为右正言。历陈绍述之说，迁左司谏。建议置辅郡以拱大畿，进殿中监。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享上率属、察举稽违、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亲老请郡，授显谟阁待制、知江宁府。时召捕张怀素，祐追获之，复为殿中监。

逾岁，以直学士知郑州，改秦州。或请调熙河弓箭士徙边，以省更戍。祐谓人情怀土重迁，丐以二年为更发之期，满岁乐业而愿留者，乃听。且请择熙、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粮，以劝耕植。益广秦之东、西川，建城壁，严保障，以控熙河、泾原。皆从之。复为殿中监，改吏部侍郎，命镇蜀，用母老辞。迁工部尚书，加龙图阁学士，为大名尹，进延康殿学士，复为工部尚书，徙礼部。母丧，除知太原府。

县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为厌己，请解官持服。先是，诏许祐悉买墓旁地，遂并徙他冢，小胥不从，故祐持以为说。言者论其挟仇要君，乃止。以提举上清宝箓宫卒，赠特进，谥曰文禧。

楼异，字试可，明州奉化人。进士高第，调汾州司理参军，徙永兴虞策幕府，监在京文绣院，知大宗正丞，迁度支

员外郎。以养亲求知泗州，复为吏部右司员外郎、左司郎中、太府鸿胪卿，除直秘阁、知秀州。

政和末，知随州，入辞，请于明州置高丽一司，创百舟，应使者之须，以遵元丰旧制。州有广德湖，垦而为田，收其租可以给用，徽宗纳其说。改知明州，赐金紫。出内帑缗钱六万为造舟费，治湖田七百二十顷，岁得谷三万六千。加直龙图阁、秘阁修撰，至徽猷阁待制。郡资湖水灌溉，为利甚广，往者为民包侵，异令尽泄之垦田。自是苦旱，乡人怨之。

在郡五年，既请温之船官自隶以便役，又请越、台之盐以佐费，诏责之曰：“郡自有盐筴不能兴，而欲东取诸台，西取诸越，斯乃以邻国为壑也。”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绩，进徽猷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卒。

沈积中，常州人。赐进士出身，为辟雍正、户部员外郎，至秘阁修撰、河北转运使，召拜户部侍郎，进尚书，知河间、真定府。积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图燕地，使覘边隙。中书舍人程振语之曰：“当思异时覆族之祸。”积中感其戒，至镇，以书谢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师败于白沟，童贯还，罢积中提举上清宝箓宫。既得燕山，又命以资政殿学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为盗所杀，或曰婢杀之，终亦不能明也。贯恶其曩言，追削官职。建炎中，宰相上其书，乃悉复之。

李伯宗，字会之，河阳人。第进士，知内丘、咸阳、太康县。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税之法，令以丰岁推行。今州县

吏，苟简怀异者指熟为灾，而贪进幸赏者掩灾为熟，望深察其违戾，而置诸罚。”括县壮丁为兵，得千人，上其名数与按阅之法。知枢密院蔡卞喜而荐之，提举京畿保甲，使行其说，增籍二万。已而有诉者，陈牒至八百七十，左迁通判相州、提举白波犂运，提点江、淮坑冶铸钱，入为将作少监。

开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饰以龙者，吏以为乘舆服御，伯宗曰：“此无他，当坐不应为尔。”尹不从，具以请，如伯宗议。历大理卿，入对言：“今情重法轻者许奏请，而情轻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圣忠恕之意。”徽宗纳之。迁刑部侍郎。与王黼不相能，用胥吏微过罢，提举崇福宫。

明年，知同州，徙陕西都转运使。以通奉大夫、显谟阁待制卒，赠光禄大夫，谥曰荣。

汪灏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从胡瑗学《易》。又学于王安石，著《三经义传》，灏与其议，又首传其说。熙宁太学成，分录学政。登进士第，调鼎州司理参军、知黟县，入为太学正，累迁国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书舍人，为大司成。议学制不合，以显谟阁待制知婺州，改颖昌，又改陈、寿二州，徙应天府。上章辞行，提举崇福宫。卒，赠宣奉大夫。

灏自布农录天子学，至为正，为司业、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时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进士第，为开封府兵曹。绍圣初，或言苏轼主文柄，取士之非毁宗庙者，常预其间，出

通判原州。历将作丞、陕西转运判官、熙河转运副使。议者欲犂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车牛转输，民力已病，然未至于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无害也。今强以金帛，使自入粟，惧非贫弱之利。”熙帅及监军劾之，贬秩，徙成都路。

中使持御札至，令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常奏：“旗者，军器之饰，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

除直龙图阁，加集贤殿修撰，为使徙陕西，以显谟阁待制知秦州，转通议大夫。谍告夏人多筑堡栅，朝议出兵牵制，常言：“羌人生长射猎，今困于版筑，违所长，用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无烦有为也。”从之。

镇秦六岁，察访方邵劾其越法货酒，借米曲于官而毁其历。狱具，责昭化军节度副使。数月，复其官。终右文殿修撰，年七十三。

论曰：西汉之末，士大夫阿谀销慙，遂底于亡。东都诸贤以风节相尚，激成党祸。宋元祐类东都，崇、宣类西汉末世，盖忠鲠获罪，则相习容悦而已。君骄臣谄，此邦之所繇丧也。观沈铢诸人，徒徇时轩輊，不能为有亡，恶足以言士哉！

叶祖洽，字敦礼，邵武人。熙宁初，策试进士，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签书奉国军判官、判登闻检院，由国子丞知湖州，留为校书郎。

元祐初，历职方、兵部员外郎，加集贤校理，进礼部郎

中。给事中赵君锡论其对策讪及宗庙，祖洽自辨，事下从官定义。苏轼、刘攽言：“祖洽谓祖宗纪纲法度，因循苟简，愿朝廷与大臣合谋而新之。可以为议论乖谬，若谓之讪则不可。”于是但出提点淮西刑狱。

绍圣中，入为左司郎中、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祖洽性狠愎，喜谀附，密言王珪于册立时有异论。哲宗曰：“宣仁圣烈，妇人之尧、舜也。其于社稷大计，圣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复言：“若以珪为无迹，则黄履、刘拯相继论之矣，愿稽合群情，决之独断。”珪遂追贬。又言：“司马光、吕公著获终牖下，恩礼隆缛；蔡确受遗定策，而贬死岭外，乞恤其孤。”其论率类此。林希荐祖洽，谓其最向正，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举王回出知济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货闻。

祖洽与曾布厚，人目为“小训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韩忠彦不可，白为宝文阁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为吏部。布罢，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于上，至云：“当时蔡确稍失事几，王珪果遂奸谋，则神宗遂失正统，不知今日神器孰归。臣为朝廷宗社明确之功，正珪之罪，劝沮忠邪于千万年，以此报神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贤殿修撰、提举冲佑观，自是不复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阁直学士。政和末，卒。

时彦，字邦美，开封人。举进士第，签书颖昌判官，入为秘书省正字，累至集贤校理。绍圣中，迁右司员外郎。使辽失职，坐废，旋复校理，提点河东刑狱，蹇序辰使辽还，又

坐前受赐增拜，隐不言，复停官。徽宗立，召为吏部员外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龙图阁为河东转运使，加集贤殿修撰、知广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徙户部，为开封尹。异时都城苦多盗，捕得，则皆亡，卒吏惮于移问，往往略之。彦始请一以公凭为验，否则拘系之以俟报，坊邑少安，狱屡空。数月，迁工部尚书，进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进人。徽宗即位，策进士第一，授宣义郎。不阅月，擢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起居郎、中书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带，帝顾见之，曰：“给事、舍人等尔，而服饰相绝如是。”始命犀带佩鱼。进给事中、大司成、礼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内轻外。可令内外侍从更出迭入，以奉禁闼，殿大邦，俾天下之势如持衡，庶无首重尾轻之患。”疏入，即请补郡，乃以显谟阁待制知平江。改陈州，为政以宽闻，不立声威。陈地污下，久雨则积潦，时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远，水不时泄。端友请益开二百里，彻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内侍石煮传诏索瑞香花数十本，端友不可，疏罢之。复以礼部召，转吏部。官至通议大夫。卒，赠宣奉大夫。

俞橐，字祗若，江宁人。崇宁四年，以上舍生赐进士第，签书镇南军判官。未赴，为辟雍博士、秘书省正字、吏部员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记室，擢中书舍人。居三月、进给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议罢增石炭场，橐驳其非。除显谟阁待制、知蔡州，明日复留。逾年，竟出为襄州。还，拜

给事中，上言：“学校，三代之学也。然崇宁四年以前，议者以为是，五年，则非之；大观三年以前，议者以为是，四年，则非之。岂学校固若是哉？观望者无定说尔。必使士有成才，人无异论，事之不美者不出于学校，然后为得。”言颇见行。

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己，叶梦得言橐独否，遂拜御史中丞。陈士凤六弊，又发户部尚书刘炳为举子时阴事。京方倚炳为腹心，戾其意，改橐翰林学士。迁兵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德府。石公弼在襄州，以论衙前事谪言者，谓橐实倡之，罢，提举崇禧观。竟以毁绍圣法度，贬常州团练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至，复述古殿直学士、知江宁府，卒。

蔡薺，字文饶，开封人。崇宁五年，以诸生试策，揣蔡京且复用，即对曰：“熙、丰之德业，足以配天，不幸继之以元祐；绍圣之纘述，足以永赖，不幸继之以靖国。陛下两下求言之诏，冀以闻至言、收实用也。而见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时变而肆奸言，乘间隙而投异意，诋诬先烈不以为疑，动摇国是不以为惮。愿逆处其未至而绝其原。”于是擢为第一，以所对颁天下，甫解褐，即除秘书省正字，迁起居舍人。未几，为中书舍人。自布衣至侍从，才九月，前所未有的也。

旋进给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属，尊为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见，薺亟云：“向者大误，公乃叔祖，此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宝赦恩，诏两省差择元祐党人，情轻者出籍。薺不肯书，言者论其不能推广上恩，使岁久获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显谟阁待制、知杭州。

始，薺未第时，以书谒陈瓘，称其谏疏似陆贄，刚方似

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及对策，所持论顿异，遂欲害瓘以绝口。因其子正汇告蔡京不轨，执送京师。瓘复入为给事中，又与宰相何执中谋，使石戢治瓘，几不免，事具《瓘传》。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应天，斥大奸以定国，而瓘巧言惑众，造为衅端。”疏入不报。

范柔中者，顷以上书入邪等，至是进阶。瓘言：“柔中尝毁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雠。自今春党人复官，士论骇愕，有致疑于绍述者。乞削其叙迁，昭示好恶。”从之。张商英作相，常安民与之书，激使为善。瓘弟莱剽其稿示瓘，即论之以摇商英。瓘迁翰林学士，坐妄议政事罢，提举洞霄宫。起知建宁府。

方建神霄宫，瓘先一路奏办，下诏褒奖，召为学士承旨、礼部尚书。尝阴附权幸，事觉，徽宗令入对，将面诘之。逾月不奉诏，帝怒，命黜之。御史言：“瓘游太学，则挟诡计以钳诸生；居侍从，则挟私事以胁宰辅；处门下，则借国法以快私忿；为郡守，则妄尊大而蔑监司。召自金陵，偃然以丞辖自处，既升宗伯，乃怀不满之心。宜重置诸罚。”遂贬单州团练副使，房州安置。

宣和中，复龙图阁直学士，再知杭州。为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惨。方腊乱后，西北戍卒代归，人得犒绢，瓘禁民与为市，乃下其直，强取之。卒怒，乘瓘夜饮客，纵火焚州治，须其出救，杀之。瓘知事势汹汹，逾垣走，仅得免。诏夺职罢归。明年，以徽猷阁待制卒。

论曰：自太宗岁设大科，致多士，居首选者躐取华要，有

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为时名臣。治平更三岁之制，继以王安石改新法，士习始变。哲、徽绍述，尚王氏学，非是无以得高第。叶祖洽首迎合时相意，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风大坏，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宁而后，讠于宣和，首选十八人，唯何栗、马涓与此五人有传，然时彦、端友齷齪，祖洽、俞栗、蔡薏俭邪小人。繇王氏之学不正，害人心术，横溃烂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惨焉，此孟子所以必辩邪说、正人心也。

卷三百五十五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贾易 董敦逸 上官均 来之邵 叶涛
 杨畏 崔台符 杨汲 吕嘉问 李南公
 董必 虞策 弟奕 郭知章

贾易，字明叔，无为人。七岁而孤。母彭，以纺绩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易不忍使一钱，每浹旬，辄复归之。年逾冠，中进士甲科，调常州司法参军。自以儒者不闲法令，岁议狱，唯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讠去，郡中称平。

元祐初，为太常丞、兵部员外郎，迁左司谏。论吕陶不争张舜民事，与陶交攻，遂劾陶党附苏轼兄弟，并及文彦博、范纯仁。宣仁后怒其讠，欲谪之，吕公著救之力，出知怀州。御史言其谢表文过，徙广德军。明年，提点江东刑狱，召拜

殿中侍御史。遂疏彦博至和建储之议为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馆，彦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苏辙为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员外郎，孙升以为左迁。又改国子司业，不拜，提点淮东刑狱。复入，为侍御史。上书言：

天下大势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故人主聪明壅蔽，下情不得上达；邪正无别，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党日进。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故治道不成，万事隳废，恶吏市奸而自得，良民受弊而无告；愁叹不平之气，充溢宇宙，以干阴阳之和。三曰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无及时预备之计，衣食之源日蹙；无事之时尚犹有患，不幸仓卒多事，则狼狈穷迫而祸败至矣。四曰人材废阙，而教养不以其方。故士君子无可可用之实，而愚不肖充牣于朝；污合苟容之俗滋长，背上欺君之风益扇，士气浸弱，将谁与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赏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为是，以黑为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禄而不加劝，僇之以显罚而不加惧，徼利苟免之奸，冒货犯义之俗，将何所不有。

今二圣焦劳念治，而天下之势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忧。是犹寝于积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为安，可不畏乎？

然则欲知毁誉真伪之情，则莫若明目达聪，使下无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责，则莫若询事考言，循名责实。欲生财不逆其道，则莫若敦本业而抑末作，崇俭约而戒奢僭。欲教养必以其方，则莫若广详延之路，厉廉

耻之节，使公卿大臣各举所知，召对延问，以观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罢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则莫若赏以劝善，刑以惩恶，不以亲疏贵贱为之轻重。则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为矣。

其言虽颇切直，然皆老生常谈，志于抵厄时事，无他奇画。

苏轼守杭，诉浙西灾潦甚苦。易率其僚杨畏、安鼎论轼姑息邀誉，眩惑朝听，乞加考实。诏下，给事中范祖禹封还之，以谓正宜阔略不问，以活百姓。易遂言：“轼顷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劳止’，引周厉王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弟辙蚤应制科试，文缪不应格，幸而滥进，与轼昔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至指李林甫、杨国忠为喻，议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转运副使，徙苏州、徐州，加直秘阁。元符中，累谪保静军行军司马，邵州安置。

徽宗立，召为太常少卿，进右谏议大夫。陈次升论其为曾布客，改权刑部侍郎，历工部、吏部，未一岁为真。以宝文阁待制知邓州，寻入党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梦授，吉州永丰人。登进士第，调连州司理参军、知穰县。时方兴水利，提举官调民凿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顷，敦逸言于朝，以为利不补害，核实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万，全旧田三千六百顷。徙知弋阳县，宝丰铜冶役卒多困于诱略，有致死者，敦逸推见本末，纵还乡者数百人。稍迁梓州路转运判官。

元祐六年，召为监察御史，同御史黄庆基言：“苏轼昔为

中书舍人，制诰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辙相为表里，以紊朝政。”宰相吕大防奏曰：“敦逸、庆基言轼所撰制词，以为谤毁先帝。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鞭挞不庭，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当然尔。昔汉武帝好用兵，重斂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改之以宽厚，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来，言事官用此以中伤士人，兼欲动摇朝廷，意极不善。”辙复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告》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谤毁先帝者邪？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尔。元祐改更，盖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时过举，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于是敦逸、庆基并罢。敦逸出为湖北运判，改知临江军。

绍圣初，轼、辙失位，刘拯讼敦逸无罪。哲宗记其人，曰：“非前日白须御史乎？”复除监察御史。论常安民为二苏之党，凡论议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员外郎，迁殿中待御史、左司谏、侍御史，入谢曰：“臣再污言路，第恐挤逐，不能久奉弹纠之责。”哲宗曰：“卿能言，无患朕之不能听；卿言而信，无患朕之不能行也。”

瑶华秘狱成，诏诣掖庭录问。敦逸察知冤状，握笔弗忍

书，郝随从旁胁之，乃不敢异。狱既上，于心终不安。几两旬，竟上疏，其略云：“瑶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臣尝阅录其狱，恐得罪天下。”哲宗读之怒，蔡卞欲加重贬，章惇、曾布以为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狱出于近习，故使台端录问，冀以取信中外。今谪敦逸，何以解天下后世之谤。”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兴国军，徙江州。

徽宗即位，加直龙图阁、知荆南，召入，为左谏议大夫，敦逸极言蔡京、蔡卞过恶。迁户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人。神宗熙宁亲策进士，擢第二，为北京留守推官、国子直讲。元丰中，蔡确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时相州富人子杀人，讞狱为审刑、大理所疑，京师流言法官窦莘等受赇。蔡确引猜险吏数十人，穷治莘等惨酷，无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狱事诏臣参治，坐是，谪知光泽县。莘等卒无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托神能祸福人，致货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诸境。还，监都进奏院。

哲宗即位，擢开封府推官。元祐初，复为监察御史。议者请兼用诗赋取士，宰相遂欲废经义。均言：“经术以理为主，而所根者本也，诗赋以文为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计本末，而欲袭诗赋之敝，未见其不得也。”自熙宁以来，京师百司有谒禁。均言：“以诚待人，则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则人思苟免。愿除开封、大理外，余皆释禁，以明洞达不疑之意。”遂论青苗，以为有惠民之名而无惠民之实，有目前之利而为终

岁之患，愿罢之而复为常平余粟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请罢粟补吏，减任子员，节特奏名之滥，增摄官之举数，抑胥史之幸进，以清入仕之源。诏有司议，久之不能有所省。复疏言：“今会议之臣，畏世俗之讥评，不计朝廷之利害，闵鄙毫之不进，不思才者之闲滞，非策之善也。”因请对，力陈之，宣仁后曰：“当从我家始。”乃自后属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数。

又言：“治天下道二，宽与猛而已。宽过则缓而伤义，猛过则急而伤恩。术虽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间者，监司务为惨核，郡县望风趣办，不暇以便民为意。陛下临御，务从宽大，为吏者又复苟简纵弛，猛宽二者胥失。愿明诏四方，使之宽不纵恶，猛不伤惠，以起中和之风。”诏下其章。

蔡确弟硕盗贷官钱以万计，狱既上，均论确为宰相，挟邪挠法，当显正其罪，以厉百官。张璪、李清臣执政，与正人异趣，相继击去之。监察御史张舜民论边事，因及宰相文彦博，舜民左迁。均言：“风宪之任许风闻，所以广耳目也。舜民之言是，当行之；其言非，当容之。愿复舜民职。”不从。台谏约再论，均谓事小不当再论，王岩叟遂劾均反覆，岩叟移官。均迁殿中侍御史，内不自安，引义丐去，改礼部员外郎。居三年，复为殿中侍御史。

西夏自永乐之战，怙胜气骄，欲复故地。朝廷用赵离计，弃四砦，至是，又请兰州为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国，知威之不可独立，故假惠以济威，知惠之不可独行，故须威以行惠，然后外国且怀且畏，无怨望轻侮之心。今西夏所争兰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轻以予之，恐夏人捣虚，熙河数郡，孤立难守。若继请熙河故地，将何辞以拒之？是傅虎以

翼，借寇以兵，不惟无益，祇足为患。不如治兵积谷，画地而守，使夏人晓然知朝廷意也。”

时傅尧俞为中书侍郎，许将为左丞，韩忠彦为同知枢密院。三人者，论事多同异，俱求罢。均言：“大臣之任同国休戚，庙堂之上当务协谐，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异之迹。若悻悻然辩论，不顾事体，何以观视百僚。尧俞等虽有辩论之失，然事皆缘公，无显恶大过，望令就职。”诏从之。御史中丞苏辙等尚以为言，均上疏曰：“进退大臣当，则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进退不当，则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党，合谋并力，以倾摇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为主。所论若当，虽异，不害其为善；所论若非，虽同，未免为不善。今尧俞等但不能协和，实无大过。苏辙乃以许将当时已定议，既而背同列之议，独上论奏。臣以为善则顺之，恶则正之，岂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后为忠邪？将舍同列之议，上奉圣旨，是能将顺其美，不当反以为过恶也。若使不忠，虽与同列协和，是乃奸臣尔，非朝廷之利也。”将罢，均又言：“吕大防坚强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异，唯许将时有异同。辙素与大防善，尽力排将，期于心脏。臣恐纲纪法令，自此败坏矣。”因论：“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风宪之长。辙当公是公非，别白善恶，而不当妄言也。”遂乞罢，出知广德军，改提点河北东路刑狱。

绍圣初，召拜左正言。时大防、辙已罢政，均论大防、辙六罪，并再黜大防，史祸由此起。又奏罢诗赋，专以经术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专黜陟之柄，阴去异己，出吏部尚书彭汝砺知成都府，召朱服为中书舍人。均言汝砺不可出，服

不可用。惇怒，迁均为工部员外郎。寻提点京东、淮东刑狱，历梓州淮南转运副使、知越州。

徽宗立，入为秘书少监，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兼《哲宗实录》修撰，迁给事中。太学生张寅亮应诏论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虽不识忌讳，然志非怀邪。陛下既招其来，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气。”寅亮得免。时宰相欲尽循熙、丰法度为绍述以风均，均曰：“法度惟是之从，无彼此之辨。”由是不协，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徙襄州。崇宁初，与元祐党籍，夺职，主管崇禧观。政和中，复集贤院修撰、提举洞霄宫。久之，复龙图阁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来之邵，字祖德，开封咸平人。登进士第，由潞州司理参军为刑部详断官。元丰中，改大理评事，御史中丞黄履荐为监察御史。未几，买倡家女为妾，履劾其污行，左迁将作丞。

哲宗即位，为太府丞、提举秦凤常平、利州成都路转运判官，入为开封府推官，复拜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之邵资性奸谄，与杨畏合攻苏颂，论颂稽留贾易知苏州之命。又论梁燾缘刘摯亲党，致位丞弼。又论范纯仁不可复相，乞进用章惇、安燾、吕惠卿。绍圣初，国事丕变，之邵逆探时指，先劾吕大防。惇既相，擢为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请加美谥。疏：“司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诛。独刘摯尚存，实天以遗陛下。”其阿恣无忌惮如此。

进刑部侍郎。阳翟民盖渐以讼至有司，之邵二子皆娶盖

氏，诬渐非盖氏子，以规其货。谏官张商英论之，以直龙图阁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蔡京为相，特赠太中大夫。

叶涛，字致远，处州龙泉人。进士乙科，为国子直讲。虞蕃讼起，涛坐受诸生茶纸免官。涛，王氏婿也，即往从安石于金陵，学为文词。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学正，迁博士。绍圣初，为秘书省正字，编修《神宗史》，进校书郎。曾布荐为起居舍人，擢中书舍人。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追贬，吕大防、刘摯、苏辙、梁燾、范纯仁责官，皆涛为制词，文极丑诋。安燾降学士，涛封还命书，云：“燾在元祐时，尝诋文彦博弃熙河，全先帝万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为党，罢知光州。又以诉理有过，为范锴所论，连三黜。曾布引为给事中，居数月而病，以龙阁阁待制提举崇禧观，卒。

杨畏，字子安，其先遂宁人，父徙洛阳。畏幼孤好学，事母孝，不事科举。党友交劝之，乃擢进士第。调成纪主簿，不之官，刻志经术，以所著书谒王安石、吕惠卿，为郢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学，以为得圣人之意。除西京国子监教授，舒亶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时有御史中丞出为郡守，监司荐之，畏言：“侍从贤否，上所素知，监司乃敢妄荐，盖为异日地尔，乞戒其观望。”舒亶有盗学士院厨钱罪，为王安礼所白，畏抗章辩论，以为可谓之失，未可谓之故。亶罢，畏坐左转宗正丞，出提点夔州路刑狱。

元祐初，请祠归洛。畏恐得罪于司马光，尝曰：“畏官夔峡，虽深山群獠，闻用司马光，皆相贺，其盛德如此。”至光

卒，畏复曰：“司马光若知道，便是皋、夔、稷、契；以不知道，故于政事未尽也。”吕大防、刘摯为相，俱与畏善，用畏为工部员外郎，除监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十事，并言梁燾、王岩叟、刘安世、朱光庭皆其死党，必与为地。既而燾等果救摯，皆不纳。摯罢，苏颂为相，畏复攻颂，以留贾易除书为颂罪。颂罢，畏意欲苏辙为相。宣仁后外召范纯仁为右仆射，畏又攻纯仁，不报。畏本附辙，知辙不相，复上疏诋辙不可用。其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侧目。

迁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边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内外官政。时有旨令两省官举台官，畏言：“御史与宰执，最为相关之地。宰执既不自差，使其属举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彦以议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罢。畏言：“彦据经论理，若彦罢出，恐自是人务观望，不敢以守官为义。”

宣仁后崩，吕大防欲用畏谏议大夫，范纯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迁畏礼部侍郎。及大防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信之，遂荐章惇、吕惠卿可大任。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有绍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复考，悉下之，拔毕渐以为第一。

惇入相，畏遣所亲阴结之，曰：“畏前日度势力之轻重，遂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摯、梁燾。方欲逐吕、苏，二人觉，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首为相公开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书侍郎李清臣、知枢密院安燾与惇不合，畏复阴附安、李，惇觉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为于惇，遂以宝文阁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于是目为“杨三变”，谓其进于元丰，显于元祐，迁于绍圣也。

寻落职知虢州，入元祐党。后知郢州，复集贤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举洞霄宫，居于洛。未几，知邓州，再丐祠，以言者论列落职，主管崇禧观。

蔡京为相，畏遣子侄见京，以元祐末论苏辙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京党河南尹薛昂致言于京，遂出党籍。寻复宝文阁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诣阙，请封禅嵩山，畏上疏累千余言，极其谏佞。方治行，得疾卒，年六十九。

畏颇为纵横学，有才辩而多捭阖，与邢恕缔交，其奸功名富贵亦同。然恕疏而多失，畏谋必中，其究俱为搢绅祸云。

论曰：贾易初以刚直名，观其再劾文彦博、范纯仁，而斥苏轼、苏辙尤甚，何以刚直为哉？董敦逸于元祐末与黄庆基诬二苏，以开绍圣之祸，及绍圣则肆诋元祐诸臣，甚至瑶华之冤不能持正，虽终悔而谏，亦何及焉。及见蔡京、蔡卞稔恶，乃论其过恶以自文，杯水不足以救车薪之火也。上官均谏切中时事，及不从绍述之议，其为人若可观，然论吕大防、苏辙，以之再黜，是亦助绍述者也。杨畏倾危反覆，周流不穷，虽仪、秦纵横，无以尚之，岂徒有三变而已。至于倡绍述以取信哲宗，又谓王安石之学有圣人意，可谓小人无忌惮也哉。来之邵尽击时贤而进章惇、安燾、吕惠卿，又请加美谥于安石，其流恶不已，乃诬人非其子而欲掩其贤，亦何所不至焉。叶涛在太学，已著污迹，擢第之后，谄安石而从之学，后得曾布之荐，凡元祐名贤贬责制辞，肆笔丑诋，虽有善犹不能自涤，况无可述者乎！

崔台符，字平叔，蒲阴人。中明法科，为大理详断官，校试殿帷，仁宗赐以“尽美”二字。熙宁中，文彦博荐为群牧判官，除河北监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举朝以为非，台符独举手加额曰：“数百年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历知审刑院，判少府监。复置大理狱，拜右谏议大夫，为大理卿。时中官石得一以皇城侦逻为狱，台符与少卿杨汲辄迎伺其意，所在以锻炼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语。数年间，丽文法者且万人。官制行，迁刑部侍郎，官至光禄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发其恶，出知潞州，又贬秩徙相州。后兼监牧使。卒，年六十四。

旧制，武臣至内殿崇班，始荫其族。台符言：“文吏州判司犹许用荫，武臣五岁一迁，自借职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轻重不相准。请自供奉官即用荫。”从之。尝使辽，至其朝，久立帐前，俛者不赞导。问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诮之曰：“安有君父临轩而臣子偃蹇不至，久立使者礼乎？”俛者惧，赞导如仪。

杨汲，字潜古，泉州晋江人。登进士第，调赵州司法参军。州民曹浚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浚持刀逐兄子，兄挟之以走，浚曰：“兄勿避，自为侄尔。”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给吾父，止而杀之。”吏当浚谋杀兄，汲曰：“浚呼兄使勿避，何谓谋。若以意为狱，民无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谳上，浚得不死。

主管开封府界常平，权都水丞，与侯叔献行汴水淤田法，

遂酺汴流涨潦以溉西部，瘠土皆为良田。神宗嘉之，赐以所淤田千亩。提点淮西刑狱，提举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汉泉灌田万顷。召判都水监，为大理卿，迁刑部、户部侍郎。元祐初，以宝文阁待制知庐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职知黄州。历徐、襄、越州。绍圣中，复为户部侍郎，卒。

吕嘉问，字望之，以荫入官。熙宁初，条例司引以为属，权户部判官，管诸司库务，行连灶法于酒坊，岁省薪钱十六万缗。王安石用魏继宗议，即京城置市易务，命嘉问提举。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于律外禁兼并之家辄取利，神宗去之，安石执不可。居二年，连以羨课受赏。神宗闻其扰民，语安石。安石曰：“嘉问奉法不公，以是媒怨。”神宗曰：“免行钱所收细琐，市易鬻及果实，大伤国体。”安石伪辨自解，至讥神宗为丛脞，不知帝王大略，且曰：“非嘉问，孰敢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为嘉问辨？”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为不便？”安石请言者姓名，令嘉问条析。

七年，旱，帝忧心惻怛，语韩维、孙永集市人问之，减坐贾钱千万。安石遂持嘉问条析奏曰：“此皆百姓所愿，不如人言也。”嘉问言：“朝廷所以许民输钱免行者，盖人情安于乐业，厌于追扰，若一切罢去，则无人祇承。又吏胥禄廩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则法有时而不行。县官为给事，则三司经费有限，今取民于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议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尝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触罪，虽欲出钱，亦不可得。今吏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钱，亦

未足以偿仓法所增之禄，以此推穷，则利害立见矣。”

初，市易隶三司，嘉问恃势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怀不能平。会神宗出手札询布，布访于魏继宗，继宗愤嘉问掠其功，列其与初议异者。布得实，具上嘉问多收息干赏，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神宗将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于是诏布与吕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继宗及市贾问状，其辞同，乃胁继宗使诬布语言增加，继宗不从。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听之，安石不可。神宗遂诏中书曰：“朝廷设市易，本为平准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顾使中人之家失业，宜厘定其制。”布见神宗曰：“臣每闻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为骛骛乎间架、除陌矣。嘉问又请贩盐鬻帛，岂不诒四方笑？”神宗颔之。事未决，安石去位，嘉问持之以泣，安石劳之曰：“吾已荐惠卿矣。”惠卿既执政，前狱遂成，布得罪，嘉问亦出知常州。

明年，安石复相，召检正中书户房。安石罢，以知江宁府。岁余，转运使何琬劾嘉问营缮越法，徙润州，复坐免。久之，入为吏部郎中、光禄卿。言者交论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钱无虑千二百万缗，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间，子本当数倍，今乃仅足本钱。盖买物入官，未转售而先计息取赏；至于物货苦恶，上下相蒙，亏折日多，空有虚名而已。于是削嘉问三秩，黜知淮阳军，悉罪前被赏者。

绍圣中，擢宝文阁待制、户部侍郎，加直学士、知开封府。专附章惇、蔡卞，多杀不辜，焚去案牘以灭口。尝荐邹浩，浩南迁，坐罢知怀州。徽宗时，屡暴其宿恶，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为蔡氏所右，其婿刘逵蹇序辰、

其死友邓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辄起。以龙图阁学士、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赠资政殿学士。

初，嘉问窃从祖公弼论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吕氏号为“家贼”，故不得与吕氏同传。

李南公，字楚老，郑州人。进士及第，调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县，不输负租，南公捕系之。守怒，通判为谢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置诸法。知长沙县，有嫠妇携儿以嫁，七年，儿族取儿，妇谓非前子，讼于官。南公问儿年，族曰九岁，妇曰七岁。问其齿，曰：“去年毁矣。”南公曰：“男八岁而龋，尚何争？”命归儿族。熙宁中，提举京西常平、提点陕西河北刑狱、京西转运副使，入为屯田员外郎。南公有女皆适人，而同产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为御史所论，罢主管崇福宫。

为河北转运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图请开迎阳埽旧河，于孙村置约回水东注，南公与范子奇以为可行，且欲于大吴北进锯牙约河势归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视，两人复以前议为非，云：“迎阳下瞰京师，孙村水势不便。”又为御史所论，诏罚金。

加直秘阁、知延安府。夏人犯泾原，南公出师捣其虚，夏人解去。进直龙图阁，擢宝文阁待制、知瀛州，拜户部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历知永兴军、成都、真定、河南府、郑州，擢龙图阁直学士。

初，哲宗主入庙，南公修奉，希执政指，请祔东夹室，礼官争之不得。及更建庙室，坐前议弗当，夺学士，未几，复

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

南公为吏六十年，干局明锐，然反覆诡随，无特操，识者非之。子諲。

諲字智甫。第进士。绍圣间，知章丘县。陕西麦熟，朝廷议遣官诸州，令民平偿逋负，諲与余景在选中。将赐对，曾布言于哲宗曰：“丰凶未可知，諲、景皆刻薄，必因此暴敛，为民之忧。陛下临政以来，延见人士未多，如两人者，惧不足以辱大对。”乃喻使戒飭。使还，为河东转运判官，徙陕西。进筑京师，讫役，除秘阁校理。以母忧去。

方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谏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边鄙有兵革，将相大臣召为侍从，乃不得已夺情。今山陵事人皆可办，何至以一諲隳事体哉？”命遂格。终制，以直龙图阁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复河湟，諲与之异，召为光禄卿。厚奏功，罢諲守虢。坐尝言招纳未便，停官。

后数年，为陕西转运使。京兆麦价踊贵，諲与府县议从民和市，民弗肯损价。諲移府勒上户闭籴，府帅徐处仁不听，且责之。諲怒，上章言处仁沮格诏令，陵毁使者。诏黜处仁，而擢諲显谟阁待制，代其任。鄜延帅钱昂奏：“处仁本以官籴麦损价，与諲争，乃为民久长之论，不当黜。”诏以昂违道干誉，谪永州。諲又代任鄜延，复徙永兴。伪为蟾芝以献，徽宗疑曰：“蟾，动物也，安得生芝？”命渍盆水，一夕而解。坐罔上，贬散官安置，三年复之。历数郡，卒。

董必，字子强，宣州南陵人。尝谒王安石于金陵，咨质诸经疑义，为安石称许。登进士第。绍圣中，提举湖南常平。

时相章惇方置众君子于罪。孔平仲在衡州，以仓粟腐恶，乘饥岁，稍损价发之。必即劾其戾常平法，置鞠长沙，以承惇意，无辜系讯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

惇与蔡卞将大诛流人，遣吕升卿往广东，必往广西察访。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犹以惨刻按胁立威，为五书归奏。除工部员外郎，中书舍人郭知章封还其命；诏以付赵挺之，权给事中陈次升复封驳不下。必于是讼知章、次升为元祐党人。坐不当讼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转运判官、提点河北刑狱，召为左司员外郎。

初，舒亶守荆南，起边事，一切诈诞，云徭人款附，实亦不然，必盖与之谋。及是，亶暴卒，加必直龙图阁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飞山营戍。公私烦费，荆人病之。进集贤殿修撰、显谟阁待制。卒，年五十六，赠龙图阁待制。

虞策，字经臣，杭州钱塘人。登进士第，调台州推官、知乌程县、通判蕲州。通判蒋之奇以江、淮发运上计，神宗访东南人才，以策对。王安礼、李常咸荐之，擢提举利州路常平、湖南转运判官。

元祐五年，召为监察御史，进右正言。数上书论事，谓人主纳谏乃有福，治道以清静为本。西夏未顺命，策言：“今边备解弛，戎备不修。古之人，善镇静者警备甚密，务持重者谋在其中，未有鹵莽阔疏，而曰吾镇静、吾持重者。”又乞诏内而省曹、寺监，外而监司、守令，各得以其职陈朝政阙失、百姓疾苦。星文有变，乞顺天爱民，警戒万事，思治心

修身之道，勿以宴安为乐。哲宗纳后，上《正始要言》。迁左司谏。

曾肇以议北郊事，与朝论不合，免礼部侍郎，为徐州。策时权给事中，还其命，以为肇礼官也，不当以议礼得罪。不从。帝亲政，条所当先者五十六事，后多施行。迁侍御史、起居郎、给事中，以龙图阁待制知青州，改杭州。过阙，留为户部侍郎。历刑部、户部尚书，拜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成都府。

入为吏部尚书，奏疏徽宗，请均节财用，曰：“臣比在户部，见中都经费岁六百万，与天下上供之数略相当。尝以祖宗故实考之，皇祐所入总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一月所须，旋为衰会，汲汲然不能终日。愿深裁浮冗，以宽用度。”属疾祈外，加龙图阁学士、知润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赠左正议大夫。

策在元祐、绍圣时，皆居言职。虽不依人取进，亦颇持两端，故党议之兴，己独得免。弟奕。

奕字纯臣。第进士。崇宁，提举河北西路常平，洺、相饥，徙之东路。入对，徽宗问行期，对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时还，则来岁耕桑皆废矣。”帝悦。既而西部盗起，复徙提点刑狱。时朝廷将遣兵逐捕，奕条上方略，请罢勿用，而自计讨贼，不阅月可定。转运使张抃以为不可，宰相主持策，数月不效，卒用奕议，悉降之。擢监察御史。亲祭北郊，燕人赵良嗣为秘书丞侍祠，奕白其长曰：“今亲卫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国降子，顾得预祠事，可乎？”长用其言，具以请，

不报。

阳武民佣于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杀之，而赂其夫使勿言。事觉，府县及大理鬻狱，突受诏鞠讯，皆伏辜。坐漏泄语言罢去。再逾年，还故职，提点河北刑狱。自何承矩创边地为塘泺，有定界。既中贵人典领，以屯田开拓为功，肆侵民田，民上诉，屡出使者按治，皆不敢与直。突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诏罢屯田。加直秘阁、淮南转运副使。

入为开封少尹。故时大理、开封治狱，得请实蔽罪，其后率任情弃法，法益不用。突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师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万国。请自今非情法实不相当，毋得辄请。”从之。迁光禄卿、户部侍郎。睦州乱，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镇江府。寇平，论劳增两秩。还为户部。内侍总领内藏，予夺颡己，视户部如僚属。度支郎方讨理滞，奉中旨，令开封尹与总领者来。突白宰相曰：“计臣不才，当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称职。诏为罢内侍，而徙突工部。

袭庆守张滢使郡人诣阙请登封，东平守王靓谏以京东岁凶多盗，不当请封。为政者不悦，将罪靓，突言：“靓忧民爱君，所当奖激，奈何用为罪乎？”靓获免。未几卒，年六十，赠龙图阁学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龙泉人。第进士，从刘彝广西幕府，知浮梁、分宁县。黄履荐为御史，以忧不克拜，知海州、濮州，提点梓州路刑狱。复以郑雍、顾临荐，为监察御史。

哲宗亲政，上书请用淳化、天禧诏增谏官员，曰：“馆职无所用，朝廷设之不疑；谏官最急，乃常不足。是急于所无用，缓其所当急也。又比岁选授监司，多繇寺监丞，不过知县资序。外官莫重于部使者，岂宜轻用若是？宜稍限以节。如转运判官择实任通判者，提点刑狱择实任郡守者，然后考其治理，简拔用之。”又言：“自大河东、北分流，生灵被害。今水之趋东者已不可遏，顺而导之，闭北而行东，其利百倍矣。”

迁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进壤，建策四砦，居高临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弃之，愿讨黷议奏，显行黜罚。”史院究《神宗实录》诬罔事，知章请贬治吕大防等。绍圣复制科，知章校试，言：“先朝既策进士，即废此科，近年复置，诚无所补。”遂复罢。又请复元丰役法，大抵迎合时好。

进左司员外郎，改左司谏。尝言：“爵禄庆赏，以劝天下之善，愿无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罚诛戮，以惩天下之恶，愿无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于陛下者，必见忌大臣；党于大臣者，必上负陛下。惟明主财察。”权工部侍郎，为中书舍人。

辽使萧德崇来为夏人请还河西地，命知章报聘。德崇曰：“两朝久通好，小国蕞尔疆土，还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边，法当致讨，以北宋劝和之故，务为优容。彼若恭顺如初，当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预知也。”归未至，坐尝主导河东流议，以集贤殿修撰知和州。

徽宗立，曾布用为工部侍郎，加宝文阁直学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书、知开封府，为翰林学士。言者又论河事，

罢知邓州，旋入党籍。数年，复显谟阁直学士。政和初，卒。

论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吕惠卿出而与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变而为蔡确、章惇、曾布，又变而为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时起而附之者甚众，若崔台符、杨汲以狱杀民；吕嘉问以均输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悦；李南公以反覆诡随；虞策以心持两端；郭知章迎合时好，且发实录之诬。观诸人所学与其从政，已多可尚，何乐而为此恶哉？不过视一时君相之好尚，将以取富贵而已。设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无绍述之祸，虽安石辈亦将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况此诸人乎？世道污隆，士习升降，系于人主一念虑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卷三百五十六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刘拯 钱遹石豫 左肤附 许敦仁 吴执中
吴材 刘昺 宋乔年子昇 强渊明 蔡居厚
刘嗣明 蒋静 贾伟节 崔鸛 张根弟朴
任谅 周常

刘拯，字彦修，宣州南陵人。进士及第。知常熟县，有善政，县人称之。元丰中，为监察御史，历江东淮西转运判官、提点广西刑狱。

绍圣初，复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实录，以司马光、苏轼之门人范祖禹、黄庭坚、秦观为之，窜易增减，诬毁先烈，愿明正国典。”又言：“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策试馆职，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异意之臣，分据要略，而轼问及此，传之四方，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愿正其罪，以示天下。”时祖禹等已贬，轼谪英州，而拯犹鸷视不愜也。进右正言累至给事中。

徽宗立，钦圣后临朝，而钦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礼。拯曰：“母以子贵，子为天子，则母乃后也，当改园陵为山陵。”又言：“门下侍郎韩忠彦，虽以德选，然不可启贵戚预政之渐。”帝疑其阿私观望，黜知濠州。改广州，加宝文阁待制，以吏部侍郎召还。帝称其议钦慈事，褒进两秩，迁户部尚书。

蔡京编次元祐奸党，拯言：“汉、唐失政，皆分朋党，今日指前人为党，安知后人不以今人为党乎？不若定为三等，某事为上，某事为中，某事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乐。又言户部月赋入不足偿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罢知蕲州，徙润州。

张商英入相，召为吏部尚书。拯已昏愤，吏乘为奸，又左转工部，以枢密直学士知同州。时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彦昇并劾之，削职，提举鸿庆宫，卒。

钱遯，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进士甲科调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书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丰稷论其回邪不可任风宪，不报。稷复言“必用遯则愿罢臣”，乃以提举湖北常平。崇宁初，召为都官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奸党，挤绍圣忠贤，布去。迁侍御史，阅两月，进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尝乞复孟后而废刘后事，韩忠彦、曾布、李清臣、黄履及议者曾肇、丰稷、陈瓘、龚夬皆坐贬。遂与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肤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庙，天下莫不知。哲宗上宾，太母听政。当国大臣尽欲变乱绍圣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复还废后位号。当时物议固已汹汹，乃至疏逖小臣，诣阙上书，忠议激切，则天下公议从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贬削忠彦等，及追褫大正误恩，则元祐皇后义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夫在先朝则曰后，今日则谓之元祐皇后，于名为不正；先朝废而陛下复，于事为不顺。考之典礼，则古昔所无；稽之本朝，则故实未有；询之师言，则大以为不然。况既为

先朝所废，则宗庙祭告，岁时荐飧，人事有嫌疑之迹，神灵萌厌教之心，万世之后，配祔将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断以大义，无牵于流俗非正之论，以累圣朝。”

明日，又言：“典礼所在，实朝廷治乱之所系，虽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区区臣下，敢轻变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废处瑶华，制诰一颁，天下无间然者。并后匹嫡，《春秋》讥之，岂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礼之事？”于是尚书右仆射京、门下侍郎将、中书侍郎尚书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复位号，考之典礼，将来宗庙不可从享，陵寝不可配祔。揆诸礼制，皆所未安，请如绍圣三年九月诏书旨。”后由是复废。遯、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为崇恩太后。

遯章所言小臣上书者，昌州推官冯澥也。其书以谓：“先帝既终，则后无单立之义；稽之逆顺，陛下无立嫂之礼；要之终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妇之恩。虽已遂之事，难复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对，除鸿臚主簿。

蔡京谋取青唐，遯助成其议。会籍元祐党，遯以为多漏略，给事中刘逵驳之，左转户部侍郎，俄迁工部尚书兼侍读。逾年，以枢密直学士知颖昌府。言者疏其罪，黜为滁州，稍复显谟阁待制、直学士，徙宣州。复为工部尚书，举冯澥自代，谓：“澥趣操端劲，古人与稽，尝建明典礼，忠义凛凛，搢绅叹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书舍人侯绶封还之，又夺待制。久之，还故职，改述古殿直学士。屏居十五年，方腊陷婺，遯逃奔兰溪，为贼所杀，年七十二。

石豫者，宁陵人。第进士。以安惇荐，为监察御史。与

左肤鞠邹浩狱，文致重比，又使广东钟正甫逮治浩，欲致之死。豫论边事，谓中国与四夷，相交为君臣，相与为宾客。徽宗以其言无伦理，且辱国，出为淮南转运判官。陈瓘又追论罗织邹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宁元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钱遹造废开祐皇后议，亟迁侍御史，至中丞。请削去景灵宫绘像臣僚，自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摯、范百禄、梁燾、王岩叟以下。既，以论罢军器监蔡硕，硕讼豫平生交通状，黜知陈州，徙邓州。过阙，留为工部侍郎，进户部，兼侍读。以调度不继，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孙承重去官，服未阕而卒。

肤，庐州人，亦用安惇荐为御史，履历大略与石豫同。迁侍御史，累至刑、兵、户三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河南府，改永兴军，卒。

许敦仁，兴化人。第进士。崇宁初，入为校书郎。蔡京以州里之旧，擢监察御史，亟迁右正言、起居郎，倚为腹心。敦仁凡所建请，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奸臣用事，内外制诏，类多诬实。乞自今日以前，委中书舍人或著作局讨论删正。”起居郎、舍人，异时遇车驾行幸，惟当直者从，敦仁始请悉扈蹕。迁殿中监，拜御史中丞。甫视事，即上章请五日一视朝。徽宗以其言失当，乖宵旰图治之意，命罚金，仍左迁兵部侍郎；他日，为朱谔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处之自如。后二年卒。靖康中，谏官吕好问论蔡京使敦仁请五日一视朝，欲颺窃国命，盖指此也。

吴执中，字子权，建州松溪人。登嘉祐进士第，历官州县。同门婿吕惠卿方贵盛，不肯附以取进。凡三十余年，始提举河南常平，连徙河东、淮南、江东转运判官，提点广东刑狱，入为库部、吏部、右司郎中。

大观初，擢兵部侍郎。二年，进御史中丞，论开封府、内侍省、京畿、秦凤违法干请，诏奖其得风宪体。又言：“开封之治事，大理之决狱，将作之营缮，榷货之入中，皆职所当为，乃妄以为功，一岁迁官至五六，宜行抑损。”遂诏自今但赐束帛。郑居中知枢密院，执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还其章，而谕所以用居中之意。

初，蔡京忌张康国，故引执中居言路。执中先劾刘炳兄弟、宋乔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尝语执政，嘉其不阿。康国曰：“是乃为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几，徙越州。石公弼以为执中反覆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举洞霄宫，以集贤殿修撰知扬州，加显谟阁待制、知河南府。道过都，复拜中丞。

帝以星变逐蔡京，言者未已，执中谓进退大臣，当全体貌，于是为京下诏，京得不重贬。庞恭孙、赵遘开梓、夔诸夷州，执中乞正其罪。又言：“八行之举，所得皆乡曲常人，不足以为士，愿下太学，考其道艺而进退之。”所论多施行。迁礼部尚书。

张商英罢，御史张克公言，执中与商英皆由郭天信以进，除枢密直学士、知越州。寻降待制，又夺职。卒于家。

吴材，字圣取，处州龙泉人。中进士第，历青溪主簿、咸

平尉、知江都县。入为太学博士，以赵挺之荐，擢右正言，迁左司谏。党论复起，材首论范纯礼为朋附党与，前日大臣变更神考法度，故引之执政，不宜复其职；程之元为苏轼心腹，不宜亚九卿；张舜民当初政时，猖狂无所顾忌，不宜以从官处乡郡。其后受曾布指，与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变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韩忠彦实为之首。”忠彦遂罢。

材鸷忍，疾视善类，所排逐最多。进起居郎，以忧去。蔡京用为给事中、吏部侍郎，陛见，有所陈，京不悦。以天章阁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论曰：绍述说行，权臣颺假以攻元祐正士；网既尽矣，复假以攻异己。鹰犬外搏，鬼蜮内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刘拯摭实录以肆诋，钱遒斥孟后以遍刺，石豫指绘像以削诸贤，吴材摘党论以搯善类；许敦仁五日一朝之请，吴执中体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计也。谗说殄行，虞帝攸暨；似是而非，孔圣恶佞。有国家者，可不监夫！

刘曷，字子蒙，开封东明人，初名炳，赐今名。元符末，进士甲科，起家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校书郎。

兄炜，通乐律。炜死，蔡京擢曷大司乐，付以乐正。遂引蜀人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曷撰《鼎书》、《新乐书》，皆汉津妄出己意，而曷为缘饰，语在《乐志》。累迁给事中。京置局议礼，曷又领之。为翰林学士，改工部尚书。提举《纪元历》，有所损益，为吴执中所论，以显谟阁直学士知陈州。

曷与弟焕皆侍从，而亲丧不葬，坐夺职罢郡，复以事免

官。京再辅政，召为户部尚书。曷尝为京画策，排郑居中，故京力援曷，由废黜中还故班。御史中丞俞橐发其奸利事，京徙橐他官。

徽宗所储三代彝器，诏曷讨定，凡尊爵、俎豆、盘匱之属，悉改以从古，而载所制器于祀仪，令太学诸生习肄雅乐。阅试日，曷与大司成刘嗣明奏，有鹤翔宫架之上。再为翰林学士，东宫建，为太子宾客，又还户部。

大理议户绝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养孙为嗣。曷曰：“计一岁诸路户绝，不过得钱万缗。使岁失万缗而天下无绝户，岂不可乎？”诏从其议。加宣和殿学士，知河南府，积官金紫光禄大夫。与王寀交通，事败，开封尹盛章议以死，刑部尚书范致虚为请，乃长流琼州。死，年五十七。

宋乔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孙也。父充国，刻意问学，以乡书试礼部；既，自谓宰相子，辄罢举。仁宗知之，召试学士院，赐进士出身，签书河南判官，判登闻鼓院，知太常礼院。英宗祔庙，议者欲祧僖祖藏夹室，充国请配感生帝为宋始祖，从之。东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悻。会庙飨宿斋，其妻遣两妾至寺，充国自劾，罢礼院，遂致仕。充国性刚介，孝于奉亲，平居得微物，必先荐家庙，乃敢尝。官至太中大夫，卒。

乔年用父荫监市易，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当国，始复起用。崇宁中，提举开封县镇、府界常平，改提点京西北路刑狱。赐进士第，加集贤殿修撰、京畿转运副使，进显谟阁待制，为都转运使，改

开封尹，以龙图阁学士知河南府。京罢相，谏议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吴执中交击之，贬保静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京复相，还旧官，知陈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谥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宁初，由谯县尉为敕令删定官，数年，至殿中少监。时乔年尹京，父子依凭蔡氏，陵轹士大夫，阴交谏官蔡居厚，使为鹰犬。以徽猷阁待制知陈州。乔年贬，昇亦谪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未几，知应天府。

乔年卒，起复为京西都转运使，莅葺西宫及修三山新河，擢至显谟阁学士，方是时，徽宗议谒诸陵，有司预为西幸之备。昇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会髹漆，至灰人骨为胎，斤直钱数千。尽发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用是迁正议大夫、殿中监，又奉命补治三陵泄水坑涧，计役四百九十万工。未几，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延康殿学士，谥曰恭敏。

强渊明，字隐季，杭州钱塘人。父至，以文学受知韩琦，终祠部郎中。渊明进士第，调海州司法参军，历济、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确山县，通判保定军。入为太府丞、军器少监、国子司业。与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济成党祸。渊明以故亟迁秘书少监、中书舍人、大司成、翰林学士。

大观三年，京罢相，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徙郑、越二州。召为礼部尚书，复拜学士，进承旨。翰林广直庐，帝书“摘文堂”榜赐之。兼太子宾客。以疾，改延康殿学士、提

举醴泉观兼侍读、监修国史。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谥曰文宪。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宽夫，熙宁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尝击吕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进士，累官吏部员外郎。大观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旷古绝拟，虽符、祐之党力起相轧，而终不能摇者，出于人心理义之所在也。陛下继志广声，政事具举，愿如明诏敕有司勒为成书，以明一代之制。”迁起居郎，进右谏议大夫。论东南兵政七弊，及言学官书局皆为要涂，宜公选实学多闻之士，无使庸常之徒。得以幸进。

河北、河东群盗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将帅之才，不储养于平时，故缓急无所可用，宜令观察使以上，各举所知。”又言：“比来从事于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强官弱，浸以成风。盖犖馱之下，吏习狡狴，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为耳目，倚为乡导，假借色辞，过为卑辱，浸淫及于侍从。今庙堂之上，稍亦为之，愿重为之制。”改户部侍郎。言者论其在谏省时，为宋乔年父子用，以集贤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师诉事，坐失察，削职罢。

蔡京再相，起知沧、陈、齐三州，加徽猷阁待制，为应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宫，度地污下，为道士交诉，徙汝州。久之，知东平府。复以户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几卒。

刘嗣明，开封祥符人。入太学，积以试艺，名出诸生右。

崇宁中，车驾幸学，解褐补承事郎，历校书郎至给事中。

张商英居相位，恶其不附己。时郑居中虽以嫌去枢密，然阴殖党与，窥伺益固。嗣明与之合，计倾商英。门下省吏张天忱贬秩，嗣明驳弗下，商英争之。诏御史台蔽曲直，商英以是罢。嗣明遂论商英引李士观、尹天民入政典局，矫为敕语，共造奸谋，三人俱坐责。

嗣明迁大司成。士子肄雅乐被恩，嗣明亦升班与学士等。已而言者论其取悦权贵，妄升国子生预舍法以抑寒士，黜知颍州。未几，入为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卒，赠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

蒋静，字叔明，常州宜兴人。第进士，调安仁令。俗好巫，疫疠流行，病者宁死不服药，静悉论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躯，毁而投诸江。知陈留县，与屯将不协，罢去。

徽宗初立，求言，静上言，多诋元祐间事，蔡京第为正等，擢职方员外郎；中书舍人吴伯举封还之，京怒，黜伯举。明年，迁国子司业。帝幸太学，命讲《书·无逸篇》，赐服金紫，进祭酒，为中书舍人。以显谟阁待制知寿州，徙江宁府。

茅山道士刘混康以技进，赐号“先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至府，吏观望不敢治，静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举洞霄宫，越九年，召为大司成，出知洪州。复告归，加直学士。卒，年七十一，赠通议大夫。

贾伟节，开封人。第进士，累擢两浙转运判官。条上民间利病，加直秘阁，为江、淮发运副使。蔡京坏东南转般法

为直达纲，伟节率先奉承，岁以上供物径造都下，籍催诸道逋负，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辄运载者，请论以违制。花石、海错之急切，自此而兴。论功进秩，遂拜户部侍郎，改刑部。岁余，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卒。

论曰：善乎欧阳修之论朋党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为真朋，小人以同利为伪朋，同道则同心相益而共济，小人见利则争先，利尽则疏而相贼害矣。”苏轼续修说，谓：“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所以不胜也。”秦观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党。人主不辨邪正，必至两废；或言两存，则小人卒得志，君子终受害。”其说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蔽于绍述之说，崇奸贬正，党论滋起。于是绍圣指元祐为党，崇宁指元符为党，而郑居中、张商英、蔡京、王黼诸人互指为党，不复能辨。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衣冠涂炭，垂三十年，其祸汰于东都、白马，盖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刘昺、强渊明、宋乔年、刘嗣明直斗筭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无忌，小人之为术蹇矣。呜呼！朋党之说，真能空人之国如此哉。

崔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颍州，遂为阳翟人。登进士第，调凤州司户参军、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鹗上书曰：

臣闻谏争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夫为人臣而有讪谤之名，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声，而以言为戒也。臣

尝读史，见汉刘陶曹鸾、唐李少良之事，未尝不掩卷兴嗟，矫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询求直言，伏读诏书，至所谓“言之失中，朕不加罪”，盖陛下披至情，廓圣度，以来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闻，不敢一吐，是臣子负陛下也。

方今政令烦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未暇一二陈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为本。臣生于草莱，不识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为奸党者，必邪人也。使汉之党锢，唐之牛、李之祸，将复见于今日，甚可骇也。

夫毁誉者，朝廷之公议。故责授朱崖军司户司马光，左右以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请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时抵巇以盗富贵，探微揣端以固权宠，谓之奸可也；包苴满门，私谒踵路，阴交不逞，密结禁廷，谓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荡上心，以倡优女色败君德，独操赏刑，自报恩怨，谓之奸可也；蔽遮主听，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讥，直谏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谓之奸可也。凡此数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

夫有其实者名随之，无其实而有其名，谁肯信之？《传》曰：“谓狐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为忠，必以忠为佞，于是乎有缪赏滥罚。赏缪罚滥，佞人徜徉，如此而国不乱，未之有也。

光忠信直谅，闻于华夷，虽古名臣，未能远过，而谓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诈凶险，天下士大夫呼

曰“惇贼”。贵极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为贼，岂非以其孤负主恩，玩窃国柄，忠臣痛愤，义士不服，故贼而名之，指其实而号之以贼邪。京师语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谓惇与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随遇必发。天下无事，不过贼陷忠良，破碎善类；至缓急危疑之际，必有反覆卖国、跋扈不臣之心。

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暗默，以为得计。昔李林甫窃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顷邹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观之，同列无一语者，又从而挤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乱安危所系，而一切若此，陛下虽有尧、舜之聪明，将谁使言之，谁使行之。

夫日者阳也，食之者阴也。四月正阳之月，阳极盛、阴极衰之时，而阴干阳，故其变为大。惟陛下畏天威、听明命，大运乾刚，大明邪正，毋违经义，毋郁民心，则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币，素服彻乐，而无懿德善政之实，非所以应天也。

帝览而善之，以为相州教授。

后蔡京条籍上书人，以鹵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调绩溪令。移病归，始居郑城，治地数亩，为婆娑园。屏处十余年，人无贵贱长少，悉尊师之。

宣和六年，起通判宁化军，召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钦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

六月一日诏书，诏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有以

见陛下求治之切也。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用；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无一人立异，无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谋也。安得实是之言闻于陛下哉？

谏议大夫冯澥近上章曰：“上无异论，太学之盛也。”澥尚敢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此无异论之效也。京又以学校之法取士人，如军法之取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犹以为太学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与澥罪，乃天地否泰所系，国家治乱，由之以分，不可忽也。

仁宗、英宗选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安石目为流俗，一切逐去。司马光复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泰山。及章惇、蔡京倡为绍述之论，以欺人主。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绍述造士而人材衰；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元符应诏上书者数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澥与京同者也，故列于正。京之术破坏天下，于兹极矣，尚忍使其余蠹再破坏邪？京奸邪之计大类王莽，而朋党之众则又过之，愿斩之以谢天下。

累章极论，时议归重。

忽得挛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许。吕好问、徐秉哲为言，乃以龙图阁直学士主管嵩山崇福宫，命下而卒。鹵

平生为文至多，辄为人取去，篋无留者。尤长于诗，清峭雄深，有法度。无子，婿卫昂集其遗文，为三十卷，传于世。

张根，字知常，饶州德兴人。少入太学，甫冠，第进士。调临江司理参军、遂昌令。当改京秩，以四亲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妣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时年三十一。乡人之贤者彭汝砺序其事，自以为不及。

屏处十年，曾布、曾肇、邹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义，徽宗召诣阙。为帝言：“人主一日万几，所恃者是心耳。一累于物，则聪明智虑且耗，贤不肖混淆，纲纪不振矣。愿陛下清心省欲，以室祸乱之原。”遂请罢钱塘制造局。帝改容嘉美，以为亲贤宅教授。

未几，通判杭州，提举江西常平。内侍走马承受举劾一路以钱半给军衣非是，自转运使、郡守以下皆罢。根言：“东南军法与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帅守、监司，分朝廷忧，顾使有罪，犹当审处，岂宜以小奄尺纸空十郡吏哉？”诏皆令复还。又言：“本道去岁蠲租四十万，而户部责偿如初。祖宗立发运上供额，而给本钱数百万缗，使广余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献为羨余，故岁计不足，至为无名之敛。”诏贷所蠲租，而以余本钱还之六路。洪州失官锡，系治兵吏千计。根曰：“此有司失于几察之过也。今罗取无罪之人，责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召和气？”乃罢其狱。

大观中，入对言：“陛下幸涤烦苛，破朋党，而士大夫以议论不一，观望苟且，莫肯自尽。陛下毁石刻，除党籍，与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废锢自如。为治之害，莫大

于此，愿思所以励敕之。”即命为转运副使，改淮南转运使，加直龙图阁。上书请：“常平止听纳息，以塞兼并；下户均出役钱，以绝奸伪，市易惟取净利，以役商贾。虽名若非正，然与和贾不讎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输额外无名无数之敛，有间矣。”又请：“分举官为三科：一县令，二学官，三县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县令，吏部据以注拟，则今选稍清，视平配硬差远矣。”诏吏部、户部相度以闻。根又以水灾多，乞蠲租赋，散活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贷流民。诏褒谕之。

徙两浙，辞不行，乃具疏付驿递奏。大略谓：“今州郡无兼月之储，太仓无终岁之积，军须匱乏，边备缺然。东南水旱、盗贼间作，西、北二国窥伺日久，安得不豫为之计？”因条列茶盐、常平等利病之数，遂言：“为今之计，当节其大者，而莫大于土木之功。今群臣赐一第，或费百万。臣所部二十州，一岁上供财三十万缗耳，曾不足给一第之用。以宠元勋盛德，犹虑不称，况出于闾阎干泽者哉。虽赵普、韩琦佐命定策所未有，愿陛下靳之。其次如田园、邸店，虽不若赐第之多，亦愿日削而月损之。如金帛好赐之类，亦不可不节也。又其次如锡带，其直虽数百缗，亦必敛于数百家而后足，今乃下被仆隶，使混淆公卿间，贤不肖无辨。如以其左右趋走，不欲墨绶，当别为制度，以示等威可也。”书奏，权幸侧目，谋所以中伤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诚，不之罪也。

寻以花石纲拘占漕舟，官买一竹至费五十缗，而多入诸臣之家。因力陈其弊，益忤权幸，乃撻根所书奏牋注切草略，为傲慢不恭，责监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诋常平之法，以摇绍

述之政，再贬濠州团练副使，安置郴州。寻以讨淮贼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终于家，年六十。

根性至孝，父病盍戒盐，根为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终，根不复食。母方病，每至鸡鸣则少苏，后不忍闻鸡声。子焘，自有传。弟朴。

朴字见素。第进士。历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学录、升博士，改礼部员外郎。高丽遣子弟入学肄业，又兼博士，迁光禄、太常少卿，擢侍御史。

郑居中去位，朴言：“朋党分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则难图。”于是宇文黄中、贾安宅等六人皆罢，凡蔡京所恶，亦指为居中党而逐。时郎员冗滥，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朴使论列，乃摛其庸缪者十六人，疏斥诸外。

徐处仁议置裕民局，以京提举，京不乐，朴言：“国家法令明具，何尝不裕民乎？今置局非是”，卒罢之。起复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朴论为“贪滥不法，物论弗齿，且典乐在太常少卿之上，修制冗官不当超逾”，乃罢为乐令。未几，复前命，朴争不已，改秘书少监。蔡攸引为道史检讨官，召试中书舍人，卒。

任谅，字子谅，眉山人，徙汝阳。九岁而孤，舅欲夺母志，谅挽衣泣曰：“岂有为人子不能养其亲者乎！”母为感动而止。谅力学自奋，年十四，即冠乡书。登高第，调河南户曹。以兵书谒枢密曾布，布使人邀诣阙，既见，觉不能合，径去。布为相，犹欲用之。谅予书，规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蒋之奇、章粼在枢府，荐为编修官，布持其奏不下，为怀州教

授。徽宗见其所作《新学碑》，曰：“文士也。”擢提举夔路学事，历京西、河北、京东，改转运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户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损，与一岁出纳奇赢之数，披籍可见，上之朝。张商英见其书，谓为天下部使者之最。

提点京东刑狱。梁山冻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犄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加直秘阁，徙陕西转运副使。降人李讹哆知边廩不继，阴阕地窖粟而叛，遗西夏统军书，称定边可唾手取。谅谍知其谋，亟输粟定边及诸城堡，且募人发所窖，得数十万石。讹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复围观化堡，而边储已足，讹哆遂解去。

加徽猷阁待制、江淮发运使。蔡京破东南转般漕运法为直达纲，应募者率游手亡赖，盗用干没，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谅入对，首论之，京怒。会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没者两板。谅亲部卒筑堤，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获全，京诬以为漂溺千计，坐削籍归田里。执政或言：“水灰守臣职，发运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复右文殿修撰、陕西都转运使。寻复徽猷阁待制，进直学士。童贯更钱法，必欲铁钱与铜钱等，物价率十减其九。诏谅与贯议，谅言为六路害，寝其策。加龙图阁直学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忧去。

宣和七年，提举上清宝篆宫、修国史。初，朝廷将有事于燕，谅曰：“中国其有忧乎。”乃作书贻宰相曰：“今契丹之势，其亡昭然，取之当以渐，师出不可无名。宜别立耶律氏之宗，使散为君长，则我有存亡继绝之义，彼有瓜分辐裂之弱，与邻崛起之金国，势相万也。”至是，又言郭药师必反。

帝不听，大臣以为病狂，出提举嵩山崇福宫。是冬，金人举兵犯燕山，药师叛降，皆如谅言。乃复起谅为京兆，未几，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进士第。以所著《礼·檀弓义》见王安石、吕惠卿，二人称之，补国子直讲、太常博士。以养亲，求教授扬州。年未五十即致仕。

久之，御史中丞黄履荐其恬退，起为太常博士，辞。元符初，复申前命，兼崇政殿说书，迁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诸陵器物止用涂金，服饰又无珠玉，盖务在质素，昭示训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寝宫，乃施金珠，愿收贮景灵殿，以遵遗训。”诏置之奉宸库。擢起居舍人。邹浩得罪，常于讲席论救，贬监郴州酒。徽宗立，召为国子祭酒、起居郎，从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尝不以尚志为先。然溺于富贵逸乐，蔽于谄谀顺适，则志随以丧，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长，不可偏弃。”

时以天暑，令记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为令。常言：“本朝记注类多兼谏员，故凡言动，得以所闻见论可否。神宗皇帝时，修注官虽不兼谏职，亦许以史事于崇政、延和殿直前陈述。陛下于炎暵可畏之候，暂停进对，亦人情之常。若著为定令，则必记于日录，传之史笔，使后人观之，将以为倦于听纳，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遂寝。进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湖州。寻又夺职，居婺州。复集贤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论曰：徽宗荒于治，嬖幸塞朝，柄移权奸，不鸣者进，习为腴熟。鹗、根、谅、常气节偏偏，指切时敝，能尽言不讳。卒不胜谗舌，根、常死外，鹗、谅甫用而病夺之，可悲也已！金兵既举，郭药师已叛，朝廷犹弗知，知能先见祸机哉，毋惑乎狂谅之言也。

卷三百五十七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云

谭世勣 梅执礼 程振 刘延庆

何灌，字仲源，开封祥符人。武选登第，为河东从事。经略使韩缜虽数试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语之曰：“君奇士也，他日当据吾坐。”为府州、火山军巡检。盗苏延福狡悍，为二边患，灌亲枭其首。贾胡曠有泉，辽人常越境而汲，灌亲申画界堠，遏其来，忿而举兵犯我。灌迎高射之，发辄中，或著崖石皆没镞，敌惊以为神，逡巡敛去。后三十年，契丹萧太师与灌会，道曩事，数何巡检神射，灌曰：“即灌是也。”萧矍然起拜。

为河东将，与夏人遇，铁骑来追，灌射皆彻甲，至洞胸出背，叠贯后骑，羌惧而引却。知宁化军、丰州，徙熙河都监，见童贯不拜，贯憾焉。张康国荐于徽宗，召对，问西北边事，以笏画御榻，指坐衣花纹为形势。帝曰：“敌在吾目中

矣。”

提点河东刑狱，迁西上阁门使、领威州刺史、知沧州。以治城鄣功，转引进使。诏运粟三十万石于并塞三州，灌言：“水浅不胜舟，陆当用车八千乘，沿边方登麦，愿以运费增价就余之。”奏上，报可。安抚使忌之，劾云板筑未毕而冒赏，夺所迁官，仍再贬秩，罢去。

未几，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闲田千顷，湟人号广利渠。徙河州，复守岷，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入言：“汉金城、湟中谷斛八钱，今西宁、湟、廓即其地也，汉、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则人乐应募，而射士之额足矣。”从之。甫半岁，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为他路最。童贯用兵西边，灌取古骨龙马进武军，加吉州防御使，改知兰州。又攻仁多泉城，炮伤足不顾，卒拔城，斩首五百级。寻改廓州防御使。

宣和初，刘法陷于敌，震武危甚，熙帅刘仲武使灌往救。灌以众寡不敌，但张虚声骇之，夏人宵遁。灌恐觐其实，遽反兵，仲武犹奏其逗遛，罢为淮西钤辖。从平方腊，获贼帅吕师囊，迁同州观察使、浙东都钤辖，改浙西。

童贯北征，檄统制兵马，涿、易平，以知易州，迁宁武军承宣使、燕山路副都总管，又加龙、神卫都指挥使。夔离不取景州，围蓟州。贯谗以兵事，即复景城，释蓟围。郭药师统蕃、汉兵，灌白：“顷年折氏归朝，朝廷别置一司，专部汉兵，至于克行，乃许同营。今但宜令药师主常胜军，而以汉兵委灌辈。”贯不听。召还，管干步军司。

陪辽使射玉津园，一发破的，再发则否。客曰：“太尉不

能耶？”曰：“非也，以礼让客耳。”整弓复中之，观者诵叹，帝亲赐酒劳之。迁步军都虞候。

金师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阳。灌谓宰相白时中曰：“金人倾国远至，其锋不可当。今方平扫精锐以北，万有一不枝梧，何以善吾后，盍留以卫根本。”不从，明日，又命灌行，辞以军不堪战，强之，拜武泰军节度使、河东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内禅，灌领兵入卫。郓王楷至门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导者惧而退。灌竟行，援兵二万不能足，听募民充数。

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风迎溃。黄河南岸无一人御敌，金师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见，不许，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战凡三日，被创，没于阵，年六十二。帐下韩综、雷彦兴，奇士也，各手杀数人，从以死。钦宗哀悼，赐金帛，命官护葬。已而言者论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

长子蓊，至阁门宣赞舍人。从父战，箭贯左臂，拔出之，病创死。绍兴四年，中子藪以灌事泣诉于朝，诏复履正大夫、忠正军承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晋陵人，唐卫公德裕九世孙也。祖均、父公弼皆进士第。公弼，崇宁初通判潞州，以议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诏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词学兼茂，选为辟雍录、太学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举淮东学事便养，命下，乃得河东；而为淮东者，臧祐之也。盖省吏取祐之赂，辄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择

地，吾其可发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闻而贤之，留为兵部员外郎。遭父忧去，还，为右司员外郎。

王黼以太宰领应奉司，又方事燕云，立经抚房于中书独专之，他执政皆不得预。熙靖与言曰：“应奉之职，非宰相所当预。尚书、枢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经抚何为者哉？”黼积不乐。同列五人皆躐跻禁从，独滞留四年。都水丞失职，移过于熙靖，贬其两秩，又将左转为国子司业，执政交言不可，仅迁太常少卿。黼罢，乃拜中书舍人，蔡攸又恶之，出知拱州。

越两月，复以故官召，入对言：“燕山虽定，宜益谨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诗》所谓‘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者是也。”熙靖进曰：“孔子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愿陛下为无疆之计。”帝嘉之。

靖康初，同谭世勳事龙德宫，改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道君待之甚厚，常从容及内禅事，曰：“外人以为吴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言且灭族，谁敢哉？或谓吾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为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贺。敏闻而忌之，以进对不时受罚。

既拒张邦昌之命，忧愤废食，家人进粥药宽譬之，终无生意。故人视其病，相持啜泣，索笔书唐王维所赋“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与世勳同赠端明殿学士。

王云，字子飞，泽州人。父献可，仕至英州刺史、知泸

州。黄庭坚谪于涪，献可遇之甚厚，时人称之。云举进士，从使高丽，撰《鸡林志》以进。擢秘书省校书郎，出知简州，迁陕西转运副使。宣和中，从童贯宣抚幕，入为兵部员外郎、起居中书舍人。

靖康元年，以给事中使斡离不军，议割三镇以和。使还，传道斡离不之意，以为黏罕得朝廷所与余睹蜡书，坚云中国不可信，欲败和约。执政以为不然，罢为徽猷阁待制、知唐州。

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书，再出使，许以三镇赋入之数。云至真定，遣从吏李裕还言：“金人不复求地，但索五辂及上尊号，且须康王来，和好乃成。”钦宗悉从之，且命王及冯澲往。未行，而车辂至长垣，为所却，云亦还。澲奏言云诞妄误国，云言：“事势中变，金人必欲得三镇，不然，则进兵取汴都。”中外震骇，诏集百官议，云固言：“康王旧与斡离不结欢，宜将命。”帝虑为所留，云曰：“和议既成，必无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云以资政殿学士为之副。

顷云奉使过磁、相，劝两郡彻近城民舍，运粟入保，为清野之计，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与守臣宗泽有憾。于是王出谒嘉应神祠，云在后，民遮道谏曰：“肃王已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厉声指云曰：“清野之人，真奸贼也。”王出庙行，或发云笥，得乌绁短巾，盖云夙有风眩疾，寝则以护首者。民益信其为奸，噪而杀之。王见事势汹汹，乃南还相州。是役也，云不死，王必北行，议者以是验天命云。建炎初，赠观文殿学士。

云兄霁，崇宁时，为谋议司详议官，上书告蔡京罪，黥隶海岛。钦宗复其官，从种师中战死。

谭世勣字彦成，潭州长沙人。第进士，教授郴州。时王氏学盛行，世勣雅不喜。或问之，曰：“说多而屡变，无不易之论也。”置其书不观。又中词学兼茂科，除秘书省正字。时相蔡京子攸领书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贵仕。世勣独坐直庐，繙书竟日。梁师成之客与为邻居，数致师成愿交意，谢不答。

在馆六年不迁，京罢，用久次为司门员外郎。又三年，迁吏部。京复相，嫌不附己，罢提点太平宫。久之，复还吏部。幸臣妄引恩泽任子，持不与。吏白有某例，世勣曰：“岂当以暂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进少府监，擢中书舍人，以谨命令、惜名器、广言路、吝赐予、正上供、省浮费六事言于上，又为当路所嫉。以徽猷阁待制知婺州，未行，复留之。

徽宗禅位东幸，且还，使与李熙靖副执政奉迎，遂同主管龙德宫。请辨正宣仁国史之谤，述钦圣遗旨以复瑶华，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释奠先圣不当以王安石配，后皆施行。

秋七月，彗出东方，大臣或谓此四夷将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当修德以应天，不宜惑谗说。”进给事中兼侍读。内侍喧争殿门，诏以赎论，世勣驳其不恭，因言：“童贯辈初亦甚微，小恶不惩，将驯至大患。”疏入，同类侧目。何栗建议分外郡为四道，置都总管，事得颛决。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畿所治者才十六县，独无尾大不掉之虑乎？”栗不乐。改礼部侍郎。

金骑駉駉南下，世勣言：“守边为上策；今边不得守，守

河则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会东南兵以捍敌，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请遣大将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护国门，使兵势连属，首尾相援，即金人不敢逼。孙傅深然之，又格于卓议。再扈车驾至金帅帐，以十害说其用事者，言讲解之利，词意忠激，金人耸听。

张邦昌僭国，令与李熙靖同直学士院，皆称疾卧不起，以忧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节，赠端明殿学士。

梅执礼，字和胜，婺州浦江人。第进士，调常山尉未赴，以荐为敕令删定官、武学博士。大司成强渊明贤其人，为宰相言，相以未尝识面为嫌。执礼闻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谒。

历军器、鸿胪丞，比部员外郎，比部职勾稽财货，文牒山委，率不暇经目。苑吏有持茶券至为钱三百万者，以杨戩旨意迫取甚急。执礼一阅，知其妄，欲白之，长贰疑不敢，乃独列上，果诈也。改度支、吏部，进国子司业兼资善堂翊善，迁左司员外郎，擢中书舍人、给事中。

林摅以前执政赴阙宿留，冀复故职，执礼论去之。孟昌龄居郅质人屋，当赎不肯与，而请中旨夺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万数，肆不逞为奸，诏悉令还，杨戩占不遣；内侍张佑董葺太庙，僭求赏：皆驳奏弗行。迁礼部侍郎。

素与王黼善，黼尝置酒其第，夸示园池妓妾之盛，有骄色。执礼曰：“公为宰相，当与天下同忧乐。今方腊流毒吴地，疮痍未息，是岂歌舞宴乐时乎？”退又戒之以诗。黼愧怒，会孟飧原庙后至，以显谟阁待制知蕲州，又夺职。

明年，徙滁州，复集英殿修撰。时赋盐亏额，滁亦苦抑配。执礼曰：“郡不能当苏、杭一邑，而食盐乃倍粟数，民何以堪？”请于朝，诏损二十万，滁人德之。

钦宗立，徙知镇江府，召为翰林学士，道除吏部尚书，旋改户部。方军兴，调度不足，执礼请以禁内钱隶有司，凡六宫廩给，皆由度支乃得下。尝有小黄门持中批诣部取钱，而封识不用玺，既悟其失，复取之。执礼奏审，诏责典宝夫人而杖黄门。

金人围京都，执礼劝帝亲征，而请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质天子，邀金帛以数百万计，曰：“和议已定，但所需满数，则奉天子还阙。”执礼与同列陈知质、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与谋曰：“金人所欲无艺极，虽铜铁亦不能给，盍以军法结罪，傥窒其求。”而宦者挟宿怨语金帅曰：“城中七百万户，所取未百一，但许民持金银换粟麦，当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责之，对曰：“天子蒙尘，臣民皆愿致死，虽肝脑不计，于金缗何有哉？顾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酋问官长何在，振恐执礼获罪，遂前曰：“皆官长也。”酋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俟，各杖之百。执礼等犹为之请，俄遣还，将及门，呼下马挝杀之，而梟其首，时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昼冥，士庶皆陨涕愤叹。

初，车驾再出，执礼与宗室子昉、诸将吴革等谋集兵夺万胜门，夜捣金帅帐，迎二帝以归。而王时雍、徐秉哲使范琼泄其谋，故不克。死时，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诏赠通奉大夫、端明殿学士。议者以为薄，复加资政殿学士。

程振，字伯起，饶州乐平人。少有轶材，入太学，一时名辈多从之游。徽宗幸学，以诸生右职除官，为辟雍录，升博士，迁太常博士，提举京东、西路学事。请立庙于邹祀孟轲，以公孙丑、万章、乐正克等配食，从之。

提举京西常平，入为膳部员外郎、监察御史、辟雍国子司业、左司员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礼登俊受爵，必以上嗣，既《礼经》所载，且元丰彝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殿下不预，非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宫僚初无及此者。”由是特加奖异。

方腊起，振谓王黼宜乘此时建革天下弊事，以上当天意，下顺人心。黼不悻，曰：“上且疑黼挟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趋而出，然太子荐之甚力，遂擢给事中。黼白振资浅，且雅长书命，请以为中书舍人。侍郎冯熙载出知亳州，黼怨熙载，欲振诋以丑语，振不肯。黼使言者劾为党，罢提举冲佑观。居三年，复还故官。

靖康元年，进吏部侍郎，为钦宗言：“柄臣不和，论议多驳，诏令轻改，失于事几。金人交兵半岁，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战之说未一故也。裁抑滥赏，如白黑易分，而数月之间，三变其议，以私心不除，各蔽其党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为非而止。或圣断踰度而不暇畴咨，或大臣偏见而遂形播告，所以动未必善，处未必宜，乃辄为之反汗，其势不得不尔也。”

时金兵至河北，振请纠诸道兵犄角击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议，而不使之少有惩艾乎？”上嗟味其言，

而牵于外廷，不能用。拜开封尹。故时，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贷；崇宁以来，议者谓鞬鞞先弹压，率便文杀之。振请复旧制。诏捕亡命卒，得数千人，振请以隶步军而除其罪。步军司欲论如法，振曰：“方多事之际，而一日杀数千人，必大骇观听。”乃尽释之。改刑部侍郎。

金骑在郊，邀车驾出城，振为何橐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橐不从。未几，及于难，年五十七。金人去，从子庭访得其首归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积中图燕，振戒以后祸，积中惧而言不可。既而振乃用是死，闻者痛之。

初，宣和崇道家之说，振侍坐东宫，从容言：“孔子以《鸛鸣》之诗为知道，其词不过曰‘迨天之未阴雨，绸繆牖户’而已。老子亦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今不固根本于无事之时，而事目前区区，非二圣人意。”他日，太子为徽宗道之。徽宗寤，颇欲去健美，疏左右近习，而宦寺杨戡辈方大兴宫室，惧不得肆，因谗家令杨冯，以为将辅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执冯诛之，而太子之言亦废。振尹京时，两宫方困于碁间，振极意弥缝，治龙德梁忻狱，宽其罪，不使有纤介可指。

高宗即位，进秩七等，仍官其子及亲属三人，又赠端明殿学士。端平初，曾孙东请谥，赐谥刚愍。同时死者礼部侍郎陈知质，失其传；给事中安扶，附见父《安燾传》。

刘延庆，保安军人。世为将家，雄豪有勇，数从西伐，立战功，积官至相州观察使、龙神卫都指挥使、鄜延路总管。迁泰宁军节度观察留后，改承宣使。破夏人成德军，擒其酋赏

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军节度使、马军副都指挥使。从童贯平方腊，节度河阳三城。又从北伐，以宣抚都统制督兵十万，渡白沟。

延庆行军无纪律，郭药师扣马谏曰：“今大军拔队行而不设备，若敌人置伏邀击，首尾不相应，则望尘决溃矣。”不听。至良乡，辽将萧干帅众来，延庆与战，败绩，遂闭垒不出。药师曰：“干兵不过万人，今悉力拒伐，燕山必虚，愿得奇兵五千，倍道袭取，令公之子三将军简师为后继。”延庆许之，遣大将高世宣与药师先行，即入燕城，干举精甲三千巷战。三将军者，光世也。

渝约不至，药师失援败走，世宣死之。延庆营于卢沟南，干分兵断饷道，擒护粮将王渊，得汉军二人，蔽其目，留帐中，夜半伪相语曰：“闻汉军十万压吾境，吾师三倍，敌之有余。当分左右翼，以精兵冲其中，左右翼为应，歼之无遗。”阴逸其一人归报。明旦，延庆见火起，以为敌至，烧营而奔，相蹂践死者百余里。自熙、丰以来，所储军实殆尽。退保雄州，燕人作赋及歌诮之。朝议延庆丧师，不可不行法，坐贬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国不能用兵，由是轻宋。

未几，复为镇海军节度使。靖康之难，延庆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万人夺开远门以出，至龟儿寺，为追骑所杀。光世自有传。

论曰：靖康之变，执礼、振不忍都人涂炭，拒强敌无厌之欲，亲逢其凶。熙靖、世勣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终。灌、延庆战败而没。此数人者，其所遭不同，至于死国

难则一而已。云之死，虽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绝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卷三百五十八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李 纲 上

李纲，字伯纪，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无锡。父夔，终龙图阁待制。纲登政和二年进士第，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权贵，改比部员外郎，迁起居郎。

宣和元年，京师大水，纲上疏言阴气太盛，当以盗贼外患为忧。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七年，为太常少卿。时金人渝盟，边报狎至，朝廷议避敌之计，诏起师勤王，命皇太子为开封牧，令侍从各具所见以闻。纲上御戎五策，且语所善给事中吴敏曰：“建牧之议，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献纳论思为职，曷不为上极言之。”敏曰：“监国可乎？”纲曰：“肃宗灵武之事，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主上聪明仁恕，公言万一能行，将见金人悔祸，宗社底宁，天下受其赐。”翌日，敏请对，具道所以，因言李纲之论，盖与臣同。有旨召纲入议，纲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

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疏上，内禅之议乃决。

钦宗即位，纲上封事，谓：“方今中国势弱，君子道消，法度纪纲，荡然无统。陛下履位之初，当上应天心，下顺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召对延和殿，上迎谓纲曰：“朕顷在东宫，见卿论水灾疏，今尚能诵之。”李邕使金议割地，纲奏：“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钦宗嘉纳，除兵部侍郎。

靖康元年，以吴敏为行营副使，纲为参谋官。金将斡离不兵渡河，徽宗东幸，宰执议请上暂避敌锋。纲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时中谓都城不可守，纲曰：“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纲进曰：“今日之计，当整饬军马，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问谁可将者，纲曰：“朝廷以高爵厚禄崇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白时中、李邦彦等虽未必知兵，然籍其位号，抚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忿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纲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僥使治兵，愿以死报。”乃以纲为尚书右丞。

宰执犹守避敌之议。有旨以纲为东京留守，纲为上力陈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宗庙朝廷毁于贼手，范祖禹以为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云集，陛下奈何轻举以蹈明皇之覆辙乎？”上意颇悟。会内侍奏中宫已行，上色变，仓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

矣。”纲泣拜，以死邀之。上顾纲曰：“朕今为卿留。治兵御敌之事，专责之卿，勿令有疏虞。”纲皇恐受命。未几，复决意南狩，纲趋朝，则禁卫擐甲，乘舆已驾矣。纲急呼禁卫曰：“尔等愿守宗社乎，愿从幸乎？”皆曰：“愿死守。”纲入见曰：“陛下已许臣留，复戒行何也？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愿以死守，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敌兵已逼，知乘舆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上感悟，遂命辍行。纲传旨语左右曰：“敢复有言去者斩！”禁卫皆拜伏呼万岁，六军闻之，无不感泣流涕。

命纲为亲征行营使，以便宜从事。纲治守战之具，不数日而毕。敌兵攻城，纲身督战，募壮士缒城而下，斩酋长十余人，杀其众数千人。金人知有备，又闻上已内禅，乃退。求遣大臣至军中议和，纲请行。上遣李悦，纲曰：“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悦怯懦而误国事也。”上不听，竟使悦往。金人须金币以千万计，求割太原、中山、河间地，以亲王、宰相为质。悦受事目，不措一辞，还报。纲谓：“所需金币，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镇，国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国？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若遣辩士姑与之议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孤军深入，虽不得所欲，亦将速归。此时而与之盟，则不敢轻中国，而和可久也。”宰执议不合，纲不能夺，求去。上慰谕曰：“卿第出治兵，此事当徐议之。”纲退，则誓书已行，所求皆与之，以皇弟康王、少宰张邦昌为质。

时朝廷日输金币，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种师道、姚平仲亦以泾原、秦凤兵至。纲

奏言：“金人贪婪无厌，凶悖已甚，其势非用师不可。且敌兵号六万，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彼以孤军入重地，犹虎豹自投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必与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绝饷道，分兵复畿北诸邑，而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食尽力疲，然后以一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上深以为然，约日举事。

姚平仲勇而寡谋，急于要功，先期率步骑万人，夜斫敌营，欲生擒干离不及取康王以归。夜半，中使传旨谕纲曰：“姚平仲已举事，卿速援之。”纲率诸将旦出封丘门，与金人战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袭敌营不克，惧诛亡去。金使来，宰相李邦彦语之曰：“用兵乃李纲、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罢纲，以蔡懋代之。太学生陈东等诣阙上书，明纲无罪。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恚不得报，至杀伤内侍。帝亟召纲，纲入见，泣拜请死。帝亦泣，命纲复为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

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辄施矢石，将士积愤，至是，纲下令能杀敌者厚赏，众无不奋跃。金人惧，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镇诏及亲王为质，乃退师。除纲知枢密院事。纲奏请如澶渊故事，遣兵护送，且戒诸将，可击则击之。乃以兵十万分道并进，将士受命，踊跃以行。先是，金帅粘罕围太原，守将折可求、刘光世军皆败；平阳府义兵亦叛，导金人入南北关，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纲尽遣城下兵追敌，恐仓卒无措，急征诸将还。诸将已追及金人于邢、赵间，遽得还师之命，无不扼腕。比纲力争，复遣，而将士解

体矣。

诏议迎太上皇帝还京。初，徽宗南幸，童贯、高俅等以兵扈从。既行，闻都城受围，乃止东南邮传及勤王之师。道路籍籍，言贯等为变。陈东上书，乞诛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高俅、卢宗原等。议遣聂山为发运使往图之，纲曰：“使山所图果成，震惊太上，此忧在陛下。万一不果，是数人者，挟太上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将何以处之？莫若罢山之行，请于太上去此数人，自可不劳而定。”上从其言。

徽宗还次南都，以书问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吴敏、李纲。或虑太上意有不测，纲请行，曰：“此无他，不过欲知朝廷事尔。”纲至，具道皇帝圣孝思慕，欲以天下养之意，请陛下早还京师。徽宗泣数行下，问：“卿顷以何故去？”纲对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论列水灾，蒙恩宽斧钺之诛，然臣当时所言，以谓天地之变，各以类应，正为今日攻围之兆。夫灾异变故，譬犹一人之身，病在五脏，则发于气色，形于脉息，善医者能知之。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无危乱之忧。”徽宗称善。又询近日都城攻围守御次第，语渐浹洽。徽宗因及行宫止递角等事，曰：“当时恐金人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纲奏：“方艰危时，两宫隔绝，朝廷应副行宫，亦岂能无不至者，在圣度烛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当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诘问之诏，辄忧惧不食。臣窃譬之，家长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从宜措置。长者但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而慰劳之，苟诛及细故，则为子弟者，何所逃其责哉？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攻，为宗社计，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

上回銮，臣谓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问细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带、金鱼、象简赐纲，曰：“行宫人得卿来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辅助皇帝、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遂书青史，垂名万世。”纲感泣再拜。

纲还，具道太上意。宰执进迎奉太上仪注，耿南仲议欲屏太上左右，车驾乃进。纲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自诚明而推之，可至于尧、舜；自疑暗而推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耿南仲不以尧、舜之道辅陛下，乃暗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适见左司谏陈公辅，乃为李纲结士民伏阙者，乞下御史置对。”上愕然。纲曰：“臣与南仲所论，国事也。南仲乃为此言，臣何敢复有所辨？愿以公辅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余上，不允。

太上皇帝还，纲迎拜国门。翌日，朝龙德宫，退，复上章恳辞。上手诏谕意曰：“乃者敌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猝，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谅卿，不足介怀。巨敌方退，正赖卿协济艰难，宜勉为朕留。”纲不得已就职。上备边御敌八事。

时北兵已去，太上还宫，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纲独以为忧，与同知枢密院事许翰议调防秋之兵。吴敏乞置详议司检详法制，以革弊政，诏以纲为提举官，南仲沮止之。纲奏：“边患方棘，调度不给，宜稍抑冒滥，以足国用。谓如节度使至遥郡刺史，本以待勋臣，今皆以戚里恩泽得之；堂吏转官止于正郎，崇、观间始转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复旧制。”

执政揭其奏通衢，以纲得士民心，欲因此离之。会守御司奏补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专权，浸不可长”语。纲奏：“顷得旨给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劳当补官，故具奏闻，乃遵上旨，非专权也。”

时太原围未解，种师中战没，师道病归，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纲不可。”上以纲为河东、北宣抚使。纲言：“臣书生，实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因拜辞，不许。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余上，不允。台谏言纲不可去朝廷，上以其为大臣游说，斥之。或谓纲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耳。公坚卧不起，谗者益肆，上怒且不测，奈何？”许翰书：“杜邮”二字遗纲，纲惶恐受命。上手书《裴度传》以赐，纲言：“吴元济以区区环蔡之地抗唐室，与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万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扫除，小人在朝，蠹害难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长，则所以捍御外患者，有不难也。”因书裴度论元稹、魏洪简章疏要语以进，上优诏答之。

宣抚司兵仅万二千人，庶事未集，纲乞展行期。御批以为迁延拒命，纲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为专权，今以臣为拒命，方遣大帅解重围，而以专权、拒命之人为之，无乃不可乎？愿乞骸骨，解枢筦之任。”上趣召数四，曰：“卿为朕巡边，便可还朝。”纲曰：“臣之行，无复还之理。昔范仲淹以参政出抚西边，过郑州，见吕夷简。夷简曰：‘参政岂可复还！’其后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后，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执议不坚，臣当

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上为之感动。及陛辞，言唐恪、聂山之奸，任之不已，后必误国。

进至河阳，望拜诸陵，复上奏曰：“臣总师出巩、洛，望拜陵寝，潸然出涕。恭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适丁艰难之秋，强敌内侵，中国势弱，此诚陛下尝胆思报，厉精求治之日，愿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九庙之灵，下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

行次怀州，有诏罢减所起兵，纲奏曰：“太原之围未解，河东之势甚危，秋高马肥，敌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师果能足用，不可保无敌骑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几，朝廷尽改前诏，所团结之兵，悉罢减之。今河北、河东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骑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诚不足以任此。且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臣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疏上，不报。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围，而诸将承受御画，事皆专达，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纲上疏，极谏节制不专之弊。

时方议和，诏止纲进兵。未几，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而进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谪置涪州。纲闻之，叹曰：“事无可为者矣！”即上奏丐罢。乃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领宣抚司事，召纲赴阙。寻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纲具奏辞免。未几，以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再谪宁江。

金兵再至，上悟和议之非，除纲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

府事。纲行次长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军，为金人所惮，求遣肃王代之。至是，康王开大元帅府，承制复纲故官，且贻书曰：“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

高宗即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中丞颜岐奏曰：“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语塞而退。岐犹遣人封其章示纲，觐以沮其来。上闻纲且至，遣官迎劳，锡宴，趣见于内殿。纲见上，涕泗交集，上为动容。因奏曰：“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不悟，一切堕其计中。赖天命未改，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还二圣而抚万邦，责在陛下与宰相。臣自视阡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寝成命。且臣在道，颜岐尝封示论臣章，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宜为所恶。然谓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因力辞。帝为出范宗尹知舒州。颜岐与祠。纲犹力辞，上曰：“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辞。”纲顿首泣谢，云：

臣愚陋无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颠持危，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无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识擢，付以宰柄，顾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孤立寡与，望察管仲害霸之

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得以尽志毕虑，虽死无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说，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臣乃敢受命。

一曰议国是。谓中国之御四裔，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三曰议赦令。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

四曰议僭逆。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宜正典刑，垂戒万世。

五曰议伪命。谓国家更大变，鲜仗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污为伪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励士风。

六曰议战。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

七曰议守。谓敌情狡狴，势必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八曰议本政。谓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

中书，则朝廷尊。

九曰议久任。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

十曰议修德。谓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

翌日，班纲议于朝，惟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纲言：

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易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勤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不得已而后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

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谓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银之扰。元帅府恕邦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愤嫉邦昌者，则谓其建号易姓，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帅府恕之，私也，天下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敌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

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

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

时执政中有论不同者，上乃召黄潜善等语之。潜善主邦昌甚力，上顾吕好问曰：“卿昨在围城中知其故，以为何如？”好问附潜善，持两端，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纲言：“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上颇感动。伯彦乃曰：“李纲气直，臣等所不及。”乃诏邦昌谪潭州，吴玠、莫俦而下皆迁谪有差。纲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愿加赠恤。”上从其请，仍诏有死节者，诸路询访以闻。上谓纲曰：“卿昨争张邦昌事，内侍辈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纲拜谢。有旨兼充御营使。入对，奏曰：

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然而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群臣辑睦于下，庶几靖康之弊革，而中兴可图。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

夫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所谓规模也。至于所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

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坐受金人之困。虽怀忠义之心，援兵不至，危迫无告，必且愤怨朝廷，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

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谕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

上善其言，问谁可任者，纲荐张所、傅亮。所尝为监察御史，在靖康围城中，以蜡书募河北兵，士民得书，喜曰：“朝廷弃我，犹有一张察院能拔而用之。”应募者凡十七万人，由是所之声震河北。故纲以为招抚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边功得官，尝治兵河朔。都城受围时，亮率勤王之兵三万人，屡立战功。纲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试之。上乃以所为河北招抚使，亮为河东经制副使。

皇子生，故事当肆赦。纲奏：“陛下登极，旷荡之恩独遗河北、河东，而不及勤王之师，天下觖望。夫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谓已弃之，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勤王之师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虽未效用，亦已劳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后有急难，何以使人乎？愿因今赦广示德意。”上嘉纳。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间有以破敌捷书至者。金人围守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应招抚、经制二司募者甚众。

有许高、许亢者，以防河而遁，谪岭南，至南康谋变，守倅戮之。或议其擅杀，纲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沿途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命捍贼而欲退走者，知郡县之吏皆得以诛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为然，命转一官。开封守阙，纲以留守非宗泽不可，力荐之。泽至，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屡出师以挫敌。

纲立军法，五人为伍，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百人为队，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并依新法团结，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枢密院置赏功司，受赂乞取者行军法，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及其家属。凡军政申明改更者数十条。

又奏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京东、西，制造而教阅之。又奏造战舰，募水军，及询访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备用。又进三疏：一曰募兵，二曰买马，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谏议大夫宋齐愈闻而笑之，谓虞部员外郎张浚曰：“李丞相三议，无一可行者。”浚问之，齐愈曰：“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而东南之马不可用；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齐愈将极论之。”浚曰：“公受祸自此始矣。”

时朝廷议遣使于金，纲奏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圣远狩沙漠，食不甘味，寝

不安席，思迎还两宫，致天下养，此孝悌之至，而尧、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帝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纲草表，以周望、傅雱为二圣通问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诏，以感动天下，使同心协力，相与扶持，以致中兴。又乞省冗员，节浮费。上皆从其言。是时，四方溃兵为盗者十余万人，攻劫山东、淮南、襄汉之间，纲命将悉讨平之。

一日，论靖康时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至终夜不寐，然卒致播迁，何耶？”纲曰：“人主之职在知人，进君子而退小人，则大功可成，否则衡石程书，无益也。”因论靖康初朝廷应敌得失之策，且极论金人两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尽人言，以恭俭足国用，以英果断大事。上皆嘉纳。又奏：“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上为诏谕两京以还都之意，读者皆感泣。

未几，有诏欲幸东南避敌，纲极论其不可，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夫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

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暂议驻蹕，乃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尝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许幸南阳，而黄潜善、汪伯彦实阴上巡幸东南之议。客或有谓纲曰：“外论汹汹，咸谓东幸已决。”纲曰：“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初，纲每有所论谏，其言虽切直，无不容纳，至是，所言常留中不报。已而迁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黄潜善除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绪，乃渡河。北京留守张益谦，潜善党也，奏招抚司之扰，又言自置司河北，盗贼益炽。纲言：“所尚留京师，益谦何以知其扰？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乎？”

有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误国事。”纲言：“招抚、经制，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今潜善、伯彦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览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议而后行，而二人设心如此，愿陛下虚心观之。”既而诏罢经制司，召亮赴行在。纲言：“圣意必欲罢亮，乞以御笔付潜善施行，臣得乞身归田。”纲退，而亮竟罢，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争细事，胡乃尔？”纲言：“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恐非小事。臣昨议迁幸，与潜善、伯彦异，宜为所嫉。然臣东南人，岂不愿陛下东下为安便哉？顾一去中原，后患有不可胜言者。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勿以臣去

而改其议。臣虽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辞而退。或曰：“公决于进退，于义得矣，如谗者何？”纲曰：“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进退之节，患祸非所恤也。”

初，二帝北行，金人议立异姓。吏部尚书王时雍问于吴玠、莫俦，二人微言敌意在张邦昌，时雍未以为然。适宋齐愈自敌所来，时雍又问之，齐愈取片纸书“张邦昌”三字，时雍意乃决，遂以邦昌姓名入议状。至是，齐愈论纲三事之非，不报。拟章将再上，其乡人嫌齐愈者，窃其草示纲。时方论僭逆附伪之罪，于是逮齐愈，齐愈不承，狱吏曰：“王尚书辈所坐不轻，然但迁岭南，大谏第承，终不过逾岭尔。”齐愈引伏，遂戮之东市。张浚为御史，劾纲以私意杀侍从，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诏罢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尚书右丞许翰言纲忠义，合之无以佐中兴。会上召见陈东，东言：“潜善、伯彦不可任，纲不可去。”东坐诛。翰曰：“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东戮都市，吾在庙堂，可乎？”遂求去。后有旨，纲落职居鄂州。

自纲罢，张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辞归，招抚、经制二司皆废。车驾遂东幸，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金人攻京东、西，残毁关辅，而中原盗贼蜂起矣。

卷三百五十九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李 纲 下

绍兴二年，除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是时，荆湖江、湘之间，流民溃卒群聚为盗贼，不可胜计，多者至数万人，纲悉荡平之。上言：“荆湖、国之上流，其地数千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带，皆当屯宿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之号令可通，而襄、汉之声援可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议未及行，而谏官徐俯、刘斐劾纲，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

四年冬，金人及伪齐来攻，纲具防御三策，谓：“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傥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以临畿甸，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蹙，必胜之理，此上策也。若驻蹕江上，号召上流之兵，顺流而下，以助声势，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则敌人虽众，不敢南渡。然后以重师进屯要害之地，设奇邀击，绝其粮道，俟彼遁归，徐议攻讨，此中策也。万一借亲征之名，为顺动之计，使卒伍溃散，控扼失守，敌得乘间深入，州县望风奔溃，则其患有不可测矣。往岁，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时暑，势必还师，朝廷因得以还定安集。今伪齐导之而来，势不徒还，必谋割据。奸民溃卒从而附之，声势鸱张，苟或退避，则无以为善后之策。昔苻坚以百万众侵晋，而谢安以偏师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将士用命，安知

北敌不授首于我？顾一时机会所以应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与二三大臣熟议之。”诏：纲所陈，今日之急务，付三省、枢密院施行。时韩世忠屡败金人于淮、楚间，有旨督刘光世、张浚统兵渡河，车驾进发至江上劳军。

五年，诏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方，纲奏：

愿陛下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俟。

议者或谓敌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非制胜之术也。高祖先保关中，故能东向与项籍争。光武先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铜马之属。肃宗先保灵武，故能破安、史而复两京。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将士暴露之久，财用调度之烦，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备，痛自料理，先为自固之计，何以能万全而制敌？

议者又谓敌人既退，当且保据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为不然。秦师三伐晋，以报殽之师；诸葛亮佐蜀，连年出师以图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国。高祖在汉中，谓萧何曰：‘吾亦欲东。’光武破隗嚣，既平陇，复望蜀。此皆以天下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况祖宗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务恢复乎？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敌势益张，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日以损耗，何以图敌？谓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此二者，守备、攻战之序也。

至于守备之宜，则当科理淮南、荆襄，以为东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故以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窥江表。后唐李氏有淮南，则可以都金陵，其后淮南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来，大将拥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之制，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今当于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分遣偏师，进守支郡，加以战舰水军，上连下接，自为防守。敌马虽多，不敢轻犯，则藩篱之势盛而无穷之利也。有守备矣，然后议攻战之利，分责诸路，因利乘便，收复京畿，以及故都。断以必为之志而勿失机会，则以弱为强，取威定乱于一胜之间，逆臣可诛，强敌可灭，攻战之利，莫大于是。

若夫万乘所居，必择形胜以为驻蹕之所，然后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建康自昔号帝王之宅，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六朝更都之。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谓关中为上，今以东南形势而言，则当以建康为便。今者，銮舆未复旧都，莫若且于建康权宜驻蹕。愿诏守臣治城池，修宫阙，立官府，创营壁，使粗成规模，以待巡幸。盖有城池然后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后政事可修，有营垒然后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当先也。

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养之深，其心未尝一日忘宋。特制于强敌，陷于涂炭，而不能以自归。天威震惊，必有结纳来归、愿为内应者。宜给之土田，予以爵赏，优加抚循，许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

依怙，莫不感悦，益坚戴宋之心，此绥怀之所当先也。

臣窃观陛下有聪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为之志，然自临御，迨今九年，国不辟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御，卒惰而未练，国用匮而无赢余之蓄，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使陛下忧勤虽至，而中兴之效，邈乎无闻，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

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平居无事，小廉曲谨，似可无过，忽有扰攘，则错愕无所措手足，不过奉身以退，天下忧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补于国，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医，必先知其术业可以已病，乃可使之进药而责成功。今不详审其术业而姑试之，则虽日易一医，无补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概近年，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天步艰难，国势益弱，职此之由。

今天启宸衷，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亲临大敌。天威所临，使北军数十万之众，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睹矣。然敌兵虽退，未大惩创，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我疆场，使疲于奔命哉？

臣夙夜为陛下思所以为善后之策，惟自昔创业、中兴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阵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击韩王信、陈豨、黥布，未尝不亲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十三年间，无一岁不亲征。本朝太祖、太宗，定

维扬，平泽、潞，下河东，皆躬御戎辂；真宗亦有澶渊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谓始忧勤而终逸乐也。

若夫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而至维扬，则关陕、河北、河东失矣；自维扬退而至江、浙，则京东、西失矣。万有一敌骑南牧，复将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乎？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来则御，俟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为退避之计，可乎？

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讎之邦，鲜复遣使。岂不以衅隙既深，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耶？东晋渡江，石勒遣使于晋，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彼遣使来，且犹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伪之国，其自取辱，无补于事，晷伤国体。金人造衅之深，知我必报，其措意为何如？而我方且卑辞厚币，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赀，使輶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扰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实有所害。金人二十余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国，而终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岂真不悟哉？聊复用此以侥幸万一，曾不知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谓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者也。臣愿自今以往，勿复遣和议之使，可乎？

二说既定，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为之。俟吾之政事修，仓廩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为，乃议大举，则兵虽未交，而胜负之势已决矣。

抑臣闻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叶也，根本固则枝叶蕃，朝廷者腹心也，将士者爪牙也，腹心壮则爪牙奋。今远而强敌，近而伪臣，国家所仰以为捍蔽者在藩方，所资以致攻讨者在将士，然根本腹心则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明，赏罚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强敌不足畏，逆臣不足忧，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间耳。

臣昧死上条六事：一曰信任辅弼，二曰公选人材，三曰变革士风，四曰爱惜日力，五曰务尽人事，六曰寅畏天威。

何谓信任辅弼？夫兴衰拨乱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人，乃能协济。今陛下选于众以图任，遂能捍御大敌，可谓得人矣。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久任以责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间之，则君臣之美，垂于无穷矣。

何谓公选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资于人才，而创业、中兴之主，所资尤多。何则？继体守文，率由旧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于艰难之际，非得卓犖瑰伟之才，则未易有济。是以大有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参赞翊佐，以成大业。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暗，或指之为党与，或诬之以大恶，或撻之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难于自

进，耻于自明，虽负重谤、遭深谴，安于义命，不复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伪，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多矣，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而陛下寤寐侧席，有乏材之叹，盖少留意而致察焉！

何谓变革士风？夫用兵之与士风，似不相及，而实相为表里。士风厚则议正而是非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数十年来，奔竞日进，论议徇私，邪说利口，足以惑人主之听。元祐大臣，持正论如司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为奸党，颠倒是非，政事大坏，驯致靖康之变，非偶然也。窃观近年士风尤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滂讪成风，岂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之官，固许之以风闻，至于大故，必须核实而后言。使其无实，则诬人之罪，服谗搜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

何谓爱惜日力？夫创业、中兴，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规模可一日而成，鸠工聚材，则积累非一日所致。陛下临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复，僭逆未诛，仇敌未报，尚稽中兴之业者，诚以始不为之规模，而后不为之积累故也。边事粗定之时，朝廷所推行者，不过簿书期会不切之细务，至于攻讨防守之策，国之大计，皆未尝留意。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亦无不可为之时。惟失其时，则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难矣。

何谓务尽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实一致，人之所为，

即天之所为也。人事尽于前，则天理应于后，此自然之符也。故创业、中兴之主，尽其在我而已，其成功归之于天。今未尝尽人事，敌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责功于天，其可乎？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协心同力，尽人事以听天命，则恢复土宇，剪屠鲸鲵，迎还两宫，必有日矣。

何谓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犹父母之于子，爱之至，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惧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诚。比年以来，荧惑失次，太白昼见，地震水溢，或久阴不雨，或久雨不霁，或当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宁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则变灾而为祥矣。

凡此六者，皆中兴之业所关，而陛下所当先务者。

今朝廷人才不乏，将士足用，财用有余，足为中兴之资。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谓魏徵为敢言，徵谢曰：“陛下导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鳞哉。”今臣无魏徵之敢言，然展尽底蕴，亦思虑之极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疏奏，上为赐诏褒谕。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毕之官。六年，纲至，引对内殿。朝廷方锐意大举，纲陛辞，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尽善者五，宜预备者三，当善后者二。

时宋师与金人、伪齐相持于淮、泗者半年，纲奏：“两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胜。愿速遣骁将，自淮南约岳飞为掎

角，夹击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师屡捷，刘光世、张俊、杨沂中大破伪齐兵于淮、肥之上。

车驾进发幸建康。纲奏乞益饬战守之具，修筑沿淮城垒，且言：“愿陛下勿以去冬骤胜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兴之治者无不为，凡可以害中兴之业者无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赏罚，明是非，别邪正，招徕人材，鼓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导众心为先。数者既备，则将帅辑睦，士卒乐战，用兵其有不胜者哉？”

淮西郦琼以全军叛归刘豫，纲指陈朝廷有措置失当者、深可痛惜者及当监前失以图方来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张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汉武诛王恢为比。纲奏曰：“臣窃见张浚罢相，言者引武帝诛王恢事以为比。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谈兵，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将士解体而不用命，州郡望风而无坚城，陛下将谁与立国哉？张浚措置失当，诚为有罪，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

时车驾将幸平江，纲以为平江去建康不远，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轻动。复具奏曰：

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汉相距于荥阳、成皋间，高祖虽屡败，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鸿沟，羽引而东，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绍战于官渡，操虽兵弱粮乏，苟彧止其退避；既焚绍辎重，绍引而归，遂丧河北。由是观之，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果出此谋，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我退彼进，使敌

马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从而附之，虎踞鸱张，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不可得也。

借使敌骑冲突，不得已而权宜避之，犹为有说。今疆场未有警急之报，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修军政，审号令，明赏刑，益务固守。而遽为此扰扰，弃前功，蹈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岂不重可惜哉！

八年，王伦使北还，纲闻之，上疏曰：

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奉迎梓宫。今伦之归，与金使偕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不著国号而曰“江南”，不云“通问”而曰“诏谕”，此何礼也？臣请试为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圣，而陛下应天顺人，光复旧业。自我视彼，则仇雠也；自彼视我，则腹心之疾也，岂复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问，冠盖相望于道，卑辞厚币，无所爱惜者，以二圣在其域中，为亲屈己，不得已而然，犹有说也。至去年春，两宫凶问既至，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领。今伦使事，初以奉迎梓宫为指，而金使之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循名责实，已自乖戾，则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后患者，不待诘而可知。

臣在远方，虽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县，二也。必立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

求岁赂，广其数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尽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

金人变诈不测，贪婪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称臣，其志犹未已也。必继有号令，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车入觐，或使移易将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赋，或脔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以为权时之宜，听其邀求，可以无后悔者，非愚则诬也。使国家之势单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为此，固犹不可，况土宇之广犹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与有识者谋之，尚足以有为，岂可忘祖宗之大业，生灵之属望，弗虑弗图，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臣愿陛下特留圣意，且勿轻许，深诏群臣，讲明利害、可以久长之策，择其善而从之。

疏奏，虽与众论不合，不上以为忤，曰：“大臣当如此矣。”

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纲具奏力辞，曰：“臣迂疏无周身之术，动致烦言。今者罢自江西，为日未久，又蒙湔拔，畀以帅权。昔汉文帝闻季布贤，召之，既而罢归，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誉召臣，一人之毁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顾臣区区进退，何足少多。然数年之间，亟奋亟蹶，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实有系于国体。”诏以纲累奏，不欲重违，遂允其请。次年薨，年五十八。讣闻，上为轸悼，遣使赙赠，抚问其家，给丧葬之费。赠少师，官其亲族十人。

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

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凜然动乎远迩。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纲有著《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文章、歌诗、奏议百余卷，又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札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

论曰：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殫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嗷嗷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卷三百六十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宗泽 赵鼎

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人。母刘，梦天大雷电，光烛其身，翌日而泽生。泽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进士第。廷对极陈时弊，考官恶直，置末甲。

调大名馆陶尉。吕惠卿帅鄜延，檄泽与邑令视河埽，檄

至，泽适丧长子，奉檄遽行。惠卿闻之，曰：“可谓国尔忘家者。”适朝廷大开御河，时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泽曰浚河细事，乃上书其帅曰：“时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扰而办。”卒用其言上闻，从之。惠卿辟为属，辞。

调衢州龙游令。民未知学，泽为建庠序，设师儒，讲论经术，风俗一变，自此擢科者相继。调晋州赵城令。下车，请升县为军，书闻，不尽如所请。泽曰：“承平时固无虑，它日有警，当知吾言矣。”知莱州掖县。部使者得旨市牛黄，泽报曰：“方时疫疠，牛饮其毒则结为黄。今和气横流，牛安得黄？”使者怒，欲劾邑官。泽曰：“此泽意也。”独衔以闻。通判登州。境内官田数百顷，皆不毛之地，岁输万余缗，率横取于民，泽奏免之。

朝廷遣使由登州结女真，盟海上，谋夹攻契丹，泽语所亲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东阳，结庐山谷间。靖康元年，中丞陈过庭等列荐，假宗正少卿，充和议使。泽曰：“是行不生还矣。”或问之，泽曰：“敌能悔过退师固善，否则安能屈节北庭以辱君命乎。”议者谓泽刚方不屈，恐害和议，上不遣，命知磁州。

时太原失守，官两河者率托故不行。泽曰：“食禄而避难，不可也。”即日单骑就道，从羸卒十余人。磁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泽至，缮城壁，浚湟池，治器械，募义勇，始为固守不移之计。上言：“邢、洺、磁、赵、相五州各蓄精兵二万人，敌攻一郡则四郡皆应，是一郡之兵常有十万人。”上嘉之，除河北义兵都总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

庆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泽兵蹑其后，遣数千骑直扣磁州城。泽擐甲登城，令壮士以神臂弓射走之，开门纵击，斩首数百级。所获羊马金帛，悉以赏军士。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泽迎谒曰：“肃王一去不反，今敌又诡辞以致大王，愿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诏以泽为副元帅，从王起兵入援。泽言宜急会兵李固渡，断敌归路，众不从，乃自将兵趋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张德夹击，大破之。金人既败，乃留兵分屯。泽遣壮士夜捣其军，破三十余砦。

时康王开大元帅府，檄兵会大名。泽履冰渡河见王，谓京城受围日久，入援不可缓。会签书枢密院事曹辅赉蜡封钦宗手诏，至自京师，言和议可成。泽曰：“金人狡谲，是欲款我师尔。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饥渴，宜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万一敌有异谋，则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彦等难之，劝王遣泽先行，自是泽不得预府中谋议矣。

二年正月，泽至开德，十三战皆捷，以书劝王檄诸道兵会京城。又移书北道总管赵野、河东北路宣抚范讷、知兴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泽为狂，不答。泽以孤军进，都统陈淬言敌方炽，未可轻举。泽怒，欲斩之，诸将乞贷淬，使得效死。泽命淬进兵，遇金人，败之。金人攻开德，泽遣孔彦威与战，又败之。泽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骑往援，金人果至，败之。金人复向开德，权邦彦、孔彦威合兵夹击，又大败之。

泽兵进至卫南，度将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驱云前有敌营，泽挥众直前与战，败之。转战而东，敌益生兵至，王孝忠战死，前后皆敌垒。泽下令曰：“今日进退等死，不可

不从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无不一当百，斩首数千级。金人大败，退却数十里。泽计敌众十倍于我，今一战而却，势必复来，使悉其铁骑夜袭吾军，则危矣。乃暮徙其军。金人夜至，得空营，大惊，自是惮泽，不敢复出兵。泽出其不意，遣兵过大河袭击，败之。王承制以泽为徽猷阁待制。

时金人逼二帝北行，泽闻，即提军趋滑，走黎阳，至大名，欲径渡河，据金人归路邀还二帝，而勤王之兵卒无一至者。又闻张邦昌僭位，欲先行诛讨。会得大元帅府书，约移师近都，按甲观变。泽复书于王曰：“人臣岂有服赭袍、张红盖、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为恭顺而中藏祸心，未有窃据宝位、改元肆赦、恶状昭著若邦昌者。今二圣、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济，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讨，兴复社稷。”且言：“邦昌伪赦，或启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谕诸路，以定民心。”又上书言：“今天下所属望者在于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则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谓道者，近刚正而远柔邪，纳谏诤而拒谀佞，尚恭俭而抑骄侈，体忧勤而忘逸乐，进公实而退私伪。”因累表劝进。王即帝位于南京，泽入见，涕泗交颐，陈兴复大计。时与李纲同入对，相见论国事，慷慨流涕，纲奇之。上欲留泽，潜善等沮之。除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

时金人有割地之议，泽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万世，奈何遽议割河之东、西，又议割陕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幕入一说以乞盟，终致二圣北迁，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

云‘不得謄播赦文于河之东、西，陕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其民也。臣虽弩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上览其言壮之。改知青州，时年六十九矣。

开封尹阙，李纲言绥复旧都，非泽不可。寻徙知开封府。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恟恟。泽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诛舍贼者数人。下令曰：“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由是盗贼屏息，民赖以安。

王善者，河东巨寇也。拥众七十万、车万乘，欲据京城。泽单骑驰至善营，泣谓之曰：“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时杨进号没角牛，兵三十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往来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为患。泽遣人谕以祸福，悉招降之。上疏请上还京。俄有诏：荆、襄、江、淮悉备巡幸。泽上疏言：“开封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将士、农民、商旅、士大夫之怀忠义者，莫不愿陛下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其唱为异议者，非为陛下忠谋，不过如张邦昌辈，阴与金人为地尔。”除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开封尹。

时金遣人以使伪楚为名，至开封府，泽曰：“此名为使，而实觐我也。”拘其人，乞斩之。有诏所拘金使延置别馆，泽曰：“国家承平二百年，不识兵革，以敌国诞谩为可凭信，恬不置疑。不惟不严攻讨之计，其有实欲贾勇思敌所气之人，士大夫不以为狂，则以为妄，致有前日之祸。张邦昌、耿南仲

辈所为，陛下所亲见也。今金人假使伪楚，来覘虚实，臣愚乞斩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于人言，令迁置别馆，优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上乃亲札谕泽，竟纵遣之。言者附潜善意，皆以泽拘留金使为非，尚书左丞许景衡抗疏力辨，且谓：“泽之为尹，威名政绩，卓然过人，今之缙绅，未见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御敌治民之功。”

真定、怀、卫间，敌兵甚盛，方密修战具为入攻之计，而将相恬不为虑，不修武备，泽以为忧。乃渡河约诸将共议事宜，以图收复，而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领招集之兵。又据形势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鳞次为连珠砦，连结河东、河北山水砦忠义民兵，于是陕西、京东西诸路人马咸愿听泽节制。有诏如淮甸。泽上表谏，不报。

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人而还，遂升飞为统制，飞由是知名。

泽视师河北还，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为陛下舍宗庙朝廷，使社稷无依，生灵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报。复抗疏言：“国家结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议果不足以息民也。当时固有阿意顺旨以叨富贵者，亦有不相谄随以获罪戾者。陛下观之，昔富贵者为是乎？获罪戾者为是乎？今之言迁幸者，犹前之言和议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迁者，犹前日之言和议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审用之。且京师二百年积累之基业，陛下奈何轻弃以遗敌国乎。”

诏遣官迎奉六宫往金陵，泽上疏曰：“京师，天下腹心也。

两河虽未敕宁，特一手臂之不信尔。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与腹心而弃之矣。昔景德间，契丹寇澶渊，王钦若江南人，即劝幸金陵，陈尧叟蜀人，即劝幸成都，惟寇准毅然请亲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准，然不敢不以章圣望陛下。”又条上五事，其一言黄潜善、汪伯彦赞南幸之非。泽前后建议，经从三省、枢密院，辄为潜善等所抑，每见泽奏疏，皆笑以为狂。

金将兀术渡河，谋攻汴京。诸将请先断河梁，严兵自固，泽笑曰：“去冬，金骑直来，正坐断河梁耳。”乃命部将刘衍趋滑、刘达趋郑，以分敌势，戒诸将极力保护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闻之，夜断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郑抵白沙，去汴京密迩，都人震恐。僚属入问计，泽方对客围棋，笑曰：“何事张皇，刘衍等在外必能御敌。”乃选精锐数千，使绕出敌后，伏其归路。金人方与衍战，伏兵起，前后夹击之，金人果败。

金将黏罕据西京，与泽相持。泽遣部将李景良、阎中立、郭俊民领兵趋郑，遇敌大战，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泽捕得景良，谓曰：“不胜，罪可恕；私自逃，是无主将也。”斩其首以徇。既而俊民与金将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书来招泽，泽数俊民曰：“汝失利死，尚为忠义鬼，今反为金人持书相诱，何面目见我乎。”斩之，谓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为人将，不能以死敌我，乃欲以儿女子语诱我乎。”亦斩之。谓仲祖胁从，贷之。刘衍还，金人复入滑，部将张栻请往救，泽选兵五千付之，戒毋轻战以需援。栻至滑迎战，敌骑十倍，诸将请少避其锋，栻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见宗

公。”力战死之。泽闻勃急，遣王宣领骑五千救之。勃死二日，宣始至，与金人大战，破走之。泽迎勃丧归，恤其家，以宣权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复犯东京。

山东盗起，执政谓其多以义师为名，请下令止勤王。泽疏曰：“自敌围京城，忠义之士愤懣争奋，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数千里，争先勤王。当时大臣无远识大略，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饿困穷，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时措置乖谬所致耳。今河东、西不从敌国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几；诸处节义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驾者，复不知其几。此诏一出，臣恐草泽之士一旦解体，仓卒有急，谁复有愿忠效义之心哉。”

王策者，本辽酋，为金将，往来河上。泽擒之，解其缚坐堂上，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国，今女真辱吾主，又灭而国，义当协谋雪耻。”策感泣，愿效死。泽因问敌国虚实，尽得其详，遂决大举之计，召诸将谓曰：“汝等有忠义心，当协谋剿敌，期还二圣，以立大功。”言讫泣下，诸将皆泣听命。金人战不利，悉引兵去。

泽疏谏南幸，言：“臣为陛下保护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则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资政殿学士。又遣子颖诣行阙上疏曰：“天下之事，见几而为，待时而动，则事无不成。今收复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台而敌国屡败，河东、河北山砦义民，引领举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几以时而言之，中兴之兆可见，而金人灭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见几乘时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闻有旨于仪真教习水战，是规规为偏霸之谋，非可

鄙之甚者乎？传闻四方，必谓中原不守，遂为江宁控扼之计耳。”

先是，泽去磁，以州事付兵马钤辖李侃，统制赵世隆杀之。至是，世隆及弟世兴以兵三万来归，众惧其变，泽曰：“世隆本吾一校尔，何能为。”世隆至，责之曰：“河北陷没，吾宋法令与上下之分亦陷没邪？”命斩之。时世兴佩刀侍侧，众兵露刃庭下，泽徐谓世兴曰：“汝兄诛，汝能奋志立功，足以雪耻。”世兴感泣。金人攻滑州，泽遣世兴往救，世兴至，掩其不备，败之。

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泽疏言：“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敌，杨进等兵百万，亦愿渡河，同致死力。臣闻‘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然，何敌国之足忧乎？”又奏言：“圣人爱其亲以及人之亲，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当与忠臣义士合谋肆讨，迎复二圣。今上皇所御龙德宫俨然如旧，惟渊圣皇帝未有宫室。望改修宝篆宫以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于父、弟于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诏择日还京。

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每为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都人号恸。遗表犹赞上还京。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

谥忠简。

泽质直好义，亲故贫者多依以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侧身尝胆，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泽诏集群盗，聚兵储粮，结诸路义兵，连燕、赵豪杰，自谓渡河克复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识者恨之。

子颖，居戎幕，素得士心。泽薨数日，将士去者十五，都人请以颖继父任。会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颖为判官。充反泽所为，颇失人心，颖屡争之，不从，乃请持服归。自是豪杰不为用，群聚城下者复去为盗，而中原不守矣。颖官终兵部郎中。

赵鼎，字元镇，解州闻喜人。生四岁而孤，母樊教之，通经史百家之书。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对策斥章惇误国。累官为河南洛阳令，宰相吴敏和其能，擢为开封士曹。

金人陷太原，朝廷议割三镇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与人，何庸议？”已而京师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议立张邦昌，鼎与胡寅、张浚逃太学中，不书议状。

高宗即位，除权户部员外郎。知枢密院张浚荐之，除司勋郎官。上幸建康，诏条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宫所止为行宫，车驾所止为行在，择精兵以备仪卫，其余兵将分布江、淮，使敌莫测巡幸之定所。”上纳之。

久雨，诏求阙政。鼎言：“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变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国之谋，造生边患；兴理财之政，穷困民力；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至崇宁初，蔡京托绍述之名，尽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

石犹配享庙廷，而京之党未除，时政之阙无大于此。”上为罢安石配享。擢右司谏，旋迁殿中侍御史。

刘光世部将王德擅杀韩世忠之将，而世忠亦率部曲夺建康守府廨。鼎言：“德总兵在外，专杀无忌，此而不治，孰不可为？”命鼎鞠德。鼎又请下诏切责世忠，而指取其将吏付有司治罪，诸将肃然。上曰：“肃宗兴灵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无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无自司谏迁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极举职，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迁侍御史。

北兵至江上，上幸会稽，召台谏议去留，鼎陈战、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请督王玠进军宣州，周望分军出广德，刘光世渡江驻蕲、黄，为邀击之计。又言：“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运江、浙之粟以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

韩世忠败金人于黄天荡，宰相吕颐浩请上幸浙西，下诏亲征，鼎以为不可轻举。颐浩恶其异己，改鼎翰林学士，鼎不拜，改吏部尚书，又不拜，言：“陛下有听纳之诚，而宰相陈拒谏之说；陛下有眷待台臣之意，而宰相挟挫沮言官之威。”坚卧不出，疏颐浩过失凡千言。上罢颐浩，诏鼎复为中丞，谓鼎曰：“朕每闻前朝忠谏之臣，恨不之识，今于卿见之。”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张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阳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敌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来，恃

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敌退为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敌至为陛下申军律、治甲兵，即两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复何忧。”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会辛企宗除节度使，鼎言企宗非军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寻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

京西招抚使李横欲用兵复东京，鼎言：“横乌合之众，不能当敌，恐遂失襄阳。”已而横战不利走，襄阳竟陷。召拜参知政事。宰相朱胜非言：“襄阳国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问：“岳飞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签枢徐俯不以为然。飞出师竟复襄阳。

鼎乞令韩世忠屯泗上，刘光世出陈、蔡。光世请入奏，俯欲许之，鼎不可。伪齐宿迁令来归，俯欲斩送刘豫，鼎复争之。俯积不能平，乃求去。朱胜非兼知枢密院，言者谓当国者不知兵，乞令参政通知。由是为胜非所忌。除鼎知枢密院、川陕宣抚使，鼎辞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以付卿，黜陟专之可也。”时吴玠为宣抚副使，鼎奏言：“臣与玠同事，或节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陕诸军事。

鼎所条奏，胜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顷张浚出使川、陕，国势百倍于今。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而终致物议，以被窜逐。今臣无浚之功而当其任，远去朝廷，其能免于纷纷乎？”又言：“臣所请兵不满数千，半皆老弱，所费金帛至微，荐举之人除命甫下，弹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陈已艰难，况在万里之外乎？”时人士皆惜其去，台谏有留行者。会边报沓至，鼎每陈用兵大计，及朝辞，上曰：“卿岂可远去，当遂相卿。”九月，

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制下，朝士相庆。

时刘豫子麟与金人合兵大入，举朝震恐。鼎论战御之计，诸将各异议，独张俊以为当进讨，鼎是其言。有劝上他幸者，鼎曰：“战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当亲总六师，临江决战。”鼎喜曰：“累年退怯，敌志益骄，今圣断亲征，成功可必。”于是诏张俊以所部援韩世忠，而命刘光世移军建康，且促世忠进兵。世忠至扬州，大破金人于大仪镇。方警报交驰，刘光世遣人讽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为他人任患。”世忠亦谓人曰：“赵丞相真敢为者。”鼎闻之，恐上意中变，乘间言：“陛下养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涣散，长江之险不可复恃矣。”及捷音日至，车驾至平江，下诏声逆豫之罪，欲自将渡江决战。鼎曰：“敌之远来，利于速战，遽与争锋，非策也。且豫犹遣其子，岂可烦至尊耶？”帝为止不行。未几，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还，云北兵大集，然后知鼎之有先见也。

张浚久废，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枢密院，命浚往江上视师。时敌兵久驻淮南，知南兵有备，渐谋北归。鼎曰：“金人无能为矣。”命诸将邀诸淮，连败之，金人遁去。上谓鼎曰：“近将士致勇争先，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谢曰：“皆出圣断，臣何力之有焉。”或问鼎曰：“金人倾国来攻，众皆惶惧，公独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敌众虽盛，然以豫邀而来，非其本心，战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尝语张浚曰：“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归，尤当博采群言，为善后之计。

于是诏吕颐浩等议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方。

五年，上还临安，制以鼎守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守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鼎以政事先后及人才所当召用者，条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贵州防御使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于行宫门外建资善堂。鼎荐范冲为翊善、朱震为赞读，朝论谓二人极天下之选。

建炎初，尝下诏以奸臣诬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朱胜非为相，上谕之曰：“神宗、哲宗两朝史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宜召范冲刊定。”胜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录》，《哲宗史》经京、卞之手，议论多不正，命官删修，诚足以彰二帝盛美。”会胜非去位，鼎以宰相监修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亲书“忠正德文”四字赐鼎，又以御书《尚书》一帙赐之，曰：“《书》所载君臣相戒饬之言，所以赐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谢。

刘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时张浚屯盱眙，杨沂中屯泗，韩世忠屯楚，岳飞驻鄂，刘光世驻庐，沿江上下无兵，上与鼎以为忧。鼎移书浚，欲令俊与沂中合兵剿敌。光世乞舍庐还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贼也，官军与豫战而不能胜，或更退守，何以立国？今贼已渡淮，当亟遣张俊合光世之军尽扫淮南之寇，然后议去留。”上善其策，诏二将进兵。俊军至藕塘与猊战，大破之。鼎命沂中趋合肥以会光世，光世已弃庐回江北。浚以书告鼎，鼎白上诏浚：有不用命者，听以军法从事。光世大骇，复进至肥河与麟战，破之。麟、猊拔栅遁去。

浚在江上，尝遣其属吕祉入奏事，所言夸大，鼎每抑之。

上谓鼎曰：“他日张浚与卿不和，必吕祉也。”后浚因论事，语意微侵鼎，鼎言：“臣初与浚如兄弟，因吕祉离间，遂尔睽异。今浚成功，当使展尽底蕴，浚当留，臣当去。”上曰：“俟浚归议之。”浚尝奏乞幸建康，而鼎与折彦质请回蹕临安。暨浚还，乞乘胜攻河南，且罢刘光世军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内侵乎？光世累世为将，无故而罢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悦。鼎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

七年，上幸建康，罢刘光世，以王德为都统制，酈琼副之，并听参谋、兵部尚书吕祉节度制。琼与德有宿怨，诉于祉，不得直，执祉以全军降伪齐。浚引咎去位，乃以万寿观使兼侍读召鼎，入对，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进四官。上言：“淮西之报初至，执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为动。”鼎曰：“今见诸将，尤须静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骄蹇之心。”台谏交论淮西无备，鼎曰：“行朝拥兵十万，敌骑直来，自足抗之，设有他虞，鼎身任其责。”淮西迄无惊。

鼎尝乞降诏安抚淮西，上曰：“俟行遣张浚，朕当下罪己之诏。”鼎言：“浚已落职。”上曰：“浚罪当远窜。”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过自不相掩。”已而内批出，浚谪置岭南，鼎留不下。诘旦，经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释，鼎力恳曰：“浚罪不过失策耳。凡人计虑，岂不欲万全，傥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后有奇谋秘计，谁复敢言者。此事自关朝廷，非独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

鼎既再相，或议其无所施設，鼎闻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当静以养之。若复加攻砭，必伤元气矣。”金人废刘豫，鼎遣间招河南守将，寿、亳、陈、蔡之间，往往举城或率部

曲来归，得精兵万余，马数千。知庐州刘锜亦奏言：“淮北归正者不绝，度今岁可得四五万。”上喜曰：“朕常虑江、池数百里备御空虚，今得此军可无患矣。”

金人遣使议和，朝论以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屈己请和，不憚为之者，以梓宫及母后耳。群臣愤懣之辞，出于爱君，不可以为罪。陛下宜谕之曰：‘讲和非吾意，以亲故，不得已为之。但得梓宫及母后还，敌虽渝盟，吾无憾焉。’”上从其言，群议遂息。

潘良贵以向子湮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贵罪，常同为之辨，欲并逐同。鼎奏：“子湮虽无罪，而同与良贵不宜逐。”二人竟出。给事中张致远谓不应以一子湮出二佳士，不书黄，上怒，顾鼎曰：“固知致远必缴驳。”鼎问：“何也？”上曰：“与诸人善。”盖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乐于鼎矣。秦桧继留身奏事，既出，鼎问：“帝何言？”桧曰：“上无他，恐丞相不乐耳。”御笔和州防御使璩除节钺，封国公。鼎奏：“建国虽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谥大计也。在今礼数不得不异，所以系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桧后留身，不知所云。

鼎尝辟和议，与桧意不合，及鼎以争璩封国事拂上意，桧乘间挤鼎，又荐萧振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台，劾参知政事刘大中罢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谓人曰：“赵丞相不待论，当自为去就。”会殿中侍御史张戒论给事中勾涛，涛言：“戒之击臣，乃赵鼎意。”因诋鼎结台谏及诸将。上闻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论，为章惇、蔡京之党所嫉。臣议论出处与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

武节度使出知绍兴府，寻加检校少傅，改奉国军节度使。桧率执政往饯其行，鼎不为礼，一揖而去，桧益憾之。

鼎既去，王庶入对，上谓庶曰：“赵鼎两为相，于国有大功，再赞亲征皆能决胜，又镇抚建康，回銮无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伦使金，从鼎受使指。问礼数，则答以君臣之分已定；问地界，则答以大河为界。二者从事之大者，或不从则已。伦受命而行。至是，伦与金使俱来，以抚谕江南为名，上叹息谓庶曰：“使五日前得此报，赵鼎岂可去耶？”

初，车驾还临安，内侍移竹栽入内，鼎见，责之曰：“艮岳花石之扰，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辙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谢之。有户部官进钱入宫者，鼎召至相府切责之。翌日，问上曰：“某人献钱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当献，陛下不当求。”遂出其人与郡。

鼎尝荐胡寅、魏玠、晏敦复、潘良贵、吕本中、张致远等数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议所与，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妒贤长恶，如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为徙世将，而公辅等寻补外。上尝中批二人付庙堂升擢。鼎奏：“疏远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谓：“常同实称之。”鼎曰：“同知其贤，何不露章荐引？”

始，浚荐秦桧可与共大事，鼎再相亦以为言。然桧机阱深险，外和而中异。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桧恶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讽谢祖信论鼎尝受张邦昌伪命，遂夺节。御史中丞王次翁论鼎治郡废弛，命提举洞霄宫。鼎自泉州归，复上书言时政，桧忌其复用，讽次翁又论其尝受伪

命，乾没都督府钱十七万缗，谪官居兴化军。论者犹不已，移漳州，又责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

在潮五年，杜门谢客，时事不挂口，有问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诬其受贿，属潮守放编置人移吉阳军，鼎谢表曰：“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桧见之曰：“此老倔强犹昔。”

在吉阳三年，潜居深处，门人故吏皆不敢通问，惟广西帅张宗元时馈醪米。桧知之，令本军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语其子汾曰：“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先得疾，自书墓中石，记乡里及除拜岁月。至是，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遗言属其子乞归葬，遂不食而死，时绍兴十七年也，天下闻而悲之。明年，得旨归葬。孝宗即位，谥忠简，赠太傅，追封丰国公。高宗祔庙，以鼎配享庙庭，擢用其孙十有二人。

鼎为文浑然天成，凡高宗处分军国机事，多其视草，有拟奏表疏、杂诗文二百余篇，号《得全集》，行于世。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云。

论曰：夫谋国用兵之道，有及时乘锐而可以立功者，有养威持重而后能有为者，二者之设施不同，其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泽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赴声，实由泽之忠忱义气有以风动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于涂淖，孰无愤激之心哉。使当其时泽得勇往直前，无或齟齬牵制之，则反二帝，复旧都，特一指顾间耳。黄潜善、汪伯彦嫉能而蔽功，使泽不得信其志，发愤而薨，岂不

悲哉！

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仇可复，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见忌于秦桧，斥逐远徙，卒赍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

窃尝论泽、鼎之终而益有感焉。泽之易箠也，犹连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题其铭旌，有“气作山河壮本朝”之语。何二臣之爱君忧国，虽处死生祸变之际，而犹不渝若是！而高宗惑于俭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谓“善善而不能用”，千载而下，忠臣义士犹为之抚卷扼腕，国之不竟，有以哉！

卷三百六十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

张 浚子构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人，唐宰相九龄弟九皋之后。父咸，举进士、贤良两科。浚四岁而孤，行直视端，无诳言，识者知为大器。入太学，中进士第。靖康初，为太常簿。张邦昌僭立，逃入太学中。闻高宗即位，驰赴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上下始知有国法。迁侍御史。

时乘輿在扬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愿下诏葺东京、

关陕、襄邓以待巡幸。”呖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兴元府。未行，擢礼部侍郎，高宗召谕曰：“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朕将有为，正如欲一飞冲天而无羽翼，卿勉留辅朕。”除御营使司参赞军事。浚度金人必来攻，而庙堂晏然，殊不为备，力言之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皆笑其过计。

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车驾幸钱塘，留朱胜非于吴门捍御，以浚同节制军马，已而胜非召，浚独留。时溃兵数万，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会苗傅、刘正彦作乱，改元赦书至平江，浚命守臣汤东野秘不宣。未几，傅等以檄来，浚恸哭，召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谋起兵讨贼。

时傅等以承宣使张俊为秦凤路总管，俊将万人还，将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纯实可谋大事，急邀俊，握手语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将起兵问罪。时吕颐浩节制建业，刘光世领兵镇江，浚遣人赍蜡书，约颐浩、光世以兵来会，而命俊分兵扼吴江。上疏请复辟。傅等谋除浚礼部尚书，命将所部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诵言讨贼，乃托云张俊骤回，人情震慑，不可不少留以抚其军。

会韩世忠舟师抵常熟，张俊曰：“世忠来，事济矣。”白浚以书招之。世忠至，对浚恸哭曰：“世忠与俊请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将士，呼诸将校至前，抗声问曰：“今日之举，孰顺孰逆？”众皆曰：“贼逆我顺。”浚曰：“闻贼以重赏购吾首，若浚此举违天悖人，汝等可取浚头去；不然，一有退缩，悉以军法从事。”众咸感愤。于是，令世忠以兵赴阙，而戒其急趋秀州，据粮道以俟大军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战具。

会傅等以书招浚，浚报云：“自古言涉不顺，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逊，谓之震惊宫阙；废立之事，谓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闻失德，一旦逊位，岂所宜闻。”傅等得书恐，乃遣重兵扼临平，亟除俊、世忠节度使，而诬浚欲危社稷，责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会吕颐浩、刘光世兵踵至，浚乃声傅、正彦罪，传檄中外，率诸军继进。

初，浚遣客冯轡以计策往说傅等，会大军且至，傅、正彦忧恐不知所出。轡知其可动，即以大义白宰相朱胜非，使率百官请复辟。高宗御笔除浚知枢密院事。浚进次临平，贼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战，大破之，傅、正彦脱遁。浚与颐浩等入见，伏地涕泣待罪，高宗问劳再三，曰：“曩在睿圣，两宫隔绝。一日啜羹，小黄门忽传太母之命，不得已贬卿郴州。朕不觉羹覆于手，念卿被谪，此事谁任。”留浚，引入内殿，曰：“皇太后知卿忠义，欲识卿面，适垂帘，见卿过庭矣。”解所服玉带以赐。高宗欲相浚，浚以晚进，不敢当。傅、正彦走闽中，浚命世忠追缚之以献，与其党皆伏诛。

初，浚次秀州，尝夜坐，警备甚严，忽有客至前，出一纸怀中曰：“此苗傅、刘正彦募贼公赏格也。”浚问欲何如，客曰：“仆河北人，粗读书，知逆顺，岂以身为贼用？特见为备不严，恐有后来者耳。”浚下执其手，问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斩死囚徇于众，曰：“此苗、刘刺客也。”私识其状貌物色之，终不遇。

巨盗薛庆啸聚淮甸，至数万人。浚恐其滋蔓，径至高邮，入庆垒，喻以朝廷恩意。庆感服下拜，浚留抚其众。或传浚为贼所执，吕颐浩等遽罢浚枢筦。浚归，高宗惊叹，即日趣

就职。

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诏以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得便宜黜陟。将行，御营平寇将军范琼，拥众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胁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琼之谋；又乘势剽掠，左右张邦昌，为之从卫。至是入朝，悖傲无礼，且乞贷逆党傅、正彦等死罪。浚奏琼大逆不道，乞伸典宪。翌日，召琼至都堂，数其罪切责之，送棘寺论死。分其军隶神武军，然后行。与沿江襄、汉守臣议储蓄，以待临幸。

高宗问浚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川，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复以张俊、刘光世与秦川相首尾。议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颐浩变初议。浚既抵兴元，金人已取郾延，骁将娄宿李董引大兵渡渭，攻永兴，诸将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关陕，访问风俗，罢斥奸赃，以搜揽豪杰为先务，诸将惕息听命。

会谍报金人将攻东南，浚命诸将整军向敌。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军入卫。至房州，知金人北归，复还关陕。时金帅兀术犹在淮西，浚惧其复扰东南，谋牵制之，遂决策治兵，合五路之师以复永兴。金人大恐，急调兀术等由京西入援，大战于富平。泾原帅刘锜身率将士薄敌陈，杀获颇众。会环庆帅赵哲擅离所部，哲军将校望见尘起，惊遁，诸军皆溃。浚斩哲以徇，退保兴州。命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渥、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浚上书待罪，帝手诏慰勉。

绍兴元年，金将乌鲁攻和尚原，吴玠乘险击之，金人大败走。兀术复合兵至，玠及其弟璘复邀击，大破之，兀术仅以身免，亟剃其须髯遁归。始，粘罕病笃，语诸将曰：“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撓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兀术怒曰：“是谓我不能邪！”粘罕死，竟入攻，果败。拜浚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

浚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子羽慷慨有才略，开善理财，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故关陕虽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

将军曲端者，建炎中，尝迫逐帅臣王庶而夺其印。吴玠败于彭原，诉端不整师。富平之役，端议不合，其腹心张忠彦等降敌。浚初超用端，中坐废，犹欲再用之，后卒下端狱论死。会有言浚杀赵哲、曲端无辜，而任子羽、开、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会金将撒离曷及刘豫叛党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为兴元帅，约吴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师掩击之，斩馘及堕溪谷死者，以数千计。浚闻王似来，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吕颐浩不悦，而朱胜非以宿憾日毁短浚，诏浚赴行在。

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陕，以檄发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为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举洞霄宫，居福州。浚既去国，虑金人释川、陕之兵，必将并力窥东南，而朝廷已议讲解，乃上疏极言其状。未几，刘豫之

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胜非；而参知政事赵鼎请幸平江，乃召浚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入见，高宗手诏辨浚前诬，除知枢密院事。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视师。时兀术拥兵十万于扬州，约日渡江决战。浚长驱临江，召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议事。将士见浚，勇气十倍。浚既部分诸将，身留镇江节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诣兀术约战，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兀术曰：“张枢密贬岭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书示之。兀术色变，夕遁。

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赵鼎除左仆射。浚与鼎同志辅治，务在塞幸门，抑近习。时巨寇杨么据洞庭，屡攻不克，浚以建康东南都会，而洞庭据上流，恐滋蔓为害，请因盛夏乘其怠讨之，具奏请行。至醴陵，释邑囚数百，皆杨么谍者，给以文书，俾招谕诸砦，囚欢呼而往。至潭，贼众二十余万相继来降，湖寇尽平。上赐浚书，谓：“上流既定，则川陕、荆襄形势接连，事力增倍，天其以中兴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飞屯荆、襄以图中原，乃自鄂、岳转淮东，大会诸将，议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赐诏趣归，劳问之曰：“卿暑行甚劳，湖湘群寇既就招抚，成朕不杀之仁，卿之功也。”召对便殿，进《中兴备览》四十一篇，高宗嘉叹，置之坐隅。

浚以敌势未衰，而叛臣刘豫复据中原，六年，会诸将议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韩世忠据承、楚以图淮阳；命刘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命张俊练兵建康，进屯盱眙；命杨沂中领精兵为后翼以佐俊；命岳飞进屯襄阳以窥中原。浚渡江，

遍抚淮上诸戍。时张俊军进屯盱眙，岳飞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请幸建康。车驾进发，浚先往江上，谍报刘豫与侄猊挟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众而来，此必豫兵也。”边遽不一，俊、光世皆张大敌势，浚谓：“贼豫以逆犯顺，不剿除何以为国？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且命杨沂中往屯濠州。刘麟逼合肥，张俊请益兵，刘光世欲退师，赵鼎及签书折彦质欲召岳飞兵东下。御书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还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则无淮南，而长江之险与敌共矣。且岳飞一动，襄、汉有警，复何所恃乎？”诏书从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庐州而南，淮西汹动。浚闻，疾驰至采石，令其众曰：“有一人渡江者斩！”光世复驻军，与沂中接。刘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栅遁。高宗手书嘉奖，召浚还，劳之。

时赵鼎等议回蹕临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则不起，三岁之间，陛下一再临江，士气百倍。今六飞一还，人心解体。”高宗幡然从浚计。鼎出知绍兴府。浚以亲民之官，治道所急，条具郡守、监司、省郎、馆阁出入迭补之法；又以灾异奏复贤良方正科。

七年，以浚却敌功，制除特进。未几，加金紫光禄大夫。问安使何藪归报徽宗皇帝、宁德皇后相继崩殂，上号恸擗踊，哀不自胜。浚奏：“天子之孝，不与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庙社稷，今梓宫未返，天下涂炭，愿陛下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诏告谕中外，辞甚哀切。浚又请命诸大将率三军发哀成服，中外感动。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两宫，忧劳百姓。臣之至愚，获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歼敌仇。十年之间，亲养阙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顾，

其意亦欲遂陛下孝养之心，拯生民于涂炭。昊天不吊，祸变忽生，使陛下抱无穷之痛，罪将谁执。念昔陕、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尔是属。’而臣终隳成功，使敌无惮，今日之祸，端自臣致，乞赐罢黜。”上诏浚起视事。浚再疏待罪，不许，乃请乘輿发平江，至建康。

浚总中外之政，凡事丛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对，必言仇耻之大，反复再三，上未尝不改容流涕。时天子方厉精克己，戒饬宫庭内侍，无敢越度，事无巨细，必以咨浚，赐诸将诏，往往命浚草之。

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浚奏罢光世，以其兵属督府，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而枢密院以督府握兵为嫌，乞置武帅，乃以王德为都统制，即军中取郦琼副之。浚奏其不当，琼亦与德有宿怨，列状诉御史台，乃命张俊为宣抚使，杨沂中、刘锜为制置判官以抚之。未至，琼等举军叛，执吕祉以归刘豫。祉不行，罢琼等，碎齿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问可代者，且曰：“秦桧何如？”浚曰：“近与共事，方知其暗。”高宗曰：“然则用赵鼎。”桧由是憾浚。浚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伪地间刘豫，及郦琼叛去，复遣间持蜡书遗琼，金人果疑豫，寻废之。台谏交诋，浚落职，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复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未几，除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大使。

金遣使来，以诏谕为名，浚五上疏争之。十年，金败盟，复取河南。浚奏愿因权制变，则大勋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为直指山东之计。十一年，除检校少傅、崇信军节度使，充

万寿观使，免奉朝请。十二年，封和国公。

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将极论时事，恐貽母忧。母诤其瘠，问故，浚以实对。母诵其父对策之语曰：“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以负陛下。”浚意乃决。上疏谓：“当今事势，譬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惟陛下谋之于心，谨察情伪，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势，庶几社稷安全；不然，后将噬脐。”事下三省，秦桧大怒，令台谏论浚，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连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

当是时，秦桧怙宠固位，惧浚为正论以害己，令台臣有所弹劾，论必及浚，反谓浚为国贼，必欲杀之。以张柄知潭州，汪召锡使湖南，使图浚。张常先使江西，治张宗元狱，株连及浚，捕赵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诬与浚谋大逆，会桧死乃免。

二十五年，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浚时以母丧将归葬。念天下事二十年为桧所坏，边备荡弛；又闻金亮篡立，必将举兵，自以大臣，义同休戚，不敢以居丧为嫌，具奏论之。会星变求直言，浚谓金人数年间，势决求衅用兵，而国家溺于宴安，荡然无备，乃上疏极言。而大臣沈该、万俟卨、汤思退等见之，谓敌初无衅，笑浚为狂。台谏汤鹏举、凌哲论浚归蜀，恐摇动远方，诏复居永州。服除落职，以本官奉祠。

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闻钦宗崩，号恸不食，上疏请早定守战之策。未几，亮兵大入，中外震动，复浚观

文殿大学士、判潭州。

时金骑充斥，王权兵溃，刘锜退归镇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浚至岳阳，买舟冒风雪而行，遇东来者云：“敌兵方焚采石，烟炎涨天，慎无轻进。”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时长江无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径进，过池阳，闻亮死，余众犹二万屯和州。李显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军见浚，以为从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刘子昂办行宫仪物，请乘輿亟临幸。

三十二年，车驾幸建康，浚迎拜道左，卫士见浚，无不以手加额。时浚起康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车驾将还临安，劳浚曰：“卿在此，朕无北顾之忧矣。”兼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

金兵十万围海州，浚命镇江都统张子盖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义，及募淮楚壮勇，以陈敏为统制。且谓敌长于骑，我长于步，卫步莫如弩，卫弩莫如车，命敏专制弩治车。

孝宗即位，召浚入见，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赐坐降问，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悚然曰：“当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进封魏国公。翰林学士史浩议欲城瓜州、采石。浚谓不守两淮而守江干，是示敌以削弱，怠战守之气，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参知政事，浚所规画，浩必沮之。浚荐陈俊卿为宣抚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请上临幸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堧，进舟山东，以为吴璘声援。孝宗见俊卿

等，问浚动静饮食颜貌，曰：“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金人以十万众屯河南，声言规两淮，移文索海、泗、唐、邓、商州及岁币。浚言北敌诡诈，不当为之动，以大兵屯盱眙、濠、庐备之，卒以无事。

隆兴元年，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时金将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县，都统萧琦，屯灵壁，积粮修城，将为南攻计。浚欲及其未发攻之。会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亦献捣二邑之策，浚具以闻。上报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图两城。乃遣显忠出濠州，趋灵壁；宏渊出泗州，趋虹县，而浚自往临之。显忠至灵壁，败萧琦；宏渊围虹县，降徒穆、周仁，乘胜进克宿州，中原震动。孝宗手书劳之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会金帅纥石烈志宁率兵至宿州，与显忠战。连日南军小不利，忽谍报敌兵大至，显忠夜引归。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进，更为江、淮宣抚使。

宿师之还，士大夫主和者皆议浚之非，孝宗复赐浚书曰：“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浚乃以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邮、巢县两城为大势，修滁州关山以扼敌冲，聚水军淮阴、马军寿春，大飭两淮守备。

孝宗复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为之君，腹心之臣相与协谋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踪，动辄掣肘，陛下将

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览奏，谓桡曰：“朕待魏公有加，不为浮议所惑。”帝眷遇浚犹至，对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尝斥其名。每遣使来，必令视浚饮食多寡，肥瘠何如。寻诏复浚都督之号。

金帅仆散忠义贻书三省、枢密院，索四郡及岁币，不然，以农隙治兵。浚言：“金强则来，弱则止，不在和与不和。”时汤思退为右相。思退，秦桧党也，急于求和，遂遣卢仲贤持书报金。浚言仲贤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贤果以许四郡辱命。朝廷复以王之望为通问使，龙大渊副之，浚争不能得。未几，召浚入见，复力陈和议之失。孝宗为止誓书，留之望、大渊待命，而令通书官胡昉、杨由义往，谕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当追还使人，罢和议。拜浚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如故；思退为左仆射。

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系胁迫之，昉等不屈，更礼而归之。孝宗谕浚曰：“和议之不成，天也，自此事当归一矣。”二年，议进幸建康，诏之望等还。思退闻之大骇，阳为乞祠状，而阴与其党谋为陷浚计。

俄诏浚行视江、淮。时浚所招徕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以实建康、镇江两军，凡万二千余人，万弩营所招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又万余人，陈敏统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筑城堡；其可因水为险者，皆积水为堰；增置江、淮战舰，诸军弓矢器械悉备。时金人屯重兵于河南，为虚声协和，有刻日决战之语。及闻浚来，亟彻兵归。淮北之来归者日不绝，山东豪杰，悉愿受节度。浚以萧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谋，欲令

尽领契丹降众，且以檄谕契丹，约为应援，金人益惧。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毁守备，以为不可恃；令尹穉论罢督府参议官冯方；又论浚费国不赀，奏留张深守泗不受赵廓之代为拒命。浚亦请解督府，诏从其请。左司谏陈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属，不当使去国。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师、保信军节度、判福州。浚辞，改醴泉观使。朝廷遂决弃地求和之议。

浚既去，犹上疏论尹穉奸邪，必误国事，且劝上务学亲贤。或勉浚勿复以时事为言，浚曰：“君臣之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弗言。上如欲复用浚，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为辞。如若等言，是诚何心哉！”闻者耸然。行次余干，得疾，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讣闻，孝宗震悼，辍视朝，赠太保，后加赠太师，谥忠献。

浚幼有大志，及为熙河幕官，遍行边垒，览观山川形势，时时与旧戍守将握手饮酒，问祖宗以来守边旧法，及军陈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远，当枢筦之任，悉能通知边事本末。在京城，亲见二帝北行，皇族系虏，生民涂炭，誓不与敌俱存，故终身不主和议。每论定都大计，以为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与赵鼎共政，多所引擢，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玠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

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浚事母以孝称，学邃于《易》，有《易解》及《杂说》十卷，《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子二人、栻、杓。栻自有传。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历广西经略司机宜、通判严州。方年少，已有能称，浙西使者荐所部吏而不及杓，孝宗特令再荐。召对，差知袁州，戢豪强，弭盗贼。尉获盗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纵去，莫不怪之，未几，果获真盗。改知衢州。

兄栻丧，无壮子，请祠以营葬事，主管玉局观，迁湖北提举常平。奏事，帝大喜，谕辅臣曰：“张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苏、湖二州皆阙守，命兼摄焉。有执政姻党闭寨，杓首治之，帝奖其不畏强御，迁两浙转运判官。

未几，以直徽猷阁升副使，改知临安府。奏除逋欠四万缗，米八百斛，进直龙图阁。都城浩穰，奸盗聚慝，杓画分地以警捕，夜户不闭。张师尹纳女掖庭供给使，特以恣横，杓因事痛绳之，徙其家信州，其类帖伏。南郊礼成，赐五品服，权兵部侍郎，仍知临安，加赐三品服。修三闸，复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诏削二秩。杓再疏乞罢，移知镇江。寻改明州，辞，仍知镇江。召为户部侍郎，面对言事，迁时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绍兴府，董山陵事。召还，为吏部侍郎。

光宗即位，权刑部侍郎，复兼知临安府。绍熙元年，为刑部侍郎，仍为府尹。内侍毛伯益冒西湖茭地为亭，外戚有杀其仆者，狱具，夤缘宣谕求免，杓皆执奏论如律。孝宗观

湖，杓以弹压伏谒道左，孝宗止辇问劳，赐以酒炙。

京西谋帅，进焕章阁学士、知襄阳府，赐金二百两，别赐金百两，白金倍之。未几，进徽猷阁学士、知建康府，继复命还襄阳。宁宗嗣位，归正人陈应祥、忠义人党琪等谋袭均州，副都统冯湛闻道疾驰以闻。杓不为动，徐部分掩捕，狱成，斩其为首者二人，尽释党与，反侧以安。

升宝文阁学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龙图阁学士、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奉新县旧有营田，募民耕之，亩赋米斗五升，钱六十，其后议臣请鬻之。始，征两税和买，且加折变，民重为困，杓悉奏蠲之。进端明殿学士，复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

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给，遇事不凝滞，多随宜变通，所至以治辨称。再渡以来，论尹京者，以杓为首。子忠纯、忠恕，自有传。

论曰：儒者之于国家，能养其正直之气，则足以正君心，一众志，攘凶逆，处忧患，盖无往而不自得焉。若张浚者，可谓善养其气者矣。观其初逃张邦昌之议，平苗、刘之乱，其才识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却勍敌，招降剧盗，能使将帅用命，所向如志。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岂非卓然所谓人豪者欤！群言沸腾，屡奋屡蹶，而辞气慨然。尝曰：“上如欲复用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其言如是，则其爱君忧国之心，为何如哉！时论以浚之忠大类汉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杨仪终其身不为异同，浚以吴玠故遂杀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纲、赵鼎而

又诋之，兹所以为不及欤！至于富平之溃师，淮西之兵变，则成败利钝，虽亮不能逆睹也。

卷三百六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朱胜非 吕颐浩 范宗尹 范致虚 吕好问

朱胜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宁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为东道副总管，权应天府，金人攻城，胜非逃去。会韩世忠部将杨进破敌，胜非复还视事。逾年，诣济州谓康王言，南京为艺祖兴王之地，请幸之以图大计。王即位南京。

建炎改元，试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时方草创，胜非凭败鼓草制，辞气严重如平时。上疏言：“仁义者，天下之大柄，中国持之，则外夷服而诸夏尊；苟失其柄，则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国家与契丹结好，百有余年，一旦乘其乱弱，远交金人为夹攻计，是中国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即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于仁义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则可以攘却四夷，绍复大业矣。”上嘉之。总制使钱盖进职，胜非言盖为陕西制置使弃师误国，封还贴黄，盖遂罢。谏官卫肤敏坐论元祐太后兄子徙官，胜非言以外戚故去谏臣，非所以示天下。

二年，除尚书右丞。时宰执荫补多滥，胜非奏：“旧制，宰执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铨注，罢政不以罪，然后推恩。赵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长子授庄宅使；范纯仁再相，子

正平有文行，竟死选调；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并为州县、幕职、监当。惟夏竦子安期累作边帅，授待制、直学士，王安石荐子雱为崇政殿说书，除待制。然安期犹有才干，雱犹有学问。至蔡京子六人、孙四人，郑居中、刘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时中、蔡卞、邓洵仁洵武子各一人，并列从班。宣和末，谏官疏谓：‘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迁中书侍郎。

三年，上自镇江南幸，留胜非经理。未几，命为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故事，命相进三官，胜非特迁五官。会王渊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内侍复用事恣横，诸将不悦。于是苗傅、刘正彦与其徒王钊甫、马柔吉、王世修谋，诬渊结宦官谋反。正彦手斩渊，分捕中官，皆杀之，拥兵至行宫门外。胜非趋楼上，诘专杀之由。上亲御楼抚谕，傅、正彦语颇不逊，胜非乃从皇太后出谕旨。傅等请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听政，太后不可。傅顾胜非曰：“今日正须大臣果决，相公何无一言耶？”胜非还告上曰：“王钊甫乃傅等腹心，适语臣云：‘二将忠有余，而学不足。’此语可为后图之绪。”于是太后垂帘，高宗退居显忠寺，号睿圣宫。胜非因请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帘，须二臣同对，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机有须密奏者，乞许臣僚独对，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语上曰：“赖相此人，若汪、黄在位，事已狼籍矣。”

王钊甫见胜非，胜非问：“前言二将学不足，如何？”钊甫曰：“如刘将手杀王渊，军中亦非之。”胜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无一人效力者乎？人言燕、赵多奇士，

徒虚语耳。” 钧甫曰：“不可谓燕无人。” 胜非曰：“君与马参议皆燕中名人，尝献策灭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旧人，若渡江，祸首及君矣。盍早为朝廷协力乎！” 钧甫唯唯。王世修来见，胜非谕之曰：“国家艰难，若等立功之秋也。诚能奋身立事，从官岂难得乎。” 世修喜，时往来道军中情实。擢世修为工部侍郎。

傅、正彦乞改年号及移跸建康，胜非以白太后，因议恐尽废其请，则仓卒变生，乃改元明受。以诏示世修曰：“已从若请矣。” 傅等欲挟上幸徽、越，胜非谕之以祸福而止。傅闻韩世忠起兵，取其妻子为质。胜非给傅曰：“今当启太后召二人慰抚，使报知平江，诸君益安。” 傅许诺。胜非喜曰：“二凶真无能为也。” 诸将将至，傅等惧，胜非因谓之曰：“勤王之师未进者，使是间自反正耳。不然，下诏率百官六军请上还宫，公等置身何地乎？” 即召学士李郁、张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诏。

四月朔，胜非率百官诣睿圣宫，亲掖上乘马还宫。苗傅请以王世修为参议，胜非曰：“世修已为从官，岂可复从军？” 上既复辟，胜非曰：“臣昔遇变，义当即死，偷生至此，欲图今日之事耳。” 乃乞罢政。上问谁可代者，胜非曰：“吕颐浩、张浚。” 问孰优，曰：“颐浩练事而暴，浚喜事而疏。” 上曰：“浚太年少。” 胜非曰：“臣向被召，军旅钱谷悉付浚，此举浚实主之。” 御史中丞张守论胜非不能预防，致贼猖獗，宜罢。不报。授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寻除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

绍兴元年，马进陷江州，侍御史沈与求论九江之陷，由

胜非赴镇太缓。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吕颐浩荐兼侍读，又荐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给事中胡安国、侍御史江跻交章论罢之。颐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读，寻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母忧去，起复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

时员外郎江端友请营宗庙，议者非之，以为国家期于恢复，不常厥居，胜非方主和议，遂白上营宗庙于临安。徐俯罢参政，胜非荐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胜非徙同左史。莫俦谪曲江，其家苍头奴为胜非治疽而愈，奴为俦请，得复官。姻家刘式尝言为兵官获盗，胜非不以付部用，特旨改官。会久雨，胜非累章乞免，且自论当罢者十一事。魏玠亦劾其罪，遂罢。

五年，庆诏言战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归。胜非与秦桧有隙，桧得政，胜非废居八年，卒，谥忠靖。

胜非，张邦昌友婿也。始，邦昌僭位，胜非尝械其使，及金人过江，胜非请尊礼邦昌，录其后以谢敌。苗、刘之变，保护圣躬，功居多。既去，力荐张浚。然李纲罢，胜非受黄潜善风旨草制，极言其狂妄。再相，忌赵鼎，鼎宣抚川、陕，欲重使名以制吴玠，胜非曰：“元枢出使，岂论此耶？”盖因事出鼎而轻其权。人以此少之。及著《闲居录》，亦多其私说云。

吕颐浩，字元直，其先乐陵人，徙齐州。中进士第。父丧家贫，躬耕以赡老幼。后为密州司户参军，以李清臣荐，为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为太府少卿、直龙图阁、河北转运副使，升待制徽猷阁、都转运使。

伐燕之役，颐浩以转输随种师道至白沟。既得燕山，郭药师众二万，契丹军万余，皆仰给县官，诏以颐浩为燕山府路转运使。颐浩奏：“开边极远，其势难守，虽穷力竭财，无以善后。”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愿博议久长之策。徽宗怒，命褫职贬官，而领职如故；寻复焉。进徽猷阁直学士。金人入燕，郭药师劫颐浩与蔡靖等以降。敌退得归，复以为河北都转运使，以病辞，提举崇福宫。

高宗即位，除知扬州。车驾南幸，颐浩入见，除户部侍郎兼知扬州，进户部尚书。剧贼张遇众数万屯金山，纵兵焚掠。颐浩单骑与韩世忠造其垒，说之以逆顺，遇党释甲降。进吏部尚书。

建炎二年，金人逼扬州，车驾南渡镇江，召从臣问去留。颐浩叩头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不然，敌乘势渡江，事愈急矣。驾幸钱塘，拜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还屯京口。金人去扬州，改江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江宁府。

时苗傅、刘正彦为逆，逼高宗避位。颐浩至江宁，奉明受改元诏赦，会监司议，皆莫敢对。颐浩曰：“是必有兵变。”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尘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逊位于幼冲乎？灼知兵变无疑也。”颐浩即遣人寓书张浚曰：“时事如此，吾侪可但已乎？”浚亦谓颐浩有威望，能断大事，书来报起兵状。颐浩乃与浚及诸将约，会兵讨贼。时江宁士民汹惧，颐浩乃檄杨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计穷挟帝繇广德渡江，戒惟忠先为控扼备。俄有旨，召颐浩赴院供职。上言：“今金人乘战胜之威，群盗有蜂起之势，兴衰拨乱，事属艰难，岂容皇帝退享安逸？请亟复明辟，以图恢复。”

遂以兵发江宁，举鞭誓众，士皆感厉。

将至平江，张浚乘轻舟逐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计。颐浩曰：“颐浩曩谏开边，几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几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谐，不过赤族，为社稷死，岂不快乎？”浚壮其言。即舟中草檄，进韩世忠为前军，张俊翼之，刘光世为游击，颐浩、浚总中军，光世分军殿后。颐浩发平江，傅党托旨请颐浩单骑入朝。颐浩奏：所统将士，忠义所激，可合不可离。傅等恐惧，乃请高宗复辟。师次秀州，颐浩勉励诸将曰：“今虽反正，而贼犹握兵居内。事若不济，必反以恶名加我，翟义、徐敬业可监也。”次临平，苗傅等拒战。颐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阵，督世忠等破贼，傅、正彦引兵遁。颐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夹道耸观，以手加额。

朱胜非罢相，以颐浩守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车驾幸建康，闻金人复入，召诸将问移蹕之地，颐浩曰：“金人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今当且战且避，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愿留常、润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无相。”乃以韩世忠守镇江，刘光世守太平。驾至平江，闻杜充败绩，上曰：“事迫矣，若何？”颐浩遂进航海之策。

初，建炎御营使本以行幸总齐军政，而宰相兼领之，遂专兵柄，枢府几无所预。颐浩在位尤颀恣，赵鼎论其过。四年，移鼎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鼎辞，且攻颐浩，章十数上，颐浩求去。除镇南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诏以颐浩倡义勤王，故从优礼焉。

奉化贼蒋璘乘乱为变，劫颐浩置军中，高宗以颐浩故，赦

而招之。寻除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颐浩请兵五万屯建康等处，又请王玠、巨师古兵自隶。将之镇，而李成遣将马进围江州。乃驻军鄱阳，会杨惟忠兵，请与俱趋南康，遣师古救江州。贼众鏖战，颐浩、惟忠失利，师古败奔洪州。颐浩乞济师讨李成，高宗曰：“颐浩奋不顾身，为国讨贼，群臣所不及，但轻进，其失也。”诏王玠以万人速往策应。颐浩复军左蠡，又得阁门舍人崔增之众万余，军势复振。命玠、增击贼，败之，乘胜至江州，则马进已陷城矣。朝廷命张俊为招讨使，俊既至，遂败马进。进遁，成以余众降刘豫。

诏以淮南民未复业，须威望大臣措置，以颐浩兼宣抚，领寿春府、滁州和州、无为军。招降赵延寿于分宁，得其精锐五千，分隶诸将。张琪自徽犯饶州，有众五万。时颐浩自左蠡班师，帐下兵不满万人，郡人皇骇。颐浩命其将阎皋、姚端、崔邦弼列阵以待。琪犯皋军，皋力战，端、邦弼两军夹击，大破之。拜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

二年，上自越州还临安。时桑仲在襄阳，欲进取京城，乞朝廷举兵为声援。颐浩乃大议出师，而身自督军北向。高宗谕颐浩、秦桧曰：“颐浩治军旅，桧理庶务，如种、蠡分职可也。”二人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公论所与，多引知名士为助，欲倾之而擅朝权。高宗乃下诏以戒朋党，除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颐浩辟文武士七十余，以神武后军及御前忠锐崔增、赵延寿二军从行，百官班送。颐浩次常州，延寿军叛，刘光世歼其众；又闻桑仲已死，遂不进，引疾求罢。诏还朝，以知绍兴府朱胜非同都督诸军事。

颐浩既还，欲倾秦桧，乃引胜非为助。给事中胡安国论胜非必误大计，胜非复知绍兴府，寻以醴泉观使兼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颐浩持命检正诸房文字黄龟年书行。安国以失职求去，罢之。桧上章乞留安国，不报。侍御史江躋、左司谏吴表臣皆以论救安国罢，程瑀、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亦坐论桧党斥，台省一空，遂罢桧相。

颐浩独秉政，屡请兴师复中原，谓：“太祖取天下，兵不过十万，今有兵十六七万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婴其锋。比年韩世忠、张俊、陈思恭、张荣屡奏，人有战心，天将悔祸。又金人以中原付刘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国。愿睿断早定，决策北向。今之精锐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难以举事。”时盗贼稍息，颐浩请遣使循行郡国，平狱讼，宣德意。李纲宣抚湖南，颐浩言纲纵暴无善状，请罢诸路宣抚之名，纲止为安抚使。时李光在江东，与颐浩书，言纲有大节，四夷畏服。颐浩称光结党，言者因论光，罢之。时方审量滥赏，颐浩时有纵舍，右司郎官王冈持不可，曰：“公秉国钧，不平谓何。”

颐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诏罪己求言，颐浩连章待罪。高宗一日谓大臣曰：“国朝四方水旱，无不上闻。近苏、湖地震，泉州大水，辄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论其罪，遂罢颐浩为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洞霄宫，改特进、观文殿大学士。五年，诏问宰执以战守方略，颐浩条十事以献，除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时郴、衡、桂阳盗起，颐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颐浩少保、浙西安抚制置大使、知临安府、行宫留守。明

堂礼成，进封成国公。

八年，上将还临安，除少傅、镇南定江军节度使、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颐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观使。九年，金人归河南地，高宗欲以颐浩往陕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颐浩以老病辞，且条陕西利害，谓金人无故归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阙，既至，以疾不能见，乃听归。未几，卒，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忠穆。

颐浩有胆略，善鞍马弓箭，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自江东再相，胡安国以书劝其法韩忠献，以至公无我为先，报复恩仇为戒，颐浩不能用。时军用不足，颐浩与朱胜非创立江、浙、湖南诸路大军月桩钱，于是郡邑多横赋，大为东南患云。

范宗尹，字觉民，襄阳邓城人。少笃学，工文辞。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迁侍御史、右谏议大夫。王云使北还，言金人必欲得三镇。宗尹请弃之以纾祸，言者非之，宗尹罢归。张邦昌僭位，复其职，遣同路允迪诣康王劝进。

建炎元年，李纲拜右仆射，宗尹论其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报，出知舒州。言者论宗尹尝污伪命，责置鄂州。既，召为中书舍人，迁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

吕颐浩罢相，宗尹摄其位。时诸盗据有州县，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镇之权，天下无事百五十年，可谓良法。然国家多难，四方帅守单寡，束手环视，此法之弊。今当稍复藩镇之法，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之地，付以兵权，俾蕃王室。较之弃地夷狄，岂不相远？”上从其言。授宗尹通议

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时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

宗尹奏以京畿东西、淮南、湖北地并分为镇，授诸将，以镇抚使为名；军兴，听便宜从事。然李成、薛庆、孔彦舟、桑仲辈起于群盗，翟兴、刘位土豪，李彦光、郭仲威皆溃将，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请有司讨论崇、观以来滥赏，修书、营缮、应奉、开河、免夫、狱空之类，皆厘正之。宣靖执政、围城、明受伪命之人，反用赦申雪；徐秉哲、吴玠、莫俦等并量移；吴敏、王孝迪、耿南仲、孙觴、蔡懋等并叙复。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诏宰执于罪累中选真材实能，量付以事。沈与求劾陵，因及宗尹，宗尹求去。上为罢与求，宗尹乃复视事。

初，宗尹廷对，详定官李邦彦特取旨置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赠邦彦观文殿大学士。枢密院副都承旨阙，宗尹拟邢焕、蓝公佐、辛道宗三人，焕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密院计议官王侑结公佐，宗尹请除侑为宗正丞，侍御史张延寿劾之，上罢侑。

绍兴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辅政无状请免，上不许。魏滂为江东通判，谏官言其贪盗官钱，滂遂罢；李弼孺领营田，谏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罢；二人皆宗尹所荐。台州守臣晁公为储峙丰备，论者以为扰民，宗尹阴佑之。会公为妻受囚金事觉，上罢公为，宗尹不自安。时明堂覃恩，宗尹请举行讨论之事，上手札云：“朕不欲归过君父，敛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议，秦桧力赞之，及见上意坚，反挤宗尹。上亦恶其与辛道宗兄弟往来，遂罢。沈与求奏其罪状，落职，未几，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宗尹有才智，当北敌肆行之冲，毅然自任，建议分镇，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帅多授剧盗，又无总率统属，且不遣援，不通饷，故诸镇守鲜能久存者。及为政多私，屡为议者所诋云。

范致虚，字谦叔，建州建阳人。举进士，为太学博士。邹浩以言事斥，致虚坐祖送获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见，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宁初，以右司谏召，道改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蔡京建请置讲议司，引致虚为详定官，议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处华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张商英，贬通州。政和七年，复官，入为侍读、修国史，寻除刑部尚书、提举南京鸿庆宫。

初，致虚在讲议司，延康殿学士刘昺尝乘蔡京怒挤之。后王寀坐妖言系狱，事连昺论死，致虚争之，昺得减窜，士论贤之。迁尚书右丞，进左丞。

母丧逾年，起知东平府，改大名府。入见，时朝廷欲用师契丹，致虚言边隙一开，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谓其怀异。致虚乞终丧，从之。免丧，知邓州，改河南府。中人规景华苑，欲夺故相富弼园宅。致虚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数亩之居邪？”弼园宅得不取。复移邓州、提举亳州明道宫。帝方好老氏，致虚希时好，营飭道宇，赐名炼真宫。

靖康元年，召赴阙，道除知京兆府。时金人围太原，声震关中，致虚修战守备甚力。朝廷命钱盖节制陕西，除致虚陕西宣抚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师，诏致虚会兵入援。钱盖兵十万至颍昌，闻京师破而遁，西道总管王襄南走。致虚独与

西道副总管孙昭远合兵，环庆帅臣王似、熙河帅臣王倚以兵来会。致虚合步骑号二十万，以右武大夫马昌祐统之，命杜常将民兵万人趋京师，夏俶将万人守陵寝。

兵有僧赵宗印者，喜谈兵，席益荐之。致虚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抚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致虚以大军遵陆，宗印以舟师趋西京。金人破京师，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诏，以止入援之师，致虚斩之。初，金人守潼关，致虚夺之，作长城，起潼关迄龙门，所筑仅及肩。宗印又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致虚勇而无谋，委己以听宗印。宗印徒大言，实未尝知兵。至是，宗印舟师至三门津，致虚使整兵出潼关。金守臣高世由谓其帅粘罕曰：“致虚儒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自足杀之。”致虚军出武关，至邓州千秋镇，金将娄宿以精骑冲之，不战而溃，死者过半。杜常、夏俶先遁，致虚斩之。孙昭远、王似、王倚等留陕府，致虚收余兵入潼关。方致虚之鼓行出关也，裨将李彦仙曰：“行者利速，多为支军，则舍不至淹，败不至覆。若众群聚而出殽、澠，一蹶于险，则皆溃矣。”致虚不听，遂底于败。

高宗即位，言者论其逗挠不进，徙知邓州。寻加观文殿学士，复知京兆府；致虚力辞，而荐席益、李弥大、唐重自代。诏以重守京兆，致虚复知邓州。次年，宗印领兵出武关，与致虚合。会金将银朱兵压境，致虚遁，宗印兵不战走，转运使刘汲力战死焉。致虚坐落职，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复资政殿学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赠银青光禄大夫。

吕好问，字舜徒，侍讲希哲子也。以荫补官。崇宁初，治党事，好问以元祐子弟坐废。两监东岳庙，司扬州仪曹。时蔡卞为帅，欲扳附善类，待好问特异。好问以礼自持，卞不得亲。及卞得政，当时据属拔擢略尽，独好问留滞，卞讽之曰：“子少亲我，即阶显列矣。”好问笑不答。

靖康元年，以荐召为左司谏、谏议大夫，擢御史中丞。钦宗谕之曰：“卿元祐子孙，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向。”先是，徽宗将内禅，诏解党禁，除新法，尽复祖宗之故。而蔡京党戚根据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问言：“时之利害，政之阙失，太上皇诏旨备矣。虽使直言之士抗疏论列，无以过此，愿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发号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载，治效逾邈，良田左右前后，不能推广德意，而陛下过于容养。臣恐淳厚之德，变为颓靡，且今不尽革京、贯等所为，太平无由可致。”钦宗乡纳。好问疏蔡京过恶，乞役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厉其余。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飨，褒表江公望，张庭坚、任伯雨、龚夬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书获谴者，章前后疏十上。每奏对，帝虽当食，辄使毕其说。

时金人既退，大臣不复顾虑，武备益弛。好问言：“金人得志，益轻中国，秋冬必倾国复来，御敌之备，当速讲求。今边事经画旬月，不见施設，臣僚奏请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惧也。”及边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讲解。金人佯许而攻略自如，诸将以和议故，皆闭壁不出。好问言：“彼名和而实攻，朝廷不谋进兵遣将，何也？请亟集沧、滑、邢、相之戎，以遏奔冲，而列勤王之师于畿邑，以卫京城。”疏上不省。

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骇，廷臣狐疑相顾，犹以和议为辞。好问率台属劾大臣畏懦误国，出好问知袁州。钦宗悯其忠，下迁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钦宗思好问言，进兵部尚书。都城失守，召好问入禁中，军民数万斧左掖门求见天子，好问从帝御楼谕遣之。卫士长蒋宣帅其徒数百，欲邀乘舆犯围而出，左右奔窜，独好问与孙傅、梅执礼侍，宣抗声曰：“国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语侵傅，好问晓之曰：“若属忘家族，欲冒重围卫上以出，诚忠义。然乘舆将驾，必甲乘无阙而后动，讵可轻邪？”宣诘服曰：“尚书真知军情。”麾其徒退。

帝再幸金营，好问实从，帝既留，遣好问还，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张邦昌，以好问为事务官。邦昌入居都省，好问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敌意而徐为之图尔？”邦昌曰：“是何言也？”好问曰：“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还政，可转祸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处，宜寓直殿庐，毋令卫士挟陛。敌所遗袍带，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车驾未还，所下文书，不当称圣旨。”以好问摄门下省。好问既系衔，仍行旧职。时邦昌虽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号，独好问所行文书，称“靖康二年”。吴玠、莫俦请邦昌见金使于紫宸、垂拱殿，好问曰：“宫省故吏骤见御正衙，必将愤骇，变且不测，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时雍议肆赦，好问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将谁赦？”乃先赦城中。

始，金人谋以五千骑取康王，好问闻，即遣人以书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击则邀击之，不然，即宜远避。”且言：

“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当立而立者。”既，又语邦昌曰：“天命人心，皆归大元帅，相公先遣人推戴，则功无在相公右者。若抚机不发，他人声义致讨，悔可追邪？”于是邦昌谋遣谢克家奉传国宝往大元帅府，须金人退乃发。金将将还，议留兵以卫邦昌。好问曰：“南北异宜，恐北兵不习风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统之可也。”好问曰：“勃堇贵人，有如触发致疾，则负罪益深。”乃不复留兵。金人既行，好问趣遣使诣大元帅府劝进，请元祐太后垂帘，邦昌易服归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宫入听政。

高宗即位，太后遣好问奉手书诣行在所，高宗劳之曰：“宗庙获全，卿之力也。”除尚书右丞。丞相李纲以群臣在围城中不能执节，欲悉按其罪。好问曰：“王业艰难，政宜含垢，绳以峻法，惧者众矣。”侍御史王宾论好问尝污伪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号之初，好问募人赍白书，具道京师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劝进。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问自惭，力求去，且言：“邦昌僭号之时，臣若闭门洁身，实不为难。徒以世被国恩，所以受贤者之责，冒围赍书于陛下。”疏入，除资政殿学士、知宣州、提举洞霄宫，以恩封东莱郡侯。避地，卒于桂州。

子本中、揆中、弼中、用中、忱中。孙祖谦、祖俭。本中、祖谦、祖俭别有传。

论曰：朱胜非、吕颐浩处苗、刘之变，或巽用其智，或震奋其威，其于复辟讨贼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纲、赵鼎当世之所谓贤者，而胜非、颐浩视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

果何如哉。范宗尹忍于污张邦昌之伪命，而诬李纲以震主之威，何其缪于是非也。范致虚佞附权臣，大谊已失，其总勤王之师，轻而寡谋，以底于败，宜哉。若吕好问处艰难之际，其迹与宗尹同，而屈己就事，以规兴复，亦若胜非之处苗、刘，其心有足亮云。

卷三百六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李光子孟传 许翰 许景衡

张悫 张所 陈禾 蒋猷

李光，字泰发，越州上虞人。童稚不戏弄。父高称曰：“吾儿云间鹤，其兴吾门乎！”亲丧，哀毁如成人，有致赙者，悉辞之。及葬，礼皆中节。服除，游太学，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调开化令，有政声，召赴都堂审察，时宰不悦，处以监当，改秩，知平江府常熟县。朱勔父冲倚势暴横，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风部使者移令吴江，光不为屈。改京东西学事司管勾文字。

刘安世居南京，光以师礼见之。安世告以所闻于温公者曰：“学当自无妄中入。”光欣然领会。除太常博士，迁司封。首论士大夫谀佞成风，至妄引荀卿“有听从，无谏诤”之说，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气，结为妖沴。王黼恶之，令部注桂州阳朔县。安世闻光以论事贬，贻书伟之。李纲亦以论水灾去国，居义兴，伺光于水驿，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

乎？”留数日，定交而别。除司勋员外郎，迁符宝郎。

郭药师叛，光知徽宗有内禅意，因纳符，谓知枢密院蔡攸曰：“公家所为，皆拂众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则国家俱危。”攸矍然，不敢为异。钦宗受禅，擢右司谏。上皇东幸，俭人间两宫，光请集议奉迎典礼。又奏：“东南财用，尽于朱勔，西北财用，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名为应奉，实入私室，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乞依旧制，三省、枢密院通知兵民财计，与户部量一岁之出入，以制国用，选吏考核，使利源归一。”

金人围太原，援兵无功。光言：“三镇之地，祖宗百战得之，一旦举以与敌，何以为国？望诏大臣别议攻守之策，仍间道遣使檄河东、北两路，尽起强壮策应，首尾掩击。”迁侍御史。

时言者犹主王安石之学，诏榜庙堂。光又言：“祖宗规摹宏远，安石欲尽废法度，则谓人主制法而不当制于法；欲尽逐元老，则谓人主当化俗而不当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说，五十年间，毒流四海。今又风示中外，鼓惑民听，岂朝廷之福？”

蔡攸欲以扈卫上皇行宫因缘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属车之尘，臣坐不预言之罪。望早黜责。”时已葺撝景园为宁德宫，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宫。正使陛下欲便温清，奉迎入内，亦当躬禀上皇，下有司讨论典礼。”乃下光章，使两宫臣奏知，于是太上皇后居宁德宫。

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职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罚异，士

论纷然，光请付理寺公行之。太原围急，奏：“乞就委折彦质尽起晋、绛、慈、隰、泽、潞、威胜、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诸县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辖。其土豪、士人愿为首领者，假以初官、应副器甲，协力赴援。女真劫质亲王，以三镇为辞，势必深入，请大修京城守御之备，以伐敌人之谋。”

又言：“朱勔托应奉胁制州县，田园第宅，富拟王室。乞择清强官置司，追摄勔父子及奉承监司、守令，如胡直孺、卢宗原、陆寔、王仲闵、赵霖、宋晦等，根勘驱磨，计资没入，其强夺编户产业者还之。”

李会、李擢复以谏官召。光奏：“蔡京复用，时会、擢迭为台官，禁不发一语；金人围城，与白时中、李邦彦专主避敌割地之谋。时中、邦彦坐是落职，而会、擢反被召用，复预谏诤之列。乞寝成命。”不报。光丐外，亦不报。

彗出寅、民间，耿南仲辈皆谓应在外夷，不足忧。光奏：“孔子作《春秋》，不书祥瑞者，盖欲使人君恐惧修省，未闻以灾异归之外夷也。”疏奏，监汀州酒税。

高宗即位，擢秘书少监，除知江州；未几，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车驾自临安移跸建康，除知宣州。时范琼将过军，光先入视事，琼至则开门延劳，留三日而去，无敢哗者。光以宣密迩行都，乃缮城池，聚兵粮，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谓之义社。择其健武者，统以土豪，得保甲万余，号“精拣军”。又栅险要二十三所谨戍之，厘城止为十地分，分巡内外，昼则自便，夜则守城，有警则战。苗租岁输邑者，悉命输郡。初欢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军养民、迄赖以济。事闻，授管内安抚，许便宜从事，进直龙图阁。

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夺马家渡。御营统制王玠、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拥溃兵砦城外索斗。光亲至营，谕以先国家后私仇之义，皆感悟解去。时奔将、散卒至者，光悉厚赏给遗。有水军叛于繁昌，逼宣境，即遣兵援击，出贼不意，遂宵遁。进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虽深入江、浙，然违天时地利，臣已移文刘光世领大兵赴州，并力攻讨。乞速委宣抚使周望，约日水陆并进。”

溃将邵青自真州拥舟数百艘，剽当涂、芜湖两邑间，光招谕之，遗米二千斛。青喜，谓使者曰：“我官军也，所过皆以盗贼见遇，独李公不疑我。”于是秋毫无犯。他日，舟过繁昌，或给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

剧盗戚方破宁国县，抵城下，分兵四击。光募勇敢劫之，贼惊扰，自相屠戮。朝廷遣统制官巨师古、刘晏兼程来援。贼急攻朝京门，纆竹木为浮梁以济。须臾，军傅城，列炮具，立石对楼。光命编竹若帘揭之，炮至即反坠，不能伤。取桎木为撞竿，倚女墙以御对楼，贼引却。刘晏率赤心队直捣其砦，贼阳退，晏追之，伏发遇害。师古以中军大破贼，贼遁去。初，戚方围宣，与其副并马巡城，指画攻具。光以书傅矢射其副马前，言：“戚方穷寇，天诛必加，汝为将家子，何至附贼。”二人相疑，攻稍缓，始得为备，而援师至矣。尝置匕首枕匣中，与家人约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我必死。汝辈宜自杀，无落贼手。”除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

绍兴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辞，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极论朋党之害：“议论之臣，各怀顾避，莫肯以持危扶颠为己任。驻蹕会稽，首尾

三载。自去秋迄今，敌人无复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经营，长江千里，不为限制，惴惴焉日为乘桴浮海之计。晋元帝区区草创，犹能立宗社，修宫阙，保江、浙。刘琨、祖逖与逆胡拒战于并、冀、兖、豫、司、雍诸州，未尝陷没也。石季龙重兵已至历阳，命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以御之，未闻专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驻蹕会稽，江、浙为根本之地，使进足以战、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宁镇，曰硖砂夹，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则有芜湖、繁昌，皆与淮南对境。其余皆芦苇之场，或碣岸水势湍悍，难施舟楫。莫若预于诸隘屯兵积粟，命将士各管地分，调发旁近乡兵，协力守御。乞明诏大臣，参酌施行。”

时有诏，金人深入，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当存亡以之。若预开迁避之门，是诱之遁也，愿追寝前诏。”上欲移蹕临安，被旨节制临安府见屯诸军，兼户部侍郎、督营缮事。光经营撙节，不扰而办。奏蠲减二浙积负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军属节制，甚惧，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为盗，某为守，分当相直；今俱为臣子，当共勉力忠义，勿以前事为疑。”方谢且泣。兼侍读，因奏：“金人内寇，百姓失业为盗贼，本非获已，尚可诚感。自李成北走，群盗离心，僥因斯时显用一二酋豪，以风厉其党，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书。

大将韩世清本苗傅余党，久屯宣城，擅据仓库，调发不行。光请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抚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谒，缚送阙下伏诛。初，光于上前面禀成算，宰相以不预

闻，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知建康府、寿春滁濠庐和无为宣抚使。时太平州卒陆德囚守臣据城叛，光多设方略，尽擒其党。

秦桧既罢，吕颐浩、朱胜非并相，光议论素与不合。言者指光为桧党，落职奉祠。寻复宝文阁待制、知湖州，除显谟阁直学士，移守平江，除礼部尚书。光言：“自古创业中兴，必有所因而起。汉高因关中，光武因河内，驻蹕东南，两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业，乞选台谏察实以闻。兼比岁福建、湖南盗作，范汝为、杨么相挺而起，朝廷发大兵诛讨、杀戮过当。今诸路旱荒，流丐满路，盗贼出入。宜选良吏招怀抚纳，责诸路监司按贪赃，恤流殍。”

议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于江、浙，光言：“有钱则交子可行。今已谓桩办若干钱，行若干交子，此议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异时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桩办见钱，则目今所行钱关子，已是通快，何至纷纷？其工部铸到交子务铜印，臣未敢给降。”除端明殿学士，守台州，俄改温州。

刘光世、张俊连以捷闻。光言：“观金人布置，必有主谋。今已据东南形势，敌人万里远来，利于速战，宜戒诸将持重以老之。不过数月，彼食尽，则胜算在我矣。”除江西安抚、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书，逾月，除参知政事。

时秦桧初定和议，将揭榜，欲籍光名镇压。上意不欲用光，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遂用之。同郡杨炜上光书，责以附时相取尊官，堕黠虏奸计，堕平时大节。光本意谓但可因和而为自治之计。既而桧议彻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光极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彻。桧

恶之。桧以亲党郑亿年为资政殿学士，光于榻前面折之，又与桧语难上前，因曰：“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桧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桧，举措如古人。朕退而叹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与宰相争论，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论光阴怀怨望，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琼州。居琼州八年，仲子孟坚坐陆升之诬以私撰国史，狱成；吕愿中又告光与胡铨诗赋倡和，讥讪朝政，移昌化军。论文考史，怡然自适。年逾八十，笔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复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复资政殿学士，赐谥庄简。

孟传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迁之日，才六岁。以光遗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韩侂胄愿见之，孟传曰：“行年六十，去计已决，不敢闻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请大夫、直宝谟阁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诗》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宏辞类稿》十卷，《左氏说》十卷，《读史》十卷，《杂志》十卷。博学多闻，持身甚严，时推能世其家。

许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进士第。宣和七年，召为给事中。为书抵时相，谓百姓困弊，起为盗贼，天下有危亡之忧。愿罢云中之师，修边保境，与民休息。高丽入贡，调民开运河，民间骚然。中书舍人孙傅论高丽于国无功，不宜兴大役，傅坐罢。翰谓傅不当黜，时相怒，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

靖康初，复以给事中召。时金人攻京师甫退，翰造阙，即日赐对，除翰林学士，寻改御史中丞。上疏言边事，因陈决胜之策。陈邦昌为太宰，翰上疏力争之。种师道罢为中太一宫使，翰言：“师道名将，沉毅有谋，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钦宗谓其老难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汉宣帝老赵充国，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吕望以来，用老将收功者，难一二数。以古揆今，师道虽老，可用也。”且谓：“金人此行，存亡所系，令一大创，使失利去，则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将来再举，必有不救之忧。宜起师道邀击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枢密院，论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学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职，提举南京鸿庆宫。

高宗即位，用李纲荐，召复延康殿学士。既至，拜尚书右丞兼权门下侍郎。时建炎大变之后，河北山东大盗李成、孔彦舟等，聚众各数十万，皆以勤王为名，愿得张所为帅。所为御史，尝论黄潜善奸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纲为相，乃以所为河北等路招抚使，率成等众渡河，号召诸路，为兴复计。潜善力沮之。宗泽论车驾不宜南幸，宜还京师，且诋潜善等。潜善等请罢泽，翰极论以为不可。李纲罢，翰言：“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罢纲，臣留无益。”力求去，高宗未许。时潜善奏诛陈东，翰谓所亲曰：“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东戮东市，吾在庙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复以言者落职。

绍兴元年，召复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辞不至。二月，复资政殿学士。三年五月，卒，赠光禄大夫。

翰通经术，正直不挠，历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潜善辈薰莸异味，横遭口语，志卒不展。纲虽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书有《论语解》、《春秋传》。

许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进士第。宣和六年，召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是时，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书省比阙长官，而同知枢密院亦久阙。虽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枢密总兵之地，各有攸属，安可久虚其位？愿博采公议，遴选忠贤，以补政府之阙。”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贯为河东、北宣抚使，将北伐，景衡论其贪缪不可用者数十事，不报。

睦寇平，江、浙郡县残毁，而茶盐比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盐之法，当以食之众寡为岁额之高下。今收复之后，户版半耗，民力萧然，而茶盐比较不减于昔。民欲无困得乎？”奏上，诏两浙、江东路权免茶盐比较，贼平日仍旧。

朝廷既兴燕云之师，调度不继，诛求益急。景衡奏：“财力匱乏在节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务。若营缮诸役，花石纲运，其名不一。吏员猥多，军额冗滥。又无名功赏，非常赐予，皆夤缘侥幸，干请无厌，宜节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极论和买、和籴、盐法之害，不报。会知洋州吴岩夫以私书抵执政子，道景衡之贤。因从子婿符宝郎周离亨以达，离亨缪以其书误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

钦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迁中书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陂亮忤执政斥，景衡为辨白，坐落职予祠。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泽为东京留守，言者附黄潜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闻泽之为尹，威名政事，卓然过人，虽不识其人，窃用叹慕。臣以为去冬京城内，有赤心为国如泽等数辈，其祸变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较其小短，不顾尽忠徇国之节，则不恕已甚。且开封宗庙社稷所在，苟欲罢泽，别遣留守，不识搢绅中威名政事有加于泽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泽，泽乃安。

杭州叛卒陈通作乱，权浙西提刑赵叔近招降之，请授以官。景衡曰：“官吏无罪而受诛。叛卒有罪而蒙赏，赏罚倒置，莫此为甚。”卒奏罢之。除尚书右丞。有大政事，必请问极论。潜善、伯彦以景衡异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迁之日，宜于禁中设坛望拜。高宗以问景衡，曰：“修德爱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

初，李纲议建都，以关中为上，南阳次之，建康为下。纲既相，遂主南阳之议。景衡为中丞，奏：“南阳无险阻，且密迩盗贼，漕运不继，不若建康天险可据，请定计巡幸。”潜善等倾纲使去，南阳之议遂格。至是，谍报金人攻河阳、汜水，景衡又奏请南幸建康。已而有诏还京，罢景衡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至瓜洲，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谥忠简。

景衡得程颐之学，志虑忠纯，议论不与时俯仰。建炎初，李纲议幸南阳，宗泽请还京，景衡乃请幸建康。黄潜善等素恶其异己，暨车驾驻扬州，怵于传闻，不得已下还京之诏，遂借渡江之议罪之，斥逐而死。既没，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

以来，执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许景衡。”诏赐景衡家温州官舍一区。

张恂，字诚伯，河间乐寿人。登元祐六年进士第。累迁龙图阁学士、计度都转运使。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恂飞輓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盐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权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马步军都总管。恂初闻二帝北行，率副总管颜岐等三上笺劝进。最后，恂上书，极论中原不可一日无君，高宗为之感悟。

建炎改元，为户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措置户部财用兼御营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敌深入骨髓，恨不殄殄其类，以报国家之仇。请依唐人泽潞步兵、雄边子弟遗意，募民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谓之巡社。”为法精详，前此论民兵者莫及也。诏集为书行之。迁尚书左丞，官至中书侍郎。

恂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在朝谔谔有大臣节，然论议可否，不形辞色，未尝失同列之欢。卒，谥忠穆。上每念之，谓恂谋国尽忠，遇事敢谏，古之遗直也。

张所，青州人。登进士第，历官为监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视陵寝，还，上疏言：“河东、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误用奸臣之谋，始割三镇，继割两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无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则可藉以守；不则两河兵民，无所系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论还京师有五利，谓国之安危，

在乎兵之强弱、将相之贤不肖，不在乎都之迁不迁。又条上两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会所言黄潜善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罢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寻责所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

后李纲入相，欲荐所经略两河，以其尝言潜善故，难之。一日，与潜善从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独一张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拉拭用之，使为招抚，冒死立功以赎过，不亦善乎？”潜善许诺，乃借所直龙图阁，充河北招抚使。赐内府钱百万缗，给空名告千余道；以京西卒三千为卫，将佐官属，许自辟置，一切以便宜从事。所入见，条上利害。上赐五品服遣行，命直秘阁王圭为宣抚司参谋官佐之。

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附黄潜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抚，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专以其事付帅司。李纲言：“张所今留京师，招集将佐，尚未及行，益谦何以知其扰？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乎？今京东、西群盗公行，攻掠郡县，亦岂招抚司过耶？时方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理，益谦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谦分析，命下枢密院，汪伯彦犹用其奏诘责招抚司。李纲与伯彦争于上前，伯彦语塞。

所方招来豪杰，以王彦为都统制，岳飞为准备将，而李纲已罢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龙图阁，岭南安置。卒于贬所。子宗本，以岳飞奏补官。

陈禾，字秀实，明州鄞县人。举元符三年进士。累迁辟

雍博士。时方以传注记问为学，禾始崇尚义理，黜抑浮华。入对契旨，擢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蔡京遣酷使李孝寿穷治章缜铸钱狱，连及士大夫甚众，禾奏免孝寿。京子儵为太常少卿，何执中婿蔡芝为将作监，皆疏其罪，罢之。天下久平，武备宽弛，东南尤甚。禾请增戍、缮城壁，以戒不虞。或指为生事，格不下。其后盗起，人服其先见。迁左正言，俄除给事中。

时童贯权益张，与黄经臣胥用事，御史中丞卢航表里为奸，搢绅侧目。禾曰：“此国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责，此而不言，一迁给舍，则非其职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贯。复劾经臣：“怙宠弄权，夸炫朝列。每云诏令皆出其手，言上将用某人，举某事，已而诏下，悉如其言。夫发号施令，国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权，奈何使宦寺得与？臣之所忧，不独经臣，此涂一开，类进者众，国家之祸，有不可遏，愿亟窜之远方。”

论奏未终，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请毕其说。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岂惜碎首以报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言愈切，上变色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贯等相率前诉，谓国家极治，安得此不详语。卢航奏禾狂妄，谪监信州酒。遇赦，得自便还里。

初，陈瓘归自岭外，居于鄞，与禾相好，遣其子正汇从学。后正汇告京罪，执诣阙，瓘亦就逮。经臣莅其狱，檄禾取证，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谓其失对，禾曰：“祸福

死生，命也，岂可以死易不义耶？愿得分贤者罪。”遂坐瓘党停官。

遇赦，复起知广德军，移知和州。寻遭内艰，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门下？”力辞，改汝州。辞益坚，曰：“宁饿死。”黼闻而衔之。禾兄秉时为寿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适童贯领兵道府下，谒不得入，馈之不受。贯怒，归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赠中大夫，谥文介。

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风操。有《易传》九卷，《春秋传》十二卷，《论语》、《孟子解》各十卷。

蒋猷，字仲远，润州金坛县人。举进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读，有直声。尝论士风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执风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共嗤笑之，此风不可长；辅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略无所可否，非论道献替之礼；内侍省不隶台察，紊元丰官制；杨戡不当除节度使；赵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纳，至揭其章内侍省，且诏自今无得规图节钺。又疏孟昌龄、徐铸等奸状。迁兵部尚书兼礼制局详议官。七年，知贡举，改工部、吏部尚书。

以徽猷阁直学士知婺州。明年，请祠归。宣和末，召为刑部尚书兼资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于淮阴，且特诏贬童贯。猷奏贯得罪天下，愿黜远之。太上以为然，亟令宣诏，趣贯赴贬所。遂奉太上还京，移兵部尚书，累官正议大夫。引疾，授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卒。赠特进。

论曰：夫拯溺救焚之际，必以任人为急。靖康、建炎之祸变，亦甚于焚溺矣。当时非乏人才也，然而国耻卒不能雪者，岂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欤？夫以李光之才识高明，所至有声；许翰、许景衡之论议剴切；张焘之善理财；张所之习知河北利害：皆一时之隽也。是数臣者，使其言听计从，不为谗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远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乱安危，虽非人力所为，君子于此，则不能无咎于时君之失政焉。蒋猷历仕五朝，当建炎初，避地而终，则无足称也。陈禾引裾尽言，有古谏臣之风，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后乃加褒谥云。

卷三百六十四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韩世忠子彦直

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风骨伟岸，目瞬如电。早年鸷勇绝人，能骑生马驹。家贫无产业，嗜酒尚气，不可绳检。日者言当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殴之。年十八，以敢勇应募乡州，隶赤籍，挽强驰射，勇冠三军。

崇宁四年，西夏骚动，郡调兵捍御，世忠在遣中。至银州，夏人婴城自固，世忠斩关杀敌将，掷首陴外，诸军乘之，夏人大败。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岭，世忠率精锐鏖战，解去。俄复出间道，世忠独部敢死士殊死斗，敌少却，顾一骑士锐甚，

问俘者，曰：“监军驸马兀朮也。”跃马斩之，敌众大溃。经略司上其功，童贯董边事，疑有所增饰，止补一资，众弗平。从刘延庆筑天降山砦，为敌所据，世忠夜登城斩二级，割护城毡以献。继遇敌佛口砦，又斩数级，始补进义副尉。至藏底河，斩三级，转进勇副尉。

宣和二年，方腊反，江、浙震动，调兵四方，世忠以偏将从王渊讨之。次杭州，贼奄至，势张甚，大将惶怖无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关堰，贼过，伏发，众蹂乱，世忠追击，贼败而遁。渊叹曰：“真万人敌也。”尽以所随白金器赏之，且与定交。时有诏能得腊首者，授两镇节钺。世忠穷追至睦州清溪峒，贼深据岩屋为三窟，诸将继至，莫知所入。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禽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峒口，掠其俘为己功，故赏不及世忠。别帅杨惟忠还阙，直其事，转承节郎。

三年，议复燕山，调诸军，至则皆溃。世忠往见刘延庆，与苏格等五十骑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余骑，格失措，世忠从容令格等列高冈，戒勿动。属燕山溃卒舟集，即命舣河岸，约鼓噪助声势。世忠跃马薄敌，回旋如飞。敌分二队据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执旗者，因奋击，格等夹攻之，舟卒鼓噪，敌大乱，追斩甚众。时山东、河北盗贼蜂起，世忠从王渊、梁方平讨捕，禽戮殆尽，积功转武节郎。

钦宗即位，从梁方平屯浚州。金人压境，方平备不严，金人迫而遁，王师数万皆溃。世忠陷重围中，挥戈力战，突围出，焚桥而还。钦宗闻，召对便殿，询方平失律状，条奏甚悉。转武节大夫。诏诸路勤王兵领所部入卫，会金人退，河

北总管司辟选锋军统制。

时胜捷军张师正败，宣抚副使李弥大斩之，大校李复鼓众以乱，淄、青之附者合数万人，山东复扰。弥大檄世忠将所部追击，至临淄河，兵不满千，分为四队，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令曰：“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于是莫敢返顾，皆死战，大破之，斩复，余党奔溃。乘胜逐北，追至宿迁，贼尚万人，方拥子女椎牛纵酒。世忠单骑夜造其营，呼曰：“大军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贼骇栗请命，因跪进牛酒。世忠下马解鞍，饮啖之尽，于是众悉就降。黎明，见世忠军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迁左武大夫、果州团练使。

诏入朝，授正任单州团练使，屯滹沱河。时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渊守赵，遂亟往。金人至，闻世忠在，攻益急，粮尽援绝。人多勉其溃围去，弗听。会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捣敌营。敌惊乱，自相击刺，及旦尽遁。后有自金国来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创死，故众不能支。迁嘉州防御使。

还大名，赵野辟为前军统制。时康王如济州，世忠领所部劝进。金人纵兵逼城，人心恟惧，世忠据西王台力战，金人少却。翌日，酋帅率众数万至，时世忠麾下仅千人，单骑突入，斩其酋长，遂大溃。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观察使、带御器械。世忠请移都长安，下兵收两河，时论不从。初建御营，为左军统制。是岁，命王渊、张俊讨陈州叛兵，刘光世讨黎驿叛兵，乔仲福讨京东贼李昱，世忠讨单州贼鱼台。世忠已破鱼台，又击黎驿叛兵，败之，皆斩以献。于是群盗悉平，入备宿卫。而河北贼丁顺、杨进等皆赴招抚司，宗泽收

而用之。

建炎二年，升定国军承宣使。帝如扬州，世忠以所部从。时张遇自金山来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惧，世忠独入其垒，晓以逆顺，众悉听命。李民众十万亦降，比至，有反覆状。王渊遣世忠谕旨，世忠知其党刘彦异议，即先斩彦，驱李民出，缚小校二十九人，送渊斩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杀内外盗贼。

金人再攻河南，翟进合世忠兵夜袭悟室营，不克，反为所败。会丁进失期，陈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战得免。还汴，诘一军之先退者皆斩，左右惧。进由是与世忠有隙，寻以叛诛。召世忠还，授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淮阳，会山东兵拒敌。粘罕闻世忠扼淮阳，乃分兵万人趋扬州，自以大军迎世忠战。世忠不敌，夜引归，敌蹙之，军溃于沭阳，阁门宣赞舍人张遇死之。

三年，帝召诸将议移跸，张俊、辛企宗请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饶，今根本地，讵可舍而之他？人心怀疑，一有退避，则不逞者思乱，重湖、闽岭之遥，安保道路无变乎？淮、江当留兵为守，车驾当分兵为卫，约十万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余五万，可保防守无患乎？”在阳城收合散亡，得数千人，闻帝如钱塘，即繇海道赴行在。

苗傅、刘正彦反，张浚等和平江议讨乱，知世忠至，更相庆慰，张俊喜跃不自持。世忠得俊书，大恟，举酒酹神曰：“誓不与此贼共戴天！”士卒皆奋。见浚曰：“今日大事，世忠愿与张俊身任之，公无忧。”欲即进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则恐有不测，已遣冯轡甘言诱贼矣。”

三月戊戌，以所部发平江。张俊虑世忠兵少，以刘宝兵二千借之。舟行载甲士，绵亘三十里。至秀州，称病不行，造云梯，治器械，傅等始惧。初，傅、正彦闻世忠来，檄以其兵屯江阴。世忠以好语报之，且言所部残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许之，至矫制除世忠及张俊为节度使，皆不受。时世忠妻梁氏及子亮为傅所质，防守严密。朱胜非给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抚世忠，则平江诸人益安矣。”于是召梁氏入，封安国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驱出城，一日夜会世忠于秀州。未几，明受诏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斩其使，取诏焚之，进兵益急。傅等大惧。次临平，贼将苗翊、马柔吉负山阻河为阵，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战，张俊继之，刘光世又继之。军少却，世忠复舍马操戈而前，令将士曰：“今日当以死报国，面不被数矢者皆斩。”于是士皆用命。贼列神臂弩持满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贼辟易，矢不及发，遂败。傅、正彦拥精兵二千，开涌金门以遁。世忠驰入，帝步至宫门，握世忠手恸哭曰：“中军吴湛佐逆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诛乎？”世忠即谒湛，握手与语，折其中指，戮于市，又执贼谋主王世修以属吏。诏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请于帝曰：“贼拥精兵，距瓯、闽甚迩，傥成巢窟，卒未可灭，臣请讨之。”于是以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击，至渔梁驿，与贼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贼望见，咋曰：“此韩将军也！”皆惊溃。擒正彦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阳，追禽之，皆伏诛。世忠初陞辞，奏曰：“臣誓生获贼，为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贲护俘来献。”至是，卒如其言。帝手书“忠勇”二字，揭旗以赐。

授检校少保、武胜昭庆军节度使。

兀术将入侵，帝召诸将问移蹕之地，张俊、辛企宗劝自鄂、岳幸长沙，世忠曰：“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于是以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既而兀术分道渡江，诸屯皆败，世忠亦自镇江退保江阴。杜充以建康降敌，兀术自广德破临安，帝如浙东。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俟敌归邀击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归师，尽死一战。”帝谓辅臣曰：“比吕颐浩在会稽，尝建此策，世忠不谋而同。”赐亲札，听其留。会上元节，就秀州张灯高会，忽引兵趋镇江。及金兵至，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金将李选降，受之。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假道，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搆辣在潍州，遣李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术，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太一李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细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细一细，则曳一舟沉之。兀术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术语塞。又数日求再会，言不逊，世忠引弓欲射之，亟弛去，谓诸将曰：“南军使船欲如使马，奈何？”募人献破海舟策。闽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载土，平版铺之，穴船版以棹桨，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又有献谋者曰：“凿大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潜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计，刑白马，剔妇人心，自割其额祭天。次日风止，我军帆弱不能运，金人以小舟纵火，矢下如雨。孙

世询、严允皆战死，敌得绝江遁去。世忠收余军还镇江。初，世忠谓敌至必登金山庙，观我虚实。乃遣兵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浒，约闻鼓声，岸兵先入，庙兵合击之。金人果五骑闯入，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复驰者，诘之，乃兀术也。是役也，兀术兵号十万，世忠仅八千余人。帝凡六赐札，褒奖甚宠。拜检校少保、武成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

建安范汝为反，辛企宗等讨捕未克，贼势愈炽。以世忠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世忠曰：“建居闽岭上流，贼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领步卒三万，水陆并进。次剑潭，贼焚桥，世忠策马先渡，师遂济。贼尽塞要路拒王师，世忠命诸军偃旗仆鼓，径抵凤凰山，濒瞰城邑，设云梯火楼，连日夜并攻，贼震怖叵测。五日城破，汝为窜身自焚，斩其弟岳、吉以徇，禽其谋主谢向、施逵及裨将陆必强等五百余人。世忠初欲尽诛建民，李纲自福州驰见世忠曰：“建民多无辜。”世忠令军士驰城上毋下，听民自相别，农给牛谷，商贾弛征禁，胁从者汰遣，独取附贼者诛之。民感更生，家为立祠。捷闻，帝曰：“虽古名将何以加。”赐黄金器皿。

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贼尚多，乞乘胜讨平。广西贼曹成拥余众在郴、邵。世忠既平闽寇，旋师永嘉，若将就休息者。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大惊。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众降，得战士八万，遣诣行在。遂移师长沙。时刘忠有众数万，据白面山，营栅相望。世忠始至，欲急击，宣抚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审矣，非参政所知，请期半月效捷。”遂与贼对垒，弈棋张饮，

坚壁不动，众莫测。一夕，与苏格联骑穿贼营，候者呵问，世忠先得贼军号，随声应之，周览以出，喜曰：“此天锡也。”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与诸将拔营而进，贼兵方迎战，所遣兵已驰入中军，夺望楼，植旗盖，传呼如雷，贼回顾惊溃，麾将士夹击，大破之，斩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赐带、笏，仍敕枢密以功颁示内外诸将。师还建康，置背嵬军，皆勇鸷绝伦者。九月，为江南东、西路宣抚使，置司建康。

三年三月，进开府仪同三司，充淮南东、西路宣抚使，置司泗州。时闻李横进师讨伪齐，议遣大将，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赐广马七纲，甲千副，银二万两，帛二万匹；又出钱百万缗，米二十八万斛，为半岁之用。命户部侍郎姚舜明诣泗州，总领钱粮；仓部郎官孙逸如平江府、常秀饶州，督发军食。李横兵败还镇，世忠不果渡淮。

四年，以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驻镇江。是岁，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饬守备，图进取，辞旨恳切。世忠受诏，感泣曰：“主忧如此，臣子何以生为！”遂自镇江济师，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令军中曰：“眦吾鞭所向。”于是引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中，金人问王师动息，具以所见对。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挾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搯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

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挾李也等二百余人。所遣董旼亦击金人于天长县之鸦口，擒女真四十余人。解元至高邮，遇敌，设水军夹河阵，日合战十三，相拒未决。世忠遣成闵将骑士往援，复大战，俘生女真及千户等。世忠复亲追至淮，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捷闻，群臣入贺，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与求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帝曰：“第优赏之。”于是部将董旼、陈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

时挾辣屯泗州，兀术屯竹塾镇，为世忠所扼，以书币约战，世忠许之，且使两伶人以橘、茗报聘。会雨雪，金馈道不通，野无所掠，杀马而食，蕃汉军皆怨。兀术夜引军还，刘麟、刘猊弃輜重遁。

五年，进少保。六年，授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夫人梁亲织薄为屋。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帟，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厉。抚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阳遂为重镇。刘豫兵数入寇，辄为世忠所败。

时张浚以右相视师，命世忠自承、楚图淮阳。刘豫方聚兵淮阳，世忠即引军渡淮，旁符离而北，至其城下。为贼所围，奋戈一跃，溃围而出，不遗一镞。呼延通与金将牙合李董搏战，扼其吭而禽之，乘锐掩击，金人败去。既而围淮阳，贼坚守不下，约曰：“受围一日，则举一烽。”至是，六烽具举，兀术与刘猊皆至。世忠求援于张浚，浚以世忠有见吞意，不从。世忠勒阵向敌，遣人语之曰：“锦衣骢马立阵前者，韩

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敌。”敌果至，杀其导战二人，遂引去。寻诏班师，复归楚州，淮阳之民，从而归者以万计。

三月，除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节制镇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赐号“扬武翊运功臣”，加横海、武宁、安化三镇节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来朝。

十月，边报急，刘光世欲弃庐州还太平，张俊亦请益兵。都督张浚曰：“今日之事，有进击，无退保。”于是世忠引兵渡淮，与金将讹里也力战。刘猷将寇淮东，为世忠兵扼，不得进。七年，筑高邮城，民益安之。

初，世忠移屯山阳，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金人废刘豫，中原震动，世忠谓机不可失，请全师北讨，招纳归附，为恢复计。会秦桧主和议，命世忠徙屯镇江。世忠言：“金人诡诈，恐以计缓我师，乞留此军蔽遮江、淮。”又力陈和议之非，愿效死节，率先迎敌；若不胜，从之未晚。又言王伦、蓝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无反覆文状为后证。章十数上，皆慷慨激切，且请单骑诣阙面奏，帝率优诏褒答。后金果渝盟，咸如其言。

金使萧哲之来，以诏谕为名，世忠闻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许，愿举兵决战，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又言：“金人欲以刘豫相待，举国士大夫尽为陪臣，恐人心离散，士气凋沮。”且请驰驿面奏，不许。既而伏兵洪泽镇，将杀金使，不克。

九年，授少师。十年，金人败盟，兀术率撒离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围淮阳，金人来救，世忠

迎击于洳口镇，败之。又遣解元击金人于潭城，刘宝击于千秋湖，皆捷。亲随将成闵从统制许世安夺淮阳门而入，大战门内。世安中四矢，闵被三十余创，复夺门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闵由是知名。世忠进太保，封英国公，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十一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再入，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既而金败于柘皋，复围濠州。世忠受诏救濠，以舟师至招信县，夜以骑兵击金人于闻贤驿，败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杨沂中军已南奔。世忠与金人战于淮岸，夜遣刘宝溯流将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龙洲，扼其归路，世忠知之，全师而还。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得入侵。世忠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秦桧收三大将权，四月，拜枢密使，遂以所积军储钱百万贯，米九十万石，酒库十五归于国。世忠既不以和议为然，为桧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之？北使之来，乞与面议。”不许，遂抗疏言桧误国。桧讽言者论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连疏乞解枢密柄，继上表乞骸。十月，罢为醴泉观使、奉朝请，进封福国公，节钺如故。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

十二年，改潭国公。显仁皇后自金还，世忠诣临平朝谒。后在北方闻其名，慰问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

世忠初得疾，敕尚医视疗，将吏卧内问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

世忠尝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讳‘忠’字，讳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义，事关庙社，必流涕极言。岳飞冤狱，举朝无敢出一语，世忠独撻桧怒，语在《桧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或劝止之，世忠曰：“今畏祸苟同，他日瞑目，岂可受铁杖于太祖殿下？”时一二大将，多曲徇桧苟全，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

嗜义轻财，锡赆悉分将士，所赐田输租与编户等。持军严重，与士卒同甘苦，器仗规画，精绝过人，今克敌弓、连锁甲、狻猊鍪，及跳涧以习骑，洞贯以习射，皆其遗法也。尝中毒矢入骨，以强弩括取之，十指仅全四，不能动，刀痕箭瘢如刻画。然知人善奖用，成闵、解元、王胜、王权、刘宝、岳超起行伍，秉将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罢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尝有权位者。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

子彦直、彦质、彦古，皆以才见用。彦古户部尚书。

彦直字子温。生期年，以父任补右承奉郎，寻直秘阁。六岁，从世忠入见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书“皇帝万岁”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亲解孝宗兕角之繻傅其首，赐金器、笔研、监书、鞍马。年十二，赐三品服。

绍兴十七年，中两浙转运司试。明年，登进士第，调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桧素衔世忠不附和议，出彦直为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桧死，拜光禄寺丞。二十九年，迁屯田员外郎兼权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张浚都督江、

淮军马，檄权计议军事。督府罢，奉祠。

乾道二年，迁户部郎官、主管左曹，总领淮东军马钱粮。会大军仓给粮，径乘小舆往察之，给米不如数，捕吏置于理。初，代者以乏兴罢，交承，为缗钱仅二十万，明年奏计乃四倍，且以其赢献诸朝。帝嘉之。拜司农少卿，进直龙图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

时朝廷还岳飞家赀产多在九江，岁久业数易主，吏缘为奸。彦直搜剔隐匿，尽还岳氏。复为司农少卿，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寻兼发运副使。会时相不乐，密启换武，授利州观察使、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

七年，授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条奏军中六事，乞备器械、增战马、革滥赏、厉奇功、选勇略、充亲随等，朝廷多从之。先是，军中骑兵多不能步战，彦直命骑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虽统制官亦今以身帅之，人人习于劳苦，驰骋如飞。事闻，诏令三衙、江上诸军仿行之。

八年，丐归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阁待制、知台州。丐祠养亲，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进对言：“顷自岳飞为帅，身居鄂渚，遥领荆襄，田师中继之，始分鄂渚为二军，乞复旧。”又乞并京西、湖北转运为一司，分官置司襄阳，可一事体，帝善之。迁刑部侍郎。

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议：大辟三鞫之弗承，宜令以众证就刑，欲修立为令。彦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则善类被诬，必多冤狱。且笞杖之刑，犹引伏方决，况人命至重乎？”议卒格。以议夺吴名世改正过名不当，降两官。

会当遣使于金，在廷相顾莫肯先，帝亲择以往，闻命慨

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问接国书事，论难往复数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书能力为主。”既至，几罹祸者数，守节不屈，金卒礼遣之，帝嘉叹。迁吏部侍郎，寻权工部尚书，复中大夫，改工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方控辞，以言罢，提举太平兴国宫，寻提举佑神观、奉朝请。

寻知湿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穷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间积逋，以郡余财代输之，然以累欠内帑坊场钱不发，镌一官。海寇出没大洋劫掠，势甚张，彦直授将领土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贼首，海道为清。枢密奏功，进敷文阁学士，以弟彦质为两浙转运判官，引嫌易泉府。丐祠奉亲，差提举佑神观，仍奉朝请，特令佩鱼，示异数也。

入对，乞搜访靖康以来死节之士，以劝忠义。又上荐举乞选人已经关升、实历六考、无赃私罪犯者，杂试以经术法律，限其员额，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达，定为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满日，开具本州实在财赋数目，具公移与交代者，并达台省，庶可核实，以戢奸弊，帝悉嘉纳。

淳熙十年夏旱，应诏言，诬者滥刑，为致旱之由。明年，入对，论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马乃远在数百里外，乞令归司。久之，再为户部尚书。会岁旱，乞广余为先备。又乞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阁学士。帝追感世忠元勋，遣使谕彦直，且谓彦直有才力，言者诬之。彦直感泣奏谢。寻提举万寿观，有疾，帝赐之药。进显谟阁学士、提举万寿观。

尝摭宋朝事，分为类目，名《水心镜》，为书百六十七卷。礼部尚书尤袤修国史，白于朝，下取是书以进，光宗览之，称

善。进龙图阁学士、提举万寿观，转光禄大夫致仕。卒，特赠开府仪同三司，赐银绢九百，爵至蕲春郡公。

论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盖惩岳飞之事也。昔汉文帝思颇、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卷三百六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岳 飞子云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赏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

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设祭于其冢。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韜募敢战士，飞应募。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阳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康王至相，飞因刘浩见，命招贼吉倩，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补承信郎。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败之。从浩解东京围，与敌相持于滑南，领百骑习兵河上。敌猝至，飞麾其徒曰：“敌虽众，未知吾虚实，当及其未定击之。”乃独驰迎敌。有梟将舞刀而前，飞斩之，敌大败。迁秉义郎，隶留守宗泽。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康王即位，飞上书数千言，大略谓：“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书闻，以越职夺官归。

诣河北招讨使张所，所待以国士，借补修武郎，充中军统领。所问曰：“汝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飞因说之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招抚诚能提兵压境，飞唯命是从。”所大喜，借补武经郎。

命从王彦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

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翌日，战侯兆川，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败之。夜屯石门山下，或传金兵复至，一军皆惊，飞坚卧不动，金兵卒不来。食尽，走彦壁乞粮，彦不许。飞引兵益北，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飞自知与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泽卒，杜充代之，飞居故职。

二年，战胙城，又战黑龙潭，皆大捷。从闾勅保护陵寝，大战汜水关，射殪金将，大破其众。驻军竹芦渡，与敌相持，选精锐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刍交缚两束，夜半，蒸四端而举之。金人疑援兵至，惊溃。

三年，贼王善、曹成、孔彦舟等合众五十万，薄南薰门。飞所部仅八百，众惧不敌，飞曰：“吾为诸君破之。”左挟弓，右运矛，横冲其阵，贼乱，大败之。又擒贼杜叔五、孙海于东明。借补英州刺史。王善围陈州，飞战于清河，擒其将孙胜、孙清，授真刺史。

杜充将还建康，飞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充不听，遂与俱归。师次铁路步，遇贼张用，至六合遇李成，与战，皆败之。成遣轻骑劫宪臣犒军银帛，飞进兵掩击之，成奔江西。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玠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

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兀术趋杭州，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俘签

军首领四十余。察其可用者，结以恩遣还，令夜斫营纵火，飞乘乱纵击，大败之。驻军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

四年，兀术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图飞像祠之。

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复建康。飞奏：“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帝嘉纳。兀术归，飞邀击于静安，败之。

诏讨戚方，飞以三千人营于苦岭。方遁，俄益兵来，飞自领兵千人，战数十合，皆捷。会张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飞辞，乞淮南东路一重难任使，收复本路州郡，乘机渐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次第而复。

会金攻楚急，诏张俊援之。俊辞，乃遣飞行，而命刘光世出兵援飞。飞屯三墩为楚援，寻抵承州，三战三捷，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飞师孤力寡，楚遂陷。诏飞还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

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绍兴元年，张俊请飞同讨李成。时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曰：“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进大败，走筠州。飞抵城东，贼出城，布阵十五里，飞设伏，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选骑二百随帜而前。贼易其少，薄之，伏发，贼败走。飞使人呼曰：“不从贼者坐，吾不汝杀。”坐而降者八万余人。进以余卒奔成于南康。飞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斩其将赵万。成闻进败，自引兵十余万来。飞与遇于楼子庄，大破成军，追斩进。成走蕲州，降伪齐。

张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飞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二年，贼曹成拥众十余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分道而遁。飞至茶陵，奉诏招之，成不从。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

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追。飞命士蓐食，潜趋绕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砦。成据险拒飞，飞麾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士争奋，夺二隘据之。成又自桂岭置砦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亲以众十余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一鼓登岭，破其众，成奔连州。飞谓张宪等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时以盛夏行师瘴地，抚循有方，士无一人死病者，岭表平。授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抚李回檄飞捕剧贼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谕刘大中奏：“飞兵有纪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盗复起。”不果行。时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帝乃专命飞平之。飞至虔州，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雩都迎战，跃马驰突，飞麾兵即马上擒之，余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环水，止一径可入。飞列骑山下，令皆持满，黎明，遣死士疾驰登山，贼众乱，弃山而下，骑兵围之。贼呼丐命，飞令勿杀，受其降。授徐庆等方略，捕诸郡余贼，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惊之故，密旨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绘像祠之。余寇高聚、

张成犯袁州，飞遣王贵平之。

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李山、吴全、吴锡、李横、牛皋皆隶焉。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谕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遂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伪将京超号“万人敌”，乘城拒飞。飞鼓众而登，超投崖死，复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飞趣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刘豫益成兵屯新野，飞与王万夹击之，连破其众。

飞奏：“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时方重深入之举，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

进兵邓州，成与金将刘合孛堇列砦拒飞。飞遣王贵、张

宪掩击，贼众大溃，刘合李董仅以身免。贼党高仲退保邓城，飞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复邓州。帝闻之，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又复唐州、信阳军。

襄汉平，飞辞制置使，乞委重臣经画荆襄，不许。赵鼎奏：“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乞令飞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声势，湖、广、江、浙亦获安妥。”乃以随、郢、唐、邓、信阳并为襄阳府路隶飞，飞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

兀术、刘豫合兵围庐州，帝手札命飞解围，提兵趋庐，伪齐已驱甲骑五千逼城。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庐州平。飞奏：“襄阳等六郡人户阙牛、粮，乞量给官钱，免官私逋负，州县官以招集流亡为殿最。”

五年，入觐，封母国夫人；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招捕杨么。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

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飞上其功，迁武经大夫。统制任士安不禀王玠令，军以此无功。飞鞭士

安使饵贼，曰：“三日贼不平，斩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贼见止士安军，并力攻之。飞设伏，士安战急，伏四起击贼，贼走。

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贼。”浚曰：“何言之易？”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

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余端、刘诜等降，飞诡骂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么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么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讖。获贼舟千余，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诏兼蕲、黄制置使，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还军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

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慕飞义率众来归。飞入覲，面陈：“襄阳自收复后，未置监司、州县无以按察。”帝从之，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飞得自黜陟。

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命飞屯襄阳，以窥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飞移军京西，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宣抚副使，置司襄阳。命往武昌调军。居母忧，降制起复，飞扶柩还庐山，连表乞终丧，不许，累诏趣起，乃就军。又命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首遣王贵等攻虢州，下之，获粮十五万石，降其众数万。张浚曰：“飞措置甚大，令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砦，必有应者。”飞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再战皆捷，中原响应。又遣人焚蔡州粮。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浚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其锋，而已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帝虑俊、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

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踊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郾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

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粲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

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帝累诏趣飞还职，飞力辞，诏幕属造庐以死请，凡六日，飞趋朝待罪，帝尉遣之。宗元还言：“将和士锐，人怀忠孝，皆飞训养所致。”帝大悦。飞奏：“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臣愿提兵进讨，顺天道，固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万全之效可必。”又奏：“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陛下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未报而酈琼叛，浚始悔。飞复奏：“愿进屯淮甸，伺便击琼，期于破灭。”不许，诏驻师江州为淮、浙援。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剖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飞奏：“宜乘废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不报。

八年，还军鄂州。王庶视师江、淮，飞与庶书：“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庶甚壮之。秋，召赴行在，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飞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貽后世讥。”桧衔之。

九年，以复河南，大赦。飞表谢，寓和议不便之意，有

“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授开府仪同三司，飞力辞，谓：“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三诏不受，帝温言奖谕，乃受。会遣士偃谒诸陵，飞请以轻骑从洒埽，实欲观衅以伐谋。又奏：“金人无事请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我，实寄之也。”桧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阡中原。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寻改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鄆城，兵势甚锐。

兀术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中外闻之，大惧，诏飞审处自固。飞曰：“金人伎穷矣。”乃日出挑战，且骂之。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鄆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

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恟曰：“自海上起兵，

皆以此胜，今已矣！”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觐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

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屡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术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董，兀术遁去。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飞奏：“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先是，绍兴五年，飞遣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砦韦铨、孙谋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术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凯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輜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十一年，谍报金分道渡淮，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兀术、韩常与龙虎大王疾驱至庐，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飞策金人举国南来，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以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时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兀术破濠州，张俊驻军黄莲镇，不敢进；杨沂中遇伏而败，帝命飞救之。金人闻飞至，又遁。

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桧又用参政王次翁计，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枢密副使，位参知政事上，飞固请还兵柄。五月，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

初，飞在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飞屈己下之，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师卒无功。飞闻命即行，遂解庐州围，帝授飞两镇节，俊益耻。杨么平，飞献俊、世忠楼船各一，兵械毕备，世忠大悦，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粮乏诮飞，飞不为止，帝赐札褒谕，有曰：“转饷艰阻，卿不复顾。”俊疑飞漏言，还朝，反倡言飞逗遛不进，以乏饷为辞。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议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俊变色。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飞，遂倡言飞议弃山阳，且密以飞报世忠事告桧，桧大怒。

初，桧逐赵鼎，飞每对客叹息，又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恶其欺罔，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大率谓：“今春金人攻淮西，飞略至舒、

靳而不进，比与俊按兵淮上，又欲弃山阳而不守。”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

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

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云弃市。籍家赀，徙家岭南。幕属于鹏等从坐者六人。

初，飞在狱，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辅并言飞无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儁请以百口保飞，卨亦劾之，窜死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狱者，皆迁转有差。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时洪皓在金国中，蜡书驰奏，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饮，帝戒之曰：“卿异时到河朔，乃可

饮。”遂绝不饮。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尝习注坡，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之术，曰：“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耗敝极矣。”荆湖平，募民营田，又为屯田，岁省漕运之半。帝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尤桧所恶也。

张所死，飞感旧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宝自楚来归，韩世忠留之，宝痛哭愿归飞，世忠以书来谂，飞复曰：“均为国家，何分彼此？”世忠叹服。襄阳之役，诏光世为援，六郡既复，光世始至，飞奏先赏光世军。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

桧死，议复飞官。万俟卨谓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

仍旧。中丞汪澈宣抚荆、襄，故部曲合辞讼之，哭声雷震。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云、雷、霖、震、霆。

云，飞养子。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飞征伐，未尝不与，数立奇功，飞辄隐之。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飞不言。逾年，铨曹辩之，始迁武翼郎。杨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张浚廉得其实，曰：“岳侯避宠荣，廉则廉矣，未得为公也。”奏乞推异数，飞力辞不受。尝以特旨迁三资，飞辞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级，男云遽躡崇资，何以服众？”累表不受。颍昌大战，无虑十数，出入行阵，体被百余创，甲裳为赤。以功迁忠州防御使，飞又辞；命带御器械，飞又力辞之。终左武大夫、提举醴泉观。死年二十三。孝宗初，与飞同复元官，以礼祔葬，赠安远军承宣使。

雷，忠训郎、阁门祗候，赠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初，飞下狱，桧令亲党王会搜其家，得御札数篋，束之左藏南库，霖请于孝宗，还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辩验汇次，凡出师应援之先后皆可考。嘉定间，为《吁天辩诬集》五卷、《天定录》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举江南东路茶盐公事。霆，修武郎、阁门祗候。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

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瞋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卷三百六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刘锜 吴玠 吴玠子挺

刘锜，字信叔，德顺军人，泸州军节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仪状，善射，声如洪钟。尝从仲武征讨，牙门水斛满，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随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间，用高俅荐，特授阁门祗候。

高宗即位，录仲武后，锜得召见，奇之，特授阁门宣赞舍人，差知岷州，为陇右都护。与夏人战屡胜，夏人儿啼，辄怖之曰：“刘都护来！”张浚宣抚陕西，一见奇其才，以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师溃于富平，慕洧以庆阳叛，攻环州。浚命锜救之，留别将守渭，自将救环。未几，金攻渭，锜留李彦琪捍洧，亲率精锐还救渭，已无及，进退不可，乃走德顺军。彦琪遁归渭，降金。锜贬秩知绵州兼沿边安抚。

绍兴三年复官，为宣抚司统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

守陕、蜀之地。会使者自蜀归，以锜名闻。召还，除带御器械，寻为江东路副总管。六年，权提举宿卫亲军。帝驻平江，解潜、王彦两军交斗，俱罢，命锜兼将之。锜因请以前护副军及马军，通为前、后、左、右、中军与游奕，凡六军，每军千人，为十二将。前护副军，即彦八字军也。于是锜始能成军，扈从赴金陵。七年，帅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

十年，金人归三京，充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所部八字军才三万七千人，将发，益殿司三千人，皆携其孥，将驻于汴，家留顺昌。锜自临安溯江绝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涡口，方食，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未至，五月，抵顺昌三百里，金人果败盟来侵。

锜与将佐舍舟陆行，先趋城中。庚寅，谍报金人入东京。知府事陈规见锜问计，锜曰：“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矣。”时所部选锋、游奕两军及老稚輜重，相去尚远，遣骑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报，金骑已入陈。

锜与规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人心乃安。召诸将计事，皆曰：“金兵不可敌也，请以精锐为殿，步骑遮老小顺流还江南。”锜曰：“吾本赴官留司，今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吾意已决，敢言去者斩！”惟部将许清号“夜叉”者奋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军士扶携老幼而来，今避而走，易耳。然欲弃父母妻子则不忍；欲与偕行，则敌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与努力一战，于死中求生也。”议与锜合。锜大喜，凿舟沉之，示无去意。置家寺中，积薪于门，

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分命诸将守诸门，明斥堠，募土人为间探。于是军士皆奋，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争呼跃曰：“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时守备一无可恃，镒于城上躬自督厉，取伪齐所造痴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数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毕，而游骑已涉颍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围顺昌，镒豫于城下设伏，擒千户阿黑等二人，诘之，云：“韩将军营白沙涡，距城三十里。”镒夜遣千余人击之，连战，杀虏颇众。既而三路都统葛王褒以兵三万，与龙虎大王合兵薄城。镒令开诸门，金人疑不敢近。

初，镒傅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与清等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轂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镒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敌稍却。复以步兵邀击，溺河死者不可胜计，破其铁骑数千。特授鼎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时顺昌受围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东村，距城二十里。镒遣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辮发者辄斫之。金兵退十五里。镒复募百人以上，或请衔枚，镒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𦏧，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所烛则皆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即聚，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退军老婆湾。

兀术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过淮宁留一宿，治战具，备糗粮，不七日至顺昌。镒闻兀术至，会诸将于城上问策，或

谓今已屡捷，宜乘此势，具舟全军而归。锜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为缓急之用，况已挫贼锋，军声稍振，虽众寡不侔，然有进无退。且敌营甚迮，而兀术又来，吾军一动，彼蹑其后，则前功俱废。使敌侵轶两淮，震惊江、浙，则平生报国之志，反成误国之罪。”众皆感动思奋，曰：“惟太尉命。”

锜募得曹成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我言，敌必不汝杀。今置汝绰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坠马，为敌所得。敌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帅子，喜声伎，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遇敌被执，兀术问之，对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鹅车炮具不用。翌日，锜登城，望见二人远来，缒而上之，乃敌械成等归，以文书一卷系于械，锜惧惑军心，立焚之。

兀术至城下，责诸将丧师，众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帅临城自见。”锜遣耿训以书约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我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兀术曰：“诺。”乃下令明日府治会食。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颖河上，敌由之以济。

锜遣人毒颖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者；饮，夷其族。敌用长胜军严阵以待，诸酋各居一部。众请先击韩将军，锜曰：“击韩虽退，兀术精兵尚不可当，法当先击兀术。兀术一动，则余无能为矣。”

时天大暑，敌远来疲敝，锜士气闲暇，敌昼夜不解甲，锜军皆番休更食羊马垣下。敌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往往困乏。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力疲气索，

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统制官赵撙、韩直身中数矢，战不肯已，士殊死斗，入其阵，刀斧乱下，敌大败。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余。乙卯，兀术拔营北去，锜遣兵追之，死者万数。

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截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人进一步，拒马亦进，退不可却。官军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锜军所杀。战自辰至申，敌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饷战士如平时，敌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斫敌，又大破之。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

初，有河北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两翼拐子马尔。”故锜兵力击之。兀术平日恃以为强者，什损七八，至陈州，数诸将之罪，韩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拥众还汴。捷闻，帝喜甚，授锜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知顺昌府、沿淮制置使。

是役也，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然营中喧哗，终夜有声。金遣人近城窃听，城中肃然，无鸡犬声。兀术帐前甲兵环列，持烛照夜，其众分番假寐马上。锜以逸待劳，以故辄胜。时洪皓在燕密奏：“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故议者谓是时诸将协

心，分路追讨，则兀术可擒，汴京可复；而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良可惜也。

七月，命为淮北宣抚判官，副杨沂中，破敌兵于太康县。未几，秦桧请令沂中还师镇江，锜还太平州，岳飞以兵赴行在，出师之谋寝矣。

十一年，兀术复签两河兵，谋再举。帝亦测知敌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庐、和二州，锜自太平渡江，抵庐州，与张俊、杨沂中会。而敌已大入，锜据东关之险以遏其冲，引兵出清溪，两战皆胜。行至柘皋，与金人夹石梁河而阵。河通巢湖，广二丈，锜命曳薪叠桥，须臾而成，遣甲士数队路桥卧枪而坐。会沂中、王德、田师中、张子盖之军俱至。

翌日，兀术以铁骑十万分为两隅，夹道而阵。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毙之，因大呼驰击，诸军鼓噪。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沂中以万兵各持长斧奋击之，敌大败；锜与德等追之，又败于东山。敌望见曰：“此顺昌旗帜也。”即退走。

锜驻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归太平州。时并命三帅，不相节制。诸军进退多出于张俊，而锜以顺昌之捷骤贵，诸将多嫉之。俊与沂中为腹心，而与锜有隙，故柘皋之赏，锜军独不与。

居数日，议班师，而濠州告急。俊与沂中、锜趋黄连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进战，锜谓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师据险，徐为后图。”诸将曰：“善。”三帅鼎足而营，或言敌兵已去，锜又谓曰：“敌得城而

遽退，必有谋也，宜严备之。”俊不从，命沂中与德将神勇步骑六万人，直趋濠州，果遇伏败还。

迟明，锜军至藕塘，则沂中军已入滁州，俊军已入宣化。锜军方食，俊至，曰：“敌兵已近，奈何？”锜曰：“杨宣抚兵安在？”俊曰：“已失利还矣。”锜语俊：“无恐，锜请以步卒御敌，宣抚试观之。”锜麾下皆曰：“两大帅军已渡，我军何苦独战？”锜曰：“顺昌孤城，旁无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满二万，犹足取胜；况今得地利，又有锐兵邪？”遂设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谍者妄也，乃戚方殿后之军尔。”锜与俊益不相下。

一夕，俊军士纵火劫锜军，锜擒十六人，梟首槩上，余皆逸。锜见俊，俊怒谓锜曰：“我为宣抚，尔乃判官，何得斩吾军？”锜曰：“不知宣抚军，但斩劫砦贼尔。”俊曰：“有卒归，言未尝劫砦。”呼一人出对。锜正色曰：“锜为国家将帅，有罪，宣抚当言于朝，岂得与卒伍对事？”长揖上马去。已，皆班师，俊、沂中还朝，每言岳飞不赴援，而锜战不力。秦桧主其说，遂罢宣抚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飞奏留锜掌兵，不许，诏以武泰之节提举江州太平观。

锜镇荆南凡六年，军民安之。魏良臣言锜名将，不当久闲。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复帅荆南府。江陵县东有黄潭，建炎间，有司决水入江以御盗，由是夏秋涨溢，荆、衡间皆被水患。锜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数千亩，流民自占者几千户。诏锜遇大礼许奏文资，仍以其侄汜为江东路兵马副都监。

三十一年，金主亮调军六十万，自将南来，弥望数十里，不断如银壁，中外大震。时宿将无在者，乃以锜为江、淮、浙

西制置使，节制逐路军马。八月，镒引兵屯扬州，建大将旗鼓，军容甚肃，观者叹息。以兵驻清河口，金人以毡裹船载粮而来，镒使善没者凿沉其舟。镒自楚州退军召伯镇，金人攻真州，镒引兵还扬州，帅刘泽以城不可守，请退军瓜洲。金万户高景山攻扬州，镒遣员琦拒于皂角林，陷围力战，林中伏发，大败之，斩景山，俘数百人。捷奏，赐金五百两、银七万两以犒师。

先是，金人议留精兵在淮东以御镒，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将王权不从镒节制，不战而溃，自清河口退师扬州，以舟渡真、扬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洲。镒病，求解兵柄，留其侄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诏镒专防江，镒遂还镇江。

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敌弓射却之。时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师江、淮，至镇江，见镒病剧，以李横权镒军。义问督镇江兵渡江，众皆以为不可，义问强之。汜固请出战，镒不从，汜拜家庙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东出江皋，逆趋瓜洲。汜先退，横以孤军不能当，亦却，失其都统制印，左军统制魏友、后军统制王方死之，横、汜仅以身免。

方诸军渡江而北也，镒使人持黄、白帜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贼至举白帜；合战举二帜，胜则举黄帜。”是日二帜举，逾时，镒曰：“黄帜久不举，吾军殆矣。”镒愤懣，病益甚。都督府参赞军事虞允文自采石来，督舟师与金人战。允文过镇江，谒镒问疾。镒执允文手曰：“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辈愧死矣！”

召诣阙，提举万寿观。镒假都亭驿居之。金之聘使将至，

留守汤思退除馆以待，遣黄衣谕锜徙居别试院，锜疑汜累己，常惧有后命。三十二年闰二月，锜发怒，呕血数升而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赐其家银三百两，帛三百匹。后谥武穆。

锜慷慨深毅，有儒将风。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然锜卒以病不能成功。世传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锜在扬州，命尽焚城外居屋，用石灰尽白城壁，书曰：“完颜亮死于此。”金主多忌，见而恶之，遂居龟山，人众不可容，以致是变云。

吴玠，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人。父葬水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政和中，夏人犯边，以功补进义副尉，稍擢队将。从讨方腊，破之；及击河北群盗，累功权泾原第十将。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

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庆关，略秦雍，谋趋泾原。都统制曲端守麻务镇，命玠为前锋，进据青溪岭，逆击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惮意。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金人攻延安府，经略使王庶召曲端进兵，端驻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荡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华州，拔之。

三年冬，剧贼史斌寇汉中，不克，引兵欲取长安，曲端命玠击斩之，迁忠州刺史。宣抚处置使张浚巡关陕，参议军事刘子羽诵玠兄弟才勇，浚与玠语，大悦，即授统制，弟璘

掌帐前亲兵。

四年春，升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金帅娄宿与撒离喝长驱入关，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拥兵邠州为援。金兵来攻，玠击败之，撒离喝惧而泣，金军中目为“啼哭郎君”。金人整军复战，玠军败绩。端退屯泾原，劾玠违节度，降武显大夫，罢总管，复知怀德军。张浚惜玠才，寻以为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时兵火之余，玠劳来安集，民赖以生。转忠州防御使。

九月，浚合五路兵，欲与金人决战，玠言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统制又会诸将议战，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诸将皆曰：“我众彼寡，又前阻苇泽，敌有骑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敌骤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进薄玠营。军遂大溃，五路皆陷，巴蜀大震。

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玠宜退守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蹙其后，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数年然后止。

绍兴元年，金将没立自凤翔，别将乌鲁折合自阶、成出散关，约日会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至，阵北山索战，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人舍马步战，大败，移砦黄牛，会大风雨雹，遂遁去。没立方攻箭筈关，玠复遣将击退之，两军终不得合。

始，金人之入也，玠与璘以散卒数千驻原上，朝问隔绝，

人无固志。有谋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诸将歃血盟，勉以忠义。将士皆感泣，愿为用。张浚录其功，承制拜明州观察使。居母丧，起复，兼陕西诸路都统制。

金人自起海角，狃常胜，及与玠战辄北，愤甚，谋必取玠。娄宿死，兀术会诸道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垓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张浚承制以玠为镇西军节度使，玠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兀术既败，遂自河东归燕山；复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屯凤翔，与玠相持。

二年，命玠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三州。金久窥蜀，以玠驻兵和尚原扼其冲，不得逞，将出奇取之。时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将李彦琪驻秦州，睨仙人关以缀玠；复令游骑出熙河以缀关师古，撒离喝自商于直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长驱趋洋、汉，兴元守臣刘子羽急命田晟守饶风关，以驿书招玠入援。

玠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以黄柑遗敌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大惊，以杖击地曰：“尔来何速耶！”遂大战饶风岭。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银，得士五千，将夹攻。会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导以祖溪间路，出关背，乘高以阬饶风。诸军不支，遂溃，玠退保西县。敌入兴元，刘

子羽退保三泉，筑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会之。

未几，金人北归，玠急遣兵邀于武休关，掩击其后军，堕涧死者以千计，尽弃辎重去。金人始谋，本谓玠在西边，故道险东来，不虞玠驰至。虽入三郡，而失不偿得。进玠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

四年二月，敌复大入，攻仙人关。先是，璘在和尚原，饷馈不继；玠又谓其地去蜀远，命璘弃之，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平，创筑一垒，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玠以万人当其冲。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而至，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

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杨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分军为二，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璘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璘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楼，姚仲登楼酣战，楼倾，以帛为绳，挽之复正。金人用火攻楼，以酒缶扑灭之。玠急遣统领田晟以长刀大斧左右击，明炬四山，震鼓动地。明日，大出兵。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统制官张彦劫横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归路，又败之。以郭震战不力，斩之。是役也，金自元帅以下，皆携孥来。刘夔乃豫之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

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

捷闻，授玠川、陕宣抚副使。四月，复凤、秦、陇三州。七月，录仙人关功，拜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节度使，璘自防御使升定国军承宣使，杨政以下迁秩有差。六年，兼营田大使，易保平、静难节。七年，遣裨将马希仲攻熙州，败绩，又失巩州，玠斩之。

玠与敌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九年，金人请和。帝以玠功高，授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迁四川宣抚使，陕西阶、成等州皆听节制。遣内侍奉亲札以赐，至，则玠病已甚，扶掖听命。帝闻而忧之，命守臣就蜀求善医，且饬国工驰视，未至，玠卒于仙人关，年四十七。赠少师，赐钱三十万。

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

玠死，胡世将问玠所以制胜者，璘曰：“璘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

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者。”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谥武安，作庙于仙人关，号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拱、扶、搦、扩、撙。拱亦握兵云。

吴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骑射，从玠攻战，积功至阁门宣赞舍人。绍兴元年，箭箐关之战，断没立与乌鲁折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超迁统制和尚原军马，于是玠驻师河池，璘专守原。及兀术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敌阵分合三十余，璘随机而应，至神垵伏发，金兵大败，兀术中流矢遁。张浚承制以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升康州团练使。

三年，迁荣州防御使、知秦州，节制阶、文。是岁，玠败于祖溪岭，时璘犹在和尚原，玠命璘弃原别营仙人关，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术、撒离喝果以大兵十万至关下，璘自武、阶路入援。先以书抵玠，谓杀金平地阔远，前阵散漫，须后阵阻隘，然后可以必胜。玠从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围转战，会于仙人关。敌果极力攻第二隘，诸将有请别择形胜以守者，璘奋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战而走也，吾度此敌去不久矣，诸君第忍之。”震鼓易帜，血战连日。金兵大败，二酋自是不敢窥蜀者数年。

露布献捷，迁定国军承宣使、熙河兰廓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六年，新置行营两护军，璘为左护军统制。九年，升

都统制，寻除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玠卒，授璘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时金人废刘豫，归河南、陕西地。楼炤使陕，以便宜欲命三帅分陕而守，以郭浩帅鄜延，杨政帅熙河，璘帅秦凤，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璘曰：“金人反覆难信，惧有他变。今我移军陕右，蜀口空虚，敌若自南山要我陕右军，直捣蜀口，我不战自屈矣。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炤从之，命璘与杨政两军屯内地保蜀，郭浩一军屯延安以守陕。

既而胡世将以四川制置权宣抚司事，至河池，璘见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庆一桥尔，骑兵疾驰，不五日至川口。吾军远在陕西，缓急不可追集，关隘不葺，粮运断绝，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国事何！”时朝廷恃和忘战，欲废仙人关。于是世将抗奏谓：“当外固欢和，内修守御。今日分兵，当使陕、蜀相接，近兵官贺仔谋知撒离喝密谋曰：‘要入蜀不难，弃陕西不顾，三五岁南兵必来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发取蜀必矣。’敌情如是，万一果然，则我当为伐谋之备，仙人关未宜遽废，鱼关仓亦宜积粮。”于是璘仅以牙校三队赴秦州，留大军守阶、成山砦，戒诸将毋得撤备。世将寻真除宣抚，置司河池。

十年，金人败盟，诏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撒离喝渡河入长安，趋凤翔，陕右诸军隔在敌后，远近震恐。时杨政在巩，郭浩在鄜延，惟璘随世将在河池。世将急召诸将议，惟泾原帅田晟与杨政同至，参谋官孙渥谓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厉声折之曰：“懦语沮军，可斩也！璘请以百口保

破敌。”世将壮之，指所居帐曰：“世将誓死于此！”乃遣渥之泾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敌。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败之。诏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

璘以书遗金将约战，金鹞眼郎君以三千骑冲璘军，璘使李师颜以骁骑击走之。鹞眼入扶风，复攻拔之，获三将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战百通坊，列阵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战破之，授镇西军节度使，升侍卫步军都虞候。十一年，与金统军胡盖战剡家湾，败之，复秦州及陕右诸郡。

初，胡盖与习不祝合军五万屯刘家圈，璘请讨之。世将问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诸将始犹窃议曰：“吾军其歼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军法有之，诸君不识尔。得车战余意，无出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及与二酋遇，遂用之。”

二酋老于兵，据险自固，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谓我必不敢轻犯。先一日，璘会诸将问所以攻，姚仲曰：“战于山上则胜，山下则败。”璘以为然，乃告敌请战，敌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彦珩枚截坡，约二将上岭而后发火。二将至岭，寂无人声，军已毕列，万炬齐发。敌骇愕曰：“吾事败矣。”习不祝善谋，胡盖善战，二酋异议。璘先以兵挑之，胡盖果出鏖战。璘以叠阵法更休迭战，轻裘驻马亟麾之，士殊死斗，金人大败。降者万人，胡盖走保腊家城，璘围而攻之。城垂破，

朝廷以驿书诏璘班师，世将浩叹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与敌。撤戍割地，皆秦桧主之也。

十二年，入觐，拜检校少师、阶成岷凤四州经略使，赐汉中田五十顷。十四年，朝议析利州路为东西路，以璘为西路安抚使，治兴州，阶、成、西和、凤、文、龙、兴七州隶焉。时和议方坚，而璘治军经武，常如敌至。十七年，徙奉国军节度使，改行营右护军为御前诸军都统制，安抚使如故。二十一年，以守边安静，拜少保。二十六年，领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改判兴州。渡江以来未有使相为都统制者，时璘已为开府仪同三司，故改命之。

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抚使。秋，亮渡淮，遣合喜为西元帅，以兵扼大散关，游骑攻黄牛堡。璘即肩輿上杀金平，驻军青野原，益调内郡兵分道而进，授以方略。制置使王刚中来会璘计事，璘寻移檄契丹、西夏及山东、河北，声金人罪以致讨。未几，兼陕西、河东招讨使。璘以病还兴州，总领王之望驰书告执政，谓璘多病，猝有缓急，蜀势必危。请移璘侄京襄帅拱归蜀，以助西师。凡五书未报。璘已力疾，复上仙人关。

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巩，王彦屯商、虢、陕、华，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复失，竟无成功。金人据大散关六十余日，相持不能破。仲舍巩攻德顺已逾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师颜代之，遣子挺节制军马。挺与敌战于瓦亭，败之。璘自将至城下，守陴者闻呼“相公来”，观望咨嗟，矢不忍发。璘按行诸屯，预治黄河战地，斩不用命者，先以数百骑尝敌。敌一鸣鼓，锐士空壁跃出突璘军。璘军得先治地，无

不一当十。至暮，璘忽传呼“某将战不力”，人益奋搏，敌大败，遁入壁。黎明，师再出，敌坚壁不动。会天大风雷，金人拔营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拥马迎拜不绝。璘寻还河池。

四月，原州受围，璘命姚仲以德顺之兵往援，璘自趋凤翔视师。诸将虽力战，敌攻益急，增兵至七万。五月，仲与敌战于原州之北岭，仲败绩。初，仲自德顺至原，由九龙泉上北岭，令诸军持满引行。以卢士敏兵为前阵，所统军六千为四阵，姚志兵为后拒。随地便利以列，与敌鏖战，开合数十。会輜重队随阵乱行，敌兵冲之，军遂大溃，失将三十余人。始，璘出师，王之望尝言：“此行士卒锐气，不及前时，仲年来数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贻仲书，谓原围未即解，且还德顺。书未达而仲败，璘亦无功还。寻夺仲兵，欲斩之，或劝而止，械系河池狱。

孝宗受禅，赐璘札，命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璘策金人必再争德顺，亟驰赴城下，而完颜悉烈等兵十余万果来攻。万户豁豁复领精兵自凤翔继至。璘筑堡东山以守，敌极力争之，杀伤太半，终不能克。时议者以为兵宿于外，去川口远，恐敌袭之，欲弃三路。遂诏璘退师。敌乘其后，璘将士死亡者甚众，三路复为敌有。拜少傅。隆兴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闻之，退师，遣使来告曰：“两国已讲和矣。”会诏至，俱解去。

沈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与璘议不协，兵部侍郎胡铨上书，语颇及璘。璘抗章请朝，上亲札报可。未半道，请罢宣抚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诣阙，遣中使劳问，召对

便殿，许朝德寿宫。高宗见璘，叹曰：“朕与卿，老君臣也，可数入见。”璘顿首谢。两宫存劳之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谒。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数日，诏仍领宣抚使，改判兴元府。及还镇，两宫宴饯甚宠。璘入辞德寿宫，泣下。高宗亦为之怅然，解所佩刀赐之，曰：“异时思朕，视此可矣。”

璘至汉中，修复褒城古堰，溉田数千顷，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师，追封信王。上震悼，辍视朝两日，赙增加等。高宗复赐银千两。初，璘病笃，呼幕客草遗表，命直书其事曰：“愿陛下毋弃四川，毋轻出兵。”不及家事，人称其忠。

璘刚勇，喜大节，略苛细，读史晓大义。代兄为将，守蜀余二十年，隐然为方面之重，威名亚于玠。高宗尝问胜敌之术，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曰：“此孙臬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也。”

尝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知兵者取焉。

王刚中尝谈刘锜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无英概，天下雷同誉之，恐不能当逆亮，璘窃忧之。”刚中不以为然，锜果无功，以忧愤卒。璘选诸将率以功。有荐才者，璘曰：“兵官非尝试，难知其才。以小善进之，则侥幸者获志，而边人

宿将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门功补官。从璘为中郎将，部西兵诣行在。高宗问西边形势、兵力与战守之宜，挺占对称旨，超授右武郎、浙西都监兼御前祗候，赐金带。寻差利路铃辖，改利州东路前军同统制，继改西路。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以宣抚使总三路兵御之，挺愿自力军前，璘以为中军统制。王师既复秦州，金将合喜孛堇介叛将张中彦以兵来争，挺破其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贼亦犄角为援，转战竟日。挺令前军统制梅彦廉众直据城门，众弗喻，彦亦惧力不敌。挺督之，彦出兵殊死战，挺率背嵬骑尽易黄旗绕出敌后，凭高突之。敌哗曰：“黄旗儿至矣！”遂惊败。挺不自为功，状彦第一，士颇多之。璘亦引嫌，并匿其功。擢荣州刺史，寻拜熙河经略、安抚使。

明年，挺被檄与都统制姚仲率东西路兵攻德顺。金左都监空平凉之众以援合喜，又遣精兵数万自凤翔来会。仲驻军六盘，挺独趋瓦亭，身冒矢石，众从之。金人舍骑操短兵奋斗，挺遣别将尽夺其马，金众遂溃。挺勒兵追之，禽千户耶律九斤、孛堇等百三十七人。

金人怨前衄，悉兵趋德顺。璘自秦州来督师，先壁于险，且治夹河战地。金人果大至，挺诱致之，至所治战地，盛兵蹙之，敌不能支，一夕遁去。巩州久不下，挺以选锋至城下，诸将咸曰：“西北坡陀地易攻，若分兵各当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虽卑而土坚，东南并河多沙砾善圯。且兵分则少，以少当坚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众击东南隅。不二日，楼橹俱尽。夜半，其将雷千户约降，黎明，城破。以功授团练

使，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御使。

孝宗即位，加璘兼陕西、河东路招讨宣抚使。璘虑敌必再争德顺，至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余万列栅以拒。有大酋引骑数千睨东山，璘命挺领骑迎击，却之。遂据东山，筑堡以守。敌不能争，乃益修攻具，为大车匿战士其中，将填隍而进。挺命抡大木植中道，车至不得前。拜武昌军承宣使，寻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中军统制，时年二十五。会朝廷主议和，诏西师解严，父子遂旋军。

乾道元年，升本军都统制。三年，以父命入奏，拜侍卫亲步军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璘卒，起复金州都统、金房开达安抚使，改利州东路总管。挺力求终丧，服除，召为左卫上将军。朝廷方议置神武中军五千人以属御前，命挺为都统制。挺力陈不当轻变祖宗法，事遂寝。拜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

挺每燕见从容，尝论两淮形势旷漫，备多力分，宜择胜地扼以重兵，敌仰攻则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济者。帝颇嘉纳。淳熙元年，改兴州都统，拜定江军节度使。初，军中自置互市于宕昌，以来羌马，西路骑兵遂雄天下。自张松典榷牧，奏绝军中互市，自以马给之，所得多下驷。挺至，首陈利害以闻，乞岁市五百匹，诏许七百匹。

始，武兴所部就饷诸郡，漫不相属。挺奏以十军为名，自北边至武兴列五军，曰踏白、摧锋、选锋、策选锋、游奕；武兴以西至绵为左、右、后三军；而驻武兴者前军、中军。营部于是始井井然。四年，入觐，除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

密修皂郊堡，增二堡，缮戎器，储于两库，敌终不觉。

十年冬，特加检校少保。成州、西和岁大侵，挺力为振恤，谕总赋者分军储以佐之，全活殆数千万。蜀自诸军宿师，凡廩赐，官率余三之一，视价高下给之，名曰“折估”，随所屯地相为乘除。岁久屯他徙，廩赐不易旧，至有同部伍而廩相倍蓰者，挺哀为中制上之。

光宗即位，御笔奖劳。而西和、阶、成、凤、文、龙六州器械弗缮，挺节冗费，屯工徒，悉创为之。御军虽严，而能时其缓急，士以不困。郡东北有二谷水，挺作二堤以捍之。绍熙二年，水暴发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复增筑长堤，民赖以安。诏问备边急务，即建增储之策，由是粮糗不乏。四年春，以疾乞致仕，诏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

挺少起勋阀，弗居其贵，礼贤下士，虽遇小官贱吏，不敢怠忽。拊循将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于庭下，辄降答之，即失律，诛治无少贷。璘尝对孝宗言，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岁时问劳不绝，被遇尤深厚。光宗赐内府珍奇，以示殊礼。子五人，曦，其次也。曦仕至太尉、昭信军节度使，以叛诛，见别传。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泚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岂其然乎？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

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卷三百六十七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李显忠 杨存中 郭浩 杨政

李显忠，绥德军青涧人也。初名世辅，南归，赐名显忠。由唐以来，世袭苏尾九族巡检。初，其母当产，数日不能免，有僧过门曰：“所孕乃奇男子，当以剑、矢置母旁，即生。”已而果生显忠，立于蓐，咸异之。

年十七，投效用，随父永奇出入行阵。金人犯酈延，经略王庶命永奇募间者，得张琦；更求一人，显忠请行。永奇曰：“汝未涉历，行必累琦。”显忠曰：“显忠年小，胆气不小，必不累琦，当与琦俱。”有敌人夜宿陶穴，显忠缒穴中，得十七人，皆杀之，取首二级，马二匹，余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补承信郎，充队将，由是始知名。转武翼郎，充副将。

金人陷延安，授显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袭国恩，乃为彼用邪！”会刘豫令显忠帅马军赴东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机，即归本朝，无以我故贰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显忠至东京，刘麟喜之，授南路铃辖，乃密遣其客雷灿以蜡书赴行在。已而豫废，兀术以万骑驰猎淮上，与显忠独立马围场间。显忠戒吴俊往探淮水可度马处，欲执兀术归朝。俊还，显忠驰问之，为竹刺伤马而止。兀术授显忠承宣使、知同州。

显忠至鄜省侍，永奇教显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来驿路，汝可于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归朝。第报我知，我当以兵取延安而归。”显忠赴同州，即遣黄土成等持书由蜀至吴，报归朝事。元帅撒里曷来同州，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屡战，皆胜。显忠憩高原，望追骑益多，乃与撒里曷折箭为誓，不得杀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许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争救得免。显忠携老幼长驱而北，至鄜城县，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马趵谷口，为金人所及，家属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闻之皆泣下。

显忠仅以二十六人奔夏国。夏人问故。显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齿疾首，恨不即死，愿得二十万人生擒撒里曷，取陕西五路归于夏，显忠亦得报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尔能为立功，则不靳借兵。”时有酋豪号“青面夜叉”者，久为夏国患，乃令显忠图之。请三千骑，昼夜疾驰，奄至其帐，擒之以归。夏主大悦，即出二十万骑，以文臣王枢、武臣唃讹讹为陕西招抚使，显忠为延安招抚使，时绍兴九年二月十四日也。

显忠引兵至延安，总管赵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复归宋矣，已有赦书。”显忠与官吏观赦书列拜，显忠大哭，众皆哭，百姓哭声不绝。乃以旧部八百余骑往见王枢、唃讹讹，谕之曰：“显忠已得延安府，见讲和赦书，招抚可以本部军归国。”唃讹讹不从，曰：“初，经略乞兵来取陕西。今既到此，乃令我归耶？”显忠知势不可，乃出刀斫唃讹讹，不及，擒王枢缚之。夏人以铁鹞子军来。显忠以所部拒之，驰挥双刀，所向披靡，夏

兵大溃，杀死蹂践无虑万人，获马四万匹。显忠揭榜招兵，以“绍兴九年”为文书。每得一人，予马一匹，旬日间得万人，皆骁勇少壮。又擒害其父母弟侄者，皆斩于东城之内。行至鄞州，已有马步军四万余。撒里曷在耀州，闻显忠来，一夕遁去。

四川宣抚吴玠遣张振来抚谕云：“两国见议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军赴行在。”遂至河池县见玠，玠抚之曰：“忠义归朝，惟君第一。”从行使臣崔皋等六百余人列拜庭下，玠又抚之，犒以银绢，诣行府受告敕、金带，除指挥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抚劳再三，赐名加赉，又赐田镇江，以崔皋辈充将佐。

兀术犯河南，命显忠为招抚司前军都统制，与李贵同破灵壁县。兀术犯合肥，手诏以军与张俊会。显忠至孔城镇，与敌战，败之。兀术谓韩常曰：“李世辅归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庐江而走。显忠欲追之与死战，俊以奉旨监护，虑失显忠，遂各以军还。

太后至临安，显忠入觐，加保信军节度使、浙东副总管。显忠熟西边山川险易，因上恢复策，忤秦桧意。金使言显忠私遣人过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复宁国军节度使，升都统制。

二十九年，金渝盟，诏显忠以本部捍御。遣统制官韦永寿等以二百骑至安丰军，与金将小韩将军兵五千人战于大人洲，败之。俄又增兵万余来，显忠率骑军出，自旦至午，气百倍，以大刀斫敌阵，敌不能支，杀获甚众，掩入淮者不可计。

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权拒于合肥。权退保和州，又弃军渡江，和州失守。金主亲统细军驻和之鸡笼山，将济采石。朝廷诏以显忠代权，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军中大喜，于是有采石之捷，语在《允文传》。显忠退军沙上，得杨存中报：“车驾至平江，可速进兵。”显忠选锐士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军至横山涧，与金射雕军战，统制顿遇重伤，韦永寿死之，敌兵败走。金主亮切责诸将不用命，诸将弑之而还。

是役也，显忠所将一万九千八百六人行赏有差，张振功为最。诏赐显忠五子金带。授显忠淮西制置使、京畿等处招讨使，擢太尉、宁国军节度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赴行在。

孝宗即位，赐田百顷，兼权池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节制军马。隆兴元年，兼淮西招抚使。时金主褻新立，山东、河北豪杰蜂起，耶律诸种兵数十万据数郡之地，太行山忠义耿京、王世隆辈皆欲挈地还于朝。金惧，亟请和。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请出师自宿、亳趋汴，由汴京以通关陕；关陕既通，则鄜延一路熟知显忠威名，必皆响应，且欲起其旧部曲，可得数万人，以取河东。

时张浚开都督府，四月，命显忠渡江督战。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沟，琦背约，用拐子马来拒，与战，败之。琦复背城列阵，显忠躬率将士鏖战，琦败走，遂复灵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归附者踵接。时邵宏渊围虹县未下，显忠遣灵壁降卒开谕祸福，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徙穆皆出降。宏渊耻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显忠立斩之，由是二将益不相能。

六月，兵傅宿州城，金人来拒，显忠败之，斩其左翼都统及首虏数千人，追奔二十余里。宏渊至，谓显忠曰：“招抚真关西将军也。”显忠闭营休士，为攻城计，宏渊等不从。显忠引麾下杨椿上城，开北门，不逾时拔其城。宏渊等殿后，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战，又斩首虏数千人，擒八十余人，遂复宿州。举寄居官刘时摄州事。捷闻，授显忠开府仪同三司、殿前都指挥使，妻周氏封国夫人。宏渊欲发仓库犒士卒，显忠不可，移军出城，止以见钱犒士，士皆不悦。

金帅孛撒自南京率步骑十万来，晨薄城，列大阵。显忠亲帅军遇于城南，战数十合，孛撒大败，遂退走。统制李福、统领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斩以徇。翼日，敌益兵至。显忠谓宏渊并力夹击，宏渊按兵不动，显忠独与所部力战百余合，杀左翼都统及千户、万户，斩首虏五千余人。俄增兵复来逼城，显忠用克敌弓射却之。

宏渊顾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犹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人心遂摇，无斗志。至夜，中军统制周宏鸣鼓大噪，阳谓敌兵至，与邵世雍、刘旼各以所部兵遁；继而统制左士渊、统领李彦孚亦遁。显忠移军入城，殿司前军统制张训通、马司统制张师颜、池州统制荔泽、建康统制张渊各遁去。

金人乘虚复来攻城，显忠竭力捍御，斩首虏二千余人，积尸与羊马墙平。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百余步，显忠取军所执斧斫之，敌始退却。显忠曰：“若使诸军相与犄角，自城外掩击，则敌兵可尽，金帅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复矣。”宏渊又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倘我军不返，恐不测生变。”

显忠知宏渊无固志，势不可孤立，叹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挠若此！”是举，所丧军资器械殆尽，幸而金不复南。显忠以军还，见浚，纳印待罪。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后朝廷知其故，移抚州。

乾道改元，乃还会稽，复防御使，观察使、浙东副总管，赐银三万两，绢三万匹，绵一万两。提举台州崇道观。召除威武军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赐第京师。上奇其状貌魁杰，命绘像阁下。复太尉。乞祠，提举兴国宫，绍兴府居住，岁赐米二千石。

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举万寿观，奉朝请。入见，给真奉，赐内库金，再葺前所赐第赐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襄。

杨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绍兴间赐名存中，代州崞县人。祖宗闵，永兴军路总管，与唐重同守永兴，金人陷城，迎战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宁砦，金人来攻，亦死于难。

存中魁梧沈鸷，少警敏，诵书数百言，力能绝人。慨然语人曰：“大丈夫当以武功取富贵，焉用俯首为腐儒哉！”于是学孙、吴法，善射骑。宣和末，山东、河北群盗四起，存中应募击贼，积功至忠翊郎。

靖康元年，金人再围汴京，诸道兵勤王，存中与张俊、田师中从信德府守臣梁扬祖以万兵入援，后隶张俊部曲。上问将于俊，俊以存中对。召见，赐袍带。时元帅府草创，存中昼夜扈卫寝幄，不顷刻去侧。帝知其忠谨，亲信之。剧贼李昱据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数骑入，击杀数百人。帝乘高望

见，介胄尽赤，意其被重创。召视之，皆污贼血，壮之，饮以酒，曰：“酌此血汉。”存中请复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贼胆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复任城，迁阁门祗候。

建炎二年，讨贼徐明于嘉兴，先登。主帅将屠城，存中力谏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赖以全。迁荣州刺史。高宗南渡，以胜捷军从张俊守吴门；苗、刘之变，又从俊赴难。迁贵州团练使，寻为御前右军统领。金人攻明州，又从俊与田师中、赵密殊死战，破之。以奇功迁文州防御使、御前中军统制。

绍兴元年，从俊讨李成。诸将议，多欲分道进，存中曰：“贼势如此，兵分则力弱，又诸将位均势敌，非招讨督之，必不相为用。”俊然之。整军至豫章，存中率兵数千，首破贼于玉隆观，追至筠州。贼骁将以众十万来援，夹河而营。存中谓俊曰：“彼众我寡，击之当用奇，愿以骑见属，公以步兵居前。”俊从之。存中夜衔枚渡筠河，出西山，驰下击贼，俊以步兵夹攻，俘八千人。诸将夜见存中曰：“战未休，降卒多，忽有变，奈何？非尽歼之不可。”存中曰：“杀降吾不忍。”诸将转告俊，竟夜坑之。乘胜追至九江，成遂遁去。迁宣州观察使。

二年春，进神武中军统制，宰相吕颐浩袖敕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军中，上曰：“宿卫乏帅，朕所选，为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辞，且谓：“神武诸帅如韩世忠、张俊，皆贵拥旄钺，名望至重，如臣么麽，一旦位与之抗，实不自安。”不许，遣中使宣押，乃视事。兼提举宿卫亲兵。时中军卒不满五千，疲癯者居半。存中请拘神武卒借出于外者归军中，由是军政寢

修。

三年，严州妖贼繆罗据白马源，杀王官，存中讨平之。除带御器械，加保信军承宣使、权发遣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

六年，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密州观察使。先是，张浚视师，谋渡淮以图刘豫，倚韩世忠为用。世忠围淮阳，从浚乞张俊将赵密为助，俊拒之。赵鼎语浚曰：“世忠所欲者赵密尔，存中武勇，不减于密，盍令存中助之。”浚请于朝，故有是命。于是存中以八队万人，趋督府助世忠。

十月，存中与刘猷战于藕塘，大破之。猷之初入也，淮西宣抚使刘光世欲弃庐州，退保太平。贼众十万已次濠、寿间，浚命张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与俊合。及至泗，则光世已舍庐去。浚遣人谕之曰：“一人渡江，即斩以徇。”光世不得已还庐驻兵，与存中相应。贼先犯定远县，存中以兵二千袭败于越家坊。既而与猷兵遇藕塘，贼据山列阵，矢下如雨。存中急击之，且使统制吴锡以劲骑五千突其阵。阵乱，存中鼓大军乘之，自以精骑冲其肋，大呼曰：“破贼矣！”贼错愕骇视。前军统制张宗颜自泗来，乘背击之，贼大败。猷以首抵谋主李愕曰：“适见髯将军，锐不可当，果杨殿前也。”即以数骑遁去。余党万人僵立失措，存中跃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顺昌，孔彦舟方围光州，闻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贼舟数百艘，车数千两。

捷闻，帝遣中使劳赐，谓宰执曰：“卿辈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寻兼领马步帅。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独总，非故事也。”不允。七年，为淮南西路制置使，将以抚定郾琼诸军，不果行，语在《王

德传》。九年，迁殿前副都指挥使。

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军退屯于泗。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存中欲即击之，或以为不可，存中不听。留王滋、萧保以千骑守宿，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黎明，不见敌而还。金人以精兵伏归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溃。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以闻，朝廷震恐，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人心始安。冬，引兵还行在。

十一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于是存中以殿司兵三万卒戍淮，与金人战于柘皋，败之。时张俊为宣抚使，存中为副使，刘锜为判官，王德为都统制，田师中、张子盖为统制官。金人以拐子马翼进，存中曰：“敌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万人操长斧，如墙而进，诸军鼓噪奋击，金人大败，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将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万计，而濠围犹未解。

俊与存中、锜先议班师。会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谓锜曰：“吾欲与杨太尉耀兵淮上，安抚濠梁之民，取宣化归金陵，杨太尉则渡瓜洲还临安。”明日，命二帅行。谍报金攻濠甚急，仓皇复回，邀锜会于黄连埠，距濠六十里，闻城陷矣，召存中、锜谋之。锜谓存中：“何以处此？”存中曰：“战尔，相公与太尉在后，存中当居前。”锜曰：“本来救濠，濠既已失，进无所依，人怀归心，胜气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师据险，俟其去，为后图。”诸将皆曰：“善。”鼎足而营，遣人俟敌，曰：“已去矣。”俊自以为功，谓锜毋往，命存中与德偕至濠。列阵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骑万余分两翼出。存中顾德曰：

“何如？”德曰：“德小将，焉敢预事？”存中以策麾军曰：“那回！”诸军以为令其走也，遂散乱南奔，无复纪律，金人追杀甚众。后一日，韩世忠大军至，已无及矣。存中乃自宣化渡江归行在。加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兼领殿前都指挥使，盖录柘皋之功而掩濠梁之败也。

十二年，徽宗梓宫攒永固陵，命存中都护。竣事，拜少傅，以保傅为管军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请诣太学谒先圣，帝曰：“学校既兴，武人亦知崇尚，如汉羽林士皆通《孝经》，况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国公。二十八年，拜少师，恩数视枢密使。存中以凡重地皆有统制官，独荆、襄无之，请于朝，于是荆南、襄阳初置诸统制。

存中在殿岩凡二十五载，权宠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删定官陆游、司封员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相继以为言。三十一年，罢为太傅、醴泉观使，进封同安郡王，赐玉带，朝朔望。

时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备敌十策。步帅赵密谋夺存中权，因指为喜功生事。存中闻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几，边声日急，九月，诏存中为御营宿卫使。刘汜战败于瓜洲，命存中往京口，为守江计。虞允文自采石来会，存中与之协力拒敌。敌不能济。金主亮死，与允文轻舟渡江以伺敌。及金人请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无遽许之。

帝如建康，诏存中扈跸，因语宰相曰：“杨存中唯命东西，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金使复请和，存中请拘之江口，移书审问，若能归我族属，还旧壤，损岁币，复白沟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则和议可从；不然，请斩其使，亟图恢复。

会驾还，以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给、舍不书黄，命遂寝。未几，仍奉祠。

隆兴元年，王师溃于符离，复起存中为御营使。二年，金人再入关，议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对，曰：“和尚原，陇右之藩要也。敌得之，则可以睥睨汉川；我得之，则可以下兵秦雍。曩议予金人，吴玠力争不从。今玠在远，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负陛下，亦有愧于玠。近者，王师尽锐而后得，愿毋弃。”

未几，金人复攻淮甸，诏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汤思退罢，升都督，陛辞，赐坐，赐玉鞍勒。时诸军各守分地，不相统一，存中集诸将调护之。于是始更相为援。帝亲札赐之曰：“诸帅协和，互相策应，卿之力也。”会金兵已深入，朝议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扬州，或劝存中击之。存中不敢渡，独临江固垒以老之。

金人寻请盟。乾道元年班师，加昭庆军节度使，复奉祠。时兴屯田，存中献私田在楚州者三万九千亩。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师致仕，追封和王，谥武恭。高宗追念旧臣，为之出涕，赙钱十万。高宗假借诸将，眷存中尤深，尝曰：“朕于存中，抚绥之过于子弟。”濠、庐之役，亲笔戒之曰：“若不便进，当行军法。”赵密代领殿帅，则举唐崔祐甫夺王驾鹤兵权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

存中天资忠孝敢勇，大小二百余战，身被五十余创。宿卫出入四十年，最寡过。孝宗以为旧臣，尤礼异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难，存中既显，请于朝，宗闵谥

忠介，震謚忠毅，赐庙曰显忠，曰报忠。又以家庙、祭器为请，遂许祭五世，前所无也。祖母刘流落蜀、陇，存中日夜祷祠访问，间关数千里，卒迎以归。御军宽而有纪，所用将士，专以才勇选，不私部曲之旧。李显忠以罪斥，存中奏为统制官，后为名将。尝以克敌弓虽劲而蹶张难，遂以意创马皇弩，思巧制工，发易中远，人服其精。尝营居凤山，十年而就，极山川之胜，后献于朝廷，更筑室焉。又葺园亭于湖山之间，高宗为书“水月”二字。所居建阁以藏御书，孝宗题曰“风云庆会之阁”。

子，偁工部侍郎；倓签书枢密院事、昭庆军节度使。

郭浩，字充道，德顺军陇干人。父任三班奉职。徽宗时，充环庆路第五将部将，尝率百骑抵灵州城下，夏人以千骑追之，浩手斩二骑，以首还。充渭州兵马都监。从种师道进筑葭平砦，敌据塞水源，以渴我师，浩率精骑数百夺之。敌攻石尖山，浩冒阵而前，流矢中左肋，怒不拔，奋力大呼，得贼乃已；诸军从之，敌遁去，由是知名。累迁中州刺史。

钦宗即位，进安州团练使。以种师道荐，召对，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归。乞给轻兵间道驰滑台，时其半度，可击也。”会和战异议，不能用。帝问西事，浩曰：“臣在任已闻警，虑夏人必乘间盗边，愿选将设备。”已而果攻泾原路，取西安州、怀德军。绍圣开拓之地，复尽失之。种师中制置河东，辟以自随。

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长安，泾州守臣夏大节弃城遁，郡人亦降。浩适夜半至郡，所将财二百人，得金

人不杀，使之还，曰：“为语汝将曰，我郭浩也，欲战即来决战。”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马钤辖、知泾州、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

时二敌交侵，鄜延之东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属朝廷者惟保安一军、德静一砦。浩问道之德静，置司招收散亡，与敌对垒，一年，敌不能犯。再除泾原路兵马钤辖、知泾州。浩去，夏人复来，权帅耿友谅仅以身免，一路尽陷。

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浩为秦凤路提点刑狱、权经略使、知秦州。时浚经略陕西，有言敌可讨者，浚意向之。诸帅耻于不武，莫取出言。浚檄五路帅悉所部兵会于富平，浩独谓敌锋方锐，且当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衅而动。浚不听，师出果败，五路俱陷，帅府皆徙置他所。浚复以浩旧官移知凤翔府，寓治宝鸡县，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与吴玠随方捍御，蜀以安全。第功，迁正任防御使。

绍兴元年，金人破饶风岭，盗梁、洋，入凤州，攻和尚原。浩与吴玠往援，斩获万计。迁邠州观察使，徙知兴元府。饥民相聚米仓山为乱，浩讨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骑十余万破和尚原，进窥川口，抵杀金平，浩与吴玠大破之。迁彰武军承宣使。玠按本路提点刑狱宋万年阴与敌境通，利所鞠不同，由是与浩意不协，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兴军路经略使。

金州残弊特甚，户口无几，浩招辑流亡，开营田，以其规置颁示诸路。他军以匱急仰给朝廷，浩独积赢钱十万缗以助户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请，得以直达。九年，改金、洋、房州节制。

金人还河南地，以浩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充陕西宣谕使、知金州。楼炤行关中，辟浩枢密院都统制、节制陕西军马。十年，拜奉国军节度使。五路陷，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永兴路经略安抚使、节制陕西河东兼措置河东路忠义军马。十一年，金人内侵，宣抚使胡世将召浩及吴玠、杨政会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遗裨将设伏破之。

十四年，召见，拜检校少保，还镇，赐以御府金器、绣鞍，仍官一子文资，赐田五十顷。浩辞曰：“臣父子起身行阵，不敢忘本，愿还文资。”帝嘉其意，别与一子阁职。是岁，分利州为东西两路，以浩为金房开达州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枢密院都统制，屯金州，仍建帅府。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赠检校少师，谥恭毅。淳熙元年，赐立庙金州。

杨政，字直夫，原州临泾人。崇宁三年，夏人举国大入，父忠战歿，政甫七岁，哀号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亲者必忠于君，此儿其大吾门乎？”宣和末，应募为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间，从吴玠击金人，九战九捷。累功至武显郎。

绍兴元年春，金人趋和尚原，又攻箭箐关，政引兵大破之，斩千户一、酋长二。迁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号十万，自宝鸡列栅至原下。吴玠与相持累日，以政统领将兵迎敌，日数十合，士卒无不一当百。复出奇兵断其粮道，敌少却，遮击之，获万户及首领三百余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时有嫉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属以兵权，玠不听，政益感奋。

二年，金合步骑数千栅鱼龙川口，政帅精兵劫破之。升陇州团练使，移知方山原，军储刍谷在其中。三月，金大军来攻，城且下，政击败之。选知凤州。三年，金攻饶风关，政从玠战关下，凡六日。改明州观察使。

四年，撒离喝裒精兵十万，欲道仙人关入蜀，至上谿田。玠筑垒于关外，政曰：“此地为蜀阨塞，当坚守，时出奇击之。”玠用其言。金人变态多端，政随机应之，连日百余战。敌帅督战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选甲士千余出山谷，断其兵，使不得进退；又出敌不意，夜斫其营。敌遂遁去，追至河池而还。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环庆路经略安抚使。

五年，金人攻淮，玠命政帅师乘机牵制，至秦州，一战而拔，抚定居民，秋毫无犯。改经略安抚泾原兼帅环庆、利路。三镇事丛集，剖决无滞。母留敌境，间遣人省视之，母惟勉以忠义。九年春，和议成，始得迎母及兄弟归。乞祠以便养，不许。诏封其母感义郡夫人，以政为熙河兰巩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进武康军承宣使。

十年，徙利州，又徙兴元。会金人渝盟，政建迎敌之策，兼川、陕宣抚副使司都统制。政偕统制杨从义劫金人于凤翔府城南砦，败之，获战马数百。母卒，起复，遂帅师趣宝鸡渭水上，以拒敌冲，凡大战七，斩获甚多。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奏：“凤翔之捷，政奋不顾身，功效显著。”拜武当军节度使。

十一年秋，金将胡盏、习不祝合军五万来攻，政与吴玠、郭浩会于仙人原。世将授以攻取之策，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为援，玠驻秦州。政引兵夜入陇州界，遂趋吴山，与金

人对垒，又败金万户通检于宝鸡。时通检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检将精甲万众出，政帅勇士鏖战，遣裨将突出阵后，登山执帜。金军见之，大呼曰：“伏发矣！”乃惊溃。政乘胜掩杀，通检走至城门而桥已绝，遂擒之。

和议成，帝召政还，军民诣部使者借留。及入见，条奏详明，帝善之。十三年，还镇，加检校少保，赐田五十顷。十四年，分利州为东西两路，政屯兴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年，卒，年六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襄毅。

政守汉中十八年，六堰久坏，失灌溉之利，政为修复。汉江水决为害，政筑长堤捍之。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休兵十余年，未尝升迁将士，上下安之。政故为吴玠裨将，及与玠分道建帅，执门下之礼益恭，世颇贤之。

论曰：李显忠生而神奇，立功异域，父子破家殉国，志复中原，中罹谗构，屡遭废黜，伤哉！杨存中出入淮甸，无大胜负，典兵最久，贵宠独隆，然颇能知几，不阽祸败，其亦有天幸者欤？郭浩、杨政克左右，玠、玠兄弟保全川蜀。数君子皆人所属倚以成功者，奈何挠于和议，频失事机，人心沮丧，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兴之业，惜哉！